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九冊目次

皇明經濟文錄四十一卷(二)

〔明〕萬表輯
明嘉靖刻本

一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一)

〔明〕焦竑輯
清雍正刻本

〔清〕胡任興增輯

五九五

皇明經濟文錄四十一卷(二)

〔明〕萬表輯

明嘉靖刻本

蘇州市圖書館藏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五

工部上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水相會廷臣議其言人殊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阻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不可以力勝也何也河原自吐蕃桑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爲阿刺騰兒二澤又東爲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蘭之水從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浸渾濁而其流益大桑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度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關即關隄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鄰哈喇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二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下底

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灑爲二渠北載之高地迴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於礪始敗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涇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狐子東南注鉅野過千淮泗汎郡十六等又累弊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平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跡其後又頭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衆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蹙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輪漕輒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孽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沒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清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方則河之患可平矣竊謂自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顛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屬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關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

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說最能傷事者也瀟切憤之因循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汴且遂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干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

蘇開河修塘狀

王恕

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輒為之淺蓋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

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畝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每塘打欄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千餘萬束及看役高郵湖自抗家時至張家莊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浪湧浪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一二丈起土以爲外堤苑

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閘引湖水以內行舟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害過堤後無

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三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椿

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過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三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進東河道內通運兵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運柴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濬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

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

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過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開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每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來止是打造土欄欄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僅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新木磚石等

料雇直并匠作工食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
人工不必勞民動衆臣雖無識詞之手爰感謂若將以上
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
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論治河

丘濬

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
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東
注渤海幾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並
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
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爲

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

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

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北四十里東

至廬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

之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賴州賴

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宋樂九年復

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於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

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

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

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

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水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
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
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
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
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
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蓋薛河水猶有所潏如鉅
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
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
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
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傳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
一決而東則漕運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
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
陽亳穎以迄于濠淮之境民之受害也甚矣臣愚以爲今
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
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流所經之虞根
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
者也有非偏方僻邑之可比焉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
講究其利害哉

題定訐誤以祛河患疏

徐恪

臣謹按地誌貫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

山東濟寧州莊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界山東經汴城
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於正統十三年決
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去蒙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
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
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於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
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奔入海而汴
城南之新河又於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彌
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厯 聖襄乾念運道之阻
艱生民之魚鼈特 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
理功雖畧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

黃陵江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

七

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
古今有之而惟漢魏子之決其意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
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
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額神祇又令將
軍以下親督新士卒塞決口起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
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
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噍而廢食哉
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願以修築院防之
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

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勢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
鎮下至項城縣南頗有涓涓之流計其於淤之處僅二
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而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
流之勢又以黃陵岡曹營舊河兩經曹縣界進口下通歸
德州下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若能成功今觀界進口以
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
餘里今春雖常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
道可完但既濬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塞之後不能保
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管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

黃陵江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

八

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總於廢陸一
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
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
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茲圖者不計
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滕國時東南財賦停由海
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置常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欽
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備工物料衣糧醫
藥酒酒之需皆賴以給故曾無區畫之費而可慮以平今
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滕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
已乎但合用椿草銹石船楫等料并備工口銀兩以資

所在倉庫既多虛空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慮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錄一二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懇具陳不爲無據竊竄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 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跡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恭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 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 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之必將感念 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 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哉仍乞再 勅劉大夏更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籌畫俾凡樁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 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

漕河圖志

卷五

十

大夏議廢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壅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壅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盡巧思並屈群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坐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招醫調治人心惟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損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 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

余觀漕河圖未嘗不敬歎我 祖宗之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嘗王關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勝駭惟我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舻相繼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諸水以益助之禁閘置更以攸閉之分命水部臣以經之總命大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言軍樂於用命具嚴懲叙無商賈實珍奇貨貴歲出而時至言笑

自若視爲坦途於乎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者多矣

凡開惟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而船未至開或下開方開並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開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開闢者聽所在開官將應開之人拏送倉開并巡河官嚴究問因而開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于尋家勢官員參奏以開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事待候完糧回日提問其開內船已過下開已開積水已滿而開官

王

王

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人錢物者亦治以罪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

凡漕河所徵搭草并折徵銀錢以備河道之用毋得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免

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判官主簿及開填官專理河防之務不許別委尋辦他事妨廢正務違者罪之

凡開

溜夫受顧一人冒充二人之役者編充馬軍官一人者柳

示徇衆一月畢罪遣之

凡河南省內有犯故決河防及

盜決因而淹沒田廬計所漂失物價俟該從流者爲首者

並登充軍軍犯者從於遠衛

凡故決山東南旺湖沛縣

昭陽湖隄岸及阻絕山東泰山等處泉源者爲首之人並

遣從軍軍人犯者徒於邊衛

凡侵占擇路爲房屋者治

罪撤之

凡漕河內毋得遺棄屍骸淺舖夫巡視掩埋違

者罪之

凡開填洪淺夫各與其役官員過者不得呼召

牽船

凡馬快等船每駕船軍餘一名食米之外聽帶貨

物一二百斤若多帶及附搭客貨私運者聽巡河官洪

開官盤檢悉數入官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參奏者參奏

提問

凡船非載逼貢御用之物擅用輿器者治罪其

器入官

凡南京差人奏事水驛乘船私載貨物者聽巡

河御史即中及洪開主事盤問治罪

凡南京馬快船隻

到京順差回還兵部給印信揭帖借關船隻數及小甲姓

名付與執照預行整理河道即中等官督令沿途官司查

帖驗放若給無官帖而擅投豪勢之人乘坐回還及私回

者悉究治罪

凡運糧馬快船隻商賈等船經由津渡巡

檢司照驗文引若豪勢之人不服盤詰聽所司執送巡河

御史即中處治罪

漕河圖考

陸武

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

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功于

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鳥輓粟起於黃腸以邪負海

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還山東之粟以給中

萬石至武寧遶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離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堤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詣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文絕濟直屬軍御名會通河失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貫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朝初給餉邊卒海運如故未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矣故道亦遂湮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雍塞有疏濬之勞堤岸崩潰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億不虞之變也履萊故道者異河運以成功皆不可廢者也天下之事最當者必爲難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勅修河道工完碑畧

徐有貞

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軍用此道也今或及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沒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是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濬淤者益淤而莫之抹也今欲抹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員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開疏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濠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領之濠又三里而至于李崖之涯由李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任之潭乃踰范縣濠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關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闡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

九長表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以齊濟渠之泗阿西鄆東曹南郭北之區出餘波而資灌既者爲項百數十萬行旅既便若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爲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繚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濟截流柵木格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上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墜瀉漢之流而納諸澤遂薄漕渠田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千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心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登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竊謂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奏管河官不計別項差委

陳銳

沿河一帶所有司俱有添設管河官員軍衛亦有委官管理無非欲其職有所專均有責成近被該管上司往往差遣理辦他務稍有遲違就便加咎以此管河官員畏懼刑威

奔走奉承卻將本等河道置之度外查得漕運官軍有犯俱送總督總兵官處徑自問理及官軍有故亦不許該管衛所擅自差遣今管河官與管運官事體相同合行各地方巡撫巡按司府等官今後有司原設管河官員止令專管河道一應事務不許擅自差委有妨職業若與牌垣官有犯行移總理河道轉發巡河御史管河副使等官問理亦不許懷挾私忿徑自提問其軍衛管河官俱以漕運衙門選委常用管理倘有事故該衛所呈報漕運衙門選補不許別項上司并衛所擅自更替從之

徐州地比上下牌座

陳銳

徐州沾頭上下二牌并金溝淺一帶河道每年糧船到彼爲因水淺閉棹積水或三四日五六日開放一次彼官豪勢要擅自釋放船運糧運要照濟寧臨清二處軍例添委工部主事一員管理及於儀真縣添設管河主事一員專理牌垣從之

南旺廟禮記

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者赴上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而河口沿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并掘

不通乃於濟寧運北至城村等處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
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
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
同刑部左侍郎金純等督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
封城北起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於漕河又疏山
東七十二泉匯於分水故永樂九年 太宗降諭旨一章
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箇官鋪馬裏去都齊到那黃河新
開口之處計兩隻船從那裏着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
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郡一帶去一路往救濟這一帶來看
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
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於塞一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
處隄岸低薄時就再整治得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書
去與宋尚書每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
朝廷開河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
公始議會通河僭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
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
部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
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
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
應用因限期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歛鈔物買辦其間作

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
慮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千料海船
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
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
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
四府稅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府糧米二
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
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河船五百隻一
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僭運供給北京每二
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
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二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
足食之備民無饑饉之憂至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
亦璽鑿淮陽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公為國大利而宋公
之功當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公
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過朝廷督其之章其冠帶止服縉紳
治軍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伯而
不及宋公故丘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
上臨清閣蕭蕭葉祠歛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
宋尚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後主事王始
謂於 朝建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因併錄之以示來

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劉大夏

據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而南高卑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商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綠水勢已逼又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仍於朝神明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面經又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滾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滾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通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寶象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開河尤為利便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為 國計民生之憂在智方所及不致不盡但欲與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

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瞻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 勅戶兵二部會同在廷將臣從長議處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通濟河碑畧

楊士奇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屋夾河仰受北河楊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九齊魯汴蜀湘漢江廣閩浙之賦運及海內海外 朝覲貢獻之上于北京者皆道此以達所係之重也其水之失性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十五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復決智殫力疲公私患之 皇上繼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率集之三年春復決 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命行還奏水寬順其勢道之今道之使紆屈勢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臣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庶幾可以免決遂以圖進 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經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徐民如所計之數諏日興役以安董之如期竣事遂因其故道河下趨焉安行夾河築防既

崇且厚伐木以得之植樹以固之革險爲夷事聞賜名通濟河

安平鎮治水之碑

徐海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流決鎮之沙灣壞運河朝廷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堤之弘治六年復決於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東阿舊蓋河以入于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運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涸舟楫不通今上以爲憂既勅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勅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且平漕舟已

集一經決口輒力數倍稍失手輒溺覆不可救僉謂宜急

三十一

先務及於西岸稍南鑿月可長三里許引舟遊之次第皆濟及冬水落乃爲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壘植木爲表多施大索用紅雜實土石鑿而沱之壓以巨壘糞土以實其罅役夫番代閱三晝夜弗息而夫始塞其外則鑿石樹柵累築而固之又于其南爲石壩以備宣厥于上流爲黃陵岡黃陵未塞則安平之功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濶勢得急再塞再夫群喙咄咄莫知所定迄八月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鑄名曰安平又勅建神祠以祈宜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修祀事是役也凡用夫四萬

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千竹木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助計者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命于朝上若曰河決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與歲賜祿二十四石爾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師歲增祿二百石爾大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董其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縉權通政司右通政使仍治河防按察司僉事廖中爲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爲署都指揮同知既文武官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既又勅臣海爲文紀功蹟歲月以詔來世

漚沱河記

石班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漚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匯爲三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置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固叙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沆疑之蓋亦惑於夾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於海漚沱中高不與大河指涉夫九河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漚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捲而爲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觀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漚沱亦未見其的不爲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窪壑不常傍無潤整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盡奪舍趨海湧而至敗城

郭浸田廬其寧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舊道既不可見而西漢於此置蒲吾建通漕船亦瀕滅無跡豈非亦以水之害不可踰淪而廢歟河經著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從成化壬寅始追城下陷土幸沒稍自後每秋漲至則汎溢於縣三五十里市野皇皇無所適梗適有天幸未爲濬治弘治六年太守張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以萬計未幾逾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張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惟祭則可蓋神明之也嗚呼禮諸侯得祭其境内山川則祭典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爲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宣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具在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宜耳誠使善工相高下量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源廣拓水境要其上流而放之寧棄百里地以全城也則雖鑿龍門折伊閭固可爲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爲石隄以限之亦垂萬年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歛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壅滯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末如何矣智者諒及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爲老生之談哉

荊州新開運河碑記

李賢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後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爲加緊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日甚至朔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驟起作逐羅漂蕩覆溺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餉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舞興起事功而廵守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理者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聞上命守臣都督李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入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祀官於新河之左

且謂斯舉便 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立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與斯利於數百載之後並非空爾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得利尤難若夫鑑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爲來者勸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劉健

弘治二年河徙下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符竿子家店經蘭陽柳德至徐汴入于淮一自荆隘口黃陵岡東

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損南北運道

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三又大霖雨

河流驟盛而荆隘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壘併文

水奔注於海由是於泗漕舟阻絕 天子益以爲憂使命

都御史臣劉大夏治之既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

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鏡俾衛命以

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祇奉詔命遂自張秋決口視潰

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於泗之跡以北至臨濟衛河

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木勢方盛又漕舟鱗連口

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爲急乃於決口西岸築月

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而爲乾河屬

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隘等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蓋塞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渠導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漕舟符四府營於河二十餘里以之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南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工匠即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臣張衡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荆隘口按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果分統黃陵岡臣與臣鏡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塞堵壅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可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最合而屢決爲最難塞是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隘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

固安堤記

楊榮

天下之難治者莫踰水而治水之先者莫踰京師故大禹之蹟首在冀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係者大而畿地之內宜慎其防以爲弘遠之計也與廣澤之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而爲乾河屬

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愈遠益大過懷來行兩山間拘束齟齬而不得肆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而上脉疏衝激震盪遂延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建成侯劉靖及子平卿侯弘私於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距廬州不遠有曰狼窩口時復衝決漫流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 聖朝建北京視河爲襟帶未幾間屢嘗修築輒復頽圯今 聖天子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姜山義往任厥事後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宜勅其務存堅久勿爲苟且庶幾暫勞永逸群公効命材謀共濟經始於正統元年冬畢工於二年夏凡用工匠二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疊塔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舊益堅既告成賜名固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祠於上有可以時修祀禮凡督事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戾陸堰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

重開通惠疏

吳仲

先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威鳳凰衛經歷友斌御史薛爲學楊儀楊璋秦越向信主事鄭珩給事中楊璣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等各題前事內向信一案未明明白

簡當鑿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其明况陳銳等多累朝清議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持斧鉞爲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碑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率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輟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潭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我 朝必用賢閘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邇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物不因遷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群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在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宜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耳但每至番成輟役中止者祇爲權勢之車輻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營民餓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爲全絕

其利源也臣嘗竊料閩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萬今
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
聞充恐愚見不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
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文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
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遲旬而放遲盤纏過半累累呈告
到臣皆為有名無實臣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
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
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
已後因漕運米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苟
且歲月既久遂為三七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一代官

明倫彙編 經濟彙編 食貨典

十九

軍不沾實惠又欲具疏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
者耳臣近因空運邊糧備防邊關塞險遠近以防不
虞因知審需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為之嚮導輕
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毀國儲一空則京
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省費為言而卒莫有以先
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為陛下告者是宜陛下信之
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
者不謀於衆惟陛下留神自察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
獨斷焉萬一臣言或是誤矣採納即今漕運會議在爾乞
勅戶工二部查照先令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

倉儲史會同工部官闢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關板見存修
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
駐開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
路自進且今竟紅額人累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
省下銀兩蓋舟造紅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
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與國家自然無窮之
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兩得
之矣該戶部查議差官會勘戶部尚書王軌工部尚書何
紹會同總兵官楊宏等勘議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題
覆奉聖旨是修廢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筭近

明倫彙編 經濟彙編 食貨典

三十一

年廢議修復輒為豪家射利之人所阻今開渠具存河渠
無碍原設官吏夫役俱各見在你每今所議廢充為簡易
合用錢糧不多且車舟並進不失車脚之利一應疏濬盤
剝修開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然政之修舉必在得
人兵部便會戶部推舉留廉漕事總巡都指揮一員照例
充參將通州住劄照舊收轉實銀兩兼理修河事務吏
部仍會戶工二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一員并通州巡
倉御史各為勅與他行軍未盡輩情聽該部并各官從
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又先將木植磚石等項
置辦等待來春融凍之時與工要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

其成大功勿得偏執違拘妨誤經國大計貴有所歸

駁引沁水

鄭魯

弘治十二年有議引沁水由武陟原武經曹縣達運河者知曹縣鄭魯駁之曰沁河之水悉於黃河非一年而今乃引之以利害言則利少而害多矣是非言則實非而旨是往時決黃陵岡爲運河慮不遠黃河一小文已竭十餘萬夫之力積數年而僅塞則沁河不可引亦明矣必欲引其害有六爲引沁河之說者必曰沁與河各一水也沁水勢緩而可引非河之比一入運河則有源之水不竭殊不知引沁河將先塞沁入黃河之口而後施疏鑿之功則沁水無歸勢必散漫田禾廬舍必淹沒其害一也將疏下源既通而後疏入河之口則水勢橫潰千里不折不至衝山填壑未已比之黃陵岡之害或恐過之其害二也自木甯店起至飛雲橋計千里以百萬夫櫛十年尚不知可成與否勞民傷財莫此爲甚其害三也河南山東連年旱潦民之逃亡十室而九困介之民使就版築嗷嗷思亂難必其無其害四也曹之西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下且土少沙多易爲朋圻建堤之勢決不容緩張林之決爲監不遠其害五也冒此五害便有益於漕運猶之可也況成功不可必而禍患可計耶其害六也

堰城堰記畧

商路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兗州泗水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自兗北而止浮於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會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交北築堰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汶水下流築戴村堰障之西南抵濟寧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運於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廢損殆盡太宗文皇帝遷都於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堰疏渠漕運後道第堰皆土築每遇淋潦衝決河水盡洩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爲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書即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跡歎曰漕渠源疏漕渠此誠不可廢至若堰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爲經久計乎於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以一歲梅木等費計納市然有餘曰斯堰既修堰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適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都御史牟公觀其蹟極加嘆賞遂奏委作用畢前

功至則已堰城舊址河闊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參錯比舊址益三之一乃謂於此置堰事非於古功必倍之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與事委兗州府同知徐福陰陽正術擇吉民張倫許鑑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咸備明年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鑿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者林米爲縻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向用石板寬二層廣一十七尺表一千二百八開林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啓閉遇水漲啓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爲逆水鴈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鴈翅二各長三十三尺中爲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表一百三十尺兩石陰進以鉄錠石上護以鐵栓錠口上橫巨石或三或四各長十餘尺河橋無事民病涉堰成遂通車馬有元舊開引沙水洗洗於汶水不能入茲堰東至開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鴈翅二亦用板啓閉以候水消漲漲則閉板以障消消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傍仍鑿石高十有一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浸洗河免於沙淤開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洗河口逼崖自頭至尾皆鑿石兩開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工於十

卷之三

三十一

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之勞擾者必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都察憲其功之威命兗州都守錢源徵予以記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湯節

疏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水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鈞突曰掬米曰洗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其流環遶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下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曰大王溝潘波黃陰趙家庄石泉珍珠東石縫三角灣等泉合流於泗會於曲阜之沂河轉於天井開會通河沿達海求樂已亥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 朝受命工部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孜即中史鑑主事候卿等繼之正統己未所司請罷是舉上下泉原因以淤塞今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 上可其奏於是主事能鍊領 來茲仍疏導之邇來元旱不雨河道將涸予親詣泰安等處疏通大小泉源逾泗水見乎泉林之泉利人者廣餘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耆老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澈無比注洋不窮予聞而喜

卷之三

三十二

喜泉之舊有名者軌琰紀之無名者立石表之待訪而
之少長所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無巨細皆為開鑿以濟
不通茲惟林泉乃衆山之精脉合細流以利長洪恐歲久
湮于聞遂書以識之

理河事宜

周用

今黃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流過而來固亦未見大害
建平夏秋等時將至吐瀉不及發勢衝激於斯為甚有之
前代傳訛黃河徙決於夏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
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謬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披五六月
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瀾

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

三

於橫流潰決者實微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
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澤渭
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瀘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
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
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
年之久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者勢也蓋明何
恤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懇荒田
之疏屢蒙俞允則於今日發帑溝洫之政以繼穆禹地
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竊有望焉是黃河所以有迹

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濠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為
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
溝洫至于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
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
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
不墾一舉而與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為政又
何所不可足竊見河南府州縣悉通黃河親被衝決民間
田地決裂破壞不成擁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加以
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
運河以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沈
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脉絡不相貫通每年太山徂
徕諸山水發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亦與河南河
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
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
盡東西南北橫五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
若夫溝洫既修則豈惟山東河南得以衣食四遠流移之
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
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與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
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
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

不

五

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蓋科而進委之於海而已然遠計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凡厥爭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以爲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世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畧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耗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群議其諸條目未敢觀總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輟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夫古之溝洫者即後世之渠也但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爲大渠溝洫爲中渠爲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脉格不貫將來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縣一鄉之疆合行同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界限由鄉而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爲三年大畧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旱澁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水平打量疏爲塘壩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六

出於溝洫之間水旁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年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以助夫役者大約始功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爲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爲之緯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失於召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竊見間刑衙門之軍人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會赦方住赦後又復間發積至數年天下衛所食糧軍犯莫紀其數況今會計如王府祿糧亦且告乏却容此等潛形竊食實爲虛靡今欲爲此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各間刑衙門除奉特旨并免死元軍外其餘必做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編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糧荒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願還鄉聽其爲民前田禾爲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間擬徒罪配人犯多是寬放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總贖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之罪以里計杖罪以里計罪重犯得免衛所凌虐甚省軍糧徒罪得以力役支贖亦不爲害可也夫役山東例當其衝編食特爲繁重比之他省以力俱敵

大約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額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卽令河惠稍寧臣謹遵 勅諭便行革擬節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食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額役銀約計二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爲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溢卹稅糧陪殿之苦議營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練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州縣積年逋欠若復照舊追徵百姓終無復業之期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悉與停免及將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指望衣食顧懇鄉土必然日漸復舊荒田自然日漸開墾又思往年治河徐有貞劉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銀兩以備支用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從決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年蠲糧數內通融扣補顧募工食准作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廢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修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與再三不得已之役徵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爲力既易其收功甚速利害相懸何啻十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暫薄所以成永惠者也又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者蓋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荒荒既竭人力以集若無其人專任其責將來無始無終祇是虛應故事今事權專重無如撫巡乞 勅督同布按二司委行守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駐各府州縣竭力謹按造成糧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月稽考守巡按季稽考巡按稽考一年之成巡撫稽考三年之成其新任州縣并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巡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也又若特定論以察群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人自爲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心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村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存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心河通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由過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私濟然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今運道既設其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食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則工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適當群議方興天和專意循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未宜欲違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爲海道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爲之一如塩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

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國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祖山以來山東河南闢荒地永不起科事關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爲尤切近況北直隸地方寥寥膏腴田上若知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觀成化年間特令添設休安蓟平分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殷重輒輟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韓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計十年之積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倉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倉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修舉之法臣又覆思之其不越乎溝洫之政伏乞 聖明留覽

山東泉源奏 陳鏡

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續因裁革不用其泉源此布政司分守官常領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泉脉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從之

潘恒敬橋河

楊茂

通州張家灣河道上接渾白等河每年山水泛漲損壞根船數多况堤岸塌壞逼近民屋無處下樁繫船上用繩纜互相連繫一遇風浪俱被衝流今年水漲將徐邱淮四等衛運船衝壞漂流糧米淹死人命甚為不便看得京城南原有三里河直通張家灣遠近船自備往西疏濬深濶二十餘里却將煙墩木橋改作吊橋根船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濬深直至三里河作平水堤三四截於內置區淺利船令運船由此盤壩以達京師歲可省車脚數百萬乞 命工部踏勘明白將在京操備旗軍暫借分工畢事誠為經久之利

命工部踏勘明白將在京操備旗軍暫借分

四三

治河六柳

劉天和

一曰卧柳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即於堤內外兩邊各橫鋪如銅錢竿指大柳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不許稀疎上內橫鋪二小尺餘不許短淺土面止留二小寸不許留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柳栽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 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要處不令新舊堤岸俱用柳條如鴉

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柳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卧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叶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柳密栽柳椿一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俱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為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編綴名為活龍尾堤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稍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法運河黃河通用 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堤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離河數里及觀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等銖量引柳自起而長以次釘穴俾深二丈許然後將勁直帶梢柳枝如根稍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懸于上儘枝稍長餘二丈者皆可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稍或數枝全留切不可草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

四三

四三

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障礙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積草場上不猶愈於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衝於岸無極者乎本院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墩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是家舊園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元深栽數十層平及觀洪波急流中遇遭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可全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凡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政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

卷之三

五

惟言是聽而不知機械之有爲也凡目今捲埽斧刃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裁多栽數層審思篤行共圖實效勉之勉之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緊要處亦可用五日漫柳尼波水漫流去聲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千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則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暇入刀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照地界自築一二尺餘縷水小堤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

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掌印管河等官務宜著實舉行黃河用之 六曰高柳照常於堤

內外用簾大長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栽植以便捲挽

論黃河

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過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它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潤漕舟並阻議者謂爲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過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溢於東南之過河而過河之水即今亦微不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誠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攤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齊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淹沒而淮水亦幾漫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田壩盡潰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小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甚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之處可以築壩而步也此余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於孫繼口關於河之改流也哉

論漕河

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洗汶沂河諸泉澤湖之水足

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以距穀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立入於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寬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曰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飲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論過河

過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過河至河南祥符銅瓦廬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可以直至河北之會過河甚便且過河雖比會通差險不愈於海運之險乎甚言固近是但先會

通河之役也築金口堰於兗東而障四水流西南築堰城壩於兗北而障汶水以南注疏渠出漕流分南北南達於徐北通于衛當時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里內止七十七里有小河可通漁舸其三百餘里皆為陸地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齊魯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營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閘設官置吏所費不貲當時若可為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為而顧為其難哉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其說決不可行也此會通之運誠為永久而不可易者矣夫誰敢議若於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今由過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遇有災折支運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運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航行亦為疏便可無凍阻之憂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為事變之倚始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腳價耳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六

工部下

治河始末

楊旦

我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
交導汶建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為運河之害者則
惟黃河而已適於開封下及曹單八百里間循河北岸築
堤接埽以禦之是以永樂間不慮通河之淤景泰弘治間
張秋之累決先後命文武大臣於淤則濬之決則塞之
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為費役夫至累
歲而不敢以為勞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南徙大陽武東南
由陳穎入淮而會通河淤永樂九年宋尚書禮役夫一十
六萬五千濬之凡九月而成正統十三年河決榮陽衝張
秋石尚書璞王侍郎永和王都御史文相繼塞弗績景泰
四年都御史徐武功有員役夫五萬八千塞之凡十有八
月而成弘治一年河決金龍口衝張秋侍郎白康最役
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陳侍郎政舉弗績六年
都御史劉忠宣大夏役夫十二萬有奇塞之凡二年而成
正德己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廼
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毫泗歸宿分流入淮以後東
流水勢已丑庚寅間飛雲橋之流北徙魚臺之數年勢將

及濟寧矣舟行閘閘一時順利而潰決堤岸衝廣河身廢
壞閘座阻隔泉源歲者憂之迺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
河南向毫泗歸宿之流盛東向梁湖之流新微梁湖宿
河口東出數里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
河悉淤閘面有沒入泥者運道阻絕朝野憂虞於時
有引黃河濬漕河二議其能失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
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二役
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千國無病于民爾吾何
容心哉乃博采群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
二十餘里而至梁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湖宿
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數亭已悉為平
陸曰道遠廢廣河不可復通矣引黃河幾四百里濬丈有
五尺者百二十里餘濬丈以上者二百七十里餘功倍
費矣濬開河濬漕南旺費單長堤幾三百里通融約計
濬深丈許功倍省矣濬應如歐陽修所謂故道復從後
於塞修之古曰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
底岸皆高水行漸難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古人堵
塞之河渠道猶存也是捐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
公之言曰引河於費倍於濬於一也且非數月可畢上誤
國儲管建之需一也家師曰萬軍民仰給公一也終三也終

力引而至旋必復淤目前億萬之費役捐而濬淤修閘之勞與費卒不可免非忠於謀國者何忍引之不至至若即淤吾何取邪况孫渡新河之覆轍萬縣邪孫渡在今蔡澤正統間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淤於治六年至今月十餘濬矣費幾百萬緡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濬百伍拾里甲午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此已棄故道難復之明驗也嘉靖戊子沛縣廟道口淤於聖合漕河而開新河費貳拾餘萬緡卒於中止仍濬漕河可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輕變之明驗也適議惟濬淤修閘以復先朝成憲為便而時已寒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迫近時非惟運期遲近運建木濬之類且至矣非若求樂正統崇弘治間之役可以遠期一二年近至八九月也適測淤淺深度河廣狹淤以尺計工以日計役巨期迫公遁先濬諸官自水面至於自淤至閘底之淺深而後逐里逐段止測水之淺深即至淤之淺深矣淤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丈有玖尺通融計算各淤深一丈二尺九寸議止濬一丈為準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三十餘步至四十五步一以四十五步為準復置方斗濬廣各一尺取泥實之秤重一百四十斤每筐以泥百斤為準濬河則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通融折并七丈五尺為準濬河工每兵一尺廣七丈五尺即得

泥一千五十筐為準役計春月每日可行百里許撻泥止以性週五十里為準餘為休息以每里三百六十步計之二人每日可撻泥二百筐然四人撻泥即一人取泥五人總計各得泥八十筐仍減十筐止計七十筐一人用工兩月內以一月為陰雨及泥水妨工止計實工一月是一人可撻泥二千一百筐即該分工二尺先先群議以前此會通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夫數十萬不可蓋彼皆用工久而茲役止兩月故也公曰審如是民不堪命矣適竭心思規畫既定而夫役勞苦大省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顧役以省民力後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南旺每二年一大濬役萬陸千人群議姑置公曰運道不可尋丈淺阻適用前計工法曰陸千人足矣委邵君元吉督之濬倍深倍遠且完修河堤自南旺至長溝陸拾里植柳自長溝里濟寧亦陸十里蓋群策畢効云崇曾卑長堤以防衝天復治頭管閘部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手自籌畫甫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上深用喜納賜勅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幾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宣切便宜從事題申令戒期分一書地初令下郡縣編夫公曰守令應朝無在者與工期甚迫則縣息事後期奈何適令編夫一以均徭銀數為

卒即優免無預是且逐里順編滿五十人即為一隊至即
分工十丈故始編可省吏奸而至工總管工者放免之弊
植廬舍以便是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
帶協於深泥陷不能著是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
橫填路下施新製梵杓方杓各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
陷最深者則用木筲柳斗下取復俾傳遞登岸瓦礫之工
則用鐵鑊溜沙之工則用杓沙菱石之工則製鑄齒鐵
又尺寸鑿之泥陷者施橋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
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杓杓皆以鐵為方口擊布
為堯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稀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為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平底而週遭各高十許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前如鑄齒
及鐵又皆創製也杏葉杓者舊有之而如廣厚泥泉陷者
用斗子法塗泥為坎自下倒身於上出水堤外濬深泉湧
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分番役夫車耳併力急濬而後將
泉深者倒水施工濬於甫數尺泉即湧出盡日車耳一夕
復滿莫能措手通併力番休先將下壩撤取取水壓數坎
前始建堤外水盡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上壩倒水急
濬如前法濬河之工莫難於此濬已既深工已垂就而河
廣於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額夫役以重濬
之河廣於深及黃河舊山所衝之廢上為風日所暴儘可

勝是尺寸之下悉為極稀油泥隨濬隨墮無復止極濬河
之難尤莫甚於此夫役愁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
位且今爾鄉爾族助爾少費爾不堪勞即以之額役以早
此工毋重困爾也於是衆皆感悅至有泣者相率竭力底
績云凡開座之類廢者悉增葺而修復之蓋合木土金石
之工而為工甚巨為力甚難老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
慮過廣則水易散也嘗橋以下運河黃水衝洗大廣濬河
底廣任文或病其狹者公曰南旺水源也河底僅四丈許
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久旱泉微何吾不敢圖為觀美也
是歲自夏秋不雨幾四月而舟行無阻培開固之低者以

卷一百一十五

五

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運河諸閘悉前元及我朝未舉
至弘治間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如下閘過低則上閘
易涸公通逐閘測其開面至水面之高下一以衆林開為
準低者培而平之自開板水面里開石面各以三尺為準
其下開底過低者則量留底板自是諸閘一律水不驟淺
而下留底板則開上之水益深遂舟可直達上開也中遊
淺闊真利及久遠云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
也水平法用錫匣貯水浮木其上而兩端各安小橫板置
於數尺方棹之上前堅不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
必與匣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開底高低及所濬

河底淺深悉藉此以度之公躬親測量恭露風日行泥濘中過歷諸閘人不堪其勞公弗恤也復施植柳陸法以說堤岸日卧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濬月河以備霖潦是減水閘以司蓄洩湖陂之利堤廢至是雙龍現瓦礫鳴金溝口留城馬場南旺諸減水閘座皆謀促備蓄洩也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河直則水滑故堤以縷之河廣則水散故堤以束之且禁鞭撻閘閘苦躬慰勞飲食役初典公即禁各屬不得鞭撻鞭撻者即償其責人心大悅堅旗井降以時其飲食節勞佚時薪米貢有以爲言者公弗應且榜諭一依時值不少減抑於是商販輻輳終役無匱乏而價大省每州縣郎贊一人隨病調治公循應其未精乃齋沐焚香躬製錠藥數萬每部後遊醫之明者四人官之勤者二人分携藥針逐普通問病卽療之日一往迴神人胥相問弗致者且常位之外亦旁以飲食馬宜論上德號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群力畢効徹水者夜以繼日苦寒者主再至三感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領聞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營最者還官督稅員終有差一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爲難就京師百貨價昂錢銅不至至有議

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德忠報國身親督理野廣河隨事經畫博采群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慮敏平鎮廢壘中監室每集衆計事和顏溫語俾各盡言片善卽納且揚於人人日進考工隨見指授郎署監司而下悉廬於村舍水濱朝夕督視雖顏面黧髮形體瘠削弗恤也蓋維計工以定役故爲力甚簡視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民不擾顧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爲費甚省畫地分完工卽散遣故人自爲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學飽周至故民不知勞充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厥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堤縷水堤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木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緡草以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陸萬五千九百餘麻及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月中旬迄於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於三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若舊運都御史馬公卿巡撫都御史唐公晉管公樞簡公霽若巡按監察御史郭君圻陳君表恭君毅曾君稱徐君九臬咸協心共

齊馬公且躬詣相慶期於有成分量其役者爲工部郎中郭敦鄭錫李仁徐捷主事張鑑邵元吉山東布政司左參議王陽按察司副使呂陶查應兆食董謝蘭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成躬親督理協心極力必期永績若郡縣衛所庶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六百二十員云且至而功甫成獲聞公經夏之詳元吉則分任其事親承指授者遇相與論次備釋於左以求諸立言君子以詔來者垂休美於無窮云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捷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甓社湖通而天長以東諸水

卷之二十一

一九

盡匯於此其南北運道自杭家箔至張家溝凡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勅整理河道乃於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淤於西北風浪日就頽壞而康濟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憲通總督漕運嘗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還官去乃以通判韓君堪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敦華張公縮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公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指量悉委揚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蓋至老岸之下頽橋等積久未除岸

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匠入水悉出之然後釘樁下石以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也湖東夾河之間民田千餘頃因於積水乃於河底作閘三以泄之歲久而漚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決田沒於水而稅如故凡業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君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大水無所患而舟經行者咸目爲坦途焉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璵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於淮者也 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釀沒舊道建新開大橋濟豕江口四閘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雍閘舟既不通閘亦隨毀迺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以爲言上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數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督成爲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堤四十里建通大同二閘其大橋新開閘之故存有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堤三夏月潮漲則由閘冬月水涸則由堤又建鹹水閘五以防泛應淺鋪五以備輓漕至於蒞事有廟李神有祠保庇而通檢而允有益

於河者無不爲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頗未末請記于嘗考之吳城邦藩防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開置堰宋至紹興易堰以開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爲切要漕法之講於先儒者最爲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爲豐蓋大抵建國於西北爲不拔之基取材於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異與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之所爲濬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濶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涉漕路由京口埭沿伊婁窰以達揚子歲無礙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通流而趨伊婁回還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腹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接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蒸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舵師枕卧而至其爲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畧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群議茂績成蹟施加當時數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

儀真縣復通濬開記畧

王堯

儀真縣城東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君景疏言

於朝置開曰臨江曰通濬曰響水曰程河口而還濬濬一
方其置開也閘閘駟僧之家扭於埧利往往浮言
謂有洩水遏壅之患若無事於置開然者及開成僅於兩
紀而通濬遂廢蓋置之既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隨其計
雖有訂謬遠識知其不可廢亦漫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
矣夫通濬之所以不可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還
退船之群次於開也銜壅接舫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
三百數之船而當倏退之潮有無通濬紆纒藉蓄有以還
其勢逼其衝將使跬步隔於千里頃刻淹於日暮前響水
而勿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涸損壞之患者幾希矣
亥之厄可監也故臨江諸開不可無而通濬尤不可無則
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
更變焉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司官員外郎何君曰於
漕運都御史張公題其議檄通判揚州府事韓侯知儀
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簿唐侯遵義官許晟夏麟耆
民柳瓚夏儋戚漬戚知張綸共蒞厥事肇其於弘治乙丑
正月朔四閱月訖工凡用物以株計松杉榆木三百七以
斤計黃白礬漆八百五十生熟鐵八百款膏油及冬二百
炭千二百以石計秫米七十灰千二百二十五總費日金
二百四十二兩有奇開高一丈五尺南北隄燕尾共長三

十一丈斃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觀石千七百四十九丈
銜閘址仍舊而規制加壯適提河工部郎中張君至涓吉
啓閘飛艘舞艦與潮上下恭徒稱便無後淺涸損壞之涸
其慮馬侯以千縣人也請書前賢閘之難後人廢閘之
易而後之者之有光於置之者焉且俾嗣今修飭毋驚私
效尤貽惠於無窮

儀真縣新建欄潮閘記

楊一清

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欄潮閘成便漕
也儀真爲漕河自前代已然我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
南粟以供京師多由此道蓋喉襟要地也顧漕河之水

至是當入江高卑殊何易淺且涸宋嘉定閘守臣建白

置三閘爲蓄水計尋廢再舉再廢

國朝洪武辛亥始即
其地築而填之舟下之上必重填乃達不盡剝截則不敢
以舉力稍不齊舟輒壞由是儀真之地舸艦雲接販鬻喧
閘閘利之徒萃聚而壅附居食力惟填是便閘不從議
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閘四爲東關爲響
水爲中閘爲羅四閘以通於江一時稱便獨妨閘利者煽
爲淺水之說任耳者和之閘遂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
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君恕相所宜復東關羅四二閘廢
響水中閘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閘潮無所藉上

閘啓注不可遏於是復起淡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公鉉嘗
嘗謂置江欄潮閘或謂江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
都御史張公敷華奉勅爲巡撫撫漕事有以欄潮之策
獻者公詢於婁揚州府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承檄董漕
河濬及江濱深七尺上甃壞無沙閘必可置公曰然遂以
聞即得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父命惟謹會箱
程物上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地勢定造閘之規高一
丈八尺中廣二尺八寸袤三丈翼而東西且加袤之二爰
琢爰鑿犬牙相入磨礪剉礪崖削砥平疊石數重以固其
涯松椿櫛比以固其底凡用物石段八千七百九十本五
千四百七十株板四百九十片鐵二千九百八十斤蒴一
千六百七十斤簾六百十斤桐油一百石灰二千一百三
十担粳米四百八十秣米三十三石諸庸僦所取直得先
年濬河羨餘銀千兩有奇不費辦於有司故工鉅而官不
爲費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
謂閘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長落
於閘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楊旌伐
鼓遠數千百艘於飲食談笑之頃比秋霖潦決旬潮水大
漲得以時決不橫決爲隄堰害亦惟是閘賴焉所省漕士
之勞歲當若何民船商船所省又當若何以歲繼歲行其

不可量也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瑛

距毘陵城西三十里爲犇牛堰沂水西行百八十里歷雪陽達京口爲運河其地勢東傾堰不足時蓄淺也嘗於京口呂城犇牛爲三閘皆莫詳其始史記卅徒水道自六朝以來通吳會隋初有詔浚治則是閘在齊梁前已有之大業之役閘當與河相爲廢興而並不書至元符嘉泰始兩書修復 國朝洪武已酉閘廢更導其支流東北出於堰爲堰自是漕河不復通重載漕舟多山孟濱河漕江江行險遠歲不能無覆溺之患天順已卯家望崔公克

議爲都御史巡撫江南爲言子 朝請後建閘營度適宜委昇得人曾無幾何而五閘告成其在常境者犇牛下閘是也成化戊子都御史邢公克寬來繼謂犇牛猶有上閘其遺址尚存蓋亦修建俾五爲啓閉遂以其事付之常守

卓君天錫而以武進邑丞宋瑛董役事給費於公帑役民於農隙其經畫之良成功之速與下閘等夫自堰廢爲閘閘廢爲埭言水利者時有營濬今閘與埭兩存之春夏水溢則由閘秋水水涸則由埭埭可藉而閘無壅也根遺跡築成算以開永固夫豈樂因循而好自用者所能彷彿哉

定潯懷瓜二港

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下二港瓜州壩下東西二港江潮往來涌沙填淤潮不登壩船不得過是年始定例每三年冬月江潮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遵化廠夫料奏

韓大章

一卷查得本廠原額民夫一千三百六十五名正統三年本部奏准減半六百八十三名每名每年十月初到廠辦料次年三月終放回農種弘治十三年都御史洪鍾奏將口糧革去行僉大戶總領在官均徭銀內每名一十二兩每年十月赴廠買辦後大戶累次告援後於弘治十六年照舊僉辦人夫每名各領前銀亦於每年十月委官解

廠自行買納弘治十七年本部題准准以十分爲率減免四分止僉四百十名照前買納因是冬寒實貴前銀買辦不敷各夫又自賠銀買補臣思前項民夫既妨本身生業又自賠納銀兩難延往來勞費况各該地方頻年水旱相仍人民疲憊已極揆之情理誠可憐憫查得本廠收積鐵料見數三年之用合無自正德二年以後仍照減免四分則例再減三年每年預於四月間赴時募衆多照照前領價解廠聽其自便依數買納不許攬頭及本廠軍民人匠用強兜攬高擡時值指勒加倍違者許本廠即中訪察得實照例問發三年以後如果鐵料不敷再照原數食派上

下稱便而民困少蘇矣

一卷查本廠遵化等六衛軍人原額九百二十七名正德三年間本部奏准減半四百六十五名內着四十名每名月支口糧一斗五升月糧六斗歲支冬夏衣布二疋綿花二斤八兩見在本廠把門看庫巡夜直更貼幫防守囚犯及修理庫房墳塋等項外四百二十五名月支口糧三斗月糧六斗歲支冬夏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先年每口每年辦炭三千斤鐵砂六石三斗搭糧六十口運石一車天順等年以來山場光潔軍多食寬前項軍人各衛每月與貼正軍一名弘治五年都御史唐瑄奏將貼工正軍數回別差另撥餘丁四名朋當弘治八年本部題准前項軍餘遇有事故等項行衛照名撥補不許擅加更動科派銀兩等項事情弘治十七年又該本部題准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以寬其力後因軍匠係是造冊食糧已定人數又經議擬減其工力四分得以休息即減人數相同今照本廠收積鐵料見發三年支用況地方差役繁難衛所征料負累若不亦照人夫事例從宜更改則減免均得懸益於兩府之州縣休息工力惟利於鐵廠之軍餘人心為之不平公論難於允懷合無通將有廠辦料軍人四百六十五名自正德二年為始以十名為率亦減四名餘回原

衛但各軍係是造冊食糧已定人數該出該衛必更別差以後再欲取回未免事涉紛擾合將正軍不動每軍一名止貼餘丁二名餘皆退發原衛所辦納工料亦依人數減免每一軍二餘每年止辦炭一千八百斤鐵砂三石八斗搭糧三十六日運石半車其存留貼軍餘丁聽從本廠郎中揀選年力精壯堪以工作之人各衛不許侵奪紊亂三年以後相同其餘丁合無亦照前例退減

一卷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州縣炒煉熟鐵民匠正統三年原額二百二十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一百九十二名每名月支口糧三斗每年十月初起次年三月終止俱在本廠炒煉鐵料餘月放回農種口糧就開即今有題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本廠上工合無自正德三年以後照舊上工

一卷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輪班人匠正統景泰等年以後本部奏撥六百三十名在廠上工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五百五十二名四年一班每年一百三十名先年每名該季納炭一千斤時值二兩鐵砂三石值銀一兩二錢上納本廠炒煉鐵料因恩本部各處輪班人匠曾經題准聽其自便納價者每季納銀一兩八錢當班者仍將退出餘丁送廠照舊辦料做工亦不許托詞占悞致誤國

議併照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正德元年三等年會題
減免四分又經議擬止減工力軍餘固得偷安衛所實無
十補各無今軍除春季該出工料依舊辦納外四月以後
就將各軍餘退出二名回衛應辦料差展衛所得人而軍
民普沾其惠矣

一卷查本廠除慶等衛所炊煉生鐵軍匠正統三年原額
八十四名除戶絕等項外見止有六十七名每名支薪
糧十石八斗冬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內除慶等衛三十
五名各名幫貼餘丁不等有一二丁者有三四丁者有全
無丁者遵化衛三十二名每名幫貼餘丁四名俱照本廠

題

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本廠上工炊煉鐵料因思前

項軍人與前遵化等衛軍人事體發各衙門上工鐵廠輪
班人匠亦與各處相同辦納料價較比加倍合無今後前
項人匠行令各該州縣照依各處事例聽其自便原納價
者每季納銀一兩八錢就於本州縣收貯差人運本匠勘
合通行解廠批工銷照其價聽本廠買辦前料炊煉季終
將解過匠價并買過物料數目呈部查考應上工者聽其
上工

一本廠書辦庫秤門子催工巡山管匠總甲各衛造冊寫
字并大小爐作頭共有三十五名俱在本廠庫內內備

充但各人既關行月糧米冬衣布花幫貼餘丁較之辦料
做工未免彼勞此逸合無今後做辦工料軍人止定七名
各衛馬字摺造食糧文冊止定三名作頭止定三名通該
一十三名仍俱通年更換其餘各項盡數退出照依各軍
辦料做工不許管充前役意圖輕省久占作弊出入衙門
餐其本廠書辦照依易州廠事例行移吏部選撥本部令
史一名役滿更換門子遵化縣選相應人戶食糧二名庫
秤食糧四名一年更換則軍民人匠輸力惟均而本廠役
用亦不乏矣

一盤過本廠收積生鐵除碎鐵不算外見在生板鐵二百

三十二萬四千二百斤熟鐵七十五萬六百六十斤銅鐵
二十二萬六千五百斤熟鐵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六
斤每年本部額運生熟銅鐵五十七萬九千七百斤大約
見發三年支用若不從宜節省仍舊原額炊煉則柴炭價
高軍力勞竭月增歲益必難支持合無除弘治十七等三
年減免四分外自正德二年以後不拘常額量設爐座每
年止儘軍民夫匠辦納柴炭多寡計算炊煉鐵料不許將
柴炭浪費以致軍民加陪違者許令本廠即中忝究治罪
仍將收過柴炭若干炊煉出鐵料若干按月開報本部以
憑查考以後鐵料缺少另行議處如此則鐵料不致缺乏

而軍亦得聊生矣

一遵化鐵廠訪保永樂年間在於地方秋坡谷開設後遷地方松棚谷正統年間遷今地方曰冶庄彼時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砍伐盡絕以致今柴炭價貴若不設法禁約十餘年後價增數倍軍民愈困鐵課愈虧合無行令本廠即中出給榜文嚴加禁約着落各該衛所州縣巡捕官員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於應禁山場擅自樵採開墾新種燒炭燒灰違者許本廠即中捉拿照例問發每月各該巡捕官員仍具不致扶同容隱狀申繳本廠即中知會別人知警懼木漸滋生而日後之用可供矣

一每年解運鐵料本部差委武功等三衛千百戶等官領運自鐵冶起直抵京城止是沿途軍衛有司起車二百八十餘輛每輛用車腳價銀三兩五錢共銀九百餘兩訪得各衛委官多方作弊將鐵開領出廠或就併車裝運或將低鐵抵換遺棄道路者有之經年累載運送不完腳價任其侵欺歲月任其延捱部中廠中兩無稽考合無今後運鐵前項軍職不必委差就於本部合屬官內選差一員官廠即中行取車輛出給批文定限解部收取批理庶使解運不致遲延而鐵料亦無缺廢矣

一查本廠遵化縣雜造局鐵匠永樂年間原額七十二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三十七名俱在本廠看守炊鐵囚犯應令鼎舊

一法司問結囚犯解到本廠炊鐵是遵化縣雜造局官吏監督炒煉先年題准每名日支粟米一升食用每月俱在薊州各倉造冊開支又於附近州縣撥到醫生三名遇有囚犯疾病合藥調治良法美意最為切當其糧米應合照舊但所用藥餌因無官錢莫由措辦虛應故事有負朝廷矜恤之意合無今後每年將本廠輪班匠價量支買辦藥餌收貯如遇囚犯疾病該局官吏即令醫藥毋致失所仍行沿途運送所衙門如遇囚犯發到不拘多寡即時起解毋得稽留及禁約防夫人等不許輒加捶楚奪取衣服違者許本廠即中捉拿重治

一本部管廠郎中雖奉有勅在彼提督但於各該軍衛有司官吏賢否無考察之權軍民詞訟無受理之例以致人多怠玩事不奉行合無今後各軍衛有司但遇事關本廠聽從郎中處治敢有輕視違抗者許本廠即中照依欽奉勅諭事理處拿問者拿問處奏者奏奏如此則人知遵守而事體歸一矣

易州山廠

戴鏡

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 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
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蒲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
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
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
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徵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
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蔚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
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足聚於茲而歲供猶
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物尤甚上不虧 國用而
下能慰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哉

蕪湖分司題名記畧

邵實

工部分司在蕪湖縣者實自成化七年始當時建議者以
漕運舟船之料供應什器之料民不勝其科率蓋取諸村
木之榷焉而蕪湖爲畿輔近地當川湖二省下流商筏所
聚故分司於是乎建大司空嚴請于 朝簡委員外郎若
主事一人主之期年乃代

應 詔陳言蘇民困以再天災章 龔樟

先該臣欽 勅茲以營建 仁壽宮及 莊壇崇命爾前
去四川地方并貴州西路收買楠杉大木爾可會同彼處
鎮巡官選委司府佐貳官員勸支應解本部銀兩照數收
買或諭土官進貢或照事例召商作急起運赴京以濟急

用務用多方訪求從長計廢不必擇其圖長合式堅實不
三價必定擬兩平不致虧官損民以致食辭委官押運等
項事宜一一議取務令停當奉委官員中間果有盡心所
事得不數多地方不擾者且奏旋捷過慢阻撓推托誤事
不服調度者五品以上官奏處治六品以下徑自提問
各該地方亦有官吏要索并貪利之徒包攬害人者聽爾
處治禁革不許寬縱有妨大事其餘俱照該部題准事理
施行爾爲部屬受茲任使宜持廉秉公著實幹辦安靜行
事務使木以時至而工不遲悞價從官辦而民不怨嗟斯
爲爾能如或屢置乖方辜誤民怨實有所歸爾其欽承之

官廠事內開會

故勅欽此欽遵并奉本部劄付爲營建 官廠事內開會
同鎮巡等官先行選舉素有才力守巡等官各一員分定
某官於某處收買仍各奏疏知不計別項差委各官各照
分定地方住劄專一督同府衛州縣掌印等官查照先年
事體召商差人多方訪求從長計處照數收買運各水次
每月近則三次遠則二次開報即申府驗勘合式及無空
腐隨便印記編號定委能幹府州佐貳官員陸續解運接
濟鎮巡即中等官每三箇月將買過木植數目日期奏報
後請請各該買木衙門往來督佐節節敘報等府木商周
洪川等訴稱先年採木甚盛之下今次採木俱在深山曠

野懸嵯絕澗人跡罕到之處洪川等各領官銀不一顧慕夫米不等各於烏蒙芒部馬湖等處採運每厥用夫不下三五百名每月食米不下百十餘石扒架天橋勞苦萬端方得一木出水先次取水八千因是接濟遲延故使累年未結今次取水尤多二年不能一濟何以得完等情又經備行四川布政司通查庫銀解發接濟據查得本省原議買木減用價銀共七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八兩先該本司致仕左布政使徐鈺查報本司廣濟庫貯先次大木支剩及順慶叙雅三處解到夔州嘉定二處解司未收發回原買木銀并嘉靖元年起至九年止各州縣解到工部料

廣濟庫銀兩共

五十五

價等項銀兩共一十四萬一千五百四十六兩續因放支不敷呈乞撫按衙門借支庫貯戶禮二部并南京工部料銀五萬九千四百兩督不何參議呈借本司解發重慶府軍餉銀一萬兩督木李僉事呈借重慶府賞功銀二千四百一十九兩共銀二十萬四千六十兩嘉靖十年七月起本省開例續收并陝西廬鳳淮陽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等處解到倒銀及保寧府解還借過大木銀兩共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以上通共銀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一十六兩尚欠四十七萬四百二十一兩該本司左右布政使侯位劉淑相會同按察使楊淳署都指揮僉事李承恩等議得

除收支前項銀兩外近蒙督木工部郎中龔泰驗奉本部制付動支司庫贓罰缺官崇薪銀兩共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九兩通共止有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六兩尚少銀四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一兩及查司庫盈溢二價僅足備邊茶價倫實番況原開各項事例已經年終停止再無別項儲積又查得往來採買大木俱有借支料價贓罰之例今司庫止有收貯戶禮二部并南京工部料價自嘉靖五年起至嘉靖十一年六月終止所屬陸續解到銀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三兩并先前支剩各部料價銀四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兩共八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兩及所屬府州縣庫貯嘉靖八年九年十年分儲積贓罰金六十七兩銀九萬一千七百一十一兩請降 明旨動支給商方克濟事等因到臣今奉前因行據叙州等府備將各商採木山場屢歷事宜申送前來委果山川險惡積燬瘴雨之所毒害虎狼蛇虺之所傷殘係千民命數多誠可流涕臣會同撫按官議得督建大木乃 皇上仁孝至情及修復古制以一新天下耳目敢不竭力盡心但四川僻處一隅非若他省商販輻集各名鹽召商實皆土民給領官銀入山拖運正德以來節奉採取相近水次木植砍代聲虛今次採運俱在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

比至溪澗必待夏秋水泛漲方抵大江使夏秋水雖竭力殫財窮年歷歲必不可得查得宋樂初年勅差尚書宋禮等到蜀採取大木踰尋丈許者僅得數株來循以爲賴山川之靈立祠歲祀以彰殊異嘉靖六年又該工部侍郎黃奉勅前來四川督買楠杉柏木八千一百三十五根板枋六千七百一十塊兩年以上止得大木五百根板枋五百塊起解隨該廷臣建議以爲勞民傷財即行停止今甫及二年共解過木板五千九百九十一根塊率皆梁棟美材踰尋丈許者不下五百根數此豈人力所能實由皇上聖德格天雨澤時降山川協靈草木協用故自昔所不可得之材一時盡出雖蜀中父老以爲目所未見懼變動地相慶更生而臣等亦仰賴聖德之休自以爲可少追不職之罪正欲俯順下情具奏定奪今若必欲務足二分之數則更生之喜且復貿然喪其衆生之心矣何者雨澤由天俛倖難再似此曠世奇絕之遇似不可以復得況該省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遠近徬徨朝不謀夕公私俱竭將何取辦徒坐困一方之民而已且天下之事有緩有急而民生休戚係國家安危理亂之機竊計郊壇登壇漸次落成其仁壽一官當亦無幾祚過不植亦足應用兵革之禍止於一方且或於不得已者聖人猶

慎用之重民命也土木興作及天下使前項官殿財用既敷而徒以紛紛不急之故上困公家下敝萬民是猶曠用飲食之養以侈冠裳之飾儀觀雖美元氣恐竭固不待有識者亦爲之寒心矣臣等觀漢文帝欲作露臺其費百金以爲中人十家之產遂止不爲古今以爲美談臣等又見邸報該議官吳惠進講儀家聖諭輔臣李時等曰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後令其將所指者開陳以救時急務臣等稽首仰而歎曰聖天子明見萬里無益之費無過磚木不已之役無過營造我皇上聖學之功仁民之念一至於此真與唐堯夏禹儉德相同而漢文又不足言矣海隅蒼生亦復何幸

採運商說

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棧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內壤人跡不到懸懸懸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湯古嘴磨角偏脚坎頂薄刀指木殺人剛腦依猴善薩峻虎陷鬼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羊角雞肝腰虎嘍賊落眉結髮常鳴混陣窺柳剪刀關王老虎吊鈴鬼門以至眼鏡穿錢路名思結灘底八害雖日

萬人之顛顛名思義皆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叙參

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
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巖水壑崎嶇黃狀
鑿木緣崖索橋僂僂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
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竄飛越作跋跣艱危嘗聞蛇吞
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備人自古爲然而况深山窮谷老
筍荒林回其所窺穴哉作蛇虎縱橫道里之遠程以千計
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
疲勞雖雞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
無際結構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檐度險梁棟美材天地
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嶂限隔
高下其爲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吊崖人日食米一升
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
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
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晝夜乘間將何
所不至哉作焚劫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磬煙瘴
雨之所侵淫鐵渴勞瘁之所搖奪鮮不及矣作瘳癘時行
至若灘高水落爲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驪輶之
汲井然游移前却且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浚溝泛漲
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爲
然作巨溪飄流上自落景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其撫字

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
性哉作追呼遠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蕪之天時人
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駁折而遺棄者什之
九僥倖苟且百繞一二宿負未償新運是急稱貸不足繼
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
不欲有官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
作需資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役連筋換頂顧募器用之
類種種各條每役爲木凡六百有四爲竹凡四千四百有
五爲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數莫可勝記作
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爲役以二十三十爲
率每役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爲
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
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疲弊噫不身膏野草
則葬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責黃雕刻木之
災也檀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檀楠杞梓受護而保
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檀楠杞
梓之所不若每三復襄楚之詩爲之於邑

欽奉 勅諭事

蔣珪

查得嘉靖十五年五月內該內官監開稱啓建 兩官修
飭 七陵預建 盡官并建 行官合用官軍做工隨該

武定侯郭勛等請將營該補京衛革故官軍內摘選三萬員名在於兩宮二大營撥四萬員名在於山陵俱支月糧行糧實米冬衣布花每各折支銀五兩九錢九分通行戶部扣送各該工所應用節奉 聖旨依擬欽此該戶部議稱撥木官軍止支行糧實米並無支給月糧布花每名止該銀一兩八錢又該武定侯郭勛題稱 兩官山陵等處做工官軍七萬員每名該支月糧行糧實米冬衣布花銀五兩九錢九分共該銀二十萬九千六百五十兩扣送工所應用及原題戶兵二部歷年拖欠皇庄子粒銀一十三萬八千九百兩馬房子粒銀二十二萬七千五百兩各營草場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兩大約總計四十五萬兩合令該部將見在太倉銀庫馬價內先行照數借支戶部每年漕運腳價及鈔關鹽引餘銀亦當查出送工部接濟應用等因題奉 聖旨是修建 諸陵建造 兩宮皆非得已工程重大該用銀兩數多摘選官軍月報布衣等項都照前 旨扣送拖欠子粒銀兩着於太倉馬價內借支漕運腳價等項餘銀即便查出送工部接濟戶部朕廑履奏題是推托怠慢堂上官且不查定該司官罰俸三箇月欽此又查得建造廟制該同知建寧侯文部尚書等官汪鉉等題為嚴查駁慎出納以重大工等因欽此

聖旨這所奏各項營建委多奸弊匠役官軍私行賣放廢支糧價入已物料止應官匠開報並無紀極今後匠役官軍着科道并差委官員分派工所逐一查點物料也着科道官會同該部委員同同收支如有仍前勒指分例銀兩一應作弊的指實奏委其餘都依擬行欽此又查得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內為急缺 大工銀兩俯從區處以俾聖政事該本部查得戶部拖欠事故官軍折糧等項銀兩數多即令工程緊急行該部將事故官軍折糧銀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兩并通惠河和省脚價三十萬兩即月兌送工所應用其皇庄子粒并馬房草場子粒銀共三十四萬一千六十七兩兵部各營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二十六兩合照前旨於太倉銀庫并馬價銀內兌送接濟等因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戶部覆題事故官軍銀兩節差主事彭大有等并大峪口和省脚價差主事陳天資違送十萬兩外及子粒銀兩先儘見在貯庫五千三百二十四兩九錢其餘移咨總督倉場左侍郎李廷相查南京戶部近解銀兩委官稱父文納接濟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去後除戶部事故官軍折銀先後陸續解過及和省脚價內解十萬兩其餘扣省銀二十萬兩各項子粒銀三十四萬一千六十七兩共銀五十四

萬一千六十七兩并兵部各營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二十六兩節催未見解到又查得先年工程興作各色匠役該內官監徵工運料該兵部各撥官匠官軍應用戶部關支賞祇工部止是辦料各有職守故費省而工速成自四知之與兵部權議自文馬價頗寡人夫以補軍數之不足後今夫匠盡出工部是以傾互之費文給不敷又查得先年內監料計各工錢糧合用之外不過覓覓一分本部仍以三分為率處辦二分送用其扣留一分止是節損舊規原無錢糧存部聽取近年計料愈增比時二分之數且或未滿而工亦告成如近時神庫神廚原派石灰九百萬斤止用四百萬斤城垣木柴原派一千三百餘萬斤止用一百三十餘萬斤一號等殿原派黃紅等銅八萬一千九百斤後又添派四萬五千餘斤生漆原派一十三萬三千斤後又開取一十三萬二千斤壽宮奉祀房神宮監開派木柱動以數十萬計監視料道等官比照長陵式樣開數計其比之原料不過十之二三餘可例見所以曠歲遷延糜費無紀致使庫藏空虛又查得慈慶壽寧寧宣宗先泰先一號等殿在外山陵壽宮行宮及沙河行宮各處已完未完工程前後共用過銀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俱係信文戶部太倉并太僕光祿等寺各項銀兩并平

部召納事例各項料價及事故官軍折糧銀兩支出之數其西苑仁壽宮熟樓 六聖璋亭 景皇帝碑及涇簡等王端妃等妃墳所各項支費不下數十萬兩又皆令部那支柴炭等項料銀從權支給又不在于前項支過銀內之數及查得各處司府題派額派柴炭薪課皮料軍器折銀等項銀兩歷年拖欠數多雖有解到者俱已放支并前項那借殆盡其未完者俱各不行解發後有前項興作別無權宜區處令戶部因見慈慶宮完議將山陵等處事故官軍折糧銀兩通行停止行令兵部撥軍做工運料已有明旨無容別議外但本部應該放支工匠銀并節慎庫應該放支商人料價二十餘萬兩見今庫貯不滿五六萬應給之數將欠幾倍將來之費又未可已逆料失今不處何以支持以上俱應計議停當毋得免後艱等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同戶部尚書臣梁材兵部尚書臣張瓚等議照國家營建必資于財力財力不足則營建何由而成國家財力莫患於糜費不除則財力何由而足今據該司所呈內外并興工程二十三處每日額覓夫匠九萬四千七百餘工一年則費銀一百八十七萬五千三百餘兩又每年額軍腳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鋪商料價一百餘萬兩又匠官計料數目過多即前數項可以類推此錢糧之

不足一也本部在京工程已極繁重而承天工程又復一十餘處扣除本省及河南事例銀七十萬兩加之江浙川湖南直隸貴州各省扣除買辦木料銀五百餘萬兩蘇州府臨清州碑廠扣除碑價運價百萬餘兩兵部沙河城池工程借用杉木及各該撫按借留軍器折色銀共十餘萬兩且各項事例開納已久近來上納者稀每日畸零數人而已此錢糧之不足二也本部料價匠價葦課及軍器折色各項事例銀兩各該司府或借支不還或扣留不解甚則轉解侵欺不行追完本部屢經催解視如故紙碎有緊急無處支此錢糧之不足三也如此欲弊之革利之興得乎欲財力之足營建之速成得乎為今之計除先前做過夫匠本部那借補支外其餘自命下為始兵部查照舊規分撥官軍酌量前項內外工程厥作大小做工及琉璃黑甞臺基山西等廠搬運磚瓦木植等料本部食粮民匠各衛食粮軍匠通行查出照前酌量工程厥作分撥做工其前顧覓夫匠遵奉明旨各行傳制如皇寧字慈慶官沙河行宮即今工完分撥各工併力奏用若果工程重大官軍匠不敷兵部自行動支太僕寺尚價本部動支節慎庫銀兩各顧覓添補二部委官各照會同科道逐一查照如官匠官軍不行赴工各管工員實放影射

及私占等項着實追問察究其餘物料及各處載運木石碑天等項脚價本部支給綠令錢料缺乏容本部請刺就近官與採辦扣分即中等官會同彼處撫按分枝委官將前項料價匠價葦課軍器折色各項事例銀兩儘其見在查出裁數解來接濟若有侵欺者追完問罪察落千碑贓官一併察究然自今欠缺工食料價脚價大約數十萬兩卅國公郭助等於臺基廠屋欠無銀支給請告紛然無以措手況已後逐月放支其數尚多又無從處辦若待前項催解銀兩動經歲月緩不濟事議將戶部原欠前項銀六十一萬兩兵部七萬兩作速照數動支解發以濟前急該戶部尚書臣梁材說稱太倉銀兩自興工以來本部借過事故旗軍及未上班官軍共支過二百九十三萬四千餘兩今太倉止有二百一十萬兩軍國重事豈宜再文扣省脚價俱已用盡皇庄子粒止有五千餘兩其餘俱奉詔蠲免職掌關係義難緘默兵部尚書臣張瓚說稱太僕寺銀兩自興工以來支過五十萬兩倘各邊有事用馬何以措手草場子粒銀止有一萬兩似難動支臣等回稱太倉銀兩太僕寺馬價固軍國重事然管造亦朝廷重事既已興工勢難中輟况戶部今年明年尚有扣省脚價又今年漕運間有議徵折銀兵部馬價及欽官柴薪銀兩尚

多俱堪動支且事有經權時有緩急 聖明裁處庶
照工程重大物料浩繁該監工收耗銀三百二十餘
員耗費寬廣樂于遲延按本塞源尤在於此除總督大臣
總其大綱外若夫仰承總督率屬官嚴速工程惜財有
費此臣等與內官監掌印官之責也以 朝廷之心為心
以 國家之事為事同舟共濟勿分彼此此臣等與戶兵
二部堂上官之責也點查軍匠稽考工程有弊即言無宜
即革此臣等與科道之責也若使內外聯工體 國奉公
各任其責各蠲其私則大工可完諸費亦少節矣再照工
與日久財用已竭聞之府庫則空虛無計可借問之生民
則疲憊無虞可徵臣等日切驚憂不遑寢食仰惟 皇上
敬 天尊 祖光前裕後之作俱已周全正克殫瘁拱之
日與民休息之時也伏望 天語戒飭群工早畢諸役以
紓 聖慮以迓天休

乞憐民困議

胡世寧

看得鋪戶陳鑑等告稱蒙南京工部拘買銀二砵料係保
外省錢糧况要起運北京交納合用綱司水脚浩大既今
皆價騰貴若照減估價值買辦不無虧損小民抑且京民
難以賠補乞要移文加價買辦一節為照用項料舖戶
既稱虧價難以買辦相應處分云云茲據 運司

案查先於正德十三年為急缺 供應家火物料等事奉
本部送准工部咨開預備取討生漆七十萬斤桐油五十
萬斤銀硃五十萬斤二砵三十萬斤肥皂二十萬斤鐵線
三十萬斤竹掃帚三千萬把數目緣由前來已經奉旨通
行分派瀾江福建等七布政司辦解解行催據湖廣福建
廣東江西陞續解到共該生漆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斤
桐油六萬九千六百餘斤銀硃三萬六千六百餘斤二砵二萬
七百二十餘斤鐵線三萬六千餘斤肥皂一萬六千二百
餘斤竹掃帚六千一百餘把俱已轉送南京內官監起運
備用外內有福建布政司解到前項料價一萬四千一百
五十四兩三錢為照京價不較買料行令加徵價銀四千
七百四十七兩三錢過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盡行蠲免訖嘉靖四年又准工部咨開取預備鐵線
五萬七千斤肥皂一十萬斤竹掃帚一十萬把分派浙江
等七布政司陸續解到鐵線三千八百餘斤肥皂九千三
百餘斤竹掃帚五千一百餘把已送該監起運奉本部送
據福建布政司批差行都司經歷吳敷福州中衛郭仁管
解舊派福州等府羅源縣生漆等料已徵價銀共一萬八
千九百八十一兩到部送司隨將銀兩照數收貯庫行
拘上元江寧二縣在冊舖戶查審買料間令據前因卷查

正德四年本部奏爲修省事內一件爲急缺 供用家火物料等事正德二年准工部咨開取預備生漆五十萬斤桐油三十萬斤銀硃二十萬斤二硃二十萬斤肥皂二十萬斤鐵線二十萬斤竹掃帚三萬把分派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四布政司共已解到價銀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四十餘兩本部內借銀六萬修理 武英殿等處應用又將銀五萬一千餘兩給與舖戶買辦生漆五萬八千餘斤桐油四萬八千餘斤銀硃一萬二千餘斤二硃一萬二千餘斤肥皂二萬七千餘斤竹掃帚四千餘把鐵線三萬二千餘斤送南京內官監起運赴京交納量勾數年之用查此數十萬兩之銀俱係民膏民脂若盡數買此物料積久必至乾涸損壞誠爲可惜本部合無差官將此銀兩解運赴京收貯如用油漆則買油漆如用肥皂則買肥皂如此則朝廷得以實用而百姓又免起運之勞即令邊廣時或出沒若將此銀以爲邊儲之用猶爲有益等因節該工部議得前項未買料銀除前借用銀六萬兩尚差銀一十四萬七千二百四十五兩有零合無依擬行令照數解部收貯若遇前項物料缺乏照例收買應用一則可免舖戶人等營求窺利一則可免運送脚錢及沿途夫役之費實爲便宜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都准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

部送司欽遵外今昭福建解到生漆桐油等料價銀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兩內查得近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爲年例冬衣缺少絳綠綾細白綿等軍內關計工局署局軍司設監大監買友等題稱南京內官監隨同二百七十九員各合用絳綠綾細一千三百二十二疋每疋折銀三兩共該折銀三千九百六十六兩移咨南京工部於該庫本部料價銀內扣數支送南京針工局俵散等因行支到部送司查得先年支剩在庫料價銀止有一百八十四兩不勾支送就於前項福建解到料價銀內動支三千七百八十一兩奉送該局以作冬衣折支絳綠綾細銀兩外其餘料銀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兩正與先年本部奏 准解銀事休相同又查得節該南京內官監揭帖開報 內府皇城官闕殿宇及諸禁門城樓磚城內庫等處損 添漏應合修理緣由又稱節該南京內外守備會同府部科道等官相看同奏六次已經三十五年郎今增損尤甚委係緊要去處相應速旋修理等因到部爲照例項工程浩大先於弘治十五年等起本部節次會官 奏議做因年歲不豐財力艱窘各衙門一向未收輕議奏 請興工修理然詳計合用工料必須預先整備今照前項料價銀兩合無不必買料聽令本部明立文案收積在庫備後 內府緊要

修理惟復照前正德四年奏例差官解運工部收貯遇缺
料應用均於事體官民兩便具奏施行等因奉呈到部
臣等看得前項坐取生漆桐油等料原係正德末年權奸
用事倍常加派多取之數有加銀珠一料派坐五十萬斤
備建一布政司派銀八萬六千餘兩及後徵銀解部又因
買價不敷派令加徵似此竭民膏血豈能盡供幸賴我
皇上即位權奸誅黜前項多派未完料價盡行蠲免民始
得生今此赦前已徵在官銀兩論理各處亦有而有司任
其乾沒不行查解今惟福建布政司官員奉公體國起解
前來今欲照依原估定價貴令銷戶買料送納既物價騰
貴合用起運綱司水腳浩大難以賠補欲照前加徵價銀
則此赦前多派料銀各處拖欠未納者既得盡行蠲免而
此福建官民已納解到者又欲加徵情理實堪是此布政
司官本因體國而愛使殃民本以奉公而反今致怨也
況查前料派後徵運過生漆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斤桐
油六萬九千六百餘斤銀珠三萬六千六百餘斤二珠二萬七
千十餘斤鐵線三萬六千六百餘斤肥皂一萬六千二百餘
斤竹掃帚六千一百餘把又有嘉靖緞派後解過鐵線三
千八百餘斤肥皂九千三百餘斤竹掃帚五千一百餘把
此項二次量發數年之用今此價銀一萬八千九百八十

一所有零內除候奉工部咨到針工局題准事理動支三
千七百八十一兩零送南京針工局以作冬衣折支紵絲
綾紬銀兩外其餘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兩若令買料起
運照依每年常例該造木桶板箱兩單扛繡鑰鑰事件動
以數千百計該用各項物料匠作工食約計銀二千三百
八十餘兩又約計南京兵部計撥裝運馬快船共三十餘
隻又沿途人夫供送需索不知又費幾何且物料積欠無
用深可痛惜今思內府皇城前項官關殿宇及諸禁
門城樓碑城等處多有損壞雖云工程浩大地方荒蕪一
向未敢議修倘後內有十分損壞處所亦難終不修理一
時盡派民皆緩急難衙而且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是猶
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及今漸蓄終不可得臣等若
不預思奏處是負我皇上愛恤民隱之仁遇災修省之
勅也如蒙 鈐念南京根本重地各處人民災困乞 勅
工部會議合撫察臣等將前銀不必買料立案收貯庫及
查各布政司有知前項款項原派已徵未解各項料銀或
料物原徵折價未曾買納者一體解部造冊以爲修理
內府官殿門闕等處急缺備用免後盡派小民絞急難倚
後止照正德四年事例將銀解京工部收候遇缺買料
應用

論寧府用瑠瑯疏

林俊

題爲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審寧殿下累乞瑠瑯至
重荷 聖俞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與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仁廣大博叙九族感心而寧王據權守經不爲無
是然親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與言不當與也工部
議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
府是正言不當與也道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失
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從其半是
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社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申
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諱書明理聰察議事斷不爲
此必勝以損賢名偶米之恩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
可已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
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
府官殿錢盡 益殿下見移東錢萬分發處官料誰任
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 准府造墳 順
王 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
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罰
版所可領是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穀
少問其故謂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之致此不可已
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

可已者也臣嘗見 楚府殿燬久未葺 荆所多歉霜
進戶同一江西顏垣朽柱東柱西撐飄走斷係脫落大半
是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
夫大義不可已可有可爲割財 內帑爲之米過有可已無
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米糧不斂茅茨不剪土塔
焚竟卑官養萬儒服紀河間樂善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
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德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
府移封之初 親至親也巳不用瑠瑯再造之會 國之
富也又不用瑠瑯豈亦某米糧茅茨之盛崇古尚質示機
以垂憲故如此也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
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是夫前之失後人尚
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毀之矣毀之非孝子
殺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米之恩者也况
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標之循權或放縱之何往不流
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
前文具之間以毀壞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
言論多師法古人誤使禮愛備至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
頌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臣徒平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瑠
瑯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瑠瑯使今王且小人先令後
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冒罪 告

新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
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忠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
懣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慈親斷大義垂善處
使賢王德如純璧若君完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
鄙之求正大明白愚不揔義爲世世頌美幸甚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七

南直隸

南直隸圖叙

桂寧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賴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劫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廣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風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捐瘞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許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民勞甚矣

戶口 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 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九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四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

匹麻布二千七十七匹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兩淮鹽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南畿

王瓊

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梗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於南京至正統初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南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爲留都今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脩江北屯田之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粵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之間民安益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雄盛矣

保治安民事

余子俊

南京湖廣道御史楊成奏稱南京爲根本重地或命皇儲監國或勅勲臣守備切照近年以來中備等官更換不一軍威已弛而弗張民困未甦而罔恤且儀真九江二處雖有指揮宋剛陸宣在彼守備緣各官職事與諸衛指揮相等但有施爲難制制及照南京兵部久缺尚書萬一遇事難定大議六人從前此數事所關實重乞 勅各

衙門堂上官內推舉總辦事務者爲南京兵部尚書其儀
真九江二處守備指揮宋綱等果堪委任乞照都察院例
量加署職庶可節制諸衛如吳村力未克另選都指揮二
員前去守備及轉行南京五府六部三法司等衙門各堂
上官但遇朔望議事務臻齊效毋事虛文凡會官議事之
許令六科給事中預列若有仍前因循以妨治體者聽
其指實奏聞臣處又該貴州等道御史張憲等題要推
素有謀猷武職重臣一員與成國公朱儀協同守備庶使
任用惟賢政務舉軍民有賴基本氣廣昭得南京祖
宗根本重地非但各官今日論議凡有知識必先及此或
謂南京各衙門事多減省官不必備此其昧於所見承平
無事固不必論萬一事出不測衆寡論何所於賴自古
處常防變居安慮危必如所圖方克有濟及照所奏六部
等衙門堂上缺官係吏部職掌臣等於分不當預此至於
處置來替守備及儀真九江守備官員申明前項禁例非
敢遜避但事體重大合無會官集議庶愜輿情

周文襄公年譜後記

顧清

鄉父老開暇時往往相聚說前朝事有陸翁者嘗言周文
襄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
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故曰當時濟衆念米常數

十萬一遇水旱即據實奏聞免糧奏上無不准所乞之數
即以濟民爲米備荒所以民不知凶荒朝廷不知有缺
乏也問當時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其一奉改南京公
侯祿米於各府開文倉下運耗十五萬其一奉例勸分得
米又六萬每歲兌軍起運畢今催糧單中運此二十一萬
米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皆積於此此米之
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臘月徵糧更新正十五以後即有
文書來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稅也所放米每戶率二
石或三石不會有放一石時文書雖曰抵斗還官其實多
不取先祖因言吾家嘗一次於黃渡倉支黃置六石後升
合不曾追也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告後開倉曰百姓
冬間納了米留此須與過年重糴性口至二月可賣以納
銀緡紗綿紗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朝廷事
亦不可悞也各處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有司申上公帑
已先知人以爲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
日具風水報二僧者皆薄有資給又各與數健力給其使
令人感其誠無不爲盡力其思慮周詳而計策密審雖處
一家者又恐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官司猶未有座船
往來官驛站行時糧長常以一小船隨其後遇利庄僻

處或乘以微行詢訪民瘼主保有主槐雲者夏月於林下
乘京公至庭與並坐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
巡撫叩頭請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于家與陸翁
比舍平日所聞如此類者固多不能悉記亦不知其實何
如後來每舉一端鄉之老人無弗知者且與諸公所撰相
出入而槐雲多事孫槐樹文瑞亦嘗言之於是知陸翁之
言爲信而公之遺愛實大於人者深矣陸翁名璠發太史
與譚之外祖惇重不妄人也清謹記

蘇淞水利

上以蘇淞水患爲憂 命戶部尚書夏公原吉特往疏治
八月遣都御史俞士吉督水利集賜公使講究經治之法
公於是上奏臣奉職不稱重貽 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
勤咨訪欽承 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
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概蓋浙西諸郡即蘇淞最居下流
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州寧紹諸湖之水散注嚴
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湖港淤塞匯流漸滯傷害由茲益
治之要法在浚滌具淞江諸浦導其積滯以入于海按具
淞江舊廣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
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
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

上海縣南陸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淤塞已成平陸欲
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洋洋泛動邊難施以施工臣等
相視得嘉定至劉家港即古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
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
安亭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
又松江大黃浦乃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
家丘至南陸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今深開上接黃浦以達
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歲水涸之時修築
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 上從其言
命集民丁開浚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極恤之道疏壅濬修
隄防濬溝洫水患乃息既而有欲于澤干上者奏以水退
於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文移抵公所公歎曰民疲劇
矣救死且弗暇况復役乎即馳奏曰車馬則徒勞民力耕
種則已失時何益于國 上悟事遂廢

淞江水利

錢溥

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然水至吾淞則又分二道而入
海蓋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淞江以入海東
北高仰則受杭木之水達黃浦以入海高下既殊旱澁交
病然旱爲東北受病其患小水則西北列郡無所歸洩其
患大吳淞江自勝圍木壅塞迄今逾百年與言脩浚非無

其人然或沮於浮議或休於鉅費因循歲月卒莫能舉稍遇淫雨即成一壑國賦靡而民艱食矣天順二年都憲崔公奉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淤爲尤甚乃舉府判洪侯景德暨三縣尹楊斯李欽治之侯等相視以爲江之故道雖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方易爲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浦匯入江計四十丈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濬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場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新華涇塘六磊塘壩海湖爲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無不通貫竟亦勤矣哉用工總三萬五千餘沿江耆耄相與鼓舞而言曰茲江之湮爲害民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應得利害而託無成功寧知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是舉也程工而授計口而食民雖勞而不怨則國本垂永之計孰愈於此哉薄松人也且職史事故請書之

江南水利

楊循吉

上臨御之七年爲弘治甲寅乃眷南顧以茲吳浙之間數板水患黎民隕餓思大拯救之爰來廷議特命工部左侍郎徐公會同巡撫都御史何公經督其事浚築惟便而以其屬員分郎祝君惟實從行督量公深惟大江之南自

鎮江起膏腴千里而震澤潏潏其間西納東吐本利源自運道不導故胥腹受病歸爲災冷然水有上下治亦約乃率司府僚吏周巡列郡討源求委盡得其利害諸公乃與巡撫公度地計工當用人二十萬乃足事因創是夫之法一甲三人以其餘爲資給又別給米人一石牛後役指畫孔繁凡在守令無不相率視效罔敢逸急以是年十二月經始敕神李肅官厥而後即工惟蘇之松陵爲震澤喉襟而吳松七浦白茅則奔海之大道利博而治最急者也乃公張通判晏先以萬六千人之長橋疏其旁八十有五又於其外蒞狄去幾九千畝決爲通陂隨流北折而東又以萬五千人開七浦四十里及鹽鐵元涇各十餘里又以人八萬開白茅六十里其上曰鮎魚口者湖流之出是凡四渠爲新開河爲龍潭洪爲白魚洪爲落星港盡皆疏之悉徹海焉自昔以吳松濫沙浮濫不可治公安而視之曰此正三江最要道水下最捷何可已也其地隸松乃以都通判希賢率人四萬五千開其下流凡七十以復江之舊常州之境惟是宜興官瀆及江陰入江諸港歲多淤塞乃以姚通判文瀾開濬五十放之太湖又開港三導河入江用人亦五萬而吾蘇守史侯公鑒獨以勤勩爲節先而松守陳遜之常守華廷佐咸殫心力以相其事

公又以諸澗不通則若甕之水不得入於太湖通正高之
堤則水乘風返流而甚傷災其地浙也則以周大參公瑞
發人二萬開濬七十有二作石隄七十里以利湖州又浚
西湖利杭又作石隄三十里利嘉興蓋上源下流鈞修並
治水以大通而直外即抵敵公命日經軍居與甕食憲元
芳往來提調兼管防田之事責成尤篤浚治之外岸益高
厚大凡是役以公導循土以義民部夫所至填次舍置井
甕時止作新湧并給醫藥有備民用是不困而 皇上聖
德格天霽則經時人以和適無金匱之害治役不百
日而成六郡人士莫不胥慶以爲 上恩洪大粒食茲土
遂以公米建是不績惠延無窮歷觀前代致力於斯者非
不甚衆然言浮於實或以近效自畫迄無遠護惟 國朝
永樂中一治世利蓋八十載然考之郡記其時授地調役
亦未有若今日之大者則稔歲之臻有不加於前乎哉惟
公忠貞傳大御之以整暇是以動用太衆終始無懈而
社稷大臣臨中決議愈大而愈靖者公其有焉工之事當
作之明年二月雖成未驗既而大雨滂旬水驟長驟縮流
若箭駛雨與昔同而利病懸異然後人之信且喜甚其卓
哉巍乎垂宇宙際古今斯實一代之偉烈不可尚已

松山水利

張汝弼

松陽澤國水利爲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黃浦
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公蘇文忠公言之已詳推之之悉
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於疏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節蓄
之策非慮不及此乃是時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暵耳
黃浦之開則自宋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
甚大去年水潦閩父老言較之宋樂三年之水今年尚少
三四尺然宋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潦今年連雨月餘
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
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無黃浦月
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
勢急於此則緩於彼黃浦潮勢奔激衝激兩岸洩水益徑
則松江潮勢平緩倏注於泥洩水益隘故黃浦之開漸倍
於舊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况松江限於低鄉之東北
洩水隘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於高鄉之西北洩水徑則
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歲之間一鄉之內
旱潦俱見有司欲以上請實難爲辭未免舉一廢一民之
怨望亦不卹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久晴必有久雨久
雨必有久晴陰陽運化天道之自然也惟在乎因其地勢
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節蓄之方當於出浦河口之
內被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漲月水少率入司之以時

啓開則高鄉潮可以到積水不洩而少旱矣開則收藏
閘板無阻行舟則欲倚順流利也何由而施之則此節蓄
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一其陸之處則疏之蒲葦
梗阻則芟之蓋其水勢既多山浦常梗咽漸至淤塞平
又不除遂成隄岸時加巡視之流駛則故道不廢淺水
斯便而少淤矣其泥沙湧起掘護漲者若大興縣亦何
益哉此疏導以利低鄉也然低鄉之田圩不修水亦不能
自避高鄉之河渠不浚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浚
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浚河之弊爲尤其繇其初報數
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止浚一河或十數里
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鍾或止挑一鍾二鍾而已或推其
高蹟填於深窪而已其功特舉即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留
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爲二河或指某河爲某河新水
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
壩以阻水即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况點夫雖多得賂
即放實下手者能幾人哉若田圩則高山水上可望而知
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
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
督若委官督至不能時巡不熟地所多爲所弊且疏導江
流苟非專官豈能時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府

因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
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均稅額

長洲民楊芳景恭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鄧都御史其均稅
額以爲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
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
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
兩浙由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
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
升三合五勺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祖額起稅有四五斗七
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原糧三十六萬張百萬今二百七十
餘萬矣

公務疏

黃綰

臣等親詣陵寢及府治處所逐一相度切照鳳陽府治
所關固宜有城池以爲保障都御史劉節之奏誠爲地方
急務但仰惟皇陵乃宗社萬年基本而鳳陽府治正
皇陵前固護砂明堂之中凡附近四圍山場地土累朝
以來例有重禁不欲軍民砍伐樹木掘取土石開鑿墾井
及皇城內外不許耕種近陵處所不許置設油榨坊
利弊攸關今欲築鑿城池大興工役山川風氣爲保無傷

上 皇陵所包萬歲山即 皇陵案山所以 聖祖當年
建立 皇城形如半月抱向 皇陵其東西鐘鼓二樓并
各城門臺基亦皆拱向又看得周圍城基上有萬歲山後
北門一段見存戰城數十丈其餘俱是土牆亦無開鑿梁
河及查中都誌云土牆無梁竊想 聖祖建極開基三十
餘年九州四海周思曲慮無有不至而城深地廣處創建
未嘗慮財力之不足豈有 龍飛故鄉之地慮尚未及而
惜此數十里城池之費哉蓋有深意存乎其間而非今日
所敢輕測也若欲於此建築城池決當籌避以故前此累
經相勘人員不敢明言姑以年向不利地方荒歉為辭臣
等親詣相度實見 陵寢所關如此焉敢苟徇私見依違
兩可不為 陛下明言以致萬一之誤哉伏乞 聖明留
神摩斷庶以根本重地可保萬全而臣等叨蒙任使之責
可無有矣嘉靖十二年七月初九日禮王二部題奉 聖
旨是

思齊堂記畧

彭韶

成化甲辰秋九月予奉巡撫南浙友人少司寇何廷秀書
來曰東吳巡撫之設最舊然有遺意在人者又與周公近
日士大夫所賢以為忠鯁者司馬王公也蓋思有以燕之予
謂此雖朋友忠告之益然非庸瑣所能任殆大言哉顧厚

意不可虛辱則曾諸縉紳輿論知文襄公之功於經理邦
計為大蓋 國家運糧仰給於東南宣德初蘇松諸郡種
長家自徵收蕩無紀律歲徵數百萬石公才思優勤敏事
好問乃創新制令州縣各於水次置倉每石定耗五六斗
設糧頭國戶總收齊是聽撥支運道地遠近每石又定冊
車大耗等米若干其運夫遞輪里甲雜費皆於官帑內借
支備用價本而不收息支剩餘米別置倉貯之名曰濟農
以備賑濟運夫遭風被盜聽借還官修圩挑河者給而不
還民間運納北京馬草本無腳價重以文職關支南京月
俸米賤價輕皆 奉折收官民咸便行之二十餘年征輸
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迨有荒歉不登數者撥餘米以
補之凡驛傳馬匹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
餘米自民賦歲石五六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也官
府無復科役之擾諸處學校橋梁無不修葺人爭為立生
祠深因以祀之信有遺愛於人矣若司馬之孤忠則尤為
公議所歸公天性亮直恢廓自信聞王殷二常侍挾妖人
騷擾東南累疏言當此凶年宜崇儉德以收民心奈何織
造旁午貢賦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僥倖之門大開遂使窮
實充溢名器湮沒從役繁興才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
盜得乎又言湖江 勅使提問四品以下官此境樹亭檣

關係匪細宜收回前 勅又言吳龍相仍奇巧可以勿取
舍鳥可以無進庶不勞民傷財又言常州府在生進異端
書非所以養德益壽且留異典議宗尚要實萬世無疆
之休如是者縣章屬皆人所難言雖更重知名焉然考
公行事如三輔困官稅之過重則助以勸米各府苦京儲
之難輸則減其驛耗軍免過江編民無坎險之濡稅款加
斗里書院增減之弊他如州縣香檳減去價銀數千兩
凡此之類皆有善政實屬不減於文雖特爲忠懷之名所
掩耳若文襄宋嘗無居憲職諸縣有特未可輕議也詔無
似辱繼後應仰惟王公及李崔諸前政皆吾師也但力才

王襄

王襄

早請願學未能思欲企之不可不勉於是捐思齊二字於
中堂庶以終友人之教焉然政有損益處時宜之如運夫
有破家之害餘水果典字之人馬船之科集泉夫驛傳之
食撥馬頭銀布折數宜準戶部京邑差派宜去無名及他
未便之政予亦欲更定移文部下且列之于朝矣人各有
心不知有合否茲赴 召不能終事謹書呈堂以志予悵

爲緊急軍情事

王襄

臣等會同太傅定國公臣徐光祚等謹傳南京內外守備
不貲等官黃備等奏據九江守備等報據金華楊就呈
六月十六日德化縣老人羅倫民人汪鳳飛報江西省城

事變緊急九江衛舍人喬達報稱六月十四日將孫保星
壞了探報之人不敢進城一面會差人員前去候處查切
體勘至日另行具奏又奏據舍人武安等口報六月十八
日在於平慶府地方探得江西寧王船隻到於湖口將彭
澤等縣焚火燒毀大小船約有數百餘隻上下行往要來
南京等情詳其所奏惟據羅倫汪鳳飛達武安四人口報
不見九江安慶府衛官及彭澤縣官印信大書及稱體勘
至日具奏即今未見奏到但既該南京守備參贊官連奏
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爲議處合無請 命將官一員掛
平賊將軍印克總兵官關領 符驗批牌挑選各營精銳

王襄

王襄

官軍三千員各給賞賜銀兩布匹文正駢馬匹關給
軍火器械上整前去南京相機戰守所有約報就便會合
征進再請 勅一道及開旗牌八面副差人馬上齎與南
和伯方壽梓挑選南京各項堪用精銳官軍專一統領遇
警相機截殺應與內外守備參贊官討議者公同討議而
行再請 勅一道差人馬上齎與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
專一整理南京并南直隸地方及征進官軍合用軍餉或
動支所在官司見在倉庫錢糧或將起運糧米截留務在
處置得宜軍餉不乏凡事悉聽便宜而行前項平賊將軍
所領征進官軍戶工二部作急差官二員先行沿途預備

行糧草料槽餉銀等項到彼應付再各請 勅都御史王守仁奉金至元嗣發蘭公還調堪用官軍民快親目督領王守仁於江西廣南要隘奉金於長沙醴陵縣及貴州府新州等處李克嗣於鎮江等處發蘭於瓜州備具餘州沿江一帶地方各住劄把截相機行事王守仁仍委新江布政司左叅政開指選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撥往劄地方聽調策應各官所領 勅內各備載刑項違將調兵事宜彼此通知如遇有警互相傳報會合策應相機剿捕再請簡命堪任南方將官一員請 勅一道並帶參隨官軍星馳前去湖廣會同鎮巡官挑選官軍一同奉金前去通運

江西要路住劄相機行事事

王守仁

江西要路住劄相機行事事願草息就公鎮守江西換與制勅齊付欽遵行事事宣裁奉再請 勅一道齊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江西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諭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蹟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職內有能自相督斬首者與免本罪仍具奏定奪量加 恩典不許乘機發賣妄殺平民仍特前項事宜請 勅一道齊付南京內外守備各官知會遵守其都督李公均馬等各給獎

牌六面副應用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

江西寧王謀為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出股官親親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先差安邊伯朱恭領兵為前哨徑趨南京都城相機剿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瑄領兵接江西省城橋其巢穴王鴻儒看整理軍餉其戶工二部差官二員已有旨差待郎王憲并各部屬官就今上緊先行前去沿途預備行糧料草鍋釜槽餉等項到彼應付前項官員不必再差江西湖廣蘇松廣鳳等處把截還着太監總兵都御史協同相機行事其各官所領勅內各備載調兵事宜互相馳報軍門湖廣通運江西要

江西要路住劄相機行事事

王守仁

路住劄仍有彼處鎮巡等官相機行事其江西鎮守總兵官待地方事願草息之日另行議處王守仁暫且准行其巡撫江西都御史另行推舉南京防守事宜并出給榜文及方壽梓李昂等事情准議行各寫劄初與他欽此

為飛報賊情事

王守仁

看得知府張文錦奏呈草為 命特出師則巢穴易多留援兵住劄則喉吭易守再乞將九江衛人船未到定軍糧米本府倉收貯聽候支銷等因查得江西叛逆賊情見蒙 皇上親統六師征討及先 命安邊伯朱恭領兵先行外及查先該本部會官計議題准合用票調將一應

起運錢糧截留今奏要存留九江府充軍米供軍相應依擬合無戶部再行督理軍餉侍郎李克嗣佐其所奏存留撥納以備軍餉及看所奏多留後兵住劉喉吮易守一節查得九江安慶等處地方內拱南京外控江右切近江湖盜賊淵藪之地所以近年議設兵備於九江守備於安慶專為此故奈何兵備副使所管原無兵馬在外省九江尚不能行在南直隸畿內立能行事及牛備都指揮在於安慶駐劄江西地方軍衛有司俱不聽其約束所以近日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監兌不在致陷孫城安慶守備署都指揮楊銳僅能竭力保守一城不能行遏九江賊鋒今欲多留撥兵住劄莫若添設參將京職重其事權調兵集糧大修武備庶可壓服人心絕除後患及照守備署都指揮命事楊銳知府張文錦平昔既有才名屢經薦舉應事又能見於施為者有成效必須就近委用庶可速收成功合無將楊銳量陞實授都司官職改充參將名目今其分守安慶池州太平徽州寧國及交界江西九江饒州湖廣黃州廬州等處地方提督軍衛守印巡撫等官修理城池整飭器具操練官軍合餘人等緝捕沿江并都陽湖等處盜賊伏乞帝民再將知府張文錦照副使陳天祥事例量陞在京四品京職提督前項安慶等處地方軍衛有司修理城

四品京職提督前項安慶等處地方軍衛有司修理城

十九

池撥給軍器操練官軍民快處置錢糧禁革奸弊所管軍衛有司官及軍民人等有違慢不服調度誤事者輕則文職六品以下就便拿送所在官司問罪五品以上并軍職參差施行一應戰守事宜楊銳與張文錦公同計議停當而行事體重大具奏定奪以後地方十分寧靜議奏裁革其楊銳張文錦保城拒賊功蹟候賊平之日紀功等官查勘明白另議陞賞正德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具題奉聖旨是楊銳陞實授都指揮僉事克恭將張文錦陞太僕寺少卿各依擬分守提督都寫勅與他其保城拒賊功蹟并各該有功之人待賊平之日查勘陞賞欽此

遵 明旨陳民隱以救災荒議

胡世寧

題據直隸揚州府申稱所屬高郵二州實應如皋泰興儀真江都五縣額養黃健母牛共四百一十二隻每歲派取人丁十丁餵養共占人丁四千二百一十丁每年將孳生牛犢解南京光祿寺酒醋麵局并許蓋署等衙門粵為橋孔搬磨之用府屬地土早濕水草不調日多倒死所產牛犢悉皆矮小多致驗看中退令換買被攔頭勒捐健牛一隻用銀二十餘兩母牛一隻用銀一十二兩原牛不過賣銀一二兩牛戶只得揭借京債重包利息至於鬻男賣女方設賠補且牛隻比之種馬為常草料尤多合無將見在

種牛變價貯庫聽候解部以後但遇派取議定價值通融
分派各州縣原卷年戶出辦解部轉發光祿寺等衙門選
令牙行收買應無禁牛之費解牛之費官民兩便等因
據鳳陽府申稱所屬州縣額養健牛共一千一百八十四隻
歲派南京供鷹牛一百二十二隻近因各該州縣
瘟疫災傷率多倒失瘦損一遇取解程途千里山路崎嶇
不能盡起只得派徵銀兩到於近京地方倍價覓買
下一半仍在民間餵養年耗盡有害無益況今歲見彼重災
田既荒華民皆缺食將來之勢殆不可言合無將倒失虧欠
者免其追補見在者覓價入官或買糧備賑每年派取之時
止計微價解交庶蘇民困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看
來說欽此看得巡撫鳳陽都御史唐鳳儀題稱鳳陽三府并
滁州地方連年旱潦蝗蝗民苦無從見奉諭旨撫按官
若有賑災救荒良策及不便于民事體各要條陳具奏
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要將前項地方種牛見在者
印烙虧欠倒失者候豐年買補其應解南京光祿寺等衙門
健牛隻定擬價銀行令原州縣均派各牛戶出辦
折色解部查發召商收買供用一節無非扶荒恤患
革弊安民體上德固邦本之意臣等舊任南京亦見
每年冬春時月內府撥出銀死牛隻相照不絕惻

然思念是皆民間破產竭資所解納而皆委之漢軍
貴胄千民而輕棄于官甚可惜也今本官奏要養牛戶
擬約價每年解赴光祿寺等衙門收貯隨用買牛官
更查得南方牛隻比之近京牛隻高大不及其半今在
光祿寺奏定每乳牛一隻連犢折價銀六兩合無定前地
方該解南京光祿寺每健牛一隻從寬折銀六兩乳牛
一隻連犢折銀五兩各養牛戶應辦解南京兵部轉發
光祿寺等衙門召商收買應用再照兩角半犢以箇
廟大祀之用雖不敢輕議然而解彼飼候數月則牛長非
犢而角長非犢不可用矣况有尅減草糧致令瘦死以致
聚神御之獎故亦不若每隻折解銀五兩臨時擇買而
兄和州之地止隔南京一江或令民間餵養臨時取用皆
為便宜均乞聖裁然臣等又聞書曰惟辟王食今南京
光祿寺所用乳健牛若干奏撥充禮膳原供
用也今乘輿在北不知誰敢享用于此而牛使猶如昔
日之多至於每年南京郊廟大祭將次該用廟用牛犢
為慶臣等皆不能知伏惟皇上明體定分節用爰有
可裁省者特勅南京禮兵二部查照舊案請定奪
尤為至幸

懲兇惡以安人心疏

孫懋

按者傳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 奏許舉奉 欽依

將主事等官王鑾胡牛約等拏解去託臣聞之初尚驚駭

謂胡牛約必有違供 仰用重情 陛下因史宣之奏赫

然震怒而有是欺隨訪得史宣在途酌酒作威離行兇惡

功過軍衛有司驛通巡司衙門每處索要茶果分例或過

取折乾起關等錢多至百六七十兩少亦不下百三四十

兩又且聲言 欽賜黃袍軍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度等

指撞知縣等官及嚇死宿遷主簿孫錦打死泰州船戶孫

富人民逃竄雞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霆道路傳聞莫

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言不慘于此及照史

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若折收下程索賈宋夫月錢贓賄

之入亦動以千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史宣何人乃敢公

然不遵愈肆兇暴一不滿意輒行僭虐職官若王鑾等果

被中傷則凡各官聞風畏懾莫敢誰何何 聖令之足行

刑臣切觀 憲廟時太監王敬常令十戶王臣江南為害

該巡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刑今史宣惡浮於敬

而又帶領史臣脅威助虐若官若民其禍當道豺狼也 陛

下明足燭姦仁足保民而忍察史宣之惡知此邪况各處

皇木鎮至若不為慮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

易於生變昔宋朱勛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

今日之事安可忽以為細故哉惟 陛下惕然深思超然
遠覽即將史宣其之重典王鑾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
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

為議處軍兵以安地方事 趙錦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 上聞
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為善而事
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軍兵以阻禦警則必有備禦之
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屯聚以壓之固未
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真之間沿江江面游蹤極多
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為群挾兵私販滑形俟間流
剽商船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
中以自固當事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
亦間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
兵官於鎮江儀真兩縣 聖旨是日降旨都督俞瑄九總
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真兩處駐劄遇
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兵軍兵快設法緝捕寫粉開
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掌撫按官具奏取回別用欽
此臣於是仰見 陛下明燭萬里言出為經蓋因事而命
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至於增擾故自崔文既回
之後不復設官而江淮之間俄然無事者皆 陛下至深

至厚之澤也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臣以亡命小虜出沒太
會以臣觀之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貪費失措欲復
設總兵官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鎮遂
置爲定員而遂調淮大通泰等衛官軍以備防守段派蘇
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召募此則臣意之所未喻者也臣
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公第爲 陛下陳之長
江之中波濤渺茫州渚掩映固難盡出及之數也然其防
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
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
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
而數歲閒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
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
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使小大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
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臣愚所謂
總兵之不必設也 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
能者懼盜賊之爲民禍也今江淮之閒未聞有所謂備
提督之寇而歲調淮大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
提使之坐食於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饑非計之得無且
淮大等衛衣糧不足行任消耗每一湖廣邊遠等處所在
聽候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大等衛先已日入於耗矣

而不可文矣蘇松等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
總兵官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訂前從十餘年之間
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
處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
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既不宜追
孤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備聚跳梁之寇足以自
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煩
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遺月日而已前後職於是者不下
十輩皆以罪去而率不聞有擒一賊以副 朝廷之委任
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
見其功勢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下宜設也於地
方無益於事體無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鎮江重兵臣誠
以爲罷之便臣以疎暗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
亦可以分責而追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不敢
以一身之謀妨 國家之大計乎乞 鈔下該部再加詳
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見在總兵官原調用淮大等衛
軍人各歸本衛展幾地方少缺而財賦不至於重困矣
計處極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 趙錦
臣竊見直隸淮安府至於山東兗州府一帶地方人民流
竄四地荒蕪千里漸滋鞠爲茂草其官吏相與公盜嘆

是或遂棄職而逃其驛傳則相與隱匿死於道者甚多
即使其僅存之民則愁怨憔悴而若不能為之朝夕日甚
一日莫可底止臣嘗詢之父老其故有二一曰積逋二曰
募役何謂積逋先年水旱不時饑饉雖作民多就食於外
而有司不能奏請蠲其祖稅歲復一歲逋負漸多難有
懷土之心而其勢不能從歸此積逋之為累也何為重役
其地人民素稀物產既薄而償當天下之通衢漕運之孔
道船頭馬戶既無以異於他郡而育洪引泉榜接
遞供應募役則為獨繁此重役之為累也賦繁役重而力
不能支則其勢不容於不逃逃上既多而賦役無所於出
則官府不得不責之於見戶故一里之中二戶在逃則八
戶代償八戶之中復逃二戶則六戶陪納陪納既多則逃
亡益衆逃亡益衆則陪納愈多田地之荒蕪者日甚不治
而公家之賦稅日益不給矣而此一二有司固嘗處置牛
犂種子設法以招徠然復業者農至而里排募聚其門
耕稼之所得不足以供一賦役之所出於是歸者復逃而逃
者不歸其不幸而為有司所得則往往自經於溝瀆之中
而莫之悔孟子所謂率病轉於溝壑甚者散而之四方者
不知幾萬人矣豈非陛下之赤子而流離困苦至於此
極陛下凡聞之者必以為今日之計惟有蠲其積逋

寬其重役然後可以招徠歛歸之民安敢未散之家臣請
於前項地方除見戶拖欠者照舊酌量帶徵外其餘逃戶
變糧若一駁追求徒足以驅逐見在之民而其勢終不能
完納宜查照景泰三年事例暫免除降後復業開墾成
熟然後以次陞科抵補其開大荒夫泉夫淺夫蠲太宰役
則皆為漕運而設也漕運天下之大計而使一方罷築之
民獨任其役歟之人情誠為不堪臣請於漕運四百萬
內每石加派銀二分每歲隨二四銀兩俱解漕運都御史
類送河道衙門聽候催募夫役支用庶幾聚輕易舉不至
偏累但前項夫役募之終歲而役之曾不踰時有事於運
船方至之時而空閒於運船已過之後似亦可以有以議處
者查得徐呂二洪人夫近該都御史何景遷准運船方
至則用其全運船已過則用其半運事不廢而民力大有
各該開墾泉淺等夫固與之同事而一體者倘其法可推
之以通行是亦節省民力之一端也臣伏讀嘉靖六年
詔令有曰各處逃亡人戶拋棄故土流離他方皆因饑寒
所逼或錢糧重累私債逼迫情非得已然安土樂業豈無
來歸之願奈何有司不知存恤聽信該管里老有復業者
就令認陪拖欠稅糧本當重予分從追迫無奈只得復逃
田地經年荒蕪見在人戶愈加難募今後逃民有復業者

除免差徭三年連長不許爲擾其荒蕪田地無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因官吏里甲遺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等一體治罪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數多及召人開墾承種荒田田地數多者俱作賢能官保薦擢用欽此是則處置周悉陛下不惟有不忍人之心又可謂有不忍人之政矣今行之三餘年而流亡日多荒蕪益廣其故何也有司不能督得其人而還轉不常監司無專責而考成不在於是故德阻於下究而民不獲其澤也臣愚以爲宜選素有才望之臣授之都御史之職或按察司副使重以 厚初使之專往來其地提督有司凡招集流移開墾荒蕪遵 詔令施行至於處給牛具種子開墾水利等事俱聽便宜處置三年之後果有成效量加俸級而仍其職事成然後罷以而論實則百姓知其有恃而樂於承種復業監司以是考成而至不沮格廢弛陛下仁心仁政於是乎可以覆被於無窮矣夫萬民離散而勞來還定周宜所以中興六郡存燭而不知撫恤李特所以首亂兇徒徐於南京根本之地則爲畿甸於鳳陽 陵寢之所則爲啓蓋 國家威

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則又咽喉之重地也其地襟淮帶海易於負固其民悍勇奸猾易與爲非若之於古若黃巢紅巾之變往往在此而觀之近事則徐兗廬鳳之間每有竊發輒踰數百此失業之民多而其勢易聚之明驗也茲者歲入稍充就食有所萬一水旱不時四方告匱則此數千萬人者不聚爲大盜其勢無以自全與其干戈而取之他日以墮 宵旰之憂孰若指顧而定之今日之爲愈也臣嘗讀史唐至中季財用不足乃以劉晏爲轉運使方晏之初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其季年乃千餘萬緡考其法則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一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給之端則預以狀白使司及期晏不待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而不待其困弊流亡故民得安其居業由是觀之臣之所言不特可以銷患於未形亦可以裕財於異日不特一方之民念實 國家基本之深慮也

財賦重地乞脩水利以厚民生以裕 國用疏

呂光洵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乃累當天下一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脩耕稼之

葉故也近歲水利漸壞有司者既不以時奏聞而民間又不能自出其力略宜脩治遂至於大壞而蓄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斗枯至七八月間河涸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一實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為命伏蒙皇上憐其苦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戴立下然困者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來歲雨陽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獎而水利不脩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臣愚以為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常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為五事仰伺聖明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循舊泄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委任以責成功何謂廣疏濬以備泄泄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會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太湖龍之地視西南特高入抵前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固量其詞既於下流之地為

堤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兩隴之外是以蓄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橫填壅多壞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日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兩隴支河又多難絕無以資灌漑於是高下俱病而歲常告乏臣據各府所報河浦壅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隘者始宜先治歟山等處一帶安鹽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聞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漫溢山之水以達于海濠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蓄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澇無所憂矣乃濠城村等港以既金壇濠港等河以既武進濠港又和通波以既青浦濠港顧浦吳塘以既嘉定濠港大瓦等浦以既崑山之東濠許浦等塘以既常熟之北凡兩隴支河壅塞不治者皆濠之深廣使復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澇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脩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必潴而難泄雖導河濠浦引注于江海而每

過秋淋乏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養爲患
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墾集水民其便之而司
農亦知宜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常詢
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
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故死不勝不
暇脩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矣下之田以圩岸爲
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決日甚而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
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
自固雖有霖潦不能言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
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于海
不待決泄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
引以資灌漑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何謂復板間以防淤
設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
其勢易淤不數年即茁茹成陸農脩之則不勝其費昔人
謂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水流而爲間平時隨
潮漲閉以禦淤以爲旱則開而不啓以畜其流歲潦則啓
而不閉以宣其流去稱宜間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鄧
綬亦云錢氏循渠遺法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
北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
小者皆有提按郡志蓋與僞之言頗合然多隱

唯常熟縣福山開向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具塘
等開而不果即今全境縣議復莊家開江陰縣議復桃花
開嘉定縣議於橫浦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
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流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
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何謂量錢急以處工費
夫經費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
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爲今之計宜
今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
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脩之次者明年脩之次者
又明年脩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
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歛
於民而內帑又不敷望之將來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
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
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而存留
在官者徵宋臣范仲淹以巨糧募飢民脩水利之法行今
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
者爲二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
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穀一體通融給
散各另造冊查考則且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
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

其費用皆取於優款不足則繼之以贖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即三四十萬他日流亡遺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准其凶荒虛耗之費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也何謂事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 光朝大臣奉 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唯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効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自有過人者蓋亦 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常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難賢者亦不暇爲 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 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 勅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畧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華方費財而情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常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松江府知府何繼之常州府知府何繼之

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善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楊廷丹徒縣知縣李坤金壇縣知縣黃縉等面議可否皆以爲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昧死上聞然臣猶有三慮爲臣聞詳志難詳言易與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喉咽之地淤塞盡行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若揚其說以與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於侵欺而善役者類多聚指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常歷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與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感受約束而實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遠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與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屏此三者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 皇上仁明獨斷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淮大二衛吉缺月糧

查得淮安大河二衛裏河運軍月糧嘉靖二十年分淮安衛未支八箇月大河衛未支九箇月嘉靖二十一年分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支七箇月嘉靖二十二年分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支十箇月嘉靖二十三年

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支六箇月嘉靖二十四年
分淮安衛未支三箇月大河衛未支九箇月嘉靖二十五
年淮安大河二衛裏河運糧各支二箇月餘尚未支其遞
洋見運節年已未支月糧多寡不一大約裏河運軍相
同其歲存運軍月糧奉例抵扣料銀休造船隻者多皆無
支其邳州衛東西二海所尚未查報缺欠尤多及查兩衛
春秋兩班京操有催起程之際各告支四箇月餘亦無支
其城操海操牛門備倭局匠老疾等軍歲支不過二三箇
月有全無支者查據得此爲照官軍俸糧朝廷所以養
贍官軍按月給之謂之月糧以故先年皆按月關天未嘗
遲缺蓋身役於伍食等於官爲有司者一方在官之人所
共仰食故以歲計之以給一歲之用且如一年會計除起
運若干災免若干官吏俸糧若干師生膳米若干衛所軍
士月糧若干必先爲之徵派務使足給如民間一大家其
賓客之費僮僕之食農莊之需亦必歲計之事同一理蓋
未有忽然置之而不爲之處給者及照淮安大邳三衛并守
禦東西二海所操運等項官軍俸糧舊例生派淮安府一
州九縣該上本府大軍等倉存留家秋糧米豆并准大
邳三衛屯糧籽粒相兼本府歲課司局商稅課糧給放不
缺今淮安大邳三衛軍士歲歲缺食者不爲處但曰無糧竟

無糧處及又行據淮安府將原派各州縣未完錢糧并商
稅銀兩查報前來中間隱細雖未盡知而其所以缺糧支
給者大約有三其一有司不重農桑淮安各州縣地土荒
蕪者多而人民逃亡者衆蓋人民之逃亡者日衆則地土
荒蕪者日多且若一里若干戶其一戶逃亡則一戶錢糧
課里爲之陪納逃亡兩戶則陪納兩戶逃亡漸多陪納漸
重陪納漸重逃亡漸多地土豈不荒蕪錢糧安得完備月
糧何由足給夫荒開田土召民開墾蠲其稅糧限滿科徵
者俱有 祖宗明例卽經申明即今有司每年凡遇上司
按臨 憲綱冊內首先開答但不肯着實奉行不過爲紙
上故事以致澤不下究荒蕪如舊良以考覈遷轉原不係
此故也其不視地方如傳舍者幾希孰有以生民爲念者
哉且今淮民之有田不能耕種者只少牛糧所用黃牛二
隻爲一俱不過用價二三兩再給以飯米一石可耕一頃
有則是得銀四十兩便可開田十餘頃歲可望收千斛而
爲利亦多千斛之糧雖不能一時盡爲之開墾而一縣用
銀四十兩亦易處辦若試爲之以次開墾則荒蕪漸開收
獲漸多其爲地方之利不細其極低窪之處亦可樹柵爲
薪以充糧稅苟存誠於爲民殆無不可爲者又往年嘗至
清河等縣地方督視親見耕熟地土切近居民門首亦有

任其長草常怪而問之則曰此逃戶之田也若拔田中一莖草則里甲便來追要原戶節年拖欠之糧故不敢種又問其見年糧稅何人出辦則曰里甲共陪大里甲何意也就今附近之民從便耕種雖不償宿欠之糧亦可以代見年之稅就是年免稅以後亦因有望若竟不敢種而終使荒蕪陪納寧有了期大抵只州縣官不為之主耳若查逃戶之田使附近居民有力耕種者給印信貼文執照不許里甲追要宿欠之糧仍照例免稅限滿科徵之人誰不種但種得一畝得一畝庶田土不致荒廢重甲漸免陪累官府亦便催徵將來逃亡漸可止矣此皆不廢給銀區處者

續開陳省會案卷之七

三九

亦何所憚而不肯為哉然此亦須州守縣令留心於此身親區畫非泛常委之里甲文移查報而可行是以難也竊以為不務開墾而止逃亡終無以為月糧之計開墾既多逃亡既止則又豈特為月糧之本而已哉至天大旱荒歉所不必論蓋水旱荒歉雖云災變而事當化成化弘治間倉廩多實儲足可恃雖有水旱荒歉而下年亦足蓋耕使常理也若云荒歉而罪於歲不務開墾豈有耕而獲之理故曰所不必論也其二糧里收頭庫同吏徵收侵隱聚以爲常其害甚不可言而各州縣官糧官一到即示清問莫敢誰何惟其所使曲爲庇護曰無徵乃以荒歉保

更糧長收頭揀持上官爲有力量而府官糧通判令已不行於州縣知府惟以州守縣令之言爲信本府該吏又相扶同遂亦自無徵上司問以官軍月糧則曰無糧而其所以無糧是否無徵竟未嘗爲之深究豈不重誣上而蔽下也哉今據該府所開本府倉各州縣未元之數然不謂全是有徵俱屬侵隱中間亦有無徵亦有有徵者且如每年之所派徵如起運分改糧若干鳳陽倉糧若干徐州倉糧若干常盈倉糧若干本府大軍筆倉糧若干每年先儘起運其次即儘鳳陽倉糧蓋鳳陽倉有坐倉坐事又有巡倉御史參問例歲故也徐州與常盈倉各有坐倉主事經督催而無巡倉御史事得稍緩又次及之惟本府倉糧每年但完給官吏師生俸稟則已至於官軍俸糧有則量給一二月無則遂止未完之數遂不追徵其糧若可已者又且向無人查以故各該吏書糧里收頭人等皆得緣以爲好恣爲侵隱價得其利但說本府倉糧便作肥家之想且如荒歲無徵猶可諉之荒歲至於成熟之年官軍俸糧每年只支得二三箇月固無加於荒歲之不給者何也然謂之無徵不可也謂之非獎不可也其獎多是糧里收頭串同糧年書手爲之豈但官不知弊該吏亦未之知也官吏常易而書手未嘗易故也又聞有錢糧起解至府前

續開陳省會案卷之七

四十一

而復回分侵者此亦當書平之弊其由實本於該府官不以軍士月糧為念置之度外故奸小得以窺伺而為之爾況吏書只利放錢糧少而不利其盜其少則可俟衡所之謀幹乃為呈請而方與之如其盜其秋月放支皆各人應得之糧何人謀幹支領則不須呈請矣然此豈特三五年來之弊其所積漸者深也再查該府申報查過各州縣自嘉靖十六年起至二十五年夏稅止總計十年原額該徵府倉夏麥八十三萬五千七百一十石秋糧米一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四石共該額糧一百萬九千五百四十四石內除奉例減免三分并災傷勘數免糧三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石實該徵夏秋米麥六十六萬四千六百九十六石於內止徵完一十一萬八千四百二十石米未完糧五十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石申領各縣不行徵解非盡是小民拖欠若不專委公正一官素有風力心計為之清查刻章前禁則無以圖新而軍士絕仰食之望其三稅課司局商稅課糧一向俱同本府倉存留夏麥糧米豆并屯田籽粒並數相兼給放軍士月糧近來存倉秋糧米豆各州縣拖欠無徵數多以致缺糧困應照先行事例即查倉庫錢糧或別項區處補給今該府倉庫處補給却乃反將原派商稅銀兩留以提撥備賑

以致反招物議其夏麥又那作起嘉靖三十二庫顏料之用是以官軍悔憾於缺關支矣今以夏麥部作顏料猶為有說至於商稅銀兩必是放給月糧有餘方可羅穀備賑舊例只以各衙門贓罰羅穀備賑者正以其無礙也今奪軍士應得之食而以備賑其可通乎然獨備賑為有司之事而給軍又非有司之事乎亦可謂不知體也且先年軍伍充足食之者聚常聞軍儲足給食慮盈餘今軍冊戶口歲減僅存原額之三四食之者寡比之先年宜有餘積而返告匱者似無可說蓋不出乎以上三弊之弊也夫國家養士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今雖所養非所用而見今准大邨三衛軍士春秋兩整京操者千里糧以趨役況又有到京工價之納鎮江南操者路雖稍近而身豫於彼今妨生計遺棄父母妻子在家與居操者以無仰給其妻外河運糧者則駕運往來父母妻子終年遺棄其在城操者則有南北往來差使迎接護送上至邨州下至高郵一差經動旬餘往返空腹又有兩班京操與南操之幫貼屯田荒糧之陪納然各軍雖用有不同要皆身役於官而未嘗寧處者也且又有諸項出入之費豈可無糧而役之假使月糧一年全給內除一箇月作為公費半箇月扣為厥料顏料只得十箇半月今每年一石給銀三錢一軍每月

八斗只該銀二錢四分一年所支十箇半月總計只得銀
二兩五錢二分尚不足一人之食如上年米貴每石價銀
一兩五六錢只糴米一石七十斗時究何用盡各軍自己衣
拉在此父母妻子仰給在此一應體費貼貼京操工價出
辦在此全給亦不足濟何況缺給乎是以各營老幼衆口
嗷嗷饑寒待哺求乞無門流移困苦疾病喧號誠有不忍
坐視其死亡者今有司任其饑寒至死而不恤誠不以天
馬畜之然此輩亦人爾實非異類其同胞一體之義何在
也且兩淮爲南北喉襟之地武備不修久矣比來逃亡者
衆戶口數減差役繁重分疎不下武備豈得不修亦不知
所謂武備也今北虜方盛各鎮警報未息識者咸以中原
爲念昨者中外所上利害亦以山東江北中原地方皆宜
備禦以防衝軼而自古徐郢之間雄強無得之所隱伏其
害不遠而待變者或多殆不可以不慮而古者安不忘危
思患預防之道固不俟其幾見而後備今三衛軍士月糧
既缺口食不度所謂救死不贍豈暇他治欲求其親上死
長之義亦難矣夫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有其
子安能有其民哉斯言殆不誣也即今開整香糧給軍誠
爲今日地方第一之重務蓋軍安則民安民安則軍安軍
民安而地方安兩淮之地方安而中原之本固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七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八

北直隸

北直隸圖序

桂亭

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冀州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昌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堤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薊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究伏匿頗堪腹心之患。遼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窺其中有司病之。蓋賊聚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旱患尤烈焉。

戶口 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口 三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絲二百二十四斤 綳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 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 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長蘆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八

百七引

京畿

王瓊

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薊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喻關喻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六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薊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薊謀平爲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今燕荆關即宋金坡關山海關即宋喻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松亭關未改自永樂初遷都于燕是爲北京不惟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薊無間之境北出上谷西北至雲中皆爲中國巨鎮聚兵戍守又歲增東南粟數百萬石于京師食足兵強自昔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然正統己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未群盜縱橫近郊自後車駕巡幸南北不寧繁興供輸勞費人情洵洵不安其爲京畿防邊之術豈不尤難矣乎。

論京都

丘濬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治之始張良謂關中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

制天下之大凡廣州十三夏州九秦秋國十二戰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都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蓋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所謂居庸則晉之背也紫荆則唐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據中國之吭而拍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據我之吭而拍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豈制人而不得值不至於失已乎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

北都形勝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將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大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營盤關是爲第一層之內藩離也又東起舊大寧東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定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離也其內之藩離又造地設重關疊障以爲國家北門之系敵易所謂一守者也若夫外之藩離固有

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鋒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險臺有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產險隨其地勢築爲墩臺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關爲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金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海泊西底保德之河壩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之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六費十數萬之資糧三年之內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未清國家藩籬益厚高關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日真享其利矣

京輔之屯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蔽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

丘濬

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故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政以總之其後備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未定於此矣然而畿輔之間獨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如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宜府爲北輔因見在而加以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阨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開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北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南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爲數龍南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過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密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密然後堂堂堅固內呼而外應若

設關據險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後益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整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遠家之顧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地方足禦備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聲固宗社莫安矣

乞恩分給地土等事

彭韶

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直隸真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休指揮同知周或等所奏地土緣由除另行回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應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驪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平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竊恐區區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一等諸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遂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

或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所開地上二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入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歸還官地被經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歲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參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弊附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硠澗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九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歲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棄年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欲棄人夫京班等項一年

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棄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臣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戚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矣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凡聖朝萬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甚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避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遂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實資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卹庶幾民間知有生之樂永矣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士而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同所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拳拳犬馬之至緣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有罪謹題請旨成化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欽奉聖旨這地後勘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廝每既承差却稱不曾重安引戰國書事自比但知邀名不顧方命好生不知體錦衣衛金來問欽此

遵化巡撫行院題名記

彭紹

昔在帝王統御天下既羅布郡國以惠元元而又肯遣王人巡行方內問民疾苦後幽滯詰戎兵徐寇暴若監督然其或臨制之久則有專官不泛遣皆所以綱維治安於斯世者也漢以來若征鎮行臺督府制圖之設是矣我朝初制嚴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憲重惠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宣德年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替巡撫不復能去正統間為南方盜起北虜北邊於是內省邊隅備置巡撫官矣京折巡撫聲自都憲府城鄒公于時京師戒嚴疆圉孔棘朝廷付公提督軍務總督糧儲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兼判倒馬等關又俾山東按察司副使一人從而問刑公既開院修塞關城整備戎旅且召兵民分屯耕守自食其力百廢俱舉東西邊晏然勞烈多矣繼有順義李公至仍前提督軍務止巡二府省齊果之佐時頗無事乃散兵民歸種籍其糧於官邊儲復助後召為大理而院中罷成化初後以言者擢關中閩公齊理軍務巡撫順天永平河間真保定五府公銳意事功廢棄城池皆其砌修竟坐是致煩言以歸而無錫楊公繼之又兼巡撫大名順德廣平凡八府庠之遂上言畿輔地廣宜提岳廣若中分命二巡撫臣為便朝廷

從之長清張公實分於此楊公雖居不久然吏民咸服其能其必有以取之矣嗣是之後有盧江汪公嘉魚李公陽城楊公俱以整飭邊備巡撫二府列銜至平今無所改易若張公之便督糾鑿訓練有方汪公於出沒盜區建置巡徽李公舉州縣布武民取息而荒政有備是皆可稱近者也陽城尤以刻肅弊蠲學校修廢墜為意未幾請去而以不肖代之深慮材識短淺有愧前政幸微福明首連歲有林邊陽無警則惟申畫垣固敵畏晨夕不敢妄有更張問調輿論得群公之樂願學焉未能也噫群公處其勞而予除其遺尸素之責焉能免諸俯仰三載恐陳事益難於考知爰題姓字於石且俟後人焉

北平馬驛

北平布政司請自河間景州至永平撫寧縣馬驛二十二里橋至通州水驛八各宜增置馬及船舟總兵官永昌侯藍王亦旨目遵化至喜峯口東奕陽口外富民寬河栢山會州新城水堡等處置馬驛七以備邊報詔皆從之

復遵化田

今畿內廣平郡有屬邑曰清河地多曠蕪民困於賦距邑治東南二十五里有地曰遵化池田新集七百餘頃久蕪不治我祖宗重不勸農聽民開耕以助正賦永不起科

民始安息德府指爲隙地請於 朝而與之歲課銀七百餘兩而民益困矣遂因疏辭民稍稍復舊運 武皇臨御初年慶陽伯夏儒以戚畹新貴奸人乘間欲復以前地獻慶陽因乞於 朝值遊監竊柄播威矯 命內外文武大臣性接之皆下邑愚民聞 天使之至休若雷霆皆竄伏有生悉聽奸人指畫以其供正賦地聚入籍中以賜慶陽增定課銀一萬三千餘兩歲遣饑幸往徵之然地之所入實不及課十之一民初感償以首肯再歲及半具服用又再歲及妻孥而所遺者率依憑城社益肆其虐取使瀕慶陽實米之知也民弗堪命有赴亡者自經者技於河者無所於控則詳訴於 天廷廷下之臺臺下之巡按御史下之郡縣謂業有成案弗敢更民復疏十數上弗止性還停閣積數年不決而徵者日橫民日離邑日弊矣正德壬申歲予奉 命出按畿內翻閱故案而得其繇既馳往詢之見其城市之內屋闌幾餘田野之外人烟斷絕止有羸民數十人遮號道左乞生馬首群情洶洶弗能靖予諭以朝廷威德憫其情之當白也乃 陰徐解去聽令焉嘗郡守華津氏者亦留心民事思有以處而未得其道予乃與議之因遵援 祖宗令典及乙丑庚午二歲 恩詔并地方利實員實以 閭閻如 德府舊徵而原疏通情者仍以

數人抵法事下臺如議以覆 武皇可其奏民雖復更生而力猶未全紓也今 皇上御極之年庫布仁恩於海內民後疏上之 上命臺議官覈實乃竊其瑣課地復歸民而以正賦通均其徵民始樂業日就熙洽矣

爲傳奏事

王瓊

議得京城內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司職專禦風火察姦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監察御史巡城察姦盜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守備衛委官巡捕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又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弘治元年爲因盜賊生發奏 准於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名於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縣并清河高碑店四處每處二十五名隸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內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一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名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一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十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九十二名馬四百疋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共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匹把總并委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

給盛甲海巡馬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差差工部右侍郎趙璠專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與分守通州都指揮秦傑及涿州守備崔澄亦添募官軍各給與馬匹嚴設巡捕壩上良鄉等處正係表保崔澄等該管地方立法不為不容其任不為不專但京城內外人烟輻集遊食者多壩上良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隨捕隨發難得盡絕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盛甲火器馬匹草料以此一年之開光總官捉獲強盜二百餘名錦衣衛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世情艱難財重命輕致屢至應應降明旨着落官軍用心挾擊未得軍息今又奉旨令臣從長議處停當奏來定奪臣等愚見若欲從長計議處置停當必先撫恤軍民輕徭薄賦人得安生則盜賊自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宜已極周密今若不先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擒捕誠恐汙濫大憲致有激變前代漢武帝時為因山東盜起遣官去緝將節察兵擊斬王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德四年添設巡捕御史帶領家眷專督捕盜法網嚴密盜賊愈熾兇惡之徒乘機倡亂肆行劫掠至動過軍入剿逾年始平是臣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可寬縱亦不可太嚴今將理盜根本及先

年捕盜事件開查明曰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衛并六科十三道堂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題奉聖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該部還會官議處了來說欽此

為修舉近郊武備事

王璣

臣等謹得京師東西兩關隘原已設有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又有都御史臧鳳李璣專一整飭近又這都督傅凱張椿都指揮李宗分路防守頗為有備但郊畿近地雖係臧鳳李璣兼領巡撫見今各官專在沿邊關口往來巡歷顧理不周今年七月十三日廣賊七萬餘騎離宣府城不遠劉營縱賊四散搶殺白羊口并西山蕭寺等處去京不及一日之程俱報警急可見黠虜有輕視邊鎮之意近聞廣營尚在近邊住牧未見遠退秋高馬肥大舉深入難保必無近郊武備急宜修舉合無本部會官推舉在京堂上素有才望著實幹事官四員上請簡命二員一員前去保定直定順德大名廣平五府一員就在順天并去永平河間二府專一整飭二備嚴實所在分守二備兵備衙門等官除臧鳳李璣所管在關人馬防守民壯并保定參將盧英所領官軍及盧鏡等見選遠官軍仍歸臧鳳等管束調用不必干預外其各衙門官軍會合餘并各府州縣原有民兵

及平素應充快手等項驍勇人役悉聽選委謀勇官員用
心揀選如法操練若府衛州縣掌印官內有才堪兼領武
事者就令不妨原職兼管選練事尤易舉其官軍合餘并
民兵已經精選定文冊仍令各在原衛所府州縣操守
遇警刻期調集方為省便若過州一帶各馬房地方密運
古北口等處邊關兵定遼山州縣密運龍泉關等處邊關
應該相視要隘屯聚官軍民兵以防不測就便從長計議
調集防守中間置買什物供給口糧等項本部所擬該載
不盡一應事宜悉聽本官便宜施行應具奏者仍須奏
請定奪前項軍餘民兵雖為專一防禦邊關若過地方盜
賊竊發乘機作亂就便緝捕撫安千碍城池亦聽督修完
固凡有合行事宜務須慎重詳審既在武備着實修舉又
須處置得宜民無擾害斯稱委任如或因奉從事致有乖
方顧此失彼過民巡移欲有所歸事竊宜察則京正德十
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都
依擬行堪修舉近郊武備的便令會推兩員來看欽此
為水患思常督設兵備等官預防盜賊事 王瓊
議得事有常變應當預防今年水災異常五穀不收日軍
人民饑食過久及赤青黃不接必不暇生聚集為盜竊所
不免合無查照近年事例直隸大名等府山東武定州等

處各暫設兵備官一員行移吏部推舉風力才幹之人不
拘食事副使請 勅專一提督操練官軍民快防捕盜賊
保安地方前項兵備按察司官雖各分定地方專管捕盜
但恐盜賊一肯蜂起聚眾延蔓兵力寡弱不能防禦除南
直隸河南另議外合無於直隸河間府地方暫設總兵官
一員鎮守照例請 勅關給 符驗旗牌就於河間三衛
并保定等衛不拘官軍合餘軍餘并達倉軍餘內挑選精
銳官軍二千員名撥給馬匹盔甲等項如法操練振揚威
武彈壓奸頑除河間府地方強賊徑自剿捕外其保定等
七府并山東地方盜賊生發不多聽本處官司自行剿捕
但係聚眾三十人以上乘坐馬匹懸帶弓箭勢極兇惡本
處官司力不能制一面申報本部具奏處置一面徑直飛
報鎮守河間總兵官酌量事勢差撥官軍設法追剿務要
即皆得獲毋致滋蔓合用行糧草料行移戶部議奏撥給
若河間府倉場無積合無行令各官軍於德州倉內關支
及該關料草亦於該納德州倉粟米內改撥支給庶為便
益候 命下之日本部會官推舉謀勇威望素著官二員
上請 簡用令其上緊前去庶事有預慮盜患可預則預
其備并鎮守官俱候明年奏熟盜息民安之日具奏裁革
臣等再議得修舉武備固可警服奸頑順着撫恤尤能培

植根本伏望 皇上前財省費布德施仁應有賑恤之典
特 命所司及早舉行地大幸甚正德十二年八月初六
日即題奉 聖旨是這地分鎮守將官并兵備官俱暫准
添設欽此

鹹鹹

錢糧

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真定以西為古大陸之澤地下作鹹
生齒之徒無日不之賴以活家命則澤片園之尤積潤之
鹹則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
菜為命宋慶曆中有上封者言惟河北滄瀆二州鹽余靖
諫曰河朔土多鹽園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鹹而之以

河朔地多鹽園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鹹而之以

一十七

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近民怨望非國之福黃綬翁
亦曰河北之國素無禁約其議卒寢至我 國朝設黃蓋
山東二轉運使使司滄州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凡轄四
十四場編集順天等府屬邑鹽丁旁海煮鹽鹽課不飲則
是河北滄瀆二州古之滄海軍渤海郡也其在今日可謂
施法之悉盡地之利矣若夫真定之西深趙冀屬數邑微
鹹小鍊較諸鹽濱不過微非之一鹽若滄瀆海中之半滴
爾有之不足妨園之謀置之不足廢園之法聽之民間誠
若拔蠶之絲樞之官捕則無捉獲之處今如長蘆一司行
諸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鹽州邑不過數處其餘

薄惡陋頗以刮鍊而成之誼者不過頃畝中之尺寸執其

尺計之微創諸廢勸之權載有聞矣况擔負出入不越事

定之境縱窮所有所來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為之

也且茲畿內鹹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祿無一歲無不均

徑養馬之家無一人之俸漏免其坐釀祿在籍無不貧下

之戶其鍊鹹代耕而輸國之稅而救口不贖無不罕罕可

憫之夫其奔走易粟無不擔負手稅貧寒疲弱萬無大夥

貨殖之徒方今西北邊警甚嚴真定招募義勇之急編選

民壯之多運輸糧料車馬之繁加以屢歲凶荒之歉庫沈

乏溢之虞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畿甸所以培植樞輔乎

根本者也滄蓋巨商每燦山陸之遙不自貢至又從而禁

入毫釐之鹽月報藍縷之獄流離捕人之慘非所以寬近

民優畿輔也

築堡

錢糧

本兵初駭邊警採宣群議令海內西北間閭村落過傳築

堡禦虜所在撫臣如法督促急如星火并州邑創堡數區

制若城隍盤據趙齊冀魯備魏韓無不此創也窮二年

民力制未得籌備而氣已索矣愚切謂堡法可施於邊陲

不可施於腹裏施於腹裏足以病民不足以禦戎是以致

寇不足以忠國其說二十有五夫邊陲土曠民稀人警得

而俗尚首功也土曠本戎馬之地且暮出沒沸梗爾逸得
堡焉星羅其間稠敵之去猶野耕作賊至倉卒亟有威焉
敵縱攻堡吾姑暫文大軍聯息可啗援也敵或深入則群
堡後蹙卒莫遠矣民稀則利曠土之饒相郵爲命視所寓
堡不得不羽毛之惜人驚得則得堡爲不養銳而息足焉
隱然得其虎豹在山之勢發固則失俗尚首功則人自爲
戰家自爲計不慮官中之憂而比比可牙爪也此謂堡法
可施於邊陲者也其四說如右何謂堡法不可施於腹裏
生齒之繁里巷散處之廣州邑城池聯絡之多法網牽制
束縛之密夫生齒之繁則何地非肺腑易盡待而堡園里

登明經卷六

十九

巷散處之廣則備東遺池西之源擇實或攻虛之便民曷
得而置心州邑城池聯絡之多只如真定一府地誠幾何
三十二州邑基布孔邇又每州邑營數堡焉每堡如城之
大而備其制勢誠美矣法網牽制束縛之密只如真定每
州邑僑民之力驅之守城驅之捍府又驅之戍西山隘口
之險又驅之并力諸堡之中虛坐無警歲月之久此謂堡
法不可施於腹裏其四說如右何謂足以病民其始工也
拘集數十村民而築一村之堡則與爾汝之嗟其就績也
以數月積累之勞而或一日傾圮剝落之易則使動衆之
窘其憂後患也不難於築難於修不難於修難於守州城

尚不易修不易守也而况於草率之堡乎其彼程督也今
日須丈尺若干明日又須丈尺若干今日造冊上府不如
式則駁明日上冊未備制又駁今日委官某促責明日委
官其較量今日委官某檢正明日某匿竄奔走文移之責
吏人戴罪之嚴迎送夫馬之費動輒掣肘之難民爲焉而
不告病耶此謂堡法足以病民其四說如右何謂不足以
禦戎兵法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
大而人少三曰機密而人衆四曰蓄財積於外五曰豪疆
不用命夫用選義勇民壯義兵而投之官搜粟夫鵠之堡
一不守也邊陲堡小室廬疎密人不必要而力齊以專朕
衷則不然二不守也機密當守堡去沒人衆卑來則無室
以爲廢耕之餉可立而餒三不守也邊陲無堡外之衆茲
以外族遠趨他堡爲之守焉而其資產老弱則外懸此四
不守也州城有司爲主之然而守非君子不能也堡之統
領之職而望豪強之用命難矣五不守也此謂不足以禦
戎其五說如右何謂足以致寇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
之下今有堡形而無禦之具則知其堡之中有大姓焉邊
警未必來而寇之招矣又曰無借人利鼎中原草寇遊沒
無跡有信宿而風靡焉是授之萬矣又曰田里相伍其約
束符信也里有同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今歲守道驅集

登明經卷六

二十

東符信也里有同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今歲守道驅集

四鄰乘其室家之舉而歛之一堡之怨身內而情外義分而勢必漸危盜之族矣此謂足以致寇其三說如右何謂不足以患國禦戎之道古雖無上策也未聞其以堡也今議中原皆堡堡固皆堡又議京城築外羅城臨清州築外羅城敵未門扉之關而捫首室與之早太平一統之秋而踰踏數餒之甚此不可使聞於虜庭也此一說也古者城制未遑于城有士近代城垣倍徙古世而戰士謀夫萬一不古若也乃釋不講而啓立堡焉溺人敵愾之心而形此狐鼠之態何示人以無氣也此二說也九邊之限天設之險不此之恃而縱虜入我之深其關隘其何在也而何有於堡此三說也古人有曰非人居之不以室宅作之不以城郭兵法亦言守具未足請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然則守道在人不在城有城一弗人也城無爲也矧有堡無人城耶此四說也夷性不善攻城前世明將必以奇制之今不中國之智多技是求而動縮千里之首奇敵之果迫又安策耶此五說也此爲不足以患國其五說如右

從役

錢糧

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自魯用田賦兼賦夫田以兵而民力弗餘然猶舊之農也後世崇建軍衛竭盡夫田之入資食之軍軍非武衛則不覺非

軍門則周調也有司編設民壯是爲重務之後權處之道今又一旦數倍額上增養後爲民倍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太司馬通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以更勞而均逸也今見畿內州邑無歲不計閭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朋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賦兵則諸賦弗及也家無適一人以其餘則爲養也今者民間二稅歲歸之軍養焉所需不減歲費民壯之說又歲均徭十百之一徃也宋嘉祐中河北招兵未已范鉞有言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難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也夫契丹在宋何如今日招兵之暫視總役又遽然也然宋尚懼離民之心而隨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弗財與力之養而務張皇之驟策亦竭矣宋嘉祐時河北伏兵以禦金人當是皆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金晉一統有之還當募義勇募備府操計日而役之豈招精銳而時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豈增編民壯數百名於版籍之上重賦庸民懼終身之求果矣愚竊謂府操

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道樂聞閭閻皆鄉兵也又何必拘之苦之之憂也昔宋湖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漢州石門慈利義勇不置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固則有不獨如古募而籍之者也愚切願奉貴有司聽其各隨其便務展所學得權措置之宜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間俱我手足之捍矣正不必於存籍也不然錄名之外文具殊嚴法網密而豪傑受長制也求免過亦幸哉此謂籍兵不宜有五說也

嚴防衛以慎儲蓄

阮鶚

臣惟通州一城實漕運樞喉之地南控江淮西望關塞東鄰海寇北通遼東昔於其地多建倉廩以豐儲積而復北重兵二萬五千以守之者蓋上以拱護京師下以協東西北諸邊聲援相接緩急之際可倚角以爲額耳後以永平日久兵多歸於京營餘復分於漕運除雜差別占故絕逃亡之外見存以守城者不過一千七百餘人而已然循循川操練晝夜防中縱有邊警亦不謂相沿至於今類以無虞夫何近時撫臣計不出此遂於崇禎三十五年行令通州守備胡澤批選守城操備官軍一千二百二十五員名調派居庸關等處守邊至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又復調去軍士三百名充膏夫役修築邊牆止遺老弱軍餘不及

二百餘人然又路當水陸之衝差極頻煩又當邊近來月無虛日臣巡歷其地見其演武之場草萊四塞守門之役老穉數人臣緯思之地重而兵狹去所忌也稍厚而守薄寇所資也可不爲之寒心哉昔臣吳仲有曰容臺華處皆有間道可通萬一奸細竊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若據倉廩而肆燒燬京師可以坐困此正指該州之事勢而言之耳是通州之軍其不可調動者一也且新舊二城周圍不下十數餘里中設大運倉廩不下七百餘座內儲軍糧不下數百萬石外集官民船艘不下數百萬隻此中設立初意淵乎微也歲成養重方應兵馬之不足而可使之孤弱一至此乎是通州之軍其不可調動者二也京師之西有涿州東有通州北有昌平州皆肘腋重地若俱屯以重兵領以大將而本兵居中制之則此然爲京師三輔居常夾拱有虎豹在山之威有警互援爲首尾相應之助夫外有兩關內有三輔是亦居重馭輕之策在今日尤不可以爲迂而忽之是通州之軍其不可調動者三也夫不可者三而今然自難易之比其時或曰於目前之急不得已而然也如蒙乞一勅該部將邊關之兵擇地方之稍緩者調之而通州原調之兵准令回城庶當防守一遇邊方有警仍勅御史之巡倉者往劄於彼查復差占清

補述亡責公晝夜巡邏春秋操演以張皇國威防護倉
而安眾庶如此則不惟於街內防外之圖弛而復張尚
冀日趨於有備而國家謀深慮遠之制守而弗變矣
其祐於無疆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八

五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九

浙江

浙江圖叙

桂亭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裡嚴衢以微錢爲郭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微繁典頗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潮衝於壑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竄動經數十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宿達於福寧佔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珎入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笑至條來黠詐巨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戶口 戶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五口四百五十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一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石絲綿并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九兩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布九疋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錠馬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鹽運司額辦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溫處地方議

議得溫處二府麗水青田瑞安平陽等縣鯤村浮雲汰溪羅洋等處僻在萬山產有銀礦項民自置兵器偷礦爭坑慣習私開動輒殺傷項因福建鄭茂七及此等偷礦之徒乘時蜂起臣等奉 勅提兵且撫捕渠魁始盡脅從多擒餘黨茂誠願皆復業此幾處賊犯雖十分不能盡絕亦已見其漸次平安先議班師沿海軍士俱已散回腰裏官軍量存暫守俟欲思預防必鑒前時之失以絕後日之患泰權時之宜以圖經久之計尤在任用得人化行禁止舊習以革而遺孽不敢復萌矣今將議到各項方畧開坐謹

題請 旨

一覈實流民照得溫處二府瑞安慶元等縣與福建松溪政和福寧福安等處地方連界有寄住流民兩處粮里互相隱蔽彼此交通向不報籍未能約束合仰各府縣委官嚴督里老各照疆界應有寄住人民從實查勘原籍鄉貫見在下口明白有產業者隨處安插生理移關行勘別無違碍一體撫恤候造黃冊附籍當差

一更理銀場處州府麗水等縣溫州府平陽等縣各銀坑若開辦偷採者多交相爭利以至殺害及照洪武年間歲辦銀二千八百七十餘兩取課太輕永樂年間歲辦增至

七萬七千五十餘兩宣德年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餘兩
各坑開辦實有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賠納六萬一千
七百八十餘兩取課太重正統年間減數止辦三萬八千
九百三十餘兩緣坑內礦少今歲礦多或昨日採有今日
採無是歲課額難定若增添太重賠敗民難乞 勅該部
計議候添設縣治俾當照依宣德年間採辦實有銀數二
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約量各縣坑場出銀多寡定派委
官嚴加提督各該坑育油銀甲匠匠丁夫役人等挨季採
辦銀課 進納庶得坑場各有管理其偷採之徒應募在
官庶免後患

一嚴禁兵器住時偷礦之徒置有皮甲寬窄鈎刀叉撓及
反寇烏合置造者發節次進兵殺敗奪得并差人撫化追
出皮甲等項兵器一萬八百三十一件擬於班師時已經
榜着編排門夫甲互相挨究但有器械者令送官誠恐奸
詐仍有私減合行府縣委官逐處搜查不致私藏兵器結
報之後若有敗露全家問發充軍其私造前項兵器者本
身并匠作俱論死罪家下人丁并兩隣知情不首者俱發
充軍

重修捍海塘記畧

魏驥

浙江按察使陳公璇述其同寅僉憲陳公永重修捍海塘

之弊以書來屬予記之蓋大海去海鹽城東一里許如洪
濟巨浪晝夜衝撞古有塘岸專以捍禦潮汐其保障軍民
之功不止海鹽一邑而浙西諸郡皆賴之其利豈淺淺哉
永樂初塘壞有司以聞 上遣通政使趙公居任董蘇松
嘉湖數郡軍民修築僅完宣德中巡撫侍郎周公忱俾民
於塘裏增土五尺仍令嘉興府差夫七百人分守候遇坍
即修歲以為常正統九年秋風潮大作塘復衝決水溢四
境傷民禾稼及郡縣倉糧知府黃恩復請于 朝下布政
司相勘於塘裏重築新塘用銀且四十萬因令所屬有罪
人納贖以充費景泰五年夏四月僉憲公寶領其事乃因
塘故址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勞米工役曲盡周意於是人
爭効力費省而工倍塘之廣十有二丈八尺真足以障怒
濤而捍居民後之為海鹽為郡縣者嗣其功而時葺之則
海隅蒼生豈復有墊溺之憂乎是為記

茅洲閘記畧

陳繼宗

慈谿縣東十五里舊有茅洲閘一名茅碇礮不知創始何
時既久而廢宋寶祐間沿海置閘使吳潛再置閘於邑之
西興鄉綠築址沮洳之中伏源荒瀆停蓄為患歲屢弗獲
故元至正初郡人倪可又等以是閘之病白于部使者遷
之於南五十步而近 國朝洪武末年邑民復以不便奏

遷於北土石弗堅隨修隨崩有渠灌既其久今耆老白於郡太守謂其故咎曰水利之不便也蓋海潮出於大江西而流轉繞文亭分入內江而復東經三版夾田官庄三橋而達于茅洲又自茅洲經化紙駱駝二橋開沿河曲折二百餘里始達定海城下而止其間分入鄞縣之甬東分入三縣之甬南通河漑田四萬八千餘畝其利甚溥然以送建之聞或門小而校或石崩而塞或啓閉闔板不及其時故潮水不得滔滔而行開北之水未及而開南之潮已退有悵灌漑多矣太守公聞其言而歎曰此長民者之過也乃遂首捐已俸以倡邦民之樂助者而遷築於寶祐之舊址焉於是募石工備丁夫伐鉅石而疊五閘每閘闊一丈高若干聯一石梁於其上以通行旅之往來每閘各下木板以爲蓄洩潮水之備潮來則啓板以納其入潮退則下板以止其出遇有亢旱之時皆得灌漑之利而無凶荒之虞嗟夫太守之用心父母斯民之心也德亦大矣予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夫養民之政莫急於五穀秀而實穎而粟雖有鑠石流金焚林焦止之亢陽亦將無所慮其患矣此太守公所以汲汲於是閘之遷築者急務也夫自井田溝洫之利廢而水利之說興自後凡有民社之寄者莫不以水利爲急務焉若漢之召信臣爲南陽太

守造鉉廬渠漑田二萬餘頃其後杜詩繼爲南陽復修其業故當時有召父杜母之歌章帝建中初王景爲廬江太守修築考陂以漑萬頃之田順帝末和年馬臻爲會稽太守開鏡湖漑田九十餘頃唐景慶中白居易出刺杭州浚錢塘湖漑田一十五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米錢湖以漑田當時民受專權之利者更有不一之書今太守公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陞今官廉明愷悌德量宏擴智慮深遠克舉其任於凡修廢舉墜土之中而尤惓惓於水利之是急者重民命也夫天以民命託之於聖天子聖天子以民命託之於郡太守者民命之所寄也厚民之生壽民之命莫切於衣食衣食之本莫切於農事農事之預其急於水利則茅洲之遷太守可謂知重民命者矣

浙江金華陶成傳

公姓陶諱成字孔恩世爲廣西梧之歸林人正統壬戌遷海桃渚千戶所使賊登岸失機守邊三司懼罪自縊公卓然於朝命推選康能老成方面暨歸邊務公與其列公畏海寇來風汛時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纖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踏伏兵四合賊殲舟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朝廷有緝段寶鈔之賜公又奏准減京邊二十五萬留精兵八十餘名也戊戌口常戌者

出耀兵洋中以民兵屯平陸至今海遂無虞皆公之力也
正統戊辰寇起廣州將薄金華通近蘭谿賊勢日熾爲
官民憂食以爲非陶公謀易未易遏絕也推公以行公至
蘭谿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爲木柵晝夜儆備又於縣南五
十里立山口蘇村大巖諸寨募民兵修戎器置快船立營
寨扼其要衝彌月間執渠寇數百人聲震遠邇賊
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金華陶君賊驚始爲民患今
則逃生由是金華一郡晏然而鄰郡亦恃以無恐時總兵
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琬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猖獗下
溫台婺處之間帥臣罔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
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慨然請任其事抵賊所留七日
諭以禍福利害賊首葉宗晉陳諫等感悔率其黨出降守
臣具公之功以聞朝廷嘉公偉績陞本司副使仍守金
華先是諸賊皆平惟陶得二逆竄巖谷尤號桀黠節鉞重
臣欲誘其降遣使者授以冠帶得不受招及殺使者官
軍莫能制公以計陰結彼渠魁葉仁八誘得二賊黨數百
人生擒百餘人得來降者三千人賊勢孤弱得二與四十
餘賊遠遁山谷欲追之絕其類同事者忌公成功爲沮抑
計公遂止未幾賊勢復猖公奮然與都指揮崔源住師武
義倫禦之武義無城柵木爲城至甫數日賊益至矣先密

遣其徒數人詐爲避盜鄉民潛入城匿民聞爲內應得二
率衆涉溪水攻武義柵城而賊報外急或勸公稍却以避
賊鋒公嚙指勵聲以諭衆曰正臣子盡職時吾誓不與此
賊俱生乃麾兵出戰日卯至申勝負未決俄而城中火起
內外攻焚煙塵蔽天咫尺莫辨公力戰不支衆遂潰潰公
毒口罵賊而死實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賊退更求公
屍殮之如生遂近聞之莫不震悼

慶州賊始末

張楷

慶州慶元人葉宗實盜掘少陽坑產鑛手二百餘人開坑
大作官不能禁採數月得鑛不敷食用葉之正統十二年
九月領其衆往雲和地方有坑場處悉發掘皆無所得雲
和亦萬山中官府不之計也還慶元七都山中住數日往
政和掘少亭坑鑛薄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我取於山既
勞而無得孰若與爾取於人一擲而有餘矣衆皆聽從遂
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任十三都號召得千餘人遣召
龍泉良葛山人葉七大師爲教師演習從滿城劫廷陽廟
財物燒房產魚梁前後小民從之者皆給財物從者益衆
掠建寧官民皆避進劫建陽住於東峰分衆於車盤嶺
截路鉛山惴惴官民逃匿行旅斷絕時鄧賊在邵武方熾
福建御史三司皆在延平朝廷命都御史張楷等領大

軍勦鄧賊至廣信傳不敢進延平促軍益急浙江亦文稱請兵張未有處分江西御史韓建恭議夏時食軍陳惡呈稱處州賊人葉宗留等搶掠建寧欲回劫鉛山近在咫尺危在須臾若不往勦坐遺挫衄地方失陷百姓何辜有指揮戴禮願往張乃以軍五百使領之以往十一月初五日賊至黃柏鋪戴率其衆與賊交鋒皆野戰浪殺死傷相半宗留等紅在前呼衆登戰爲軍中射死賊退奔竄入山劫車盤驛悉衆住十三都捉人挑行李將回浦城十一日都督陳榮領軍二千并戴禮餘衆同至十二都路口下營賊悉衆出戰官軍皆沒取其器械乃回劫浦城縣燒其縣治民居過龍泉住八都從者益衆至數萬焉住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圍得二各領衆數千往投之居數月謂山中廣掠不便莫若往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鮑村義爲取貨松陽掠人則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入戰矣衆從之遂如其言往米湖劫掠府城官民悉逃使人從溫台抵省告急三察院議以都指揮沈麟恭議取定僉事王晟領軍四千三月初一日從紹興踰台州乃獲到處州府櫻城月餘賊縱掠日甚復告急於省御史盛琦以聞既數目巡按黃英亦以聞朝廷命總兵徐泰領軍二千星夜馳赴亦從紹興取道既至處州亦據城自守而已惟遣人告急

於福建領軍都堂張楷惜米及至城中軍多糧食不繼但終日對泣至五月初一日賊攻城甚急總兵徐泰等出禦三司等官皆爲賊所殺徐僅以身免得入城閉門固守賊勢愈熾投入者益衆初二日張始自建陽起軍回浙江十三日到衢州食事陶成往接泣陳此事若稍遲不進徐總兵一營官軍勢窮援絕糧餉不繼決不可保本日將官軍分作水陸二路兼進十八日至蘭溪巡按御史黃英清軍盛琦巡盜林廷舉來接請兵速進二十日始到金華於城中取貓竹二百根令軍人截作鴨兒芭共得三百五十面用白紙畫成欲面五彩粧飾賊鎗着芭夾住不得退次日於教場試芭以爲破賊上策乃進又恐途中有賊皆於星夜兼程行至中途方欲下營作飯忽聞山上放炮吶喊以爲賊來遂行至處州界知府陸忠指揮馬鍾來接再行至銅山寺下營又聞吶喊聲欲起營過去少頃乃是賊差人來乞招撫榜者方敢作飯遂給榜付與賊差人回寨二十五日官軍陣於平地賊衆萬人出山求戰各戴紅巾披甲前來官軍分三陣賊攻中營張劉營令馬軍回回達達前射射死三百餘人左右合擊又射死二百餘人執長鎗者又爲鴨兒芭奪下亦手被獲餘賊四散潰潰得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物件稱是具本報建六月初一日紹興衛

千戶沈俊說本所軍人多係麗水縣鮑村人各有父兄弟姪在家被賊脅從爲盜前日對陣之時有何志三認得他父何受認得他姑夫王勝一認得他舅雖不交言各曾見面而去本縣前到本廳勾軍鄉民皆熱如欲招撫但今本職帶此三人具榜進去定有消息賞給榜差本官帶此三人入山榜文照得當職統領大軍先勦擒逃次縣賊官鄧茂七等役奉 勅回浙江處州勦賊宗留一起五月二十四日到銅山寺已還 勅書軍理給與爾等榜文招撫後業不見前來投首今送到首狀內開爾得二楊廷四等俱於本年二月內請領戶帖從業已定因官府失信將從業民人陳諫等起解以此小民不肯信服又行激變今結典衛軍人何志三等俱爾等一處鄉里跟當職捕追回還備知彼等事情悉憑招撫雖累次攻城賊首黃安得亦在自首庭放令尔本係良民一時被賊逼脅後聽招撫已領格復業止因官府激變又復不安今若聽撫出首吾爲朝廷風憲大臣豈肯放他失信况何志三等各有本戶人口在家不下一百餘口若哄你出來心懷別意則何志三等三家人口豈得完全是吾非爾等家人又奪何志三等三家人口吾有老母年七十八歲一家男女五十六口豈能吉利令特令沈千戶帶何志三等來本官備知我

心可以細問若果不信可留本官在彼等當爾等出來面露囊情若不見疑聽我招撫與我浙江人增氣我如何不回護你我若哄你天地昭鑒尔等不必多慮疾早出來吾備賞賜等待必舉爾等必不效曹幹也尔等其深思之初六日 勅到署曰今天氣感暑軍六月又疲勞必當急於平賊以靖地方呈馳奏來區處切勿遲留坐待疲勞或爲賊所乘非法之善古人云鷹厭巨魁肯從周治此仁義之師也尔等其慎之又曰尔等兵戈所至須辨別善惡昭示勸懲撫按人民毋令驚擾庶得濟事欽此沈俊何志三入山招得爾等二等到營投首官賜回山領出賊首楊希葉仁八陶乘倫等一千餘名到營給帖復業希等言葉宗留先在建陽被殺乃知黃相鋪射死穿紅者即是悔不表奏次日令入沈善又同何志三招到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下等并避難民人三百餘戶給帖復業二十一日 勅到署曰得奏尔等兩次截殺賊徒生擒賊首數多并奪其器械等件亦見尔等效勞尔等商議抵果攻勦等因然賊徒自畏作惡之甚懷疑不聽撫散及官軍壓境又屢拒敵其罪固皆可許尔等酌量軍謀兵威足以滅賊即聽作急搜山攻寨務在勦滅盡絕以成全功或賊散漫率難撲滅即先設計擒獲賊首固得二等以去惡本統承勢骨撫餘賊

俾即退散仍依前次榜文宥罪欽此二十三日有李太監領軍從金華往處州中途聞有賊截路急求護於張張遣人數千迎接不能達李遂回金華張復以榜招諭亦不服李懼退還杭州七月初五日報徐總兵營內 初畧曰其劉聚張楷所領皆精銳官軍用已獲效爾等須與計議會合進兵不許偏執自進致成掣肘欽此十五日韓楷四等砍送楊希首級詣營遂函送赴京十七日浙江布政司差生員王義資騰黃 詔書到營內一赦福建浙江先因強賊作耗逼脅人民相從爲盜已命大軍征勦悉獲其賊首解京處治外其餘從盜人等畏罪逃遁山林或奔避海澳及通年結聚日夜食不給出沒爲盜勢不能散者不分首從輕重悉赦前罪詔書到日各回原籍復業所司照例如意優卹仍免糧差三年九通年但係拖欠公私債負並今蠲免不許官吏軍民人等挾讐生事侵害違者罪之其脅從之人敢有詔赦之後仍前結聚爲盜不行復業者仍聽大軍駐彼搜捕不宥欽此仍騰黃今本生資往樊嶺賊巢開讀是日查獲從犯復業人戶共九千餘戶男婦二萬餘名口奏報隔得二既回山檣表如故顧以書召張入被虜面諭張不敢進但投書而已慶元大社賊徒萬餘擄槍糧米官吏居民悉避麗水青田小民皆往徙焉二十三日

勅書到營畧曰爾等須守朝廷恩信乘此機會即先遁道該司府官吏人等將詔赦恩意廣爲散布曉諭賊徒退散復業者即今所司按撫不許下人生事擾害後致爲非敢有不遵者仍依前 勅調軍勦滅欽此遣人賁 勅外具榜文差處州通判焦瑞麗水知縣周善青田典史楊植宗賁擇入山撫諭得二等將不舉及縣尉高鋪盡行燒毀焦瑞等出遂班師回軍金華其山間餘賊未服者這楊廷四等適歷曉諭具露布以聞畧曰自五月內離福建到銅山寺正當賊之後門乃按兵於前路以疑待疑將錯就錯期以來朝之皇午悉來此地以投誠我方將信將疑賊果乍臣乍叛驅其鳥合之徒來抗厲楊之陣賊來如雨我動如雲馬躍足而有鎗其施箭洞貫而無幽可蔽自相蹂踐衆競凌邊汗顏隣師膽落渠魁遂合衆以投誠而諸帥而請命又云仗茲一道之仁風降此九秋之甘露背凶趨吉陰陽分否太之期偃武修文老稱稱乾坤之德奏蕭來鳳賁勅買牛云云比至京復命是時 朝廷比符經軍大臣俱口外失陷群議交構方究前陳都督陷軍失律有罪應擬候至次年敷奏始獲放還

爲屬實地方強賊以安民心事 王琬

議得犯人湯毛九許江等二家自弘治年來殺人放火劫

庫劫囚逃避山澤不服拘喚拒敵殺死兵快不奉王化已
非一日事不異於流賊罪實同於謀叛地方官員縱之既
不能制急之又恐生變因循寬縱卷殺民非惟法令不
行於兩家抑且氣習將樂於全浙通者三司官因見本部
議奏申明律例督率嚴謹不許隱蔽賊情方將前情各呈
鎮巡官慶會本具奏又欲先推干幹府州縣官前未宣諭
廣治待其不從然後調兵勦捕本部議得被賊罪既敗露
若仍付府州縣官撫慶力不能制必致生要賄患地方以
此議奏貴付都御史張津捕治荷蒙 皇上英斷即時降
勅授以方晏令張津密切運籌調集兵快相機擒勦如或
未宜加兵可以計擒或設法撫慶罪人自得悉聽張津便
宜施行今張津果能仰體 廟諱協和群議舉用得人處
置有法擒獲渠魁不亡殺戮明正一時之 天討懾服閭
省之人心雖無斬獲首功實能消弭隱禍論其功勳實可
嘉獎太監王堂會同薩慶等克有濟功亦當錄合無將張
津王堂各請 勅獎願官資仍各量陞祿俸御史具華鮮
冕成英同事地方協謀奏慶合無各加賞資及 處分哨
監軍領軍把截調度錢糧取用軍器往來督視分布等項
官右布政使等官湯沐等一十七員各效勤勞不負委任
合無亦各量加賞資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俱未取

擅擬均乞 聖明裁處其湯沐等合用賞物候 命下之
日行今浙江布政司處置完備就欲給賞其已給賞過獲
功軍快打手人等及量賞過指彈同知等官以下官員數
內或有賞未酬勞及數內或有應賞未賞人員行移巡按
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官再行查明斟酌給賞如
無可賞不必點給其兩直隸地方把截道路擒獲從賊有
勞官同知魏浚知州周時望等行移都御史張津亦就彼
中量賞畢日各將給賞過銀物數目回報本部查考正德
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上是這強賊湯毛九
許江等逃避山林不服拘喚敵殺兵快劫庫劫囚積惡年
深將成大患都御史張津乃能運賑兵部擬奏方晏密切
運籌處置有法擒獲渠魁消弭隱禍地方寧靖功勞可嘉
太監王堂先事既能恩惠預防奏請處置臨事又能協謀
調度親臨巢穴兵不血刃賊俱就擒功亦不小張津陞戶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照舊巡撫王堂歲與祿
米十二石蔭他弟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還各賜勅
獎勵御史具華鮮冕成英各賞銀十兩紵絲二表裏三司
等官湯沐梁材何天圖三整閱指番鐙劉藍朱廷聲傳首
王詒許讚胡訓林富一銀十兩紵絲一表裏張奎中錫泰
王陳璫原署職與實一欽此

勘處倭寇事情以仰國威以弭後患疏

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歐珠鎮守浙江太監梁珪題爲緊
急災情及夷人離殺乘機攻劫敢行叛逆等事又該禮科
都給事中官張紳等監察御史龍蘭等及該兵部禮部
節次題復俱爲前事各節奉 聖旨該部知道又奉 聖
旨是這逆夷人大肆狂悖圍城劫庫放火殺人拒敵官
兵占據門禁逆謀顯著巡視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關防臨
事不能擒捕以致奔逃入海殺死備倭官員情罪俱重本
當擊解來京但有事之際且都住一俾着鎮巡官督率各
官調集官兵嚴加防守設法追捕務將首惡及餘黨目下
擒捕究問明白并失事官員分別等第奏來處治還通行
各該備倭衙門一體防禦毋得觀望推托致慢事機其應
否入貢事宜禮部看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着鎮
巡等官省論就放回還本國其餘俱依擬行又奉 聖旨
禮兵二部會官議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及宗設
夷黨都牢固監候待報發落這事情還着鎮巡等官上緊
研審明白來說又奉 聖旨是這地方巡視海道及府衛
所寨巡捕等官正爲備倭而設因巡日久人多怠玩致令
倭夷不畏中國法度縱橫往來殺人放火甚至戕害方面
官員擾害地方事情重大着巡按御史查勘明白恭了來

說彼屢鎮巡等官并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書所屬用心
議處設法擒捕又近該兵部總議前項事情題奉 聖旨
是這進貢番船進港日久各該官員不行遵照舊例上緊
盤驗以致夷人在於中國地方殺人放火戕害總督備倭
官員失事情重屬屬等并張紳着巡按御史提問明白奏
來處治不許回護各處類思雖無地方之責提督欠嚴本
當究問且饒道遭着改過自新以圖後效劉錦情有可憫
贈指揮使與陣亡的張鍾胡源子孫各照例襲陞一級劉
恩及詹尚等都量與優恤其餘俱依擬行欽此除欽遵外
臣等看得前項倭寇敢於中華肆行叛逆各該地方官員
先事不能防備臨事不能勦捕漫無善策坐失機宜以致
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燬燒官府戕害將臣辱國
損威莫此爲大及查據前後章奏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詞
多違情徇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
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主故常所以屢瀆 宸聰多
是曲爲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
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敢敵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
樸奏稱倭奴打攬上國致殺官兵不服天誅偷生到境仰
伏 皇威勒殺幾盡并將賊倭二俘首級三十顆及長前
船牌等物差刑曹泰判或洗昌等責領并將搶回人口王

漢等八名官押前來獻之。閣下臣等相顧動色殊覺振
歎車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爲堂堂天朝統馭萬國而東
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及外夷之不若方且務
爲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勘治何以示戒將來參照鎮
守三司守巡重臣監所 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備謀遠策
以保障地方市廛海道備倭衙門不能遵法舊規嚴設武
備以禁防禍亂宰給府衛所寨軍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
夷寇縱橫來往於封域之內殺戮攻劫於旬日之久如蹈
無人之境略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
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夷到來之時實因各官從事
怠緩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却又一籌不展復俱
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高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
國號封我東虜舉火自焚船司差官爲賊鄉導關帥曹馬
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海姚江吶喊終人
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何在且
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
萬今乃任彼夷殘孽竟攻界寧慈與爲敵尚謂國有其
人致使蕃爾島夷凌視華夏豈謂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
司方面實屬指彈貽國大耻 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
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詞亦曰其間

情節隱微尚多不敢盡露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爲
恐上悞 朝廷軍機下貽地方災咎法今幾於不振功罪
終是不明况巡按御史當時倉卒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
官身自罪愆豈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
皇上軫念海隅蒼生權此函達兼係密奏得夏事關 國
紀特達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一員領 勅前去寧波府
地方逐一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恭詳
奏來然後軍行誅賞大明黜陟庶人心以定 國威以伸
而四方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再照宋索卿本寧波
人皆棄中國潛從外夷正 本朝叛賊法所必誅正德年
間勾引外夷俱來入貢事已敗露將寧重典乃以金寶厚
賂逆瑾實緣 特旨幸遣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設
之變訪聞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索卿倭船後到而
盤貨復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和市舶太監宜酒命坐又以宗
設席次抑置索卿之下其心愈加懷憤構此禍端實爲賊
首若不明正典刑梟首海濱則將來射利奴充之徒冒爲
謀叛靡所禁遏伏望 特勅兵部將今次朝鮮國稅獻賊
倭中林望片多羅二名遵照 明旨送都察院議審明白
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江解赴 欽差官 參 奏 具 奏 卿
對朝前項構禍緣由及彼國差遣先後并勘合真偽來歷

具招奏 聞一同處治其未素鄉井宗族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審有中國從叛之人俱各一體梟斬示衆仍更拘審鄉隣里老人等根查未素鄉本宗及平日知情與彼交通貿易或爲嚮導奸細之人鞫問情真照依律例開擬奏聞從重禁治以杜厚患其餘審無他情上請 聖裁合無編錄不近海道邊方散布安插決不可放令返國使遠夷知我虛實引惹遠患遺禍無窮再照臣等旁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輿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治海而來鯨鱸數十支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則不滿所欲則燔燬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 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用是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備官軍以備倭爲名練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提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司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何邇來年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衛門官員徒擁虛名毫無實效寧波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在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固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

配大肆叛逆竟得揚帆入海而去該部題奉 欽依通行各處備倭衛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著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 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衛門親歷海道地方查照原設官軍閱視額項堡壘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撥補墩堡圯壞者即與修築兵器朽鈍者即與換給官員之有才者即與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與修置使海防嚴謹中土真安可以防海境不測之虞可以壯 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外諸夷國名載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其下註曰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及嘗觀 本朝吏部侍郎楊子陳家藏文集亦復慨嘆以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襲演 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爲代如是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慮否通貢絕約事宜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俟查明奏報之日禮部奏請 勅下勅文文武大臣及在廷群臣詳加會議上 請定奪其羈留緝捕官夷人各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 詔旨切實一併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搶人口王濠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從外夷之人合無

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經落單家又言得近日福建市舶大監趙誠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千遺風漂船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今日還關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竊料此屬恐是宗設偷竄實到彼乞 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候賊中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報宗設手下提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楚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 勅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議或將一二用刑拷鞠蓋夷情詭詐匪測未可輕信務得其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縱放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合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 天誅況此賊搶擄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隅擾我不備決有侵犯剽劫之虞乞通 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飭官兵修理戰艦習占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國威以伸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震之令其足以昭臨八表震萬方矣

倭倭事宜

切見去歲日本國王差使來 朝人伴動計千數來到浙

江肆為狂悖恐中間有夾帶先年攻劫浙溪等處倭賊且在寧波住久竊窺邊海港以得知水道今雖回還衷心其測明年風汛時月恐倭賊或至犯邊緣比先沿海各衙所原設戰船各有水寨併設官軍常川在船哨備私擅回營者少正統二年章散水寨將船軍回各衙所港以守備官軍回城近便故多棄船應家船隻不修器械不整開巡海三司官來點閱隨即赴船聽聽其遠去者顧人應名點視巡海官去仍復前弊是以船隻內有朽爛遭風等項數多今浙江水旱民饑難便補造其水寨猝難復設若不設法預為整備船隻揀選官軍修造兵器訓練武藝遇警不無失措臣同 欽差鎮守浙江都知監右監丞阮隨計議得邊防急務案行浙江都布按三司各行巡海官整備外及照按察司巡海官會事黃舉巡海一年將滿該替本官公勤肅謹提督有方軍民悅服如蒙准題乞 勅該部原與增秩與同奉政曹凱職專巡海備倭俟邊備得人軍政整肅綠保處置備倭事宜開坐謹題請 旨

一體飭備倭指揮千百戶中有志勇過人善撫士卒者每歲四五人各管原船臨期調換今選當先船上領軍勦賊一將沿海各衙所官兵快船內旗軍操練武藝試驗等槍叉牌銳等項隨其所能演習慣熟每船十四五人或二三

十人各記姓名仍在原船操守過警將原選船內艤弱旗軍照名換兌過船當先勦賊

一將各衛所官快船隻擇選新造堅固便於駕使者每處四五隻逐一點着船內繩纜蓬檣等項器具俱要堅完臨期當先勦賊其餘船并器具俱要修整完備

一四自料已上船隻便風搖檣攻捕賊船回旋進退遲鈍不便體得沿海魚船無知海道不覺風濤駕便便捷速出哨探賊船不疑臨時得用仰布按二司巡海官員督令沿海府縣委官河泊所取看居民并魚戶船隻每縣定與字號編定總小甲為照各衛所原設風快船若是大海外洋

不堪駕用合將船內官軍演習弓弩鎗銃量船大小每船或十數人或二十餘人設伏船內遇有賊船協助官快船面夾攻以取全勝無警聽令捕魚辦課府縣委官河泊所仍要鈐束不許生事

一訪得連年倭寇登岸其船來有遲速不同俱約在三姑柱山南麓等海灣停泊取齊合有魚船伏兵先去幾處捕魚為由哨探遇有賊船一隻二隻先到就用手弩鎗火銃飛石攻打如賊船到多急報官快船官軍禦敵魚船夾攻則賊成擒矣其魚戶船水人等有功一體具奏陞賞

一如所造船五隻置五色旗號每漆五隻又置五色長號

帶遇有海賊聲息每船記用一色旗號桅上高懸臨敵之際看驗其色旗常船隻敢勇當先其色退縮不進以憑賞罰

一整點器械旗幟金鼓盛甲刀銃鎗弓弩叉銃砲等項逐一查驗俱要鮮明鋒利堅完若有損壞欠缺如法修補一沿海衛所某處遇警飛報附近衛所備係官軍務要督駕船隻互相策應先行分給其衛所與某衛所相去幾程海道可以策應某處衛所臨期不許推奸失悞

一選撥能慣打飛石旗軍各船收石塊預備應用一各船整備小瓦罐三五百箇小鐵菱角多辦臨期將罐

多半用汙泥和菱角裝罐內打過賊船賊皆跳足可以制之及將餘罐裝盛石灰於內紙糊罐口打過賊船可迷賊人眼目

一各船整備標鎗二百根臨期望斗上着人用以勦賊一戰船一隻內執事舵工一名班手二名研手一名修理船隻器具皆係四人掌官查得比先照示樂年間下西洋船隻事例比各軍於正支月糧外又增五斗正統二年革去水寨其執事人所增月糧亦俱減去因與衆軍一例是以多不用心以致船壞不修器具不整臨期俱用乞勅該部照舊增支以勵勤勞便益

一捕獲賊船將船內貨物通盤見數以憑論功高下定格充賞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楊中陳

使奴僻在海場其俗狙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之疥癬矣 國初洪武間嘗來貢而不恪 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險易因肆奸諂時擎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掠民財朝貢則沾 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

倭奴之計

三十三

狡如是至宣德末求不得間乃復稱貢而 朝廷不知其校 詔至京師燕賞宴渥稱歡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我境誘我大酋劫奪廢墟室廬嚴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肆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略覓以爲笑樂捕得孕婦之女男則視之以脂酒是淫微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果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備倭之命令重帥恒守要地增城壁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于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接堵而使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彼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

倭奴之計

三十四

其自來迭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我師遂其請以達於 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 朝廷未納其貢而吾輩先罹其害甚矣民將藉爲之舍館肢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衛晝競而夕呼十徵而九歛雖鷄狗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強市物貨善譁婦女招搖不之制藩籬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物既譁然不寧矣若復 詔至京師則所歷之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鄆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 國用弊民生以通貢厚之者一則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慮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優不受其貢亦優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玃召公猶致戒於其君越蒙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屬實贈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最我讎敵而於騰衆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况我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則賴於陸殺不武不義若從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也蓋而費費不可謂計弊所持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遂其志乎而皆不

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 明詔數
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
海道師臣益嚴守備俟其後來則草薶而禽備之俾無焦
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
不能遁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明貢賦不納賈賄不貪雖
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廉自
江浙以達京畿亘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
歛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究知吾國有
謀猷而不敢發料誠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
之威一舉而衆華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不
侔矣儻斯篇在鑲經之中然不忍之愷殃而慮國之納侮
故敢布之下執事冀采擇以開庶少補 廟謨之萬一惟
執事其亮之

與沈夷齋論海道書

近日海上多事邊備久廢知勞整飭士民仰藉但事勢誠
有不可責効於旦夕者固須從容審治其本而姑先其末
則地方賴安矣近日未持過市之說者漸多此所謂因弊
舉法而不知體者也敵所在成化弘治間並無通番者亦
從無海寇之擾正德末年始漸有之然亦只一二人可數

今往通番者不可數計而海賊之擾年甚一年亦不可以
數計矣使先嘗通番元無寇今因禁而致亂當開禁以通
之近日海寇之多實因人頑禁地所致其受病之源蓋可
知矣知公於此固已了然不敢復贅日來科中所言未識
地方機宜故耳公實心實政而虛以受人根本之病久而
自除軍食久而自足邊方人而自飭若夫目前之擾只少
紓籌策日足以禦之矣生自謂知公爲獨深也豈勝願仰
伏惟安境地方幸甚近有一儒者於安東過淮觀其決畧
頗奇不知試之於用果皆驗知公爲地方之寇所留意者
謹以其書奉獻併爲引見請一一試之如何

倭國沿革表

倭倭

日本國者古倭奴國也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宮主邪摩
維國主都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奉爲所屬號大倭王傳二
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疆
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間倭奴作亂互相攻伐歷年
無主有一女子名早彌呼者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
爲王法甚嚴峻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
復立早彌呼宗女一與國遂定時稱女王曰建唐感亨初
賀平高麗稍習夏言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曰日之國取近
日始升之義也先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

海求蓬萊仙不得傳誅止夷瀘二州號秦王國屬倭奴故
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也又其性多狙詐狼貪
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爲寇掠故邊海後以倭寇目之苦其
來而防之亦也

倭夷寇邊畧

倭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魏隋唐宋以來雖屢朝貢厚吻
賞養又屢寇邊然不過肆其兇竊賊逐之而已迄元至
大二年寇慶元路燬郡儒門及天寧寺 國朝洪武五年
五月五日船二百隻寇溫州府永嘉縣清寧十六年六
月二十八日船一十八隻寇金鄉衛官軍二十二人被殺

倭寇倭寇畧

二十七年二月六日船九隻寇小大亭金鄉衛官軍敵退
獲人船一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船六隻寇蒲岐所求
樂二年四月十八日船一十八隻寇定海衛穿山所百戶
馬飛興被殺十年正月初一日船一十一隻寇楚門盤石
衛出海官軍獲船一併首級解官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船
二隻寇沙園所溫州府備千戶沈鍾被殺正月十五日船
八十四隻寇海門衛又寇金鄉衛壯士所及平陽岐山地
方正統四年五月初八日寇定海衛太倉所殺死官軍五
月二十日寇爵縣所敵退八年六月初四日夜迷失二倭
使頭普攝在樂清沙灣騰嶺解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

謙導宗設等警殺瑞佐夷伴切東庫燬嘉賓堂初六日逃
至西霍山洋敵殺總督劉錦初七日鄉去寧波衛指揮束
璉定海衛出海百戶劉恩死初九日殘夷七十步從首王
鎮逃至小山浦敵殺穿山百戶胡源大抵夷情反覆不常
來王於虞而猶不免整頓之稍夏通遠於周而猶不免准
夷之並與倭夷連也是以或服或叛詭譎莫測顧吾制禦
之何如耳故兵法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
攻恃吾有所不可攻然則受備邊之計而爲民之司命者
豈可忽焉而不加之意哉

倭國州郡畧

薛茂

畿內所部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
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
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十四川
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者伊豫
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
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
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
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騨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共
統一百二十二郡山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
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後但

馬因憐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
道其海曲之地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祓島各統二郡故
曰三島

倭國朝貢略

薛浚

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始通於漢三十餘國至光武中元
二年使人自稱大夫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
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元是後倭韓俱屬
帶方郡也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
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
為親魏倭王難升米等并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

皇朝通志卷九

三三

浸淫正始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匈奴國男王卑彌呼平
素不合遣使詣郡說相攻伐狀遣塞晉掾史張政等實詣
告諭之卑彌呼死宗女壹與嗣遣使送張政還因獻男女
生口貢白珠異文雜錦晉武帝安帝時俱遣使入貢宋武
帝永初二年詔曰倭國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
年讀又遣使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
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
軍倭國王 求除正詔可珍死子濟立元嘉二十年遣使
奉獻詔授節如故濟死子興立季武大明六年遣使奉獻
詔授節亦如故興死弟武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

自昔祖彌躬操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
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度 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
厥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經百濟案飾船舫而句
麗無道國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奮義父兄使垂成
之功不獲一算今欲練兵伸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
三司其餘威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倭新羅任那
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沮武帝即位進武號
征東大將軍陳平至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關求法華經
大業三年遣朝貢使者曰閩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
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
書曰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明年遣文林郎裴世
清使倭國其王遣小德何大禮奇多毘從二百騎郊勞設
儀伏鼓樂迎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至
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
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垂檢不平詔不宜而還久
之更附新羅使有上書求徵四年其王孝德即位遣律師
道昭求佛法獻琥珀碼碯時新羅為高麗所奉高宗賜璽
書令出兵援顯慶三年大豈財遣僧智通貢求大乘法相
教越明年天智遣使者偕報曉人朝歲亨 年持總遣使
賀平高麗長安元年文武遣朝臣真人栗田貢方物求書

皇朝通志卷九

三四

籍武右軍之麟德殿校司膳卿選之開元四年聖武復遣
粟田輩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等爲
師獻大幅巾爲誓誓實物皆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基華
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久乃還天寶中孝明復
遣朝衡單貢宋內外經教及傳戒是時新羅獲海近殆歸
明越州入建中元年白壁遣二僧實和行賀其人與能禮
五臺山學佛法元和元年桓武遣勝元野野空海大師及
延歷寺僧澄詣天台山傳智者上觀義歷二十年還開成
會昌中仁明近僧獲五臺大中三年僧慧諱自五臺山得
觀音瑞相欲返故國舟抵新羅礁謂樯之曰使我衆無緣

見佛當從所向建立精藍有頃舟行泊潮甘洞下乃於雙

三十一

峰山卓磨拳之呼爲不肯去觀音院光啓元年光孝遣僧
傳教至果龍德周廣順中仁和封上俱遣僧貢宋雍熙元
年守平遣僧喬然與其徒五人獻銅器十餘事并日本職
負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柑甚厚賜紫衣給鄭氏註孝經
一卷記室參軍任希古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印本大藏
經一部越明年附台州寧海縣商舶歸後數年遣弟子奉
表謝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
遣風輿至日本七年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
國詩獻其詞雕刻眉淺無取賜紫錢遣歸景德八年僧寂

照等八人來朝詔號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明州
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是
後不通朝貢南齊傳其貨物至中國應寧五年僧誠壽至
天台止國清寺願留州以開詔使赴闕獻銀香爐木椀子
白琉璃等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心處之開寶寺併賜
僧伴紫方袍元豐元年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
人孫忠等還遣僧仲回貢色段二百疋水銀五千兩州以
孫忠乃泛海商人且貢物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
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五年附明州綱首貢方物淳
熙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
百人行乞于市至臨安詔中臣文給津遣往明州養贍候
有便船發回十年七十三人飄至秀州華亭給熙元年飄
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舟悉與給還仍給常平賑恤
慶元六年至平江嘉定二年至定海詔並支給錢米養贍
候風便津發宋自中葉歷久無貢元世祖遣使招諭之不
從乃命范文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
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遠國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使
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及
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貢亦却之十四年國王遣僧貢方
物不格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者爲訓示後

絕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貢期約十年一貢

太宗嗣登大寶國王嗣立皆受冊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

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京師燕賞優渥相繼而歸是以

其貢而來也于利而不干義往往各道爭先受遣之爲幸

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

遣使宋素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內

藝興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淵

我桓嗣位勿冲勢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宗設謀導細川

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宗設

謀逆等持忿執銳警殺宋素卿伴從追至紹興所過地方

莫不搖動藉使不蚤爲之計則寧波幾爲所屠矣吁四夷

威震固帝王之盛節然彼狡者倭援虛名以窺厚利而使

吾民之膏竭於供奉吾民之命懸於鋒鏑父母斯民者亦

何忍樂受其名而不惻然於中邪

戒嚴王師行成表

臣聞三王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而有主豈夷狄而無君

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而分守蓋天

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

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

知足者常足也今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衆之君城池

數千餘座封疆百萬餘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絕滅之意

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臣聞

陛下有與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

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畧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

起竭力之兵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是以水來土

掩將至兵迎豈肯跪塗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

必其死相達於賀蘭山前聊以博戲有何懼哉倘若勝

臣輸且滿上國之意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耻自古

讎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塗炭救黎庶之艱辛年年

進奉於上國歲歲稱臣爲弱倭今遣使臣答黑肝敬詣丹

墀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具表以聞

倭夷評議畧

皇明祖訓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

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

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

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我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

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一日本國雖朝貢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

江西

江西圖叙

桂事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廣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贛之閭閻汀漳雄韶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通民客戶頗難護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撲實儉苦有憂勤之恩私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此者多不移檣事出當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擅俗日壞愚少聞出矣

戶口 戶一百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十四萬九千八百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石絲八千二百三斤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

江西

王瓊

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此必然之理也三德

間江西姚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為盜若司馬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死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逞命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持兩端又而益熾卒之遂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遣兵往征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效也然欲所司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

遇軍賊生發許乘機調兵剿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

二

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盜賊遂得止息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擒不遂延宜非申明律禁兵獲素得所託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為捷音事

王瓊

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奏稱調取官軍兵快人等約會赴期攻圍犯截剿殺及各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按御史屠喬各查照外續

據牛把金坑等處地方領兵縣丞舒常舉稟稱即今冬奉賊自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險肆出殺掠得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嘗將進兵機宜會同紀功御史屠儒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午參議黃宏範兵知府等官那珂等議得補闕橫水左溪諸賊聚毒三石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補闕諸巢爲賊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補闕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補闕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補闕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補闕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連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補闕破竹之勢度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吏都指揮分率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那珂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鄭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都入知府李敷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常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義漢各兵

齊集今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十餘人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橫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便兵餉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範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率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令使人伐木立柵開壘設墩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官蕭庚分率鄉兵及樵

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山蕭貴提督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尙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矢勢奔險走各哨官兵衆之皆奮勇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竿牯腦巢破上關巢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鄭文破獅子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龍坑巢縣丞舒富破若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垌巢 知府李欽破上西峯巢破

五

五

望立有冊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報運糧救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尾事編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日期已漸迫此去埔岡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能達者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捕岡分備多前復顧瞻非計之得乃今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自霧遠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富井巢知府李欽守備指揮鄭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坑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第城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 知府李欽破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

五

五

暗日月中所產旱穀糴之類足飽凶歲往者亦常災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卒竟以招撫為名而罷及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胡言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窺當綠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還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潢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固難入勢為首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金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

卷之七

七

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復及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藝官李正嚴督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捕頭賊鍾貴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樓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潢水左溪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邊疑不服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樓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武入胡芦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過大兩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聲大賊首藍夫鳳方就鎖匙龍樓議聞令兵已入險皆驚

得散亂擒獲其最勇婦子餘人據內隘絕隔壁水為障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武之兵衝其右而伍文定之兵自張武右懸崖而下遂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兩營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舉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擊賊又敗於會日曉猶抵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捕頭大巢破樵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武破西山界巢破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胡蘆洞巢知

卷之七

七

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木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殺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贖伏數多賊大勢雖破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湖廣王兵亦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鄭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武屯礮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嚴督進止繼以糧餉又使知府李敷分屯蓋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臣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為壽都之繼臣亦自帥帳下屯

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來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
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
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源陂巢果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
戡破板嶺巢破天台巷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
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嚴谷溪壑之內饑饉病殄
顛仆死者不以數計於是桶岡之賊畧盡臣以其服親行
相視行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榛蘚鑿山開道又使
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
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徑斷其
往來之路方爾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

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雞湖新地

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李敷分兵趨朱雀坑等巢
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雞湖等處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
趨上新地方等處各相機剿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
賊於穩下寨西峯寨若竹坑寨長河堪寨黎坑寨二十三
日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寨知府伍文
定又進擊於雞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李敷擊賊於朱
雀坑寨狄狸坑寨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
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
之賊悉已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十

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

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揭過
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山藍天鳳等八十六名
顆從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
十四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
匹贖伏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
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贖伏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
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外恭照大
賊首藍天鳳謝志山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
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燼之熾威毒流之
慘極亦已數年於茲前此亦常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
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
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
唯類無遺此豈臣等賢能於昔人是皆仰仗 朝廷威德
之庇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當罰推復專臣以提督
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 成筭以行事
循方畧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
追獲獸兔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豈敢
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決勝於千里之外 命
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百蠻之表臣等敢為 朝廷國議

有人質且自幸其所遺得以苟免復錄之職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璉奏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濟都指揮行事積使鄭文知府邢詢李敷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大興張猷指揮徐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恭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重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諾黃文鸞朱蔭陸璣千戶陳偉高虞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 皇上不彰廟堂之大賞與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盜賊竄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等因具奏正德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賊首藍天鳳謝志山等盤據千百餘里荼毒三省地方基禍稔惡已非一日今王守仁等親臨巢穴運籌調度統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而兩月之間醜類悉已剿平功可喜尚差來人陞一級賞給絲衣服一套新鈔一千貫王守仁先為勸獎嗣有功我員人等該陞賞的兵部都查擬了來說欽此臣等職得前賊根連四省累歲通謀本部因見巡撫都御史遷代不常新任都御史王守仁未到恐急地方受害日久議奏催令本官作急赴任未幾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果奏大賊等處盜賊攻劫城池敵殺官軍本部又經議奏恭覽

查提失事人員及馬上空人督促都御史王守仁到任彼時賊方猖獗殺死義士擄去職官本官即能痛懲往事極言招撫之非圖上以取之策本部又見守仁勇於任事規畫有方故節經依擬覆奏荷蒙 聖明採納既假以提督之任又許以便宜之權本官果能諳曉兵法料敵取勝兵分十哨各自為戰所向勢如破竹巢穴盡空種類殲滅往年平寇未有用力如此之易而成功如此之速者此皆仰賴 皇上聖明英武先機決斷故臣等幸效一得之愚而王守仁能收萬全之功也臣等叨任本兵俱係當差職務詎敢言功王守仁躬督戰陳獲有等功所當元錄伏望 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陞有功官員事例將守仁照例陞職陞子以酬其功其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同心協謀區畫兵餉巡按御史屠喬振揚風紀嚴懲員功罪及原任鎮守江西太監許蒲先於巡撫都御史計議行事克有成功所據各官俱有勞績亦合普加恩典以示激勵其餘有功副使楊璉等候補御史屠喬紀功文冊到日即行議擬奏請陞賞中間先奏有罪人員合既有功不論功罪多寡應否准贖緣由具奏定奪復賞罰出自 朝廷臣等俱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各官既剿賊成功地方有鎮守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并

許滿各廩他子姪一人做錦承衛世襲戶先恭有罪公次有功的也分別明白來說衛兵部累次擬奏方畧指撥得宜功可嘉尚王瓊通前爲勅獎勵

乞委官清理田糧疏

臣切照 國初則壞限田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不瘠病焉夫河西等有等富家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年分廣用財賄行求里書有將糧米飛洒見在戶人名爲活酒者有暗藏逃絕人戶內名爲死寄者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名爲畸零帶管者有留在賣田人戶內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分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懸掛相回者有暗襲京

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莊者在冊者不過紙上之桑在戶者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通年派糧編差無所歸着俱令小戶賠賊小戶逃絕令里長賠賊里長逃絕令糧長賠賊負累之文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枕戶口耗矣由是戶徇竊發刀劍公行盜賊興矣由是爭鬪不息告計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各處有之惟江西爲甚江西九惟吉安爲甚臨江次之故凡人家遇倉當糧長大小則對泣親戚則相吊民間至有寧充軍毋充

糧長之謠臣自到地方痛心切慮嘗立清理之法矣各府州縣雖未全收釐革之功亦皆稍有規正之漸惟吉安一府歲月積深冊籍復故神沒鬼出東遶西與計巧莫施力勞無補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弊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觀 大明律內一款欺隱田糧脫漏版籍者一畝至五畝笞四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所隱稅糧照依徵納詭寄田糧影射違侵并受寄者罪亦如之其田改正欽此又查開刑條例一款各鄉書早飛稅糧二百石以上問發邊衛充軍夫前項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及前項里書但顧圖財不顧壞

法損人肥己害衆成家皆姦民之首也一則罪止杖一百

一十

田得改正一則二百石以下猶得照常發落利多害少情重法輕無怪乎人之趨之而不可禁也正德十六年輪該大造黃冊若不及時委官立法申嚴律令應清理者清理意丈量者丈量惟務因循爲養情之計無改絃之圖則日復日歲復歲朱流始不可收拾矣伏乞 勅戶部會同都察院查議行委南昌等道守巡等官本年分除真正強盜人命外其餘詞訟俱暫停准理各分詣地方專一嚴督府州縣掌印等官將境內一應隱匿田糧酌量蠲深去處不可清理者各行挨戶清理限二月以裏許前項不法

之徒自料飛詭緣由首官者免其追獲問罪田官改正差
還限不首候丈量清楚得出或被入告發其田係入官所
隱稅糧照依徵納人犯同作樂里書田十五畝米一石以
上俱問發南方烟瘴或比邊寒寒地方充軍即著為定例
仍行各承委官員務要秉公實心共書善法任難勿憚勞
多弗辭勢加勿疑恐至勿避凡所丈量清理源尾之因
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料分肥沃瘠劣等項均開開墾
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付歸原戶使國清圖總都滿都
總縣滿縣總事完除黃冊外每箇今造小魚鱗黃流水冊
各十本每甲各收一本每縣總造大魚鱗流水冊各四本
解南京後湖一本布政司并該府州縣收貯閑庫各一本
以後因戶推田因田添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
差無兩閃之患庶幾利盡弊革一勞永佚賦役自此可充
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心無小補焉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夫自古盜賊之興即當撲滅然既久而多則不得
不撫捕撫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寬治以勢則延蔓難拔
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
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魏遂當宣帝
强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是無得問固不

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向者山東直隸河南江西各
處盜賊動輒數萬非我皇上洞明治體寬降恩詔德
散膏從繼命將帥詔頒首惡豈能平定如此之易哉其自
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請知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
以地土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歸地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
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遠徵耳若今
委任得人無處有遺萬無是失也只今江西之賊華林碼
磯勦散無餘東鄉傳招遣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
數然臣不能實知也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塗初起
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
則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
招定之人亦既償其首惡之誼已而明官擒斬失其他別
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
雖聽招不曾流叛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
彼則始覺憂及而有觀望之罪後求自雪而自取討之誠
此二處賊情應議懲勦之招案也以人情言則今地方大
戶自重身家者懲其往日決不肯與之聯居又有一種豪
强光棍始以明官殺賊為名中以通賊寄贓得利暨後以
誣執平民嚇詐財物為業惟恐事定還鄉則新民告取財
物良民坐償人命鄉黨雖安彼獨受罪於是外則脅勦乎

言挾制官府內則警殺復業良民及應招新民各誣以罪使之不得寧居必至變亂而盡行勦殺以滅其迹此等之事官府動於浮言各立意見或以爲罪或以爲功雖有爲地方深計者彼此牽持莫之能禁今民所苦第一尤棍第二盜賊而兵擾火之爲之父母者所宜急求安定以全其生而彼豪民尤棍棍居城市方得警署欲圖延捱歲月累死貧民蕩空鄉土而罪名可掩兼併可肆有如置身風波之中衆皆失色速求底岸獨爲水手者方做歌駐棹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信其言以爲然其亦可痛也矣今姚源請兵警當必討固無容議矣其他盜賊有

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

十七

朝廷恩信宜可輕天

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尤棍不許擅殺以前過惡永不追究再後有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非爲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錮治數十人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之奈何有言當勦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誘誘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上下激之終不爲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勦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

我何

咎此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如臣愚凡則謂下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故先追賊開化賊勢自遠二省議招臣獨不可今在東鄉賊方信服故巨誘殺心亦未安爲守前說耳然不敢自以爲是也特不敢欺隱弗陳以備採擇焉耳朝廷開念地方節次全官體勘賊情及許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遞歷難逾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元忠臣或遠或近去而又耻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功於媒孽遂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詭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

孤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勦報以定

十八

撫勦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自得寧息耳然臣又慮江西地方之禍不止盜賊可慮者即今天旱之久民窮之極赤地千里而水泉枯竭田禾無收而麥種難下歲民饑餓救無備有城彼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主府債百所責逼及閭閻田田所逼民父立寨三司官員多被鈴束問刑悉吏等事與奉成素施行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檄檄論人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爲盜臣不意有隱禍多復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害益有可慮者矣臣愚欲乞

聖明廣集辭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或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漢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與軍利弊皆得便宜於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剿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至於光棍害人奸貪怠政等事悉從禁革其於父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名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江西三司以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

奏請者奏聞

十七

朝廷區處不須該府干預更宜嚴戢下人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業內臣軍校等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取還再有珍忽不俊又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飭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理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病廢小臣不勝伏枕踴躍欣頌太平之至

申明賞罰

王守仁

切諭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

古語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佯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爲既招撫而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矣若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道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者爲之聞謀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倘有司者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震懾起而擒之六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於戰勇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稱義歸農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田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聞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固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患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耶是故當使百姓之塗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

方勾攝將至賊已稱義歸農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田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聞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固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患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耶是故當使百姓之塗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

二十一

卒以抗強虜今南顧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可用乎
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
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畏我則
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顧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
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
雖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有賞不逾時罰不後
事過時而賞與不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
賞後時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元
臣等腐儒乎哉者南顧諸處之賊連給數萬糧據四省非
參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然臣以為狼兵
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典
贖日持久聲勢張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
得者不過老弱脅從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
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據南顧之兵稍者得
二千有餘操演略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
之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足責
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
事證之臣於舊年正月十五日抵順香兵部所咨各事明伴
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
律調撥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緊急

火速差人申奏如有違延隱匿巡撫等即便察問依律罷
職充軍等項發給雖不係發覺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劫
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
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
由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察究時以前官久缺
未及施行臣即刻印數千百張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
一月以賊情來報者接踵
有警復未云得隨時調
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無
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之耳今使賞罰之典
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
上念盜賊之害熾哀民生之日感憫地方荼毒之愈甚寬
憤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采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
例甫加申明特假臣等令其金牌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
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
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債軍敗事興後違重臣假以總制之
權而往拯之縱害其後已無救於所矣矣
議江西地方疏
楊一清

在威賞無濟方免復艱總制一人固難獨謀必須委用三司官員若操練民兵護守城郭招募工人以爲鄉導此正守巡之事誠使督率有道隨處皆兵人自爲戰昔人創置按鼓之法義嘗團結之倫今鄉村屯寨未必不可倣倣而行然豈專事刀筆持法之吏所能爲哉訪得廣信府永豐縣守坑軍兵七陽縣橫峰寧打手贛州府寧都信豐安遠龍南太平等縣大石伯洪二堡舊射弩手俱各教經戰陣聞敵不怯其餘府縣亦有大戶子弟各官酌量招調相繼攻勦但更嚴號令旗賞罰後既各顧身家難以貪得官賞與應點之兵大有不同且使調來土兵有所鈐制矣樂平餘于各賊出沒險阻去處必須把截視其地勢或高或石或深或極極壑整斷其散出四面選募接其切近賊巢如安仁貴溪弋陽德興浮梁等縣民快機兵若一舉調用恐賊衆虛劫掠宜各存留把守浙江開化直隸休寧婺源等縣俱與餘干樂平山勢連接道路相通合行各該巡巡嚴加把守預防不測其都昌九江湖口等處臨湖近江恐從此奪船走避亦須集兵防守江西腹裏原無烽火各枝官兵道路間越恐難應援宜處給統炮火藥以壯軍威仍於高山峻嶺去處設立烽火瞭望遇有緊急互相東應兵部申明捕盜陸賞創例已極詳藍江西等處未審有無該載

又止爲官軍及應捕之人而設其非應捕而能捕斬賊盜者尤須優其陸賞又聞江西之盜即係鄉民其大家富室多與相通或爲窩住本方良民豈無知識今宜出示諭以禍福開其自新除有名賊首不宥外但有曾爲盜賊窩主及令家人等項與賊合者即便赴官出首與免本罪若能設法奮力擒斬者悉依常人給賞擒斬賊首及獲賊數多者照例論功授以職銜其賊夥後有攀指賊私等項並不追究若屬首徵調土兵其土官親信頭目恐不肯來者宜行兩廣總督鎮守務以地方爲重坐委有名官舍頭目管領彼爲身計自能挑選精銳給賞從廉該管土官及頭目庶幾樂於應命矣

平江西洞賊捷首議

王璠

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捕岡諸巢則接壤於湖柳在贛州之洲頭峯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按湖柳者賊衆而勢散恃險以負固連閩廣有賊役而勢聚結黨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捕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洲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利賊衆虛出援思有以阻難其黨臣乃自爲告諭且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

銀布一時賊黨亦皆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龍等願從
肩溫仲秀等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
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來招又非一次此何足憑
待金巢等到官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
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慮故亦不復與
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功
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
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知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
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容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聚老
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而
窺覷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防許之及臣進攻桶岡
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察之備以防
其巢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
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千問所以攻
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比其出劫行剽皆
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并
拒之備亦極險謹則此兩經夾勦皆恨兵二三萬竟不能
大勝後雖敗逃所報傷亦各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熾惡
焰益熾官府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販謠曰狼兵易與耳縱
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還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

不能速其往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備辦設官奸
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
爲兵無常勢在變化而制勝今各賊阻於政常且謂必待
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家
畫方畧使數十人各歸部集候我兵期則據隘遏賊十一
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
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
珂鄭志高等將擒賊之是以爲防非敢虐官兵也臣亦陽
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警殺移檄龍川使
廢其實且趙各賊伐木開路將回兵自剄頭取道往討之
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
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
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後近皆爲仲容所
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害之臣兵回三人各來
告變謂池仲容等僭稱設官今已點集衆補招逃近各
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有夾攻之兵一至
即同時並舉與我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
來首臣先以謀知其事及三人官皆陽怒其造不根之言
乘機誣陷且池仲容乃逃其弟領兵報約安行有此謀收
縛三人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聞入首大驚至

是日官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其狀謂將
弁拘其屬蓋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等而使人密諭其意
且使珂等遣人歸集其眾候珂等既還乃致臣又使生員
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購其所親信
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以還額乃張樂太享將
士下令城中令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涇頭之皆歸化地
方自此可以無虞民又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聚兵使各
歸農池仲安亦領衆歸報其兄臣云盧珂等雖聚於此恐
其黨致忿掩爾不虞仲安歸言其故賊無皆遠地備臣
使指揮余恩齋厚往賜餉仲安等今毋操備以防盧珂諸
黨賊衆黃表當濟因復說仲容令官府安撫勞米爾等何
可不親往謝況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
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之
官府必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復
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黎曰若要仰先用龍州使倆亦
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賴臣探知
仲容就道密先行尾擊勒兵分哨候報而然又使千戶孟
俊先至龍川督集珂等兵然道經利巢恐提諸賊則別齋
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爲名各賊果迎復出牌視之乃
皆羅拜相送出境後至龍川始發牌集珂等兵般就遂不

復爲意聞十二月二十三自仲容等三賊見官兵已散街
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矣往謁珂等文果
賊黨大喜遣人歸報其屬乃曰吾事始得寬矣臣乃夜
釋珂等使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設牛酒日猶仲容等
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屬縣勒兵當已大
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
珂等首狀訊鞠皆供悉悉在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
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和平都入指揮
姚璽兵從烏虎鎮入千戶孟俊指揮余恩兵從平地水高
沙堡入推官危壽知府邢琬守備指揮鄭文知府李敬皆
以各路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巡直搗下利
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利先是賊徒兵已
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
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
爲三衝角而前指揮余恩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王
受等奮勇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後推官危壽所領
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千戶孟俊兵從後統衝賊伏於是
賊乃大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兵遂克太學三利已
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意巢
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寨邢琬兵遂破芳

竹湖巢曰：是鄭文兵遂破曲潭巢，赤膚巢。敗於古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級俘獲如牛。三伏巢，其餘陸續公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第六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十日，陳祥兵破鐵石墮巢，辛角山巢獲賊首金龍，賴王印信，袍刑。砲兵破黃田坳巢，姚軍兵破岑岡巢，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李壽兵破嶺里寨巢。十一日，刑瑀兵破中村巢，鄭文兵破生運巢，都坑巢。八嶺巢，李敬兵破新田運巢。古地巢，余恩兵破空背巢。舒書兵破旗嶺巢，頭面巢。十三日，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藍州巢十六日，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各擒賊首從首級并俘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公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於九連大山，扼險自固。巨看得九連山勢極高，巨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賊若奔往其間，必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因得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伴若奔潰者。乘暮，且衝賊所據崖下，開道而過。賊以為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伴與應，賊疑不敢擊。及晨，陰遂得扼

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所誘，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度其必潰，預令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陳祥兵獲賊於五花陣，邢瑀兵獲賊於白沙，余恩兵獲賊於銀坑。永二十七日，姚軍兵獲賊於烏背嶺，危壽兵獲賊於中村，李敬兵獲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吳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結隊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梓兵復與賊戰於和平，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楷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田，初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六日，知府邢瑀率數兵復與賊戰於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與賊戰於北順，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鄭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公探，又皆以為各巢待要克伐之賊，皆已擒斬。累獲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有功生員黃秉佳、陸虛實、果知所探，因引其首甲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

詢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籍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琬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休公幸各集賊已掃蕩餘黨不多文崇撫順招安兄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勤人懷耕作合無撫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并各鄉村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寧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還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擒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類次賊首三十八名類從賊二千零六名類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三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仗三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類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去後今據前因中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泰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稍有年歲設官借說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馴蓋上稱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殺是嘗至於割頭諸賊雖亦剽劫虜掠是資而實機機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沙無籍隱匿遠近妖邪日夜窺圖漸成設計襲之賊首池仲容

仲安等入皆力擣猛虎捷號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同服是以負固恃頑舉征盜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殺荼毒之慘益繁姦宄之謀乃今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姦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多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挽就今事而言則此亦嘗矣改二次計劃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智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者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假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選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掣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阻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偶叨任使河幸遼寧成功敢於獻捷之

餘拜首稽首以賀伏願 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繼之
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昭臣節副使楊璋監軍給餉
多資營畫紀功督戰備歷辛勦十旬兩勦功勞獨著宜加
顯勳以勵功能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邢均李教推官
危壽指揮余恩姚璽李戶孟俊縣丞舒富舉皆身親行陣
晏立戰功俱合獎擢以爲後勦巡按御史著詹題稱大賊
首池仲容等盤據一方歷有年歲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
東翁源龍川始興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尋縣晏被攻
圍城也殺害官軍焚燒村寨屠殺男婦歲無虛日難以數
計猶且威逼良民相濟爲患號召無賴謀爲不軌罪惡滔
天神怒人怨又管與湖廣郴桂之賊陰相結黨橫行比之
上猶諸賊猶爲桀驁難制况賊首池仲容仲安等又皆力
勝猛虎捷號飛猱兇烈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爲所畏
服故前此雖經狼兵夾攻數次俱被負固恃頑逞雄橫網
絕安之計屢施而荼毒之慘益熾嗟嗟之謀不快而終尼
之患日深遷延玩愒彼我相持地方之患誠有已甚矣乃
今勢力不假於狼兵兵數不登於萬計軍餉不資於他劫
財用不虧於溫費僅兩月之間而賊勢益不制之雄以除
三省蔓延之患此雖投督都御史王守仁克寧之
特俞恪承責任之專一親冒矢石倡率敢勇之所爲也

由 皇上洞察於禍幾 睿筆允敷於臣屬會於議之
當夫不限常格以責成然後在下者得伏於 天威之有
憑而乘會於奇功之克就等因臣等議得大賊首也仲容
等陰圖不軌僭號設官三省軍民被其殘害都御史王守
仁統兵討賊運謀如神兩月而成克捷皆 皇上神威妙
算所致臣等何容贊頌至於臣等始謀建職職分當然何
敢言功所據守仁勦殲著宜加重賞以示優崇本官前
此雖賞因功受賞今則荐立新功前後賞難相掩及照御
史詹僑紀驗勦勞既各降 勅獎勵亦合量加 恩典以
示激勵合無將守仁再加陞擢并於陰子百戶職級之上
量加陞叙屠僑亦乞陞俸以酬其勞再照副使楊璋各官
奏稱備歷艱辛功勞獨著宜加顯擢以勵功能查得楊璋
功勞實多合無將璋先陞俸級仍乞 勅下吏部待有員
缺不次擢用庶協公論其餘有功人員部指揮鄭文等侯
紀功文冊至日本部即爲議擬奏請陞賞但王守仁等應
得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正德
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王守仁已因
功陞職了還賞銀四十兩給絲二表裏廣僑并楊璋再陞
俸 叙吏部還擬缺推用他鄭文等候紀功文冊至日陞
賞欽此

江西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 勦外隨着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初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愬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蒼山食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議驛丞王思季中校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稜檄遠近布朝廷之

三十五

三五

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衆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晉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關陞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兼德撫徐璉邢珣通判胡元元童珂談鑑推官王曉徐文英知縣李葵李楨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使伍文定等進攻廣闊等七門是日得勝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場殿以援省城臣乃

三十五

三五

還奉新知縣劉守楷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挫城中十九日焚市汊大會各軍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連着督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橋墳廠敗壞之卒皆奔告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聚集震聲奪氣我師乘其不備呼譟並進梯鉤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道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官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盡燬各官分道救火散櫓曾從封府庫護關防以撫軍民於本月二十二日據詳報及據安慶遊回被擄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連土填壘期在必克是日有守城門官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軍民震駭乞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大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談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圍來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兩軍皆已爲直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不且其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關安慶之兵僅得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商賈之賊

合勢撓歸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懼因而分力急攻其勢必下已數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歿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威聲勢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恩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以待四隣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然其銳氣已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

卷之三

三

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上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說卒乘其隙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據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伍文定等各領精兵五百分道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遣陳槐等各領兵百餘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縣城中軍民肅然寧王將軍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其賊官爵能逃歸者免死新賊徒歸降者給賞使

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葭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敗謀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俾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攜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遁散寧王

卷之三

三

霍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璽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璽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奔芳感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伍文定等立於鏡砲之間火燎其髮不敢還當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

機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
等爲火攻之具邢珣鑿其左徐理懿獨攜出其右余恩等
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軍王朝辭臣拘集
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
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軍王副舟
衆兵遂散軍王與妃嬪並別妃嬪官人皆是水死我兵遂
執軍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師參
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貴劉養正劉吉屠
欽王綸能現盧玗羅璜丁潰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萬
江劉勳何堂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皆從太
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璠參事王嘯濤鵬
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
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毒其水甲器仗財物與浮
尸積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復遣各
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又於熊倉大
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
八日陳槐等報亦言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
臣等既擒寧王關城內公軍民聚觀者以數萬聲呼之聲
震動天地莫不舉手加額直若解倒懸之苦而因以水大
之中也竊照寧王恭淫奸暴腥穢之聞賊殺善類害綱

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
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提手莫敢論其是非
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善以招
納叛亡誘至湖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
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
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遣奸徒於滄州淮揚
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烟族
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臨使各募
兵從行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歸一十八萬其
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
遠近僞傳敕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
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拒其出身雖乏爭
衛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
知謀忠憤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
於九庸知每失之迂解當茲大難輒敢言非其任以行旅
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
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爲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降臨 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
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龍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政
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渠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由明律

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物臣以及時策
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
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
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
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
壁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
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熟得而先之乎及照
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辦書差多徇勇宣威勞苦備
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應璠等滿陳觀曾輿林珙周
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今恩分哨通判胡元童琦談儲推
官王備徐文英知縣李楨李美王冕王賦劉源清劉守緒
傳南喬隨哨通判楊訪陳旦指揮麻聖高唐孟俊知縣張
淮應恩王廷顧必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尤能亦有等例
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
文定邢珣徐應璠等冒險鋒功尤應鄉官都御
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五評事羅僑
僉事劉監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季中校蔡便劉通參政
黃縉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平賊寇登來輔折
衝以上各官功收征勦甚爲難得況於危急播威四方知
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身軀國乃能若此

伏願 皇上論功錫命之餘賞加爵賞權以勸天下之
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
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
天命之有在神器之難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
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
奸雄之覲覲則天下幸甚

計處地方疏

唐龍

爲照軍賊寇凌志窮荒度謀肆并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
房屋等項或用勢強佔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折扣或破
別事抄收有中之家者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
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
人言私置簿籍用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
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官有據
言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震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佔
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奸深知震濠田產皆
奪諸百姓者也又曰佔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
閔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
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震濠既敗該提督衙門將
該府及賊黨下一應田地山塘房屋委令府縣等官俱抄
沒在官這報在冊矣但委令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

藥主驚散尚未寧家上司督憲意欲了事依契圖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人猶抱失策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完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荒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難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姦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大半在南昌新建二縣與惡同處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被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訪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一十萬九千石有零准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寬免米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迫若火素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官為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軍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平空橫恣筆亦餘千鋪家太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暴起不測則十兵足錢皆無所需東為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宜照有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佔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方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前項抄沒過軍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左右布政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中分巡官分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李徐佔奉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戒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碍田地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餘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許用強估買違起爭端各委官亦不得畏勢而思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巡按衙門例不干預若有勢豪強佔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嚴許指實糾劾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產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常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賴 陛下留意焉

贛州鹽稅

贛州雖係例行進鹽地方而水淺難急簡船至然亦價高運遠廣東私鹽易至價賤故雖嚴禁勢不可絕成化間本府會立鹽鐵軍數等行征以其稅而鹽則每年收銀四十兩謂之水兩以抑之弘治丙辰金都御史澤增至八十兩後漸加至一百一十二兩正德辛未有建言欲立關

抽取贛州所過鹽鐵者 命下守臣行准副使王

章水來者不下十取其 一自貢水過者十取其二鐵貨准

布政司使任漢議細鐵百斤收銀二分粗鐵百斤收銀一

分五釐胡椒等貨照折梅亭則例議允本院周都御史南

立駁於龜角尾抽取後又稅及板枋二十取一穀五十取

一枝圖百取其一經抽廣鹽計行奏臨吉三府地方發賣

正德丁丑六月初五日王都御史史仁奉 詔查革復禁

廣鹽不許行奏臨吉嘉靖丙戌三月濟都御史希曾題

將廣鹽行奏臨吉地方復立前廠照舊抽稅每年輸委屬

府佐貳官理驗經廣東南雄太平橋稅者每鹽十引抽一

引半不經南雄者每十引抽二引每引折銀八錢送贛州

府貯庫以備軍餉及南贛衛所官軍月糧各縣隄備官軍

口糧缺少之用每季贛州府將抽過銀數備申合于上司

至今頗盈軍儲之計資贛州府水面銀亦行委官帶徵

不限定數但每鹽一斤取銀二釐遂李送府貯庫其餘雜

貨免徵嘉靖癸巳南京刑科給事中王希文奏欲盡數查

革下本院議錢都御史史行守巡等官會議奏臨吉贛准

益難到廣益難過且稅入足資因革去水面銀其益稅仍

准副使邵棟復徵水面銀嘉靖十三年十二月以後陳都御

史察查得水面及雜船銀俱病民革去不許算徵云

究亂源以正國法 厥功次以快人心事

毛珵

震淥之患自古所無不之謀不待殺撫臣而始露也數

年之間上書告變果誰一哉臣自江西聞之彼處士夫及

官燭人等皆云震淥善用智謀厚交實客鎮巡三司情統

熟於交任法自難于禁乃縱惠長奸醜醜大亂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使伸大義而絕私交淥自保無暇敢起逆謀索

何始懷其利終畏其威卒之觀望以爲同皆人臣不忠之

罪孰大於此若巡撫都御史孫燧淥欲乘無隙每觸其怒

副使許達賦性剛方難以利誘淥既舉逆渠能免乎其他

陽爲械繫陰實保全未幾疏放俱受重恩皆其心助逆罪

不容誅惟主事馬思聰發議黃宏絕食求死心跡已明向

使偷生今當何罪南昌知府鄭瓛始因抗違逆淥被害幾

死繼而脫外殺賊數多原情誠有可矜論功亦當收錄進

賢知縣劉源清忠義奮發委伯以堅義志斷橋梁以阻道

金其危其危其節愈礪餘于知縣馬津倡義義師以遏水

道之要衝安慶指揮任文塢盡忠勇以成守城之偉績但

分布糧探共濟守城者向未盡錄及拋磚射箭者拘于無

例未蒙給賞公論甚爲不平吉女起兵致仕都御史王慈

中首實計賊穴揭檄文軍中裨助功實居多且震淥賊兵

不滿肆萬自安慶敗回陸水并赴匿者已三之二八千七百一十五員名之功從何辨乎即今江西查勘槍影捉風終無下落況從賊兵今多見存縱使殺盡亦不勾報功之數茲聞查勘自行首出如臨江府開稱及屬縣報有匪首之人員本無功次之蹟跡廣信府通判安節原報擒獲賊首何受又擒斬從賊四名類本官首稱本府不知何人報功贛州衛指揮同知馮翔原報自擒斬從賊三名類今自首云在衛掌印並未獲有前功自今日觀之則與賊之黨究之未盡計賊之功核之委多未真者事情雖在于已往鑒戒當謹于將來乞 勅吏部將正德九年以來自鎮

巡以下除守正被害及到任未久陞遷任外其餘

勘見在者

除名其已發落情罪未明并見監者通行查究置之重典以爲人臣養亂助逆大不忠之罪戒

爲地方事

王瓊

者得江西地方事情先該給事中徐文溥奏要查訪有無欺蔽等因本部於正德九年十二月內奏行鎮巡官嚴加備禦一面行巡按御史徐讚查勘作急具奏又該巡按御史曹傑奏稱江西建昌縣老賊徐九齡正德八年間帶同賊徒擄駕大船數隻經過無湖不由抽分放火燒船徑往

原籍結聚日衆約計一千近聞九齡督領衆賊攻打奉新縣治有城難入將縣外房屋放火燒毀建昌縣聞知前來面諭九齡退回乞要馬人資文密付巡撫都御史訪探等因該本部議照前項事情江西鎮巡等官並不見奏報但徐九齡係江西舊賊本處各官不行處置隱忍不言今御史曹傑特奏論之深爲有見移咨巡撫都御史俞諫等密切查訪用計擒捕餘黨盡散以安地方近該巡按御史徐讚奏稱訪得徐九齡自弘治十三年聚衆竊盜拒殺官兵流劫江湖至正德八年因衆招撫之舉至安高鄉上年節與民人宋禹三率家互相讐殺焚屋掠財屢轉報害官司是依姑從撫處量圖苟安乞責俞諫剿捕密收成功若復因循聽伊糾劾等因本部又於今年閏四月內仍奏行俞諫計處外今俞諫等奏稱徐九齡節據該府縣并知縣周廣等申稱招撫安插不致爲非又奏稱正德十年三月十二日據同知汪頌揭帖稟稱徐九齡知風於三月初八日夜由水路潛避又奏稱醴源賊首顏曰春范仕誠等自恃丁多族大與徐九齡夥合助勢爲害見今立案負固將有等張畫明殺死祭旗文將雷家數人殺害又奏稱五月十八日申時徐九齡等各穿紅茶入醴源賊巢鳴鑼放銃喊殺猪然寨勢甚猖倖除添調官兵相機進剿獲功

官司是依姑從撫處量圖苟安乞責俞諫剿捕密收成功

四十一

力行具奏等因臣等奉照江西巡撫都御史俞諫并都布按三司府縣衛所經該官員俱以凡庸濫膺委任有地方之責者優瑣關其而撫字不知受總領之許者因循玩愒而統敘無法彼處賊情給事中徐文溥奏稱姚源之賊未嘗遭挫畏懼衣食不繼必思劫掠之更查訪剿撫功次有無欺蔽將都御史俞諫仍留巡撫巡按御史曹傑奏要家行訪探處置本部自去年十二月至今節次奏奉 欽依行下剿捕已過半年而各官若罔聞知直至今年五月徐九齡遞走與醴源賊首顏曰春等合夥殺人祭旗奪其糧徽方總奏來及奏稱知縣周廣等弊該府官申稱徐九齡招撫安插不致為非不見將各官整問隱匿誤事情罪所據各官俱係互相隱匿重情重事違該重治及照近年以來為照所在官司隱蔽賊情不早申奏捕賊以致盜賊聚聚誘生靈動調軍馬耗損錢穀糜費萬計其隱蔽之人因循姑息未及查究以致各處倣效互相隱匿恬不知懼如徐九齡等弘治年間為盜至今及攻打奉新縣燒房違冒縣聞知勸回并去年學使民人宋禹三等知情遠處之人尚且聞知慮恐釀成大患而江西官司並無奏違跡其存心惟欲延玩以道已責不為忠謀以逞大患罪狀已彰實難輕貸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特 勅巡按御史徐傑光

查該府縣原申鎮巡衙門申文內說稱徐九齡招撫安插不致為非經該官吏提拿到官空官牢固鎖押解京送都察院收問再將三司守備等官隱蔽徐九齡并醴源顏曰春等賊情經該官員查勘明白分別情罪輕重上奏具奏定奪不許仍前遷延仍請 勅切責巡撫都御史俞諫鎮守大監黎安等俱受 朝廷重托鎮撫一方不能宣布恩威肅清奸宄臨事寡謀惟圖倖倖便游不斷首鼠兩端致盜竊起倖難撲滅論法即當撤送京師明正其罪但係緊關用人之際姑今戴罪速會三司官計議選委本省內謀勇官員不拘文武職銜官秩崇卑或一二員或三四員調集堪用官軍兵快責令統領會合剿捕務要謀慮精審計出萬全罪人速得地方早安如或令賊奔逸出境勢已窮促聽其晝夜襲擊毋致遠遷亦不許輕率無備致隨賊計如有成功不惟准贖前罪尚有功賞別議若或不自悔悟致成大患 國典具在望臚等及本部議擬未盡及干係重大事情呈馳具奏定奪本部仍通行南京湖廣浙江兩直隸兩廣等處鎮巡官員嚴督三司守巡兵備等官但係通達江西水陸道路嚴加把截設法擒捕遇有江西賊賊官軍到彼會合策應供給行糧將草不許自分彼此以致徐九齡等越過逃走一體肅究罪不容貸但過賊到聞

即依律申奏不許隱匿正德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這地方隱匿謀事官員着巡按御史查勘明白指實奏定奪還行文書與該巡等官嚴督所屬將各賊上緊擒剿務期盡絕若再因循怠玩釀成大患重治不饒江西接壤地方把截緝捕等項都依擬行欽此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俞諫等奏據兵備副使宗璽呈稱督發官兵設立民寨四路把截本年五月十九日忽有大賊首徐九齡等張打江西無敵大王旗號突入醴源鳴鑼放銃吶喊哨聚至次日三更徐九齡等兄弟黨與突求迎敵出戰將九齡戮傷墜馬斬首碎尸餘黨擒斬盡絕內生擒三百六十五名斬首一百一十六顆俘獲賊屬妻男一百四十一名口等因該本部議照逆賊徐九齡等本以 朝廷赤子乃敢構亂逆天僭稱王號荼毒人民久通天誅惡貫滿盈今巡撫都御史俞諫乃能運謀設策申嚴號令鎮守太監黎安同心協力共圖安輯巡按御史徐讚激揚奮督察有方各官功蹟理宜甄錄及照副使等官宗璽等各督調有方論忠奮勇不避艱危并各該兵快大尸人等用命効勞及陣亡兵民死戰遇害俱合照例速加陞賞以勵人心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徐讚將紀驗過功次并查過陣亡兵民

○奏請陞賞文據

五十二

姓名上緊造冊奏繳及行部御史俞諫會同巡按御史將副使等官宗璽等功蹟逐一查議等第一徐是奉本部查照議擬上 請定奪通行陞賞及照直隸都御史鄧璋先奏建昌縣老人劉祥十五帶領家丁擒斬徐九齡等情節今無亦行巡按御史從公查勘果係劉祥十五為首擒斬徐九齡等盡絕明白回奏重加陞賞以服人心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有功弁陣亡人等及劉祥十五功次着巡按御史便查實奏來陞賞黎安歲加祿米十二石俞諫徐讚各陞一級宗璽等功蹟待查議至日來說欽此

乞全

恩信以處降賊疏

胡世寧

○奏請陞賞文據

五十三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擢任 勅委東鄉撫捕盜賊到任之初即因姚源叛賊汪浩八等流劫廣信係臣所轄地方領兵到彼隨賊追剿至六月賊平方得回至東鄉行事彼時新縣城池尚未成立舊招賊黨俗號新民向懷反側未知的數臣恐驚疑羣身扶病到彼諭以 朝廷恩威曉以法度利害誓言招不殺再叛不招而苟有違犯者一依法律處治決不姑息彼等感泣告願招回良民共安田里然無柰地方尤梗率生事外則誑言賊反內則妄傳兵至以驚惑良民少有復業後至七月將盡因賊首文茹七被捉不出萬念致復行警劫各民恐被連累告縣追捕不意

大賊首樂庚二陳邦四賈馬七次賊首樂庚三劉瑞五陳慶六陳慶七胡重一等集黨拒捕遂行擊殺。偶蒙提督都御史俞諫以至於餘干議事間變借領民兵十餘連夜進剿。提督同化新民軍前哨招倡亂首惡及其餘餘餘惡徒亂賊徒次第擒斬其有逃出肅聚者又蒙提督軍民調兵剿絕獲功奏報外其餘舊招新民十數自到縣之日皆蟻附軍前聽調殺賊內有王賽一者原係賊首其居近山頗險其黨聚頗多。是日全夥來見即被地方光棍火其房屋。虜其財穀。不犯守法不敢拒敵。次日調彼進剿追賊至樂庚二等所敗其黨方戰被傷四人被殺十人。本犯陳勸賢馬七將樂庚二等擒送到。且又訪得本犯手下賊徒鄒鎮十一聽招後又曾殺人其同夥賊首楊勝四惡不改本犯皆目擒送。宜不敢隱匿。又聞賊首又如七等先被追捕投彼不糾。糾彼同亂不從。以此各賊勢殊次第就擒。今各賊平後本犯自知平素警惡不為地方所容。自特馬廷鎗刀首送。入官告願充軍。遠害已呈。具提督都御史俞諫警發本犯府城轉候其原獲手下徒衆分作三處照舊安插。外惟照本犯自到後不曾背招。今又自率黨與投首。又擒賊犯送官正條節奉 恩詔所當推誠無恤之人。今畏地方小容告願充軍。遠害情亦可憫。臣愚伏乞

聖明俯念地方曲全恩信。將本犯編發稍近衛所充軍。仍飭所在官司不許無故放散。使其徒黨聞風素慕。以後聽招新民若有避罪遠害自願充軍者亦聽。地方官量輕重擬按衙門定衛發遣。原有產業聽從變賣。隨行一時難賣者責令有司召佃收租三年。一次解供。給度幾費。寬可散而地方可安。況查降賊收軍。宋時嘗得其目。且為地方開此一例。使後有劇賊難除。一時請兵。宋到而州縣之力不足以制者。得緣此施行。亦可以少舒地方之急。且又念今地方光棍警劫聽招新民不得安插。及誣陷復業貧民不得安生。官府畏其流言挾制。彼此異見互相執持。不能禁止。雖今新民畏威。德不敢抵敵。貧民負病含冤無處控訴。然恐久而不禁。則彼積怨難消。聚眾難息。或有卒然之變。復起姚源之禍者矣。如蒙 聖恩特申。當請嚴飭上下官司務要同心一令。自今新民小有違犯。依律處治。其若再犯。劫殺必行。勦滅不許再招。至於地方光棍有犯擅殺新民及誣陷平民者。亦要依律抵命。不許姑息。新民舊劫良民財物。既不追究。其已前光棍誘騙新民財物者亦不追究。至於各處妻子必須追還完聚。不許隱匿。朕彼各免驚疑。各畏法律。各斷疑。然而田里可使生命可全。一轉盜亂之區。復享昇平之福矣。

南昌乞兒民權左疏

李承勛

切照正德四年以來賊首胡雪二丁大王陳福一羅長一羅光權胡仕安嘯聚群兇於奉新縣界華林山靖海縣瑞瑞崖立寨二縣居民被害極矣。陛下聞知即差總制等官以剿捕之又盡蠲免二年稅糧以救恤之愚民之心感矣。正德六年七月內臣奉欽差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金差委靖安縣征剿胡雪三等。臣行經奉新縣目見縣北數鄉頗有居民耕種縣南五里之外居民俱已逃散房屋俱已燒燬田土俱已荒蕪及入靖安縣界鄉民逃散殆盡田地盡數荒蕪縣市絕無一人。臣

重刊奉新縣志卷之五

五十五

吏不能存立破屋之下惟有僱雇衙衛之上盡生草莽。臣時同本府陸任推官李梅通判汪穎開誠心而福逃散披荆棘而築城垣訓農夫而爲戰卒銷農器而鑄戈矛正德七年二月內仰伏。天威剿滅前賊時值春深殘民初回僱僱買牛借借種糧農務種田僅及一半餘尚荒蕪甚盛田新與石馬三鄉人民去寨尤近被害尤酷或父母俱死而僅存黃口之兒或丁壯盡亡而獨遺白髮之老或隻身幸脫而父子尋至盡亡哭泣之聲路人有不忍聞痛苦之狀。雖是有不能還本年閏五月內據署司副使顧憲陣亡又蒙委臣征剿華林山強賊直到奉新縣法城地名干

重刊奉新縣志卷之五

五十六

城立營撫剿目見法城進城一鄉人民被害之酷與靖安縣益田新與石馬之民無異。仰仗天恩又減前賊二縣巨寇俱已盡除衆心欣然以爲真可喜也。真可喜也。臣愚獨以爲雖可喜也而尤可憂也。雖可喜也而亦可平也。蓋二邑巨盜益新平太平可登此誠可喜而可賀矣。然此二邑之民失業已久而靖安之益田新與石馬三里奉新之法城進城二里爲尤甚。前日盜賊未平此輩雖云失業然皆招集在官充當便手。義丘日有口糧之養月有魚鹽之供。身在軍營豪強不敢騙害糧差似免官吏無由需索。雖非長久之計而眼前頗易過日。今盜賊既平散回復業隻身雖存骨肉俱盡屋廢焚燬禍日傷心饑病猶不能繼。子屋猶不能完。若又催徵稅糧編當差役三歲不耕銀米安出欲典賣妻女則俱已被虜欲典賣田土則無人承受。催科不前必加鞭朴鞭朴不已必致逃亡逃亡連累人包陪此時民被苛暴之酷又有甚於前日盜賊之慘其爲後患理在不疑。此則可憂而可弔者也。伏望陛下憫此二縣殘民十分被害困苦之甚特勅該部將此二縣正德七年稅糧蠲免一年奉新縣進城法城二里新安縣益田新與石馬三里殘民蠲免三年稅糧并應雜派差役令殘民安心自在漸覺家計彼知朝廷憫恤止之厚則感

恩刻肯永為忠孝之民當四方多事糧餉匱乏之時巨款
為氏 請免三年糧賦誠若難行然臣身為忠臣 聖朝
諸臣邦本深慮初回饑饉之新民不禁催科之逼迫致生
他變未免文煩 聖慮所得甚少所失甚多若因而於免
所免不多而能消地方後日之患為利甚大矣

為提督事

王瓊

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左舍都御史王守仁題據廣
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統會事等官王天用等呈
據樂昌縣知縣李增報稱地名岐田山賊犯龍書等十一
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望家赴縣首願備同伴解官
等情竊案會事王天用統督都指揮同知王英准暫隨哨
調用侍後班師另議遵依外隨據知縣李增呈稱起集鄉
兵壯夫督同龍書等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討誘賊犯
蕭綠等六十名陳滿等於十二月初二日討誘賊犯李廷
茂等二十三名行仰務將殘寇盡法剿滅以收全功等因
本職思得各兵退散就行屠戮既勇勇未并原部打千共
四百餘名日則督發搜捕令出果穴夜則擊回護守地方
城池及行家室新撫流民去後等緣得賊首李斌等因黨
衆在於湖廣鳥泰山縣等處因飛報到縣當就五月二十
一日申時發遣湖盜老人李孜瑣等晝夜潛至地名安陽

間賊踪家切緝探包圍三日始擒本賊餘黨俱各奔逃經
由各關報到道參稱賊首李斌等與高快馬難福全等糾
衆流毒三省為患有年奉調軍兵征剿乃敢深藏密容意
圖苟免偷生但其罪惡已極難逃 朝廷殺伐之威以致
官兵遵奉軍門竟令窮追深入一日就擒所獲獲功人保
合昭懸示重賞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聚即使嚴
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備有司設法調兵剿殺不
許聽襲傳舉招撫家嚴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
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及并追逼退縮者俱聽以
軍法從事仍要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或食所在大戶
量加糧食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首隨隨宜處置欽此
文據樂昌縣知縣李增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有
山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檀頭村行劫又據
乳源縣稟報賊徒一起約有十餘見在州頭街等處打劫
等情及據湖廣郴州申備致仕官朱存輔等連名呈稱賊
首難福全高仲仁等雖蒙征剿黨惡猶存正德七年兵備
衙門討誘難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官任官高仲仁等給
與本巾設為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
千餘徒號稱高快馬等虎金錢豹不皇家地峰總兵等
名目正德十一年七月內流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地

方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斌給與冠帶重
設糧官未軍半月一起八百餘徒打劫生員諱明浩等家
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峒等處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
寧等縣出劫呈乞轉達請軍剿辦等因各報到日看得前
項盜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簪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
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政治之方亦有二說等因該本
部覆題看所得所奏政治盜賊二說大意謂事機隆重若無
意於近功而實足以爲攻取之幾征調四集雖可以分咎
而不免爲地方之累竊究根本辦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
有在合無本部行文就令差來人賞回交與都御史王守
仁悉修前項申明省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
時相機攻剿四路防截外仰各官務在查照原議上緊修
期速勦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應臨敵制變俱在各
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爲兵力不逮或先離散其黨與或
陰誘致其腹心聲東擊西陽背陰掣勿拘一議惟求衛全
軍門遠遯不必一一呈稟及成差帶又經牌仰上緊相機
督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人
賊級共二千八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
百四名口奉獲器械贓物一百三十二件把牛馬八十三
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匹件把行仰各道徑送巡

世紀功御史審驗紀錄造冊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仲仁
李斌吳玘等茶毒三晉殺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跡
甚叢計雖亦不過妖狐黔鼠之謀就其虐焰乃已漸成封
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之間元遂殲
殄靈百姓之冤憤解地方之倒懸此皆仰仗 夫威廟堂
有先勝之算惟懷授折衝之謀賊徒破膽將士用命之所
致也臣等獲觀成功宜勝慶幸伏望 皇上既行大賞於
朝復沛量恩於下庶示激勸以勸後功臣以凡庸燕喜多
病縲縻地方之責屬征調四出不能身親督戰然賴總督
都御史陳金總兵官武定侯郭勛等先已布授方畧諸將
得以遵應奉行戮力效死竟收完績真所謂碌碌因人成
事雖無共濟之功實切同舟之幸除別行具本請罪官病
乞休外等因看得都御史王守仁奏報征勦廣東樂昌等
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級共二千八十九名顆俘
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名口及奪獲器械贓物
牛馬等項奏稱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楊鳳紀作勵將士
既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格勞績尤異查得
今次廣東韶州等府樂昌等縣報捷正係都御史王守仁
該管地方本官雖因南贛等處用兵未曾親詣彼地已經
行文督調及分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路防截亦預

有勞況查王守仁前項本年三月內攻破曲潭等巢擒斬
俘獲三千餘名顯內大賊首池仲容等僭號設官流毒三
省一旦勦平厥功非細本部原擬乞將守仁再加陞權并
以陞于百戶職級之上量加陞叙以酬其勞伏蒙 聖旨
王守仁已因功陞職了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老裏臣等
竊以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賞給似未足酬其勞
若謂愛惜名器恐不宜施於守仁一人也今廣東文報前
捷通併論擬前後擒斬六千餘級恐難再泯其功合無將
王守仁量陞俸級於先陞于百戶之上量加陞歷庶乎賞
當其功人心悅服但 恩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擅擬
伏乞 聖裁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
旨是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膺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
此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一

福建

福建圖叙

桂芳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衝信爲北藩建昌南賴爲右壁惠潮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狹處人輒用盜竄流入政和壽寧之境大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盜之利山谷深遠盜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遇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存與則漳浦龍溪之民是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朱蓋簡僻莫如邵武歸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戶口 戶五十萬九千二百口二百八萬二千六百七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疋零六十五斤鈔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九錠鹽運司額辦舊價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地方民情 恭清

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阻如浦城縣仙霞等鎮及福清縣

常思嶺上日常所經行猶或詫爲險峻抑不知此徑通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十仞下則有不測之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爲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被一鐮而行又或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六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粘襟襪蒙當時平無事行者無譏呼追迫之聲循若米甚官幸如去年漳賊溫文進倡亂不三四日抵安溪縣民匆卒棄背產奔入泉城欲從陸行則恐賊扼其隘萬無一生姑投溪舟而人衆利先溪險舟小不足多任載胥及溺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事諸葛八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爲務今職方內地皇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爲度外設使溫文進輩稍有睚眦之智不難六以即平地則官軍數十萬其如不得方輒不得成列之徑道者恐亦未能勒絕如此之易也况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者犯涉難危亦有官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司於歲事稍豐之日今有司督諭當地大姓或照里甲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蹊如傍崖之徑元用水度則去其腐且小者易以堅且闊者或架方樓于其上又善矣其不然收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刊之焚之使獸啼

稍遠行人不至幸與虎復遇也今之大姓家有餘資而置貴於藩何限此等在在之若令舍彼爲此督餉向方豈未必不幡然樂起也未必皆勞勩官也如民力不足雖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爲大助

監軍屠屠

張楷

正統間建昌人鄧茂七初名鄧雲雲依爲聚所推因殺人府下捕逆之福建寧化縣陳正長家改名茂七聚衆爲墟集會下常數百人巡按御史柴文顯立爲會長遠近商賈皆含焉願指殺人者其衆後爲饒家所告縣官捕之拒捕率黨劫上杭從者日衆回攻汀州屢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而陳正長爲得仁所擒械繫送京正統十三年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貨物月餘攻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官民悉逃掠其庫藏并民家財物數日至順昌縣據之時賊既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而順昌官民悉奔邵武開城以守尤溪縣主將福成聞鄧賊之橫行無忌也因煽下號集居民劫取聚落於是貧民有罪者悉赴之旬日至數萬遂製尤溪縣治與鄧賊聲援相關將劫沙縣欲遂攻延平五月延平府上其事於省於是御史丁宣右布政孫昇副使高敏并都指揮至延平以同知鄧洪尤溪知縣統官軍二千往沙縣緝賊鄧賊連約福成等合拒官軍

軍皆沒焉丁宣等乃議發牌招諭令其解散皆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儕豈畏死者吾從尤溪取延平乘勢據建寧塞二關之入傳檄下南八閩誰敢窺焉殺資書使者據貢川及王臺館地方立總甲里長遂據沙縣其勢益熾巡按御史張海始至延平乃以張都司劉指揮領軍四千往戰行二十里至雙溪溪口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聽軍導皆前都司將至後只數十人賊伏猝起舉柵塞路前者既不可返遂救都司并其從徒前衆回顧賊乃登山壁立吶喊官軍大潰六月初一巡按張上其事請兵討賊上差錦衣衛千戶劉壽兵部給榜令資往招撫時都御史張楷巡省僉輔上急召楷九月初一日朝罷面諭楷曰福建賊人猖獗彼處官軍被賊設計陷沒數多你每往南京操軍候差去的千戶劉壽報到另有進止初三日朝罷內官宣諭昨晚福建報到賊人招撫不服必須出師今添差都督劉得新陳榮與你每調用明日你每都來領賞賜初四日親奉聖旨你每近前來如今福建賊人又害了一箇都指揮你每即便領軍前去務要勦滅盡絕朝廷有大陞賞欽此楷等皆受賜而出十一日陸辭又奉而諭聽者你每不可遇福建一方百姓望你每來救他務要將賊人殺滅盡絕回時陸賞南京止許住三日欽此十月

初一日至南京分遣劉得新往江西領原調官軍三千從建昌至邵武會合稽率官軍三千達遼回各三百戰馬五百定從浙河往既至浙江與給榜文先往招撫聞帶浙江一路官軍至常山遣人回奏諸盜六十一月初一日至廣信 勅到召曰得御史張海等奏言在諭鄧茂七等畏服從化聽丁宣等撫諭如爾等官軍到行都可依前勅警且駐劄通張軍威震賊心又曰丁宣從海先勅令彼招撫爾等到彼務宜公同謀畫雖賊黨衆任君統屬均受朝命尤須取其所長協議行事不許偏執自專有妨重務欽此適江西巡按韓雍及二司呈處州賊人葉宗留等四百餘人搶掠寧壽往鉛山乞調官軍防護初三日調軍五百往初五日賊到黃柏鋪領軍指揮戴禮等與賊交鋒射死賊首葉宗留生擒從賊二名射傷二十餘人餘賊奔回向車盤驛次日又添官軍三百追趕賊散而還鄧賊順流而下水陸並進至延平丁宣悉召官軍入城環城自守以二司孫邵往迎都宣初八日至廣信見于說賊勢猖獗見在延平攻城特來迎迓乞倍道而進庶可濟事于且榜文二道令邵率往招撫初十日勅到畧曰御史丁宣等奏賊首鄧茂七等及獲不服仍肆劫掠處州賊人葉宗留等後劫崇安等縣蓋此賊輕視福惠兵力詐及屢必

須遣兵勦捕庶幾兵威大振賊徒畏憚欽此先是處州賊人走車盤看見官軍回廣信散而復合於十三都拿人挑送行李因攔路截路令指揮戴禮領軍往陳榮謂子曰朝命我等恭將為殺賊也今延平熾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地方甚等而我等退軍不違顧命指揮彼若回京一說我等何所逃罪次日都督陳榮率戴禮等出軍軍無紀律亦不知戰陳榮督之方至十二日倅與賊遇敗沒榮與禮等皆死餘軍大潰賊既得勢遂夜寨往浦城午後鄭雍往探迎見軍血汚狼籍言陳等之死雍匿其軍不報於早至夜半方知其敗大驚次日謀添調軍并選精銳前進是日 勅書到畧曰鄧茂七等及獲不服必須遣兵展轉為患不可因循姑息有誤事機今賊勢愈熾人心驚疑爾等宜夙夜用心不可頃刻怠忽欽此是日都督劉得新報領江西官軍已到邵武欲往將樂策應聞取進止先此得邵武府報鄧茂七領賊數萬遣呂公軍等具攻城差指揮戴禮馳赴比至賊已掠城而去矣至是後調官軍三百遼回八十名差千戶陳榮領去會劉進兵于探前路賊去乃進軍至建寧隨路日惟求神許醮奠其陰祐而已比至建寧 勅書到畧曰得奏賊首聚聚陳山舉不服招撫又遣賊徒各縣搶掠延緩之久愈肆奸謀侵擾地方

爲患甚大特命王瑾曹吉祥同征夷將軍寧陽侯陳懋副總六保定伯梁班平江伯陳豫泰將都督范雄董興泰等軍務刑部尚書金濂率在京精兵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前來征剿此時爾等已到福建地方未知行事如何勅至爾如已到彼即酌量官軍氣力果可滅賊相機調度誅其惡黨以圖成功如料賊勢卒難撲滅姑宜於有糧土處撫兵振威延緩賊徒俟陳懋等大軍至日一鼓撲滅庶幾賊徒盡絕可成大功欽此賊攻延平日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領官軍一千達軍四十餘指揮郭保統領并典史鄭烈領鄉夫百餘往上泥坑下營與賊戰射死賊徒僅百人因殺賊首羅頌軍士資者倍之亦以捷聞十二月十一日建陽路始通先是劉得新報於將樂殺賊吳新獲若干至是報賊三千有餘往建陽地方乃調官軍一千并鄉夫三千隄備建陽後令指揮崔源陳賢領軍一千恭政黃仕華副使高敏領鄉夫三千到建陽於興中里與賊戰殺死賊千五百餘并賊首魏宗得先是賊衆於近城五里延小橋上把截柴米不通給榜令建安知縣胡欽往招得黃登等三千餘人復業榜禁居民不許報讎十五日勅到畧曰得奏你等在鉛山駐兵遇強賊葉宗晉出沒劫掠爾等已調官軍追殺入山議欲仍在鉛山緝捕盡絕恐

福建倡亂已起督往行都司操軍振威効至你等仍依前敕姑且持重會兵撲滅凡彼中合行事務即自斟酌停當隨機處置今後毋聽丁宜等往來計議展轉延緩事無成功欽此十九日勅到畧曰近聞爾等駐軍鉛山遇處州賊人葉宗晉等出沒劫掠督陳榮同指揮戴德領官軍二千追捕殺死陳榮戴德等官軍推原其故蓋爾等先因殺敗此賊以爲得計某謀驕進故爾賊計論罪俱當處死姑記爾等重罪勅至即星夜整頓所領官軍專一尋襲葉宗晉一起務要盡謀奮勇擒殺盡絕用贖前罪欽此先是沙縣賊首張由孫到延平自首復業至是引從賊羅汝先等詣平降願殺賊贖罪詳聞其情則謂爾賊自將樂敗後皆據山自衛不履平地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誘其攻城乃悉大軍五萬內應夾而攻之可擒也先賊在浦城者往政和劫擄復分掠村落知縣葉忠高奔至建寧請兵正統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調軍一千以指揮陳賢領往比至則賊掠已稍散去矣轉浦城復大掠歸龍泉軍遂空還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俱受鄭賊僞官掠財物聚陳山寨黃登等用計擒出於初三日到軍械繫送京十六日前後凡發軍六千益延平殺賊遇賊攻城殺賊千餘賊稍却遂移軍往建陽聲言往處州征賊二十三日勅到畧曰得奏爾

等欲會合劉得新官軍先將延平上下沿河一帶賊去
虞勦滅盡絕後移軍延平審察陳山勢賊勢不候大軍
到來平爾等所領及福建官軍併力勦殺等因具悉然兵
在量敵審勢庶可成功爾等宜詳察陳山賊徒果離心散
亂其勢可破官軍氣力足以滅賊耶審議調度一應官軍
民夫相機勦殺務在擒獲賊首及情重人犯解京如陳山
賊衆勢不可破爾等姑宜持重待寧陽侯等大軍至日協
力勦殺知爾等欺爾等七事畢或有未盡散賊聽陳懋等
大軍駐彼剽捕爾等與劉得新仍遵前勅帶所領官軍先
回浙江處州等處跟捕葉宗晉一起強賊務要盡絕以除
民患爾等其欽承之欽此於是衆官復回建軍而太監等
大軍亦至二月初一日報賊下山攻延平大軍往往延平
城北預於溪北灣伏置火器至期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
過火藥齊發打死賊人數百餘逆黨潰散官軍追趕生擒數
十人鄧茂七亦死乃斬其首追至秋竹鋪賊遂大奔得賊
船百餘隻其捷露布以聞解送生擒賊徒并函賊首赴
京先是鄧賊將攻延平至下南一路驛站燒燬不通往來
至是遣人開路始知福州動靜餘賊復聚後洋地方截路
三月初一日平江伯與曹太監等各分路捕賊初三日平
至王臺館居民千餘出迎半爲賊類皆令復業不問且令

計擒餘賊未復業者前後頗有捉獲人口器械初六日指
揮王鉞領軍於高陽里獲女將軍廖氏夫婦匪軍人先嫁
鹽商病故改嫁邵武縣人陳根長被昌順賊首吳進擊擄
爲妾又送與鄧伯孫僞號將軍此婦妖淫善幻賊敗逃回
高陽里母家竊往報效文林性來報軍衆擒獲衆官爭奪
此婦爲功千先具本上奏以爲已功餘賊不能陣逃匪民
家前後爲官軍次第擒捉初十日至順昌縣治先被賊劫
三次官吏逃逝居民離散衙門燒燬縣無存人就城住割
遺軍四散搜捉僞指揮陳唐僞千戶陳石仙吳佛祖及僞
制印符等十一日有報效生員趙旭吏何新領從賊五千
餘名并其杖械獲首獲業十五日有賊數十遊聚邵武縣
山中亦被官軍緝獲十六日有從賊楊本一等二千餘名
從招獲業十七日有千戶孫興軍生擒賊首羅汝寧等四
十名送邵武縣監候十九日大軍至邵武將生擒從賊各
斬首覽令二十日勅到署曰得爾奏獲羅汝寧誘出鄧
茂七與官軍對敵斃死及自官賊人黃泰設計誘拿截路
賊首劉宗羅海郎七令先陞建寧縣王簿羅汝寧陞少縣
縣丞候地方平定之後再行論功陞賞勅至爾等審察福
建賊勢如果寧靖先領軍馬星夜回到浙江勦殺葉宗晉
一起強賊以除民害欽此邵武縣賊首張用貴有衆百餘

據九都龍山與鄧賊聲勢相倚至是獲用貴帶數十人下山投首餘賊懼死尚伏在山官軍因往捕捉勦殺并縛張用貴等到營署時鄧賊勢熾府縣官逃民散其有鄉村聚落悉皆順賊自南漳以南建陽以北盡為賊有惟延平一城僅為官守亦屢失屢復賊不久獲惟務切掠是以入府數日遂掠而出賊去官入故延平可住自餘鄉落在在皆賊故有總甲望長一名皆賊所署自張用貴既散之後猶有驚峯山頂遺賊數百報效吏林性導引大軍三路而進賊遂散走陳厝寮暫生擒數十人并獲偽印數顆次日回軍中途遇賊即殺數人餘賊登山追趕上山復殺百餘人并獲器械百餘件次日回軍至邵武給榜招撫復業四月初四日浙江聲報處賊猶僞請軍勦捕予等欲動民聲哀哭聲言大軍一去鄭孟誠黃安得等必來攻城無禦請暫留此地方效順人等自能擒捕十三日 勅到署自得奏稱等自延平分兵一路擒獲賊首羅以寧賊徒數多亦見效勞勅至如福建賊人果已勦滅爾等仍遵前勅先率所領官軍先回漳州等處擒捕賊首葉宗留務要得獲以除禍本欽此十六日邵武知府招得黃安得等七百餘人投首復業安得言順昌邵武一帶止有賊首鄭孟誠張四鐵劉孟良三人未服招此則悉平矣軍中議定統兵官

軍二千於鵝峯山下劄住手與劉領軍四千過山直抵鄭孟誠巢穴至二十三日出軍先以軍一千往密溪口截賊前路大軍從山腰抵孟誠巢穴賊奔往與四鐵合但獲老弱數人燒其營寨次日官軍過山抵黃金井張四鐵與鄭孟誠盡數逃命止存空寨官軍獲老病四十餘人於是遣軍送順昌吏生員人等復縣大軍從王山往浙江應慶州之急

叙平上杭賊衆始末

咸化二十三年上杭賊首劉昌溫留生糾武平所千戶劉鐸個人丘隆等數千人分投逼寇鄰境攻掠江西石城廣昌信豐廣東揭陽等縣殺官劫庫其惡極甚撫臺不足數三省奏 聞添設汀漳兵備僉事伍希閔討平之希閔字仲孝江西安福人御史伍驥之子初知湖廣隋州廉介方正中外聞之方三省邊報至 廷議平寇之任非希閔不可格乃陞授福建按察司僉事兵備汀漳等處希閔至彈竭心思區畫方畧會同鎮巡布按諸司定議客售所長官授麾下文武官兵或擒或撫咸得其宜卒平寇亂賊其渠魁擒溫留生於勝運執劉昂於來蘇縛丘隆於菲萊餘黨以次擒戮悉平麾下有功巡捕知事周深為最指揮劉廣次之俱嘗親擒賊衆折賊執件至於臨陣對敵奮不顧身

則總甲李福英實先之事聞 朝廷遣都御史王繼巡撫
地方復差刑部郎中洪鍾番錄重刑梟數賊之首于市賞
食事伍希閔緣段二表裏實指揮劉廣亦如之餘有功宜
與志蒙 恩賞有差知事周琛陞本府經歷職專巡捕
勦李福英冠帶文士巡檢聽用獲賊因地僻民擾添設若
米鼓樓崗二巡檢司于時守備都司楊海以老疾去任
廷議慎選署都指揮僉事西寧守備江漳連寧直隸金山
衛指揮使以將才一等田兵部舉薦前來交代專駐武平
控制地方弘治八年上杭來蘇里賊首劉廷用張敏陳宗
壽等聚眾攻掠鄰縣初僉事伍希閔在上杭時恩緣威制
大羊之群懷服而不敢妄動聞希閔以憂去任而知府吳
文度又入京考滿劉廷用等則竄然而起招集廣東流賊
千餘人攻瑞金劫掠會昌寧都茶毒富勢輒掠廣東程鄉
等縣廣東省臣奏 問廷議廣東左布政使金澤宅心正
大才識優私可當撥亂之寄乃賜 聖書就任陞右副
史總制江西廣東湖廣福建四省統轄汀贛潮桂等八府
地方俾專鎮于江西贛州照梧州中制事例以撫捕之弘
治八年八月撫臨贛城選擇驍勇將士指授安邊方畧仍
檄知府吳文度盡心戮力以討賊為事不數月而前賊首
皆械赴軍門其餘賊黨取其兇惡者皆戮之餘悉招

撫寧家地方獲安仍具 奏每縣添設巡捕手簿一員職
司捕盜又訪得希閔前有平賊奇功其為汀漳軍民所服
奏保薦復來兵備汀漳等處時希閔服闋已改任廣
西按察司僉事 朝廷軫念邊方特 命所薦遂自廣東
任于汀漳理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弘治十年四月到
任意節重臨之始首詢地方賊情利害之大者上杭里老
鄉民人等具言來蘇等里保安砂布等處接連廣東程鄉
河源地方積年賊首百十餘徒窩住老山深處恃險為非
玩法無忌最賊之中張羅二家積惡尤甚醜成腹心之禍
不可勝言公蒙 簡命巡撫都堂并章南道撫巡按劉本
土布命府衛緝捕甚嚴關防日密目今不敢輕動只恐根
澤葉固異日延蔓勢大難於勦除等情僉事希閔切於憂
慮夜不遑寧多方運籌博采群議給賞募勦驍勇策士李
福瑛鄧惟端等子父親兵分布中外察察因保安賊首張
文通羅景珪等聚眾將武平縣公差應捕人張鈺茶戮地
方告發致起變端乃假以他故先收賊之戶長老人張文
聰羅繼等千餘暗行設計諭以利害各令家屬潛隨李福
瑛鄧惟端等伏兵隨先擒復賊徒屢杭鍾連等五名已而
又設計擒獲賊首張繼羅福興等伍名解道又誘出賊首
張景珪張景二名自首即刑甫旬日擒獲賊徒大半漸次

沮滅再防砂布賊黨亦幾意欲結搆明惡志肆焉仍
行出計誘擒賊首鍾孟恭鄭繼德廖廣富等一十二名又
給賞降續獲賊首鍾繼羅振藍等共三十餘名到官
供審明待報處決一月之內而保安砂布二處險患地方
群兇巢穴賊首掃蕩殆盡從此地方可無虞矣

為急報賊情事

王現

看得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胡文靜等奏稱潮州地方今年
二三月以來盧溪等處流賊屠師苗等聚眾數千搶掠人
財又稱各賊巢穴根連二省幾已獲萬計非調兵撲滅恐
其為患轉大又恐廣東官兵不相策應致賊遁入彼境乞
要轉行廣東鎮總官會同三司等官與福建鎮總巡等官會
議夾攻務期盡絕及要嚴行巡撫都御史文森親詣潮州
等府調度督促兩省領兵官員約議交攻同時大舉等因
查得先因福建江西交界地方流賊出沒為患特令分巡
僉事領 勅專一在於汀漳地方整飭兵備又廣東省交
界地方不相統攝特設都御史一員專一巡撫福建汀漳
二府及江西南安贛州二府廣東南雄惠州潮州韶州四
府湖廣郴州地方兼制四省剿除盜賊撫安軍民今據地
方失事亦照整飭汀漳兵備僉事胡建中備不設玩寇失
職都御史文森不思身膺重託遷延久不赴任并漳州府

衛縣官皆有守土之責因循苟安防禦失策都布按三司
官均受方岳之寄諒於兵備巡撫備慮不周前項流賊今
年二月已在本地燒房殺人被害者千有餘家乃敢互相
勾結不遑奏 聞省圖消滅久至勢已滋蔓自知事難終
捷方行申報跡其欺罔誤事失機之罪本當通行提解來
京俱送法司依律從重問罪以正 國法以泄被害軍民
之憤但賊勢正熾要聞用人合無請 勅一道差人馬上
賁付都御史文森切責其罪令其與兵備會同調理并三
司掌印守巡府衛縣官俱戴罪管帶調集官兵備進糧餉
文森即便親詣近賊潮州等處住劄如賊情變動隨時向
往不拘定所多方詢訪用心區畫調度各省軍馬相機撫
捕如有不用命及違悞供軍者照依原率 勅內事理文
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應與廣東江西等
處巡撫官計議者公同計議而行移要處置得宜毋致激
生他變各官果能遲殺賊地方安靖准贖前罪若仍前
失事罪不輕貸也本部仍各鎮馬賁文交與兩廣總督軍
務左都御史陳金巡撫江西都御史孫毓泰各該督兩廣總
湖廣總督等官等官整兵備糧入勦前賊務聽都御史
文森調度節制約會不許自分彼此執初議事如違罪有
所歸中間調兵撫勦保干事體重大者仍須公同計議停

當保無後患方許施行其流賊止許嚴防禁匪及同惡之人但係脅從餘黨亦須撫恤安插務令得所不必盡為誅戮以傷天地之和應有摩置軍宜候賊革之日議奏定奪反咨都察院轉行福建巡按御史候奉軍通將各該隱匿失事官員分別情罪輕重及有無功過准贖緣由逐一查議明白奏 請定奪仍行廣東江西各該巡按御史一體查照糾察施行正德十一年七月初五日具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道地方賊情便為勦與都御史文森着同守巡兵備守備等官相機撫勦還行與兩廣江西鎮巡官遇警調兵即便督發前去策應不許推托誤事其餘依擬行欽此

為廉覈官員以安地方事

王瓊

看得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奏稱福州左右中三衛軍人擁入布政司打碎屏風要將布政使伍仟擊出殺了邵武衛軍人將邵武府通判馮希哲邵武縣知縣蕭澤教誨洪興拘擊九龍觀內圍住建寧左右二衛軍人將建寧府通判張鴻圖殺斃打傷跌死跟隨人役延平衛軍人聚眾作亂該府衛官隱匿不報前項各衛軍人俱因缺糧作亂一節係千軍人聚眾謀亂謀害方面等官重情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備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訪察造謠為首

倡亂人犯着落都司掌印都指揮張奎等切拘提送按察司收問奏 請定奪千碑軍職參奏提問其餘軍士意在得糧隨同殺戮情有可原免干碑人衆不必追究仍明白告示通知毋致驚疑其奏要將別有各衛謀勇忠義素著官員於延平衛福州左右中三衛每衛各選二員前去掌印管操一節查得各衛官犯罪例該調衛今要於別省選除有碍難行及全京衛官員願調外衛者先年有例准調以省京儲合無本部通行在京各衛除指揮數少者不惟但係指揮多餘衛分內有情願改調福建福州三衛并延平衛者聽其自奏本部查無違碍奏 請改註不拘員數

奏為廉覈官員以安地方事

王瓊

聽建按御史三司官會選相應官奏用及照奏內又稱福建地方實為邊境盜賊易生軍衛糧額虧欠百姓頑梗難徵故軍糧疏虞迭起事之難虞莫甚此時必須大臣一員巡撫提督軍務兼理糧儲方克有濟一節切緣三司不相統攝今事出異常若不從宜議處將來誤軍非輕御史程昌所言似為有見合無本部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上官并掌科掌道官計議前官應否添設奏請定奪正德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具題九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便會官議處了來說欽此臣等會同少保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陸完等議得福建地方原無設置巡撫官

員但令地方有事合無請 勅一遵實行提督兩廣江漳等處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不妨原任暫令巡撫福建地方提督都布按三司以下官將前奏內事情處置存當應施行者許即從宜施行應具奏者奏 請定奪一應事宜悉照巡撫官體統而行候事畢之日具奏定奪照舊行事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福建原無巡撫官王守仁只著暫去彼處地方會同鎮守巡按等官將前奏事情處置存當事畢仍還原任高初與他欽此

鹽政列石記

卷五十五

十九

推天下之鹽以資射計其法至本朝周盡簡便矣而閩中之法尤爲便閩中有八郡耳下四郡皆濱海鹽所從產其得以法行鹽於其地者上四郡也行法之地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商不通商不通則謀爲之虧而射計圖之之病必及於國故必有禁戢之令偵捕之科以絕民間之私行者而以法行鹽鹽始得不滯而所從產之方非法之所行也於今甲未嘗設爲禁戢而偵捕之科自以徵候非常不爲難政置也今乃不用於徵候而擬以其偵捕之威施於鹽商豈有母牛之任哉匹夫匹婦之資嚮往往見其執拘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嚮之不覺得執而駭惑吏

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不能且賂則某其所任載其荷以去而以鹽與吏兵耳夫所謂緣法爲虐者自有禁戢之令直以鹽重多寡之間託倚以爲低昂如於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議及牛牛任不得以牛任者而議及牛人荷雖其作奸起暴尚寧於可掇之條是也今鹽之所轉從水浮則用舟得陸行則引牛馬而匹夫匹婦之資嚮不能以幾於此乎產於此乎鹽籍轉之於漳瀝荒園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亦何以異乎是鹽發粟之行於民間而謂此者空以離名橫被議求是下自爲法也民言此久矣比者余松坡公以按察僉事分巡是邦戰橫剗奸聰明勿燭而司徒新山顧公以重德高年爲一方憲察部使者至郡必禮其虛以容政俗之得失顧公乃以民之苦爲告余公爲慨然出禁於是載任負販之家曉然知其所嚮之物之不富得抗無畏於議求偵捕吏兵亦洒然濯去昔日爲暴之心而無所覲於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爲郡晉江邑侯朱廟臺亦繼至報事愛民推行尤慎於是鹽之爲於民間無異稅流錢粟之通行流布而無所害之鹽轉從必集於新橋溪溪多滄今近渡居民常資以爲生甘寧王憲遂羅德靜董甚私司從之德群來席近以請日顧公曰矣吾等不忍忘捐與戶視之於家而尤顧一言以記於石庶從安玩之久

事之不出於法而爲民病者蓋多矣爲使有如今公爲士大夫者有如顧公告焉必以忠聽焉而夫行推此以及於他民猶有病者鮮矣茲事之細不足記而使者與士夫相與盡心於民有可書者日敗月新茲禁將有不復知者暴行又作則此石之記尚若司徒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予鄙不敢任政俗得失之論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以不問而告乎其爲此記蓋無於爲不問之告而鄉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但已也於是乎書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一

湖廣

湖廣圖叙

桂寧

湖廣古荊州地裏御抗其頭顱斬黃其其附腹江陵制其
 腰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即陽之保兩陝湘
 桂之陞南粵辰沅之捍敵靈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
 扼塞斯其備焉蓋二儀設山川獻秀故主氣獨鍾於
 沔即然襟江帶湖所至民惟水患寇亦便乘之過此則
 沔州實慶之閑謹備苗夷而已矧宗藩棋布歲歲實繁
 楚俗標豐鮮思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
 民率些竊難治茲洞諸蠻本以漢宗溫聚易馴後惟水
 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賊功自貽奸謀備
 屬橫發萌朝議不明機而徵之民坐困且又
 而玩敵將貽異日之禍謂之太公無敵斯則害矣
 戶口戶五十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口四百二十二萬
 三千五百九十九
 錢糧夏秋二稅共奉差銀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五
 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
 鈔一百七十五貫

缺軍防守事

千燕

巡撫湖廣都御史李實題查得通年輪班廣西征進官軍
 每年家撥哨守津梧等州大藤峽峽為因感恩山嵐瘴氣
 死者一年每衛所一班不下百十餘名不免要軍撥補其
 事故旗軍節因湖廣地方苗賊殺耗并償運糧米軍餘盡
 數征差去訖似此連年廣西備禦不絕衛所旗軍日益事
 故數多委的缺軍廣平城也各將連年事故死亡數目開
 申到職恭照岳州衛申梅原撥旗軍番辛三等一百五十
 四名前往廣西哨守內病故六十名在逃二十名止存七
 十四名回衛輪該具恭三年二月初一日前去換班及逃
 故名缺行據各所申稱旗軍盡數征差運糧策應等項無
 軍撥補要行定奪一節為照岳州乃湖湘衝要之地見今
 靖州等處苗賊生發城池必須固守斯無後患即今在衛
 別無正軍止有新選餘丁數不滿百既稱無軍暫免撥補
 候征進官軍班師之日照舊撥補前去廣西哨守據見
 在官軍合行依限換班其逃故軍人亦令照名取補除通
 行查勘去後今呈前因臣訪得廣西地方洪武年間原無
 官軍哨備至永樂二十一年因欽差總兵等官在彼鎮
 守奏撥湖廣所屬衛分官軍五千員名隨同備禦遠成定
 例後因官軍物故數多建議者欲行停罷後增官軍五千
 員名分作上下二班輪流緩廣西保烟瘴之鄉本土人民

尚有死亡其前項官軍業非本處生長不服水土俱各染
病難在彼守禦實乃養病度日不堪操調虛糜錢糧無
益隨即病故幸生者多致痼癘從前至今官軍相繼輪
流一家有死二三人者有三五人者姑以總數計之其原
額共該官軍一萬餘員名除茶陵年衛未嘗開報今查荆
州等一十七衛所已死一萬六千六百餘員名俱聚本衛
所補募之近年麓川等處賊寇竊發調軍征進及裏河
運糧等項差役甚繁官軍逃亡數多無軍補伍蓋因死者
愈速而生者不繼爲今之計欲令官軍照舊守備未免
此瘴疫是以無罪之人而置諸必死之地徒有守備之名
而無守備之實欲將官軍停罷不設誠恐彼處匪僅不時
出沒侵擾地方必須有備然後無患巨意以爲廣西湖廣
相爲唇齒賊情緩急互爲應援今湖廣之州屢被廣西流
賊越境侵擾向使廣西兵勢振肅自能擒捉未必貽患地
方但以單弱之兵素乏備禦之策一處有警則兩處亦不
可安難爲廣西之害亦非湖廣之利也合行移湖廣都司
廣西輪防官軍依期會發仍整頓在行者操守城池也
些聽調不許指以軍少因而怠忽候事寧另議

爲捷音事

王瓊

該巡撫湖廣地方兼管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題臣等會將調到漢土官軍民兵殺千分哨委官預期宴
稿親詣教場宣諭朝廷恩威殺伐利害及各給與印信
軍令并招降安撫良民旗榜指授戰攻方畧俱於本年十
一月初二日曾發自衡州起程前哨坐守守備指揮王翰
副使陳璧各監統由桂東縣進至地名東水後哨署都指
揮劉宗仁會事顏英自臨武縣進至芭羅堡左哨署都指
揮王廷爵參議黃質自桂陽縣進至地名角黃熱水右哨
守備指揮李璋會事王濟求順致仕官慰彭世麒由郴州
進至地名紫溪各近賊地方隨宜立營又委知府何詔計
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行事宛期進勦獲功解報及
創行統兵參將史忠贊查副使僉事帶軍兵於兩路口
立營相機行事并行發餉石布政使方璣分委官員嚴督
運糧監軍供給臣等俱往郴州住劄居中調度續據參將
史忠呈稱右後二哨地廣賊眾兵力不敷乞要添發等因
隨會委署都指揮沈鸞趙明指揮同知李傑分領中營存
候官軍土兵各往來策應及不次申嚴號令差官執旗飛
票警催并議定賞給懸示去後本年十一月并十二月間
十二月各日期不等節據右哨監軍會事王濟呈報該領
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宣慰彭世麒等遵奉軍門案劄方
已督率漢土官軍民兵於本年十一月十三十五至二十

等日四路進攻對里平蘇九峯連奪水口平石香山Y營
山等寨各賊擁眾迎敵我軍奮勇鏖戰敵合就陣生擒劇
從賊王聰等一十四名斬獲賊級一百四十四顆內一顆
省據王聰等識認是大賊首藍衣黃首級俘獲賊屬老幼
男婦女一百七十七名口奪獲牛馬二十四匹器五十四
件燒毀賊屋一百餘間被傷軍共五名陣亡上軍六名本
月二十一日各官差探獲步探得大賊首偽稱總兵李斌
在於烏春山寨險固難入會合策應者都指揮金事公
督兵進攻各賊分路迎敵敵敵敵敵我軍奮勇鏖戰而上
一擁來攻就陣生擒李斌親男李仲清并擒獲劇從賊陳
冬生等五名斬獲李斌等首級一百三十六顆俘獲李斌
妻洪氏妾王氏幼女三妹及各賊屬老幼男婦女四十五
名口奪獲兇器六十一件燒毀賊屋七十餘間被傷軍兵
一十二名陣亡目兵三名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
各官督兵進攻紫帽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一秀溪斜寮布
洛角曾莊山坑坡峒曹家峒等處各起羣賊對敵宣慰彭
世麒等就陣生擒橫年賊首蔡應等劇從賊五等一十
五名斬獲賊級一百七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
六名口奪獲牛馬一十一隻匹器一十二件
賊屋七十餘間被傷軍兵一十二名

十六等日督兵進攻大昌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
泥塘金雞寨寨子園等處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
賊賴脫子等一十二名斬獲賊級二百二十顆俘獲賊屬
老幼男婦女五十八名口奪獲兇器七十七件大紅紵絲
旗帳一幅燒毀賊屋九十餘間被傷軍兵八名又節據左
哨監軍左參議黃質呈報該領哨署都指揮金事王廷爵
等遵奉軍門奉劄方果督募漢土官軍民兵於本年十一
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分路進攻襲安秀才鄧家魚黃朱
廣老虎東嶺等峒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余明
等一十七名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九顆俘獲賊屬老幼男
婦女一百八十六名口奪獲牛馬一十二隻匹器一十一
五十六件燒毀賊屋八十餘間陣亡土兵二名被傷九名
本月十八日該都指揮王廷爵差探獲步探得精年
有名大賊首偽稱總兵劉福興在於臘寨寨坐乘四轎張
打黃傘社起黃黑大旗二面聚眾練兵預備迎敵本官隨
督漢土官軍於本日抵寨各賊違犯對敵七次我兵奮勇
上寨砍破牛皮包裹排棚長單及佐等就陣生擒劉福興
并劇賊劉鑑等六名斬獲賊級六十三顆俘獲賊屬老幼
男婦女一十七名口奪獲兇器五十件燒毀賊屋五十餘
間陣亡土軍二名被傷一十名十一月二十九日并十二

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督兵進攻延壽扶溪麻溪等峒各起與賊對敵生擒劇從賊王才安梁洪等二十二名斬獲賊級八十八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六十六名口奪獲兇器三十四件燒毀賊屋五十餘間被傷軍兵九名十二月十二至二十三等日督兵進攻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處山峒與賊對敵生擒有名賊首楊禮保并劇從賊藍才寬等一十五名斬獲賊級三十六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二十名口奪獲兇器五十件燒毀賊屋五十餘間被傷軍人三名又節據後哨賊軍會事顧安呈報該領哨署都指揮僉事劉宗仁等遵奉軍門案劄方畧督發漢土官軍殺手人等於本年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分路進攻牛頭天堂南延莊太馬崗跳企山等寨峒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賊首李仁才龐海并劇從賊龐大面等二十五名斬獲賊級一百五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一名口奪獲兇器九十件燒毀賊屋八十餘間陣傷軍兵五名又該都指揮劉宗仁并策應署都指揮僉事趙明等於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各起督兵進攻企山曹雄坑扶峒良坑雞公箐神鑄河長難橫水橫溪板前黃河冲乾溪等處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首什茂等一十一名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三顆俘獲賊屬

老幼男婦女一百一十八名口奪獲兇器一百二十件燒毀賊屋七十餘間陣亡土軍五名被傷一十一名十二月十五至二十七日并開十二月初七等日督兵進攻地名盧田相木白水礮爛竹灣長江鎮溪家峒等處各起與賊對敵就陣斬獲賊級一百八十九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四名口奪獲牛馬七匹兇器一百四十二件燒毀賊屋九十餘間被傷軍兵六名又節據前哨監軍副使陳璧呈報該領哨署都指揮使王翰遵奉軍門案劄方畧督發土舍彭惠指揮胡景等於本年十一月三十四等日領兵進攻十八壘石鼓嶺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處巢寨與賊對敵生擒精年賊首劉德才并劇從賊譚曰真鄧思柳等四十四名斬獲賊級一十四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八名口奪獲銀牌四面兇器三十件燒毀賊屋三十餘間十一月二十九日并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督兵進攻上黃城背豬婆老虎延壽白雲等山寨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唐聰劉滿等四十二名斬獲賊級二十八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名口奪獲兇器三十件燒毀賊屋四十餘間陣亡土軍四名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等日督兵進攻地名東寨東坑昔蘭等處山峒與賊對敵就陣生擒有名賊首梁惠端并

剿從賊陳通藍雷雄等九十三名斬獲賊級七十七顆俘
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七名口奉獲兇器五十五件燒
毀賊屋五十餘間被獲軍兵七名等因各差官兵陸續解
報前來據此臣等看得各哨擒斬功次雖多緣大賊首龔
福全狡猾兇惡屢征漏網今進兵日久尚未就擒臣等責
夜思慮議加重賞曉諭各該官兵人等有能生擒賊
首龔福全者賞銀五百兩斬首二百兩仍給奏請另加
陞賞及差官脅送禮物花紅前去擒獲惟統兵官龔彰
世麒等設法擒獲解報本年閏十二月初七日據石哨監
軍俞事王濟呈稱擒獲積年稔惡累征難獲渠魁事據領
哨指揮李瑞協營推官王瑞之等呈稱本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選差健步探得臨甯縣溪大王龔福全帶領軍勇并
親信賊眾過走馬山木台石掠險立寨職等親率土兵軍
殺手人等取路並進於本月二十日直抵本寨與賊對敵
數合我兵奮勇向前殺賊賊勢宣威世麒同弟彭世駿
生擒龔福全滿面鬚鬚偏身黑毛小腹生瘡龔福全親姪
男龔秀并各官軍人等生擒賊屬等因具詳前來等因二十
三名斬獲賊級九十八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七
名口奉獲兇器五十五件燒毀賊屋六十餘間等因解報
到臣等臣等臣等臣等臣等臣等臣等臣等臣等臣等臣等

解到臣隨據廣東監軍俞事王主大用等稟報大賊首高仲
仁已該本省仁化縣於閏十二月初二日督兵擒獲是實
及先准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咨稱江
西桶崗峯賊已該江廣二省官兵攻剿盡絕等因到臣除
將各哨陸續解到擒斬首從賊級俘獲賊屬人口等項俱
該紀功御史王度逐一審驗真正紀錄造冊另行并特將
功漢土官目人等照依先後擬定賞格給給銀牌銀兩花
紅殺傷陣亡目兵量給柩木湯藥之資以示存恤仍嚴督
各該官兵將攻破巢寨擒獲賊徒再會廣東官兵嚴行搜
捕盡絕候班師之日另奏外臣等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
馬監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王度嚴照有名大賊首龔
福全劉福興等賊首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本以梟獍之雄
霸聚大羊之衆據山寨之險固而僞稱大王總兵視法度
如弁髦而僭用黃金坐轎殺官劫庫猖亂已非一年破縣
攻城流毒遠連三省雖招而擒惡不悛屢征而漏殄如故
竊兇極惡天地不容臣等奉命征討彼猶負固拒敵天
戈一指渠魁束手成擒今再申惡黨驍首就戮淨洗千
山之瘴癘六聖果空大雪萬姓之孽寃村歌巷舞是皆我
皇上聖謨神威廟堂奇謀妙策及將士戮力用命所致三
等方有綠草之茂最宜靖寇之功乃竊見在大賊首

全劉備與等惡既積平治天罪量容於待日必須速正典刑庶幾人心痛快合無令臣等就被處決劉亮等以警地方惟復獻俘解京等因臣等議得柳桂揚賊盤據山谿肆行抄掠非特出沒無常日數十年來三省之民受其荼毒慘不忍言官司畏罪而不以告朝廷高遠而不及知本部特因聽選官鄭恭應奏稱其黨議行撫等官追治欺隱鎮巡官方為奏議撫勦該御史王度將前蒙蔽賊情及悞事官員勘奏前來本部又將恭將等官罷黜提問罰治有差人心方知警懼都御史恭金因而首建必征之議本部依擬覆奏計處兵機刻期進攻殄其醜類覆其巢穴一方安堵萬姓謳吟此皆仰仗天威受成廟笑之所致而大小諸臣之功亦所當錄伏乞聖裁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具題奉聖旨是各官既勦賊成功地方有賴杜甫獻加祿米十二石秦金性傳一級遠各磨子姪一人做世襲百戶王度也陞傳一級待有相應員缺陞用他其餘官軍人等并土官人員有功陞亡等項該陞賞准贖的還查擬明白具奏定奪賊首首獲全等便就彼決了欽此

撫治荆襄處置地方奏伏

王超

一襄陽荊州三衛并夷陵千戶所官軍未幾宣德年間俱

在本處操守地方彼時山中雖有流民畏懼軍衛不敢爾聚為非正統十四年為因招調鎮遠靖州等衛官軍前去麓川雲南等處征進致今邊城缺守苗賊出沒該總督都御史王來等奏准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去彼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候過衛清勾軍士足伍之日另行定奪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征進今已十五年邊衛隊伍計必完足前項官軍仍舊輪班一向本處城池空虛武備廢弛以致賊劉千斤劉得等以伺隙為非今雖殄滅勞費實多看得前項衛所除運糧并頭班備禦官軍外其二班三班官軍餘丁每衛不速七八百名合無令頭班官軍昭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城池振揚威武遇有警急易於調用如此則盜賊知所畏懼而地方可以永寧矣

一襄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螃蟹溪格坡坡潭頭坪馬腦關三坎峪樺兒崖頭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王女廟長口柳口天馬崖青鵝溝上下雲峯壽陽柏木松下坪北山洪等處土地肥磽道路險阻各處流移人戶在彼居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千金劉得等一起聚皆響應相從為非查得比先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以設

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即將官軍餘丁差遣各邊備禦征進并漕運去訖止留老弱殘疾之人不堪防禦致賊窺伺爲患且前項地方溪水雖多難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合無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爲調遣撲滅其該所原擬運糧官軍宜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衛另行照數撥補如此則城池得人操守而緩急不致慢事矣

一襄陽均州地處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陽穀城光化相爲唇齒本州地方流民比竹山房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有警則此嚴此欽字則彼緩援自來之勢無足怪者本州原設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年間奉勅全存修理官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俱不差調切緣太僕太和山官觀在前用工修蓋完固即煥然如新中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實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名餘丁三千餘名雖稱有輪班修理之名其實職役在關不曾做工合無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日逐操練振揚軍威遇有本處并隣縣分賊盜生發聽分地分中掌官調度勦捕各處并邊方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一鑒差調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修理遇有大營造之時仍令正軍盡數用工如此非惟

可以保障一方軍民亦可以防護各山官觀矣

一襄陽府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陽上津房縣等處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流移人戶并逃軍逃囚帶領家小在彼耕種趁食聚住邇年結構爲非均房二處各有千戶所不遠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南抵荆州三衛一百四十餘里又離荆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遠況本縣止有一甲半民遇賊盜生發急無官軍救援照得已革去荆州護衛官軍見在荆州三衛帶管合無于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撥調一千戶所營主遠安縣與民相兼用工修築城池設立千戶所衙門守禦地方如全所不設一千戶所就於別所轄補過賊生發隨即撲捕如此則軍威彼此相援而盜賊不敢輕動矣

一襄陽府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荆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邊境廣闊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戶逃軍逃囚僧道入等往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庵居住停藏年久聚集爲非有得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坊灘當陽縣漳河口俱係強賊出沒流民經行緊關去

無前項地方每處設立一巡檢司照例銓官撥吏就於該縣僉點子兵一百名令其常川盤詰往來巡視除住種年久附籍已定流民聽其不分生理外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當差遣作非爲者拿送官司治罪私自結庵僧道就將庵舍拆毀有度牒者遞送原出家寺院該認住坐無度牒者解發本管官司問罪違例遇有盜賊生發就便相議撲滅仍仰嚴加禁約今後各處趁食流民僧道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前項山場巡司官兵人等敢有假公營私生事害人者許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分巡官察問如律如此則控制有人而流移不復聚聚聞防嚴謹而賊盜日漸消沮矣

襄陽府均州竹山即縣上津南漳穀城光化宜城荊州府當陽遠安等州縣在前因是土民不及里數俱係裁減衙門州設知州判官吏目縣設知縣典史切照各州縣土民雖少而地土廣闊中間趁食流民屯田軍民土民參雜住種者不計其數詞訟日逐紛紜盜賊不時生發原設官員俱全尚且分理不週一遇公差考滿等項輒委雜職官員署理非惟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侵漁百姓以致事多耽誤民多受害合無將前項裁減州縣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按人民緝捕盜賊

防革奸弊如此不惟撫捕二事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無所失矣

荊州抽分議

成化七年荊州左衛運糧千戶王禮奏稱見得三衛淺船俱軍三民七辦料打造積年累害及見本處上通川廣雲貴出杉楠等木商販數多輒得十分抽一給與造船免致軍民受害該部堂訪察輿情會議得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打造糧船光祿寺供應器皿京城內外蓋造房屋等項合用一應物料逐年分派在外司府州縣民間出辦前起未輸後起復至累人難莫此爲甚一遇災傷派去物料到者十無一二以致艱供應合無於湖廣荊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隸太平府各設抽分將客商與販竹木雜貨每十取一揀選堪中者起解本色不堪者變賣銀兩成造糧船應用餘剩之數方纔解部以備年例修理天地山川等壇京通二處倉廩成造軍器光祿寺供用器皿內府各監局板箱櫥櫃各王府誥匣木櫃賜夷人輦轎各處陵寢器皿等項支用先是洪武永樂天順年間每年會計應用船隻造于各處者就彼處有司派料打造造于提舉司者合用杉楠等木俱派四川湖廣江西出產去處浙江直隸不出木者買辦送納糧處亦有油鐵等料例爲軍三民

七辦納成造成化元年以後各處災傷坐派數少而運船增多軍民受累至是因奏始議從之載在會典我朝於九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與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今軍衛自設場分貯柴薪按月給與禁軍抵老等燒用木等物堆垛在場令各局按司奏申知數遇有用度以憑計料揀定度量支撥在外場局則用各給所在之用近年以太平之蕪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遠工部局官親臨其地抽分等費取其價值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營繕之需免以科徵於民是誠良策然商販無常難為定數後來者務驗前人之數以徵能名虛增一歲無有紀極竊恐後來之難繼而買折開典販者不至而官與民兩失其利必定為中制因地定額多者不以為優不及數者不以為劣庶幾可以久行

車將守以靖地方

徐恪

臣聞將必知兵兵必知將古今一理也蓋兵將相知則緩急可以調發而無失機誤事之患使或將在此而兵在彼則情志乖違不相知失平居無事猶之可也若有警之際變化倏忽而欲循常以通制之失機誤事勢所必然洪惟我朝邊防最密凡有警急皆設鎮守守備應緩急失

失道命大將以親總之如靖邊軍等特軍是也宜所

同遊東榆林等處總兵官亦皆各守信地平居則操練軍馬有警則相機策應廟笑神謀所以慮慮者至矣嘗曰有備無患此之謂也謹按湖廣一省地方廣遠鎮遠等衛接連廣西柳州宜章等十戶所接連廣東施州等衛接連四川俱係要害等處往往因邊備少年蠻夷乘虛入寇衛所官軍各自為保遂被破壁圍城阻塞要衝勤勞王師征剿數年始克平定用是專設總兵官掛平蠻將軍印在於常德府任制欲其往來撫恤士卒操練軍馬遇警即應以靖地方非有重務應與鎮巡等官會議不輒到湖廣城內故事俱存可覆按也自成化十九年前總兵官王信始用

布政司官銀買空軍在湖廣城內住制繼其後者亦祖信

一八一

計住制湖廣相距各境要害近者一千五百餘里遠者二千五百里間遇賊情緊急飛報不及衛所出軍截殺或以聚寨不敵或以常變無備多致失誤如近日永州柳州賊是也況今貴州廣西總兵官仍任湖廣城內住制臣愚以為不使著南越兄國以漢廷元老將兵擊先家老猶曰兵難離其不輕率如此今之總兵多係勳貴雖軍旅之學得於家傳然其料敵制勝之謀恐亦未能悉諳克國也

得便利以居觀察數千里之遠遙制衛所幾當其可

臣官歷任湖廣布政司參議九年頗識其故今日之事不
敢隱默伏願 聖明察先年建置之由暨近日邊制之失
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仍令總兵官專在常德府任創往
來前項地方撫恤士卒操練軍馬務使士識得將識士
情據險平要常若對敵脫有緊急隨宜應必若臂之使
指無不如意矣

題為建言地方重務事

徐恪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興題開一流民貧苦本可矜憐
但久聚不散或生他患是滋蔓之勢不可不早圖也臣切
見陝西漢中地方背倚終南面看巴荆其山之厚類七八
百里皆草木茂密人跡罕至蓋寇賊之淵藪也東南接湖
廣之襄陽河南之南陽西南連四川之夔州保寧山多地
僻川險林深中間仍多平曠田地可屋可佃及產銀礦沙
金可淘可採考之圖志乃遠高驛王之地人性犷悍且連
年豐收通近多往以故賊寇每每在此中自 國初迄
今凡幾作矣釋今不圖後患良深臣實推求其故兵法有
云強弩末勢不穿魯縞今漢中居陝西之末勢平時則政
令以遠不易及有事則軍馬以遠卒難到吾既無可乘彼
又有可恃則其贖聚理亦宜然至於南陽之在河南荆襄
鄖峽之在湖廣夔州保寧之在四川皆末勢之地也所以

群盜前後倡亂不一大者誅逆僭號如劉千斤石和尚至
勞 王師而後誅小者叛亂如野王剛果端公亦動官兵
而後勦其間皆擄掠餉屠發生靈不知紀極往年用事者
已嘗建白於鄖陽添設行都司及都御史提督撫治漢中
襄陽等處各添設撫民兵備等官論其官數不減三司官
愈繁而政愈紊卒未見有能放遣流民以安戢地方者何
也蓋此之設官雖多而政出一遇事則爾我推姦彼之
末勢如故而心合則一倉卒則就成大患蓋一則專不一
則難專則難制難制則難專可以致難矣未聞難制專則
可以御煩矣未聞煩則難制持太阿莫此為甚臣嘗踐履
山川備詢耆老及反覆思之而有以見其必然乞 勅該
部會官計議將陝西漢中河南南陽湖廣荆襄鄖陽地方
四川保寧之半及夔州一府劃為一省就於鄖陽添設布
按二司照依貴州官不全設將前撫民等官一切革去則
添設之官適足以當革去之數至於在彼御御史說今巡
撫每年止是添差一巡按御史爾事定之後將在彼流民
可散遣者仍今復還原籍應附籍者俱今編成里甲如此
則其地方之延袤實過山西官員之裁省甚重貴州不惟
可以推姦安常恃之勢抑亦可以為地方經久之計若以
之仍有他虞臣甘受妄言之罪或當追殺廷沮憐可也

與之明辨然此實關地方安危人心向背非常細故比也故臣敢不避煩瑣而懇懇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備各到臣稿念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參議河南布政司參政布政今又誤蒙 聖恩濫此委寄其荆襄即陽南陽地方俱在所轄民情土俗頗知一二若割南陽及漢中保寧藥州荊州應陽鄖陽七府州縣添設鄖陽布按二司臣竊至愚亦知其有五不可者荆襄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逋聚復聚上厯 先帝軫念命本院左副都御史原傑往彼安集原傑仰承 德意親率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巡守等官登山涉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往來踰年相度地勢設立鄖陽等府州縣張官置吏招諭流民籍其丁口編成里社使就約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尚慮反側靡寧事設行都司衛所官軍分布要害以鎮壓其邪心又以巡按御史道宏熟知地方事情保留撫治其老成謀國之計周旋後蒙 朝廷復用太監革舟步巡為以吳道宏為大理寺右少卿提督撫治益 特恩也及吳道宏以老疾始用都御史繼之十餘年來流離之民俱為土著土有產業更有墳墓男婚女配各遂所願安土重遷絕無他慮即今撫民等官使臣等散故聞閭小民有天上仙人之下世語矣

不可設一也若依所旨一如貴州官不金設撫民官員當其數其經歷司照磨所理問所司獄司官吏亦不可缺衙門公解倉庫牢獄必須創建所費不貲銀物或可仰給他處其土木工程未免勞役彼民向因設立鄖陽一府民間謠曰立了鄖陽害了襄陽蓋指一府之民供二府之官民之嗟怨一至於此今又添設布按二司并首領官吏供役浩繁民或不堪因而激成他變亦未可知況上至兩京戶刑二部及都察院亦須增置鄖陽司道內外紛更何補於治其不可設二也假使立成一省大於山西數倍不過損彼益此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其於一統輿圖有何裨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徒使錢糧軍馬為之紛更戶口版籍為之變亂非若貴州為雲南門戶貴州不設則雲南不通一舉兩得者可同日而語其不可設三也且如南陽北距汴梁不過五百餘里河南都布按三司足以控制雖無提督撫治臣亦可保其無虞其漢中保寧藥州三縣未嘗觀歷然以輿論度之鄖陽西距漢中約有六七百里藥州保寧又在漢中之西南約有五六百里荆州北距鄖陽亦九百餘里若以五百里之南陽為河南之末勢則保寧漢中荆州之於鄖陽又為末勢之末勢者饑荒所在盜賊竊發誰能都大邑亦難保其必無危於偏方惟在立法防禦而已如野王湖廣

乃彼守土官因循縱弛之故本於別省無其失遂
謂各府爲末勢欲盡分割立有真失火之
計也矧今天下如汀州之在福建贛州之在江西處州之
在浙江潮州之在廣東亦皆當有寇盜倘遇好事者亦比
例爲言則紛更之弊何時得已其不可設四也至於鄖陽
僻在萬山糧餉之需皆仰給於別郡陸路則岡嶺崎嶇水
路則灘石艱險今輪輓之民旣以勞費疲敝撫民等官又
以閑散被擯若更增置藩臬分理庶務則閑散益衆勞費
愈繁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莫養君子然設官爲
民非以厲民若以閑散之官而役疲弊之民遂冒江山不
測之險轉輓粒粒艱辛之粟以優養之適所以厲之爾於
民何益其不可設五也昔宋神宗因輔臣之言創制置三
司條例等司司馬光皆力言其不便以其紛更無益故爾
夫豈好爲沮撓哉臣之所論亦不過此孔子以言及之而
不言謂之隱孟軻氏以可以言而不言爲窮之類臣雖
不佞不敢得罪名教第恐所見或備未協輿論又與河南
布按二司官參差得失皆謂鄖陽僻小不宜立省故敢備
述見聞披露心腹以 陳伏望 聖明以地方民情爲念
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欽遵 舊制將鄖陽等七府
仍撥各布政司其鄖陽布按二司不必設立如有新案

民督令撫民等官分投查勘應附籍者編入州縣里社可
琴違者省還原籍復業以後賊盜生發所在守備撫民并
行都司衛所府州縣掌印巡檢等官不行用心督撫縱令
作耗如野王綱者悉照近年江西事例降調邊方叙用如
此則人知警懼事不紛更民力自裕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處置流民疏

原保

節奉 勅諭近聞湖廣荆襄河南南陽等處流民自往年
驅逐之後中間多有去而復來及近時各處災傷陸續迭
移之數日漸衆多不可不預爲處命爾前往彼處過歷地
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聚流民須一一取勘見數公同各
該鎮守分守巡撫內外官員從長計議查照宣德正統年
間以來官司行過事蹟或編戶籍附入州縣或驅遣復業
嚴立禁約二者之間孰得孰失務在調查人情酌量事勢
衆以爲是雖已廢之法在所宜行衆已爲非雖已行之事
亦所當改用圖經久之計毋循目前之謀又如本處衛所
或漫無統紀富歸之某司附近州縣或有不相管轄當屬
之某府凡事悉聽爾便宜處置奏請者具實奏聞彼處
三司能幹官員並聽爾差委分理其重務要僚當欽此又
准戶部咨該太子少保撫臣都御史李賓趙相荆襄等處
流民須立州縣以統治之設衛所以控禦之則 朝廷無

南顧之憂者生克流離之患撫安之計無過於斯等因節
該奉 聖上是着左副都御史原係去務聖處置仍當欽
此爲照陝西漢中興府金州商洛等縣俱與荆襄接壤係
流民新聚處所選委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官員王
用等偏歷山谷取勘流民共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
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暫係山東山
西陝西江西四川并本省軍民等籍隨同鎮守等官職得
前項流民先因原籍糧差浩繁及畏罪棄家偷生置有田
土蓋有房屋販有土產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而已別無
非爲事端若依前例一槩逐遣尚恐去而復來或各處頑

聖上是着左副都御史

原係去務聖處置

民聞知地土空闊糾集居住不數年必有甚如今日之舉
勢難盡遣合將近年邇來不曾置有產業原籍田產尚存
流民聚廣等共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男婦共四萬五
千八百九十二丁口并平昔兇惡斷廢原籍者照例遣回
其本分營生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戶男
婦共三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仰遵 聖諭編附
各該州縣戶籍應實糧差仍嚴立禁條用杜將來流徙此
非一時之安亦有久遠之計奈何襄陽僻在一隅相離本
布政司水路動經胸所轄一州十縣內均州竹山縣穀城
縣南漳房縣鄖縣上津等縣俱在萬山之中賊盜潛聚

之虞相離襄陽遠則十日近不下五六日一旦有事若待
走報湖廣三司議調官軍鮮克濟事必須就近添設司府
分官衛縣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係數之所縣百倍有益
今踏勘得鄖縣地方廣闊迤連漢江路通竹山房縣上津
洵陽淅川等縣正四通八達要地連年盜賊出沒之所應
合展築城池添設府衛控制地方撫安軍民及據竹山等
縣里老楊柳等并奉委布政司等官王用等呈告竹山縣
地名尹店即縣南門堡洵陽縣白石河商縣豐陽鎮南陽
南召保唐縣桐栢鎮房縣馬良坪宜陽縣穆陽趙保村汝
陽縣楊埠俱係長山大公案傍江河各離縣遠非獨藏賊
巢穴抑亦禁捕不前俱合添設縣治并巡檢司等因恐有
違礙臣又同各該委官踏勘得尹店南門白石河豐陽南
召桐栢等處相應立縣馬良等坪止可立堡務冊保村楊
埠各應添設巡檢司俱各遵奉 勅旨便宜處置妥官督
造即縣展築城池添設公署工程浩大必須軍民兼役方
可圖成伏乞 勅令湖廣鎮守巡撫并分守官員趁時修
築庶得堅完以撫流通以安地方千萬年幸甚

聖上是着左副都御史

原係去務聖處置

處置地方官員疏

王學夔

臣惟設官分職貴於適宜制除平要尤在得併臣之所轄
多山谷窮遠林木陰翳巡邏多以潛竄盜賊易爲出沒年

通制之難愚以爲復設千備難盡得人而縣屬地方亦無所裨合無比照別處原有守巡仍置兵備事例添設分事一員請 勅一道給與關防鑒飾即竹等處兵備於竹縣縣任創蓋其官既可以鎮服一方而又得以時常探訪深山流邁蹤跡往來即陽各縣巡歷操練軍伍民壯及近日各縣選有堪用鄉兵亦因以鼓率聽用則各有司咸知地警不敢怠於撫捕而奸人奸盜亦畏防察之周不敢萌窺矣但添設一官不免費處俸給臣又看得即陽府事務頗簡錢糧亦少且無遠運知府通判推官三員理之有餘又原係成化年間開設其在別處軍伍亦少同知尤關而其品級正與參事相等合無將同知裁革別任清軍今通判兼管原設同知俸給柴薪爲食事支給之備不必又於該布政司支給取大既與財用不費又於地方有裨則似添設之不爲過也河南南陽府北枕嵩廬大山南召內鄉浙川與之連界內鄉深山礮洞雖日夜連行凡經五六日方可盡界又與商洛接壤南召則與魯山伏牛山相連而河北潁賊及伏牛山遊僧尤多皆由此以入掠葉劫掠其舞陽桐柏泌陽交界之處山勢峻險各去縣遠盜賊亦多先年嘗於內鄉二縣設有判子黃鐵順陽二堡後因地方稍寧止存判子一堡其餘裁革又當以該府巡捕通判一員

重刊刑部律例

二十九

住居府城出巡州縣動經數百里警報不及鎮壓無人議 奏該府巡捕通判於內鄉縣傳治地名西峽口住劄專管內鄉浙川南召三縣選集各民快義勇操習及各有隨從馬匹各保原有鄉兵毛葫盧編立排甲遠近哨守該府同知兼管裕華等州縣巡捕因循日久又復章廢臣愚以爲該府通判巡捕一員委難遍管又南召內鄉實係要害地方軍堡警不必設宜令巡捕通判於南召縣住劄兼管內鄉浙川鎮平三縣及鄧州巡捕則既可以制河北伏牛山往來取道行劫之賊又可制內鄉要害不測之患該府同知清軍事亦頗閑則今無理裕華桐柏泌陽舞陽唐縣等州縣巡捕地通勢近巡察尤重臣又查得見今南召縣城垣屢被水衝漸爲圯壞急當整理南召內鄉浙川三縣近日選練鄉兵比各縣尤多分巡副使住劄信陽勢難專責分守參政在南陽尤近合無軍令本官督率巡捕通判先將南召縣城垣修整仍會同分巡將舊日原選義勇馬匹事體斟酌舉行及各該民壯鄉兵責成操習庶幾要險可以鎮壓緩急不至無備而南陽之地方無虞矣

爲地方緊急賊情事

王瓊

重刊刑部律例

三十

巡撫今目前此亦曾撫處變詐不常陽雖聽招陰實操甚
攻打縣堡磚官殺人臣等再三籌議非救輕啓兵端審時
度勢誠不容已乞要改留總兵官楊英在於本省舊制漢
土官軍督發動賊秦金等督同三司軍印守巡守備官提
李官整理兵接及請 勅巡按御史王虔隨軍托驛功次
仍乞 勅兩廣兩贛總督巡撫等官嚴督各該兵備守巡
學官一體整備兵糧俱於本年八月內齊集分布把截夾
攻追勦等因本部議得閩外兵權宜在專委任代事宜切
忌違制今柳桂搖賊縱橫爲亂既該湖廣鎮巡三司官會
議兵不可已欲行刻期進勦 朝廷若更猶豫不決必致

三十一

誤事但八月進兵天氣尚炎況今五月特中兩月之間期
限太迫及總兵官楊英見奉 勅會征貴州事未望息所
調漢土官軍三萬員名今奏征 郝桂及播磨舊不動如佳
改揚英會征郝桂其原征貴州官軍若不另爲是官絕無
倘當約會之期必致失律僭事查得見任協守郎陽副總
兵都指揮使李瑄先該御史王相因地方無事奏行裁革
今其候缺推用訪得本官謀勇素著又見在湖廣地里相
近合無悉依秦金等所議請 勅總兵官楊英不妨鎮守
專一征討郝桂擒賊其原領 勅督差人奏繳再請 勅
一道馬上差人齎與李瑄令其更代楊英統領原調漢土

官軍聽候征進貴州苗賊中阻章宜悉照楊英原奉勅
內事理欽遵施行事畢具奏回京仍乞 勅都御史秦金
并太監杜甫依其所奏飭理兵糧協心幹濟敢有違誤者
聽以軍法從事貴州有事亦須通理不必拘定仍與楊英
親往督兵再請 勅一道齎赴監察御史王度不妨巡按
兼令軍前紀功再請乞 勅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
金等及隨 勅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今奉
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各不許逾期失誤陳金仍照
原奉 勅諭總督軍務及遵 大明律定制會合調遣策
應不必踴異近例改爲總制名目變亂舊規致有牽掣彼
此推諉及照原擬今年八月中衡州取齊分道進剿合無
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途不誤約會今將所奏
動調土著官軍數目指備供餉糧銀職攻方畧三事開生
議機明白伏乞 聖明裁處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柳桂
從賊李達着仍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秦金杜甫王
度陳金王守仁各換勅寫勦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行欽
此

一勦官軍數目會議得各哨合用土兵一萬五千名宣得
先該貴州奏調未順保靖各七千名其兩江口原撫彭

三十一

今合另調米順五千名如或貴州應用不敷聽於保靖添調補數額溪二千五百名茅岡隘八百名上下二峒八百名兩江口四千名桑植七百名添平六百名麻寮六百名但土兵貪縱素稱難制如蒙乞 勅兵部查議求順上兵照例請 勅致仕宣慰使彭世麒親統其餘各令的當頭目管領鎮巡官仍選差屬幹嚴明官員肅奉 今據今牌柳束經過去處不得騷擾害人合用官軍一萬員名除先該貴州奏調一萬六千員名不動今調武備下添長沙營并二衛共一千九百一十員名茶陵下添三百三十員名柳桂哨柳州貴陽宜章廣安宜溪五所城操官軍舍餘內選一千員名本哨上下兩班三千二百員名靖州哨一千五百員名荆州九求長衛官軍來州等衛廣西下添共二千六百員名仍招募附近馬湖陽山等處殺手打款夫更共五千名各各勇前戰老成指揮千百戶管領俱於本年八月中前來貴州府取齊聽候分道期進剿其末道官軍聽守備都指揮王廷爵調把截相機策應有功一體開報具奏施行 前付依擬

一 措備供餉糧銀會議得云首所謂前項上兵一萬五千名每名日支米三升一且糴米四百五十石開日支銀一十五釐一日該銀三百二十五兩官軍一萬員名

支米一升五合一日該米一百五十石官軍應給使客人等口糧并雇募殺打手更歇等夫行糧約共用米三萬餘石姑以六箇月為率通前共約用米九萬七千五百餘石查得柳桂井所屬州縣分現在倉糧止發哨所官軍月糧支用今合用銀貴付布政司管糧分守官預先於長沙衡州二府所屬糧買或兌見在倉糧轉運柳桂等州并宜章桂東東寧藍山臨武等縣倉收積以備支用約用價銀四萬八千七百五十兩土兵折支并貨功銀牌花紅段疋鍋旁牛酒魚鹽旗幟布火器等項約用銀五萬六千七百五十餘兩二項合用銀共一十萬五千五百兩查得湖廣布政司先為備撥等處軍餉緊急已支在庫生員納例等銀四萬餘兩委官買米運納其各屬贓罰紙價等銀俱查收營建採木支用近准戶部咨該貴州鎮巡官奏取湖廣原借銀一十萬兩恐贖不及先解五萬兩濟急隨行該司查將軍器料價織造段疋藥茶黃白蠟等項有礙官銀那借撥作五萬兩之數起解貴州去訖前項銀兩要行處預查得先該臣為因兵荒奏行戶部題准開中兩淮錢鹽一十萬引以濟急用內四萬引每引提價銀三錢八分該司已收過銀一萬五千二百兩議作沔陽等處災重州縣賑濟代納兌軍折銀外六萬引派於偏橋等倉上米無人

報中今行改換收銀銀錢等項料價餘欠尚多
所據柳桂用兵糧銀無從伏望 皇上鈔命地方類
應實察急乞 勅戶部查議合無再於兩淮鹽課內開
中四五十萬引前來照例招商納銀以濟柳桂糧餉急用
及補足原借軍需銀五萬兩之數臣等又念糧價早買
速運誠恐遠銀緩不及事仍乞許令該司於徵完兌單南
京倉糧折銀內暫借一十萬兩先應目前需之急候並
錄到日照數補還起解實為便益 前件看得前項用兵
既非得已又以刻定期限况係三省約會軍機重務若糧
餉支用不敷必致贖敵缺乏誤事非輕合無本部移咨戶
部暫依彼處鎮巡官前據作急行文前去降令暫借以應
急用果有別項議處亦要作急先行議奏定奪
一戰攻方畧看得柳桂地方與廣東西兩省接壤源上猶
等縣聯絡若非三省合兵上截攻必遲誤他處有損
無益乞 勅兩廣并南兩省巡撫等官會同行事候
命下之日將應辦各案圖本并進止機宜分定哨道駐兵
數目及進剿期期表官約會處當權此不致逾期不省該
分哨分或用參將或都指揮或千總官一員統兵布按二
司各委堂上官一員監軍分道前進相機剿辦務在
設法攻打山嶺關隘搜和必使根株盡滅植願無違其

邊一帶良民村舍亦就先行查出給與旗牌號貼并差人
坐守以防軍民錯謬之患成功之日取具各該鎮征官員
并江廣兩巡官不致違滿感當日後為愈重甘結狀繳報
方許班師 前件合無請 勅總督兩廣軍務太子太保
左都御史陳金并鎮守總兵等官及請 勅巡撫南贛左
會都御史王守仁各將應勦賊巢圖本并進止機宜分定
哨道軍兵數目及刻期差官統會九月中進兵緣由一一
遵依行事務在傳妥彼此不許逾期其餘事宜悉依所擬
施行

鄭陽

即由廣西為楚附廣漢錫縣陝西昭陽初置南豐州
州有刺史官治其地事亦廢其餘皆置今永通隸州郡宋
置安撫使于襄陽又置經夏使于商州則鄭陽為統隸之地
然皆屬吳宋元分據之際為鎮戍疆場遼國邊取而設唐
節度治襄州元總管治武當亦皆武臣軍戎馬之政局爾
自宋安襄陽此地折而入元胡俗苟簡法令不克時舉積
習二百餘年遂為中原夷狄至三國流通官難至殺襄州
總管而莫能制延至 國初猶不可與通迨今中國公鄧
公愈以大兵掃其穴而空之黎庶民不得復入然其地當
三省大牙之交難設有撫民官而分其不期統一且往

往差委他務不得久居盡力于其職加以遠僻禁難嚴而其勢卒莫之能止成化初又有剽千斤之亂乃命左副都御史王公恕會師討平增設防守始以副都御史楊璠巡撫荆襄未幾李鬚子小王洪等復亂上命右都御史項公忠平之遂留無其地未幾有星變或言公過殺者公自劾得召還時成化八年也不數年流民復聚上初左都御史原公傑處置附籍丁口有姓名者凡四十二萬八千有奇設府縣以統理之都司衛所以控制之鄭始有府及司衛時成化十二年矣是年湖廣鎮守等官奏荆襄二府山深地廣流民爲患雖經調兵往遣然亦有去而復來

三十一

三十二

誠恐漸多難于撫治乃勅修理太和山少監常青輩分守荆襄地方先是原公薦監察御史吳公道宏于上奉勅巡按湖廣提督八都軍民事事峻進原公兵部尚書留吳公按其地撫治荆襄之任則河南巡撫李公行據之至十五年始陞吳公大理寺少卿撫治鄧陽等處提督撫治之名自此始是後凡新命必兼勅太和中官知會論以公同計議不許違拘十八年王公濬以右僉都御史繼之自是皆都御史無他官矣正德二年注公彝民寇任學以地方無事召還不復補未幾起盜賊爲亂上命都御史彭公澤督兵進剿乃復命劉公政督撫鄧陽

如故添設總兵李公瑾合謀撫寧一撲盡賊事平李公瑾召還內臣仍分守嘉靖十年都御史胡公東臯疏太監王敏之過罷去自是名號雖存不復預民事所職惟焚修而已

征勦

成化乙巳唐都盜起本院遣都指揮康泰平之弘治庚戌竹山寇野王剛作亂于洪坪本院遣都指揮康泰克平之弘治庚申秋七月何淮作亂本院遣僉事李善討之千宜城正德庚午春川陝盜鄒諸盜起刑部尚書洪鍾都御史林俊撫治都御史劉琬以川陝兵槍之弊諸棄市正德辛

三十三

三十四

未夏四月直隸山東盜起縱掠河南北官軍莫敢格都御史劉琬會同太監周昂督兵禦之于唐縣賊度不能南入遂東入廬鳳正德癸酉秋七月藍鄒餘黨屢時貴喻思偉相繼爲亂總制都御史彭澤撫治都御史張淳副總兵李瑾合川陝兵分布戰中擒斬至冬十有二月降散盡嘉靖癸未徐學作亂于均州鹽池都御史徐蕃遣指揮孫昂平之嘉靖己丑楊文政等爲亂沅沅湖南上津南鄭諸縣都御史潘旦遣都指揮王言勦平之于其地立廟川堡嘉靖己亥平利竹房賊盜起各聚眾依險行劫殺竹谿主簿勢最猖獗都御史王以蔣道都指揮張坦鄧陽府同知白

辦會稽之新于鄞市

陽修堤疏

儲潤

臣聞禦患不救其源則勞於爲役而獎壤日甚計事或惜其小則功未及成而併集其初未及慮之不深則之不固而能與可久可大之利者也臣伏惟陽伏見其地南臨大江北枕襄漢西南二百里至監利西北二百里至潛江北二百里至京陵東北二百里至漢川地勢卑窪湖泊相連正係江漢下流原無岡阜障蔽諸水奔赴就若大壑民田惟土築圩隄防術耕種成化弘治年間湖池深廣隄防堅固雖遇江漢水發易於防洩爲害未深自正德十一二

年大水泛溢南北江襄大隄衝崩湖河淤塞水道閉塞隄

年大水泛溢南北江襄大隄衝崩湖河淤塞水道閉塞隄

壑倒塌田地荒蕪即今十數年來水患無歲無之上廬聖慮曲荷採採賑恤以望至遠失臣惟重厚之澤豈宜屢覲而思患預防尤宜及時且江漢之水每夏秋之交間不溢發使沿堤之地浸無防備遂於塘隄小小積塞則高水滿悍勢若土崩至則衝溢而潰之有臣聞南自監利至木隄水口衝塌每遇川江水發六惟其縣受害而陽陽縣受害九一十六村能家患九四十餘隄稅糧八千餘石高低淤陷土不堪耕種且江排少頭班安等處可及沔陽石堤鎮鎮處水已衝塌每遇夏秋

景陵二縣沔陽漢江西范九二十七村連阿柘樹九七十餘隄稅糧一萬五千餘石亦無尺土耕種加以房屋漂流狂風溺死巢居野處動經年月束手就斃言之痛心前隄雖屢經撫按遣官修築但地方廣遠工力繁鉅增卑培薄易就傾瀉以臣觀之大患之後獎壤已極使非補天之功而欲禦建瓴之勢吾民不爲魚鱉鮮矣伏望 聖慈軫念生民憂患 勅下戶部查照蘇松修舉水利故事轉行湖廣撫按并提督水利諸臣酌量計議遣官隨地相度大江則自監利而下及沔陽襄河則自安陸以下至漢口大約俱不過三百里之地沿邊岸何處可以仍舊何處可以增

修如車木堤排沙頭班家潛潛江新河諸處尤爲上流利等切要之所若田隄不堪繕整客土卒難固堅則移入近

修如車木堤排沙頭班家潛潛江新河諸處尤爲上流利等切要之所若田隄不堪繕整客土卒難固堅則移入近

築或數百步或半里許度地形之高卑驗水勢之緩急創築新堤委曲延袤務使高厚堅完堪障蔽雖遇水發不致衝漫如礙有舊田土勘實奏免如非虛冒費費所謂漢人治河之下策斯善矣然修堤事宜工力頗繁即今民窮財盡若復越外取給則患未及除而首先受弊祇益其損耳臣愚伏 請查撥均州香錢或借文司庫官銀或將陽監利潛江景陵起運稅糧每石連耗徵銀一兩比照之例免解本色每石准銀六錢解京其餘扣留在官

以備雇募工食之費仍假教太農墮毋州縣起夫各數百名併力修築量支口糧卽元賑給賑公私藉舉力役易完從前沮汝盡成膏腴稅糧有資耕治不廢方千里之民受無窮之利轉災爲福端在于此矣臣又聞之宋臣張栻之爲發運也以通泰海潮水日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堪耕種請築捍海隄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議從之踰年隄成不惟當時民享其利至今通泰等處迄無風濤之患其利溥矣况今所泰比之捍海之役其易十倍工力之費視一年蠲免與 內帑出給之數纔十之三四而已豈忍坐視患苦而莫之救哉

太和山香錢

嘉靖十年內官監左少監王敏題 聖旨該部看下來說該禮部覆太和山建寺宮觀以奉 真武之神乃我 文皇致敬鬼神爲民祈福之盛心非假修奉香火以網羅民利也是以本山歲用膏性油燭道衆之夏布足以及提督衙門額設銀辛店等出銀于有司其費不貲矣後後香火日盛施財填委不給銀數大爲典守者所私是以弘治六年本部題奉 欽依行令湖廣布政司每年正月至四月香客盛行之時委官收學香錢解送均州淨樂觀官庫收貯以備本山修葺廟宇其五月以後香客稀

疎所給香錢聽從提督官員收受以備歲時修焚之用然亦復有乘餘儲積日富是以嘉靖元年該撫治卽陽都御史徐蕃議將提督衙門額設銀辛不必有司徵派俱取辦于香錢嘉靖二年又該提督太監王忬奏奉 欽依將本山歲用香炷油燭布疋均州千戶所折色俸糧不必動支官銀亦于香錢取給嗣是法定 缺支買日增一歲所入僅足以供一歲之需近遇連年荒歉香客不多以致歲額油燭布疋間有拖欠或有之嘉靖九年春遇 皇土建立四郊該右春坊右司馬王忬奏請 旨將本山每歲五月以後儲積香錢撥充 應用工完之後仍聽撫治衙門委官監收以備卽義軍餉及荒年賑濟之資其建議愈卑而取利益愈急矣今該左少監王敏具題前因相應遵處合無行令湖廣布政司轉行撫治及提督衙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一年香錢通行委官收受填註簿籍查照先年題 准事例四月以前所得香錢仍貯均州淨樂官庫以備官軍折俸及提督官員門雜糧直五月以後所得香錢收貯本山官庫以備本觀歲用香炷油燭道衆夏布疋及修葺殿宇如支用之外果有乘餘歲歲儲積以備凶荒仍將每年支過數目置立文卷申送巡按御史處以憑照刷其嘉靖十年以前餘月香錢聽從本

布政司委官查盤子因題奉 聖旨這着錢只看照舊

例行

蠻夷

田汝成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寨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苗者為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儀仗槍棍絕禮讓而昧義倫惟利所在不顧廉恥喜則人怒則毆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為讐必報當面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之即抗到不悔談云苗家第九世休言其不可遽解也其人雖結跼踈踈第六踴荆棘捷如鸞靈班衣左袵或無於槍殺以約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槍鶴尾千顯有蘭抱穿連連擊而槍槍突臂中不可疏指夫妻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肥銅鈴鑲珠結綵綵為飾處于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清淫不禁仲春刻不為馬郎以牛酒老八並馬其婿未婚男女吹簫笙以和歌謠詞調浪韻之謠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耕種為聘費歲續資而適者皆也

之苗家子孫亦飲食器皆以新布和

臘肉臭腐以爨肉雜物投之曰醋蛆蚰蜥以為珍具於

置多寨以報所為讐者曰某事某事其人不服所為讐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讐如前必兩人咸服乃功若所收

多而大度其入不能償者則勸所為讐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為第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亦如之言語休離甚者重譯乃解與其舊舊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于親市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芒梅人曰反自稱亦曰反猶哥之言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記于午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鷄骨推之視其壘以斷凶吉或折茅為兆病不服藥禱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報或築或不壘大抵諸苗之俗擇在冬而賽祭異焉

無形之物中之皆能殺人或曰豈有神燈燭若
人財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葬解而時之否則神將
而居不設窗櫺梯竹梯上下高者百仞梯不乾犁以爲鏹
鑿土擾而不耘男女麗坐而偶免乳而歸其將財親死不
哭哭舞浩唱謂之鬧屍明年聞杜鰲聲則此屋號泣曰鳥
猶處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九名九姓旗之許而毀誠以
元日爲祀忌戲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焉
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爲紫雲田
嗜殺尤甚得擲人即生啗其肉大死其妻孫而後葬曰喪
有主矣在白納爲靈節苗其俗賤者而貴少之者則擲而
葬之在岑彭苗商爲短橋苗以花布一幅橫掩及解在祥
河之間爲八苗子其俗勞女即逸男以虎爲日爲市夜即
必圍爐居火不施金枕燕會帳長繩鼓爲樂以十月望日
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
家棚土爲黑苗又爲天苗將木葉以爲上服女子肩十歲
即擲竹樓壁外處之以號泣者人死不葬以懸東之樹
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畧也蓋苗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
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賤之給故其民悍

土無疆吳家嶺食物常足故皆歸家偷生而土積聚不
通文字絕先生禮義之教故枝柱是供與鳥獸同歸亦可
憫也羅羅本庫廬而說爲今羅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
谷馬場清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桑依者爲白羅羅
亦曰白蠻風俗多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
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
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若自杞夜即特柯
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
羅之俗愚而惡主即虐之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
不以爲辱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
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而白陸推結跣躡何
種戴笠而行腰束青索左有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服富
者以金釧約臂臂而喜鬪修習攻擊雖上氣力寬則以漢
復山伐爲業急則身戰相尋故其兵常爲諸苗冠諺云水
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殘若率然也亦有文字類蒙古
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盞水一盃七一枚抄飯許
博之若九以七躍口食已必必爲諸苗所食爲潔作酒益而
不縮以盧骨啖飲之男女子皆以爲婦人束髮纏以
青布垂額旁插兩不應也父死子承之兄死弟承之妻
妻前弟見舅姑不拜梁而進前弟死則妻居室不回

第潛合如奔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夏同而飲食重草盛無盃盤焚以三足金灼毛鱗血無論鼠雀蚊蠅蠕動之物攫而燔之積食者竟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娶之以爲美也人死以牛馬華裹而焚之居是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爲業尅佬一日尅佬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燭而香奔馳命而死當觸之則麻沸而起得人片肉厄酒即捐軀與之臨奔涉火以布一幅橫圍腰間傍無繫繫謂之補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尅佬紅布者爲紅尅佬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厓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主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尅佬悽惻尤甚善飲百物之毒以參前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求訣也在新添者爲剪頭尅佬男女鬚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尅佬者喜不葬與大豕同牢身回經年不積得獸即咋食如狼

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香柳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輦觀戲遂以淫奔記忌以三月之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殮其年馬云若贈鬼者然

仲家推嚴臘僑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起而不夾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髮髮眉象之狀長裙細履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裹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鰾而禁食獸之肉筌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貝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誦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當家爭購即百牛不怪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蔡子往往楚食宋蔡仲其人民牧之而徵遂流爲夷二氏風俗畧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之字勤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裙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戚垂楚迎者謂之奉親既歸旦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洗三日而羅喪楚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諱之若馬鬣者塚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通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火燒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徒從驍氏之裔說爲今無其種有因在崖者獨

善惡雖懷護難與約東好依深林蓮芥之間但伺園會急則鼠竄貪而善舉常以五愛爲人每命貴通負秒忽不能第忍近溪者善人星澤獨以爲憐若蟻鑽尾處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班衣以五色珠爲飾貧者以簪以代之春時立不于野謂之鬼宰男女仔姪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約醮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擊椎塋和歌哭塋塋者曰也昇之幽嵩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至

龍家與仲家同俗而本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銳加髻以笄束之在寧谷西堡之間者多張劉

趙四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爲屋羅髮而蓋之若蓋以大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解髮繫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冉家印符冉氏之裔今酉陽烏雞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語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於沿河佑溪雲川之間跋扈不認尚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辨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崖石而採之白石若蔡謂之砂床其長者若若爲則獲獸歟進落如榴房之鮮也碎者未以燒水爲未謂之心仁民謂寶易用之比錢槍馬坑中紅紅綠綠數船如不真其目

砂永有善氣能殺人採砂永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術士能疑天戒竊謀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適今採者必驚死無算也仙露之說安所欲哉雙入漢爲提督郡庫爲千矢部善南詔之東部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蠻言使僞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香咒祈禱輒驗多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參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畧同謂其酋長曰沐頭目曰陶猛謂虎曰金羅波

崗人一日崗學最處於梓柯舞決之界在辰沅者尤多言語侏離尚髻而喜殺情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或跣不履

以鏢琴自隨服則次廣室不葉彈二絃琵琶臂鷹犬爲樂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胸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富漢者以金環綴耳勳勳若賈珠也澤曼男女群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髮男女仔拋毬相詬偶意者奉之謂之偷香飲食不食罽罽人死以尺帛裹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鄉公播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爾語頗通連巴蜀皆有之推結班衣兒時燒鐵石烙其跟雖以油蠟心之重跣右腳見始生秤之以鐵如其重實以毒水及長鑲而爲刀終身用之試刀以斬牛仰刀牛項以有負刀一員而誅首良

刀也婦人點面爲花卉蝴蝶之狀踏歌而偶爭者入
崑崙柳柳人嫁則荷金龜草履一兩從夫夫家示行色
也採竹不爲屋網繆而不斷繩繆實履以哥茅樹青栗
豆羊牛雜以爲餉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香草具毛
血淋漓雖富者亦惟多醴酒時時沉酣爲樂耳不知世有
珍羞之和藟蔽之華也山田瘠瘠十歲五饑急則鬻突漢
界持短鎗控大弩蓋矢攻剽獵路跟路竄中輟急往來
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去前却不常以備執
擊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
多杉板滑石膽藥香草果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博
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徭賦者此焉通
數者雖夷中爲之通行書案鄉學分文因獲結黨既夥則
公墮城堡劫官手放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
三年大征然亦唐吳史氏怨報之說雖恍惚難稽然徭人
皆樂姓者或訛而爲蠻云徭雖異族而信見長驅大畧
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楯
蠻盟曰秦化夷輸黃龍二雙夷化秦輸清酒一壇夷人安
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徭團長納狀云昔年既兄
山職今當鈴束家子男行持棒女行把床任從出入上有
太陽下有地徭朝朝者生兒成蠻生女成猪暴不

得對好翻非不得偷乘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
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山例者殺
我也自是師事二年諸徭無不省界者
僮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徭雖處風俗各同而生理一切
陋簡冬編毛雞木葉爲衣搏飲樹水而食居室茅絳而
不塗板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大謂之麻欄爲
毒安射人物中者無沸若炙肌骨盡盡雖僮人亦重畏之
不敢忤視又善爲蠱毒五月五日取百蟲千一蟲今自啖
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曰挑生一
曰金蠱皆鬼厲而毒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千飲食
內之令人心腹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腫沉含黑短脹而
皮脫嚼之不腥易以白漿其甘若鵲治之以歸鬼敵雄硃
丸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鹽金下之聚而成村
者爲峒推其酋長曰峒官峒官家婚姻以豪太相高聲
求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與婿婿之入寨而家各以
鼓樂迎男女至春歲兵爲備小者言則兵乃相接成婚後
妻之胞婢許意婿即手殺之自入寨能多殺胞婢則妻
畏之否則謂之懦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遠出而歸者止於
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籠迎脫歸人貼身衣貯之籠以前
迎還家爲行人收鬼魂也說始死被髮持餅澆湯哭水

瀟湘銅錢紙錢於水波盪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為不孝

療人古稱天竺咳首焦僂跛躑穿胸僂耳狗軼旁春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整髮戴花面白衫赤棍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僂耳交趾遂以名都其俗各以其黨沿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為活雜食蟲豸以鼠子木為名突以蓬蒿簪之跳躍唧唧有聲號曰寒唧以為珍異無故驚動每村推其長者智若役屬之號曰即火父死子縱餘稱提陀提陀者僂筆言百姓也歲首則即火以土盆十二貯水隨

辰位布而禱焉經夕集眾往觀若實有水而卯酉則知正月兩二月早餘俗大畧與僂同而好殺尤甚父子有隙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得一狗以謝毋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報怨相擊必食其肉而取其皮所殺之人美其骨者則其面而籠之竹木鼓噪而祭之以徵福利

黎人陽蠻也今為瓊崖僑寓四州治俗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從捐同編氓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之中皆黎族聚聚而成村者曰洞洞各有主父死于繼天亡事令男子女身皆結髮為婦

婦人戴箭笠欄衣有裙而無袴春時并女戲歌輓以誘散仔摘手踏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為蟲蟻花弁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為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至則昇機而行前以鷄子擲地不破即為吉穴也客至末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徐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置肴飲曲即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醉歎為忤便握刃相戕時則掠省界為害也

蛋人頻海而居以舟為宅或綸達水許謂之水欄以貝鈎為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采水珠珠螺以繩引石繩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氣絕矣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假髮以抹膝捕蠅為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客云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作八函夏之地黎首恭養鳥獸無異五帝三皇賢聖通作受授以仁義陶鑄以禮樂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三平倫之重其在四裔應題之與游軒輊之與居仁義

禮樂之教曾未目覩猶之西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氣化人文相依周轉振古以還要皆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也成周盛時淮徐之區積爲戎敵太伯端委以治吳而終不革祝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學而武帝以關夷叛亂徙其民於江淮之間空其地其時固屬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造唐最通夜即閉於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越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官之日乎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二

五十五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三

河南

河南圖叙

桂亭

河南古豫州地閭閻中夏四方輳進蓋澤德則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山南陽汝寧直走襄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一帶地無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而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飲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歸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關則河洛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賊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口五百一十六萬六千一百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絳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九千九百五十九疋綿花三百四十二斤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為地方事

王瓊

者得巡撫河南都御史李文嗣奏報浙川等縣強賊自去年十二月至今百十成群張打旗號公行劫掠殺死巡檢燒毀文卷又據已獲強賊孫朝招稱未獲賊首楊成等八百餘名要劫浙川縣官庫及稱前賊聚成七營八面鼓鑼四山搜劫又稱四外村店劫殺人財等情顯是草賊聚眾將及千人殺害人民已經日久使處官司互相隱匿不速奏聞所據前賊合黨急為議處及該管兵備守衛撫民守巡等官并司府衛縣官遇令查究合無本部差人馬上齎文前去河南交與巡撫都御史李文嗣親詣強賊結聚劫害地方嚴督各該兵備守衛撫民守巡等官調集官兵相機勦捕務在日下盡絕以靖地方若賊勢益將延蔓不虞官兵力不能制就便具實差人同差去人呈馳奏聞一面將賊情多寡徑自移文鎮守河間總兵官張璠量調官軍前去征勦都御史李文嗣遵奉布政司等衙門純幹官員預備糧草隨軍供給不許缺乏本部行文張璠知會整點官軍聽候都御史李文嗣調軍公文一到即時發行俱不許稽遲失誤違礙若前賊勢已分數不在此州等處地方或流入別省不必調軍亦須隨時嚴密緝拿設情不許懈怠等因奉聖旨依議欽此

交與撫治鄆陽都御史陳雍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各督河南隣境地方守巡撫民兵備等官遇有前賊流入境內設法運謀會合剿捕不許失誤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查勘失事地方該管分巡分守守備撫民及府州縣衛所巡司掌印巡捕等官通行照例住俸過限不獲提問奏參降級等項俱照例施行及查被賊劫掠地方搶殺人畜等項數目失事輕重并起根隱蔽賊情官員通行查勘明白奏參究治再行湖廣陝西巡按御史一體查訪有無賊情具奏處置正德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賊情急卻裏便差人馬上齎文去

河南巡撫陳雍奏

三

着鎮巡等官嚴督官兵上緊相機剿捕務在日下盡絕不許怠玩誤事其餘事宜部依擬行欽此

爲陳愚悞以保安地方事

王瓊

看得兵科給事中李夢陽奏稱河南魯山寶豐縣等處地方盜賊生發百十次等語竊思該處各劫掠鄉村周流數縣甚夥物聽訪是洛陽一帶之盜年久不寧有司官吏格於勢分不敢制防捕等官等語竊思該處結聚竊以汝寧南陽設有兵備不啻今之盜氛今起而威權微難以養成乞要本部詳加議處合云據分巡之權以責治安之責二節查得弘治七年初議奉 聖旨一員前主計

府或信陽州居住紐捕盜賊不妨分巡正德七年因流賊大亂方纔添設食事一員專一整飭兵備不啻分巡原擬事寧之日具奏 裁革照舊於額設食事內定委分巡今給事中李夢陽奏要令兵備分巡一形以責治安之效正與舊制及弘治七年本部原議相合誠恐有見及查分巡官管理兵備係是 舊制本部節次議奏俱已詳悉合無准照正德七年原議將添設食事裁革仍遵 憲綱舊制并弘治七年議擬事理就令分巡官管理操練軍馬防禦盜賊常在汝寧信陽州等處往來巡歷應與撫民參政及守備分守官計議者公同計議而行照舊一年更替仍行巡

河南巡撫陳雍奏

四

撫河南都御史督同該道分守分巡守備等官查勘洛陽中護衛屯軍如果視非統屬恣肆爲盜軍衛有司不敢紐捕事有實跡就便移文長史司禁約提取照依律例問治輔導等官敢有占據擅置故縱爲惡別生事端違飾陷害者聽巡撫巡按等官指實奏參解來京治以重罪如巡撫巡按等官容情不舉釀成大患一體參究再咨都察院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查勘魯山寶豐縣等處果有益賊百十成群劫掠鄉村將各該隱蔽賊情官員通查提問干碍應該奏請官員參奏提問其盜賊如果尚在地方聚衆流劫本處官司力不能制鎮巡官即便會議督調巡捕

都指揮領軍剿捕務期盡絕以安地方作急回奏查考不
許坐視民患自取罪愆亦不許假以裁革兵備妄言推托
混亂是非正德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
道地方盜賊生聚勅與分巡官著兼管兵備事常在汝
寧信陽等處居住往來巡歷操練軍馬防禦緝捕護衛屯
軍果有為盜竄跡依擬禁約處治轉導等官有占據機置
故縱遮飾的着撫按等官各奏察問容情不舉的一體究
治各該隱蔽賊情官員都着查提了問欽此

地方事

徐格

一興水利以備旱荒臣聞歲事無常檢旱荒居多荒政非
一端水利為急 先王疆理井田溝洫之制遠及中國雖
有旱溢不能為患其利博矣下至戰國魏用史起鑿漳河
秦用鄭國引涇水亦皆富國強兵卓有成效此宋儒朱熹
水利之說胡瑗水利之教所由起也竊照河南郡縣自去
秋八月不雨至于今夏閏五月赤地相望流移載道和氣
辛隔禱祈罔應所謂旱荒無大於此伏念 天意所在固
非人力可回而水利之興乃吾人所能致力者然與其徒
待於既後不若預圖於方來訪得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
德府有高平萬金三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許州有
漢寧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

之外故渠廢堰在在有之浚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傳
稽載不可誣也但歲久壅塞難於疏導間有談者率多
視為迂闊臣嘗以為當此大旱時月若得一處之水可濟
數頃之田不致袖手待斃如是之無策也豈可憚其難而
不為乎比雖行令分守分巡官提督修築然百言欲歸未
免顧此失彼況中間經行去處多故 王府屯營堡塞及
勢要之家占作碾磨非專委任而止付之守巡更代不一
臣恐難以責成也看得河南布政司撫民右丞政朱瑄素
有才謀不避艱難委之更理其事巨愚竊以為為可合無請
勅朱瑄不妨撫民親詣前渠堰再行相度尋古之迹酌
今之宜量起得利并附近軍民次第舉原置開濬仍舊
置立以時啓閉各道缺官不許諷委分守俾得從容往來
展盡心力期以三年必能就緒仍將得利之家地上頃畝
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為斟酌酌分水以杜紛
爭其豪強軍民敢有仍前壅水安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
律究問枷號示戒以後延遲恐令得利軍民併工開濬有
濟決虞亦就培養隄防務期經久如此雖不泥於井田溝
洫之制將見遠近聞風爭求水利而旱不足憂矣
一均糧俸以節糧儲切照河南所屬府州縣地畝稅糧實
徵額數無其增於 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

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於國初以其所入供其所文已不相當况稅糧之起運京邊等處者俱係得過入戶輸納至於存留本處者多貧難人戶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卒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常六七所在倉庫率多空虛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得當年全支往往先期預支取給目前遂致日用不敷上孤朝廷篤念親親之意臣自受命以來是慮是圖竊念天之生財不在官則在民在民者決不可法外加增在官者豈可不於數中裒益今查得郡王將軍祿米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王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貴子弟素有餘財原有餘粟經營貿易生計百端作實王家榮幸已極豈圖厚利以附益之况該等之親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不宜過多乞勅該部計議令無通行河南等布政司將各府郡王縣主郡丞等祿米酌量減得一半祿米比照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等祿米減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等一體中半兼支庶便疎不踰感厚亦有儲而各府歲計不敷之數亦可少補矣

一處拋荒以蘇民困據河南布政司呈照得開封府鄆州拋荒地二千九百一十餘頃該糧二萬五千八十餘石河南府陝州洛陽等一十四州縣拋荒地不等共地一萬九千五百六十頃該糧一十七萬五千二百八十餘石懷慶府河內等六縣拋荒地不等共地一萬一千六百一十餘頃該糧六萬六千八百餘石汝州并鄭縣拋荒地共二十四百五十餘頃該糧一萬九千六百六十餘石蓋因連歲災傷人民離散外來軍民畏懼祿米不肯盡數奉佃以致田地拋荒糧額如故及照彰德府湯陰縣縣地一千二百九十餘頃該糧一萬六千七百六十餘石衛輝府輝縣金寧沙岡等十五莊石沙壟壓地七百五十餘頃該糧六千八百五十餘石俱不堪耕種又有永城縣新增地二百九十一頃該糧九百六十石三斗半前踏勘之時被人多報四十八頃至今挨撫下地此等地糧米竟見在里甲陪補年後一年民力愈困稅糧之入原額漸虧乞行查照事例將前項拋荒等項地土逐段具奏或見等因備呈到臣竊惟古者因田制賦今項地荒蕪之地種糧不生而稅額如故是有賦而無田矣士農因民設法古今迭茲拋荒廢地皆有應照原額輕則召佃承佃重則蠲免不肖盡從官不得已乃攤稅於一里之民分新舊地土計畝數互相率以

茲又一切洒派通攤一州一縣之民戶日減耗歲計愈虧是有田而無民矣臣聞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通欠况使他人倍出乎夫使一家代出一戶之稅有識者尚以為憂今又責令倍出三戶四戶甚至有六七戶者民何以堪若不早為之慮誠恐數十年後逃者遺數日增存者攤數日積非但民不可以為主而官亦不可以為政矣該司所呈不為無見查得景泰年間以來府州縣續報起科稅糧比之國初已增一十二萬石其水衝沙壅拋荒之數節奉 恩詔許令勘開豁及蠲免所司執礙未遑舉行有孤 列聖一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昔人論取民有竭澤而漁之說詠時事有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之何以臣觀之於今亦然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使民失其恒產至於機困流離恐非 朝廷培固 國本之初意也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行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親詣前項州縣將所呈拋荒等項地土從公踏勘明白各照見行事例有人承種者每秋糧米一石折銀二錢伍分草一束折銀二分夏稅小麥雖未定擬然比之米價頗輕每石量減銀伍分無人承種者不分夏秋每石各減銀一錢待業生回還照舊承納其砂礮沙壅堪耕種者每夏麥一石二斗秋

糧米一石各准潤綿布一疋候存留本府收貯以備衛所儀衛司官軍校匠人等俸糧支用若民果散亡產無下落及水衝沙壅不堪耕種者亦乞查照節奉 恩例量為除免臣之所言似於 國計少損然以續報起科稅糧通計乘除實亦無損於 國初原額且使疲憊之民得免攤稅之患安居樂業生聚日繁迨者聞風亦將謳歌思歸而國本益以固矣

一清校餘以靖地方竊見先年 趙王之國之時原有隨侍校尉俱在彰德府安陽等縣置買田產已成家業後家裁革止將校尉正身調取錦衣衛遺下戶丁尚多仍彼居住既不管束於本府又不寄籍於有司兩相影射脫免差徭習成山野罔知法律或窩藏各處逃民及犯法亡命之徒或仍假校尉名目欺騙良民搶奪財物強占地土少不如意輒以人民誣賴事發到官無憑提問及至責地方火甲挨拿急則拒捕緩則脫逃難杜絕有傷理體節該伏 觀 大明律內一缺亡軍民驛憲醫卜工樂諸色人戶並以籍為定若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欽此欽遵仰惟 祖宗立法初意嚴籍所以別戶口律令所以齊人心差徭稅糧咸有定額上下安分焉偏不生今前項校餘脫籍不載律令不加一任自由肆如

馬無羈勒豈易控御非特 趙府爲然其餘 王府遺下
改調戶丁恐亦有此乞 勅該部通查各處 王府改調
護衛等衙門軍校人等遺下戶丁如有似前兩無籍貫脫
免差役者果係在營無丁起解補俟其在營有丁與多餘
之數盡發所在有司寄籍當差貼裝聽總如有仍前脫免
不軍軍民差役者比依前律問發遠遯充軍未爲定例庶
幾人有定志而姦弊無所容矣

修政弭災事

徐恪

一裁冗官以安小民昔管仲相齊官事不攝孔子斥其不
得爲儉然則官事貴乎攝也其惟我 朝法古建官凡在
外司府州縣等衙門皆量地方廣狹政務繁簡命官分理
各有定額當時政無不舉今無不行事安民安米嘗失誤
以臣觀之今日地方人民無異於曩時今日錢糧軍需無
加於舊額夫何添設撫民督糧兵備水利理刑提學管屯
管礦管河勸農捕盜等官比舊加倍且設官分職皆爲民
也今以撫民爲名其餘各官獨不以撫民爲職乎如湖廣
所轄府州一十八處又有江山湖泊之險難帶於其間所
設布政司撫民參議去歲已奏 裁革今河南以區區八
府州之民既添按察司管屯命軍管撫民而布政司縣
民乃用參政其爲冗散不言可知又如管河原係總管

改參政近該前巡撫奏 於長等二縣添設主簿皆以
修治心河接濟徐呂二洪爲職今黃河北徙與心合紀由
汴達徐沿泊無阻所設各官似亦冗閑又如布政司職掌
錢糧分守官自合催督今既添官督糧分守官所幹何事
按察司職掌刑名分巡官自合問刑今既添官理刑分巡
官所幹何事况一官之來有一官之費食有俸糧居其廨
宇一分一毫皆取給於民額設屬吏皂隸之外又有代用
門子等項且如參政一員皂隸十名每名必得三四丁
馬夫十戶每戶必得三丁通前計之不下四五百丁俱於
殷實得過之家僉充其一廩科差不免累及貧難下戶出
辦以一官言之似無大費以司府州縣官統計之其費何
可勝言故間閭小民貧者愈貧而富者亦至於貧未必不
由於此所以各處人民一遇災傷流移塞路雖曰無君子
莫治野人然官多民擾古今通患况修政立事係於人不
係於官之崇卑若肯盡心則一人足以常兼數事如或憚
勞則政日廢弛雖多亦奚以爲但各官建議之初未之思
爾乞 勅該部通查天下司府州縣近年以來添設官員
若干合無從長斟酌何者可以存留原係參政副使過
改調或待滿日俱退亦議覈量其代何者可以革去
或詞或待滿日不必詮註就令各該分處分守主簿

官管理其餘府州縣官亦皆以此類推如有誤事聽巡
巡按糾治如此則官無濫設民無騷擾得古人一人常燕
數事之意矣

一清稅糧以優流後稿惟田則有租古之制也我朝
定制典賣田土過割稅糧隨即推收不過割者其田入官
者於律令誠害世不利之典也照得河南地方雖係平
原沃野亦多岡阜沙磧不堪耕種所以民多告棄業無常
主或因水旱饑荒及銀錢緊絀或受豪紳相侵及錢債驅
迫不得已將起科原田減其價直典賣與王府人員并
在有力之家又被機心巧計指立契書不曰退還開地耶

河南縣志卷之三

王三

曰水坡荒地否則不肯承買間有過割亦不依數推收遺
下稅糧仍存本戶雖荷目前一時之安實貽子孫無窮之
害因循積習其來久矣故富者田連阡陌坐享兼井之利
無公家絲粒之入貧者雖無立錫之地而稅額如故未免
縲絏追併之苦而貧者主憐念行備極憐直盡力計窮
迫無所即方始舉家逃避貧民甲年坐虎階每遇催徵
控訴不已地方民憤莫此為急除通查過割外緣此等民
客各處皆有不獨河南況弘治五年造冊在迥亦常而
處處乞勸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天下司府州縣衛所
公王府長吏司但有典賣過割地土者

臣等推收過割若係王府人員及衛所州縣軍民悉
照違冊事例寄莊納糧如仍尚勢恃頑挾制有司不於今
次把內明白過割實累包陪向後主發斷還原主耕種惟
復仍將實絕地土依律入官倘遇親王郡王并鎮國等
將軍亦曾置買民地該年稅糧絲毫有司難於催辦亦宜
查照徵府莊田包占魯山縣民人蘇泰等地土軍例准
作本府錄米永為定規庶使典賣稅糧各有歸著因窮里
甲不致虧累難流移失業之民亦將謳歌思歸不待奏而
拈擲矣

河南縣志卷之三

王三

一折盜課以補軍餉照得河南府州縣稅糧自成化二年
以來為因起運歲增存留歲減重以旱澇相仍蒙恩蠲
免一歲之入不足以充一歲之用是以衛所官軍并王
府人員俸糧經年缺欠軍裝資贍仰給無由告急求哀匪
朝伊夕雖行布政司陸續補支計其通欠尚有數十餘萬
斯幸承平無事遠皆苟安萬一有事將何倚賴近在腹心
其患有甚於邊患者故子貢問政孔子告之以足食為首
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查得開封等府州縣官
吏鄉民戶口共一百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一口每年納過
鈔六百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貫共銀文銀六十二
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貫

所有應得食糧積年不曾開支成化十九年該河南布政司奏蒙將所屬州縣自成化十年起至十九年終止納過戶口該支食糧查算總數奉司差官前去河東巡司支續據本司呈稱成化十八年六月以來節被天雨連綿山水泛漲地堰衝開鹽花不結以前項食鹽雖是奉奉勘合一向不曾開支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查照舊例轉行河南布政司委差的當官員於附近軍衛有司覓起軍民人夫前去河東運司將小民該支食鹽或應前項年分或量撥四五十萬聽令辦辦驗數堆積在場公同運司官員照依彼中時價變賣銀兩解司以補衛所官軍各年未支糧餉庶使戶口鹽課不致虛設官軍俸糧得以補支

四 巡撫按察使王三

王三

一禁科擾以固邦本伏惟 祖宗舊制親王軍校被革與郡王校尉俱於民間食糧鎮國等將軍本該優從跟用先年亦有乞恩食換校尉者俱不過給使令之役導引出入而已如有病故奏行勘合食替並無見面等銀科擾民皆集從成化六年因獲總王奏將各王府軍故校尉俱令徑行本布政司轉行州縣食替見其奏 請誠為簡便余竊王府官員罔知禮法東松射利不論年月遠近驟作老疾呈行又將書畫等物饋送該州縣官覓平妄勘日用飲食等項里甲文應及至食辭到官入見之初每名勒送

銀一百兩或一百二十兩亦不下六十兩應役之時年索辦月銀銀十二兩或一三兩少亦不下十兩其餘時等項科擾名色又難數計雖撥贖上戶不數年間骨肉離散財產蕩然知其艱窘難以再遂所欲復立退皮名色逼令出銀三十兩或四十兩否則罰加吉罰必待順從而後已仍以爲媒告舉食替故州縣每食一名則闔閭過之家皆貼盤纏詞訟紛起大半由斯比及審定則舉家男女相聚號泣如瀟遠戍推原其情奚忍復言及訪 郡王受 封之後亦有入繼 親王及病故無後者前項校尉俱宜退還有司聽當刑差今被各長史司仍容跟用因循

四 巡撫按察使王三

王三

歲久未曾改正竊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當此凋敝之餘不思加意撫綏顧乃竭民之財而弗之恤其傷 國本甚矣若不早爲處置誠恐脂膏有限股削無窮年後一年愈難堪命雖曰親親之道在於同其好惡然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實 帝王得民心之本書曰予臨兆民寡平若巧索之取六馬言民可畏不可忽也臣跡在疎遠軍涉嫌疑非無稽愚之應直以地方責任之重不忍斯民困於倒懸除河南所屬通行查禁外誠恐各處亦有此弊故敢冒昧以陳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各布政司着落各府長史司今後從嚴保還二十歲以上

丁務當四十年之上丁進主。米及期雖有疾病不許准行設果病故務是布政司亦不許徑行州縣及差人前去守催因而賄屬官吏共同妄勘仍指盤纏爲名科歛民財津貼餉解之後親管官禁止今導引儀仗隨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面等項名色科取財物若仍科管先將應提人員追問明白賍物給主據置重犯照例發遣充軍有司聽屬科歛者雖不入已仍照科罰事例革職爲民輔導等官不行諫阻一體參問被奪之人即發單家原坐名役永不食補其鎮國等將軍各照原定職役名數跟用如有不敷即行問刑衙門查撥每親比例之換校尉索濟朝廷中間若將已換校尉仍前科擾者盡行革去止撥本等儀從跟用仍查郡王受封之後若有入繼親王并病故無後者原撥校尉應發有司聽當別差毋不許容隱跟用如此則人知警懼政不苛煩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矣

一節起運以充歲支

徐格

臣聞截長補短雖巧匠亦多苦心量入爲出在乎時固所當講竊以河南一省親王郡王并鎮國等將軍都察院三等儀賓三司并府州縣衛所長吏司等衙門官吏師生

等役匠人等祿米俸錢以一年歲支計之共八十五萬

四千八百九十石所屬府州縣額徵夏稅六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五石秋糧一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一十五石以一年歲收計之共二百三十八萬七千二百六十石今起運穀糧一百六十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九石存留之數不過七十六萬五千二百八十一石比之歲支已是虧少成化七年陝西黃河套用兵將河南存留倉糧改運榆林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又將京倉黑官改運邊倉是皆一時權宜非定例也因循歲久未變復舊其存留數內又多逃移拋荒蒙恩蠲免雖嘗勸募開耕未肯盡從名額間存實多虛數加以水旱災傷年年減免雖有屯糧不較

一歲之用且如弘治元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六千八百八石弘治二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八石弘治三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一石以三年歲支計之過少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五石其弘治四年及成化二十三年以前者又不在數是以王府并衛所官軍校匠俸糧經年缺欠告急求哀匪朝伊夕固弊設法補又尚欠數十餘萬查得天順七年夏秋稅糧起運一百五萬四千四百五十石存留一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石歲支之外尚存七十餘萬是以官原常充民主樂業雖有水旱亦不慮比年以來起運歲增存

留歲藏上下焦熬而公私日以困矣且先年分封止是周唐伊趙鄭五府今則又增崇徽二府矣先年祿米不過七萬一千六百三十石今則增至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五石矣先年父軍不過十萬石以後增至一十五萬石今又增至二十七萬石矣地不加闢民不加多賦不加益而宗支日蕃供億日繁起運存留不從舊規而欲歲計之足倉廩之盈民生之遂軍伍之充其亦難矣竊惟汴洛自古都會之所其地四通八達表裏山河內可拱護兩京外可控制列郡比之三邊尤爲重要然吾天下之中有事則首當調發所宜重農積粟養兵蓄銳以備不虞比因承平歲久遂若無事凡閭閻疾苦腹心利害多未之思是以起運糶糧比之先年增多五十六萬七千五百二十九石今土地所產不過禾麻菽麥之類而所徵價腳乃係銀錢又非民間所有之物故催徵之際米糧驟賤以遠近價腳計之大率三石以上方致一石民財既竭軍餉亦空一遇饑荒即成流殍脫有緩急將何倚賴近在腹心其患有甚於三邊者是又不可不深慮也去秋七月臣以前項官軍人等缺欠糧銀數多無從措給檢出布政司成化十九年奏計司改運司該支小民食鹽未及欲望聖明准令奏准一

詳前臣自去歲辦鹽易銀兩折補糧餉奏行戶部會同

奏戶部行仰荷聖明特賜俞允今又七月矣未蒙明示且前項小民食鹽例該開給非是分外希求敢再併及伏望聖明憫中州生靈之困廣一視同仁之心特勅戶部查照天順七年事例將本省弘治六年以後夏秋稅糧少派起運多與存留邊倉并兌軍糧仍改原派郡縣運納其前項官軍人等未支俸糧更乞檢臣前奏早賜施行庶使倉廩無匱乏之憂道路省轉輸之費軍餉不缺而民力日以裕矣足食足兵莫此爲急伏乞聖明少留神慮

奏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奏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三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四

陝西

陝西圖叙

桂萼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於天下然平涼固原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固原已侵入鞏鳳之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矣則踰有寶關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蓋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蓋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其涼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尤孤故土留番驍驍侵犯以爲河西曼氐岷西軍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刺以殘孽窟居西海番人漸以南徙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通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於我矣然所在鑿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戶口 戶三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三口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七十七石絲綿三百六斤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馬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束

急缺糧運以資軍邊奏

王堯封

臣等議得強兵以足食爲本據外以安內爲先陝西以一省之民供四鎮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於內帑取給也况前此連歲遭凶今歷時不雨夏麥失望秋種未期軍民惶惶如在湯火強者肆劫奪壯者流異鄉老弱者甘死亡憂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竭猶可多方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族方殷甘寧之聲息且至秋高大舉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積蓄猶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既搜括殆盡腹裏又侵削無遺一旦有事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鄰境有收猶可糴買就食也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禾一空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國家於歲用不足糧米及遇不時告給俱是發銀徒以輕簡便事也然銀不可食不過買米而已至於各邊糧草缺乏召商報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之米未嘗他有以益之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實用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附邊既盡則腹裏不得不擾矣財費於內帑利歸於商人害及千百姓未有能濟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復糧運而已矣臣等惟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給勢必取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糧道不絕至今黃河三

門岐石尚存率常此往事可考也我國家初年河南府
鞏縣亦設有漕運軍儲洛口倉今倉雖廢遺址見存臣今
年二月渡黃河見客商舟船魚貫而上或自汴城由古比
嘴入洛河至孫家灣起載陸路四百里至陝州而止或由
孟津直抵陝州三門而止各自陝州越三門老君灘數十
里即下船復由經潼關入渭河過渭南至草店子不四十
里可以抵陝城又陝西漢中府金州等處有水路可以通
湖廣襄陽漢江成化二十年陝西大荒奏討湖廣漕運糧
米及于襄陽等處糧買米糧雇船運至金州轉運商州鎮
安縣等處今榆林各軍就食及空運助邊又今西等四衛
官軍及附近居民就彼開作賑濟及俸米月糧又奏討河
南漕運臨德二倉糧米由黃河運至陝州地方今潼關華
陰朝邑等州縣貧民就支又運至渭南縣地名柳林辛處
放支此近事可知也或曰黃河水險臣等竊見河水春夏
之交則長秋冬之交則凍季為難行二月三月四月及八
月九月十月皆平穩可渡商人既可以運貨朝廷獨不
可運米乎或曰陸運費重臣等竊計客商長行車力尚亦
可況朝廷設置運運等為輸邊計也銀既可以通運
米固下可以通運乎所當慮者夫車之費耳或曰京株
三為事有緩急法有經權陝西今日之急尤非

化二十年可比臣等查得陝西歲派不敷每年該糧二十
八萬石有零戶部每歲折補銀一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
將此不動即以扣補改派之數地方既得濟而糧額亦不
失此又未嘗不可也或曰天無處臣等查得河南弘農
陝西潼關等衛所各有京邊二處操軍每年二班難苦萬
狀多是逃回徒煩勾擾若改而為運軍使得近父母妻子
又得四時載貨貿易將爭先而赴矣此又未嘗不可也臣
等又聞之享求逸者必一勞而後成忿後患者將一敗而
莫悔如象皇上憫念邊軍重地兵荒猝起勢危急勅
下該部會集廷臣將臣等所言再加詳議如果少有補益
地方不獨目前近利早之綸音嚴限各該撫按官即將渭
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事例將附河南湖廣原派臨
德二倉京運糧米扣改派十萬石各運至陝州金州等處
接濟應用此一時之計其永久遠之利乞將附近河
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京邊二倉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
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原補陝西歲用不足糧
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看為定例聽
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
放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
三錢年歉不過七八錢况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

石亦在七八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耳將弘農蒲關等衛班軍改爲運軍其運糧船隻亦擬該部從長計處其河南府陝州一帶運運所仍添設牛夫車輛脚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查得臨僉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并守巡管糧等官督理務使糧道疏通軍儲足實或實價以助運或抵斗以措民或空運以給軍或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吾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克本固而未自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至於今日之岌岌矣伏惟 聖明留意宗社幸甚

復鹽所以便軍民疏

臣等謹將原奏

五

臣據守巡關西道右叅政張嗣會馬張留臺看傳小鹽池由固原以達平鞏途相距幾至千里原設批驗驛引所於靜寧州蓋酌道里之中以立講察之法無非禁私販以行官引之意也後因產販漸據手河套乃開設重鎮於固原兵馬錢糧一旦屯聚於此而開關市井全無生理之計所以前總制尚書秦紘將批驗所奏改固原蓋欲借開關通商之利以爲軍民長久之圖人情事勢亦俱便從前王瓊廣商人之情乃復有下馬房之改批驗驛之說相安適則固原兵備衙門自難運制重

之弊信不能無況下馬房坐享無故之獲而固原州頓失可望之資非爲人情得失之際有所不堪抑且地方重輕之勢不可不審所據相應俯從具呈到臣謹查先據原州衛軍民呂奎李成等連名告前事已經批行該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鹽州小鹽池有鹽課司內一路商人支出引鹽經由固原達於靜寧州分往京安會等地方發賣則先設批驗所於寧州後因達虜出沒而固原當虜之衝應置之也弘治十四年該前總制尚書秦紘議奏立鎮屯兵以固封守以禦虜患但地本荒蕩人不樂居又該本官奏將靜寧州批驗所改設此地軍民貧其貿易自備安集之方官司集其羨餘少計里甲之費况有按察司兵備官鈐制之引目按發以考其出入鹽軍就地以稽其往返庶幾經久之法也嘉靖十年又該前總制尚書王瓊具奏將前批驗所改作下馬房亦無非欲便商人之意爾但固原城鹽利既失客商遂去生意隨散於開關公用併累於里甲蕭疎之患科擾之害起焉況下馬房密近小鹽池人易作弊又有苦水板井大狼崇信預望城等處俱私通之路中無兵備官鈐制以致秤掣則一引再駛車載則諸徑雜出私販盛行官引多闕此則利從民貧彼則其疎密起皆不可慮者也故里老人等嗚呼復靜寧州各官會議

同夫法由於舊斯善焉論出於衆斯當焉如蒙乞 勅再
加查議合無照前總制尚書秦紘原奏軍理特下馬房批
驗所仍舊設於固原州遇小驢池支出往平涼安會等地
方發賣引鹽俱由此批驗所兵備官就近議察章其奸弊
兵備官亦不許別立煩科以困商人脚戶則不惟爲邊鎮
軍民至計而私鹽亦可以禁止矣

平寇紀事

馬文昇

殘元部落有把丹者仕於陝西平其爲萬戶我太祖既
平江南克燕都下三晉兵至陝西而把丹等率衆歸附授
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則散處開城等縣爲百姓抽其壯

一爲平涼衛軍使自耕食後既以養生射獵爲計而復無

七

徭役用是殷富家畜馬數百而羊至數千者咸仍胡俗爲
樂正統己巳虜酋也先寇大同宣府脫脫不花王寇遼東
阿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擄掠掠順原展虜酋李來毛裡
孩統也先餘衆寇固原而土達生酋被掠者十之八九生
事漸荒迫成化丙戌各酋六人入寇土達李俊者獨以平
酒奉李來李來喜賜以馬俊遂有此從意時都御史銅梁
陳公介巡撫寧夏適都督張恭致仕居本鎮而養牲口於
鳴沙州迤南與土達相鄰牛馬多被賊擄傳聞非虜賊即
回土達張把腰等假之也丁亥春陳公移巡陝西恭奉家

人狀張把腰擄掠事於陳陳至陝西遂付分巡僉事石首
謀變還問而張把腰已懼先是鞏昌府通渭縣人戶逃於
把丹孫滿四等僉潛住縣道里長追捕遂爲滿四等所殺
竟不知其由至是縣亦上千陳公遣之滿四等推素縱佚
不知官府益危懼會新任靖虜等處參將都指揮劉清至
固原中備指揮馮傑索各土達馬三鷹翎等物滿四等因
謀於俊而俊實奸黠遂倡謀從北虜時把丹曾孫滿四等
西之姪也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僉事有司移文平
涼衛擒張把腰滿四等甚急其衛指揮日道督滿四等以應
解者瑯琊人也了不知俊四等已有叛意遂率衆鎮撫弟
大四等二十餘人陰携鐵索刑具往捕之四等知之俟滿
至堡給礮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瑯琊四等數人叛
入石城石城者東西俱是石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
者俱拽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十人城中無水有數石
池外設棧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亦數仞
如拱壁狀兩傍空處并後面悉築牆高亦二丈五六尺各
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不知何代人造此以避亂者
城外皆亂山形甚惡但人至此毛髮悚然滿四等常圍獵
至此熟知其險可據遂居之已而李俊往誘東李合泥土
遂見殺於伏義者分守參將劉清領軍自靖虜來與戰不

利報至陝西鎮守太監黃必寧遠伯任壽與都御史陳公
介會遣都指揮郭瑞申添平東西各衛兵往捕賊於城下
申登死之邢瑞通驛官軍大獲勝近驚駭兵部請以
陳介任壽并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
恭將胡愷各率所部并會討之寧夏兵先至陳與任吳竟
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寧夏二敵壘始定軍
士勞苦比曉即出兵梁梁順領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
千出迎請降時宣餘溫信取知兵臨陳公言於諸公曰賊
雖誠偽叵測然我軍夜間不覺疲疲即行且之水飲無執
戈刀不可與戰姑從彼意退兵論議次謂吳琮此日兵已
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應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遂驅牛羊
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尚無兵中器械各執木棍而聞
官軍遂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賊欲自殺左右人護下
山遁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
而歸盡死於賊賊遂棄勢獨倣倣立保土墻俱遁入城而於
靜寧州大路搶掠運送甘州冬衣布花萬餘疋米糧不可
勝計時兵部主事閻謙德軍至固原具奏以聞或傳其黨
導以窺陝者朝野益震陳與任壽吳琮劉清鴻解俱解赴
京師八月乃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興項公忠為總
督鎮守陝西太監劉公祥為監實行取回京涼州副總兵

劉公王為總兵官左參將都指揮劉清克
右參將監察御史劉公祥兵部武選司郎中劉洪紀
驗功次益以京營神機營軍五十復調甘肅延綏寧陝
西官軍共五萬往討十時以南京大理寺卿屠晏於家服
初開奉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叛賊
總督總兵等官有軍計議務在機心同力共濟邊務時戊
子九月五日也于奉命七日即行十八日至陝中戒所
屬整點民兵防守城池及備運糧餉畢十月一日至固原
項公營方到一日是夜二鼓聞營外一里許砲聲甚近營
中皆驚于尚未寢急令官軍嚴守營門至天明視之乃賊
留文書一紙云我每石城居住免納糧差素聞朝廷
饒我每罪等語衆譁不可測予曰此不過欲緩我兵何足
信只可整兵以候進討因與項劉諸公講求用兵方畧地
利險易衆寡言石城之險不可輕進又以前兩失利皆難
之乃令善畫圖者圖其形勢兵分六路項與二劉并子及
巡按御史任佐姜孟倫右布政使余子俊左參政龐勝屯
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恭將胡愷副使鄭
安屯酸棗溝伏羌伯毛忠鎮守陝西都督白王御史劉本
端屯木頭溝恭將劉清夏正布政司右叅政嚴震屯打刺
赤寧夏副總兵林勝恭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

英肇昌府同知羅豫也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精兵先示賊且探地勢適太基比至城外賊就知就來迎敵延綏官軍恃勇首先陣亡者二十餘人而賊之死傷者亦多衆益懼至十三日會兵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伴敗去官軍逐至城下時賊尚多居城外者官軍忽之貪取財物賊遂欲衆入城伏寇伯毛公曰賊能有幾多速進兵勦之官軍肆攻上城賊極力拒敵毛公攻其東山路險隘不能進賊奮死橋陀官軍追散墮崖死者衆而毛公亦被害賊被鎗砲死者不可勝計斬首數百顆千時在中軍領馬軍五百餘帶草束欲燒賊柵西路之賊乘勝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總兵劉公被圍於城下官軍潰散劉公亦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中矢家人陣亡者三四人項公者斬甘州退怯千戶丁某以徇官軍懼復登山予亦調度所領兵破空填列以振聲勢敗軍猶欲遁予號令敢有逃者斬之中傷者移置山下衆稍定不敢退俄刻公于城來報曰家父被圍乞阻敗軍千曰第入視汝父少頃項公至憂鬱太色予從容言勝敗兵家常事況今日之戰賊死者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從無深慮者徐可再圖奏報明言伏寇伯忠義奮發爭先登山斃于流矢賊已窮蹙且語所遣舍人陶

國華至京乃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朝廷久望捷

奏至即今宣捷陞國華爲所鎮撫其月華出西方兵部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蒲四驍勇恐其渡河與比虜連和橋不止西陲乃交章擬益兵赴援項公與子謀兵應益與否予曰若不益賊不能平益兵明矣第上請令撫寧侯朱永率宣府大同精兵五千順邊而來賊平則止之未平則併力戰之項公從以上請且日督兵攻圍賊在山熟視不出戰官軍至暮則回項公憂之予又謀於項公曰賊城中既無水而蜀梁之新之若紀其鵠汲則彼若金中之魚當自斃矣項公從之遂令官軍盡擁襲之多被擒蓋知彼中消息正艱於水予曰此時賊窮蹙已甚不足慮矣石城南門與東山相近時令都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於上以視賊之出入迨兵將回此兵先擊賊據前山矢石雨下我軍不能出時都指揮魯繼統莊浪土兵千餘人出爲前鋒入爲後殿每敵賊襲至或方回予復言於項公曰孫璽軍擊之太早故也俟中軍兵行遠山上兵方擊項公從之自此賊不得上山中軍兵結陣而回賊竟不敢襲其後獨延綏軍與賊門相對日被攻圍中傷者衆勢不能支予又言於項公曰彼處當發兵救擊攻其所必救賊若上山攻我我以此精兵衝其脇賊必敗敗從予計乃遣劉公子文同甘州達官指揮亦我軍二千二百人候賊上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山兵即繼進以邀其後賊信胡神十月八日神降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至日賊果出攻我山上兵我兵依法構之遂斬首十數級賊始懼會續調甘州都指揮劉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上山山勢高險卒不能克又日值景短不久即曠兵在山上者數千人彼此皆懼而賊尤甚其方憂兵不能擊而賊復恐我攻山乃詐請降欲總督總兵官隨城下項劉二公皆卑騎請彼父不回賊披戴明盔甲者數百人環遶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子與太監劉公在溝外子曰賊窮蹙無信義萬一二公被遮留何以言之朝廷速二公歸賊堅許要巡撫大人來子曰若不往是示怯乃從數十騎至溝邊大聲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官威在此爾豈應以精兵四外旋逃叱去之賊遂入城于至城下滿四同滿瑋等乃出訴曰我等本良民被劉參將馮指揮激變我今既如此願赦死請降于乃言劉參將等激變爾等朝廷已知之各官解赴京師矣爾速降朝廷必有爾罪賊皆羅拜兵始獲從容而下一無所傷子因問滿瑋曰爾被逼劫入城非反者瑋云命子遂帶瑋回營次日賊即設木柵於上請戰不復言降矣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旗者至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擊殺可乘機勦之千與項劉諸公謀曰此言固不可深信

但以理度之恐不虛遂以中軍士晨餐及傳諸營俱發在山下果亂未久俱上山亂矢下射我良久我軍仰面受敵千與項劉親在陣前督軍失至而無敢避者賊亦多傷但不能得其首級耳日將暮遂擊其寨至山下則用守城大將軍銅鏡往城中擊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嚴寒軍士不能燃火賊堅壁不出迨暮始回軍士頗嗟怨竊相謂曰攻則攻之使我輩早還終日受寒何日得了子聞之久言於諸公曰頃兵日久恐生他變即黃河一凍北虜入套我軍豈能久住彼時賊乘間突入奔入河套與之合謀貽患有不可言者莫若攻城破之可必衆不敢決時城中有一人代滿指揮送饋陳馬匹到營有識之者曰此陳都堂字子張馬六兒陳公軍敗遂從賊予問曰爾可回否馬六懼不敢對因留詞城中事彼既不肯實輒復詐誘欲陷我軍遂遣人結送回固原寧家即於山溝內殺之石城外有深溝丈餘人馬不能至城下子思欲用土填之乃取各城上圍竿木數十縛成大橋置二座車軸上軒昂隨人亦可用以攻城至期遂推至深溝抵其前以遮矢不令軍士數百人每人負土一袋以填深溝更置二座至城下以竿繫城果高二丈五尺賊乃謂舊所上木柵天石以防子因欲舉此臨城衆恐傷人子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

終猶豫不決乃止賊見用是益懼漸有出降者與項公
議曰此輩不可害也遂給軍帖令旗牌手送出營任歸家
自此逸出者日衆賊雖嚴法禁之終莫能遏我軍圍困日
密賊既無馬與水漸有逃散之意乃令曉諭諸人四外招
之時回回楊虎力號勇有謀畧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
以十一月十六日晚出聽招至大營時方會諸公議書
兵事虎力至心甚恐平曰公既聽招而來不必懼劉總戎
刮刀與誓曰爾若能生擒滿四或殺死來獻朝廷有榜
文賞白銀五百兩金一百兩陞爾指揮遂以銀示之送出
帳房外屏人問曰何日可戰虎力曰只在明日倘落雪大
有水難以爲力但滿四最怕神鎗至日若戰不可放放則
彼即退去予又曰何處可戰虎力曰只在東山口予復曰
賊精銳尚多爾可計移其兵上山方可信項公亦厚慰之
乃遣去次日至五鼓與項劉二公整兵而出至山下其
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地而機又不可預泄乃謂延綏參
將胡愷曰爾營兵連日傷損甚多中軍兵可代爾守一日
胡應曰諾予即命劉直兵後中軍兵千山口令人于高山
上視之見有騎自馬出城者乃問也既而見山果有賊
辭明盛甲情銳數百人項公方信之乃命二公子之
兵進予曰不可兵一進賊必

者忽來報曰今日野殺賊前往上射予叱之曰賊多詐已
而約王公銳等麾下悉前兩軍相戰良久彼此殺傷相當
我軍因奮勇戰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生擒少頃送至
軍前爭功者不已予手刃欲殺之衆方散予與項劉諸公
議曰四既就擒城中破膽乘勝逼城崩之必矣劉公曰既
得四且罷若進兵恐賊堅守卒不能平遂以四歸營官軍
大悅予乃書八牌十數面行各邊并陝西各府知之以安
人心賊有馬驛南斗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
率其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壓乃以擒四等捷聞且
止援兵有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二日城中復立平
涼衛達官鎮撫人敬爲主以拒官軍九逸出者即殺之項
公今諸官各遣夜不收數人夜俱出城下賊北行即報南
行勿追蓋欲散彼之黨易成擒耳劉總戎議欲往城中餘
賊皆散去不追項公與予曰賊自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
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欲縱之後稍不遂意即又叛矣終
然陝西患論法不可恕乃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
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擒斬
數千級惟滿四姪太子舍人能最驍勇逸去詢其黨滿洪
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黨之女就擒併獲其家屬其餘口
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賊五百餘人初男婦人不下數千

選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俟取用楊虎
家口亦被獲虎力曰望救之子今旗牌手引虎力逐一
之俱給還而其親戚以虎力被看者亦衆蓋以其預有
功也惟舊時竊盜者有餘人走警第山置帳房數十頂居
之累招不下項公命攻之亦不克予與項公議曰此亡命
殘賊不足慮者終能得之第石城之險非盡夷前後所築
城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穴遂令人悉平之至於
陣亡官軍之骸骨久暴露城外則令左右布政余公子俊收
聚起大塚塋之祭以牲醴復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崖以
示永久乃會項公至警第山視之十方欲設法攻勦忽延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終報北虜已入河套失會謂我軍久募于外倘其虜聞之
擁衆來此其何禦之乃留精兵三千於本山之外伺賊于
項公等於十二月十二日并諸營軍馬悉回固原予乃
宴總督總兵并各鎮巡撫將佐尚有所獲土達老婦人三
百餘口予與衆議以之解京途中勞費悉賞其親戚放還
之項公以二十六日歸陝而諸路兵俱回鎮其生擒賊千
餘恐生變即管中斬八百餘釋留滿四馬驛南火鎮撫
羊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并滿四妻解赴京師俱伏
法且以兵後久安無虞之計上聞再奉勅獎勵而警
賊至成化己丑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喇亦罕

傳首至陝餘賊解散其未殄者悉不究今其分耕牧
蓋處其奔河套以從大虜也於是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
設一千戶所除官撥軍防守又以固原十戶所改爲固原
衛奏選指揮等官苗鳳等七十餘員理衛事復添兵備倉
事一員舉華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項公等遂班師本
年三月論功行賞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十石劉鈺陞左都
督項公陞右都御史子與延綏巡撫王公銳皆陞左副都
御史餘皆陞職有差而賞亦厚先是項公日被駐於石城
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勇無懼色一嘗勸其持重公曰
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論僥之及是人猶以
功大賞輕爲不足浮勵人心云任壽吳琮陳介議成兩廣
劉清獨餘亦坐誅先李俊之姪洪滿四之姪安亡去子督
捕童復亦解京嘉市四月奉勅撫安所餘土達子復親
詣固原檢其尸數拘其老面諭以生之樂釋其驚疑
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爲亂遂奏給復三年以安其心
復榜示曉之選壯丁千名隨軍皆舉從願効死力以報後
再奏復指揮滿等官陝西西安左衛帶帶以絕後患師旅
既靖西方底寧千年四十有四巡撫趙撫重寄於兵事益
午之際得諸項公等同心戮力凡營居野外者六十餘日
親犯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復醜賊餘孽平巨寇迄今三

十有六年歷歷若前日事偶因項公使人來論次其先烈而并及其始末之詳如此使觀者有以知兵禍起於細微戰功係於謀畫當思於未萌圖成効於先事是亦有志建功爲國者之一鑑也豈直備史氏之纂著一時同事者之續而已乎

地方事宜

一俯就邊衛土軍照得洮州河州岷州三衛俱係軍民指揮使司洮州衛該解廣南等七衛軍人二十三名河州衛該解永昌等五十衛軍人五百二十八名岷州衛該解武清等三十衛軍人六百五十四名近該清軍御史等官解集拘到官俱係土人姓名多有三四字者與番人字樣無別且雜處久遠習性相同等基克軍來應軍皆望天搖頭一語不答及今通事譯審俱言不省祖有軍役恐致激變刑法不敢擅加豈能強使承認且中國良民但解南方當軍即如就於死等此等土人情可樂見合無俯念屬際不拘中國之法從緩撫諭將伊就近均編前項三衛當軍少資其用以八十七衛槍此之數軍伍不爲甚缺萬一計不出此或恐徒爲勞擾於事無益

一開設會議千戶所照得成化六年十二月內該陝西并綏安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等官會奏邊鎮卷二

堡係本將分守地方遠賊侵犯腹裡多由此入應合開設邊鎮卷二衛以此陸續將軍人編伍安邊已有六百餘名鎮卷已有五百八十四名曾令榆林衛管營候軍人較數方纔開設衛門緣陝西先年清軍官員行事欠當以致民間堅意不願附名于榆林衛管營即今一設操千未有衙門統屬持疑未定合無俯順人情於本將所居去處安邊營開設安邊守禦千戶所隸屬榆林衛神木堡開設鎮卷守禦千戶所隸屬榆林衛管營報到給發官印信夜巡銅牌軍人不敷將陝西失迷衛分軍人五百六十八名均撥爲伍仍日積月累照見行事例將罪因發到一體編充補發使人心始安不再疑慮

一開設新議千戶所照得固原衛迤北地名葫蘆硤口古城一座已修完衛魏王古城一座未經修理俱各踏通重夏軍州川原寬漫地土肥饒水草便利周圍數百里餘內爲土達居住之巢穴外爲戎虜出沒之咽喉連年侵犯固原靜安隆德會寧安定等處出入俱經于此誠緊關要害之地臣因知陝西該解南方福建廣東廣西雲南不服水草軍人慮恐南方軍伍空缺有例不許存留本處今查得南方前項四處該解陝西衛分軍人一萬一千二百餘名合無一名頂兌一名陝西巡撫肅清南方者不必解來陝

西者不必解去各將項兌軍人就彼解發差役其彼此不
鮮軍人就行開豁原伍一以順其南北水土一以免其萬
里跋涉却於前項魏王城開設平廣守禦千戶所謂廣硤
口開設鎮戎守禦千戶所俱緣固原衝衝管轄照例銓撥官
吏鑄降印信及巡銅牌將前項項兌各撥二百名中禦未
修城垣并倉場等項衙門以次開設補修空閒地上撥爲
屯田以爲耕牛之計五年後方纔納糧內平廣千戶所就
近聽臺夏總兵官節制其餘二十四百餘名駐調固原平
涼軍少衛分以固原重駁輕之本陝西軍人頂兌之外照
舊仍解原衛則遠近軍人頗得實用內外警急皆得應援

請復金牌舊制疏

楊一清

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其
國師禪師各齋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恩威
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
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齋金
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
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忽敢違了臣於走乃知我
聖祖神宗康謀英夏度越前代遠年考之前代自唐世回
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
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虎虎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

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
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
而酬以茶斤我體輕重彼欲亦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
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貴番夷以差
發非若秦漢喜功好一動遠夷者之所爲也亦非中國果
無良馬而必有待乎夷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
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河西列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
匈奴右臂而塞南無三庭今無減之而綿亘數千里北有
狄南有番狄終不敢窺番而西以番人爲之世讐恐讓其
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大羊長驅寧

重鑄金牌舊制疏

三十二

河岷隴之區鮮不爲其蹙歟然無事得乎國初散
處降夷各分節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校之官秋聯
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使知離遠外小夷皆王
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
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
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
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
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餉駐征將來遠夷既不
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乎外之憂虞從此生藩
障之固何所於託切照洪武年間鑄金牌數目各衛與

籍廢減多無的據查得苑河西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駁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就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是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詣衛遞下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查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招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 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 朝廷修復舊制各番本等差發不許生拘違背其舊管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覲替亦令查出奏 請就彼各處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私治十二年爲招易之期乞 遣廷臣督標上

增種馬疏

楊一清

查得永樂四年開設駐苑衙門兵部即奉 欽依事例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牧馬七千匹下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後永樂生數目雖不可考而原擬茶馬定規却是如此

臣今備歷兩豎六苑酌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議處得開城苑原額恩隊軍人四百四名安定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六十五名俱草場寬闊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堪爲上苑使自得其人政令修舉各牧養萬馬誠不爲難廣寧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一十八名後因奉校回原州衛草場地方多占修城郭及撥爲屯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場亦頗寬闊俱堪爲中苑黑水苑係甘肅死馬等邊接恩隊軍人一百六名草場逼窄清平苑原額恩隊軍人一百三十三名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止可爲下苑前項死分恐不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可牧馬四千匹清平苑可牧馬二千匹黑水苑止可牧馬一千五百匹通計六苑除每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較陝西三邊之用 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欲廣孳息必先多畜種馬種馬既少則孳生遂難收効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二百八十四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臣今特倒失虧欠馬匹隨宜追補及弘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較三千匹必須增置七千匹共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內可較前數將求孳息苑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日而得矣及看

得西寧洮河等衛軍馬以之給軍驛供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孽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爲累必須收買內地馬匹易於牧養成效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爲生要在不虧其宜自然樂售者之周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蓋三代盛時民有餘畜者以償債務之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意正如此臣等奉 勅旨雖許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民編年以來困于歲饑困于歲饑困于轉輸困于修築公私廣爲罄藏空虛別難措處查得弘治二年爲因種馬數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發陝西布政司 勅巡撫官督令布按二司官員收買種馬二千匹尋奉收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差官作急償送陝西布政司交割聽臣督同布按二司于平慶臨鞏等府衛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作種好馬七千匹派發各莊軍牧趁時搭配詳蓋依例料駒如有倒失虧欠隨即追補不許似前玩愒以致通課數多自取罪責前項太僕寺儲蓄銀兩本爲濟邊之用且如各邊奏討銀四萬兩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畜牧之利何如費而大端惟 陛下裁之

邊方馬政利病疏畧 王瓊

查得成化年間兵部奏准至弘治年九田二項除該納子粒

外加徵銀一錢隨屯糧帶徵以備本衛官軍買馬之用名爲買馬地畝租銀若有拖欠自該本管上司查考與拖欠屯糧一例比較徵納豈可備出又行令太僕寺官分管之理況地方廣闊衛所甚遠行太僕寺原非職掌豈能遍歷衛所查考比較且拖欠屯糧數多止于住俸提問拖欠地畝租銀數少反坐調衛重罪所以法令雖嚴而革難修舉政出多門而徒見紛更且如西安等衛相距離行太僕寺往返一千二百餘里該衛徵完地畝銀兩解送行太僕寺收貯却又委官赴本寺領回本衛給散多有將銀領出在外管買賣者兩無查照臣初不知其故及到平涼府審問行太僕寺卿孫鳳具呈前因若不更正復舊甚爲不便合無除延綏寧夏甘肅邊鎮官軍該出椿朋銀兩照依舊規徵收買馬本處巡撫兵備副使官糧倉庫等官查考外其腹裏西安左等一十九衛衛尉牛德平戶等一十所正德六年新例改在行太僕寺分管收支者悉改正照舊其行太僕寺見收未支地畝銀兩查發原衛收庫內借支者行令原衛衛所照數補還今後西安左等四衛收完地畝租銀解陝西都司收庫呈巡撫衙門查明動支各處衛所俱解本衛振庫具呈該管兵備巡撫副使查明動支內有拖欠屯該租銀者移文各該分守分巡官與拖欠屯糧一

較完納其前項衛所或營堡除原無徵收條冊銀兩外例該收椿冊銀兩衛所營堡俱照舊徵收存庫亦聽各該兵備副使等權會軍等官查考收支如此則職掌不素事有條理而完欠易稽出納兩便矣

為懲言邊備救敗備以安地方事 王憲

太原府忻州儒學訓導方正學奏為臣惟陝西西寧地方原係蕃夷雜處之地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創元招集人民開荒展土始建城郭設立衛所名為西寧是以學校茶馬司倉場驛遞漸為備具于是西番進貢達賊皆住難係邊境之地實同腹裏安西海山自瞻芝地山澤遼馬牛之蕃禽穠草產絨貨多其城西兩有李斯牧川其城西北有雙伯羊川俱地方百里土脉肥饒甚著種牧於此軍民樂業西番獲利所以倉場茶馬之政興也正德七年以來有達賊名喚亦不剌阿罕充斷黑刺麻三種深入侵奪前利西番毋被擄掠臨城往來搶劫軍民不無戰事以致地方不安人民失業至今視為之常臣在此生長每懼此患頗知山川險阻地理深遠先年作生員之時曾言於楊總制郭兵備設立邊境杆子堡為防備臣切思西寧地方自洪武開設衛所以來原無達賊侵害今被達賊侵害為因失於下備之招印惟 朝廷身居九重不能細

周邊務雖設總制巡撫離彼千里况有巡按只是一年本處雖有兵備中備警來暫去故雖恐備未免詢於卿人而已所以隨備隨廢致使達賊深入臣受一介之職愧無消渙之補若不悉陳設備之策恐達賊貪殘益其熟知山川阻險竊窺中土益虛致使邊疆狼狽辱上甚矣雖勤兵馬勦殺臨患難以備敵又况西寧正南四川松潘衛東南通歸德千戶所河州岷州西北通甘肅涼州東北通莊浪寧夏榆林直至山西三關大同宣府為達賊往來之路於此可以設險固守况達賊詭計百端忽來忽去統兵西征而北走北征而西走四路通達徒費軍馬錢糧難以防敵往往失於不備念臣每在邊疆被害存心非止一日伏望聖明遠紹 太祖之成憲大施恤患之深仁乞 勅兵部議處轉行山西陝西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氏發去充軍會同西番於雙伯羊川等處擇地形建立城衛以禦達賊往來之咽喉而為軍民力田之良策不戰自鞏固不爭自持久不惟西寧為然九寧夏榆林及山西三關大同宣府四川等處於達賊出入往來險阻之處亦須設險固守使達賊不得窺覷中國之境予以杜絕杜絕萬年無事之業而 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也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欽此查得先為查訪邊情急為設險

事該提督軍務尚書王璣 題稱近年肅州衛也田舍餘
抽選一千員作為遊兵致將七地拋荒相應設法勾補
足軍伍將新選屯丁遊兵練放種田乞要行陝西都御史
備查肅州衛節次開赴軍開備行原籍嚴限有勾解補及
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大小開利衙門今後但係
驍勇軍人犯俱由各該撫核定發肅州衛充軍等因該
本部議應依擬覆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又為議處
邊備以禦虜患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御史陳世輔題據
飭甘肅總兵分巡西寧道副使李桂呈稱自蘭州至甘肅
諸處沿邊一帶雖有墩臺綠旗墩不修或高遠不中或設
立不係緊要或緊要未曾添設雖聞有挑挖壞墻而未必
盡挑有築堵防衛而未必盡築有斬截危崖而未必盡斬
合無就將附近諸險添添堡寨一併踏勘估計其多寡
設立大小屯堡修設之役各於近堡去處設立小教場一
所督令屯下就彼習射仍於通中各處築打小堡挑挖
擊置立吊板以便趨避若零賊三五騎近堡騷擾的確伏
兵許其協力勦捕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是准議
行欽此欽遵俱經通行總制及該鎮巡官詳議奉酌時
看實舉行去後未報今該前因看得訓導方任奏奏稱四
寧地方西南有李斯牧西北有雙伯羊川土脉肥饒其

堪耕牧乞要議處謹行 恭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
罪人民發去充軍於雙伯羊川擇地建立衛城以禦邊賊
及行山西三關宣大四川等處一體設險固守一節為照
設險禦虜乃安內攘外要務今本官具奏前項事情與往
時各官建議大要相同其言似有可采但稱要於雙伯羊
川等處建立衛城事體重大況本官原係該鎮土人中間
未審有無便已損人別項情弊謹難議擬相應勘處奉
聖旨是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楊一清

黃河將凍虜賊雖未深入而禦備之計在我不得不嚴今
延綏定邊營巡西直抵寧夏靈州地方廣袤平漫既無險
可據而所在邊墻低薄壞墻整淤塞又復不堪保障以致賊
每從此深入陝西環慶固原地方肆行搶掠上廬九重
宵旰之憂下貽萬民殺戮之患臣總制各路兵馬謹當嚴
肅號令分布主客官兵揚威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
出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之際然須臾累常法隨事達
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
患於兵多病於糧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與
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
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肆志瞻此之由今

以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界花馬池與武營靈川一帶
爲藩籬以石澧鹽池韋州靖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
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州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
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今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
遊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又安綏德衛指揮監海管領土
兵各限十一月初十日起程遊兵駐紮於花馬池管領奇兵
駐紮於定邊營住劄土兵駐紮於靈武營夏總兵衛勇統
領奇兵官軍於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領土兵於清水營
亦限十一月初十日到彼駐劄賊軍入於西行延綏奇兵
移至花馬池量分與安定陽柳二堡土兵移至定邊營官軍
與國瑞三山等堡各連給住劄與分守參將葉梅閣網
協同指揮保勛等振揚威武併力防禦以杜藩籬軍夏總
兵官李祥統領前鋒奇正官軍先期至靈州有警移至石
溝分守寧夏西路參將馮積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先
鋒奇兵官軍前至鳴沙州陝西遊擊陳華領兵於韋州環
慶守備都指揮馬震領兵於山城各住劄以嚴門戶鎮守
陝西署都督俞秉肅雄統兵於鎮戎所調度固原靖虜蘭
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徐撫
統領兵官軍千戶曾經土客兵各於莊浪換備候河套
有警調至安定會寧與甘肅總兵下莊官軍并謀齊力以

守堂室由是分布既定沿邊三小嚴謹斥候遠爲接哨多
設唐馬但有烟塵消息或回人傳說即便轉唐走報隨境
官軍限備賊果近邊各土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
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輕進遠還仍要互相應援不
許自分彼此如賊大至謹勿與之爭鋒各取便欲入城堡
以避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綏遊奇兵軍襲劄總兵都指
揮韓斌等二枝人馬各襲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
便擊回應援李祥衛勇馮積斌等各領兵千紅寺兒堡
按伏幸獲戴欽監海等各於靈州鹽池石溝按伏環慶營
軍移至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
官兵據險以扼其衝張統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靖寧
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踪多用砲導截兵於崖堡洞險
要扼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既不
得逞必將曹雄陳善重兵衝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
踪而出北至紅寺兒石澧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
營盤待其前鋒稍遠先後倚肩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
出其後背曹雄退之盡則追鋒以截其路夜則叩枕以劫
其營賊深入疲弊又腹背受敵必大遭劄挫若犯環慶則
延綏遊兵官軍襲到紅德堡山城會合陝西遊兵聚衆截
殺倘因事情急迫都督曹雄領兵六百三兩城沙井溝而出

序又主制新官兵馬。李開府水堡以遏其破安西之勢賊既散走其氣已奪諸軍仍逼其後併力追勦至邊牆而止沿邊王兵將官開網保勦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心或截其尾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理如此庶可以援中國之威被外夷之危爲今之計似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應機運用難以預定因時制宜又在各官今延綏遊奇士兵既皆至西路其中東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其爲患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徵調大同遊奇官軍先期於交界處處住劄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未遲如賊聚在邊更近邊折牆謀犯延綏地方即將本鎮遊奇兵掣回若賊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回調去策應臨時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處驛驛難制在寧夏地處驛驛難制在延綏地方驛驛難制俱不計偏執逃遁樹快事機廟兵既先實戰勝致免兩難虞矣

邊防議

王瓊

玉瓊

瓊集諸將議調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合共三萬擺邊拒賊衆以爲待賊深入乘其散潰欲伏遊擊或可得利若在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騎當權入勢如山壓其鋒其銳不可當見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出失行

曰從年賊大聚原入官軍分布腹裏未有能邀之者惟是靖五年六月賊入不及二千官軍二萬擊之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今賊必以此爲戒必擁衆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倖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里既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十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粟牛羊食用衣軍出百里之外糧草盡乏士馬饑疲目不能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而後知乎又兵法言城地利據險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境營寨之險不能與賊取勝豈速爲賊所攻陷乎守固賊立敢肆重長驅不顧所掠之資遂平遠統精六千啓行餘兵四千固原原機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通榆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境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

三三

三三

千榜道備言在虜曾見達子打造鐵板弓箭說到七八月要來度夏槍掠及脫走到邊見達子一群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河岸過邊遠馬入堡凡三十二匹十二日兵過橫城特過南風順行金鼓火炮聲數十里塵飛派天沿河岸牧馬虜賊於城外沙磧望見六三三起營帳北去十三日自橫城東南橫牆而行歷歷以六三三武定安二營堡十五日自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集之曰汝等過虜大舉擁入既以爲兵衆不敢迎敵又無營寨一時入指關勞

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誣曰賊隨人隨出亦復不能動殺必待如何而後汝等之志得行乎自今虜賊輕騎入墻不設備擊殺定以軍法重治衆將皆曰諾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邊營長靜二墩拆開墻口二處刺賊十人披帶盔甲與入墻口下雲預今步兵伏墻下見賊入即趨墻口截之賊躍馬而奔下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墻外賊登壁見賊被殺痛哭遁去瓊奉諸將操演擺壙拒賊之法衆曰今大兵聚花馬池一百五六十里賊分路進入奈何瓊曰汝等生長邊方尚不知地利勇情乎今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人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今傳示諸部落驅乾肉收乳酪約日聚集以俟連旌集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千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先至壙設備矣又虜衆臨壙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壙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與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壙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方無井泉又多大小沙凹凸或窪或深沒馬腹可騎或可套或舉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顯仆勞之不待齊驅並進而行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花馬池壙坦道路有水草之處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清水營入者間亦有之因出地圖指示之圖中繪集年月日數幾幾千從此地其牧

空拆墻口幾處入自弘治十四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邊入者衆方信花馬池爲要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蕭淮來會勞軍將別請問曰外謠言云自來未有擺邊可以拒敵萬騎虜去者公千金之軀臨臨督兵任其事乎瓊且以方畧告且請發佛郎機大炮助用淮曰某不足以知此有所聞不敢不告願公自愛特鎮守陝西太監晏龍巡撫都御史寇天叙發精兵三百助戰寇天叙又備煤炒三百石運至花馬池并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十斤惟石臼整壙下二十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世揚三井水甘河可飲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壙下於花馬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將演習以定瓊恐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臼墩壙下安營親往視之令人作賊於壙外舉旗諸軍於壙點放神鎗打之瓊急呼下壙曉之曰凡行營必掘壙或立挨牌拒馬格以限賊馬今所以擺壙者是爲我兵障蔽也賊登壙拆毀我兵於壙內用火器擊之彼豈能不墜落乎今壙上僅容一人單立而乃令我軍登壙持神鎗打之賊自壙外射之一矢幾矣微吾來爲緩事遂放演擺壙敵戰之法衆始稱善又令曰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萬結爲三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必於此三營經過各壁壁勿與賊待賊行動用神鎗就砲大佛郎機出

奇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廣步兵三千轉戰車千數萬今我精兵三萬火器三千而畏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聞令退有後言至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命執令旗者領之誓曰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縮者即於陣前斬之故不令合衆應夫誤軍機者禁城緊赴京依律坐罪衆方悚息聽受次日率萬騎東巡定邊營又至舊安邊營復回花馬池往返三百餘里歷飛報天旌旗蔽野金鼓之聲聞於境外遇有孤兔野羊因圍獵之蓋奉天子之命以分將耳所以威靈赫煥能將赫也或曰既集大兵宜不設形賊入可獲奇功奈何揚兵使隱去

國朝通志卷五十五

三十七

徒勞士馬而無功乎璦琿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且夫聚兵三萬月費千金利於遠戰若營師以待賊或不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悉罷散而賊乃權至豈不失策乎是時駐兵之處糧多缺陝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區賴黃河水利頗有收穫都御史劉天和自甘肅燕程來六月到靈州即議於寧夏靈州會該旅官軍月糧數內增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以謂宜如弘治十四年故事定運入府之粟而不獨取給於寧夏一區也禁勿許擅然官軍利於價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強糴糧一百萬給脚費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花馬池家豆三萬六

千石矣軍亦間有折色聽軍需管牧放軍餉賴以不乏小民不受追逼寧夏鎮城至花馬池三百餘里運糧者皆邊牆而行驛馱車輓晝夜不絕一日早賊虜五騎至興武營暗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慶俺本阿卜孩差來送上哨看你牆裏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麼答曰總制調齊十萬人馬償還糧草殺用運糧投打爾帳房賊曰套內多邊子在裏打不的又言我原是寧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爲信墩軍曰你是寧州人何不投降賊曰寧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賊弓送牆上墩軍接之不換邊弓賊遂放馬北奔弘治十四年侍郎李鑑督餉今八府所屬

國朝通志卷五十五

三十八

百餘州縣遠至三千餘里空運米豆赴邊全省騷動而大虜不能深入聖懷今天和取給於近地所產軍食足而民不擾誠可爲後來資餉者之法也璦琿議出兵調取各鎮節年虜中走回男子熟知虜情者數十人克爲通事至是令尤衆者十數人各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掃之中國人被擄識字者見之援禁去投降者不絕以此得和虜遂近進止消息又令人投書誘於近牆水泉又毋五日輪遣夜不收數十人晝伏夜行探出哨探百里之外無營帳住牧一日十餘騎夜至牆下墩軍拒之一賊先入爲守牆指擄楊琮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柳楊堡墩下拆牆入

守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一賊堡官下馬爭到首級一賊後射之傷死賊伏一賊上疾走出口步軍追之不及是後再無一賊至塙下八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震差舍人李聰自榆林回報說邊房中走回人口說大勢達子在西下營不久要往大同西邊撈掠現白此賊知花馬池一帶備有備而欲乘虛西掠靈州屯田村莊也將固原遊擊彭斌兵住小鹽池遂差百戶張天福督執旗牌急調彭斌遊兵來靈州與李備安正兵設備械初六日到靈州十一日夜達子二千餘騎到於清水營鎮北墩西空折開塙口一十處南趨靈州張天福督彭斌等夜出兵陣於靈州城北時劉天和在靈州召彭斌等戒之曰賊夜入未知多寡官慎重如總制軍公以拒賊出境保墮居人為上策不以多斬首級為奇功彭斌等遂肅隊而行黎明時約行二十餘里至地名王鉄廟遇賊前鋒一千餘騎皆披鮮明盔甲張打旗號驟馬雲雲而來餘賊一千餘騎隨後我軍奮勇各用火器神鎗火砲弓箭齊放向前交鋒連戰三三合賊傷死者甚多其被挾而去戰至辰末時分賊方退至原折塙口遇遊擊李勳人馬來拒敵不得出入望見東路花馬池大兵不虞遂西往未并墩東空折塙口一廿一處奔逃出境靈州屯堡亦得保安時梁震

差家丁出口哨見忻都城離邊塙一百餘里有賊營帳三十餘項在彼現白此賊近地安營雖未必深入不可不計遂令諸將圍聚精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境掠掠項白禁例所載謂守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出境撈掠財物也律不云乎若邊境城邑有賊出沒乘機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今吾奉天子命專征關外襲殺近境窺伺之賊有不可和如盜伏人家垣門之外主人知之不即號呼隣巷共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拒之半皆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塞以管殺其近塞者故不敢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眾將皆謝不如此願依今出襲九月十五日致祖道供帳於花馬池門外約定酉時出兵度暮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折塙口賊之曰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慎勿輕敵分散之謂首級至有損失此惟欲宣威沙漠使彼遠遁耳諸將皆諾至夜出嚆噓之聲聞十餘里賊遂起營北遁官軍至折都賊驚灰尚未逃遂放火砲納喊而回天明入塙自是差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踪矣論曰胡人以畜不食三騎射為業優柔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騎以乘屯屯兵戍守寨則艱于應敵多則困于轉輸是

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恥者其甚至於陷沒疆土臣
事大羊如五胡亂華蒙古威宋夷狄之禍千斯極矣若夫
英男之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兵窮力疲而後
已皇上明見萬里嘉納之行詳譯戒諭務底成效前後
巡撫都御史叙劉天和巡按御史王儀朱鼎謀議協
同鎮守陝西都督劉文躬親督理副使齊之舉謂大用身
任其責兵部尚書李承勛主張教養乃於花馬池一路長
三百里爲之深溝高壘以立天險限隔華夷又於環縣北
縣水堡西至靖邊縣州長八百里壘山澗谷以爲重門慎
守封固自時厥後北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地內人民可
以安堵息肩矣至于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羌虜來
居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
多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留步兵萬人屯田
部曲相保木牛高樓交聯不絕營壘相次便兵等語聞具
烽火相望合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
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斯得上策矣現前漢軍河西素乞
導古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尚不見成效者
屯田之難必須遲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
有成也

論河套

萬望

近年陝西總督撫接旨會奏欲自化馬池池東定邊營起
至黃甫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修牆塹以固邊防而總督
曾毓又自建議欲大發兵糧撫爲後河套之舉以除禍本
兵部議云舉大事與天工則必動大衆捐大費就沙漠不
毛之地以修築千數百里之邊牆利害固已匪輕入險遠
必爭之穴以驅逐十數年盤據之羣虜安危所係尤重必
須慎謀於始乃可保無後患茲者修邊之議自定邊營至
龍州城自龍州城至羅山堡自羅山堡至黃甫川分爲西
中東三段與工期以三年爲限計二十萬之夫建起
於一省人力或有不堪二省之費仰給於內發
國計亦恐有礙且前項財力特以修常處順而言其天時
雨暘之不齊虜寇侵擾之難保水土沙鹺取用之便否夫
役迫亡事故之有無凡此皆所當慮者也又詳復云之議
所引周秦漢唐故事多非今日之而況且取三原虜賊全
積有歲年生長蓄息動稱十萬今以十萬馬軍二千糧手
將爲攻伐之正兵鳴鼓而前則主客懸殊恒憂其不足特
爲撥邊之奇兵御牧而進則形迹漸重又撫其太多加以
正賦馬匹牛驢幾於九萬計程五十日行糧草料共該二
十五萬以上齊折銀則艱於得食飢乏之難免運本色則
疲於涉遠抄掠之可虞且精兵盡調於三邊不無顧此失

後萬全在正德初年總督楊一清首創其端經營一政事至嘉靖八九年間總督王瓚復繼其後自是二年始完工夫二臣銳於事且其有才力然前後所修者止是花馬池三百里墾墾則其難其煩可知矣一清又有言曰茲欲復守東勝使河套之地歸我耕牧斯為上策顧力有未能示敷議及若將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屬不能犯餉餉可省休養生息於數十年之後東勝未必終不可復此皆昔人之所用心而今議之所未及者也

處置地方事

項忠

切惟陝西乃關中重地屯駐軍民比之別處數常加倍本處額徵稅糧馬草子粒有限供給不敷每年戶部送江南諸處折糧銀十萬兩河南送大布十萬疋前來縣用僅發支持未見克足一遇邊方有警累期糧草項緩不及事未免勤勞軍民見丁價運糧草父去子來重推牛糞苦不可言臣等會勘得平涼縣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屬邊境宗文營威儀屬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拆見今慶用糧米歲五萬二千六百石平涼有護衛儀衛司都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公署等處正此數二府轉輸甚難因是議遷一府約合二三

佑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要將各處郡王府照依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聖年另行議奏定奪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使早量遷移人民庶免屬石轉運則受已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展轉事勢難成如蒙乞勅禮部奉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郡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邊南見有府地及水次便處易於供給去處奏請遷移就標益厚親親具將存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以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費為便益等因具題欽奉 聖旨該部計議修當來說欽此欽遵又該總兵官都督同知劉王亦奏前因通抄到部查得慶陵王秦稱平涼城池窄狹土地所出有限要遷江西湖廣地方居住本部議得各處人民困苦遷王府係是重事本無勞擾軍民候豐稔之時定奪本部節節奉 聖旨是欽此禮部覆慶陵王又奏稱平涼城池窄小軍民繁眾糧草不敷臣將本府遷移江西地方居住成化三年五月十二日本部覆奏奉 聖旨分封已定不必遷移為書與王知道欽此欽遵外該該直隸王又奏寧夏居住基地窄狹要照山西代王府郡王遷移事例將本府郡王遷入鳳陽府城居住本部為照陝西地方即今歲歲生發征勦未嘗候地方寧息年

崇禎另行具奏又經屢行該府知會去後今右副都御史
項忠總兵官都督同知劉王又奏稱平涼韓府及寧夏慶
府二處郡王那移腹裏迤南水次易於供給去處存省陝
西稅糧以供邊儲一節遷移王府係是重事即今陝西用
兵之後人民困苦難以一槩聽令各王具奏遷移合無將
原奏襲寧直隸二郡量為那移稍舒轉運之勞查得湖廣
江西河南山東等處各有王府宗枝分封日繁勢不可行
及查得廣東韶州府天順年間遠有樂王府第一所見在
緣遠在嶺南賊寇時發非所宜居看得陝西腹裏鳳翔府
舊有鄭王所居之地後遷入懷慶後府尚存與平涼韓府
相近襄陵王徙居為便慶陽府與寧夏慶府真寧王徙居
住為便合無着工部行移陝西鎮守總兵巡撫按及都布
按三司等官公同相度地勢相宜待秋成之後人民稍甦
將原行鳳翔府空閑府地量為修理慶陽府城內取勘空
閑公廨相應處所量為改造候修完日另行具奏定奪緣
係會議遷移王府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五

山東

山東圖叙

桂尊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寧經遼東齊南邳盡徐北沂天津處有河運河運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交州水潦爲虐則民之疾苦甚焉則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爲急而青齊之間號多饑饉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自肅區域地本膏腴舊郡縣民用安生設備以來生齒稍穡惟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一

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兩比新河蓋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關洋之險宜亦有可議者

戶口 戶七十七萬五百五十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疋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鹽運司額辦大引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

總論

夫古今之勢不同強弱之形亦異今山東視古東秦拓地無慮數千里長城巨防樹陵無標昔之所謂關隘者今皆爲甸邑矣然而潢池少警壁風尾解雖有險固莫之或支豈形勢之在今者果不足恃哉蓋臺考之春秋戰國之時承太公修政之餘繼以桓公主威定伯民賴休息行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臨淄一邑常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縱成帷揮汗成雨者是以國勢如之何其弗強哉楚漢之際齊猶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盜起青徐首難既而黃巾煽禍海岱騷然民塗炭草莽以石勒慕容超之殺戮金元之竊據齊地荒京則弱泊焉不振固其宜也 國家承平百餘年休養生息濟南東宛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蕪萬一有如正德間流賊之警豈非有國者之深慮哉昔人有言土地軀幹也人民精魂也精魂完而後軀幹固此地利所以不如人和也雖然談形勢者必稱要隘山東要隘之地凡五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臨朔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遼衛海東之保障也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諸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保障則使奴殄患五要守而山東可安枕也山川險絕又足逞哉

臨清軍務事

于謙

照得先該本部詳得山東東昌府臨清縣係是水陸衝要又有間壩數多以便船隻往來并收受各處饋運糧餉軍國之需不可不築立城郭防範奸頑已經奏准差平江侯陳豫都御史孫曰良前去本處鎮守地方相度地勢築城堡續該孫曰良并山東三司等官奏稱百姓艱難不曾修築近又該鎮守直定都御史陸垣題稱訪得民間傳言差賊差人來寧晉沿內踏有水草要去臨清搶掠截路合於臨清設法併工修築城池等因本部又經議奏行移陳豫孫曰良併巡撫山東都御史洪英會同山東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并巡按監察御史公同勘議如果相應築立城池其合用人工物料或官為措辦或自行設法於何時起手扣至何時得完呈馳具奏一向因循未曾回報今照口外宣府懷來及山西蔚州并白羊紫荆關口總兵官備官月節奏達賊大舉入寇聲勢緊急等因除另行議奏臨清備外臣等切聞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此古今通論又兵法曰用兵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其有以待之設若虜寇萬一似前深入知我京師有備不敢來侵徑往臨清剽掠緣此處既無城池保障則軍民難於安插以守則不能固以戰則難敵臣等是收倉糧動經十數餘萬又有

四方客商人等以及公私貨物等件其數不少皆所以上給京師之用度下通四方貿易無且裏河一帶水陸經行臨清間壩尤為緊要倘或守備不固被賊坍塌惟路水之阻塞不通抑且朝廷之供給不繼其為患豈庸可勝言又况臨清等處地震晦冥此乃兵象上天告戒厥應不虛及虜人要搶臨清之說雖是未可深信然亦不可不備合無請初平江侯陳豫副都御史孫曰良洪英并山東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及巡按監察御史務要各人親詣臨清地方照依原令事理從長計議或重為設法起備彼處居住軍民措辦物料修築城堡以安軍民以護糧儲以守關壩其或別有良策可以速於成功可以保護人糧不致軍民為擾亦要明白開奏不許視為泛常互相推調及轉委屬官勘議虛文延調月日以致臨期失候守備自取重罪不便具奏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是欽此

為軍務事

議得山東東昌府臨清縣係是水陸衝要又有間壩數多以便船隻往來并收受各處饋運糧餉軍國之需不可不築立城郭防範奸頑已經奏准差平江侯陳豫副都御史孫曰良前去本處鎮守地方相度地勢築立城堡續該

孫曰良并山東三司等官 奏稱百姓艱難不曾修築近
又該鎮守真是右會都御史陸年題稱訪得民間傳言遂
賊差人來寧曹泊內踏看水草要至臨清搶劫鐵路合於
臨清設法併工修築城池等因本部又經議 奏行移陳
豫孫曰良并巡撫山東副都御史洪英會同山東都布按
三司堂上官并巡按監察御史公同勘議如果相應築立
城池其合用人工物料或官爲措辦或自行設法於何時
起手扣至何時得完呈馳具 奏一因因循未嘗回報今
照口外宣府懷來及山西朔州并白登紫荆關口總兵平
備官員節 奏違賊大舉入寇聲息緊急等因除另行議

奏陳備外臣等切聞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此古今通論又
兵法曰用兵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設若虜寇
萬一似前深入知我 京師有備不敢來侵徑往臨清剽
掠緣此處既無城池保障則軍民難於安撫以守則不能
固以戰則難取勝其見收倉糧動經十數餘萬又有四方
客商人等以及公私物貨等件其數不少皆所以上給
京師之用度下通四方之貿易兼且裏河一帶水陸經行
臨清關壘尤爲緊要倘或守備不固被賊研掘非惟飲水
之阻塞不通抑且 朝廷之供給不繼其爲患豈庸可勝言
又况臨清等處地震時宜此乃兵象上天告戒應不

及虜人果搶臨清之說雖是未可深信然亦不可不備合
無請 勅鎮守臨清平江侯陳豫副都御史孫曰良洪英
并山東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及巡按監察御史務要各人
親詣臨清地方照依原令事理從長計議或量爲設法起
情徹處居住軍民人等措辦物料修築城堡以安軍民以
設糧儲以守關壘其或別有長策可以速於成功可以保
護人糧不致重爲民擾亦要明白開 奏不計視爲泛常
互相推調及轉委屬官勘議虛文延調月日以致臨期失
誤守備自取重罪不便緣係地方重事具題景泰元年六
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

鹽鐵

山東物產豐饒甲於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溥者惟鹽鐵
平魯自管仲相齊實與厥利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
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舉兵當時鹽鐵
之征雖少男少女之所食一鍼一刀之所用無弗藉及卒
能以一國無二國之藉者六千萬人而常藉不預焉及權
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管自煮亦權時取利之計
鐵則官未嘗治錢也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領之乃官
自煮鹽鑄鐵官二十八郡而山東居二十二元鼎中徐偃
奉使膠東魯國聽民便宜鼓鑄御史大夫遂得以矯制劾

之昭帝時賢良文學大夫韋詡與大夫桑弘羊極論利害大夫曰塩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文學曰王者不貴藏富於民大夫曰桑弘羊擅用專利恐滋害暴文學曰獨在蕭牆不在胸臆於是韋詡屢發卒未有能去之者唐開元天寶之間劉晏請檢校塩鐵鹽州者爲貢額第五琦劉晏之從法益詳系統續紙項漆器許代塩鐵其後唐宗計准西皇兩鎮程驛又從而漸進之諸道競以羨餘取寵也而其弊也至立爲丞監食塩華之官察民貧富據口俵散抑勒取錢民受其擾倍用輸徵其鐵官則親爲鼓冶民間農器不給或至不耕半釋災食鐵官抑配逼迫害與塩利多取諸河其鐵官亦不登登南渡以後山東陷于金元不足言已元人於青增置塩場開立洞冶實民通和昆吾元國富國之名立而民困極矣嗟乎作法於涼其弊猶合作於貪其弊將安之君子所以追恨夷吾之作俑也 國朝鐵器無禁濟南萊蕪登萊等處則代鼓鑄諸冶合皆爲廢坑矣惟塩則分場置司自民煮之而行之商賈小民負販亦豈不問豈非得中正之法乎宋儒胡寅有言山澤之利盡播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蠹腐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實之害惟官爲厲耗民取之而裁其入稅則政平而害息此則行之今日而有驗者也雖然官仲立法苛重然

國勢實藉富強漢唐以來咸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十萬今鹽鐵之稅於山東者曾不逮古十分之一而民不加饒何哉蓋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州田下今獨稱富饒雍州田上今半爲墾壤勢富強全勝之齊國以列國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金三千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鄆濮濶濶漸近密魯萊諸郡皆設平絕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昔又不特鹽鐵爲然矣司圖計者酌古今之勢度豐險之宜以定征稅之設則勿過取而加賦焉東人之凋瘵庶其少瘳矣哉

山東平寇疏

牛鸞

臣聞天下之事固有謀之而成亦有謀之而不成者要在識其心而已矣若人果有圖報之實心或者厄於時勢偶其事爲不害其爲忠若其人果無此心矣而復憤其誅之可也倘不察其心而徒誅其罪臣恐刀斧之餘亦有所逼諸心而不敢以自伸者矣昔諸葛武侯有言臣死且不避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料也夫以諸葛之才之賢而猶弗敢逆料天下之事况其後世有弗及人者乃欲以成算責之臣恐天下無全人矣臣昔嘗爲

縣知縣常見總督馬中錫山東巡撫邊憲當賊猖獗之日一則力主招安而賊勢愈熾一則嬰城自守而其敢出師故群議罪之陛下罪之誠是也以臣觀之當時二臣之心亦未必不有所見何者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遇寇敵不戰自解彼二臣者當時所統不過千餘之京軍與夫數百之民快耳若遇寇敵能保其不敗乎夫以堂堂天朝命大臣誅數孽子一遇而敗國體所係誠為不小故不得已為招安之說良守之計幸而謀成唐軍民均受其福而亦不至於辱師不幸而謀不成焉彼亦將有所據也臣料賊勢愈熾遂至不可收拾如此乎臣嘗聞人言以為此

臣等才而賢果如此則必知國法之不可輕犯而畏所以勉強支吾以脫于法豈敢故縱賊徒以干天憲乎陛下思之今日之所謂劉六劉七者非前時所謂劉六劉七者乎今日邊軍萬餘討之而羣平前日欲以京軍千餘討之而即定臣恐勢有所不作也前日人心習于承平不免於歉較之今日人心久於鋒刃而頗思奮者臣恐時亦有所弗似也勢果有所不相侔時果有所不相似而二臣當之至於功不立賊不息者原其心或亦有可記者邪臣竊當日二臣之心雖強為招安之說然亦未嘗一日而忘賊也臣在益都因見狂賊竊發欲劫城邑臣解之慘遠及

老嫗屠戮之禍下逮嬰孩奮然糾率民兵有志殺賊二臣聞臣頗自修立遂委臣以討賊之任臣自受委以來南逐楊虎北破劉實雖未大捷以懾人心之望然所以用臣者二臣也當時二臣果無殺賊之實心豈至是哉馬中錫邊憲提督巡撫也發縱指示職耳至追逐走壩者正臣等小臣之責也今不能追逐走壩以致孤踪免跡徧徧郊畿是臣等之罪不減於二臣今二臣罪誅而臣等以功陞不免於重二臣而累臣等諸人也功罪同形賞罰異施縱使臣等晏然受陛下之寵遇不以為僭臣恐天下後世咸將笑臣等不知有愧而駭陛下之錯用也況臣才不逮馬中錫遠意而脫二臣之罪勇不如馮楨卻求而獲二臣之賞恐諸將聞之將謂陛下重文而輕武人人自解體矣伏望擴天地之德廣日月之明不以臣言為誑求而行之奉臣今職以贖二臣之罪馬中錫雖死邊憲猶生少賜寬假使得效犬馬之勞以收後功則使功不如使過而二臣之心可少效矣臣疎遠無知不避任僭謹具奏聞

為存留兵備官員以安地方事 王瓊

者得巡撫山東都御史黃瓊等奏要將武定州兵備金事不必裁革一節臣等查得天下兵備官員俱成化以來權宜添設原非祖宗舊制正德六年流賊蜂起添設

多皆擬事導裁革正恐紊亂舊制本部先因給事中聞欽具題要符各處新舊兵備定擬存留裁革奏行各該巡撫巡按計議前來成化等年設立者俱各存留正德六年新設者止留徐州一處餘皆裁革奏蒙欽依特留九江一處其武定兵備亦在裁革之內臣等初意惟欲恪守舊制欽遵原擬非惜添設一官慮係供給之費也今都御史黃瓊等奏稱武定兵備例雖當革而實不可革跡雖若擾而實利於民固非原擬暫設之意亦不詳臣等欲革之由況武定地方弘治以前原無兵備不聞人民便於騎射輒起盜賊逮至正德六年盜賊猖獗議者始設兵備謂其可以遏賊勢於方張而賊益縱橫卒致命將出師調動邊兵動經歲餘方能勦平似兵備之設又為無益且古之預盜者逐捕更今之預盜者設捕吏是何古今之不相及况前項地方見有守巡官員兵備事宜皆其管行職務若又常設兵備不惟添設官制事愈紛而抑且政出多門人難遵守况本部題奉前項欽依遵行未久朝令夕改甚非政體所宜見今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朱昂具奏兵備與分巡官行事掣肘要行裁革誠為有見合無移咨巡撫都御史黃瓊查照先年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奏准事例嚴督分巡分守官不時往來巡歷地方提督

軍衛有司撫安軍民禁捕盜賊不許常住省城推託誤事其警設兵備倉事仍照原擬裁革正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具題奉聖旨這兵備官既該鎮巡等官節次議奏不可缺人還暫照舊添設防禦盜賊俟後年成豐裕地方寧靖之日依擬裁革欽此

為申明地方利病撫安軍民等事 王瓊

看得刑部咨送鎮守太監黎鑑奏嬰比照張誅余慶事例乞降特勅管理詞訟一節查得先年各處鎮守太監並無接受詞訟事例正德二年太監張誅等受詞害人正德五年有蒙皇上明見萬里查革改正悉照祖宗成規行事今太監黎鑑不遵原奉勅諭奏要照已革新例特降勅書無理詞訟設差准奏天下鎮守太監必來比例具奏是弊端自黎鑑啓之係于更張關繫匪輕刑科論其故違不敢隱默本部執守舊章豈敢阿從合無請旨切責太監黎鑑令其恪遵成憲安靜行事不可聽信下人招權生事輕廢弊端其地方詞訟問斷不公遵依祖宗欽定憲綱聽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官舉劾鞫問若又不公許被等之人依律赴京伸訴正德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具題奉聖旨只照勅內行事不必紛擾欽此

為議處地方以保障生靈事

王璣

看得御史陳克宅所奏大意謂山東地方盜賊隨捕隨起非不畏死皆因賦繁役重民不聊生所致指言五事蘇處與革而又歸重於得人舊揚恭議蔡天祐等欲加旌獎以資實効誠為知本之論內民性一事深切時弊不獨山東為然合無本部行山東并各處布政司直隸府州通行所屬內除備邊民壯照舊外其餘悉依御史陳克宅所擬各在本州縣操練有事調用事畢即便放回本州縣操練不許無故調取聚集一處暫貼盤纏科擾言民敢有敢違聽巡撫巡按官糾舉究治及許被管之人赴京奏告其除田地荒蕪差徭繁重稅糧有累興修水利等事各行戶工二部查議覆奏各奉及倉議蔡天佑陳黃訓使舒農李師儒會事黃昭道王億內捕盜有功者候本部前奏命下之日賞資獎勵外本部再會吏部行巡撫巡按官旌其賢能賞令將御史陳克宅所言事件着實舉行庶使民得安生盜賊自息正德十五年七月初八日具題奉聖旨是各州縣民壯只着在本處操練有事調用事畢即便放回不許無故調取聚集一處科擾管人你部裏還通行各處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衙門知道這所奏事情着山東撫按官嚴督所屬務要着實舉行毋得虛應故事欽

此

復內閣斬宗伯書

胡世寧

生昨進見蒙問討賊事宜生退而惶恐愚不自量謹以耳目承及千慮一得之愚具陳于左非敢求贊于廟謨之萬一也顧惟狂夫之言宜見擇于大君子也生竊慮此賊非有智勇過人我軍亦非聚寡不敵然而曠日未平者良由昔日主兵之人不審敵情不奉詔旨不棄地利不行軍法不通權變故也夫將之用兵德賢之用藥非得其情何以能勝竊聞楊虎李隆一起初起山東多募婦女多燕養婦毫無精銳而惟隨處殺人以張其威分投放火以示其焚若劉六劉七一起另起河北不挈婦女不燕養婦初然止有八十餘人騎頗為輕銳既而與楊虎等合為一夥則其部下貪財好色自縱之心皆效楊虎等所為各娶婦女各燕養婦是以其營漸重而勢漸衰竊嘗通料其人不滿二千而能戰有器械者不過三四百耳既而楊虎與之相忌先趨而南齊芳名與之相忿復背而北則其勢益分而弱矣况其部下亦多猜忌而又間有被劫掣報之人圖入其內當此之時其情可間而離其勢可招而取而主兵者於所經被劫之地一不問訪於所獲脇從之人一不審問而惟真然高坐輕信敗軍之言以一張百而自揚賊勢

是以憚賊接兵而不敢一出此由不審敵情以致無功其弊一也賊之初起本不多人而惟係擄各處壯丁賜以刀刃付以鞍馬使之從已初則殘其髮膚便有記認難於脫逃後惟逼以放火攻城分以財物婦女使有罪累自不敢逃凡遇官軍誅討則必使當前而各賊立馬監束其後勝則賈勇直前敗則在後逃去而惟使此輩受擒被戮朝廷知此非其本心是以累降詔旨赦其賜從購其獎首而又立爲自相斬捕之賞格此于邊盜之機用兵之術豈有過之仁曲盡其妙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奈何將官有司俱不遵守臨陣所殺既惟此賜從之人而其背城

卷之三

三

逃回者又不審其來歷而一槩擒戮此所以絕其求生之路而堅其從賊之心至于聖旨榜文又不多掛軍民盜賊通皆不知由不奉詔旨以致無功其弊二也賊恃馬力流劫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廣地方勢如獸之走墻奔突無限魚之躍海出沒無常是以難以追捕今幸東南大水七月之間此賊聚屯青縣與齊其地比有天津西有河間東距大海三面阻水南止滄洲一路可通亦多水阻不便奔馳此如圍中之獸沼中之魚勢不難捕若得儒將一旅先據滄洲塞其隘口而與河間天津相爲犄角更或分兵制其抄掠用間離其腹心賊可不戰而擒矣至於

卷之三

十一

揚虎筆之攻滄州挫銳堅城之下久持不去每日賊徒四散遠掠賊首數人各住關廟居民之家晝夜荒于酒色左右前後各不相顧使城有主者暴取誼之徒以爲外應招撫之民以爲內間而吾精兵分據其穴賊首可盡擒而賊徒可盡降矣乃若齊彥名之入水套充爲陷地使霸州之軍遏其西出天津之軍阻其東歸而又乘以小舟木筏擊以勁弩神鎗彼固無能脫生者更或因風縱火可焚而盡斃也酒水擊舟可沉而盡取也是皆地之利爲兵之助不能因而用之此不乘地利以致無功其弊三也夫軍將畏賊則不畏我故軍今不嚴則雖孫吳不能以取勝今閱每火交戰皆領軍之人先自退縮而不受敗軍之誅此不行軍法以致無功其弊四也自古用兵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今聞官軍討賊皆一隊直前而或分兵出其左右別襲擾自潰又况平原道賊固以騎兵爲勝而欲乘之于陰襲之于夜則非步兵土人不能得利今或不知而一槩用騎是以水地彼出不利而我出亦不利此由不通權變以致無功其弊五也凡此五弊延賊到今今宜悉反其所爲後將之出宜假以專制賞罰之權使其馳至德州倣伏青之斬陳疇盡敗將而處以軍法誠恐軍令下移則引衛者不斬陳建故事因執歸朝繼以大饗軍士厚其糧餉

明示賞罰使之感思予恩爵之後則一鼓而軍氣百倍軍聲大振矣由是聞其精兵三千分爲三軍以專追捕其餘分守要津地方撥附近州縣使賊不得渡河而西更乞在京選帶兩廣公差聽事善戰之人益募彼處盜匪棍手敢死之士以爲步兵向若賊送死仍在水地也則宜仍前圍蹙以得而蹙之若其已出平原也則宜以前三軍隨其所至而追躡之右軍先行三十里左軍揀馬步營繼進調前二十里相去爲節每行十里一止如人左右足之行送前送後前者追敵後者治力中軍方軌而進常使賊人不得飽食不暇休息不遑劫掠而官軍更進迭休以飽待饑

卷之三

五十二

以逸待勞常勝其後如此三月倭將不戰而自困如其窮反搏也則吾正軍間以拒馬敵以東幕不得妄動而惟射以勁弩擊以神鎗研以力槍而更出奇兵或衝其脇或繞其背且先揭旗以示其目揚言以入其耳使之下馬來降者不殺棄仗奔去者不追而惟賊賈之是捕獲脇從之人賞其得者而示以詔旨給以大纛釋其人任其所之使相傳告以動其心則彼脇從之徒固無不散之理如其執迷不悟則以漸迫逐若其分爲數處者亦分將以逐而法行之不遠東至于海南至泰淮而無可脫之路矣如此一月而賊不盡其無是理也但賊平之後而彼殘劫之

爲急宜選守令大如寬宥賈骨以慰息之耳夫天下之事言是非難行之艱况兵難運度而人不易知惟已廟堂之上矜其愚而恕其妄復其事而隱其名使得免於出位之罪天下幸甚愚生謹誌

爲乞

恩者照舊規處置夫役以蘇軍困等

王瓊

看得天津三衛指揮使司掌衛事都指揮同知賀男等奏稱各項公差船隻南北經過天津俱是上水每船俱要撥夫二十名各衛原無設立棧船軍夫止將樂衛京操等項正軍月糧每名扣除銅錢三十文設立綱頭責令在差

卷之三

五十三

沿河進食之人搜送其每月所收銅錢止折銀二百九十一兩五錢三分不敷數月支用不意今年二月以來船隻分外指以貢獻爲名加倍索取管進東有王監丞等分外勒取銀兩數多南京尚膳監康太監管運辦將指撥劉良墩鎔在船勒去貼夫銀五十五兩比之先年貼銀銀加至一倍即今三衛天旱月久人民遯竄地方勢極艱難船隻陸續將到似此加倍料貼各官俱被搜索虐辱如門廟殿如大馬僧苦不能盡陳奏行撫按衙門徒爲虛文乞勅本部會議嚴加禁約添撥民夫協濟或將餘稅等項銀兩給發或暫免二三年等情係于教切關臣等情

不查究議處生釐變關係匪輕今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該管巡河御史督同天津兵備副使查勘功奏今年三月以襄王監奏等勒要貼夫銀兩墩鎖指揮劉良等項事情如果定案指實恭 奏仍請 勅南京守備太監黃偉華戒諭公差進 貢等項官員今後務要鈐印下人沿途經過不許分外通勒多取貼夫銀兩致生滋弊云云再行巡撫保定等處都御史督同天津兵備副使并各衛掌印官將天津三衛復船軍夫查照先年事例從長計議或摘留軍餘或別為區處俱聽從宜施行務使事有定規勿致遺累所司其有應具 奏者具 奏定奪仍嚴加禁約

再有似前通勒多取貼夫銀兩害軍者應該衛官指實徑直奏 聞區處其例該應付夫役照舊撥應付不許違誤正德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近來進貢等項船隻該管官員不能鈐束縱容下人挾勢騷擾地方不查究誠恐激成他變便行與官河御史郎中等官將有名官員分外勒要貼夫銀兩凌虐職官等項事情明白開具清單奏來定奪餘稅銀兩准與封貼雇夫等項此外別有逆詐處置事宜還着撫按等官查議了來欽此

為修舉馬政事

王瓊

查得永樂年間北直隸各府州縣俱養驍牧馬匹至宣德四年搭配成詳因順天等府別無空閑人戶將山東兗州濟南東昌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至正統十一年又將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正統十四年因屬冠犯邊缺馬驛操將順天府所屬州縣等養備用馬匹原養驍牧分散未平等府領養弘治七年又將保定府易州等七州縣河南府彰德等三縣等養原養驍牧另給滄州等處領養弘治九年該本部 奏差給事中官韓祐等勘處通直隸保定等府舊例論糧養馬每免糧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驃馬一匹山東河南濟南開封等府舊例論丁養馬每有力人五丁養兒馬一匹十丁養驃馬一匹俱照舊例每驃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領養驍牧料駒起後弘治十二年又該本部 奏差給事中官王廷等勘處通順天等府所屬驍等州宛太平縣人戶每免糧地五十畝悉照舊例編養備用馬一匹節經領養遵行年久事體已定孽牧寄養馬匹論糧論丁派養民間俱係 祖宗舊制節該本部 奏差給事中官將直隸山東河南等牧種馬及將順天等府寄養馬匹照例勘處丁糧編派領養遵行已久今太僕寺卿楊廷儀建議更變固是優恤畿內之民修舉馬政之意本部已經

依擬具題差官分派荷蒙 聖明慮 擾民還待下年
收之時舉行即今雖是秋深在邇但各該地方尚有災傷
未見豐稔況查登青萊等處極臨海隅雖不養馬易州山
廠斫柴夫役所繫甚重民不聊生懷慶華處山多地少水
草不甚便利先年該處皆有深意今若差官前去拘集平
民分派養馬不惟紛更 舊制抑且人心驚疑逼迫流移
致生他變合無本部仍行太僕寺恭照節年題 准事例
遵守施行不必更張以成紛擾正德十年八月初六日具
題奉 聖旨是只照節年題准事例行欽此

聖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六

山西

山西圖叙

桂亭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表裡河山蓋有倚抱中州之勢焉竹代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為聲援屬門偏頭寧武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寧遠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動敵兵若蔚州之鎮從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通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劫擄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廢宗室領番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悴其矣方邊卒而且料嗷待哺帥臣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口五百八萬四千一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十二石縣五十勛綰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鹽運司額辦鹽四十二萬引

山西

王瓊

今屬門寧武偏頭三關在太原北境密邇虜地者也屬門之東北為雲中即今大同府 朝廷於大同屯兵命將鎮

守固足為太原之屏蔽然實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為之援正德九年虜賊大舉過鴈門深入崞代逼近晉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而出正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威寧海子往牧山西亦報驟見境外煙火五十餘里瓊料是歲秋必入寇乃預為之備既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從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大臣督餉又奏調延綏兵馬過河於偏頭關等處住劄又奏留巡撫官不必改調又奏提宣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既已得宜人心又知警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由偏頭關入寇諸將令兵擊殺遂有鎮西之捷虜賊百餘年來入寇始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威矣

為捷音事

王瓊

該鎮守山西副總兵都督僉事郭錦奏正德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准本鎮遊擊張鈞手本蒙提督軍務右侍郎丁鳳等會議鈞帖調去大同地方聽總兵官時源分布截殺臣見得本鎮地方廣闊兵力寡弱本關止有欠兵一千有餘倘遇警報恐誤大事會同鎮守山西太監羅鑑巡撫山西右會都御史李敏具題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調取延綏精壯人馬三枝分布老營堡等處住劄及將遊擊張鈞仍

回本關防守該兵部議擬奏 准將遊擊張錡官軍發回
本關防守仍將延綏總兵官王勛原調人馬過河在於偏
頭關等處隨宜往剿後蒙監督軍務太監張忠等會議鈞
帖因賊西行又將延綏奇兵副總兵安國分佈偏頭關按
伏至正德十一年十月十二日酉時分據原差平虜衛爪
探夜不收李谷智走報本日卯時分平虜衛三山墩哨見
達賊三千餘騎往西行走竊據守備偏頭關地方都指揮
同知傅鐸呈據平泉墩夜不收劉景原走報本年十月
十二日戌時分據見達賊約有二萬餘騎張打旗號進入
過夾道下營從水泉營紅門進東梨兒墩等處拆開邊牆
二十餘處至十二日寅時分進入邊裡分路南行等因備
報到臣當即帶領中備傅鐸會同副總兵安國并戰鋒營
都指揮朱景等於本日各統兵馬襲賊踪路前到地名土
沙臣熟思此賊馬壯器鋒其性獷悍加以衆多又况兵馬
寡少難敵一面差夜不收李通朱名分撲馳調老營
遊擊張錡并坪城延綏遊擊朱奎朔州城延綏遊擊杭
星飛前來截殺一面差夜不收常青調平虜城參將
李淳遊擊盧卿孫鎮及代州中備朱綸軍武關守備趙光
各聯絡以備其東一面帖仰把總指揮李玠等管領本生
步軍嚴謹防範城門禁關廂地方一面行仰偏頭關守

印千戶偶威拘收附近人畜各入城堡山寨塞警一面分
布本所千戶李海等率領本關弱馬官軍前往八柳樹堡
截殺布置已定臣同副總兵安國等晝夜進兵輒踐向性
至十五日遊擊朱奎杭雄張錡各統所部人馬俱至五所
大寨合兵一處當會各枝將領慮恐賊知我兵聚會必然
整伍防範臣因將前項兵馬匿形前進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至十六日未時分前來鎮西衛城西正遇前賊約有二
萬餘騎搶掠牛羊馬騾離城五里於西川山莊坪等處下
營臣當時會同副總兵安國遊擊朱奎杭雄爲左哨遊擊
張錡都指揮朱景爲右哨臣爲中哨各聯絡並進一面鼓
舞軍士以報 朝廷恩典一面督率官軍攻進其賊不意
臣等兵馬倖至被賊盛甲張打旗號列陣呐喊五路來衝
塵土蔽天兩兵相接矢下如雨渾戰一處塵戰數十餘合
賊尚未敗臣等奮不顧身督督官兵各用弓箭鎗砲一齊
射打賊見我兵夾攻愈勁腹背受敵方纔潰亂旋陣斬獲
首級奪獲戰馬夷器等件衆賊逃往北行至本日夜三更
時分收兵入城暫歇餒馬至十七日寅時分臣等仍照前
分哨撲襲跡追趕十八日午時分至地名許林溝趕上前
賊復來衝敵臣等仍督官軍併力向前倍加勇狠與賊對
敵十數餘合殺敗賊衆就陣斬獲首級奪獲戰馬夷器等

件餘賊未夜逃遁去訖查得臣部下官軍一千二百員名斬獲首級二十六顆張錡部下官軍三千員名斬獲首級六顆安國部下官軍三千員名斬獲首級三十四顆杭部下官軍三千員名斬獲首級五十五顆朱奎部下官軍三千員名斬獲首級八顆朱泉部下官軍二千員名斬獲首級一十二顆通共斬獲首級一百四十一顆至十九日遊擊朱奎回兵原擬并坪城張錡回兵老營堡臣同副總兵安國遊擊杭雄都指揮朱泉回兵偏頭關節據各路平泉等賊坐夜不收劉英等各報稱南來連賊陸續於各城空經過答話你南朝人馬殺了我多多連連你天痛哭

臣等謹將各情具奏

五

悲聲不止共約有二萬餘騎俱往正北去訖等因備報到臣會同鎮宇山西大監羅倫巡撫山西右食都御史李鐵議照醜虜近年以來累犯邊鎮剿掠人畜蹂躪地方未遑大剿肆意倡厥畧無厭足今却權衆入境臣等已將在野人畜預行收斂因無所掠以致深入鎮西等處被戕官軍之人領身勦殺大敗似若軍威頓振人心痛快非臣等所願皇上無疆之福廷臣廟謨洪遠之所致也除將該校擒牛羊等畜創發鎮西街貴州各營印官等處認取領繳斬獲首級俱送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等處有功被傷事亡等項官軍及奪獲戰馬乘馬等件

明白至日分別等第另行造冊進繳等因該本部看得大同打魚王川并鎮西衛南山莊坪等處斬獲連賊功次既經紀功御史劉登甫經驗覈勘明白造冊奏繳相應照例議擬合無將斬獲首級從并陣亡及衝鋒破敵當先被傷占驗者等項有功人員各照後開款目陞賞再照近年以來北虜猖獗連年侵寇遊軍對敵勦斬失利致令長驅深入地方大敗蹂躪國威甚是虧損今副總兵等官安國杭雄等乃能奮勇出奇以寡敵衆戰勝克捷遂使虜寇數萬敗散奔走斬獲數多天下人心爲之痛快數十年來未之前聞是皆皇上神誅虜孽威武大振任使得人

臣等謹將各情具奏

六

將士用命之所致也所據各該統兵督兵等官副總兵安國郭錦遊擊杭雄朱奎張錡參將麻循李澤都指揮朱泉均冒天石各効勞勦應令分別等第論功行賞但查各官部下斬首功次杭雄五十五顆安國三十四顆郭錦三十一顆朱泉一十三顆朱奎八顆張錡七顆麻循六顆論其功次第第杭雄安國功次顯著似應超擢郭錦朱奎朱泉其功亦多張錡麻循各又次之及查得冊開監督軍務太監張忠本部侍郎丁鳳光總兵官左都督劉暉預謀設策布兵制勝功實難掩戶部左侍郎楊漣監督餉給軍不乏功亦可錄大同鎮巡官大監馬錫都御史王憲連謀

兵防禦克敵山西鎮總官太監羅倫都御史李銳巡按御史朱鑑經署得宜調度有方他如督辦戰陣分守太監李環監督神鎗有功太監李慶分督軍餉郎中陳澤分理軍前山西布按二司守巡官副使等官張鳳和等四員先事督畫有功官錦衣衛副千戶王福協謀隨軍殺賊武舉俞林試知事田富及紀功御史劉澄甫亦有隨軍紀功之功因事督責之力以上各項官員均有勞績可述俱各斷自宸衷分別輕重各加陞賞或陞職級或加操條或進數所或賜賞資以酬其勞及照臣等叨任本兵愧乏長策不能元事預防致使上廬聖慮無功可錄外伏望 皇上俯

聖明聖鑒事

七

照近年剿平流賊事例各量加 恩典以勸將來臣等又議得延綏官軍安國等九十餘員名本部先因大同地方有事預調倫頭關防禦客兵遠戍奮力破賊成此全功比之本鎮主兵固守者不同合無除前項官軍所獲功外陞外其延綏官軍每員名各加賞銀三兩不為常例情支太僕寺馬價銀二萬兩差行人一員請 初齊帶前去延綏地方會同彼處鎮巡官宣諭 聖恩鳴金給散內有陣亡者給與銀十兩優恤其家屬使人心知所激勸將來崇於効用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張忠等奉命出師軍威遠振及班師之後原奉旨調本官軍

又能擒謀剿賊建立奇功其各該領兵督餉等項官員人等亦俱有功可錄今分別等第陞賞張忠歲加祿米二十四石蔭弟姪一人做錦衣衛正千戶劉驥一子副千戶丁鳳一子百戶俱世襲楊溫再陞他一子送監讀書馬錫羅箭各加祿米十二石賞給絲二表裡王憲李銳朱鑑各陞一級安國抗雄俱陞都督食事朱襄郭錦各陞二級李環賞銀五十兩李慶三十兩各給絲二表裡麻循李淳張錫朱泉并王福陳澤孫清劉澤田富劉澄甫各陞一級鳳和孔才各賞銀二十兩梁震等俱依擬陞賞蘇奎并殷鉉等也照例陞賞他延綏官軍還各賞銀二兩陣亡

聖明聖鑒事

八

的各給優恤銀十兩兵部大臣還等建議累有成功王環加以保舉太子太保尚書仍舊還陞一子世襲錦衣衛正千戶陳玉賞銀二十兩再陞一子送監讀書該司郎中官孫二表裡員外郎主事各一表裡其餘該陞賞的悉部裏還查例來說欽此

高告領馬匹事

王愛

查得山西鎮總巡等官都御史張楷等奏稱先年失行事理已行改正現在官軍一萬五千餘員名止有見在馬四千八百餘匹要於大僕寺見在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一節查得大僕寺見在寄養馬數以及查前項正德九年

山西三關有給銀買馬事例合無本部於太僕寺收貯馬
價銀兩動支三萬兩就令山西都司進表官順便押運
前去山西布政司交割貯庫差夫官沿途合用磨給馬匹
并車輛護送官軍俱照例起撥應付仍行巡撫都御史會
同鎮守等官從長計議或選委能幹官員於出產地方收
買或給與缺馬官軍自行收買務在處置得宜毋致虧官
損軍所買馬匹務須經由兵備副使逐一驗看堪中轉送
山西行太僕寺印烙給軍騎操如有高抬價值侵尅官價
消數依律究問不許介狄州縣逼民包陪軍完之日將買
過馬匹毛齒給過官軍姓名并用過銀兩數目備細造冊
送部查考及看得奏稱馬隊步隊官軍委難通融調撥一
節臣等議得邊關官軍殺賊人人有馬委的便於馳驟但
以今軍自養多無空地可牧欲官爲支給又無民草可供
所以往年召商買草生弊百端逼軍暗稱爲害甚甚山西
開在大同之南頗有山險可據況古人防邊多有以牧
戰取勝者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陣以却虜去年
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晉王不爲
賊所蹂躪若謂馬隊步隊難以通融調撥恐未喻本部從
議之意亦未知本邊不習步戰之弊也合無本部再行
御史張檉等從長計議合無傳報聲息或追逐擊小寇

去處多設馬軍於虜衆必由可以遏截阻剽賊鋒去處
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戰守並用以保萬全不必事恃馬
力以求必勝其有馬官軍官立草場以便夏秋牧放預處
草料以待冬春支給務使馬無倒死不類奏討斯爲得宗
正德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勅文銀兩
買馬給軍等項依擬行其馬步官軍通融調用事宜還行
與巡撫等官知道

軍務事

于諭

照得近該鎮守山西內官懷忠副都御史羅通署都督僉
事王良并守備頭關都督同知杜忠錄守備門關副都御
史朱鑑等節奏景泰元年七月以來日期不等節有達賊
或百十餘人或千餘人到於山西腹裏保德等州河曲等
縣校掠人畜等因通行隄備外今訪得虜中走回人口并
山西奏事人員說稱前項達賊不是也先部下人數係元
良哈達子約有三千餘人一向在於檀子山屯駐四散出
沒剽掠因無官軍截殺所以益肆猖獗今照山西是有遊
擊將軍石彪率領馬隊官軍三千五百員名在於太原府
又調到延綏官軍四千員名在於平陽府操守備頭關官
軍三千員名在於太原府操守俱係久在邊方慣戰人數
其山西都司所屬縣衛所及偏頭廣門二關并境外

威遠澤源懷仁朔州等處各有守備官軍若不從長設法調度官軍將前項達賊早為截殺即自山西太原府州縣人民已是被其擄掠驚疑逃竄數多慮恐各賊因來腹裏搶劫得憤熱知道途險易遠近往來得肆掠非惟大同根草難以營運接濟恐中原人民不得安生合無另行請勅王良器通石彪同偏頭鴈門二關守備都督同知杜忠都指揮同知翁信副都御史朱鑑左參議葉潛又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參謀軍軍左都御史沈固鎮守太監陳其升鎮守大同西路右參將都督許貴及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從長會議量度前賊實行

金明筆名卷五十二

十一

若干鈞於何處駐劄或用官軍若干合當分爲幾路何者爲正兵出戰何者爲奇兵掩襲何人分擾身前何人邀截其後何處保賊人出沒要奪去處用兵若干拒截何處保賊營寨所在用兵若干圍困逐一區畫停當務在先將後戰就令石彪統領前項官軍并各城民壯人等或令羅通從督王良等隨後策應翁信杜忠各出精兵夾擊或許貴等並調士馬按次邀拒務在同心協力計出萬全作急邀殺以圖成功不許自分彼此互相推調因而玩寇重貽患其合用馬匹軍資器械宜從羅通石彪王良杜忠郭登等隨宜措備施行仍將調兵方畧先行差人星馳具奏

功重加陞賞與事罪有所歸緣係會議調兵勦殺賊寇事理未敢擅便題奉

聖旨兵部同石彪楊洪柳溥每看了上略來說欽此會同各官計議內安遠侯柳溥此稱鎮守廣西年久迤北等處地方城池等情俱不知識不敢妄言及武靖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各將備邊合行事宜議得大同宣府地方自虜寇犯邊以來官軍消耗數少沿邊墩臺堡壘俱被賊冊撤無人瞻望致使出入自由縱橫剽掠以致城門終日緊閉不敢放出熱採頭畜餓死房屋拆盡田禾不得收割草束俱被焚燒况今春農在邇若不設法掃蕩賊寇人心委的不

金明筆名卷五十二

十三

安合無請勅石亨楊洪各帶精銳馬步官軍四萬員名內步軍三萬五千馬軍五千石亨自紫荊關往大同楊洪自居庸關往宣府沿途巡哨就行提督守備官軍人等以塞關口修理塔牌堡壘及布列營陣暗設埋伏賊若勢大來攻以計破之如賊勢小以兵勦之逐賊逐去依舊瞭望巡護彼處軍餘人等耕種秋成一體撥軍防守戶部委官預備糧草供給軍餉俟布畢停軍軍體軍貼仍舊回京其餘計議未盡事件宜從臨時處置務在區畫得宜經久利便上足以鞏固京師下足以控制邊境景泰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於奉天門節該奉

聖旨領軍總哨督撫務都准議但宗
每歲自從長計議石亭楊洪柳潭內推一
來看欽此

處置地方事

余子俊

一更調操備官軍查得先該鎮守大同等處都督會同
寵題議得屬門中衆十戶所官軍三百三十六員名撥去
大同偏頭關二處操備本所每軍月支糧八斗於邊備處
所又支行糧四斗五升及查得本關見有太原左等衛操
守每軍亦支行糧四斗五升要將大同偏頭關操備官軍
發回本關就糧操備將太原左等衛操備官軍抵數撥去
大同偏頭關操備省費邊儲等因本部爲照未經勸議已
行山西巡撫等官勘議如果相應具實回奏定奪未報聞
今泰紘奏要將振武衛官軍原在大同輪班操備者掣回
本部却將太原左右前三衛原在代州操備者見調太原
左等衛官軍便於操守邊儲得以減省一節雖與劉龍先
但振武衛近邊方太原三衛在腹裏先定議官軍
以就近就近之說合無行令各官即將振武衛屬門所
在大同并偏頭關輪班官軍各從本衛所操守却將太
左三衛原在代州輪班之數該令前去大同偏頭關輪
班仍具具報題回奏定奪行大同總兵等官

通行

一據處上班民壯查得山西民壯係正統十四年爲因達
賊犯邊倉選與在邊官軍相兼操守每年八月初一日上
班操守半年正月終放回休息近該協中偏頭等關山西
副使蔡麟奏稱偏頭關最爲極邊緊臨河套其沿邊墩臺
壕堦坑寨俱係沙石地土年修歲壞當要用工乞將民壯
今其每年七月初七日上班至十二月終放回休息至期
行妥的當人員官領赴邊與本關步隊官軍併力修守等
因本部已經奏行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泰紘依擬施行
去後今本官奏要將三關民壯係近邊州縣者照舊操守
係腹裏州縣者俱令本處操練以後邊牆如有坍塌令近
邊州縣量起人夫赴時修理年例顏料等項聽伊改派腹
裏州縣代辦庶使民困少舒邊章亦濟一節不爲過度合
無俱依所擬施行存留腹裏民壯仍行山西布按二司分
巡官督令各於本處照依上班定限訓練以備緩急半年
滿且疎放休息不計有司難差擾害如違徑自究治
一使功不如使過查得先該鎮守陝西太監等官劉祥等
題選將之計如指揮千百戶之類非軍功不陞中間或有
被排陷後雖改過終身帶條差操不許管帶軍革令無將
此等官員三五年後果能改過自新照依舊例聽鎮守撫

按官員於各都司衛所曾犯贓罪革去見任都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中推訪除犯貪贓二三次外其餘三五年後果能改過遷善實跡著聞於人平昔不係貪暴之流許其開具實跡明白奏保今其管軍官事如再犯贓罪終身不錄連坐舉主已行去後今泰統奏稱鎮西衛指揮同知李昶楊哲雖有多次應給罪名奏的謀勇可取乞與於李昶楊哲二員內准令一員更替軍武關本衛所千戶張銘把總提督本衛官軍仍令張銘管領本衛所官軍各依班期前赴本關操備一節查有前例合無准令李昶照依所擬施行楊哲另行查補州縣管軍仍行戒飭各官勉圖報稱以雪前失如再違犯難以輕貸

軍務事

千謙

照得山西地方外則接連邊境內則屏蔽京師先因達賊入寇人民被其搶掠近該鎮守山西右侍郎等官張銘節奏忻州等處地方又有達賊入境剽掠查得山西除偏頭鴈門二關并隣邊鎮武西等衛原有官軍守備其腹裏軍衛有司俱各城池空虛官軍數少雖有勅命著都督食事主良右副都御史羅通前去鎮守緣無官員可調選警卒難措置萬一虜寇深入平陽等府地方為患非惟居民被其荼毒抑恐滋原因而不安全看得都指揮石彪驍勇

有謀曾經戰陣先遊擊將軍在於大同并代州等處巡哨節次劫殺賊寇有功合無將石彪量與陞擢於五軍營選撥精壯馬隊官軍二千員名神機馬隊神銳官軍一千員名請勅令石彪充遊擊將軍統領前項官軍前去山西太原等府地方往來巡哨其部原奏差監察御史等自起調延安綏德官軍四千員名暫於平陽府駐劄偏頭關官軍三千員名暫於太原府駐劄與各城應有操守官軍民壯義勇俱聽石彪公同王良羅通提督遇有虜寇深入就令本官統領出奇截殺其所在鎮守等官不許占留不擾及忌嫉功能以沮大計有功量加陞賞該軍罪有所歸仍行牛倫偏頭關都督同知杜忠并參將葉清守備鴈門關都指揮同知翁信右副都御史朱鑑如若探有賊勢虛弱機會可乘亦要期約石彪等同心合力調度官軍互相聲援毋得自相矛盾因而債事自取重罪景泰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是石彪陞都指揮同知署都督僉事著充遊擊將軍欽此

潞州

一潞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為甸服春秋時為魯國為潞子國秦能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在宋元為隆德府至我朝洪武元年以上黨縣省入是為潞州領

長子也留襄垣城警城關六縣而直隸布政司於其地極高與天爲黨因名上黨山川峻險地里遼勝盤踞太行之上爲天下之脊當所扼之喉東常薦門偏頭軍武等關屹然爲京師屏蔽蓋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王者不得不王焉霸者不得不霸殲滅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土勢風俗使然也唐玄宗爲別駕於此李抱真爲節度使此其爲雄藩巨鎮從來已久宋太祖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末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

清理糧儲積聚事

照得戶部職掌天下財賦惟兩京倉庫差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監督收放錢糧其次兩京水次如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預備京儲并大同宣府遼東等處供給軍餉亦官委前項屬官監督收放其在外司府州縣存留糧有係供給郡王郡主鎮國將軍并儲養糧米等項不該本部屬官管理今山西布政司大同所原設大有倉廩四處其一在北其二在南其三在西北其四在東南印同一類官有四員本部因其糧多端請勅差郎中一員歸與關防令其專一統理軍儲中糧糧草其糧米等項逐年例該山西布政司於稅糧存留數內撥補備用內祿米每年或一

順治朝聖祖丁亥年五月

十七

次或二次支給其大同府知府係提調正官不分軍儲米等項一例俱該通屬郎中監臨關防出納禁革奸弊斯爲政體近年以來巡撫官員多有擅將軍儲文作祿米并本府官吏人等俸糧司府官員將該管糧米俸糧等事置之度外若不相干以部屬官員管理司府之事甚非朝廷設官初意况大同軍儲缺乏奸弊不清即今大軍俱集防邊庸寇邪借主兵歲用糧儲供給各兵備至告之豈直仍事因循以踵舊弊乞勅戶部行令山西布政司自成化二十年爲始存留稅糧納撥除親王例該本府自收外其餘王郡主鎮國將軍并儲養糧米等項原該於有司倉

順治朝聖祖丁亥年五月

十七

新修河東鹽池禁門垣記

韓文

之鹽池在中條山之北麓廣袤幾百三十里東距安邑西接村山之下舊有禁門五六月薰風拂席候至俗謂之塩池方加以名聲赫赫時雖鹽池結

山川之靈秀也三代之下。革不一課入師有定額。無
專官至唐則隸於節度使。則領於置創。造我 皇明則
改爲都轉運使。使司以總其軍馬乃成化癸巳運使孟君
淮以戶部郎中陞前職恒竊較道河東鹽池之利天造地
設不煩人力非膏腴瘠壤准新潁海半盆。鹽池及蜀中穿
井之難也。然准浙是處例道內臺憲臣巡察利弊而河東
獨不與誠爲缺典乃具疏上 諸簡命御史盧陵王公臣
奉 聖旨以澄其革至則竭心殫力創立矩矱仍舉民夫
監丁修堤堰築塘築法今教條迄今猶在惟環池諸垣
年滋久風雨震發日就傾圯高者僅及肩卑者不盈尺
竊之徒日歲月虛甚至白晝相率持刃而入莫之能禦官
厲不得已今各場車店人役并附近居民晝夜巡中然勢
力寡弱弗能支正德丁丑春 欽命侍御豫章熊公天秀
當監臨之任駐節之初訟盜者日擁於庭公乾而嘆曰見
利而動者小人之情臨事而偷者爲政之要不究其本不
清其源徒以不教之民而驟就鋒刃之儻豈善於爲治
者哉遂下令命本司副使任以相地之宜環而步之得百
三十里爲丈計者蓋二萬三千焉擇日宴官指授方畧先
集鹽丁之在池萬五千人從中築進東分布丈尺各令興
工墻之制高一丈五尺厚如之頂殺高之三 四傍增火牆

數尺易於瞭望環墻爲馬路以便巡行仍疏浚池隄務
令深闊以防意外之虞續徵取蒲鮮等州臨汾等縣民夫
約一萬二千有奇每夫日給食米三升各擇佐貳官之能
者以部領之惟安千戶王紳義官趙瑄往來巡視而督併
綜理者則副使任以焉又謂池南一面不可獨虛復命知
事李繼明董率工役興建圍門四座基高三丈深四尺闊
倍之設內外門二重以時啓閉上堅高樓內起官廳外立
官店各一所乃自扁其樓東曰育賢西曰成賢南曰阜賢
北曰佑賢爲周匝原設今舖共二十有六相去隔遠難於
防守復增置至六十之數次第聯絡遠近通均鈴析之聲
相聞達旦向之爲盜者率皆潛踪歛跡無敢肆前日之窺
伺矣仰惟 聖明富有四海際天所載休養生息一視同
仁彼名山大川產財貨資國用利民上者固非一端然所
出有時所得有限孰若解之寶池歲出鹽課億萬之餘通
商賈之貨省飛輓之勞或接濟邊儲或賑救旱澇凡興馬
之運通渠雅陝洛河內河東數千里皆食其利古稱解池
肴通舟楫可食天下非虛語也今熊公以名進士拜前職
銳意整法凡利於公家便於商人者廣詢博采不貽餘力
以故國課饒裕鹽價倍增又能興廢補墜成此莫大之功
爲久安之計其真愛澤之士也哉

陳惠忠效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 胡松

一徵奇玩臣於六月中在山西見吏民捕得虜人所遺間謀稱虜自去秋搶掠興嵐等縣得利之後從秦首以來即走其部落傳箭調集諸種所部人馬所期南侵深入此其消息不爲不大矣大同鎮巡與之審逼比鄰可諉曰不聞而已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廣設方界簡閱人馬繕脩器械務爲不可勝以折其氣而待其來如其力不能禦則當屢疏具言其狀請 朝廷廣措勇練預調鄰兵以併力捍禦而乃喑默養亂束手坐觀待其諸部既集擁兵壓境羽翼已成勢不可遏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

國朝文獻卷五十五

五

平矧又還其間謀絕不設備頗聞陰納賂遺款令勿殘已地竟不聞發一矢交一鋒使之長驅深入如蹈無人之境至今旁觀之士竊相詬笑至擬之彌慢之遊死蓋南方有悍悍焉其力能食羣候畏其威往往相率跪伏以待最彼其握固擇肥瘠輒置危陳其顛以爲識其候被識者陰移其職於他規之敵天受閭外重寄爲 國未封疆之臣力則當效其官不能則當死此臣子之大義也而乃主若彌慢焉豈不辱 國而敗乃事哉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日暮還拜其心汲汲而思去既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官等又欲使等爲免緣禍於人以致賊敢於深入

不復忌人之乘其後如此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侵中國仲尼深罪齊桓晉文之不能計而孟軻氏亦以爲五伯三王之罪人律以春秋之義則大同鎮巡豈非 陛下之所當深罪者哉倘以臣爲不說快已初下科道官重行綜覈將各失事鎮巡等官械繫來京重寘法典以風厲諸鎮戍他日虜騎復臨不敢放走苟免以誤蒼生傳曰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此之謂也

國朝文獻卷五十五

五

一脩墮塞音之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今則大異矣彼得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耻歸於上而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加以十餘年間侵盜驅略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鼓室堂之陣秉正之旗與之一角於疆場者雖 朝廷之上嚴令勦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戰而歸其所略老羣羣猶行不能逮彼乃視爲弃孩委以重我而我則因之以爲利邀之以爲俘以巧於張皇奏功 闕下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氓與其老羣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遠遭醜虜之笑哉以斯積漸故使緣邊之民男不得耕婦不得織窮愁無聊轉爲役用日積

月果暗長潛滋故彼之長技日益月增而吾之長技日削
月折而邊臣日事蒙蔽不以實聞至於殺戮數十百千而
其形於奏牘者幾十之二三爾臣嘗終夜不寐熟思所以
制禦此賊而反復古今儒者之言惟陸晉劉觀家周於理
而切於用贊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過於所短而
敵其長宜用於所長以乘其短而其所言用長之道則在
於脩封疆守要害整隊伍置軍官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
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
險以衆之多方以謀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
獲攻則不能逃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

聖訓卷之六

三三

觀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驅突
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
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其勝也在制之
而已此真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舍此不務縱之
深入而欲與夾戰於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廉
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況將帥無死之氣士卒有生之心
而欲取勝於夾伏乎夫中國與夷狄鄰猶衣冠富貴之族
而與貧賤夷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
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
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於閭閻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

聖訓卷之六

三四

而區區號召雀倩欲與格鬪而來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
臣愚區區之私竊以今日禦虜之策莫先於守其所以爲
守之計其急於脩造而遺之所當脩莫大之爲急今議
者或以財用不給畏勞費而因仍苟且僥倖一日之無
事此乃偷安養禍之臣非天下之忠計也聞之邇德臨清
諸倉實有數年之積方患紅腐若有司能越拘率之見而
以明年諸倉漕運盡今折銀并其船剝在實磨耗之費與
漕官衛卒行棹之供總計其中即每石可得銀八九錢於
諸倉初無所損於邊防大有所利則亦何愛而不爲國
家久遠之計耶若此之不足然後別加詳議曾以堂堂全
盛之天下而不能辨此一力役哉且虜今時時聲言將犯
畿輔與山東數路則臣前所云諸倉皆固虜人之資也况
德倉同在河端與城郭又方有燔燬之患所宜預防
者乎苟靳於一勞之費使虜貪利數萬山西既已殘壞
其勢必及山東山東不已必及河北即如長淮之南大江
之北亦俱唇齒之地也自古及今有百姓自愁而盜不起
者乎有盜起而國能安者乎願陛下熟察

一機辨賊臣始明之故老 國家自設有邊關以來論兵
甲人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順年鎮巡諸臣失於撫馭
致其背逆至於前次逆問罪之人又復雷同觀望苟且

姑息其所措等。不能服其心而除其本以致驕慢。甚一日始敷。之前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使之如期而
來然猶未嘗操驅之出戰雖不能使之必致其死然猶
未嘗不戰爾來教場鞠為蓬蒿金鼓幾於絕響每邊擊文
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受子若
孫熟寐以寢苟稍稱蹙則群起而噪呼脫巾而詬詈昔
人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
救事勢至此豈不可為痛哭哉此其不可不慮無慮皆皆
知之而無有為。陛下言者豈以其事不可處而付之無
如何抑愚之而不得其情也蓋此曹性習固自匪良而上
之所以處之亦失其道夫以窮邊蕭條之地驕惰不耕之
人所賴以為養者獨賴糧爾既不能以時給予而貪夫債
帥見其地之難處人之難馭方且設事端假倖伏以求饜
而負有額而之他之心彼驕悍之人如之何其可使也
皇上前為中原蒼生之計遠為宗社無疆之
計推心置腹明行詔諭具言其所以不效命戮力思死封
者本緣鎮巡等官失於撫馭至於不給又皆不以
貯奏報故朝廷不及悉聞自今以始當詔有司足而
饋給爾罷械繕爾牆堡以安爾室家爾等當知爾之乃
乃父生死太平共效忠云云下休休若能勇後我則

有大費所不少愛即雖不幸以沒亦必重加恤典復所也
更其或執迷不悟有言不信必將率義不救殄滅其家夫
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豈非爾等之所深願就若輩夷
狄之人食大夫之食使妻女為其淫汙宮室被其寢處哉
其往年身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私自逃往者許令
來歸自首所帶牛馬夷器俱聽自得仍給銀伍兩或三兩
以為牛種給之曠地優復數年使得休息而又申嚴招剋
之法力行綜核之政慎選撫鎮守之臣以譴察而作新
之斷之以必信持之以終久彼亦具人心者也咸朝廷
撫慰之勤必思所以自效畏朝廷誅戮之及必將轉為
忠勇如是而猶不使焉然後誅其不義以與天下棄之則
天下之人必將焉其不義起而戮之矣古今天下曾有身
負不義而可自立於天地之間者哉今議者或以方今所
患財匱何暇及是嗟乎此誠不知權者也夫所貴乎權者
謂其能權輕重而取舍焉者也今使人誠給銀伍兩也則
萬兩可得人二十萬兩可得人二萬若使善於撫馭勤
於訓閱可配之征騎則皆我之勁兵也孰與絕其歸路使
彼為賊之間謀鄉導以致日使月削陸漸漸損其失利不
知幾萬萬倍知者權其輕重而取中焉必以臣言為可通
矣

一舊事攷我 祖宗建監前代南京則設南大儀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諸大鎮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此其內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強兵資國權秀康夏其規謀計慮關遠矣奈何法久而弊滋事遠而人玩官之所養既有名無實而其養於民者又無益有損此其弊雖五尺之童能言之即更僕不能數也臣嘗考之唐史蓋昔隋煬之末其國馬爲盜賊戎狄所掠屠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岬澤徙之龍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力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疋及至玄宗用王毛仲爲開府使亦致雲錦之盛夫此其人豈獨天降地出也固又主所

臣等謹案文獻卷三

十一

以委任之意何如爾故人心也內外百執事四體百骸也紀綱脉理也故主心有定則脉弗墜而四體百骸各得其理矣今代嶂之間固其北之壞也聞所謂集牛山魚兒川與滴水驢馬跑泉等處不果繁茂大宜畜牧誠宜及定時 勅下吏部選於衆求古所謂張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爲苑馬寺卿而以代州行大儀寺改爲苑馬寺增置監各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廐關槽枥飼秣悉徵諸處養馬丁田之直召募治代居民使爲圉人或籍諸監派人以充詳爲修葺第其番耗而爲之實則期於數年不易果有成績許不次遷拜或即授以侍郎都御史以寵

任之若其庸庸元位曠用不成顯如寘終不遷叙至於遼東陝西與甘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 勅期令母闕武備如此則庶明勵翼唐張王不專美於前矣昔郭子儀嘗與代宗語吐蕃之強退而上書謂朔方士比天寶中止十之一屢有虜人來緝四節度將萬人兼數馬臣所將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慷慨至于涕泣臣竊悲之今虜酋小王子與言囊與俺答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於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今文益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計不下十

臣等謹案文獻卷三

十一

數萬匹彼將日夕長養安作此其銳何可當而其勢何可及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預今議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爲不然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即渠合幾不過數千匹且多瘠瘦蓋孟軻有言今之爲政者信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居者求木於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夫天下者一家之積也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

一慎選授今之大同最號難處蓋中外士大夫所共聞見而其欺以告 陛下者也其鎮巡之官謂宜慎選忠誠謀

畧爲天下所共推者使之往即其地以謹歷時氣而消其心然比年所用之人未能盡服天下之心何也當事者蓋亦知其地與時不易以處每遇員缺推補或取諸閑廢或求諸疎遠不問其堪與否也其心以爲彼實在廢籍與疎遠吾姑以是授之彼當無所歸怨而無初汲汲焉爲天下求才之心而彼在廢籍與疎遠者且喜而官大爵之及已也亦姑拜命殊無皇皇然爲國家任事之誠不惟不任事而已方且旦夕拊卮日夜鑽刺圖惟所以移徙遷陟而異他命其視地方會運應火窟之弗若而又何暇經營展布勞來安集爲國家無窮之計耶是以紀綱日壞驕橫日集而使後來者愈難其處自今以往請毋拘資格如推巡撫內之則科道部屬而上外之則藩臬方面而下至於郡中推總兵則自指揮而上至於參遊其才識謀畧忠誠勇信爲海內所推獎者即以付之母以貴近而不敢推母以微遠而或遺且至要爲天下得人而已昔宋仁宗世惠元吳契丹之侵暴則使范仲淹主西蕃劉主北皆極一時之選故能抗強敵而臣虜廣竟逾十數年之安乃今付授若此臣實不知其說或者因謂才識謀畧是矣而又何取於忠誠勇信乎至非才識謀畧則不足以運帷幄之策而制閭外之勝而自非忠誠勇信則巧於避免重於顧愛

其肯以其身爲國家效力而致命哉然又必須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之各得以收養死士養家丁而又久其秩任期非十餘年不得遷徙如巡撫之官始則授以倉都御史久之乃進爲左右副都又久之又進爲左右都御史或帶尚書職銜總兵官初則授之署都督倉事久之乃得實授又久之乃進同知又甚久而所日登高始進以都督此宋祖之所以不輕與曹彬以使相者其駕馭人臣之微權也彼是二臣者知其不可驟徙必不敢爲且夕苟延之計以希遷陟必以其地與筆重爲己責自然親愛其下而莫之侵尅此非其能愛其下也擇無自全之道在得人之死力而不得不愛之也夫然後其下亦將知有定主而親愛其上所謂可使制械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於是在矣若夫選授既定上下相安但能保境息民務在寬其文法自非大干紀憲請戒言官毋妄行糾論以壞其成則陛下可以高枕海內可以恬膺矣

一利器具臣聞之漢是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國與敵也當今之時計其如多造戰車聚置火器廣儲蓄好使重虜人畏者馳突故常以驍騎段我軍我軍一不能支則衆皆蹙然爭倒邊隅所以往往失事至於殲及將領而其救者蓋以此也惟車最能捍禦而不爲之動又利多置強弩齊射

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以即我此實兵家之利器
今日所宜最先者也臣聞沿邊故亦置有戰車然體重
大非得十數人不能移徙即雖平原易地尚難推移如遇
險阻則跬步不能以寸是徒委敵之藉也臣近出巡過路
安見前兵備副使陳大綱所製戰車甚爲簡便其上既可
以安置弓弩與神鎗佛郎機諸械其下又可以載糧糈綴
衣物即遇險阻兩人可昇以行今邊安庫中多有之可具
以爲式夫此不惟有資於戰而又大利於守不惟省費秣
之費而又資饋餉之給何者虜見吾修邊必將遷其病已
時出其騎以擾我人吾既業有此具故方其不來則可以
實土轉運比其來也則可以爲營爲壘吾但謹其烽堠時
其瞭望以防之如趙充國之留步士屯田而頻出騎士以
爲田者遊兵彼胡能爲也昔晉威寧中馬隆之爲涼州依
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爲營路狹則爲木屋
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數千里遂以克
敵李靖於唐最號知兵及與太宗議伐高麗亦首及於此
且謂爲兵之大要夫隆與靖而爲庸將則猶可諫也使二
子而號稱知兵則是豈可不爲留神哉臣愚伏乞 勅下
所司詳議如以爲可請於諸邊各置萬餘輛既可用以扼
邊而補墻垣之闕又可施之追襲而制朋奔衝敵之

聖祖訓錄卷三

三十一

勢至於所謂強弩尤不可關臣嘗歷考漢晉唐宋諸名臣
所以服匈奴而致大勝者往往以是蓋不可勝數然其制
有所謂大黃三連弩者有所謂遠望連弩者有所謂一弩
而十矢俱發者有所謂弦大木爲弓羽才爲矢遠可及千
步者又有所謂伏遠弩者其力亦可以及百數步許今官
府既無而民間亦多不知製造臣愚欲乞 勅工部選有
心計知慮屬官教令巧慧工匠以意製之頒給各邊令多
造或下今吏民但有能獻善治強弩法式者並許首官自
陳官試其法可用奏予一官而所謂佛朗機者亦準車數
且或倍徙之如此即雖不能必於取勝必不至如近之挫
衄奔北消阻退藏者矣夫中國長技其可恃獨火器耳今
虜既深入實多得吾鐵且亦更有工人於其中所火惟硝
與黃顏聞諜者言近使其黨之臨清收市果然則虎而付
之翼也乞下山東撫按官嚴加詰禁自今諸來市易者必
驗其所執之文令兵備官籍注其數於所執以防轉貨販
姦人無所逃遁仍通行所在一體禁緝
一廣間諜今山西群縣詳得虜所遺謀前後不下數十人
且言人人殊大抵要非一時一部所遣則其僑寓之未獲
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一千餘人可知已臣始竊
怪區區醜虜地既苦寒百物稀少何以遽能得人之死力

聖祖訓錄卷三

三十二

言是其後參互譯問乃知彼雖夷狄然其實對信必無愛錫主諸道謀得實者大之則使統部人馬次之亦不失有妻孥牛羊之奉彼貧民無賴安得不棄此而就彼為之耳目以求利益哉臣愚欲乞 勅下撫臣厚養死士詐无技降設為教誘之辭以違彼聽使之得見親幸苟其得聞則新其名王酋長與用事之人如不得聞亦必來聽彼諸部強弱虛實與其協和與否而陰為之備今說者欲以調到延緩諸處人馬留之防秋夫久集則有饋餉之難多屯則耗困廩之積苟養得數人焉縱之以去致之使來則可以得其要領早見而豫為之圖即按伏當亦可罷比諸數千人坐食之費相距遠矣臣又聞夷狄相攻最為中國之利始者黃毛韃子與朵顏諸衛及而海亦不剌部落實與進比諸眾故有鹽煤故彼有忌而不敢深入今聞黃毛及朵顏諸族已與結好而亦不剌部落半為言蒙所有此雖未必盡然然觀此來舉族深入而不得領忌則亦可得而推矣臣又聞夷狄貪而好利反復無常言誠不安金貨雖絲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東而收亦不剌適種與之善地以見其右使之首尾牽制內相恨顧是固或一道也臣又聞亦不剌適種為言蒙所收黃毛朵顏則與俺答結好似各有所爭雄競長之意不知然否朵然是固可間而離也吾誠

【金瓶梅詞話卷五十五】

王四

得辨聰慧惡之人使之交關其中激之怨怒相攻是或又一道也不然則下賁務於大同諸路但有能斬言蒙俺答猛毒兇之首者與靜都督仍賞以千金其餘酋長亦得為都指揮以下官秩使之自相猜疑互為屠剪是入或一道也方今虜勢日熾侵暴之患歲所必有今中外效忠之士所上一切利害文多冗長軍或遠 陛下萬幾繁重勢或不能盡覽而內閣本兵之地豈亦難於備閱以臣私愚乞 勅戶兵二部各置邊防二科選於其屬得有學術智慮盡心 國計者部各二人使之專一竭精殫力討論利害之實以聞其長而告 陛下如此則言者之意得以窮盡其說而 陛下之聰覽可以總其要而受其成矣伏乞聖裁

【金瓶梅詞話卷五十五】

王四

輸粟一斛若銀則四錢有半此誠通商惠工之術安邊足用之道其何不善之有奈何法立姦生例不歸商買之家而顧以充家計之素聞之邊人言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託撫臣撫臣畏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其餘多寡各視其勢之大小而爲之差次名爲買膏膏高每占蓋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之息至於躬身轉販真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丐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膏曾不得而自有夫一引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則可坐致六百金萬引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利至於商賈賈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其支鹽也則有伺候需索之煩至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輪蓋之賈所苦人情何樂於此而爲之乎此邊人耳目所共聞見所以失人心而召禍災虧國計而積耗嘉皆由此其道也臣嘗細求其故其弊之所以不可反者蓋緣比年巡撫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惟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時有喪敗暗北之失又每務漏縫而懼人之譏其後故以重利啗人至於累商人虧損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即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

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僱樂工而亦其之恤豈不可爲痛恨也臣愚伏望皇上勅下該部查議將開納年例宜改爲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今納銀亦不大一兩之人著令凡沿邊之人無問車馬石果皆得詣吏上納則彼號稱商人者既無要索之占據既已樂從而彼所謂勢豪者知其無利亦自將舍置而不顧如是而商不羈繫財不撙斂臣請伏誅妄之戮若御史仍前所云不能爲國家增課祛弊以濟時艱許吏部都察院及兩京科道參奏糾劾重寔法典其於邊計雖未必遽充當亦稍稍有所補助此外更能乘今中熟糴十餘萬石調備客兵毋令輒以按伏陰耗必不至失我軍之心而召外夷之侮如比日也何者昨虜人壓境乘間挑戰邊人給之曰朝廷遣大將調集諸鎮人馬數十萬以與汝殺而彼傲然不信且曰今見本鎮軍已數月不得食矣即調到諸軍汝將何用供給夫邊臣耗國計而使膏膚輕侮至於此豈不可爲痛恨故今日之計必先厚自貯積以壯我軍之氣而逆折其心即屯田之利將漸可規復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數斛八錢糴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以動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豈財積穀豈非古今之要務哉今

廣得利以數十萬計牛羊彌滿於山谷子女尤初平寧廣
矣諸部之人聞之見之者必且爭相告語轉相誇詫將日
夜治其器械練其人馬猶若漁人治之網罟獵者之網鷹
犬以期於必得而我或世世然自若也豈不貽後日之深
悔哉

一嚴備禦始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警邊境不寧
皆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
虛實謂我軍其能禦也去年之秋遠騎聞南深入興嵐靜
之境夫興嵐靜樂雖股內然其距偏頭軍武諸關猶未
甚遠遠則亦循有所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隸平定而東

上通卷之六

十七

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遠且虜猶倚承夫
家之盜食物也於此得便則於此數來苟有人焉從而
擊之則必斃而終其敢至臣姑不暇遠引只如正統
先入寇無已賴當時清風店一戰而勝乃胡人痛哭
蓋自是不敢南牧今幸虜警退誠宜及是時申戒於
事之臣勿以虜退而少安寧寧然常若百萬之強
欲補備禦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宜決斷
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今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以廢
數年和平之權臣謹按先年民壯之設實德已已之
今日者萬兵於農之說亦甚美但治襲之久上下

玩雖有常數而無常人至使羸辱衰邁之人濫充抵數其
所為役者不過為家門所養官府徒隸將作傭奴而已其
於邊疆名義絕不相蒙甚非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臣
愚乞下該部申戒天下撫按官從實稽覈而稍增其數務
在督力駢雄如其名猶然後籍其年貌藏之所司自非病
死不許輒易務令各占一藝時加演習官募樂師轉相教
誘庶幾人皆可用士不虛設至於山東河南北直隸與江
北諸州縣城隍樓櫓其固而可守者固仍舊貢自餘並令
繕修以防衛其遠年積貯軍器聞以久不試用悉皆朽
蠹頽廢摧枯斷折徒有其名與數爾併乞行撫按官從宜
修理或因舊以為新或損多以益棄彼謀者知吾日夜預
備有以待彼則其任意異謀雄心陰計庶幾可以逆折不
必彼日得我人長養而狎習之而又配以婦女彼貧民因
以為家轉相煽誘恣行奪食雖或不能大有所就吾恐姦
詐桀猾之徒相挺而起矣何者姦雄桀猾之人其心常不
足而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夫先之以戎伏而繼之以吾
民此其為慮必不細矣伏乞 勅下該部特設逸才一科
今所在撫按收召跡跡不羈之士諸但督力駢雄計慮深
遠者許得求乞自效官試其能果實 上之則命為千夫
長六之為百夫長名目月給之糧八斗或一石使之統領

民壯訓教鄉兵俟三年無過給之冠帶又其積有年勞謀勇漸著許得一體獎薦漸階派品如其才堪大受方能禦侮即雖雄邊大將亦宜有由此其選是固廣求才賢消弭姦弊之一道也

一核也戊戌開故事山西河南兩省歲發吏卒數千人成大同名班軍豈非以大同爲山西河南之門戶大同安則諸郡安故雖慎內以益外而不暇恤耶臣嘗竊伏聽於臬臬今其流弊已極不可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也何者每班軍未行其統管把總看指揮率頭會而戶歛之市買其地之所有名士備蓋自總兵而下至於中儒數各有差及其

皇朝聖訓卷之六

五十九

到鎮曾不使之操執弓矢暇履行陳而乃撥送宗藩給役鄉貢又否則修濬墾新艾草木軍旣不耐其水土加以糧餉不繼飲食不以其時往往疾病以死然亦月支行銀四斗有半在本軍則有廢棄家室之憂在大同則無毫毛防禦之用在在本鎮則無以爲守衛之資在客鎮則又增耗需之實大非所以便人而益國也臣愚欲乞勅下該部查議請令大同鎮巡召募沿途土著之人抵補兩省論成之卒之數彼戍卒所遺每月行糧已足支兼軍半月之食矣然後扣追二省歲應輪戍之糧以補應募之人之食而又明厲科禁嚴禁限期毋令領糧者把總解交

劉母使稽緩侵盜如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貿易保其妻孥彼必不苦於供給大同失業之人得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於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名有得人以爲守是一舉而三得事半功倍也比諸羈旅不常之人愁困無聊之士往來道路計日懷歸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哉

皇朝聖訓卷之六

四

一預積貯臣聞之龜錯曰一日不再食則飢歲不製衣則寒夫民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則雖慈父不能以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臣始讀其言以爲太過至於近日乃知其信然不誣何者自順山西被圍糧旬日爾然人情皇皇已皆狼狽相顧假而圍之月餘又或數月不解此其急當何如也訊察其故蓋以民間積蓄本自不多而官吏所藏又若不富即此一處而天下其可知已謹按先年戶部奏行積粟餘例其意頗善徒以吏緣爲姦奉行弗至而上之人亦不聞其所覈核飭厲故使良法美意曠廢廢闕至於今臣愚以爲宜嚴行申厲重科貪墨夫群縣儲峙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今法自徒以下得贖者有力入粟其稍有功則令入金名工食所以緣人情也顧吏因爲利不以贖官府之帑藏而以充私室之橐笥是是教之偷也爲今之計莫如改令請得贖免者在入粟而爲之差等如法庶

杖七十者而有力也則令入杖十石五斗矣其稍有力者則與減十之三四其他徒流並革此以罰之則而又明勸撫按之臣時巡稽稽以覈察其人之廉與貪之奉法與不其有仍前贖金者並以贓罪論罪其餘江南嶺表諸處或下濕不可久貯者令撫按官畫一具奏務期有備陛下採之輿議著在令申令該科記籍毋輕改竄如此則積倉相望師行糧食即雖兵連禍結當亦有資於轉運比諸倉卒發糶乘急翔貴收糴無幾緩不及事者其利害輕重豈不相懸絕哉

一撫傷寒今山西太原所屬諸郡縣雖極附邇邊徼然亦大同爲之門戶本自中土其地頗廣遠賦頗繁重而民亦阜蕃始十數年前注選者猶皆科第之英與其才望之士數年以來以其近邊多事也其所注擬率多老荒之人左遷之籍此曹精力衰倦智識昏惰其日夜之所修養要不過歸老之計而已即今邊事方殷呻吟未息必須舉休賑貸加以訓練兵積穀勸農除器百責是萃豈此輩力所能辦雖或間有三三可用之人彼見地方之疲病困憊日以多故又皆有望望欲去之心如此則國家何望而百姓何恃也臣愚欲乞 勅下吏部將山西諸州縣正官行撫按官登汰除賢而才者使之久於其職其餘送部該授其闕

於新進士中選擇益補今其勞來安集終懷招附彼其人雖未必人人且賢然以彼年力加之方起布衣會有京朝之望其必奮厲無疑而又申飭監司嚴加督察以俟功能最治狀傑然而後隨材器使以補科道部寺等官彼其人習知地方百姓將於已責而不可逃辭去也必將深思熟慮周旋竭力於其官即時有科率徵發其勢既得行民亦罔不戴而其下亦無敢緣為發利故雖不必與金楚昂以爲惠而惠之所及廣矣是誠揀時之切務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七

四川

四川圖叙

桂亭

四川古梁州地，蜀關表雲梯之固，盟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維故奸，惟利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險備也，然奸究內作，懸軍東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況主刻，觀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艱難，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大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於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撫其私黨而已，乃若獨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為盛，衰首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高寧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戶口 戶一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口，二百一十萬四千二百七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九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斤，提舉司并龍州等衛所領辦本折色小引，鹽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引。

四川

王瓊

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朝廷即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標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必欲使其畏威遠遁，不敢侵犯，非充足兵糧，有以制之，惡能然哉？且環蜀之境，皆蠻夷，如西陽播州，天全之類，國初皆置土官以轄之，惟叙瀘規蠻未曾置官，屢為邊患。若松潘叙瀘二賊並侵，則調兵給餉尤為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三五十人，有司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匿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頃敗兵部奏，諸臣切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寬後來失事之罰，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匿調兵征剿，雖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內地，又奏令憲臣巡行郡邑，禁止科害，撫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為蜀庶幾其小康也。

為捷音事

王瓊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奏稱，會同鎮守太監王保德兵官吳坤巡按御史熊相參，照已殺反賊曹法惡等本異類，楚人敢倡為逆，亂捏造天降兵書，妄起世出王母降號，稱王聚兵，積穀用圖北寇，欲遠南侵，貪毒生靈，妄殺汚婦女，一方被其擄掠，金罰以之驚惶，已獲阿元阿勝等共公。

從尊爲其主駕黃蓋而奉迎劉寬冠而授拜合衆遇守不止三人分股分尸慘於文所頃者兵臨敵境所同無全一鼓而潰壯氣再鼓而奮惡即擒果大盡平餘黨奪撫要將皮邦興等比類廖麻子事例倍加陞賞副使郭東山俞事石稜公政彭木當即陞權都指揮張麟杜宗寶等指揮等官唐武何定陳錠任尤祖安字知縣安梁等并陞二千戶胡顯軍勇千海等查明陞錄參政吳晟布政使胡宗道張孫參政華景按察使華建副使楊儒周奎都指揮張傑招討高繼恩楊世仁官撫再儀長官說保尤土舍并漢楊文秀照磨吳志廣同知盛夢頭目何騰黃俊石崇通判白劉經歷尤可王薄楊介驤承劉仲瑞梁目蘇民望等量免行查厚加賞資及稱何元等僉重犯合無并阿讓等俱解京發落惟復將阿讓等証京給付何元等就彼行刑老疾阿降等給人養贍或別有冤案等因及看得鎮守太監王保泰內又稱臣盡失馬微勞不足圖報於萬一竊見都御史馬吳奇才不憚戎務熟知經年冒險忘身親征逆寇平瀟總兵官吳坤大施離諒等致全捷御史龍相協贊兵機風紀遠振合無比照先年都御史彭澤等征剿廖麻子等奏捷事例將都御史馬吳總兵吳坤御史熊相不次陞權總兵官吳坤奏稱臣兩人力以全邊敢言功而望外但如

巡撫文臣戎政兼舉全司獲安鎮守內臣心膂重寄鎮靖遠藩紀功御史糾察詳明兵無差戾等因查得正德九年三月內爲捷育辜該鎮守四川太監常與奏稱都御史彭澤盡夜奔馳勞心焦思將彭澤等特加秩俸擢用等因本部尚書陸完等議得廖麻子首附藍鄂以倡亂群黨與以偷生流劫七年貽禍三省不數月而肅清若候違冊到部方擬陞賞不無失之遲疑似合速加陞賞以爲將來之勸等因覆奏奉 欽依將彭澤陞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源陞左都督歲加俸米一百石鎮守太監革職歲加祿米十二石各廕子姪一人世襲百戶馬吳陞右都御史紀功給事中王晉陞通政司右叅議御史何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又將斬獲廖麻子首首軍人黃回兒陞世襲指揮同知賞銀五千兩臣等竊議四川藍鄂等賊流劫數年節次平剿斬首萬級其後廖麻子乃其一枝殘賊彼時原奏明開廖麻子被官軍殺敗沿山奔走軍人黃回兒等一齊撲砍斬獲首級比與尋常未解散對陣擒斬者似有不同及查前此擒獲藍鄂等賊首賞格未有如此之重是救賊於猖獗之日者實依常格賊賊於殘敗之後者論功獨厚揆之公論終有未安今馬吳等又奏要將皮邦興等比將廖麻子事例倍加陞賞如果臣等前議爲是黃回兒等功當

似難引比爲例及胎等法惡等叛逆事情雖經本部前項節次議奏不許貪功妄殺及今彼處鎮巡官會同巡按御史熊相恭詳議奏委係逆賊今已剿平地方軍靖并斬逆賊級已解獲驗過一千五百餘顆未驗一千三百餘顆所據巡撫都御史馬吳鎮守太監王保總兵官吳坤巡按御史熊相及供饋軍餉監督軍哨等項有功副使等官郭東山等應否比照都御史彭澤等剿殺殘賊廖麻子事例不候造冊分別等第速加陞賞事功同吳臣等難以足議均乞 聖明裁處其餘有功官軍并皮邦興等合無本部核咨都察院行催原委紀功御史熊相上駁紀驗造冊奏錄

五十一

五十一

至日另議施行仍行四川鎮巡官會同巡按紀功并三司掌印等官將見獲重犯阿元等再審無異就彼行刑各犯親屬阿讓等解京照例給付阿隆等既係老疾不堪起解毋移本處嚴實多定收發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道逆賊既已剿平地方軍靖鎮巡并紀功督餉督哨等官俱勞績可嘉今分別等第陞賞王保處與蘇米十二石吳坤陞署都督同知馬吳陞右都御史還公孫子姪一人做世職百戶熊相先陞俸一級持有相賞賞陞用他郭東山等各陞一級其能有功等項官軍并皮邦興等該陞官酌量有紀功官一著紀驗明白具實奏錄

奉阿元等着鎮巡等官再審無異便都依律決了阿讓等差人解京給付老疾不堪起解的依擬行欽此

廣惠惠情事

于謙

訪得舊威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處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號爲無憂城臣竊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番人不取矣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本州與朴頭党木瓦石友蘭日駐薩塞先係保縣管轄兄羅俄監聚伊父南葛自永樂八年歸附之後凡違官俱從日駐等寨經過於保縣出境宣德七年雜谷安撫司安撫定日思結將前項六

六

六

寨占據阻截重下道路正統七年間草坡賊人作耗都司調軍征勦其重下兵時謂領番兵迎合官軍勦賊就馬及從草坡出境赴京進貢要開通古墩道路該四川三司勦得古墩係雅州靈關六路正統八年間 勦令重下仍從銅門山朴頭日駐等寨出境被獲谷仍前阻當正統十二年間定日思結病故佐第阿拜管軍將守把達尼署長官司日若寨頭目松達達辱及有阿拜異母兄子兒結伊姐嫁克羅俄監聚妻妾不承襲官事等語觀練達見拜松達俱去後在重下正統十三年間重下人守把豆若寨搶占達尼署長官司地方正統十三年

董卜以追還日駐軍給還保縣爲名搶占雜谷安撫司地方就將雜谷原占保縣舊雜州示行撥入守把景泰元年間董卜要進馬足盛甲從保縣出境內官御史三司官不能必其順逆之謀僞由具奏欽蒙 勅令董卜將馬足盛甲免進昇泰二年三月內董卜差人進貢至保縣地方三司官親詣撫却其差來之人執稱未奉之先馬足已行出境續被雜谷達思蠻番人將董卜差來之人截殺運馬趕逐回還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董卜差人二千餘衆護送馬一百匹赴保縣交割其餘番人盡行退還自後頗聽撫諭將原窩張附賞杜阿泰王叔的丁師保董伯浩等俱發回威州保縣後業訖今該前因臣與內官陳清并三司掌印官親詣威州會同侍郎等官羅綺等計議得舊雜州先係保縣管轄後爲雜谷侵奪今爲董卜占據若得此州城董行撥入守把則可以杜董卜覬覦之心不得此州城仍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絕董卜往來之路已經會衆差遣軍人等前去撫諭克羅俄監聚着將前舊雜州退還保縣未據回報間有疊溪千戶所該管朱鎮等衛地方番人聚衆上路殺擄官軍侍郎羅綺內官陳清各往松藩等處行事去訖臣竊以爲杜董卜覬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卜反側之意必須厚加賞待向使邊界之道不至難得

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考之千古唐司徒中書令李善寶與吐蕃大戰於維州則是吐蕃非因雅州維州之險而不來也今阻其行雅州之路由保縣一方固美矣又今其從靈關而來雅州一方何罪焉況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汶川縣一路從僚樓壩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常慶州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出境將何制馭抑聞本蕃之放肆起於小節之不周臣自授任以來仰體聖心凡遇蕃使之至无勝加意以令較昔覺聽撫諭無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實爲圖其口腹利吾錫予以故常星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群蠻入貢又選群番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禮法之類軍府祿於廉給同平章事杜棕奏減其數群蠻遂叛伏望 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入貢 勅與克羅俄監聚着將舊雜州關丹退還保縣掌官臣在都日少仍乞 勅四川三司并鎮守等官凡遇董卜使人之至必當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酒食施之小惠爲匹既以阻却盛甲仍今進奉則在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景泰三年五月初九日禮部題奉 聖旨是

四川事宜議 王廷相

所謂靖番者蓋蜀之西鄙諸番雜居其部落田廬畝畝

昆嵎幅輻屬非如比膚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
省之道似易而實難蓋今之松州諸番郡古之白馬氏茂
州諸番即古之冉駹其性勇悍食貨嗜利其俗毛織畜牧
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壘
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此洞房其天氣多寒土地固而不
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
閩閩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
故疆畛之地日見侵奪民畏其害恆懸恒望其業而通者
不知其幾矣古謂饑饉者難治也近年以來備禦關堡
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或遮道路臨高擣石
以索財物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索求酒食逼
取人事謂之和番又有責負年例人命痘疹走失等項銀
兩取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備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
古謂驅赤子以鎮藩籬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衆衆入
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與師而討而山川險阻用兵甚危亦
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以易而實難者也嘗觀趙充國之
討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罕班彪之議
羌也謂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咸解行間所疾苦又
遣驛使通導動靜使羣外羌表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
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不欲以威服治

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流服也言其忽忽無定不可以
常理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
之有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平陸愈警雖寇掠不恭
而甲兵周顯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
諸番者亦豈出於二千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平蜀
之後即定西番北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設
摩娑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衙門隸之安撫司
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掌之每
寨後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衙所青稞差役所以歸
摩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取之
雖至今無虞可也奈何任非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
至今爲梗適者雖稱兵制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適
乎矣所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不爲太息
乎爲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
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其更始招致各司首
長明以信等定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
於一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即以茶禮重爲給
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羣摩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交
接之所置立限界使彼不得侵擾違則約束治罪夫好安
惡擾入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己者彼之所

備以攻則強以守則固亦無事於彼矣夫抵天下之事莫
於推避壞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
足爲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
端也及今不爲經久之圖則使後日促於邊疆而任寇或
起於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
水至其是之謂與所謂制夷之道蓋蜀之南鄙皆蠻夷也越
傳郎平都黎州郎管都播州郎夜郎西陽郎梓何漢唐以
來皆治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以軍衛蠻
民之藩翰也但烏芒之北戎邏之南中有小夷雜居曰

土官

土

人曰蠻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故往
往爲邊患邇者烏思夷人首法惡作亂撫臣調兵掃平
以量田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棄機扇或夷族復
劫筠高等縣至今未滅所以然者以府領不得其人故工
賊乘過江流劫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
何等舉措耶夫兵必有戰勝有勝否今不與賊交鋒則賊
之往來自如安得不縱橫蹂躪萬子之計當先選智勇
敢戰之將賊來則迎戰賊退則逐散伏機襲其歸路
則庶乎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况謝文義等流民也阿
濮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同心我兵相持之

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公然耳又况阿濮
蓋爾小夷決無父亂之理若能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
虎之搖尾迫於求生也鷹之附人苦於饑困也阿黑阿
濮既歸則謝賊之勢必止不過裝金之魚爾又何足爲平
但經久之圖則在於以夷治夷爲切要焉嘗觀周文安之
疏曰都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
大軍回則隨後劫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爲
山川險惡勦不能盡撫不能平當有以處之耳 聖朝四
海八荒皆設土官以爲夷長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
派官實難於求代乞 勅令巡撫等官親臨其地使各

土官

土

主自擇素有名望素所畏服者一人立爲長官統領各峒
仍隸本府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俾依隣境九姓長官
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有官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
境自清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所謂嚴茶
者蓋蜀中有至細之物而爲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
之者茶是也茶之爲物西戎土著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
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無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
是則山林草木之業而關係 國家政理之大經國之君
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至權稅
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樞河諸路以傳馬又置茶務

於城買茶貿易取息以爲黑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城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權成都茶於京兆華昌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牧已茶易馬額獲其利至成化中議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川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漸開隘而茶艇通於江湖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運者悉授虛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竊今之計莫要於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從而使之輸青絲以服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絲之輸彼之償買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買我償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於我幾也我償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德焉彼亦以爲德分之常人之邊防可

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於官權在國也邊鄙困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而利及其民較之縱資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得失又孰多寡哉

撫處邊情以安地方疏

胡世寧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唐鳳儀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戴金憲按貴州監察御史陳濟公題云部前兩事情其大意皆欲罷兵息民而言欲息禍源其如後隴氏之後今四川荒旱兵革難用提督兵部尚書伍文定先已奉旨取回兵已罷散各屬別無他議矣惟照章派官而復隴氏一節則干係地方事體重大臣等未敢輕率切惟御土夷之法固當因其俗而順其情治土夷之亂尤當究其先而慮其後查得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來已故土官知府龍慰及其子四人存日屢次奏稱其府地方廣闊蠻夷衆多搶劫難統不能管束乞將其地分立四長官司及四土巡檢分管地方又欲設一千戶所官軍於其府中以控禦府治至於貴州畢節一路地方兵備守備官每年常撥芒部等府夷民上道打劫及發燒屯寨節次催取四川守巡兵備到彼撫處非因令提督官而後有此也使彼遠方夷民自來安

靜守法不為盜劫則此貴州一線之地何必分設鎮巡三司守備兵備等官在彼控治哉分官暴布而所屬地方一有盜賊即以歸怨隨者請兵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事地方者不究其故而惟以歸怨前人之任事者此會官不知會推之說士大夫皆以此存心而置國事於度外恐非天下之福也龍政軍襲擄亂用兵誅絕龍毒微弱既襲殺龍勝若其骨血夷民信服此時正當養類矣然時方年致歲而辟夷稱爲龍書存日過弄阿濟之兄子又稱爲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王軌不得已而奏設流官知府且將其地順彼夷民所服分立四長官司

管束豈其好功生事也

五

管束豈其好功生事也流官許設而巡撫王軌總兵何卿耶今去任是猶爲弓者箭膠角木方合而遂令脫桀其能成弓堅久而不致又跳也者幾希此亡部之所以復亂也然其亂也乃試知府程洗迂暗不能善處而致之不過保一支之近官劫印耳就如今春文打畢節開甯者不過百人圍以鹽倉水西諸夷而王倭楊氏等聞之莫膽不敢出一言以籌敵而遂私許以官印既許官印無以自解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以奏罪於隣封而求四川之協討夫賊在關甯守城者閉門不敢出計耳人非數千豈能圍城也御史戴金所奏甚明與本部所訪皆同此究

其先如此也各夷前日既稱龍勝爲龍書養子人心不服今則又曰義生子或難定勢又則龍書曰龍書之裔皆欲復其土官夫昔龍書龍政皆稱知府龍魁之子而頭目各有所附繼統二十年大征始定今龍勝或非龍書之子而驟復其土官彼擄子何知身家以復長官阿濟之手而官亦阿濟爲之耳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而或各尋一龍姓者曰此正當立也斯先龍書龍政戰爭之禍今復當始耳臣等今日實不敢輕議其差異日亦不敢身受其責此應其後如此也無已則有一焉今議者謂各隣境土官見亡部敗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官管束臣等伏願陛下先降勅旨遣將彼鎮巡令其復諭四川永寧烏蒙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祖宗唐建爾各土官衙門原許世襲今後除爾叛逆劫殺我中國地方自干族滅之外其餘軍襲繼殺等項不聽權處或經征斬者即於原土官房族或頭目有功之人聽爾土民所願仍授土官職事並不改設流官以安其心然後責委四川鎮巡官將亡部府舊印并銀牌府新印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并各寨頭目曰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耳爾能各守其地土管束其人民而供其差發三年之內保無一

人作亂者聽爾等勸布政司或四川或貴州皆爾所願再不上立府治以管東南等衙若四長官司同心自願仍復土官知府管轄者即爲爾等立土官願服流官者即設流官亦皆隨爾所願三年之內若有一人作亂則三人共滅之所分其地有能爲我官府定亂功多者即陞其官安撫宜撫以上皆可漸得若再如前及復不定必大舉兵征勦一人不遣夫既示之利害如此至於龍勝則送四川布政司羈住教習以特別處釋沈則送吏部降用李繼則後近府原職以示再無立府之意庶李彼心自服而地方自定三年之外從土復流或止分四長官司運屬布政司皆聽地方鎮巡官隨俗處定而後矣 聞施行事惟貴保地方永無變亂臣等實不敢頌爲執泥也

藍鄂捷音

林俊

適者四川大夥流賊藍廷瑞鄒本想等本皆小醜賊是元克揭亂歲更二三萬合人餘十萬私造軍器而建五方旗旌爲授職官而鍾萬戶府印千紀僭號始起聚於兩川攻城殺官遂流毒於三省殺人難以數計劫財無有紀極軍民妻女爲其掠擄鄉市房屋爲之燒燬所過屠戮厥罪實盈致座 聖慮命官典師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等仰體皇上欽鄭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心屢給榜文招撫有能

自官及自相擒斬者免罪詎意各賊執迷不悟陽則節稱聽撫以計饒我師陰則益肆劫殺以戕害人命先該四川在於門枕城峽等處依該湖廣在於鎮坪等地方勦殺大敗逃散不多但以首惡未擒遂致後發爲患攻燒營山縣治殺死食草王源陸續添勇又至萬餘總制咨臣督兵征勦又咨陝西都御史藍章行副總兵關繼等統兵調使來球監軍候原委湖廣紀功御史何崇分中左參議分分投監督都指揮李王葵輝所統展九等衛弁永保等司黨土官兵一路西由渠中約同陝兵一路東由大寧直起通巴俱會同四川守巡等官至參政曹祥倉庫李恕今陞按察使公勉仁右參議錢朝鳳等督領軍兵鄉勇人等屢次擒斬功級及先後調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統領軍兵三千前來金州協力戰守今該監軍紀功御史何崇參議方驊呈該中哨領兵都指揮李王葵輝統督永順等漢土官兵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追至陝西石泉縣尉斗垭地方賊見官兵追急及因無得搶擄叫願聽撫彼欲不聽但各哨官兵追趕未齊只得用計令到於四川東鄉縣地方金寶寺聽撫公引賊黨小老人何坤等三名并保監軍財彭齡亦引小老人空萬良一名執旗定馬湖土合步卒并鮮永金等亦引小老人譚文章楊相馮齡劉宗四

名俱來告標於本年五月初八日發掘制會臣給與牌榜
賞限六月初八日齊到金寶等十二日前赴連縣軍門投
見若有變詐違限就不准揭即便會兵剿殺違奉節次差
人催促前來及各哨湖廣保靖宣慰彭翰茅岡同長章良
佐四川領兵署和指揮步蔭西陽王全無寬等先後各到
國隨安字何定通判第古羅家德賊後陝西巡撫都御史
章章亦督發制使來球監縣前據兵關總領兵在於延昌
關守把都指揮金寶領兵三千圍剿賊到川境竹嶺關
等處自知罪惡深重賊首不宥其圖路延至交秋田野
稻熟得以搶食乘隙逃走十日不見前來致違前限緣於
十四日方到漢洋寺相離金寶等尚遠又不肯來在彼依
山分營駐劄使人到哨會說裏海伊等人聚撥與營山縣
或臨江市地方一處妥協方去聽候候時明知賊計變詐
只得含糊應答各其交哨會話又不肯來投見勒要旗
牌官員實當方今卯奉恩定來見過回營然後藍廷瑞來
見呈文仍稱平司衙門字樣信送軍門看實又在松州城
劫擄姓袁人家將男婦二人割耳及割去頭皮詐已懸賞
但因圍隨兵營不能走訪得自十一日起餘黨聚聚在
散數多恐被感恩恩只待設計擒拿聞十五日並延瑞
又將擄得幼女一口計餘女藍安女謝彭世

意里將伊和縱彭世麟暫且放下設計要請各賊首到哨
會親會話何定安字今藍廷瑞毋望名號鮮永金等設計
引誘出官有藍廷瑞鄭本恕并大小賊老人總甲王金珠
李尚鑒令王珍王守忠陳凱李忠相連秀山謝金舟楊萬
友趙永清余春李彪馮宗何伯陽馬齡胡德劉春任文輝
宋金邦劉漢陽仍永清曹紀李萬良陳剛劉潤何坤等二
十八人俱於十六日齊到本哨遂被伏兵盡皆生擒獲開
間餘黨聞知散亂奔逃隨察官并追殺不哨官兵承順宜
恩彭明輔下土今彭世麟等當時王擒賊官藍廷瑞鄭本
忠并賊老人王守忠趙永清等及追擒賊黨男婦共五十
三名口斬獲首級耳功三十八顆副奪獲驢馬六十頭匹
與賊器物件賊黨因被追殺到於馬板離河水泛漲約有
四五百人投河溺死彼時水急止撈得長槍二百三十二
根見在餘賊除各哨追襲擒斬呈報等因并左哨領兵都
指揮宋英亦報統督保靖領兵宣慰彭翰督兵本日生擒
賊首李尚鑒及茅岡同長章良佐擒獲賊老人令王珍何
伯陽并指揮董超等各漢土官兵擒獲賊老人李忠相胡
德即張大等及賊共一十八名斬獲首級四十三顆奪獲
驢馬四十頭匹各呈報轉呈及據四川守巡兵備等官在
參政曹邦副使張敬等各呈報陽領兵士金寶發本日

生擒賊首王金珠等。又七小長字偵守太監參
隨千戶溫欽冠帶合人等。斬獲賊老人譚文等
首級并耳功共三十七顆。又斬獲賊婦共四十五名
口。通判第五德亦報斬獲耳功四十顆。斬獲賊婦共
二十七名口。又該領兵都指揮吳宏并募勇衛所擒獲
張琬等各報斬獲耳功一十五顆。擒獲賊婦一十九名
口。通共拿獲賊馬二十四匹。又尾十尾并旗印賊衣等
件等。因總計各哨官兵擒斬賊級耳功共三百三十九名
口。顆副驃馬一百四十二頭。匹各開呈到。臣及查先該守
巡川東川北二道左等政宣莊左等該鎮朝鳳按察使公
勉仁會事李廷節呈正德六年二月初三日千戶張倫劉
瑞朱勳百戶許忠本會張維所領擒獲賊人龔勳昌保
小旗小李昌慶史劉渭鐵威章老人鄧剛追至朔州馬耳
山等處。斬兩耳小功一十六顆。生擒朱五楊六兒二名。
本月初六日張倫與吏何士昂等八人等追至舊子
子等處。斬兩耳小功七十二顆。生擒男婦永安四兒。監
生楊貴瑞等。共擒獲耳功兒桂兒六姐五女十名口。十月
初七日千戶梁翰生擒賊首安等。斬兩耳小功二十顆。河
安等生擒婦女馬氏民張氏唐氏楊氏王氏六口。本月
十二日判官王仁等擒獲賊人吳項生擒賊老

人劉不素得王金童係伊姪兒并追趕賊崖身死一十七
人。本月十三日渠縣巡捕老人蕭伯鶴追至漏佛頂。斬
首級并兩耳小功共一十五顆。副生擒妙動小兒鄧良
安秀李智陳國用數等。瑞王長兒八名口。本月十五日第
五德何定何士昂等追至牌樓鋪。斬兩耳小功二十
六顆。生擒張登聞氏張氏三名口。本月十六日又追至長
壽里。斬兩耳小功五顆。生擒男婦何金志何應清。本
洪下云兒等七名口。殺死一名。本月十七日各賊欲攻新
寧縣治。義官張進個。斬首級六顆。生擒男婦五名口。射
傷六賊。各賊敗走。本月二十四日李隆再震追至清溪堡
敵斬兩耳小功七十四顆。生擒賊老人敖清婦女二口。追
趕過河。斃死四十餘人。史鄧威章家丁鄧盛珠石盤鋪擒
獲劉正春霍瑞二名。本月二十六日省察官陳定追至土
溪井。敵斬小功一。副本年四月初八日李隆會同西陽石
祥等兵追至十二渡水。敵斬賊首趙老人等兩耳小功四
十五顆。生擒婦女一口。東鄉縣副導李貴擒獲王太租滿
嘉生陳氏三名口。本月十三日第五德何士昂追至高歌
子。敵聞二十二。陣僵回。夷清剛。連斬射死四賊。老人
二名。賊方退。敗官兵乘勝斬獲兩耳小功一十一顆。生擒
王果張氏唐氏三名口。本月十四日總甲張志端等在於

金竹坪等處擒獲王保兒趙才周伯恭李金良四名通判王斐督併御勇向孟春等敵聞生擒賊首大老人張良總甲傅萬山及被擄王伏隆李朝甫朱萬聰楊雄吳金方王慶甫何熊彭春王保兒馮繼洪王氏范氏共一十二名口及據營渠達新東關通巴等縣鄉勇舉政李鳳等各陸續擒獲任和甫楊貴喻萬材馮空春傅什孫王秀鍾萬山王聖羅遜王成吳意楊么老徐九兒舒采爵楊時春楊寬彭成收楊金張萬欽宋孟新顧廷新岳應春陳友禮廖吉李應南陳氏向貴鄭萬明趙東璧李亮兒應中定楊丑璧陳萬龍蔡馬兒張友張朝貴楊渭李偉李永偉李應甫李景

太李萬銀汪孝兒馮氏香兒陳氏王子堅陳萬貴張明慶佑李坤甫馮伯魁李玄相孫伯偉周太陽方士友孫萬韓氏王氏張氏彭崇厚陶氏李儀張亮兒張公兒六十五名口斬首六顆義官李松擒獲主應一名楊相擒獲李森一名孫伯碧擒獲李欽彭道成二名陰陽官王世安等擒獲何本政徐奉金李狗荷張氏四名口除射殺身死不曾割功并淹死不寡外通計共擒斬四百四十名口顆副奪獲騾馬六十七頭匹賊衣六十一件腦包一十一箇旗五面鎗刀一十四根把銅鑼一面神像一尊角帶三條道印一顆銀四十三兩四錢八分布三十疋斬獲馬尾七尾砍死

騾馬九十餘頭匹并擄各賊告願聽撫臣又差藍廷瑞母鮮氏毋舅鮮采金戶內藍相廷采金續夫吏何營節次入營估撫節四聽撫緣由前來緣前項流賊日久許情不來迎敵惟務遠避疲我官兵追逐未降遂肆劫掠已經總制會臣議行清野之法示令居民近者撤移入城遠者擇立山寨將人口騾馬糧食盡行收保賊來則堅壁拒守賊過則趁時耕種賊果聚於搶食廢廬近逼陝西彼亦如斯因是勢窮內屈又被官兵追擊意欲再假聽撫延緩至秋田野稻熟豈意官兵凌暴圍圍深厚只得跟隨前來探知臣等先已分布湖廣都指揮安老等一哨於金寶寺正東十餘里蠟拐山住劄施州衛指揮董重棍等一哨於本寺東南十里方斗柳枝坪都指揮李王等一哨於本寺正南十里瓦窰坝四川石砭土兵人等於本寺西南八里羅花溪都指揮李隆等一哨於本寺正西十里崖城坪都指揮吳宏等一哨於本寺西北十里多羅坪執旗吏何定一哨於本寺正北將十里寶興寺通判第五德一哨於本寺東北十餘里十二灣界制寺各住劄及行見在軍前湖廣監軍御史何崇恭議方璣四川按察使公勉仁叅政曹祥訓使張敏馮傑并原取軍前營量致仕知府王嘉慶等各去分枝督調臨時那近相機撫剿及四川鎮守太監章興巡按

史金、督發兵餉前來協助賊心疑俱遲延逾限止到漢洋手依山分營散住不肯前來投見致被永順土舍彭世麟并各哨亦各有人何定安字等又令薛永金何敬等在內設計將各賊首誘出盡數擒獲止有小老人廖麻子一名逃走未知存亡餘黨勦除已獲外其餘簪林散近者又行嚴督各哨官兵四散分投追勦及嚴令領兵等官并各處地方守隘人員追捕搜山務期盡絕若敢走十人以上者俱要生擒解審三三十八人以上華有兵器拒敵者方准首級耳功以杜支勢總制又會呈出給告示者務去各該州縣鄉村地方張貼曉諭但有逆賊聚黨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爲一夥躲在山林避命者許照奉勅諭內除首惡不宥其餘從之人有能自首免罪事理俱赴所在官司自首與免本罪審發回籍後業優卹不許官兵犯臨人等阻擊報功如此則散賊可以盡滅地方可以保安靖矣臣等議照藍廷瑞鄭本恕首倡爲亂王金珠李尚鑾冷王珍等同惡相濟始稱順天祐地掃地三王二十八總旗上屬書會王天子後改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營小老人藍廷瑞仍稱總兵官收軍萬戶府僞印遇有更換老人總甲等項印給批帖追獲見在似此罪惡實屬神人憤怒是以天奉其魄即今首惡盡擒餘黨勦散軍民胥悅地方已安此

蓋仰賴祖宗在天之靈皇上無疆之福聖靈神武施及遐方總制洪鍾葵書周詳與鎮守等官叶心管理是以將士用命成此武功功臣愚陋無能不勝欣躍慶幸之至除將首惡藍廷瑞等俱發湖广二省三司等官會同取招通行靜京及散近餘黨追捕盡絕并特見獲功次發與紀功御史等官何某等紀驗外緣係捷音事理謹具題知奉聖旨林俊協謀進勦功勞可嘉賜勅獎勵差來承差賞給緣衣服一套新鈔一千貫免他辦事看吏部照本等資格除授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兵部題前事正德六年八月初三日奉聖旨是洪鍾加太子太保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章典歲加祿米十二石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林俊陞本院右都御史監蓋右副都御史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有功陣亡等項官軍人等着緊查勦并副參紀功巡按等官一併來說生擒首惡藍廷瑞鄭本恕等二十八名不必詳京師衣衛便差的當千戶二員馳驛前去齋文與洪鍾就彼或在途隨處押赴附近省府會同巡撫巡按等官監看都凌遲三日梟首去被害地方示衆欽此

大堽捷音

林俊

題爲捷音事竊惟克平西蜀崇文正剴關之誅載靖東川

張謀收李順之黨王均討而漢州定吳曉執而興州平師
貴有名蜀本難治 皇上諒符 七聖化治八紘在闡治
自無亂民奈獲育尚餘孽子正德六年正月江津縣賊
首曹餘黨方四等恭 上命網漏無多遂非聚群烏合
又盛既又流入思南流入石阡收廣號得數萬方四偽稱
總兵已派任麻子偽稱御史與小賊首周鳳周統王一千
張孫兒孫長官李萬千周黑子王長生廖光周廣趙金統
劉漢增監之榜與張萬項鄭方甫等保偽稱評事總小旗
名色頭戴極厚胸包身字緊被鎗箭難入又專騎等走驅
馬出入如飛劫掠財物燒燬鄉村茲汗婦女攻奪城寨
戮人民不可勝計 皇上命與三省之師六月貴州兵敗
之於思南等處擒斬一千有餘播州兵敗之於三跳等處
擒斬二千有餘俱具 題外各賊隨校隨擄不日又盛四
川鎮守太監韋興巡視今改松潘巡撫都御史高崇熙預
知賊必來江津報警議處韋興駐會城高崇熙駐重慶內
外操兵遙振督同三司等官會同總制向者共維護衛高
崇熙警駐重慶調度兵機具 題記本年八月初一等日
方四等來攻南川所屬墳頭馬頭在子崗等關守把官兵
敵斬一十九顆擄石打死一百一十五名射傷三十四名
生擒四十八名口本月二十四等日方四等攻恭江所稱

東鄉求登潭等處隨同操手等兵敵斬二十一顆殺死師
婆一口射傷一十三名位被獲婦五名口賊眾兇狠殺死
百戶柳芳義弟鼎勝并兵快未查的數官兵走敗賊衝過
關進入南川恭江二縣賊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攻
打會城聲勢張大遠近驚駭臣在夔州府聞報會同高崇
熙韋興各添調各屬漢土兵快及會總制向書洪鍾添調
施州土兵又臨重慶會處韋興仍駐會城高崇熙駐瀘州
臣駐江津又因重慶人心驚疑議留巡按監察御史王綸
駐重慶加厚賞軍會委副使何珊都指揮鄧慶領兵從合
江進副使李銳知府曹應領兵從江津進相機夾攻右叅
政邵寶等同知府劉思賢整備一應糧實本年九月十四
等日會撥石砦宣撫馬徵士舍馬龍兵到江津賊從該縣
後山鷄鳴石前來攻縣各兵力戰賊勢大敗追至合山坪
攻破四營斬獲首級耳功本月十七日臣趨江津中途探
賊十八日再來攻縣僅兵質夜過江當日辰時賊馬步兵
約八千餘人扛擡梯架親鎗并草分路前來哨馬七十餘
騎先到縣後牧場壩當發西陽播州石砦建始等兵分作
三支迎敵率銳皆怒督戰斬獲首級追至高觀山敵斬首
級耳功五百餘顆擄生擒男婦二百餘名口土兵乘勝直
衝老營賊望見兵少齊力圍困臣快走敗催兵盡更何上

昂隨同西陽州建始僱回等兵策應賊徑追至鐵板何士昂射傷二賊方行退走各兵首級至生擒去賊賊暗分三支來包我兵前哨石砧左哨西陽右哨捕州僱回等兵迎敵殺死穿大紅織金不知名賊首一名餘黨殺死二百三十餘名賊斃方敗休操直衝過河賊據高橋石各兵退散功級俱不及到賊又徑衝中軍聲言只要殺官更何定何士昂緊護李鐵賊不敢近實驗生擒男婦九名口臣因賊兇狠行今收兵養銳與同章與高崇德楊宏基人催調新兵加賞調度發火牌今生擒賊徒周大富入營招撫本月十三日方四等令李廷茂出官告願聽撫當發火牌

李廷茂層大富快手張雲然羅曉入營約限本月十七日方四等頭目二十人親赴軍門投見與伊春之既死兄軍脇從給黑回籍各賊故違止今張宇然羅曉同哨說稱要在「一處立衛兄軍不許分散又移李市鎮欲走基至高崇德訪得方四任嗣子周偉等俱仁壽縣人行取各家族屬方廷祖方海等到官會臣發牌入營招撫約與四日來回姑不進兵方四等惱怒將方海任大錫任萬眼周來立并卿等焚清殺死方廷祖放出回報不肯聽撫任意自散本月二十一日李鐵督領重炮炮定將兵分爲六哨從大坪小坪月坪關口等路並進賊營官兵前不知敵穴口如

前各兵直衝高梁六面俱公衝破老營斬獲大賊首伍子張孫兒各賊大敗追殺二三十里跌落高崖并十丈餘月沈直至香溪等河三四餘里人馬重疊河道俱滿擒斬首級耳功生擒方四妻李已驗過一千八百六十二顆副名口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一十七名口方四點子馬并各驢馬四千五百四十四頭匹俱收在哨其餘爲因天晚功級未及到驗重起何定戒諭士兵待約三哨刻期夾攻士兵更性生野恃勝貪功本月二十二日三更時分食不及飽俱各前去何定方阻不從重起用刀背攔斫不止與賊交鋒敵斬耳功二十三副殺死未取首級二百餘名

戰至末時各兵驚賊賊直衝中軍殺死千戶田官再廷質并士兵二十餘人前獲功級燒燬去葉生擒方四妻妾并男婦脫走驛馬仍復擒回實驗見存十元趙廉賈米收拾丟下在彼功級內有三百二十顆副殺死未到功男子九十二軀撈起浮水男婦四百七十二軀死馬一十七匹臣又委千戶曹楫百戶楊果等親詣殺場及大亞月亞紅崖關口等處查訪地方莫日中等號稱月沈至香溪牛渡等洞長三百里實二千餘丈深十餘丈彼時人馬填滿及各崖背人馬跌死數層約八九千餘人同親數除連日大水漂流及燒燬功級并深谷無路可入難數外有餘已刻

功男子一千五百五十七軀落崖落水未割功大小男子
八百六十二軀老幼婦女七百三十軀大塚被施兵殺死
約二千有餘頭目住賴子張孫兒殺死見埋在此各賊
被數多在管男女共約二千餘人男子不及千人殺手不
及二百人私議到恩南再聚有人明年再來等情通查
失去葉漂流燒毀及深管難數功級身屍外數驗不准功
項下死死淹死殺破身死放回被擄老幼男婦并耳功不
全共約四千二百四十五名口軀副殺死跌死驛馬牛隻
共計二千七百餘頭匹數驗量准功項下殺死未及取首
級并已割功男子及收回去葉功級共約一千九百六十
九身軀賴副見驗實在報功項下功級一千四百五十三
賴副生擒并土兵俘獲男婦一千八百二十七名口奉從
驛馬二百三十一頭匹斬馬尾九十二條腦包賊衣褲衫
二百九十三箇件鎗三千四百餘根弓刀鉞頭共五十六
把銅印三顆木符等每五面賊印傳一扇批一張紗帽一
頂銀簪一根金環一雙銅鑼二面鈴一串牙笏一把前後
擒斬跌殺等項約計餘人除見在功級收候紀功御史汪
景芳紀驗賊屍有今地方掩埋親官生擒并土兵執收男
婦量與贖回查審事理輕重斬首克軍釋放賊幼男聽候
取用被擄無歸幼男婦女配軍名人收養馬匹給賞云用

兵快無依男女并入官殺後兵快已到給與湯藥一十四
名未到及陣亡官兵約有一百餘名查實侵卹被賊人戶
招撫復業量給賑濟仍催各分兵夾攻務獲首惡冠平
餘黨以靖地方外臣會同副都統章京與巡撫右副都御
史高崇熙總兵官署都督參事楊宏巡按監察御史王綸
議照方四任額子羊滿等強徒招納亡命恃兇橫之性挾
騎射之精臨敵雖百挫而不回殺人至一家而俱盡盜竊
名器屠虜稱四萬人蹂躪鄉村焚掠幾數千處大言無忌
累撫不從初起思南石阡即欲取正責而下辰苗再入南
川綦江又欲攻重慶而窺成都臣等明共怒覆載不容以故
天迷其衷我師連捷見今逃散奔命賊勢大衰地方頗寧
茲蓋上天純佑列聖神靈陛下聖武布昭廟堂
授成將士用命之致中間領兵何珊李鉞馬吳託志忠勤
力任討賊何珊督征藍五曹甫方四三大盜備歷險艱勞
効最著李鉞兩厄不挫與馬吳會想慷慨當前王泰重和
協力督戰重和又能嚴嚴蠻兵稍違紀律大堽之捷尤樹
奇功何定領征保十餘城尤幾千功尤為各賊畏懼監
之執亦與有力以功招忌積勞成疾及再參謀又成連捷
似宜錄用并何士昂周邦勇諸副李標楊渡等皆當錄何
士昂兩脫李鉞之難功各可錄總制洪鍾會調遣兵卒

高宗熙始終經書楊宏王八
謀因人成事然昆岡烈燄未
保間聞之無援至於屠戮之慘公私之費非臣之所忍言
也無任殫越俟罪之至謹具
聖旨是這地方用兵
日久鎮巡等官盡心調度三司等官備歷艱危今大擒斬
追殺等項賊級一萬有餘功勞可嘉奉與成加林米十二
石林俊已致仕賞銀二十兩給絲二表裏高宗熙王綸各
陞俸一級何珊李銀馬吳王泰也各寫勅獎勵其餘有功
陣亡人員著紀功御史上緊查勘明白來說欽此

邊情事

于謙

授督軍務刑部等衙門左侍郎等官羅綺等題差差除陽與
街吏劉伴送黃下差來苗僧回還就令將原占雜谷送與寶
地方印信退還各司官管巡據來劉回說雜谷地方印信在
下送還思蠻地方亦退還本司頭目軍管印信係苗僧前
麻蘇往遊方未回為難兩地方苗下不肯退還等語及將苗
下書一紙計 御製大誥為差除陽等順事實武正蘭周
易尚書毛詩各一部其平詞語是不足見其心向化乞 勅
禮部將所求書籍酌量加賜因 勅令將舊雜州退還保縣
彼必感恩知報且願該禮部官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
此欽遵除書籍另行外移咨到部案照舊下今差差將舊送

州退還保縣誠恐食地地方人民不肯退還并雜谷達思蠻
雜糧退還未見著實其稱印信帶出遊方俱屬虛詐合無移
文羅綺公同鎮中郎指揮周貴計議其於畏怕邊務如果置
下革心向化實有卓卓 朝廷之心就便差人齎文與克羅
俄監寨以謂爾等討書籍 朝廷以允其情但舊雜州地方
退還保縣已見恩賜仍令羅綺審勢度處置停當且題來
聖旨是欽此欽遵隨將移次准此除會同鎮守松藩都指揮
同知周貴帶得先該書下韓胡都指揮同知克羅俄監寨申
奉金都御史李臣劉付呈將舊雜州退還堂管本書回擬舊
雜州係雜谷家拾得不在漢人手裏拾得有這等鈞旨我九
日想九月間也不差出來這舊雜州沒有奉頭一塊石山你
每不要尋取若尋取時這一場警殺千年也不盡詳觀此語
實包禍心宜以賊首嚴防不可至誠相待近該招撫生番持
揮周剛回籍重下克羅俄監寨之生番幾多并地方人口
要來 朝廷投獻納貢本番使人將松州迤西地名并干哈
兒將本土守把不容生番經過又將馬甲銀兩分伙給與
喫餉夷性人收集番人意在置之左右助彼聲勢臣恐夷
人貪圖微利或於喫餉變易初心仍差本官順帶銀兩
米等物領帶官軍百戶劉進等三五餘名前去兩番校
生番并探量下事情必以從簡終不可遂欲奸計

撫通事張伏保方昇回還說稱董下屢次用財設計誑謀
夷情要收各酋意衆各投與番人說知 朝廷法度利害
衆番尋思日久方纔聽信將馬申隨同前來有董下不逃
奸計將原槍雜谷達思蠻百姓恐與投拜生番會時漏泄
事情俱各趕入長河西等處住坐臣等詳得雜谷達思蠻
地方見今七管百姓俱聽董下節制及舊雜州本番今人
牢把議得雜谷達思蠻地方人民於國無益得之不足以
爲榮失之不足以爲辱臣將董下所差之人雖稱優待終
防奸詐所謂洗心向化不可測度又據番僧妙寬稱歸端
竺譯說有董下分投差人每番僧一名給與三校布四疋
言如今又說有住人你每不要來京進貢都來董下家進
貢你每要銀印也有金印也有要六官職也有將我招得
生番趕回不容投拜言語不遜似無 君上之心臣以董
下狠戾奸詐隨於各番重論 朝廷恩威將投拜爲頭番
僧一百三十名做造絳絲及綿布衣鞋襪每人又賞布一
疋酒食優待另行起送已將禮部送到書籍先已寄送董
下讀通外況董下路過松潘雜州保縣寨水本番自今狐
疑猶豫未決反覆無定輒便差人脅文着令雜州退還保
縣尤恐乘機變易初心倘一日生變則四面長驅臨期害
患卒難收撫臣等熟知禪師端竺素爲董下管人所管人

衆伏望 聖恩將端竺陞以國師職事令其保守地方日
後董下生衆臣將端竺并原管之人調遣俾其以夷攻夷
自相殘害臣於沿途修治餉道增修城池操軍養銳以逸
待勞安邊之策不待外求捍禦之功於此有備庶幾以寬
聖主之憂以折奸人之計便益具 題謹本部官欽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奉 聖旨將端竺陞
以國師職事本部另行外移未到部案查先爲前事已經
奏准另行左侍郎羅綺等勘議處置去後今該前因恭照
奏稱董下克羅依監聚差人牢把雜谷達思蠻地方及不
肯退還與保縣一節其狡黠無狀陰懷異圖不言可知若
不預爲防範慮恐事出不測臨期有誤機務合差人馳
驛齎文與左侍郎羅綺會同都指揮周普等從長計議隨
宜區畫整頓所在軍馬嚴謹提備遇有緊急就便相機行
事其舊雜州并雜谷達思蠻地方如果不肯退出不必再
三驅迫亦不許其管束惟當嚴密牽制操練年龍使便既
不能自起叢端又不能必遂奸計及番僧端竺等如果助
以結納於其回還之日就便加意撫諭令其戒飭部落固
守邊境毋得縱惡若有功勞陞賞不吝若遇董下韓胡差
人到邊尤須外示優待內切防閑不許自露怯弱以啓夷
人輕侮之心及據爲阻紀以生邊境倉猝之患務在審勢

度情謀定後動以折夷人之奸計以保地方之無虞如有
家失責有所歸緣係處置邊務事理具題奉 奉 三年十一
月十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

諸夷

田成

花佬一曰花佬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矮而善奔無命而死
當腦之則麻沸而地得人片肉尾酒即捐軀與之稍本湯
火花布者為花佬紅布者為紅佬各有族屬不通婚
姐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厓穴間在平伐者為打牙佬
保俾尤甚善飲百物之毒以染箭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
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來談
也在新添者為剪頭佬男為剪髮守許人死則種新焚
之又有指屎佬佬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
得獸即啖食如狼

休佬其俗與於佬夏同掘地為爐厓火環卧不施被席以
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群聚挽尸而瘞之云為死者避壓也
得橫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什施者龍里龍果提溪高山
之界往往有之生理藉具棚壁四立而不窗門戶不扇出
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採
筍茹以魚獵為業元宵端午架鐵鼓靜戲迷以淫奔花忌
以三月之期父母死則焚其衣屐殆其牛馬至若贈見者

然

仲家推最驕奢不通文字好為樓居飲食起而不萊衣裳
青色以十二月為歲自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擊以為
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諸羅言諸羅武侯所載者富家爭
購即百牛不償也

宋家祭家監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其食宋
蔡仲其人民越南徽遠流鄰東二氏風俗畧同而宋家
稍雅通漢語識文字勤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并
而短袂衣楚裝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驚有祭
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

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遠尸而歌謂之唱
龍家蓋徒作曉氏之裔認為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
獨著志雖懷設難與約束好依深林薦莽之間徂同團
奔急則風風食而善營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仲家同俗而衣尚白夷服則易之以首在富谷西
堡之間者多張劇趙四姓一曰大頭龍家一曰狗耳龍家
婦人髻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
康佐同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八

廣東

廣東圖叙

桂序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由雄堅可以固荆
吳由惠潮可以利閩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而形勝亦商
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
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動惟務剽掠
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爲盜得誠之警滿山谷
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教治不修而大征數舉之
過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募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
根供饋咸以待之况地產珠泄在廉番物駢集本民用所
興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
貧困者廣東是也

戶口 六四十八萬三千三百八十口一百九十七萬八
千二十二

錢糧 嘉秋二稅共米麥一伯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
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本折色鹽價并引價共二萬七
千二百八十兩

廣東郡縣

電植

韶州六縣雖皆有寇竊然不爲大害惟知府嚴密知縣及

督巡捕巡檢等官時加防備小有出沒即普捕捉則不貽
大患又有巡捕官多賊盜不法苛虐小民欲禍盜安民先
歲治貪賊官至急也廣州屬縣若連山陽山多交通桂陽
上猶郴州等盜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債害民激變良民
甘於從盜若清遠從化番禺增城龍門地方連接賊巢不
可勝述近皆勦平須嚴督守巡及督府縣官時常防備小
有出沒即時捕捉勿致養寇又得府縣長有司卑人卑騎
巡歷各通近縣果地方誘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家爲堡
互相防檢有患互相救取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
立寨堡俾鄉民共守焉每鄉百家立一鄉老以誨諭鄉人

鄉立一社率以教子弟防之寇導之寬化之以漸賊巢可
永無患耳若新軍新會恩平陽江瀧水賊巢亦不可勝述
近亦勦平零賊殘黨時有出沒亦惟嚴督守巡兵備巡捕
等官嚴加防守小有出沒即時捕捉勿致豪敵勿致養寇
貽患仍得及有司卑人卑馬巡各其地凡村百家諭之立
一鄉老十家爲一甲百家爲一堡立一社學誨導之有出
入不明行跡可疑者鄉民互相覺察勿相貽忘行之有道
化之有漸雖盜區可化爲樂土也若惠潮之境程鄉之盜
多通贛州和平大埔之盜多通汀漳海寇自漳州發往海
入劫惠潮近年尤甚難張官守備備倭守應等官督府

縣有司各於賊窟出沒路徑嚴加防守海賊由洋海入劫
水口祇加過截沿海軍衛地方官嚴加督責如縱賊入境
輕則革職重則各奏降罪仍得良有司誨諭鄉民十家爲
甲百家爲堡互相防守險要路徑立爲寨堡鄉民自相守
護仍鄉立社學遊之禮義亦化盜爲良之要也若登慶若
羅旁綠水若懷集若西山若高州茂門石城連縣林若
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極多亦時出劫賊巢極多亦極
深險須嚴督守巡等官嚴督將把總等官特加訓練兵
快防守要寨賊或出沒即當防剿或擄其巢穴或截其歸
路俾出無所得入無所歸此其大要也羅旁綠水之賊七
八十年是爲害已深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
如調兵二千駐鬱林調兵二千駐欽廉又調兵二千
駐高州防務全擇要害據守又自梧州練兵據上流之
勢然後調廣州兵從德慶入統各之兵後龍水營林入欽
高州之兵各遏截賊奔走之路又號召平民使自備斧斤
隨大兵之後凡賊巢林木應斬伐焉羅旁綠水之賊六年
可平也西山賊前年劫高州破城入焉有司不才素無防
守之備故也今賊已動平惟賊巢險峻無以處焉將遊軍
不二十年賊之生聚復聚焉地方患有讓胡廣賊聲震遠
官入鎮聲高有立屯兵屯田其地鎮聲有議招廣西狼

其今居鎮聲有議招後乘新民立爲保伍聯爲鎮聲
商四策必有一得審擇焉必有宜者新寧白水之賊屢剿
屢興增城從化清遠番禺後山之賊雖近剿平惟奸民逃
罪多入匪爲善後之策亦惟詳議焉若廣西斷藤峽若府
江若慶遠宜山若容縣皆賊之巢穴近年陽明用兵之後
賊亦小欽然防之少懈則突然出劫復爲地方之患須嚴
督副總兵各將年巡兵備等官使之開報某府州賊巢若
干某賊巢若干其賊何年劫害其地方出沒從其路徑今
爲防禦之策須如何籌某地該調兵防守某路徑該調
兵防守某路徑該兵把截某處賊該密機擒剿等事開款
呈報作圖呈圖議處使賊廣巢穴常在目中扼險制勝之
機常備善書文嚴督副總兵而各守地方各加防禦喻之
曰如有失候即奏請上裁等之精喻之熟將佐以下莫
不用令躬賊聞風自戢爾知或恣肆出劫督副總兵等官
分路據險或徑擄其巢穴或絕其歸路使出無所得入無
所歸則久自困畏也若田州及各土官衙門皆不救焉地
方患惟彼去我自爭土疆自相督殺或爭蠻職自相督殺
皆我目攻我於我中無與也惟是文官不知事體常挑
其累而利其爭或整艦不與保助致久積怨恨或差旌牌
入役調起土兵因而求索或差去人役求不滿意而

其短或守巡把總下十官判其財而攜其罪則工官地方
遂日多故矣須痛察法善鎮之以安靜焉工官可坐而定
也若果竟若香山若順德沿海之民多爲海寇或一夜劫
掠數千家或聚衆千數劫掠洋海官軍不能追捕皆守巡
官不能防之於微故也須嚴督守巡官府縣有司申明保
伍之制每鄉立一鄉老自相管攝十家爲甲百家爲鄉出
入互相周濟行檢互相察察寇盜互相守禦則沿海之民
自不能挺身潛踪獨爲寇盜不幸有聚衆飄洋劫掠官兵
者又須嚴督府州縣巡捕官嚴督沿海衛所官礮礮以平
九賊由海入劫俱有海港扼海港控制焉則入劫無路久
自困矣復嚴防內地奸民乘時沽利與賊交通餽之米肉
餽之衣服酒食餽之利器械則無內交久自困矣復嚴督
守巡等官嚴其控扼沿海之山凡沿海之山多出山泉流
爲溪澗其水清其味淡可以烹食賊人飄據洋中洋水鹹
食之則瀉洗手面則皮肉潰如官軍遠制山澗之泉使賊
汲路絕焉久自困矣

興利除害事

謹按 皇明祖訓安南其屬邊邊遠古城蘇門答刺西洋瓜
哇彭亨花三佛齊洋泥諸國俱許 朝貢內帶行商多行
詐則暫却之其後輒通又按 大明會典凡安南諸國

廣東通志卷之六

五

加諸國米

朝貢者使回俱令於廣東布政使司管待見

今設有市舶提舉司及 勅內臣一員以督之所以送往
迎來貿易有無差違人而宣威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
朗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布政使吳廷舉許其 朝貢
爲之奏 聞此則不考 成憲之過也厥後續役 聞
朝廷准御史丘道隆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
境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餘黨聞風撫撫司自是將安
南滿刺加諸番船盡行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
駐劄於是利歸於閩而廣之市計蕭然矣夫佛朗機素不
通中國者也驅而絕之宜也 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效

廣東通志卷之六

六

恭順與中國通者也朝貢貿易甚盛之則是因噫而廢食
也況市舶官吏設於廣東者久不知漳州老通之無禁別
國聚成憲果安在哉以臣等論之中國之利益鐵爲山
封水煖吃終歲僅充官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糧不
給舊規番船朝貢之外按許俱有則足供 御此其
利之大者一也除抽解外即充軍餉令兩廣用兵進年庫
裁自耗藉此可充羨而備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廣西
一省金仰給於廣東今則有徵發即措辦不前雖折庫銀
不久已缺乏科擾於民計所不免不得當番船通傳入私
鑄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銀兩數萬此其爲利之一也

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極展轉交易可以自肥廣東舊極富庶民以此耳此其爲利之大者四也取國給軍既有賴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大者也非所謂開利孔爲民罪梯也議者或謂分處關境之爲虞臣則又等之通邊真臘瓜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百其方物臣服至今永樂時淨泥入朝次齒威德成化間三城被募繼絕蒙恩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一餘年未敢爲寇盜者近貴佛朗機來自西海其小爲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者船之在漳閩者亦未聞小有驚動

鹽利

則是決不敢爲害亦彰彰明矣况久阻忽通又足以得其驩心乎臣請於洋海要亭土庫及東莞縣南頭等地面通

出於祖訓會典之所載者密詢得直許其照舊駐紮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勝郎機者即驅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發官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哈番賊必計權要之私也小民之誘于女下海者必禁一有疎虞則官軍必罪如不能與一方之利而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

取之於商不取之於鹽蓋鹽丁所辦之鹽則專脩客商支正無額外徵備軍民支用之數商人之領官鹽有限收私鹽數多私鹽之利遠過官鹽數倍自天順成化弘治十六年御史葉盛韓雍吳琛宋英宋冕屠鑄泰結閩桂唐兩節廷寶劉大夏潘裕龍蔡升臣等相繼總督軍務於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勢難盡禁而法不盡行所以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於行鹽地方各立鹽場廣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投稅者正鹽一引許帶餘鹽陸引正鹽一引抽銀伍分餘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之外更有多餘塩斤許今自免其沒官一引今其納銀二錢此塩法之大槩也相沿行三十四年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年用兵勦賊員根實功等項甚爲有賴正德六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鮮見條陳十事內一件議措軍餉查得先該戶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巡按提舉司塩引許從梧州往廣西地方并湖廣衡永二府營實塩每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韓雍見得收售米多議令每官塩一引許帶餘塩四引官塩一引納銀五分餘塩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御史葉盛奏一官塩一引許令餘塩六引仍照前例抽收此外又有

餘鹽引准令自官每引抽出二錢蓋一引止照鹽一引
乃祖宗成法一引許照鹽六引係巡按權宜茲欲止照
一引則軍餉無處措辦合無酌量每官鹽一引許令帶餘
鹽三引仍量其地方塩價貴賤抽收軍餉如往南雄韶州
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清遠肇慶及惠
潮州以上江西行塩地方發賣每引納銀七令其在廣州
雷廉高理等府縣往欽州靈山獨羅廣西發賣每引納銀一
引納銀五分有引官指指免納銀但有夾帶多餘之鹽當
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不致虧少等因
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竊照兩廣係古百塩之地
民從難處寇盜縱橫連歲用兵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
連年水旱相仍人民饑饉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日
倉庫儲蓄有限各項供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貯有銀
兩各有頭項難把別項支用連年征剿因地方廣闊山嶺
險遠漢土軍卒多則就用十萬之上少亦不下六七萬之
數方政行事况當備軍兵將卒并各處哨守官兵及修城
婦打造銀牌買辦紅料確鑄置造軍火器械牧買馬匹無
藝等項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賴於此捨此再無出辦之
路論之者但知指利銀兩收有前項數目地地之官多
免其費關係之大過無弊之患臨時缺

顧是以不及其事者隨入生意言之甚易殊不知當其事
者利害切身處置之難也自正德三年查盤起解之
後倉庫遂無餘積此一舉動報就告缺乏况商人許今自
首仍有不盡之數今不令自首則私鹽甚行肆無忌憚又
何得言是縱商人以網厚利虧軍餉以慢大事乎茲將安
地方之計甚非所宜且鹽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客此等
之徵則出自商人與鹽商無相干以之恤鹽丁非臣所敢
知也况塩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入免問罪鹽免入官惟
以此數而費今出辦法為甚輕而收納丁丁但欣然樂從
畧無難意今塩商而縱私販虧官而慢大憲以此指軍餉
又非臣所敢知也但用兵惟資糧實非糧無以聚兵非實
無以勵功書云持乃模稜無敢不逮汝則大刑若之曰師
行而糧食古有明訓今惟欲布寬仁之美名而不顧地方
之大患也論事者臣固不言其非善善之謀其乃據諸
之方或亦似無遠大之見此豈經久可行之道哉即今儲
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軍餉日虧錢糧日減遇地方
多事聚兵無糧實功無物臣等束手無措未免具奏請
給內帑繼案俯允而往返稽延候事非細况前項事情
行之年久上下皆便商人甚為有益絕無犯言決難輕易
設令餘積收貯在官是彰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

奏報有數侵欺有罰孰得而用之孰得而那移借貸之伏望 皇上念邊方多事空餉關係甚重乞 勅戶部查議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今後遇有裝載鹽斤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驛臣行令各該鹽運使官仍照舊年行定舊規一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數許令自官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糧糧實功等項支用自官款外仍有夾帶隱購多餘不盡者各該鹽運使官查數查出沒官人犯照例問發充軍各該鹽運使官通同受賄容隱不舉者革職俱

欽此

十一

問擬枉法贓罪一體照例行拿仍行拿者為定規未違違守司其事者毋因一言而輒為變更行其事者毋執私見而擅為改亂如此私鹽禁猶行奸貪之賈有在倉庫自充軍餉自足雖逐年行行事而供應自無缺乏之憂矣

西南勘泥國

宋蕭

應承古禁林日福達省都書沈秩來謂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秋與監察御史奏敬之等奉 詔往諭勘泥國冬十月由景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開晏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讓沙倍廣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導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暨無不蒙

經臣以勅泥彈丸之地乃敢抗 天威邪主大悟舉手加 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去抗扶即折之曰王既知為君父尊為臣子者奈何不亟撤王座而更設香几宴 詔書其上命王師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謀謀起兵來侵于大王帛蓋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少紓造舟事入貢年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蘭婆西則土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者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 相臣

欽此

十二

嗣之又明日其相 宗署來 吏者之言良是 以五月五日成行聞妻有人問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又聞歸誠中國無我闕塞矣王喜之秩便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署曰爾謂闕塞非中國臣邪闕塞向稱臣於爾國子何有使者達朝 天兵且多至雖欲噬臍悔何及乎宗署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謀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賜發王以金珥刀吉布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肅潔乃如是邪闕塞欲無厭况使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步海島

聖不可以無紀乃與教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復警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乎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酌地祝曰願使者早還中國願亦思麻逸早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鈞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資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書書彷彿如回鶻文書其陋鄙不足觀 皇太子賤用銀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欄爲園王之所若若梳髮以其多葉王縮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與馬出入徒行市中不滿三千家多葉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胸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口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檀御煮海爲鹽瀝椰漿爲酒無稻麥補生魚蝦蟬食之兼食沙湖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澁臙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忌且以竹編具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筆札以刀刻其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作佛事若無齋餐則封羊豕鷄鴨鳴鼓擊鉢以爲樂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及之遠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閩安

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連各二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宋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三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歌遣使等使訓諭亞利判官哥心等帶表來 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聖麻塔復遣使如前日後更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聖書一頒輒稽首臣願稽之往古允謂通之至若秩等奉 宣德意辭令所嘉足以等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具書以俟他時修 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廣湖之烏程人子敬之字某州人二人協力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嗎合該少爲這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僉在番邦裏住地阿漫主的一般今有 皇帝使臣來開讀了 皇帝的詔書知道 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僉心裏好生歡喜不圖地方是關緊要的小主處怎消得 皇帝記心這幾年日全被該家發遣理使國將反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受害了託着 皇帝詔書來開讀臣等得一家人安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對不中意上頭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着 皇帝根前來朝使臣去元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千歲一併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嗎合該少

鹽法

吳瑞華

一曰停辦銀匠查得廣東北二鹽課提舉司請停辦茂臨川等二十九場原額大引正耗監七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引三百九十斤有零除海北提舉司屬川等六場額辦先因隔沙海洋正統七年知府程榮奏奉勘合准令每監一大引折納米一石送瓊州府所屬州縣附近倉上納尚餘靖寧海茂等二十三場生熟鹽場分引鹽自景泰天順成化年間或因流賊劫害或因竄戶逃亡或因豪商管人或因盜倉倒塌近年止是驗引收銀額解廣東布政司庫內支應中鹽客商及備軍門用兵之費熟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二錢五分無徵者一錢七分五厘生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一錢二分無徵者一錢中間遠近逃亡死絕無人辦納而見在竄戶饑寒困苦無銀代贖者其數亦不少也通年終使追徵得完每年所取鹽課銀不過二萬四千餘兩自天順以來巡撫重臣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因而立法漸決講求之後每歲所入除正額之外鹽利銀兩約有三四萬兩其爲法於行鹽地方各立莊嚴廣西則立於梧州廣東則立於肇慶南雄清遠商人到後投稅者每正引收銀五錢餘鹽每引收銀一錢餘鹽之外更有多餘鹽引許令自煎每引銀二錢每一引重二百

斤每鹽一百斤分爲二包每鹽一包除耗鹽五斤准除蒲藤藤藤斤兩此各廠鹽之法之大槩也其他船船經過潮州者有河渡門廣濟橋委官盤之經過惠州地方有府河委官盤之經過東莞地方有西湖學委官盤之若鹽之散入廣州河下并番禺南海新會順德增城從化等縣海洋港汊八達四通而巡檢司各市鎮各墟市散賣者又該臣受詞給票發廣東提舉司書填此號以發賣之於商人水商所納有公櫃銀有餘鹽銀牙稅等銀其名雖異其實則同總謂之軍餉也此法相沿行之三四十年来商賈通融府庫充實以備西北二邊急缺餉自天順成化弘治年間未嘗有所起解赴部也兩廣自立總府以來徑剿蠻賊討賊土官每次用銀輒費十萬餘兩臣固未嘗見其科派州縣求助於鹽封請乞於內帑已有前項軍餉銀也即今廣西地方廣州番禺從化有山賊新寧順德有海賊連山連州有獵賊南韶三府則保昌新昌有便人倭人惠潮二府則龍川河源程鄉饒平有土賊流賊不時出沒或殺人放火或劫財掠牛擄去職官或姦估婦女或打破廟關或攻圍館驛或僭稱當王長沙王之號府江二處父老延頸以望王師總兵談法圖勦急於求救危若綬旌只以府庫空虛故斂手不敢舉事且如惠州近日申解

早折條銀該萬四百兩使司庫內無備兩年不曾放支
又如近日參謀羅榮金事胡恩在惠潮裁捕會至二萬餘
銀在信打手羅買軍糧府庫無銀累行不報今日兩廣地
方盜賊隨處生發者正由任事官員誤以軍餉缺供而無
心於討賊各處賊人知我無意用兵而放膽橫行且復畏
何不言是以徒取充位使有意於之幾不知何人肯致匪
禍又命之節平何人能立旋乾轉坤之功乎之行原差內
外官員皆無原奉 勅書止將逾年存積盈課并私
船隻因徒銀兩起解赴部其他軍餉銀兩留備地方用
力可也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二曰定塩斤臣查得天順五年戶部郎中陳俊巡撫僉都
御史孫盛題稱江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萬遠溪灘
險峻商民運食全仰給於廣東客商有願贛州
南安二府發賣者每於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
以充軍餉而後出境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韓雍便查處
置將往南雄府未所屬有引官塩納銀五分則解出餘塩
每引納銀一錢行至弘治初年間每引一道許照正塩一
引餘塩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則是每正引一道照塩
一千斤矣弘治中年每引一道許照正塩一引餘塩四引
納軍餉銀六錢五分則是每引一道照塩一千四百斤矣

此外塩出來帶多餘塩斤者一百斤每二百斤謂之
一引抽分軍餉銀二錢以故二三十年軍餉不缺供軍費
不缺用庫積有餘剩銀兩以備地方凡百所餘節報軍情
總府特此以無恐累次征勦省司坐此而無憂其餘地方
甚是有賴世塩水客行惟利是圖中塩商人經年守候使
官引積至四十二萬餘塩至今無人願賣堆積年久豈不
地氣泡爛之虞乎又豈無虫鼠殘傷之患乎恐他日減價
與人亦不償其勢必至民引長價而利歸商人於國
計所繫亦非細故也臣又查得現今賣引則例引一道原
擬賣銀三錢而商引一道民間時價只賣銀一錢六分
多亦不過二錢之上所以水客懼折本而失利寧向商而
背官乞將是在商人在存積塩引盡令開報每到官每引止
與官價一錢五分願賣官者其銀於軍餉銀內借給將地
方原中塩商人省發回鄉別舉生理不許久住廣東挾托
勢要坐地行塩致累塩法不欲告領官銀自願守候營引
聽從便仍與官塩引相兼行塩仍將官引稍減其值每引
止領收銀二錢減二錢五分如此數年亦有實引銀八萬
餘兩起解戶部預備三邊糧餉草支用其借過官銀買
下商引發提舉司官為水客道折銀二錢萬貫其所
虧餘補官引減費之值非欲以爲利也前銀解赴部

門以備行軍賞功之用如此而行立見府庫有其實之効
鹽商無守候之難亦官民兩利者乎

三曰差憲臣臣伏觀大明律令一款凡監臨官吏詭名
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勒令候奪民利者杖一百
徒三年鹽貨入官又查得開刑條例一款各處召商上納
稅者若內外勢要官家家人開立詭名占據鹽商者俱發
邊遠充軍千礙勢豪家犯問罪巨細微者皆罰初法今
嚴明但有犯者必刑其人必及其貧賤臨要不敢中道
近年以來法度漸弛人心轉貪是以欺壓鹽司考德腐敗
權而肆然不憚分在平等鹽司考德托造請而宜然矣行

別處地方臣所悉只以兩廣所見言之鎮守市舶內外官
員明使家下舍人或令軍生伴當靖江王府長史托以
關支戶口食塩為名明起關馳驛使令內史僱買等官校
尉軍牢等役坐支庫銀買引行鹽利已是圖然市買則按
制水客少與價錢及其買塩又不依次序高擡時價巡撫
非不知此念與同僚難為察察屬司非不知此分存法下
豈敢抗違兩廣鹽法巡撫大壞亦有甚於此者也巨反體
得兩淮浙河東長蘆舊有御史巡撫巡視廣東鹽各省
不同正課之外別有軍餉內供西北之求外濟東南之急
乞行兵部查照舊規奏差御史巡視前來清理軍伍就令

兼官鹽法既以章勸要之弊又可使邊方軍伍之
消一舉而足食足兵軍民大利地方大福無踰於此矣

嶺南策對叙

西湖子生長嶺南目擊盜賊之縱橫生民荼毒思竭區區
天馬之忠為國家久安長治之策而未能也一日舟山
子見訪携嶺南策對一策且申之以書卷奉乎民命之悲
其用心亦仁矣其對首尾數十凡賊情之種類與夫山川
之險易時勢之緩急攻取之得失撫處之是非歷歷如指
諸掌其論賊之初出劫勢不甚盛初心未始不畏法而懼
死其衆不足以敵吾軍智不足以勝五羖但吾人素性
且無備一人握勢百人自廢加以守土者多非其人德既
不能殺懷威又不能鎮壓或匿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
因循日復一日其論思田之舉有曰且以問罪之師下臨
一郡取一土官仰伏皇威不消十萬衆蓋兵多則不精
兵多則費大兵多則難久留久留則生病房費大則財不繼
不精則偷生者多故不能萬全以致盧蘇王受之復叛蘇
受脫網歐譚數之潘猛強弱聚衆參官千萬其勢即動矣
昔射若泥沙殺人如草實萬萬無可赦者王新慶乃取不
備遠迎之言待以不死不惟致朝廷失刑而此其端之
他日恐不可制其禍不止膚盧而已其論招集

有曰此百年前所無也近因守土者不能鎮壓諸軍官軍不能奮勇殺賊招集此輩以爲督辦之計因循日久遂以爲常此輩原無約束平居聽其遊蕩市井有等不過與官軍同出習爲故習若移此以賞軍士豈有不盡力者乎又不得已亦當消息調停閒居稍減其價有功倍益有賞多寡不出舊數而顛倒則入於中或者猶可備數否則民將日窮財將日盡至於飽則颺去而後爲財之舉計亦非矣此皆不易之論也嗚呼思田之患四版之疾誰可一言也打手之害腹心之疾不可言也前此聞守土者慮其設法管散遣之散無所歸聚而爲盜不得已而復招之則所爲消息調停之說不可不加之意而於有罪者必刑犯公者必遣事故者不補則其勢日張其心自復非徒無惡而反獲其用矣凡此皆權南今日所當講求備置而不可一日緩者或曰客之言蓋則直矣無非當道者所樂聞乎曰不然方今聖明在上勵精求治擇人任使一時守土之臣罔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其地方軍民利病不知則已苟知之則隨時以扶其弊因事而著其圖以上紆九重顧之憂者固無所不用其極也今嶺南地方盜賊充斥民不聊生如人有必死之疾幸未死而聞有回生起死之方固當百計講求之矣嶺南客對面回生起死之術也

樂聞者乎或入無辭而退遂校正其脫誤命吏繕寫符發梓以廣其傳焉

邊情事

王朔

訪得而廣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一向安妥後因黃蕭養之徒作耗在於有司者不設法處置惟務安妥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藉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盡述及三戰艦抵岸蠻賊寇城又各畏縮推避無禦寇之謀相顧惶惶畏安民之策速便賊兵所至村堡爲墟劫掠其資財聚練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帥之將非人既不能安保護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禦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本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又到廣西見彼處二人擅稱非其一日生猛熟猛曰獵人款人曰伶人曰獵人皆獵得英之名曰溪曰寨曰團曰隘咸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爲自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奸惡情性則於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自相屯聚而保護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皆緣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綏懷感不足以攝服甚至於其遠方無辜拮据殘忍使不得安其生謂其養爾無知顛倒長非俾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又

其性雖良善臨時之人尤不免於動作兇素無教令而稟性強梁者動之則易怒（言難遠致攻劫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讐或合眾小劫或乘隙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殘虐不能聊生上賴神謀廟算其旨惡俱已殄滅尚有二二餘黨未除以致循覆舊命臣等前去撫勦除差人四散招撫得老僮老人等總兵官會同土官土兵前來申以朝廷恩威之重諭以善惡禍福之由彼皆稽顙俯伏歡忻鼓舞許自遷改禮待而歸及各處僮苗人等所在衆多雖不能一一招撫亦皆轉相告戒臣又密切訪得彼皆自謂朝廷耳差大官人每招我今後不要出去作歹各歸鄉間生理且臣始到兩廣之時查得賊尚有三四起自九月以後少有報到聲息間有一一亦皆竊狗偷今亦散去此皆陛下神威遠著聖化旁行遂致緇蕞之徒感恩思報回示之黨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其始終不出有候朝廷之遠之計畫彼其野情欲可知苟待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可保久安若一有所擾而不遂所欲則其反側又必難制臣親臨彼境類觀其情今已回還政陳愚見冒瀆宸聰伏願皇上量同天地杜絕舊惡新仍勅該部行移廣東廣西總兵鎮守大臣并各都布按三司府州縣等官趁此邊稍靖之時務求久遠當行

此計洗心餘慮盡去前非其餘各僮僮人等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來者必申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公巨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整飾戎伍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義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通之氣自消矣若有仍前侵犯致生變端必罪不宥如此則海隅窮表之民庶得安生不勝幸甚

地方軍務事
白昂

參照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巡按監察御史龔歲奏稱兩廣地方自提督軍務都御史韓雍守制去訖兩廣總兵等官各管地方有警不相應援雖有巡撫等官緣軍務相關未免彼此牽制號令不一西照先年事例簡命歷練老成深知地利都御史一員於中道梧州府設立總府駐劄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節緣兩廣地方山川聯絡境東混連二處賊徒頻年竊發廣東惟藉廣西之兵力廣西亦藉廣東之錢糧彼此相資利害相關即目雖各有巡撫都御史一員分理緣各官職事相爭頗凡遇會合軍馬轉輸糧餉等項未免自分彼此甲可乙否偏執背馳不肯協謀行事誠有如各官所言況今賊尚猖獗不可不慮合無本部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於兩京堂上官內推舉有名望才識過人職分重崇可

爲一方之保障可以爲諸司之綱領文職大臣二員簡
命一員請 勅前去總制兩廣軍馬錢糧撫治軍民凡一
應大小事務悉從便宜處置就於梧州府設立總府常川
在彼駐劄控制兩廣地方應該會議者仍與各該鎮守巡
撫等官計議而行其兩廣總兵巡撫等官悉聽調度節制
不許偏執違拘奏奉 聖旨所言梧州設置總府有須
用內外文武重臣各一員總制兩廣止用副將官係部
裏選會同多官計議儘備就推舉堪任的來着欽此

爲海賊等事

干謙

內府抄出鎮守廣東印綬監丞監丞阮能題據委官指揮
仗歐信呈蒙左副總兵右都督董興等會奏統領廣州左
等四衛官軍四百員名前去海衛會同總督備禦都指
揮會事杜信提督邊務右叅政謝祐巡察邊務副使項忠
都司委官指揮僉事張通嚴督廣海南海東莞香山新會
五衛所官軍人等勦捕海賊得獲以靖邊方等因依案呈
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起程二十七日到廣海衛有項忠
杜信張通在彼先已差人分投歸德增康等塩場借取糧
船未到官軍住劄至六月初三日方得海場駕到糧船
三十隻分派官軍不分晝夜修理節據廣海衛備倭指揮
僉事王俊差小旗施彥等報稱海賊雙桅白船一隻單

桅船二隻在於清水灣灣泊會同杜信項忠張通統領指
揮孫肇等官軍船隻於初六日晚開船星夜前去至初七
日早到清水灣不見所報賊船問據王俊說稱賊船初五
日夜開往廣州海洋去訖初八日謝祐統領南海東莞衛
所官軍船隻到來會同各官分投於海澳密緝哨探不見
前船顯是王俊脫放妄報包圍遞掩情罪緣連日暴風林
雨船隻顛跌損壞十三日統領官軍船隻回還廣海修理
本日酉時又據東莞千戶所出海百戶徐勇差旗軍馬泰
旺等報有海賊雙桅白船二隻在於香山海面十字門外
洋隨潮上下行使據報隨即會同各官統領前項軍船十
五日到香山緝訪前船又往鷺公頭海面行使有謝祐項
忠會議杜信與本職嚴督官軍十七日到彼不見隨即差
人密緝哨探前船在外洋深澳十九日一更時分與杜信
張通嚴督領軍指揮孫肇王俊並俊等官軍船隻前去至
三更時分見得賊船在彼賊人不知其數本職與杜信當
督官軍奮勇齊力向前與賊對敵各用飛鎗神炮等器敵
至二十日辰時傷死賊人在船及落水淹死不計其數獲
得賊船二隻并犁頭鎗三十把長鎗五十條當有杜信被
賊鏢傷左脇等處仍督軍船粘踪追敵緣賊船船身高大
所駕糧船扁小攻敵架低風浪勇急火器燒盡追至未時

到於翰鞋北大海洋風急賊船望東行便去說緣海洋
廣闊船隻偏小風浪浩大難以追敵收軍回還石湖整住
劉有杜信被傷身死行委指揮孫肇相驗明白其船對敵
受傷官軍取勘另報及督官軍緝捕前賊外備呈到臣臣
等查得先為飛報海賊登岸事已經會本將潮州等衛所
失機官員具題該兵部官奏節該奉 聖旨潮州等衛
所合問官員着巡按御史提問明白照例發落有干該
司官等案來處置欽此除欽遵外又為海賊登岸事入
等情係係福建漳州府龍溪縣八都人招摺有本都賊
二總即嚴凱嚴積年下番劫掠海道事發送本府司獄司
監候脫逃糾集原下番賊首鄭禮讓與佛保等一百八十
餘徒搶得福州地面大海船二隻小船四隻節次劫殺官
軍八等及到廣東海豐鄉村打劫蒙官軍緝捕各賊奔走
上船將佛保保獲等因除將蔡佛保間擬斬罪監候照出
等數就嚴辦禮讓并賊徒一百八十餘名前行都指揮杜信
參政謝祐副使項忠嚴督官軍人等擒捕及具題外
該則因會同左副總兵右都督董與巡撫兵部左侍郎揭
稽巡按監察御史周文郁等奏一司左布政使魏平
該得都指揮金第杜信既已陣亡合委 司官等
金事于羽前去會同參政謝祐副使項忠嚴等

歐信嚴督各該官軍人等務在日下跟捕反賊嚴凱嚴郭
禮讓等及挨拏通番人船通行解報另行其都司印信暫
委管屯都指揮僉事張王署管外參照指揮僉事王俊統
領官軍職事備倭却乃與賊交通縱賊開洋卒難追捕失
機該事合另具本參奏及照指揮張通孫肇等倭并指揮
使歐信不能相機齊力策應致被傷死杜信事屬違法緣
即今山海賊情緊急用人之際合無候事寧之日堅請
係軍職未敢擅便具題又該阮能題據委官指揮使歐
信呈被海賊將都指揮僉事杜信殺死等因已經具題
外案照先為海洋船隻事據廣海衛呈報嘉泰三年五月初
四日戌時准本衛出海備倭指揮僉事王俊開本日辰時
據望頭等烽墩天陳道存等走報海賊斃桅白船一隻單
桅白船一隻在黃金門望西南行使將近望頭村前海拋
泊男子約有二百餘徒各披廣甲器械意欲登岸據報隨
督百戶王俊等官軍民壯於望頭村海傍截伏當職督令
官軍衛鎮撫王雄等船奮力向前包圍合關本衛煩將皮
甲火器及添撥官軍催促備倭千戶馮章等官軍前來策
應准此除已行策應外備呈又該廣東都司呈據廣海衛
呈本年五月二十五日酉時據許昇伙告係錦衣衛鎮撫
司帶官百戶中到廣東引據景瑞等處船隻前去雙

場開支本月十五日令表第...劫在船開至十六日午時
行至廣海衛陳山頭海面忽遇賊船一隻各掛望斗擺列
起刀追趕劫見勢兇復回躲至夏春長港口當有巡海指
揮王俊領軍在澄江料不行救護被賊將稍人杜貴船一
隻連人捉去清水澳賊首大船連昇去巡捕指揮王俊處
品至二十日將弟許學說船上物件衣龍盡行繳驗
分付要取錢米贖還據告轉呈到臣又據廣東都司呈
定報海賊登岸事行准備倭都指揮僉事杜信等會案
照得本職先往香山新會二處及與副使項忠前往廣
海運取守城并備倭官軍民壯人等共一千五百員名除
小樣哨船不算外操船二十一隻及右叅政謝祐調到南
海東莞衛所官軍民壯人等一千八十餘名除小樣哨船
不算外操船二十五隻會同指揮歐信等分投各往外洋
大溪山清水澳漳州等處巡捕並無賊船踪跡備咨轉呈
到臣又據廣東都司呈為賊首遁法等事據黃清楊漢首
徐廣海衛總旗景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跟隨所獲無林
榮領軍隨同指揮王俊前往夏春長港等處巡捕海賊至
五月初八日有指揮王俊令總旗王政就夜故差千戶馮
奇等領清等駕便槽船一十二隻前夜跟船到於望頭利
泊初九日午時望見白船一隻在下川嘴對蓬行便有

千戶馮意就時追捕趕至荔枝灣海面得獲白船一隻裝
載檳榔蘇木等物賊人俱下小船望洋奔走其船物件係
百戶沈禎着令小旗葉深等坐駕至初九日酉時駕回夏
春長港灣泊有指揮王俊在穩江坐視不行督運追捕前
賊將官帶拷打趕出港口灣泊仍將前船攔進港內就夜
同百戶毛俊總旗王夜軍伴李源藍神旺等二十一名駕
放料船二隻將原獲船內檳榔蘇木等物約有二百餘擔
竹籠十箇俱各封記盡行船裝回家止留白船一隻檳榔
六簍差百戶沈禎領軍解送前來據首備呈到臣已經即
次會案令都指揮僉事杜信叅政謝祐副使項忠嚴督官
軍人等跟提前賊及將黃清等所首行提事內人犯追問
未報會該前因會同左副總兵右都督董與巡撫兵部左
侍郎揭稽巡按監察御史周文郁都布按三司左布政使
等官戴弁等計議叅照前項賊船在於廣海衛該管地方
清水澳住經一箇月餘其本衛備倭指揮僉事王俊統領
千戶毛俊沈禎共一千員名在彼與賊船對峙不行剿捕
任其劫掠若同聞知先稱奮勇包圍賊船後稱並無賊船
顯是王俊等與賊交通透漏消息縱賊開洋卒難擒捕以
致殺死都指揮杜信非惟失機誤事抑且重貽遠慮合將
指揮等官王俊馮意毛俊沈禎等問明正典刑以警將來

具題該本部官俱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巡
撫廣東兵部左侍郎楊裕等并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周文
等俱題前事內周文郁奉出參政謝祐副使項忠俱合
等因緣廣東俱有山海賊情緊要用人之際合候事寧通
行革問等因這抄到部參照指揮官等官王俊等統領
官軍職事備倭却乃懷奸不忠交通賊寇將獲到賊所
檣柵蘇木等物約有三百餘石存籠十箇盡行搬載回家
止留白船一隻檣柵六隻送官及至官軍到彼舉行追捕
及行透漏消息縱賊開洋奔難追捕以致官軍失利將都
指揮杜信被賊殺死與賊寇以相通陷主將於非命異時
海寇得志未必不由於斯原其情犯實為深重誠 國法
之所難容神人之所共怒若不明正典刑無以申嚴軍法
合無行移總督軍務太子太保善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綱
查提王俊并奏內人犯問擬明自將王俊就彼處處決令
其餘依律議處監候通行具由回奏及照重典先克左副
總兵在於廣東領軍兼統該處應軍等府山搖出沒流劫
鄉村殺掠人財焚燒衙門勢甚猖獗本官端坐廣東城中
不肯領軍勦殺及本部節次具奏廣西賊情比之廣東
尤為緊急今董興鑾度官軍會合廣西總兵官來攻賊
經今月又重興止用虛文展轉延調並不發兵前次公廣

東沿海已有三司委官備倭又無大勢賊寇設使瞭有一
二船隻當飛報三司委官相機處置不知因何差委稽擯
欺信以庸常無謀之人督海洋校賊之事失誤事機實由
於此今董興鑾已降克為事官員原情定罪亦難容恕及
參政謝祐副使項忠雖係文職終係原委巡海官員既已
誤事亦合無令王綱將董興鑾謝祐項忠一體提明明白監
候奏 請定奪惟復賊情未寧姑且不提令其止緊就賊
以贖前罪再照杜信係廣東總督備倭官員陣亡見委
都指揮千羽暫管合無就令千羽暫杜信總督備倭仍
行該府轉行本官務在革除前弊維新號令整頓官軍船
隻往來操守地方遇有海賊聲息必須相機行事如其可
窮則剿除盡勦度其不可則特重固守不許貪圖微利循
蹈舊轍以致疎虞等事如有違誤治以重罪緣王俊等係
軍職謝祐等係方面及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 題
該本部官奉 聖旨是部不問着上緊統賊務要得獲再
怠惰誤事不饒欽此除董興鑾謝祐項忠已蒙 恩宥不問
并都指揮千羽行移本官代替杜信總督備倭外參照指
揮倉事王俊等係阮龍等奉出交通外寇陷主將於非命
情重人犯內王俊乃其首惡合無行移王綱照依本朝生
該擬奏查提王俊等并事內各問人犯通行究問明白將

王俊就彼處決就令其除千戶馬恩自月毛俊華依舊議
提監候具由奏 請定奪具 題景泰三年八月初八日
聖旨是問的明白奏來處置欽此

諸夷

田次成

黎人陽蠻也今爲瑞隆僑居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
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化服役稍同編氓多姓王二
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聚而成計有日
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推結扶刀控等
如人葛粉笠欄衣有槍而無袴春時婦女戲鞦韆以誇
仔携手踏歌名曰作刺文件五施針筆室兩股爲爲蠟花
丹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雜棉花地
產水沉龍涎象齒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
來奏痛楚則解纓而行則以鷄子擲地不被卽爲吉也
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於狂始遣奴布席客
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琵琶具進客
食不疑乃喜更置有款曲即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
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樂最爲忤便極刃相戕時時割
掠首界爲害也

蛋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許謂之水欄以魚鉤
爲簾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著余水株珠璣以絕

引石繩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
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假
喙以採藤捕鵝爲業或曰鷹猶遺種也故又曰鷹喙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
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蓋蓋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皇聖聖
作樂振以仁義陶鑄以禮樂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
美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體魁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
禮樂之教曾未自觀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
夫氣化人大相依周轉振古以遷要皆自北而南自東而
西者也成周盛時淮徐之區播爲成敵太伯端委以治吳
而終不葦祝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
亂徙其民於江淮之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
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馬通夜郎開於
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 朝龍興始列郡
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
旋風之披拂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
之後演變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
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國之尊尊之日子乎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八

五十八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九

廣西

廣西圖叙

桂寧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吞噬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甯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割據四出急則投寬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喉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陽岡接壤獫狁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寨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並雁毒而賓州其襟喉矣若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恩既已殘破則泗城獨嬰焚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撫邊兩巡坐蹕交趾桂黨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戶口 戶一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千三百一十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九石二伯四錢

進平南獻俘露布

張輔

臣張輔上言伏以天討有罪義興伐少師武功告成爰

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刻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南驛安南逆賊殺李雍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滄更姓名胡奎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成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桃金毒生民教化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營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罕戮之憂橫斂剝民家破捨冠之害啗冤動地無辜籲天 聖恩寬許其自新狂悖怙終而不改濟過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兇甚三苗孽法莫容於原有罪浮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 聖訓師旅嚴臨鷄鵠先靈氣而度斗南貔虎能摧拔風成而餘孽盡殲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遠拔多邦之城殲夷群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寬當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蠃之聚迅掃於盤難困牧賊黨猶熾火之然撲滅於曾工仙侶市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士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兇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送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張颺醜類仍懷來突傳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嗔氣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倭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閩海道偏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

犯賊子蘭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調縣騎將軍吳旺劉塔出并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王都指揮苗義指揮李教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春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廣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春勦并水之逆徒獲其群兒範其首并盧水盡赤長江屍漂三而血腥殺氣騰空於日雲昏而霧慘臣嚴率都指揮柳雲等領馬步兵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敢遁銳砲雷鎮而所向無前大津津餘孽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驍騎將軍朱榮等乘勢追襲由黃江至於黃江賊首敗其徒黨棄架奔逃後海艦及其戰艦直抵閩海關賊首等輕舟復覓海濱遂洗滌腸從綏懷降附臣嚴等率其都指揮俞讓等亦由黃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賊守船隻獲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援旅於順水復陳師於交州等分賊以寧遠當首身而廟象議留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兵軍倍道兼進直窮海濱連擒賊首臣超仍調柳升橫海將軍曹隆等并土人知府莫選等臣成調指揮李節并土人知府阮太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象猶聚島尾而欲逞雄臂以當輪速分調前隊官軍勦殺之船隻擊而夾

岸奔走予戰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衄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史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指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柁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水合矣勞拜井而衆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勤不應仰聖德之格天師進濱州府峇龍縣探知首賊遁於又安府深江依疑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指揮陳懷玉等由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揮俞讓盧臣前其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游魂業倖焚舟欲覓於新平餘黨難披校杖來降於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神機將軍桂寬張勝丁能驍騎將軍劉賽因不花游擊將軍朱廣王超等循海而追躬率大軍馳蹕至日南州柳升等舉驍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船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未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李楚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保等十人於海口山中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莫遠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於益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淪及其男黎柄臣威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探阮太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賊弟李魏并姪黎源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序先臣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

昭阮飛卿阮謹杜清等賊之心營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實有迫脇招撫之繼奉宣 恩命獲遂更生掃蕩懸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稱藩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阻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別茲逆於生靈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縛縛於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烟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獫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特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發夷舞作信人道之惡盈是皆 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外 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猡舌之民咸踏雲城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臣等今將生擒到賊首僞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 闕下其餘餘孽迭擒獲并降附僞官別具奏聞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俘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定南夷克清大

而告廟杜仲容神靈感醴以賜饗表用昭天恩事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歡呼慶祝之至

軍務疏

金子俊

照得廣西各該土官衙門比先年總兵官奉公守法各官並聽節制遇有起調土兵撫捕賊寇隨即用命起發所向成功以此地方寧靜軍民安妥近年以來為因副總兵都督武毅等怯懦無謀處置乖方以致各該土官不肯信服甚者中間心持兩端強梁跋扈重為地方之患即武毅等已是降黜都御史王期前去總督軍務勦殺賊寇正在用人之際而土官所部土兵委係驍勇慣戰賊人素所畏懼若不推新號令盡棄宿弊誠恐不得其心未免難於調用况以夷攻夷為策之上而恩威並行制事之宜合無請勅王期到彼之日詢集各該土官宣明 朝廷優待之意并各人年有爵位之隆茲當地方不寧正宜効力捕報如土官都指揮黃玠先因為事提問後都察院具 奏要行疎放宜從王期酌酌所犯事情可以疎放還職就便疎放又如土官知府岑英具 奏要行赴京陳情必是事有不平以此欲來控訴自今宜竭盡臣節得禦地方仍調所部土人協助官軍勦殺賊寇若有成功 朝廷陞賞不吝其餘各府土官但有克効勞勩與黃玠岑英等果能挽危効

力合當勞輕則聽王朝便宜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明白奏請定奪及黃琰奏英係係屬事及大頭目久在邊方積威有素假其兵力雖可成功原其本心未易測度凡百調度處置及事委曲宜從王親密切察度俾當具由開奏取自上裁務在措置公平一事事體尤當秉情悅服而絕急得濟耳照夷賊所畏懼者必在兵士兵士聽調効力者又在乎土官而土官得人用命又先結之以恩然後寬朝廷威德明賞罰之公庶可使羣心向化地方獲安今請酌量職前去身論不若徑請勅各土官黃琰英等體天道順朝廷協力痛賊悉聽王親節制盡平之日重加

勅諭

七

賚賞仍先請給官庫或戶部折銀一千兩表裏四五副商賚會同總兵侍郎等官先將得用土官黃琰英等五人給賞表裏銀兩以固其心庶幾恩威並行事易成功其餘土官應該賞者斟酌給與刻餘者就彼收庫繼糧等項公用便益綠廣西土官衙門數多其黃琰係廣西都司土官都指揮使領軍守備潯州等處土官岑英係思恩府知府比之各處土官其部落頗廣氣勢頗強彼處蠻夷素所畏服蓋正統十四年廣西賊寇生發以來而各官往往領土兵協助官軍剿賊其赤心已未可測而兵力則有一二及兵家亦有以夷攻夷使能為之說蓋且尋常

惟利是圖若欲結其歡心必用賞賜誘彼古人有言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今王朝又係欽命克復處總督軍務官員既已誓書停當定明前策合無准擬請給勅諭二道內一道與黃琰一道與岑英并行戶部禮部依數開與銀兩表裏就付王親帶去招集黃琰岑英到官或差人齎捧降與勅諭量授銀兩表裏宣以朝廷恩威諭以逆順禍福俾之悉心効力恪遵朝命益堅臣節無事則謹守地方保無疎虞遇警則調度人馬聽受節制凡有賊寇生發就便率領土兵協同官軍剿殺果能建立大功肅清邊境俾蠻夷懾服軍民獲安

勅諭

七

朝廷公論如天日之明自有重大陞賞必不惜吝務在竭忠委身以濟邊務不許陰持兩端心懷疑二

御土夷

胡世寧

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今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故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為之勦討該襲則早為勦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辯及為叛亂讐併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黨率從而無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

流官則設流官諸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總爲一則紀爲一該今分屬則今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類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置軍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右延撫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泰下該部應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訟事者罪坐所由若欲明絕其爭鬪之患者宜令土官懲其生子及妻妾再娶子妻續生俱違申合于上司合用原紙大簿掌印官重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自公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干輕改則後自不亂管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效今自言則近謬爲不官則無徵不信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既爲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執如上下東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改而楚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臣即遣去妻去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崇高悅殺二十餘生反書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世叛李濟因

被巡按輕提擁兵構亂臣奉其表兄襲美州趙元珪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復身逃迹又如思明府族族黃文景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而不納而總兵康泰國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劫奪即與參將二司率兵夜追臣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高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聯事臣爲文召之即來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畏彼急圖募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爲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蓋信義難磨義爲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敷差人來訴臣即輕騎責其家之占田圖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符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即移文來首自本占民願從歸還而原曲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俗安撫松潘諸番皆上番文書不爲惡松潘番又爲兵備胡邊不修城置竈以俟臣爲之撫未久而即遣字臣

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文王官該管上司察事訪因而信行以爲地方涓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已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金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之中覆溺之患洵泊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彼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

不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金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之中覆溺之患洵泊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彼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

上

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唯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石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無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二崩

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徙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僞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任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茲狂誕而無

不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金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之中覆溺之患洵泊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彼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

上

所忌舉伍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管轄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徑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近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害未易息遠近相煽遂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要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額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若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解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燹困苦

已極而復皇之以此其不亡而為者則亦得之膏三
其尼七也兩省土官於今極之誠已各懷感商之疑其各
土目於錄受之討又皆有孤兒之懼是以逃視其莫
其力所感恃者獨滿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
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无者之家則有前年家兩
其其亦以萬數今疫後調路遠途不得傾其家室
亦已三年勞苦起解沿途而歸者皆於道詠之不能止
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
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據交南屏各郡其間崇山絕
谷又皆狴狴之所盤據若必盡其人其時雖欲以設沉
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盡其有不可抑亦無從得
之田以資儲備而為邊夷之患也既以兵克
必以兵守或謂發勞費無益於廢之記費與於開
左之成且一夫制數家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
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
數萬無辜之免以明昭皇三好生之仁同有廣愛有
前之征使遠近無不感思懷德國家元氣以貽
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思財省帑得無餘以備他處有
姓無推脂割髓之苦其善二也又成之其善三也
乃已今去前亡脫鋒鏑之慘無二崩元祚之虞

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害農作在國窮之際然皆藉
其家室亦各漸有固生之望不致轉徙異土而為盜其
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
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
其憤矣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
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益有所恃而不放肆城郭
鄉村免於驚擾初無虛內而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
也息鎮運之勞省夫馬之費民解於徇縣得以稍稍
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死生孤悲之憾
土官無廢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
定志治平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用邊民得還舊
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使特保其
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播種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
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
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塔項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
之患商旅通行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
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
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間又有二幸四要焉下之
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
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治兵而終終成效則有輕

聚妄動之毀垣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
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
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
幸敵於其中而四毀揚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
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
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
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
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
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
胡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辦甲
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
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
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
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
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
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
順決當寬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
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
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

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
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
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
又上煩朝廷與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
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
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推至孝之
仁以千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
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
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
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命投生牌至爾等即
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
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
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
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
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
境不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
日蘇受等皆因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
哀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
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見大
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

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爲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宜肯歸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權衆有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計世享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 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民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末告 諸閥各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 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降賊立功

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領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安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寒劣謬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伏覲威明豈勝慶幸

八寨斷膠峽捷音疏

王守仁

據湖廣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汪濬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副使翁素等會稱廣西潯州衛指揮馬文瑞宣慰彭明輔等各呈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客到龍村埧登岸當蒙統領督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佈官勇彭宗舜頭目彭明瑞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大瑞頭

目項未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
又督同宣慰彭九常等分布官勇彭九常部下報効頭目彭
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常領
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下務頭目彭九常領土兵六百
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經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
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澤州等衛所及武靖州等
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勒牛陽保靖進勒
六寸等賊巢刻期同抵賊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
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綠二等名惡徒等因
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
兵營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毫無警備遂皆怠弛
不以為意至是安撫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
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常彭宗舜并頭目
田大有彭輔等督率自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
賊鋒摧敗官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首級六十九
名親俘獲男婦及拿回被擄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
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擊木綠渡設
重炮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營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
賊徒首級六十二名親初五日復攻破法確石盤大險等
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七十九名親俘獲

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
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從官勇
追殺官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五名親
俘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
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搜搜山峒無遺衆
請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有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
等移兵進勒仙臺等就於本月二十一日寅夜仍前分布
各哨官兵遵照方畧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勒仙臺
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坪登岸進勒白竹陶羅
鳳等處刻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陽等巢
破寨方懷驚懼謀欲拆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
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發令勢出拒官兵驟進倉如風雨各
賊雖已奔氣然猶舍死衝敵比牛陽等賊兇惡尤甚各該
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
級四百九十名親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數多各賊奔
入永安邊境地名立山恃險結寨擒調指揮王良輔并目
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
面仰攻賊乃敗散官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
一百七十二名親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進
殺無遺又據杞縣縣志亦將流傳解報擒斬首從賊

首級八十六名。類犯截頭目鄧宗七、燕雀老人陳嘉猷、軍洪狗、暨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單鉛、潭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矩縣劉香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首級八十一名。類俘獲勇婦蕭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貴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貴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逐勦八寨。擒惡匪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木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畧。乘夜啣枚遠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河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進入。賊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賊聚眾二千餘徒。各執長鎗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勇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二百九十一名。類俘獲勇婦童差器械數多。賊皆分陸路。當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剿於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巖壁投石。落太多。

高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紆縶。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達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一百三十名。類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三百四十六名。類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達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二十七名。類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四名。類俘獲數多。本月十二日復據容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逐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遂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九十八名。類都指揮高松解到督領指揮程萬金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比山等處。搜勦。擒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九十一名。類又據同知桂繁、監督思恩土目貴賁徐五等目八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九十二名。類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祿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八十六名。類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三百六十二名。類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武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二百五十三名。類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於十三日。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

把臨搜截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四十八名類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合至是見其渠魁號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搭開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泊登岸得不死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贖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類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齎有木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以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役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恩惠府基景定衛縣規制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疾病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遠班師而出切照本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先奉本院鈐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匪賊上連八寨下通下仙臺花相峯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

累奏請兵誅勦乞更乘此兵威勦滅率因行令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寂若無人窺至信地乘夜連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餘賊悉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與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約束軍兵各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之責在華復素懷忠義當效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濬吳天振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馮選軍門成業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果獲功解報聞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鈐牌仰候牛勝事畢即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討之威若賊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

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不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流彼分定哨道未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林諸處各分鄉導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密相機而行各無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思本官勇當力任新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離責又經遵照方界依期進勦獲功解報聞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鈞牌據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匪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

平定縣志卷之九

五

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以撤回彼必以我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苦圖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有思田各口懷叛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效思當時取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石布政林富總兵張祐照罪率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員兵夫迂路前到兩軍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得報進兵方界刻定

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聞職等各奉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棠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首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齎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各哨十一月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七名口

平定縣志卷之九

五

兩處共擒斬獲二千五百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路數十餘寨盤桓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穩流劫掠鄉鄰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部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擒城兵亂後復合兵攻勦善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甚蓋其祖父以來根戾相承惡戾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賊毒之害日甚

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利
剽奪等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初韓都
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
次合剿一無所獲又多捷喪惟成化間土官岑英素非
服諸德實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級已而
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遠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
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竟苦無所控賴
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
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
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
而善用其報効之機會若雷霆疾如風雨舉而遠近不
知有與兵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
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年之功蓋其勞
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
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
乏任使雖銜目金難援險阻不敢不竭力效命但謹遵
奉方畧安能仰贊籌略得蒙彰彰彰彰彰彰彰彰彰彰
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顯顯度公仆而益奮遂能掃
蕩巢穴殄滅渠魁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
報効頗自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其竭効死之報自

借報報爭先自敵遠揭自昔不三之舉破自來難敵之寇
其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下憾亦有仰受
其辱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
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
方除患實實稱實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
亦不能是過矣及照實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
軍前各官雖稱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衛國矢石炎
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征各圍困守坐待成功其
爲利害旁逸相去倍徙均乞錄奏以勸將來臣照得先該
各官呈稱前項各寨各賊積年窮兇極惡千百里內被其
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釜炭
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言誠不忍坐視斯民之
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
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所當盡之責
但慮賊衆甚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請
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延擱聞雖用十萬之師圍以歲年亦
未可克故遂仰遵勅諭但有盜賊生終當撫則撫可勦
則勦及便宜行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
監張陽知會隨該鎮守兩廣邊城總兵吳亦相繼到任又
經轉行知會外合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陽

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手磨
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峯仙亭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
百餘里兇悍號猛騷擾廣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
克思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爰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
廣盜賊之淵數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
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又用恩田
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百餘巢穴
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之眾
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
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賞儲遠邇感動上下

廣東李旻等奏

三十九

且 廟廟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
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為
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
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
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
耗財竭周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
意外之事哉再照宣慰彭明輔彭九賈官勇彭宗堯等皆
衛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
可必其官勇彭蓋臣等亦道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頗
頓途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

奮發各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
於恩田報効頭目盧縣王受等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
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効不
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等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
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又照留撫恩田布政林富已據都
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督兵入巢破賊而
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將張經沈希儀
湖廣督兵會事汪濂廣西督兵會事吳天拱恭議汪必東
副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松及各
督哨都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安下瑯張縉彭飛張

廣東李旻等奏

三十九

恩周徹宗趙瑞林節副鍾武鑒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
林應驄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官員知府程
雲鵬蔣山卿同知桂整史立誠舒衍通判陳志敬徐俊知
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
率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
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蒸薰經月鋒
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收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
死一生之危者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以行 廟堂
協贊舉任之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
明輔等特加陞獎官勇彭宗堯彭蓋臣等免其赴京就徵

三十九

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士目盧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
不待三年而遽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
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當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
臣以懦劣迂疎謬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
錄計無不行又且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
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
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與危疾自後任勞頗難
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復全餘生尚有圖報之
日臣不勝願望之至

田州府

田汝成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叙漢武陰侯岑彭後宋元
間世爲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
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潭爲知府潭二
子長號次猛弘治六年九月號以失愛結潭江中土目黃
驥李登發兵誅號既而驥登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秦
猛襲潭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澤慮蠻力命乃撤思恩
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潭方蒙舉行兩江驛遞賂濟陽猛分
地界驛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登拒納
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潭歸猛濬不
從廷瓚副總兵歐陽布政使汪廷珪以兵徵之濬始釋猛

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釁不可居辭是年七月濬入田州
殺李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
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震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
潘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
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爲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
兵威復振稍稍侵傍郡自廣復其軍功序遷知府爲重乃
言督府征調頗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
驛岑猛者藉資香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
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
指揮同知猛探官非始願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
搜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轡諸土
官平生驕耻怒必當報而後已或言猛當不軌都御史盛
應期持此端猛其質猛頗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
疏猛旦暮必反伏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諒
代之再疏請征猛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謀僭總兵官
朱鼎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肇
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番天
朝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帛書狀陳苦門言
幾風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察之誤不聽督兵益猛長
子郭方守工堯陞沈希儀斬之諸軍繼入猛懼奔

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初秦猛及伏請令諸土官追捕賊猛者賜千金秩一級丹其半地黨助者逮誅之初曰可既而都御史姚謨將舉兵慮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校兵旬日當探領要以復也謨許諾希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讎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泄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逐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頃至臣曰肺腑之交契闊之相安所真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默然璋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侮隣讐將逮勘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卧室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我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駢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

將徵鎮安兵變君我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驩餐歎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太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稱病漏傳舍而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謨謨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參政胡堯元等分道督進猛于邦彥守工堯臨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烟膏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仆此皆精兵可當一兩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楊裏縵戰時當投示幸天兵接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牛戰諸將軍莫利當臨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開道繞臨側旗幟閃閃而不覩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開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縊而璋先已築別館僻處美女妖童聲聲威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耳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曰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輕犯請軍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年姦希儀獨

破隘攘功以萬人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醢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饋餉飲每牛加犂擊之一梲有列十醢堯元等怪璋服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給衣整服雜佩上首揮麾尾道遙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日集流天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復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曰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耳令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青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禮獻一醢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汲汲也猛大怒呼曰竟爾老奸矣遂仰燒死璋斬其首并府印而之間道馳詣軍門先是猛三子邛彥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之傑匿民間謾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覲請流官治田州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上目王夢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先汝儀與謾有隙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姦僉事張邦信又素不爲謾所喜遂倡言佐實不死歸順僞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在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叛臣復益其言

反矣省城且甚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謾聞上募謀擾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重責切責謾遂職而吏部侍郎桂尊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勅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仁家居謾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改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策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微非是白事謾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會鬱鬱守代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并聽命而守仁顧益驕驕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店命蘇受大悔盡言督府詎我月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友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遽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謾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是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

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葛皆贊其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恭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能於奔走地方經紀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夫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都深山絕峪樵薪盡掠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攻上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極其虐難而拓土開疆以資陸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故之臣每謂設廳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其情分設土巡檢以肅其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以誣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守仁言盧蘇等受功伐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等已奏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宜爲提督富泰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寧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爲鑒不遠恩惠是也臣議以爲田州宜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驛達夷朝議許之乃以

邦相爲判官以張佑克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年纔十五六佑兒子童之而盧蘇自矜典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權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錢謙必牒北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督語盧蘇盧蘇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提之佑言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提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相之子芝髫髯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至嘉酒中既罷而邦相屢步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奉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芝也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弟輩對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王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先禱疾伏甲擒斬王慶即日以甲士千人劫詣土目僧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州聚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酋岑真寶泗城州土

合岑施東蘭州土舍掌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成憤
盧蘇以僕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
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獻蘇等也蘇急求救於賊
賊遂乘虛構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蹙擊之真寶
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詔乃遣人諭真寶等曰
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諸以憂
去都御史潘且恭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及諸則議將以邦
相病死聞且曰田州拜孽遞起黎民盡灰府藏空虛假令
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與師廣右之揭安可救也于是副
使蕭晚左參議陳大珮當勸議曰盧蘇敗畧稱亂弑主戕
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乞令立
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
贍田虐部下盧蘇因眾怨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下
是兩江土官咸指膺嘆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首足
賢腸皆懸僕矣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
蘇與其子鳳以兵從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與蘇鳳故還
迨不進且結良輔軍於他所而父子自爲一軍多縱賊逃
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翁萬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
及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割貨耳盧蘇之罪十
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材狼而責狸鼠也

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等抱心久矣與
公協謀幸甚然爲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備黃仲金者
盧蘇之夙黨也近聞有恨于盧蘇而當召而圖之
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
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於萬眾之中今其軍帖
然不動經等遂與歃血爲盟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亂狀
言於督府經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賊不聞取盧
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旗牌營中坐鎮於是機事頗
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
耳

諭曰嗚呼子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駭夷
之失策也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入疆以戎索之意
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
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諒其君而吊其民誰曰不可應期始
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
八議不宥新建伯受賊舉征總制四省撲殺此僚直拉朽
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悍鬻
也子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
念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
言病死蘇受大愆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子盧蘇

再斯紘主犯諸道之惡意是時請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復錄其惡意以正粉矣賊奸固上失諸衷心此其人寧復顧國家太極哉若夫紘金汝儀那信說妬參合証人以還意始淺夫不足貴矣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恩田也蓋建寧之力居多云云自以議禮稱旨致位輔臣非立奇功不足重後世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為恩田出者使察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忤旨指宜於蔡尾稍稍及之尋遂恚憾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詎其名嗚呼使其然譎秘又何如也

龍州

田汝成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英武初以萬戶府歸附以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事岑氏田州知府岑錦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王何不目為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主世世有龍州也岑深然之遂以勝僕韋隊之子瑋詭遁腹鞠之外岑三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瑋龍完備遂奏言瑋貴源子當立為相所聚事督州而進趨路上下莫敢主可

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令人以別務至左江張聲甚後批言於猛曰公主欲納瑋非朝命無以率眾今幸兩京差來邊民莫知何者借勢而圖之慶不濟矣猛大喜遂行千金兩令人詭云有制以偽檄調鎮安果化何武養利上林等士兵二萬人送瑋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擊印奔浣村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二子長煥次貞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死為奴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聲聞而猛遁賂都督武罕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煥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執煥州人立其族弟煥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奉客岑伯高者善用事楷行賂伯高言煥異姓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惑之遣上恩州知州黃熊兆騷之為兆騷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昇楷楷遂執煥大貳州人悲混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目黃安黎密等乃往阻楷寶時為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密等以百金購得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總兵官仇鸞曰趙源誠逆節其勢已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實長護之楷後時時謀殺寶富要之為寶召論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為富家翁不猶愈於為官乎楷不聽會寶約楷率門客李談計說楷一日楷檄諸

謂楷曰卿相與富翁孰樂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理萬機兢業昕夕一不稱旨則斥致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賈以規羨溢相執權竊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艱難心不開義賸之糾轉以此方之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因曰人生行樂耳何以官爲士官家法主公所知也幾著防毒即枕薦刺出非甲冑不行入非角錢不居賓從無促席之嫌廢妾無夏衣之伴休休惕惕如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夜五徙若此者不如牧豎猶得抱犢擁芻鉤軒達曙楷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深居遠害雖虎豹亦有之故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複戶不爲病也乃我士官雜襲夷風脫畧王法微兵不待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讞盼睽則節屋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爲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未知其三王家器饗而擇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向爲農夫以浚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憐王夫厲愚疾也而猶憐王者試問生而惕懼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懌而罷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資弱易與且趙宗華實死官必及已不如微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齊也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愈富

厚招諸奸猾自異復求革職之子應育之今往來寶所應美姿容自喜好宴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爲應募言應源孫也宗胤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曰甚悍營官姣男子至良以爲關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忍殘其身以千進者欲藉勢官家徵賈耳汝安所圖哉誠頭閭與積豕無異豈不若騰馬烹牛之適也良曰恨不剝賢親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爲若主何如良曰善是楷乃糾州目鄧鴻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爲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八伐寶夜及寢門譴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截肢拇及以寶妻去變開會安南莫登庸莫主自立朝議征之登庸哭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擢慮及我何哉頃夕馮程叛苗李寰比周於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使翁萬達及汝成曰願二君戡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搗且不測時汝成填撫滕峽萬達獨行都至南寧故沉湮不爲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巧我故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寬之且以官昇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即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軍事

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旬日楷慰勉不為備部兵多以多糧運歸者萬達召僧及鄭瑞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溺天罪不得活命蓋今日矣宜自為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為書論汝黨勿亂也楷呈懇首曰門柙兼薄妾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為書論其黨曰黨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既得書即日杖楷等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友成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憑祥州

田汝成

李蒙者廣西憑祥州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月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番衙當交趾鎮南關為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調鼎璋十年死族第珍璋爭立珍舉印奔况村况村土舍黃恭以其弟黃孟妻之狂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率滿越瑛蘇齊枝等謀納珍說恩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况守宗桃越任

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為營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朝喜遂約黃恭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狂奔聲稱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綱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恩明伯仲也今屬恩明則父子矣竊為公恥之珍遂悔約不屬恩明蘇齊枝李滿罪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說云廣寧孫也父連璋立時避居恩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而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即手刃人州人患之黨謀廢之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棄遁焉十七年三月蒙恩明歐紹賢周綱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欲修眾怨舉太宰而難黃恭奈何紹賢等曰黃恭疑不助也試為王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恭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於他妻者其妻之父兄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恭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有其父也不禮其妹是不有其兄弟也若是及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之人謂之不孝是垢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震曰王公無慮黃恭不助珍也蒙遂約李滿蘇齊枝將為亂患趙瑛舉外甲也以兵劫班曰吾欲云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舍鎗鎗難難以入矣震曰善而李珍之妻前政者有淫行蒙乃引客趙應偽為珍謂的致

曰王君聞十有私人遺我夜伺十節致皇恐曰奈何趙應
曰不如亡也王君猶思久矣不亡必死的致頃首曰幸公
生之應許諾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即子排闥
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乙夜趙應稱致穴垣亡
而之蘇奇枝巡微傷驚謂曰閨實何路也黃孟驚起開門
而裏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
入救琪匿不至裏遂持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軍財亂擊
殺者數十人明日裏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
餉竊嘆裏私於趙紹賢曰是夫腹非者就座中擊殺之會
安南逆臣莫公庸及因厚賂裏爲智導曰急緩繼絕告我
變聞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達圖之萬達曰是未
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及虜急之且爲達
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諭裏曰天子將
有事於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寧官可立取也裏遂自
薦曰願効力萬達蓋厚與之入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
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辯曰萬達曰無多言
能擒李裏心事乃曰耳恭謹諸八月萬達遣指揮錢希賢
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恃變之擒李裏李滿縣寄
致華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裏等數人雖父子不及也
一州帖然已而李挺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分守至左江

命萬達鞠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路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
稼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真李應子唐璽孫也萬達汝成力
判白之乃論時芳死黜班而立李琪之子佛朗珍論曰廣
西古羈縻之域也明雖設西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
夷素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踞踞目恢而
不地寓約束於假借洪武永樂皇極大抗四隅既同時
聖鯨鯢寡微衆誠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治已前恬
熙世際詳內畧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今具昭
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誣大開夷之紀綱
邊邊機謀非賄不行關府監司因以爲利祿夷伏輕侮
嘉靖以來察察汝汝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賄類賢者以
避嫌微名承勅展轉往往拘班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寄
海歲月諸酋多以白表爲職恩威並喪微兵禦先又以其
言訪之罷役論功覲然食約致彼缺望長故誨侮此其冠
尤迨乎逆即蔓延傳屍臨血莫敢草進徒以文移按驗叱
咤相凌安可堪也罷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如
頃不誅多歷年所揮霍雲隈陷陷國觀晒於錄仁夫劉其
兩雄市不徒隱笑言設伏剪削搗本賢林會之師功深
而不據其所經略龜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
頃白之主者作合道謀悅而不縛焉

勝嘆哉

思明府

田汝成

黃琬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第琬以世嫡爲思明府知府正統中琬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威振境內景泰二年八月琬之嫡子錄怨不得襲琬以計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琬及兄鈞等弑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殺錄罪使其子潯陽聞于官右欲爲琬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會事武毅庶鞠賁之琬生罪當死時純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琬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

皇明憲宗皇帝

五

濟爲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強之翱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于是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差翱得賜元寶璽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儕死矣琬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其褒獎進都督克恭將勢焰熏灼人多趨其門案致仕未幾見帝薨謚懷愍太子英皇復辟憲宗復位東宮時琬已死命發棺報其屍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非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景皇帝大漸時肅愍草疏請復

辟欲上而不果是殆爲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儕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爲功肅愍不爲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給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頭死循之遺烈可勝誅哉

斷藤峽

田汝成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遠潯州碣磧排難龍洞潭兩畔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驅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倫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而下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

皇明憲宗皇帝

五

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而右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崇峒星列不可殫名而西羅綠東紫荊後根姜老覓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厓懷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阨入者緣木攀壁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瘠而牛勝大峙大寺白銀大灣諸村皆倚江立案四塞難通自紫荊折而稍東爲茶山爲方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爲求安入東爲藤縣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荊折而東北爲沙田爲林峒迤邐而折而西爲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爲長洲象州之境也自紫荊折而南爲鵬化爲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爲五屯藤縣之境

也萬山之中猱獬盤據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山多縷土沃而穀樹皆從皆側耕荒獲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限研閭龍涎沉重是結驂迴繞絕壁臨豁手挽足移十步九折其幽厓與谷是生於人離題高結狀若猩佛散育莽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屑射狝鼠饑寒飢寒毳衣血食言語侏離錯四姓諸獬亦莫能重譯也諸獬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甫左右爲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甯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界諸賊往往相通至爲死黨而力山之人喜以毒藥傳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甯江西援藤峽懸啖之巔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單按所集肝眦而知急則狝窟林中不可疏捕廣西之諺有之盜有一斗米莫負藤峽水臺有一陌錢莫上府工船吳杰中僮酋侯大狗等作亂竊聚萬人攻墮鄧縣戍執吏民而脩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獬爲之嚮應其勢益張乎臣惶恐率以耳言望之賊愈驕縱變聞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天順中詔名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安興安馬平來賓歸鯢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中官吳保朝夕 憲皇帝即位集廷臣

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菁毒蟲人不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遼闊岐路紛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也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棄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賊聞之亦以視覩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參將孫麒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崇隆指揮王榮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指揮白金楊興張剛王祀彭倫夏鑑崇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各路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屋今都指揮夏正曰林峒少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肩變營諸山伏兵林峒扼其巢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慶黎荆竹隘良胸古營牛腸大峽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

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以明年正月既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若徒然故以名峽至是新之改斷藤峽也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僥倖之性喜縱而惡法竊憐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率僅心剪除肆孽尚遺千數頃雖章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譴譴竊見上降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姪奏其盜殺謀兄奉旨推鞠在禁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曾識羞恥暖昧之言許自中禁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青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徭之長撫安流冗離間畱畱彼且畏法懷恩力圖報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擒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泥官不諳土音不諳地理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胡扶清任貞二陸明貴零扶策等皆父老行伍亦効勤勞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有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皆大

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獸岸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勝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勝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檢司於獸岸移恩隆巡檢司於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接往來邇邇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督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於勝縣五屯勝峽之左臂也貴生墮人與堡寨黨洪武初僉督單福親率其衆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爲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練桂林橋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勝峽之

貴生墮人與堡寨黨

高

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堡莫不投刃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悍見流官兼傳書六寨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於本土開闢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首帥以楊孫仲瑛爲之更目禁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歛跡入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雍議也自是民有寧宇者二十餘年正德間邊警漸熾而峽以阿七甚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堡所轄者魚鹽耳可一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幸以大小課魚鹽諸變耗水干

受去江道稍就金遂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而無算稍不愜即掠殺之必賂求乃免於是潯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整江中誰其作者意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物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遞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益恣肆其首侯勝海居琴灘爲亂而武靖頭目黃貴率者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臣曰貴率力能撲殺此獠翰臣素仇聞奏謀邀喜曰任若率爲之十六年五月貴率乃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噪衆

貴率力能撲殺此獠

潘

城下殺廂民二人去會事鄒閣左叅將孫繼武諸都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叅將沈希儀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開茶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閣曰是夫受受獲功者閔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趨流擊琴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閣乃張言賊已歛跡請立堡戍其地且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且不聽六月堡成閔命黃貴常督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堡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率擅利便僭濫之公丁遂爲其黨二千一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率僅以之爲慶聞曰魏怒曰吳如沈

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詔曰：「可已。」而閱繼武皆奉職會昌，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往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況希儀曰：『欲剪滅此，非八萬人不可。』蔡公曰：「往歲西山之賊也，不既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遑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人皆之萬幸，言狀督府乃議舉而巡按御史鄭亮臣督書甚力，遂會安遠侯柳珣以軍事屬萬達。旦曰：『荷得渠魁，則餘可畧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僞爲盜，萬達廉其跡，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皇恩，頃首願効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徑也。爲警家誣構，乃捕係訟公丁者數人，責以營寨公丁果遣人列冤狀，萬達陽許白之，又昇雄百金，子皆諸僞，因以本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時使令萬達接支郡而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欲諾復召雄申飭之，雄乃詣公丁曰：『若爲潯人，指石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言爲堡事，他從所爲也。』公丁信之，隨雄來上復。

外案狀汝成曰：「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胸膈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哄游散，連逮入獄，亟遣雄諭甘寃，罵曰：『冠』事公丁言他僞爲之須鈞實乃坐若等，誠謂公丁寃宜卹，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禍本也。諸蠻唯唯，服感願棄公丁，無一譁者。遂極致電門，磔於市，汝成乃言督府自惡已擒，實與按者機會可報，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塵路窄滑，瘴癘鬱蒸，非兵與之剋也。況消息一振，魚散鳥驚，雖有銳騎摩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今沈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之，令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星、交浦、柳浦、周維新、孫文鑑、蜀馬以都指揮僉事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倭威振、吳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晚督餉，則汝成暨右參政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悅，王君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遂久矣，勦之無功，抵樹耳耳。河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得志而返者，君今欲試之耶？感之不得已，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爲德也。』萬達曰：『不然，我若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不懾，則虐施不爲德也。』經曰：『緊制賊數也，譬之蜂窠，接觸即沸，始舍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緊制不過則賊遁，附江安。

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惡之。汝成乃言曰。妄聞暴譏。勝
峽之役。時以猝勤。舉之不識果否。竊謂猝勤之策。大非今
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度庶可成功。迺
者。崩息漫。礮軍。事未信。諸驍目度不允。疑果益深。必且時
稷。架巢。以備伏匿。而桂州。屋九層樓。諸所尤爲險要。皆荆
山。沙田。林峒。間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
搜。恐無所得。況猝勤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招玩侮。
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憂。夫。速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
以成事。或不佞籌議於此。審夫。願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
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錫。按察使陸銓。都指揮同知金恩。

要

等處是處連夜成逆一如所議而時十八年正月也萬達
既部勒諸軍復言督府曰峽以南固劇賊也第今兵力不
可分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軍
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塘攻
紫荊大冲樓養老巖諸寨朱弁以七千五百人由三峯村
渡聚水攻二鹽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寨柳浦以八千
人由白沙驛攻道棉大井李儀洪梅嶺諸寨索導以五千
千人由白沙驛攻大昂屋廖小梅嶺諸寨周維新以七千
八百人由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寨孫文繡以
八百人由藤峽過滑與諸軍夾攻大坑巢石驛劉三

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沉而下攻碧雞綠水諸寨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淥上峒威振以南四千二百人攻羅淥中峒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峒南北夾擊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護軍慶斬十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厓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主遣者今直走星散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饋餉逃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萬達遂移兵攻羅運撤右軍抵長州沿江而東統出其背賊乃刊巨木塞隘徑道而渡衆聚峇懸石樹杪急則絕之走坂如人伏機弩盡鏢戟恭中鎗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倉大窘令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目盧蘇復受賊誘欲縱之賊遂漫陷山中險不可踰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茲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弗靖經萬達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有依紂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昨部將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歲餘睦而擾良民兵家謬計五月將留此以耀示諸徭使知良民之利益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進師凡四十五日而畢役招其

七

二百二十八人降之而江南就緒諸僑民順者十人藤峽志
平萬達汝成相與謀議于督府曰嘗聞乘威而布惠則運
易流困暴而行仁則仁易失然立憲貴於慎始更俗在乎
隨時稽實細酌事情傳訊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畧有七
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匪之亂萌於姑險撫綏之策
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則其致于終爲負固難以革心
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寨水堡作使
田江南一帶東起蕭竹西連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
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條若布之有幅而歟之有圈使勿
踰易但此爭新民方就編檢如於舊寨悍於舊路野鹿駭於
牢籠故便借過寬財猶馳之性仍在約東大鑒則開野之
俗弗堪撲之故廣會有准入後家或附編民戶者豈非不
美也但入後則土酋食編民則兩里逼侵此二端皆
非善政宜做古人保甲之法使平家爲甲甲六總五家爲
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德業能通漢語者爲之每
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廳候審解免情罪而後始始
勿屬之有司警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則邊風
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金保長
徵催刑賍一倉以便倉糧授屨步初量給種子五年一後
稍差從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北既於通都

各方墟市招集諸僑民貿易貨物一月一聚委官董治使
會操二曰方之寇以通江道太懸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
上抵柳慶下至連梯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僑民採
利地厚其徒常買兒駒頑官司一切因循爲苟且姑息之
法培植固實竟籍魚鹽公爲發給如以賂賂名曰常例以
致後貪無厭煽煽益張曰善廣江殺入剽貨舟楫孔道隔
閭不通驛之聚腹而却職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
堡成以阻兵然主客之形非僞虛實之勢相懸威施而士
不揚靈而宇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怨是非立堡之過
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速疑立堡之濫或不
可行走懸壺而廢食也不言兒已感爲露降威振應行
宜與更始况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
不必懸賊求通示誘誨侮但等難難兩處徑人既從平
地則邊疆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宵族往來不爲暗襲或
有萬一之警鑒昔愼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茶稅之例杜買
桐之謀兩處難時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薪分符嚴律明
紀使部曲聽勸彼此應援游獵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
畧退向化良德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交賦難貳三曰設
首領以於上游藤峽首尾分總兩江武官古江屬邑也實
據上流非左江部轄統統稍廣府公修築營壘計所

彼此猶屬應接爲難除學州原有哨指揮不必更設宜
設督備指揮一員以武官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
參將提調兼統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
百名相兼戍備約以游艘四十分兩堡及齊備領哨官
統之使各商船下水則武官督備遣兵防護直抵學州
上水則學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官各給符牌以便
稽查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麓峽以習難盜
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募募各鎮部兵二千來任州
事尋復移置崇善六宣二里之間爲聚水北岸乃些荆竹
路梅柳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方建大同縣化可以
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各鎮死子現無嗣部兵漸散正
德十六年軍門議以今猛父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
人爰居姑土寨舊民以繼著巡撫因父猛作亂削職徙
閩民以爲快亮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
姓以安反側詎有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悟惡不
改益肆兇殘地類吐人等族復居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
慮數百以致離心以散靡有孑存謀求無所又上言復家
以爲部夫三縣遠矣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
宇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貪絲提調之名橫成鈐制凌剝
萬端奪其田園寧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會圖江南言

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遊遠難信地擇便而居
城郭空虛兵防不設批津渡稅納斯分賦項以睚眦之怒
懲收諸徭攻墮營壘自兵死者二百餘人教其罪狀權髮
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家閭難守故界
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
不同今本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
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爲不可況占膏非所統率之復兵
而吞併其有以資虐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
賊而反以通賊焉可有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
比照選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商置仲瑛爲吏目以鎮
民爲土兵以其地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漳梧諸郡賴以藩
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練桂
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
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
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
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
那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參將每月秋冬之際
移鎮本州中令督察平南貴縣大同昭化二里疆土廣闊
民復雜處僱年稱亂控禦維艱於此地創立屯所
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兩間可以通制此方不

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
費軍儲况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耳
益以安民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未利也
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計亡
遺棄田土賴爲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黨
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
德恩等處狼家徙澤護宇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完
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營
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外
土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名影射差役土
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
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覆畝
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爲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
變更備書方冊每米一石甲首則料米五斗均徭則繡米
五斗冊內狼丁雖已移改傳之子孫而原格姓名永不更
改自置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
附註本甲名爲野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諉別甲
其見在狼丁編爲保長保甲屬武靖土戶所管京朝道
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曰
武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府三府民數總九二千二

六十八名使其編食有法選擇得人足爲民衛慎固邊防
舊規民數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明當每月
料銀六錢開有奸豪正戶搭飽貼戶之資轉借替役類多
光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
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營不諳暴力不剛而土官豪
強往往乘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員罷關者不能清查
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閒及以此輩影替候夫耕率
入其直以充糶糴催款兵身役親當催當皆爲未便獨
徵銀雇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數按月徵
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食已定難以更改姑且
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五錢在官以克產直將來編審每名
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料銀六錢徵收俟募庶省民足兵
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住種必求
精銳開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當有司守護城庫外各自
認五人爲伍五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
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
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哨長
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紀紀律者
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隊伍五人給牌一
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令連絡聯絡調之正符

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戰役及成中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日權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壘既立凡倫理城壘哨船商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賞費若一二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三件折銀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一錢五分又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寧州衛收貯轉給各徭名黨埠額常例今既議革給徭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易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據聞上甚喜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勒減江山將清朕心嘉之安遠侯詢加太子太保歲增糧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總兵經銀五十兩紵絲六表裏副使萬達參議汝成各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參政士元副使廷振署都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晚各銀二十兩參將希儀銀一十五兩指揮

王良輔而下陞實有差

論曰自予蒞甯右按圖詳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懸峽府江相為表裏然治懸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懸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而勢雖迂猶可避遁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荆北羅連各可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遶達三百餘里萬山參錯曲徑盤雲草樹深莽若未麥暴客蹊伏土著者少而外來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靡蹤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窺易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手山伐石于江亦涉涉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遷懸而易欺術所之官世掌其土與甯市大家倚潭豪舉丁剽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曰事得其利則為之掩隱埋奸誘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軍聲經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

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先御先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憂救寇之策斯其首端乎至於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頗從分隔而情跡易於欺慢謀篡佐膽則相與構浮言設除械嚇以跋扈今我蠲納莫敢誰何若有讎可挾即誘以甘聲唱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憲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若不代庶土酋帖服邊患稍寧耳

兩江事宜

臣按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伍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撫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司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出吏僚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

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千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縣間有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爲今日制馭訓服之策莫要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徵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徵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九今僮僮與繡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山菁以居耳今宜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史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既授其說詞不須齎賞官給以官服遣官屬以歸從數樂送歸所居俟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授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殺伐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生積久成俗彼皆慕風而後而知殺掠之爲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制

不能爲亂而其中不能無知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日將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能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知其永無患矣

南寧事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二

臣按唐分鎮南北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于本朝割容邕而之地屬廣西而廣西實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恩州爲府用其土人爲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有舊俗九羈縻州郡固內歲久直隸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戎僅有南寧剛象二衛太平一所軍力單弱諸如張拭所言及今無善計於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遠選千將謹議

其土以爲久遠之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平南張公止屠潯州

楊守趾

天順間兩廣鼎靖潯州守將范信得詳報自其所若干村落多附賊者宜剿屠之信且列村落名欲屠者識以白圈否者黑蓋白者十之九當死者無慮數千人其實皆良民也時平南張公以進士家居者有以其事奔告公者曰明發進兵竟釐粉矣公即夜叩軍門告變信出見公曰聞將軍欲屠某所至某所村落耶曰然公曰不可嗚呼曰聞君剛腸疾惡今乃欲爲附者地耶公曰不然吾不忍良民受屠戮也民實不附賊公過聽欲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可也天子命將於此欲弭寇以安民今乃誣民以爲寇民不死於寇即死於兵等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以從賊也亂且弗敢答將誰執信曰汝敢保此曹果不從賊乎公曰願以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今已其事且拜公曰數千人死命賴公而生信有死罪賴公而免敢不拜公之賜嗚呼若公所爲雖古義烈之士何以加哉

土官

諸府州悉以土官領其屬况始之省併過多封疆大廣積至富強驕橫速亡有固然者弘治間思恩岑藤最橫添兵滅之旣而泗城岑應又橫境死刺客于接世濟其兇復爲

岑猛破戮實著八猛既得志兇焰益熾獻上罔下荼毒其隣曾不數年竟取夷滅天道好還豈不然哉且前此事恩分土屬之議懷格繼有軍劉之亂二賊雖皆撲首而地險人夷變故尚巨則也必欲處分曲盡長治久安則太平府故事容可坐銷他日之變實誼有云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殆善後之長策乎舊志惟紀載名目而於事多未詳且亦不着其爲土官所治似猶 關略因摘出而類分之以爲外志附諸省志之後庸謹內夏外夷之辨耳惟古今諸酋之事非以地則以官也爭地則仇其隣故界限不可無別爭官則仇其族故苗裔不可無統其所以圖報於

皇朝通志卷之九

土官

國家者惟貴惟威惟兵故額設又不可無紀然界限以山川而別則疆域宜附於山川苗裔以建置而延則宗系宜歿於建置貢賦各因其土征兵出於所司則又宜附於物產公產之後夫是數者皆時務所急故以著於前編然因風俗可以施政治審氣候可以謹調攝諸酋之效順者當錄其功悖逆者必聲其罪而紀述題詠亦文治之一端也

土官

五嶺之南張海之比三代以前是爲荒服秦置郡三漢置郡九然兩江谿峒之間所謂羣僚夷苗者尚未見於載籍迨夫唐之太宗既平突厥諸夷內屬始置羣僚州縣其大

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有版籍多不上戶部而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其隸嶺南者爲州九十有二而廣西桂林邕州二都督府所轄三十有二又有峯州黔州都督安南都護蜀蠻撫水等州無慮數十後有貴州山環州整平樂興都郡皆蠻峒地尋廢宋皇祐初僊智高反 朝廷討平之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凡五十餘所推其長雄者爲首領籍民爲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於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官民也知寨

皇朝通志卷之九

土官

主簿各一員掌諸峒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掌諸峒烟丁以官兵盡護之有知州權州知縣知峒皆命於安撫若監司給文朱記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官典各命於其州每村團又推一人爲長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峒丁有爭各訟諸酋猶不能決若由自爭則訟諸寨或提舉又不能決訟諸寨管次至師司而上皇祐以前知州補授不過都督兵馬使僅比徵校智高之亂峒人立功始有補班者諸峒知州不敢坐其上視 朝廷爵命尚知尊敬元豐以後新任中州官峒酋多寄籍內地納粟授大小使臣或敢請 闕陳獻利害至借

捕閑職事師乎抗機爲馬官者尤與縣相押子弟有入
邑州應舉者招游士多設耳目州縣文移未下已先知之
與騎居室服食皆僂公侯如安平州之李誠田州之黃諸
皆有強兵矣其州縣雖曰屬廣然皆耕作省地歲輸稅米
於官宋初規模循大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峒
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繼有臂指之勢
峒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戶長然軍官皆
議廷自稱某州防遏盜賊大抵事知寨如里正之於長官
奉提舉如卒伍之於主將視豈管如朝廷望經界帥府
則如神明號令風靡保障隱然厥後諸峒不供租稅故無
糧以養提舉之兵兵力單弱故威令不行寨官非惟墮不
舉職且日走峒官之門握手爲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
之交關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援舉諸峒必共汙染之使
以罪去甚則醜焉原其始皆邊官犯徇利致然此弊故未
易悉數也故事經界文撫使初開募府頒鹽課備犒直須
以公文下教謂之委與大畧使固守邊界存恤壯丁云特
宜州管下亦有羈靡州縣十餘所其法制尤疏幾似化外
安化州尤悍羈官獨以生料鹽月給之其尤者曰南丹出
特命其首領爲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百五十千
聞入宜州則其文其說以爲宜州徼外西原黃峒武

小蠻即皇家賊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千時邑州所轄
羈靡州四監峒十一分隸左右江兩道外慶遠府所轄羈
靡州十軍一監二又從平等州十三縣并不一照寧間以
章惇察訪經制變復板朝廷方務休息乃詔諭湖南北
及廣西路並免追討壓堡等事五路諸郡縣寧寧間復議
開邊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皆願納土輸貢
賦及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以
爲招致敦著非便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焉元
以左右兩江羈靡州縣俱屬南寧帥府分司管轄左江二
路轄州二十六縣右江三路轄州三十一縣十九外慶遠
南丹谿其安撫司轄州十七又有思州軍民安撫司轄州
十三及諸團蠻其土轄蠻有四道僂氏謂安平武勒思良
七源皆僂氏又有四道黃氏謂安德歸樂泗城田州皆黃
氏無水安化有蒙氏南丹有莫氏西原則僂黃之外又有
韋氏周氏而黃氏爲最遠僂智高亂後僂氏之善長許從
宋姓故多姓趙者唐威智三邊中國兵未嘗至嶺南故
西原黃峒久道遼遠宋若於此北嶺南不暇宿兵故撫水
安化數爲寇鈔如廣源賊酋則其亂又不可勝言者矣元
都北方相去益遠姑息尤甚夷俗狃於仇殺往往侵盜道
境如黃聖許岑雄等倡亂於前黃英衍許文傑等繼於

後雖有土地人民曾何少獲其用哉我 國朝洪武元年夏平章楊瑄奏取朱亮祖等既取廣西左右兩江土官皆遣使齎印章納土歸款請以戶口稅糧悉登版籍每三歲願遣子弟奉方物入貢由是 朝廷肅其忠誠復因舊疆從重增置各府州縣俾仍為知府知州知縣等官許子孫世襲凡勸農請授悉由巡撫藩臬若土官絕嗣本族無可承襲及叛逆誅滅始銓流官代所以治馭諸酋者規畫亦密矣初太平府以流官郡守領州縣凡十有九大率土狹而民少其酋無所怙恃勢亦易制雖有一二不逞勢則平定而易置之今皆勒兵輸賦鮮有作惡干紀者矣

百粵

金華縣志卷五

七上

臣按秦并百部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所以為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其人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閩越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黔越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為郡邑居云

管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臣聞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久則士卒疲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西雲貴其山菁之瘴癘猶慘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漢時無異也 明主在上以天地為量以宇宙為境遇有遠夷梗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戰而威德並行以一使之任代千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懼蛇虺之毒染嘔泄霍亂之病親老孺孤子啼號迎尸千里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豈有非備遠夷之善實中國之幸也

金華縣志卷五

七上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九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

雲南

雲南圖叙

桂亭

雲南古梁州耆墟地崇岡巖嶽激澗穿紆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估則蜂屯蟻聚有事則聚散無常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在蘭閣安大理永昌騰越雄頗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權諸甸湖濬縣終雲龍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於斯寧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祿安北勝鄧川賓益並以兵力稱綏向背靡常蓋自麗川難夷直境相攻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險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構釁相率而小邦孟密亦倚其險遠至今不聞悔過皆在撫綏失策本無措置可言然滇南門中州必假道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之通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且存久而極塞在今日而滇直境而萬里投臣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虞此尤不可不慎也

戶口 戶一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口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五百八十八石黑白等時并額辦本折色小引鹽玉膏六千九百六十五斤

稽古典以備採酌事

嚴嵩

臣看得尚書書館所奏要將安南黎氏受封始末等項查錄前去以備應用 節臣等謹欽遵考得安南古稱交趾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漢分爲九真日南象三郡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印綬官階未以國稱其後封南平王泰章文穆猶稱安南道宋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安南爲中國郡縣其先李氏傳八世至于陳氏 太祖高皇帝登極陳日煚者首先效順遣翰林院學士張以寧等往封爲安南國王未至日煚卒其子日煚請封遣吏部主事唐仁封日煚爲安南國王其後日煚爲叔明所殺叔明爲日煚所殺陳日煚爲下所殺俱責以不義置之不討末樂元年安南國權理國事胡春遣使奏陳及方物賀即位稱爲陳氏之甥爲安南國權理國事奏請封爵 成祖文皇帝遣使廉察續遣郎中夏止著齋詔勅往封查爲安南國王後以矯詐往征之既而簡定陳李擴陳日高相繼爲孽叛服不常洪熙元年交趾海濱頭目黎利作亂宣德三年利爲高上 表乞立爲陳氏後差侍即羅肅往封高爲安南國王未至黎墓其位尋因雷震焚利居室因表謝利自立爲王及翻閱本部案卷所行有正統年間該安南國黎濠奏稱孫國王黎麟嫡長有父黎濠

病薨本部覆奏將黎廣度封爲安南國王至天順四年間
安南國黎琮謀死國王黎濂脫離請封國人不服被黎驊
嫡次子黎顯謀爲國人總攝國事黎琮自縊身死隨該黎
顯具奏求封又該黎顯奏准差官蘇文會廣西三司御史
等官體訪是實天順八年將黎顯襲封爲安南國王又查
得弘治十一年閏十一月該安南國王黎顯世子黎暉奏
臣父國王黎顯弘治十年二月初三日病薨遺囑頭目黎
本等以臣官攝國事謹差官王世隆等齎國人求封表文
并上進方物赴京陳奏該本部覆照例將黎暉襲封爲
安南國王情節及請 詔差正使侍講梁儒副使給事中
王綰齎捧前去行禮又查得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安
南故國王黎暉第二子黎詠奏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
日父國王黎暉病薨遺囑世子黎敬暫管國事本年十二
月初八日世子黎敬病薨時亟囑頭目黎廣度等以臣誼
繼管國事謹差臣阮實圭齎國人求封表并上進方物
赴京陳奏該本部覆照例將黎詠襲封爲安南王情
節及請 詔書差編修沈憲給事中許天錫齎捧前去行
禮又查得正德六年八月內該安南故國王黎顯孫黎暉
奏臣本國王黎顯舊任母黨阮仲阮伯麟等恣行兇暴誅
亂綱常以致阮仲等權傾內外至是月念國竊國柄正

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仲等陽還黎誼于舊宅逼令自
盡欲立阮仲親弟阮伯勝本國頭目黎廣度等同國人聲
說阮仲伯勝等之罪惡阮仲伏誅本年十二月初二日
黎廣度等請臣權管國事謹年 欽賜印信請命於臣謹
差陪臣阮綱等齎國人求封表文并上進方物赴京陳奏
本部有得該國進到表文內稱嗣係黎顯第五子黎瑄之
弟中間恐有遺礙取具該官通事范榮執稱錄據本國國
王並無嫡庶子孫止有黎顯孫黎綱相應承襲准封爲安
南國王情節及請 詔書并將欽賜皮弁冠服等件請
初備載正副使湛若水等齎捧前去行禮正德十一
年夏陳高父子作亂嗣遇害本國頭目晉人黎綱鄭江黎
叔祐鄭選黎念鄧鳴謙黎武冷等共推以明長兄故黎
顯嫡長子黎詠立被晝寢在陰山途路阻絕不得請封嘉
靖元年秋於廣同阮時雍等謀作不軌譴問征脫居清華
地方都城圍嚴悉爲所據黎綱鄭江鄧鳴謙等率衆共討
登庸僱誅賜立親王故黎顯庶出幼子然一切號令悉出
登庸之口本國益亂是年冬差編修孫承恩等齎 詔初
殊毆等物後竟以梗阻未達而返其所立程先紹被逐海
濱渴殺黎應儒立已子踪跡腹昧尤不可知四年夏黎詠
遣陪臣黎啓阮正卿等齎捧歲貢奏事求封等禮初登庸

避道不前續差撥軍報事此報本間道潛乞援不果肅
益得志歸無忌憚遂於嘉靖六年五月內明白奉立督統
明德本國人民雖腹背夾攻登庸疑其左右不任他人統
兵拒守迄無成功九年春再僞立其子莫登瀛僭號大正
安自尊稱爲太上皇帝每將兵拒戰四方見其人心不服
益縱兇殘擾害邦國國中大困黎民遷延月久本年秋憂
憤成疾而亡國人稱公亮節惟阮有狀報值達報如避阮
均范等皆以親軍孫世子被譴難嫡變子應襲并推嗣
逆然則主喪事者分倒置逆黨黨勢猖獗更衛大移聲息
無自而達於中國用是于戈擾攘計慘至今此其始末梗
概如此但前項事跡迭蒙年代懸隔奉節所查尚未能盡
其詳載在 皇朝實錄及內閣貯有檔籍必須備錄秘府
藏方得詳確已經本部備行內閣查錄外今將本部查
出前項緣由共錄上進仍候內閣所錄呈 御覽畢伏
乞發下本部別錄一本給付黃綰齋捧前去以備應用奉
聖旨是欽此

與發理葉都憲書

昔者人臣之使於四方也必諏謀度詢使情可達於上澤
本國於下而後爲其職蓋非其分內事也以其身所
經歷處其間利害利害可用而不可用之不得盡其言乎

信而行也觀諸四杜之詩見矣茲者奉 天子之命往封
交趾自秋初與閣下叙別於廣東既而會大總兵顏公於
梧州及暮秋始抵其國至冬峻事而還往返數千里之間
經歷五府三州九縣治之地知所以爲民之患而致閣下
請 王師出大將者皆曰爲蠻獠之殺掠爾以愚觀之又
有不惟爲民患而且致蠻獠之爲患者有三曰武臣之怠
弛曰文職之貪懦曰土官之爭奪何以知其然也自出交
州界即抵憑祥縣其縣屬蠻男李廣寧廼其思明已襲知
府黃道與其叛弟黃慶之中表弟也慶自七歲爲衆頭自
所轄與兄爭奪十一年矣積兵二千餘人不入府侵其兄
則入縣劫其弟縣治悉已燬燬官民猶且藏匿惟恐復之
復來蓋慶既不得其府務欲得其印以爲縣又欲忠州奪
其姓陰而見仇于思明羅陽土尹既沒而方爭於二幼所
以借土兵引蠻獠以相仇殺大抵土俗得印則得官故知
有印不知有法也閣下有明其無易樹子之法知有長幼
嫡庶之序則法重印輕而土官爭效之患消矣自憑祥抵
龍川其境熙熙然樂業雞豕牛羊徧野可觀蓋得土官賴南
保息其力肥其家雖使交人誘之而不去反有慕之而來
者土官皆然何慮兵不強而賊不畏哉太平一府所轄惟
三府之民外所屬十又九處皆土官非有文官材能過人

者孰肯聽其約束故舟行七八百里東岸有羅陵陀陽左
州西岸有思明忠州等五處土兵與文民不聊生維出爲
盜雖官船常有所警而商賈不蒙其害閣下苟嚴其考
察予奪之法薦能明剛介之士以臨遊其土俗則民之所
爲而文職貪懦之風息矣自太平盡境有渠洛巡司迤南
寧所屬也距城五十里村落相望雞犬之聲遞聞聞之則
曰能協力拒賊數次矣况得新守黃鏞亦平易而不擾也
他郡亦然何慮田不闢而民不安哉武臣自都帥以至列
校多其土產知蠻獠出沒語言而或交親訥誦以縱視爲
患者亦有矣今官軍雖悍而不習其水土土兵雖習水土

聖明憲法卷之十

七

而未知其習學閣下苟宣其三令五申之法凡有征調必
先本處武臣然後以土兵繼之以官軍勦之則實有所歸
而武臣怠弛之弊無矣且近者舟過南寧從夜及或求一
護送不可得使有賊警孰其爲禦然求可知緩急者亦惟
橫州王指揮尚寧劉指揮太平夏千戶而已閣下想亦知
之使求復如其人者可守可戰而用之威當其能則不能
者孰不爲之勸哉此四患固以鑒獠爲急然使武臣不思
弛文職不貪懦土官不爭奪則蠻之殺掠亦不可以不治
之矣復有水滸界平南寧橫州之衝居無城郭半無官軍
頻年爲賊所破每其會吏師生相與一揖而退過午則率

挈孳登小舟千中流不畏風波之覆溺而惟畏賊徒之奪
至其若有不可緩言者况舊六里殘缺已半閣下或分隸
千州郡兵保之以免其水宿然後諸置一所以求其守不
然其民辛苦塗溺易得寧也貴縣得王簿何楚英潯州有
范參將所居在則賊皆不犯其境是能以詐力相誘尚使
之不犯而况真能以威信處之而賊有不知者哉蓋賊性
聞強則避見弱便欺其理勢明驗有如此者閣下蚤以名
進士歷任兵科都給事中當胡人犯順之秋日進章疏皆
切中時病舉陞方面參贊迤北諸軍復者成績由是 天
子特授以總司風紀之任加以贊理兩廣兵務之重謹厚
之德隆廉能之聲著蓋不待所取謀而事無不知不必所
度詢而情無不達而愚猶爲是言者宋人得燕石而駭之
爲似玉也楚人見而笑焉閣下慎無以斯言爲燕石而笑
之而特米用之幸甚

聖明憲法卷之十

八

題爲除大害以利邊方事

陳察

臣切留神思慮虛心博訪銀場利害未嘗不痛念邊方因
此困苦委的合行封閉以前撫按官節次建言已爲懇切
該部節次執奏已爲詳明惟 皇上展斷一言准今封閉
則明見萬里庶民遐荒大抵高國爲民但當其利管分數
苟有利於國有利於民別無損官是則宜力行之設使利

多害少君子亦不必行至於利國少而貽害多固斷乎其不可行也雲南銀場利國未十之一貽害恒百且千況十一之利未必全歸乎國用而百千之害未免益甚於地方且如荆山等場弘治十二年奏除之後似平稍息其害矣續乃又有竊私採挖正德九年奏開以來似平止在新興等五場矣訪得另外却又嚴密摩柯他白箇舊等峒其間獲利多少與夫營舍上供固自擅於管理太監之悉臣素不預其筆無從稽考之數其中隱弊雖在地方非非傳訪亦未備知况天階遠於九重抑豈得而盡聞乎惟其弊端不塞則乘時射利徒中憒小之欲而貽害無窮殊非國家之福也况今年三月初八日以來雲南府安寧州大理府衛賓川州鶴慶府白鹽井提舉司等處地震數多其切近銀場處所震動尤甚臣伏念近年海內地震之憂雲南獨甚夫地道屬陰理宜安靜今乃若此蓋緣前項銀場採挖已甚地土氣脈傷損太多陰道不寧災異召見臣先是疏云地方竭於誅求正此謂也且地震之象多主兵與兵興之端多起於盜賊而鑽利之地又誨盜之源也抑採挖之夫中間亦有過賊適因亡命無賴日則採挖夜則劫盜其地又與經鄰母善龜山等處賊巢相近若不早圖誠恐一旦剽動數萬民窮盜聚貽害地方釀成大患後

時雖欲救治則爲計已晚矣不勝民物愈不堪命臣等悔今不言固已無及與其臨事而驚若思患預防乎伏望皇上軫念雲南僻處遠夷民物困苦日削月蹙邊方事變易動難止俯監節次撫按官建言及該部議奏俱已明白斷不再緩早賜討論仍必者之甲今不許聚斂之徒再起弊端庶使地方城池頗得寧夫之字倉庫銀米亦省虛耗之虞宿弊可以任除民患可以息此實雲南萬姓再生之感幸不特臣等憂國之至願也

雲南

田大成

雲南古梁州舊境也在大富西南百裏叢集其臣族曰夷人曰費人曰麼麼曰禿老曰些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白夷曰土獠曰羅羅曰撒麼都曰麼察曰濮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峨昌蠻曰白蠻曰白蠻蠻曰白蠻蠻各有部落莫方所起其後哀牢夷有二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網沉木有感而雉產子九人是爲九隆其後子孫繁衍分爲九族散處山谷最爲巨姓楚項襄王使將軍莊蹻略巴以以西至滇池可數千里以兵威定會蠻蠻楚大亂蹻遂以張王滇至漢武帝時滇王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後漢光武二十七年張騫貢象求內屬奉朝貢明帝承平中渠首柳貌率衆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南二縣之

永昌府是也自是滇黔相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
開不賈度傳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自後或附或叛莫
考其世部中有仁果時者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連六居
昆彌川號大白子國傳十七世至龍佑那蜀漢建興三年
諸葛亮南征平益州封龍佑那爲酋長賜姓張氏諸葛亮
武侯之德新出山林徙平地傳十七世至張樂進求而遜
位于蒙氏蒙氏始興曰細奴邏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
也唐高宗永徽四年代張氏自立國號封民稱家舍詔詔
王號也其族據地稱詔者五而蒙舍獨居諸詔之南故曰
南詔傳三世至皮羅閣玄宗開元十六年皮羅閣以兵滅
五詔盡有雲南之地尋爲中國破吐蕃開海蠻有功冊封
雲南王遂築太和城徙居之天寶五年遣其孫鳳伽異入
朝授鴻臚寺少卿賜樂一部于是南詔始有中國之樂皮
羅閣死子閣羅鳳嗣時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
使仲通滿怠失諸夷心故事南詔常與雲南俱稱都督通
至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索閣羅鳳不應虔陀陰表
其罪閣羅鳳怒殺虔陀破姚州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
之次曲靖閣羅鳳遣使謝罪願還俘掠姚州仲通不聽
閣羅鳳遣其將段儉魏德戰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六萬
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

非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兵命李宓征之天寶
十三載閣羅鳳誘安兵深入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唐兵糧
盡饑疫死者什七八乃引還閣羅鳳追擊之全軍皆沒楊
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
二十萬人自是南詔與中國絕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
累擄小國自廣政元長壽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清平官
鄭回者唐故西瀛人也降於南詔以中國法教異牟尋乃
僭立五嶽四瀆汝凡莫三託之官王自稱曰元德王朕也
稱其臣曰昶猶言卿也官之大者曰清平官以決國事猶
唐之宰相也時吐蕃入寇常以雲南兵爲先鋒又重賦歛
奪其疆陲南詔苦之鄭回因說異牟尋復歸唐異牟尋然
之會西川節度使章彝遣人招異牟尋遂謝絕吐蕃復臣
于唐德宗貞元十年遣使賜南詔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
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笛工歌女曰先帝所賜龜茲雅二
人在耳有之吐蕃與回鶻戰調南詔萬人異牟尋陽以三
千人應之而自將萬人與章彝赴蕃大破之遂斷鐵橋章彝
復出兵助南詔吐蕃苦唐詔苛角竟不能報回傳至章彝
入寇成都取諸經籍大掠于女工技數萬人去自是南詔
工技文織與中國均矣豐佑死子世隆立僭稱皇帝國號
大權屢寇西川陷交趾兵威大振僖宗乾符二年高駢鎮

四川以兵擊敗之世隆始服蓋前後為進者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世隆死子隆舜嗣唐以安化長公主妻之一傳舜化真而為布衣鄉貢所賦鄉貢有鄉回七世孫也家氏自立國號大長和三傳至鄭隆置而為東川節度使楊于貞所擊殺其子清平官趙公休代國號大天興未幾于貞廢善政自立國號大義左右皆云稱元年過海節度使段思平以兵討于貞滅之段思平者得倫魏之六世孫也生有異兆于貞思之思平逃匿野桃食之核有文曰自昔思平拆之曰自乃十一月廿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敗跡焉當以此日舉兵乎遂鳩集義等二十七部討之是夜思平夢入斬其首又夢王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師董伽羅解之曰公為丈夫主首為天王瓶去耳為王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滅楊氏而有其位國號大理死偽諡太祖皇帝四傳至思聰為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雲南以圖進太祖嘗唐之禍其子南詔以王斧畫大渡河曰非吾有也自是雲南遂不通中國而段氏得以晚臨襲以長世矣大渡河者今四川黎州是也段氏七傳至思聰為其臣楊義貞所弑岳陽高昇以兵討義貞滅之復立段氏之附正

字為帝賞罰政令皆出高氏段氏權廢位而已宋紹聖間正淳遣使入京求經籍得六經九家自是雲南多文學之士矣又十傳至興智而為元世祖所滅仍以其裔賈為大理總管尋授宣慰使至元其子以皇子忽哥赤為梁王都督聞今之雲南府是也至大德間中原版蕩梁王與段氏有隙至正二十三年明王珍僭號于蜀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部悉亂大理宣慰使段功以兵擊明王珍敗之梁王乘德段功以女阿禮主妻之梁王授功雲南省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而梁王曲意承奉以故功雖終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嘗舉所一章促之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還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寥倚幃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悲生竟鬼哭功得書既歸已而復往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郎復來將吞金馬嘶碧鷄矣梁王疑之密召阿禮主付孔雀膽一枚令乘便毒殺功王不忍夜私與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我有大造于爾家爾父待我甚厚何得有此王再三言終不聽明日梁王邀功東幸演梵今將格死之主聞變大驚哭曰阿奴不聽吾言果有今日阿奴雖死奴不負信舊泉也欲自盡梁王守者為方主悲憤作詩曰吾家住任鴈門深一片閒雲

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夫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
蒼山懷我一生踏裏彩^{胡蝶}吐^{可憐}曾^{可憐}阿奴^{可憐}
施宗施秀同奴及雲芹波海不見人押不慮花顏色改^{可憐}
死四方走肉屏獨坐細思畫^{可憐}西山鐵立霜瀟瀟
樹立松功從官員外郎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樂而卒其
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
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春
家憐求訣雲南土綿酒休教灑淚頻梁王憐其才乃厚恤
之得隨功歸楚大理而功之子寶文僧奴恒不忘復曾傳
奴將適建昌華黎氏出手刺綉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東髮
聞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年 高皇帝
即位金陵改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蘭與元主相通復奏
舉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王孫復侵善蘭梁王借兵大理
寶答書曰殺虎子而還嬰其虎毋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
候途滅號獻璧吞唐金印王書爲釣魚之香餌縶蘭淑女
設掩雉之網羅平章已亡兄弟靡絕遺一焚一奴双耳
替華黎氏焚父可配阿儘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兵如其不
然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來吳書
後附以詩曰烽火狼烟信不符號山舉戲是文吾平章枉
死紅羅帳^外虛題粉壁^圖鳳列岐山^北隱麟遊郊數

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底飲與裝不屬吾梁主見之恨
寶入骨寶聞 高皇帝龍興表歸款上降詔答慰之寶
卒子明以洪武十四年繼爲宣慰使壬戌春 上遣類
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將兵破善蘭梁王把都鴆死段
明懼乃馳書友德等其略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蘭
衰宋夸畫之餘邦地莫能酬中國之都邑民莫能列中國
之營屯征之而徒勞甲兵寬之而海納鱗介乞依唐宋故
事頒降雲南王印一顆大統曆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賈
三年大賈則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之分各安勞逸友
德英怒持辱其使諭令速降明再上書其略曰善蘭危如
登天大理險借援得計如漢武習戰僅置益州莫能全土
雄若世祖駐驛只緣善蘭分裂餘區自方以講和爲上全
師爲奇大國死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追乎糧盡馬死將
獨兵難爲天下安書後附以詩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
雲南守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並進明兵大敗擒俘
京師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矣凡哀牢夷自仁果
時立國傳世三十有四蒙氏自細奴邏立國稱王九世稱
帝四世歷年二百五十鄭氏自賈立國傳三世歷年二十
有六趙氏楊氏俱不踰年段氏自思平立國傳世二十有
二歷年三百一十有五又段寶爲宣慰使傳十世而我

朝混一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及宋則
僂然僭竊睥睨已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以羈縻
畜之迨乎我朝幅員混一棘叢雜句以精版圖可謂張
矣臨其疆域既寒華夷雜居時估則蟻聚蜂屯有事則狼
跳虎噬蓋有餘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順
號次壤元江臨安南道交趾金齒騰衝西應諸司瀾滄縣
終永寧麗江曲靖迤邐而東彈壓萬蠻四遠領事可
親矣諸夷之魁則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諸
益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蓋自麗江伏汰而滇境精華
惟尋甸一帶兵衝漸陳諸羅跋扈不邦孟密恃其險遠至
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關伏處置乖方莫可救矣至於滇
南北上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聞滇也有徑可
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存而榛塞莫修刊山通
之策所宜亟講也

木邦宣慰司

田汝成

猛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國初納款授官與
八百緬甸車里孟養諸酋競強鼎立而猛密有寶并爲木
邦利府陶佐司奎領之陶極者猶華言頭目也宣慰使罕
樸以其女襲罕妻司奎罕樸死孫罕罕立嗜酒好殺妻
罕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公侵木邦也成化初南寧伯

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
尤禁索無厭寶石遂怙勢縱橫略地自廣十六年太監
王舉密寶石猛密寶石弄爲不與舉遂疏猛密叛木邦罪
請征之寶石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倖用事而周賈五者
江西人也通猛密謂寶石弄曰無事當與我共食聞天下
得權結昭德官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齎重寶授之不
止不征且必授官比木邦矣寶石弄從之遣人多齎金寶
授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大夏以美選俾往撫遠大
夏辭曰某愚懦不任使安遂舉都御史程宗往以竟授宗
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
大怒曰萬公甚善汝欲使忤之誠受懲不知所爲徐按卒
宗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撫猛密寶石弄出迎會寶石弄
所遣安使歸已悉安言其意寶石弄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
須坐講宗許之復曰我不待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
得已至南牙山就見寶石弄坐定互講良久寶石弄曰我
猛密之於木邦猶太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驅倍大
象矣寧能復納太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略木邦地界
之爲設安撫司以司奎子孫世襲其職木邦人訴辭宗宗
輒咨辱之曰朝廷畫王分封汝寧得尊耶狀聞萬安大喜
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寶石弄既立遂盡奪木

邦之地空究本猛止由是孟養許言大不平達大開猛倫
崇從兵衛字聖言必戒撫察會 敬皇帝即位安宗斥
暴按察副使林俊復稍割猛密地還木邦養字弄懼不
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襲欽矣

孟養故宣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王昏懦不能鎮
轄諸夷部下貴姓首思仁遂擁眾麗川叛孟養奪取其地
刀賓王奔木昌死無子思仁並張遂奪騰衝潞江自稱
曰沐沐美王號也事聞 憲皇帝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
方政右都督沐昂往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緬於江
守我軍不得渡先是刀賓王嘗遣思仁質嚴府嚴兒子首

一

十九

之適遣使諭降思仁思仁陽許諾以故成無渡江意緬檢
數挑戰益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率麾下夜
半渡江擊緬檢走之衆勝思仁上江坝之夷兵烏巢政
以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達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力諫晟
方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遂遣其子瑛過江還
田汝急歸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師取拔緬叱之曰
無多言將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去為緬夷兵射死為泥
十軍皆沒無孑還者晟聞敗速燒江上積餉被燒棄推東
本米昌布政使應慶手按使賴興以此聞 上遣使者
問罪成自知不免乃遣人語使者曰吾王將也先律喪師

不敢移罪它乞無問遂以淡水啖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
以麗川稱叛以來國家芻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
數萬宜放重徭外以甦吏民 上猶與未決太監王振方
寵倖用事力勸 上征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
伯將貴益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
擊思仁敗之思仁走緬甸驛遂謂思仁所略孟養地界緬
甸驛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歸驛送京師斬之緬
甸以其子銀起奉居守孟養增之麗川夷復擁思仁少子
思機攻銀起未敗之復有孟養之地驛華慮師老餉道益
艱厥終不為滅遂約思機許得部勳諸夷居孟養女故復

一

十

與立石畫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機懼
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論功以王振從子一授錦衣衛指揮
僉事驍封靖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 憲遂作誄
忠毅展定遠王諡忠愍厥政之敗在四年驛征石九年竟
十三年乃罷思機雖無官其家階表中無異王者成化中
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大遷于諸夷恩祿乃以祖母孫常及
諸珍物餌能石見欲飲食親與相對思機稍稍縱橫及
治初 詔以金牌信符給緬甸外土酋時孟養宣慰官廢
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頒給思機遂以牌符號石諸夷
曰云云信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略取旁小邑自廣會信

叛本邦事久不平泰政電科者素輕脫以平猛密自任或
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徵兵思祿思祿科欲不與則憤
猛密叛本邦得官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猛
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以一命允之遂
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圖志大敗猛密設伏盡擊殘什七
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遣使渡金沙江攻猛密取蠻
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警欲劾科科
以計解尋稍謫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祿既遣等渡江遂不
可制大學士謝遷科同卿也科復挾遷勢干獻民獻民復
奏舉科曰臣聞使功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朝

國朝卷之三

三十二

議許之復以科為雲南按察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
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若為隣
惡誑誤以干天恣爾大舉莫若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乞以
一子為土官復宣慰邪欲大學士劉健欲許之以為思祿
有官猶可制即無官其脅且若也不如因而官之遷復以
科改勸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論曰猛密孟養之亂皆諸蠻獨以中官而灌以閩輔日
益滋長雖欲交列不同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為非謂
王振稟禮道愈而事愈建公亦曰麓川初叛不妄嚴而遣
別將遂至喪師此是貴將江之敗處也

以晟元勳之裔關土安南有功復畏岑引隱自煩得蒙贈
誥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職大將釋而不誅舉國益甚振
之罪惡通天若王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
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與文達略同蓋美文過為家吹所
蒙第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交趾

黃福

交趾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
所司皆由本未盡除中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閩定在
簡定雖去而李擴在李擴為擒師錄景異之徒及久悉在
網羅而無漏者似為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自衛安守

國朝卷之三

三十三

之無法不免再變何者陳元楷乃李擴昆弟也今雖遠遁
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為簡定李擴之續乎偽官頭
目今雖降附待之為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為阮師景異之
亂乎今成功之將在此今勝之兵在此吾忝為守官不於
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
乃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若忍於自欺
苟且偷安以為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議
若曰欺人依違取媚嗟無一語直至事壞而始上清宸
聰則亦無以免朝廷法度之議慮至於斯言何容已謹
將鄙見逐一條陳上冀采擇幸甚幸甚

一本處地方前有賊夫竟欲求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
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平之然今交趾都司衛所原守官
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乎一地方又闊迢迢千里無一
兵半而以土兵若謂總摩十一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
未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則處處皆振旅而歸恐停
獻未至關而警報已微聖恩豈意國之

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
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煩兵屢舉今事故之
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及及之民而以舊所遺一
分之兵中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
免後難今將今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

演義一帶 黃江上下 太平等處海口

譚全江 說江 魯江 賊子關

廣威大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官

良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布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為虛

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鎮夷關本關止命土兵中

之如此則鎮夷關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中之患

一歸化石廩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

里家象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於誰若於臨安衛橫

撥二所官軍於臨安府聚集三所民兵立一衛於歸化
如潼關澤州大牙相制之例以節通上下地方便益

一兵溫坡壘臨留三衛所原聚舊儲土兵近年以來官不

得人逃亡之數十云七八其二二分役者率皆老幼貧弱

代身有名無實是致常需糧路無不通如於廣西調一

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於丘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

土兵之能事者管之毋得不得役務要正身時帶

當家者小當川在役如此處便

一廣西田州府本處鎮夷關下遠從處兵便等利諒山一

藩漢以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為事於廣西兵立功如將

本處改受武職今選本府民兵三三千名親領於鎮夷關

左衛控制不但服義情且通道路

一鎮夷安萬寧等處縣近接雲南海口并連廣東外州地方

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移彼處衛所官軍

或移彼處附近近有司民兵以克其數內備一於所萬寧等

設立以控靖安地方等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官賊未就擒時急於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

撫二官自行招撫而有司官謹於奉命無敢有違有徇情

取止親戚者有挾嫌者皆正吏卒者有公縣之民俱被

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自兄兵及卑丁貧者自克

兵者後雖李都布政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
歸併因循苟且至於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復廢
屯田者糧徵不足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
新整理必致法廢事舉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按司
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
行取勘見數太其老幼卑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丁多者
爲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募若干土兵然後照數築
集總小旗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
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置
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率屯守不許亂弄有警不拘其

卷之三

三十一

管軍官伴當亦如舊例就如所無遠無近咸應之月旦以
卿禮接之王則待封而後可然後遣一介來曰王悟矣敢
請干執事則僕等何辭之有亦何煩亦論之有茲永阮堵
阮廷美來詢勦之遂布此以聞惟王勉自處焉海等謹復

定興王平安安南錄

太宗大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煚爲其臣黎
季雅所弑季雅號姓名為胡一元子黎爲胡空攝稱陳氏
僭嗣查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遵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
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光復遁至京相其買李
隆問之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未樂四年春遣使

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李隆休兵殺之及使反
上聞之震怒諭群臣曰朕爲萬國主恭爾事夷乃敢爲不
道以戕其主奉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
告蒼侵軼疆界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太康紀年易名
僞稱尊號李隆稱太上皇發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稱
程朱爲割竊乃議與兵問其罪群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
告于郊廟分遣近侍犒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祭未制諭太
子太保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克總兵官西平侯
沐晟爲征夷大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
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勒大將軍

卷之三

三十二

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靖遠伯王友領驍騎將軍朱榮劉
劉升慶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克羅大遊擊將軍
朱廣王恩檣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
荆湖閩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恩名府馮祥進左副將軍
率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添盧旺等紀巴蜀建昌雲貴之軍
從雲南臨安府家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劬爲參贊戎機刑
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餉餉於凡所
過名山大川修祀事乙酉出師上親幸龍江橋祭將帥陪
伍交昨惟謹訖事駐江游塔於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
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究武母殺降毋禁老稚毋毀室

塞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遺朕命者雖勞勩動且庶于罰能等項旨受命萬眾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江大將軍遼疾以帥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率眾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上命輔環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勅諭之曰西平侯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為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筏等本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平議曰賊江棚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營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我今攻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且備攻而取之易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其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征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內府所置夜明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卑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援梯登城用刀亂砍賊眾驚呼城上火炮响賊

之軍皆蟻附而上殺賊於城內昔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為大將軍收陽王孟文忠為備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功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典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賊賊公丁大罪二十以明乃天討之意數季齊兩殺其王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仇重欲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有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罪五老諸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命使送之乃敢拒惡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罪八殺土官猛慢傷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州西之梧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視國新遭喪與兵攻其舊州格列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耶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首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僞造金印帶服逼使其服罪十六著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刃之於是陵港口罪十八不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僞僞聖元紹成開六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臣報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

云兵南下問知所以既開榜示咸知其由及見榜末云待
恭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成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
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橋牙入境并望記其
國中山川畢論其象曰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
賊害其國王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慰民困命
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軍令不
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庫舍毋掠禾稼爾等宜奉承聖
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謹
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橋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
廷伐罪弔民之意招掠之王諷知塔聖以函由陸留官歷
鷄嶺關至片站山着深險林不陰野且多溪澗慮賊有伏
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
修道路絡繹橋梁會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縣已酉哨至
留隘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殺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
六十餘人是日驍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鷄嶺關斬首六十
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棄寨散走
子大軍次鷄嶺關癸丑次片站是日先所遣鷹揚將軍方
政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
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浦蠻入境都指
揮朱濂等率猛烈關合藥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

木造柵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富良江口奪其漕勿等
沙左參將寧城侯領兵渡其上將都督程達等中夜登冊
越山自間道以出挑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
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祭
酉禮海將軍魯麟驍騎將軍劉剏出後因吾寨是日有僞
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遠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
巢穴在東西二都特宣江池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
池江南岸金園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
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半江直至盤灘因枚山
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潤七
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綠江下木柵悉國中舟艦泊其
內凡諸港以河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聚衆屯守水陸
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
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李春曰子奉命統兵來問
爾罪爾能戰則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
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齎勅至諭聚
賊以禍福及許其贖金五萬兩衆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
間李春不出見以訖辭本曰又書比對原發勸合不同此
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左兵回即貢否則自有準備
予知此勅是欲以欺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殺

軍三帶州年簡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議造船置鏡以
聞進取時賊有刻船出沒江口王命應麟夜昇船從上流下
水奪其船斬首餘級自是刻船不敢出沒王與列陣驅象
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制獅子象蒙馬象鼻獅子形驚畏而
觀又為銳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父官軍殺死
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岡山又明日偕富
良江南岸而縱火焚綠江一帶木棚烟燄漲天幸西直棹其
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給榜諭吏民
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翁以弔伐之奇戰於動地
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侯陳九伐其

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擄其子遁於海島我

三十二

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連山困枚山等處水
陸據守乃分遣靖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瑄等隨
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
千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遏聞賊子黎城聚舟黃江左副將
軍左叅將領軍還富良江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
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
首萬餘級溺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於闊海口出
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散故潛遁宅
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於鹹水關岸留戰船

士皆彼必出闊海口以襲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
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乙酉
王與左副將軍合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
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既而登舟植木為柵王乘其柵之未
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帥舟師夾奮擊賊速大
敗富良江水為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陽侯乘勝長
驅直抵闊海口黎賊父子聞賊船遠遁于雲源王諭諸軍
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叅將鎮守備
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
道兼進調派五營驍士官莫琛等分領戰船由水陸窮追

戊寅舟師至清化之黎江賊衆聚船以拒升張等擊賊斬

三十三

首萬級五月丁卯王至濱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遂途中降
者繼踵知黎父子遁于文子之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副
將軍兵從陸路柳升等率舟師由水陸追賊壬申大軍至
又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厥黎江西
路進軍兩兵俱至監石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
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餘艘船分散賊首潛鼠
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
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等十人國大王黎葵等丙
子莫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國黎僞主及其僞太子

萬于高望山九黎民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方悉平所得
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家馬牛羊
舟糧無算遣都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
等受命時詔今來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
官吏耆老入等咸稱黎賊已平年殺先恭王顯立其子
顯而殺之遂寢其國前使殺其近族五十餘人又其遠族
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
如內地以復故王顯其諸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
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
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
廣東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丘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
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
安南復石郡縣之故并初有司爲陳王贈諡凡其宗親
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蓋墳墓禁樵採
各戶給三十九黎賊苛政暴缺悉皆除之擢用賢能修禮
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
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名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
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朝狀
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西平公縣國公靖遠伯王友
進侯爵都督柳升陞安遠伯餘懼官增極有差誥恭王帶

金帛命于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上親勅平安
南歌以褒嘉夢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簡自擬陳姓
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而修干又簡當崇都翁
阮師陳希易等謀反僞稱曰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龜慶
年號朝命黔國公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
遏絕廷謂議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
印往共剿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共兵五月入境三躬督
戰艦破賊于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太平海
口賊黨又安遏江東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
吉利欄之山并其黨簡希易等艦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
朝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李擴復肅聚稽稽重光年
號李擴乃簡定爲阮師等所廢而立李擴定敗潛遠實聞
王班師復與陳景昇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受王前印往
督師征之夏午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其
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不以抗兵督將士悉起其石以
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
險阻彼必設伏以捷我乃使驍將軍士兵搜出果得其伏
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
竟莫得其要領將闢以東群盜蜂起所至者交州一城耳
蓋新設州將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業終不世更

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主
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復聚朝廷屢下詔招撫之
受李擴以布政使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
孫以復陳氏爲亂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還復出用
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莊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
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
人人知懼不敢就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
能渡於日麗海口一堡以守之王師卅師自音羅海口洋
過荷花海口洋過直抵日麗賊焚軍而遁至本退工速進
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盡其化日城謀知
賊悉聚于受子江復追至其境賊復聚數十以爲前敵
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上謂將校曰擒賊在此舉機
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衆伏突起至一箭處其衆奴再前中
其衆叫號退走自蹂其衆衆勝擊之斬又僱仆填溝闢賊
徒散遁進擊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連寧屬等
柵山峒崎嶇林青鬱鬱不能前王乃下馬從僉險蕪程觀
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皆餘人僉屬與賊自陳李擴壁其
皇子皆就擒時十一年久也明年班師還京日王出師至
是首尾踰三年始獲官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
功爲難云二十三年四月 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

官往鎮安貼又有平陳月朔之功十五年上以王久勞于
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歿于王事至是四十年矣
嗣子太子太傅太子太師襲封英國公遷出其家閣者插
住所錄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于次第之子
因奉致交趾郡王所載露布榜子及明文穆公奉勅作
安南碑楊文貞公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碑
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外夷侵佔地方事

議得龍州邊境與安南所屬太原等州縣邊方委的原隔
一河其河外丘沐嶺地方雖境外空閒之地先年龍州官
民與彼夷民往來和好以致割於等村居民過河開種田
木埋墓墳墓後知偷竊往來招撫致怨但安南國假此守
邊之民迫近龍州之境聚訟管柵屯兵哨守使割於村民
驚疑憊怨構結至此合無請勅安南國王差的當人親
詣太原等州縣邊方武諭在邊夷民各要照舊保本境
地方安生樂業並將龍州所奏丘沐等處附近羅回割於
等村沿河一帶營柵兵卒但各畧回庶免驚疑不生憊怨
今後邊民敢在過河越境種田牧養偷竊生事擾人者就
便擒拿解回本州痛加懲治等因本部行移兩廣總鎮總
督總兵總官公同再議報布按三司移咨安南國王委官

會同踏勘明白果與勘事理相同即與劉念伯仁彼
銷立極大界碑數處各自給與人民本分發生所有管柵
盡行撤去照舊巡視度幾疑竟無藉辦無藉疑仍分彼此
奏准通行到臣會同行探廣西三司委官呈稱報請龍
州所奏地方駐劄會同安南國王界大小頭目務希將等
添設阻官不客過渡踏勘地方堅立碑石以此疆界未定
事無歸結乞行安南國王另委公正頭目前來會勘定奪
等因會呈到臣議得所呈與先勘報無異况此管柵有無
既不足為彼安亦不足為我輕重但先行會勘止令廣
南布政司移咨本國要作前來所以勘議未結合無請

勅安南國王早差知識禮法頭目前來督率邊民將前項

原設管柵盡行撤去退守舊疆聽候官立石河邊為界使

彼此邊防如舊兩無嫌疑民相安而仇怨可解具本奏
抄到部除查前該奏行事理合無宣 勅兩廣總鎮總督
總兵等官公同再議行令廣西布政司仍咨安南國王大
意謂爾國與本司該奉 朝廷明文各安官員會勘龍州
與太原等州縣交界丘林嶺一帶地方不意爾所委頭目
聚而為等固執偏見違爾回還以致事無杜絕難於面奏
切要別委議達大體人員刻期前來會同各官重覆勘議
慎重有違各事回奏伏乞 聖明裁處方合大甲至正

之道可釋群小蒙蔽之嫌彼此人情於此始定行之久遠
方無後言其廣西守臣仍須撫恤龍州官民勿致離間背
叛此等事由止許摘其行令廣西布政司仍咨安南國王
以下緊關事節不許全文外泄實有所歸

緬甸奏文三道

緬甸使臣答加連等今將緬甸卜刺浪拜奏 天皇帝前
情由 奏知賊子思機發第兄兩箇為送的他父親來計
恨着常川要虧殺如今卜刺浪還歸教不住專待 天皇
帝勅諭如何計較整理事務奴婢的卜刺浪拜奏 天皇
帝整理事務的雲南金藍騰衝人都得我的財物我使臣
要到 御前時他每不肯計較着來 天皇帝可憐見時
有會百夷話的人差來整理事務大賞賜并金牌等物送
將來時 天皇帝的洪福得瞻仰了奴婢的卜刺浪十分
歡喜奴婢征伐賊子情由知覺得着實如此情由 御前
奏知

前件查得先該緬甸大頭目馬哈魯哈連刺奏稱差人
同伊征取賊子思機發等因抄出本部為賊首思任發
已就誅戮思機發等殺良無辜再不會犯我邊境况今
邊務方殷貴州廣西等處事體未寧俱用官軍防守難便
調大軍已經奏 准行令征南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沐

璉等差人齎文與緬甸大頭目諭以 朝廷具奏備忠誠
但以賊子思機發違道窮荒不曾養還道加示備當整
飭所部頭目人等用心保守地方 朝廷法天行事合德
討罪賊子思機發違道當典刑爾不可不益勉忠順益堅
臣節以爲未遠之利去後今泰前因又審答加速等說稱
賊子思機發比先總兵官征討他時他只領得一千人來
見官軍勢大躲了如今他收拾人馬約有十萬千時出來
緬甸地方廝殺攪擾我緬甸官憲不敢望 朝廷調軍只
待 勅書一道或量調騰衝金盞官軍見得有一 勅書
軍馬到彼我每自調人馬與思機發殺又說 朝廷這一
遣與緬甸大賞賜回還路經本邦等處共有十五站方到
緬甸若得 朝廷差曉百夷說話的人送他每回去使本
邦各處知道緬甸與 朝廷出氣力來等因據說臣等切
詳軍馬固難動調費其所當撫安况衛人係新近設立去
處而雲南衛官軍多有調征貴州者若便量調協同緬甸
征勦賊子思機發非惟軍少不足以張軍威抑恐徒勞無
功而惹他變合無只請 勅緬甸大頭目諭以爾之竭盡
臣節爲國効力 朝廷具知但以賊子思機發違道並養
地方設若量調官軍同爾往捕不無彼此牽制難於行事
又况降州境土俱爾地方若果賊子思機發違道謀殺法

督率頭目人等隨宜守戰以爲邊境保障以殄賊寇頭孽
如有成功明白開奏 朝廷重加陞賞必不吝惜仍行雲
南總兵官知會唐懷柔遠人之道盡而以夷攻夷之策得
失其言之差曉百夷話的人伴送回還 即係夷人請求
未敢擅便定奪取自 上裁
緬甸使臣答加速等奏 天皇帝泰衡前奏如今奴婢緬
甸卜刺浪拜奏的情由所有 天皇帝事奴婢十分出力
來思任發得了時我十分敬望 天皇帝使差恭刺劄等
衆頭目將頭畜牛羊米糧酒禮總共官尚書處迎接來總
兵便要急任發一時不到就將恭刺劄等拿來 天皇帝
可憐見將恭刺劄等放回來時奴頭目每得養他父母臣
十分歡喜死的死了也罷今有一 御前留下的頭目當丙
滿達已邦思傑賈賈賈賈賈同從人七名臣與 天皇帝
整理事務有功的人這頭目不來時古刺答冷百夷必笑
我 天皇帝可憐見放回來時得養活他的父母古刺答
冷百夷聽得時必然都喜歡
前件查得當丙等同從人七名先條 欽留四夷館辦事
人數近該緬甸宣慰卜刺浪奏請各人回還本部爲照
係外夷求請未敢擅便定奪奉奉 欽准既留四夷館辦
事罷欽此欽遵外今泰前因又雷得加速等說稱見當

丙等比先都是緬甸管事頭自為因偷住思任督着他尋先到軍前來報彼總兵官今來後蒙朝廷恩賜將他每一般來的使臣奉刺等却放回了留住當丙等如今九箇年頭他都有父母妻子終日在家啼哭思想可憐見放回去等因據說依照當丙等條節奉欽依內事理因夷給辦事人數今又奏要各回還詞頗懇切情亦可為緣外夷乞恩未敢擅便

緬甸使臣恭加速等奏 天皇帝前奏知所把事郭丑奴管奴輝地方上事務如今死了有他男郭景善自他父死奴輝地方事務一般整理可憐見冠帶與時百夷并敬重他 天皇帝御前奏知

前件查得近訪左軍都督府照會據雲南都司呈亦為前事本部為照郭景善係是土軍難佳已經立案外今奏前因又審得恭加速等說稱緬甸做把事郭丑奴即郭巷奴係騰衛土人比先死在緬甸地方他男郭景善即景賢曾到緬甸三次以比保他替他父親做把事見有雲南都司保他文書也到部等因據說恭照郭景善係土軍例難准保但以一人之身至微一方之事至重夷情懇切所宜俯徇以盡懷柔之道合無不拘常例將郭景善准今做冠帶把事照舊辦理緬甸宣慰司地方事令其務竭忠誠等

彼為善不許挾詐優好致誤邊務如違治以重罪仍行雲南總兵官知會景泰二年八月二十日奉 聖旨是這裏不必差人伴送當丙等七人既他懇切奏討着回去欽此

雲南藩布

臣按雲南地處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家駁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家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張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循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寬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而底于南海東南統寧遠而達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吐蕃所以制馭之者南夷比狄焉彼中國輕重也然今之計宜擇一要當地或果東或騰衛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麓川中國各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惑誘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嚴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輕自棄絕矣

請罷麓川之征秦

臣聞王者之師不聘忿於一決必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馬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爲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入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披甲持杖負糧荷糈越數千里而至彼彼固不堪飲食不克水土不習疲病待生又戰輿敵遇故未交鋒而剛猛散闌之氣十已耗其七八燕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後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寡容是皆兵法所忌况寇以逸待勞戰則形勢待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進入谿谷豈下生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夫兵凶器不宣動動則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以我害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災其爲慮也如此况可輕動以增之乎若恭嘉十二萬聚於萬里之外以異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當寇也又兵法有曰十里餽糧士有饑色是言糧餉不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薩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後益兵則運餉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憾也耶

皇朝聖訓卷三

聖訓

故臣謂其徒欲野忿而非萬全慮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

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并尉佗寇邊之患

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夷安

其所臣竊以麓川本島言歡心之夷來歸不足爲國利背

去不足爲國恥何心與較勝負哉雖洪天地之心置之度

外不爲失也必欲徵之則宜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

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克圖屯田以降叛羌故事

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盡於附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

根餉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

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援俟寇出沒即如勦攘倘其服辜

則以禮納或終不快則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地

導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

暫息兵休民將圖後舉是雖不得速於成功亦不致敗事

伏望皇上憫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

國可便干民則諸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仍勅所司

選將命官各務得人援用給賞必存至公毋應故事而

已

靖遠伯王公墓誌略

彭時

公諱驥字尚德姓王氏其先太原人生而岐嶷警敏年十二游邑庠刻志問學日記數千言識者咸以遠大期之求

樂丙戌登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敢言嘗奉 命出
鎮山西 奏請 濟南巡撫 謝三才 爲民困以蘇 縣
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敢奸盜風 濟南入爲順天府尹
施張得宣畿內治安宣德丁未陞行 兵部右侍郎越九
載遷尚書錄達兵政得大臣 繼任死丁已 屬西河台桑兒
只伯數寇邊甘肅款款以 爲寇充 朝廷患之 命公
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 邊務和牛將法施而令不
嚴嘆曰如此而欲廣無侵凌 難矣至日集眾陳門詢平日
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 敬 謝以徇曰自今畏敵者
視此一軍震懷夫色簡閱 戍兵冗濫乃定爲云留便相更
代於是兵得休息民爲轉輸之 勞廢嘗公駐浪公道兵授
以方略使擊敗之虜乃引去及 公還嘗 侯驛過公驛赴甘
肅遣副將賈察精騎出擊戒曰 勿乏之而不能成功無
相見也貴感奮追敗虜衆於石 城兒泉公討虜勢猖獗不
一太勇則無以示威既謀知 虜衆穴居在後復以貴爲先鋒
博之自率驍騎與都督任禮等 公道而出刻期夾攻驛戰
二千餘里俘獲男女三千餘 戶虜酋走死西陲以軍捷聞
上遣中書勞以金幣 命兼大理寺卿又二品俸明年還
京辛酉雲南麓川宣慰思任 發叛思任遣 命公總督諸
軍征之賊辭賜金幣衆 緡絕乃矢鋒諸緡以隨其行公

至雲南方盛暑輒讀進兵非宜公曰賊毒吾民行可緩于
敢言不進者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陵分爲三道還抵
上江上江者賊寨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公命
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
爲拒公益慶兵深入破連環七砦干沙木龍山又破象陣
於馬鞍之陰死者十餘萬賊自潰遁乃振旅而還先是維
摩州賊軍郎羅僭稱廣新王 命公還師勦之至是還雲
南計曰此不足以血吾刃當以謀破之乃遣偏師抵其境
聲言王尚書大軍至矣賊黨聞而潰竄賊計窮遁安南傳
檄追之安南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蔡州接壤二
土官交趾于餘年公諭以禍福兩仇乃釋凱還 上遣官
迎勞數百里外廷是宴賜甚厚特封靖遠伯食祿千二百
石號推誠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賜諡恭追
封三代如其爵夫幾蘭麗賊思仁發竊於緬甸復以公督
軍往取之既至緬人懷作寇意而不遣公縱兵攻緬緬破
而麗賊遁去俘其妻子象馬而還加祿三百石是年秋西
還至夏甘涼申飭邊備訓練士卒具於守戰攻擊俱有方
法所聞風畏避不敢近塞戊辰春賊孽思繼發復據要寨
張梁公復督兵往征兵抵金沙江賊據西岸以拒公浮
梁以度一鼓破之賊退之三柵自保公督此益急不日而

柵柵賊孽感焉西南自是悉平有南蠻者僞稱劉平王別將屢征失利命公相平蠻將軍印總兵致討卒擒送京師餘黨悉降公還詔增條百石令世其爵其本初以相京根本重地委公鎮守八嚴立禁條宿弊一清不便者憾以流官乃解機務就開天順元年春上復聯朝召公便殿慰諭以勤舊命諸臣部尚書不數月軍政修明賜緡金織龍衣二襲尋以年滿請解部事從之特免常朝賜詔加奉天副衛推誠宣力中正大臣特進光祿大夫勳爵世襲如舊而龍過益加修焉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二諡曰忠愍上望悼輟視朝一日是封諡遠侯諡忠愍

百夷傳

錢古訓

百夷在雲南西南數千里其地方萬里東在其東西天古刺在其西八百媳婦在其南吐蕃在其北東南則車里西南則緬國東北則永年今之永年西北則西番回統俗有大百夷小百夷漢人古刺舍刺緬人結些哈杜弩人清蠻阿昌等名故曰百夷漢以前天竺通中國諸君征蠻亦抵怒江而止唐天竺中夷人始隨蠻歸王入朝其衆各有部領不相統屬元憲宗三年世祖由吐番入麗江自葉倫平至雲南明年會將兀良哈等降夷地遂分爲路二千府

四甸四十有四部二十有六各設土官置金藍都元帥府領之有所督委官入其地交春即還避瘴氣也至正戊子麓川土官思可發數侵擾各路元將搠失把都討之不克思可發益併吞諸路而遺其子滿散入朝以輸情款雖奉正朔納職貢而服用制度擬於王者思可發死子昭併發立八年傳其子臺扁齡年臺扁從父昭召發統之而自立期年盜殺昭召發衆立其弟思瓦發國朝洪武辛酉平雲南明年思瓦發寇金藍是冬思瓦發敗于者蘭南甸其屬遠者方等輒立滿散之子思倫發而殺思瓦發于外即遣使貢白象犀馬方物于朝廷議不忍絕以化外遇命福建左叅政王鈿率雲南部校郭均美等諭以向背利害約以每歲貢獻之率而遂內附於是授思倫發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復寇景東明年部屬刀思朗犯定邊天子命西平侯沐英總兵敗之獲刀思朗夷人懼服上以遠人不加約束故官稱制度皆從其俗其下稱思倫發曰昭循中國稱君主也所居麓川之地曰者蘭舊中國稱宗師也其屬則置叻孟以總統政事兼領軍民昭錄領萬餘人昭綱領千餘人昭伯領百人領一伍者爲昭哈斯領一什者爲昭准皆屬於叻孟又有昭錄今遇有征調亦與叻孟統軍以行無中國文字小事刻竹木大事作銅書

皆勞行爲記刑絕無律不知變提提則罰重罪則死所
居無城也據歷代志云秦都得一里設一小機數人守
之公事雖千里遠報在頃刻無軍民之分矣則爲軍收則
爲民遇有戰則每三人或五人出軍一名擇其壯者爲正
軍呼爲錫刺錫刺持其器械餘人皆所供故軍行五六萬
戰者不滿二萬兵行不數先後不一多以爲雄勢戰則
縛身象上裹革與被銅鐵甲用長鐐千尋不習弓矢征戰
及造作用事過日月食則罷之毀之小百夷居其境之東
比邊古刺男女色甚黑男子衣服粧飾類哈刺澤人男女
衣服皆類百夷婦人以白布裹頭緬人色黑類哈刺澤人
目稍突貌尤黑額頤及口邊刺十字其人居邊境者多諸
夷言語俗雖異然由大伯表爲君長故各或效其所爲
夷人有名不諱無姓無爵等書不知時節惟望月之盈
虧爲候有事惟鵲不飛疾風不知服藥以薑汁注鼻中
病甚命惡祭鬼路側地多平川次土事稼穡地利不能盡
然多產牛羊果其氣候春夏雨秋冬晴肅亦如春之喧
夜冷曉多烟霧無霜秋烟霧甚盛其山水險隘比有高
良山橫亘二百餘里高五十餘里與怒江相倚西有馬
安山有一關方二里開闢天難入更爲險峻江可通
舟楫南與金沙江合而入于西海南下交趾界金沙江之

南有東胡得令緬人三國緬之西即西天也緬國古緬國
與夷連歲橫兵洪武乙亥冬緬人訴于朝丙子春 皇帝
遣臣古訓及桂陽李思聰至兩國諭以睦隣之義其論緬
國王曰里路險遠山川阻修風殊俗異此邇 天造地設
也爾能勤使者涉險遠越隣邦以至中夏其使者之難衝
烟突霧晨連寄止饑寒渴飲吞吐烟風風霜而方至其
爲使者不亦難乎古人有云誠君子將有事於遠遊千里
之外神交而志通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而至遠修其好
蓋絕古而惟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言意恨不一言而
止使彼此各罷兵守樂黎民於市野民居若處澤相隣而
同井飲籍雖兩國之民居處難分惟存異而有議是共和
也若爾緬不主榮夷不強凌如此強弱自保以奉 天道
其或不聽朕命忿爭不已 天將昭鑒爾善楊帝速速可
待物至於朕不多誠但誠可以交 天人爾其當之毋違朕
諭諭思倫倫曰朕中國先古聖人馭頑禮德各有修章是
修章也列聖相繼中而行之上下相安黔黎樂業何也諸
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迺九伐之功驗也列國若有
僭竊犯禁者 天子發兵以責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
伐之暴虐凌外則與師以殲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
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

弑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今凌政則杜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九伐之征如是也爾思倫發以中國戰之合問憑藉犯寨之由何以見威以兵寇軍里不時侵掠八百特強化緬嫁瑣國下民察而已平之斯說也不過告戒之詞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民居亦相密邇如此者耳聞之邦若干目擊之邦若干朕未嘗恃德憑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逃逃誘我邊宇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而與師此迺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況生事於我隣邦其理

金明經卷下

王上

勢使然夷如反掌爾麓川之蠢初擅與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大發精兵而較勝負朕釋而不較未嘗強國爲約束之邦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爾食隣邦意在擴土而擅有其衆又將爲我西南之役噫未可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理人物之類迺神譚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隣邦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鼎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合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爲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爲而可意以爲守全則可不守全而以金動設若全虧是爲全亡

全以圖綿長不亦義乎由是一國罷兵和好時古訓等適遇百夷其部下酋長曰乃于孟者叛其國余等以太義諭其部衆而叛者聞之稍却於是思倫發欲留余等以爲援且進以金寶象馬等物欲余與書示之曰吾聞君上有懷遠之德遠人有敬上之誠始古迄今莫違此義夫君居九重之上雖欲頃刻自爾遠臣未可得也臣處萬里之外即欲朝暮身親君上亦未易得也故朝廷有將命之官使之宣德布威而遠方有承命之官期其輸忠納款今天子應天順民奉天爲治四維八極盡爲臣妾無有專擅不敢違逆西南一區夷酋亦衆惟爾麓川多蒙恩寵既

金明經卷下

王上

授以官復加以服況賢王親臨爾境而德惠數及爾身爲爾計則將度其心量其力何爲而可以盡忠天子何爲而可以致敬賢王又何爲而可以安邊境而不干天怒又何爲而可以教百姓而不違法度借曰邊境不安必思曰我事上忠或未至而衆不服我耶百姓違法必思曰我乎職已或有僭而民亦犯上耶於是我則盡其忠去其僭如此則邊境自安人民從教矣且吾以爾目擊效驗明之往年思瓦發不服朝廷輕犯金齒天子雖未問罪天則假手於達魯方等而思活發被戮刀思朋不從爾命竊寇定邊爾雖未能忌其兵天則助威於我達將而刀思朋等

即滅惟爾知天命達人理故能享天祿中人爵運來天
子恐爾所爲或涉放肆特勅諭以戒之賢王恐爾無知或
生疑懼特令旨以恤之此恩此德窮天極地爾之披肝露
膽開心見誠吾盡見矣爾之尊重朝廷敬奉殿下吾亦
見矣今爾固留吾輩其意本美近者爾司案少宰刀干謀
異吾特回朝爲爾明白其事爾適留我使我不速還朝假
若刀干爲爾留難天使之非於朝則反誤爾敬君之心矣
且爾贈以金銀綢繡馬象等物吾固不受者非見伍也實
相愛也何則朝廷恩爾撫安爾邦未嘗令使若貨取於爾
也夫貨財錢不可以充口疾不可以救死況中國金王成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山象馬若蟻未以爲寶也惟所寶者聖君明王忠臣烈士
強兵勇將孝子順孫等事其他財物如糞土耳姑以爾境
內瘠所聞者明之昔隋史舊歲守邊夷而貪財以致殺身
梁毗一金不受而大服夷衆此書其白吾爲聖朝天使
必不爲財物所惑殆恐吾之使令往來小人不體吾意盡
惑爾心特此叮囑爾其備宿此書體吾意言單途吾輩還
朝則爾敬君之心不淺淺也書至思命發悅服來遊至其
家設宴與其衆處出境外百吏由金蓋薄澤過楚江即
其境沿江東數十里上有高良寺順險其領有一寨過一
寨下四千里地名麥剌自此抵麓川無險阻之虞由麓川

經蠻生莽港等路渡護卯從家裏等甸至麻林界登金沙
江之舟下流二十日至緬國國王辰呼爲下刺浪王之妻
呼爲米發刺

息兵威以重民命

劉球

夫兵兇器動必傷人不可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
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與必傷人也如
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費鉅萬不可勝計今莽蔑
未蒙又遣定西侯將蕭總之以從緬甸就其所拘首寇思
任發借使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礫諸市蜀諸
達道而已然後挾以爲功必求與小邦分有麓川地不與
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益大將不
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
者必多臣見皇上每緣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
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窟
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
仁哉况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
之意若勅請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
此寇已斬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剿四面之地
分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
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納廢

貴州之兵用全聚萬出臺之命伏惟 聖明裁之

處置邊務事

近訪得交趾着頭自換易服飾裝作客商潛入臨安等處地面探聽消息又訪得三午有一江西人王姓者曾到雲南要買籍報名料舉所司不容隨後其人奔往交趾受御史職事爲之運籌畫策提兵巡邊且彼不待此一人而已亦有僑總兵等官往來巡守又聞交人以蓮花灘爲市專一收買雲南販去銅鑄造短鎗者跟隨太監錢龍京衛指揮郭景齊勅一道由雲南往送使交人有假道起京之舉然此雖由郭景誘致實乃彼之欲爲今又聞交趾

李朝雲南地方

三五

走回軍人說稱在前交趾吞了占城之時就要變來犯天朝雲南地方觀此數事則交人奸謀詭計不言可知明者睹未萌况已見耶今臨安府密邇交趾本處雖設一衛實乏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極外見操止有二百餘人通計雲南二十五衛所實在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極外見操不及一萬三千人每處見操官軍多者不過七八百人其地諸夷難處該徵稅糧數多且又不通舟楫官軍糧餉止靠屯田供給別無來源官本所在食糧不敷一年支用况蕪爛年以來災荒不收今歲尤甚軍民憔悴日不聊生盜賊生發動輒劫掠殺人東僑西出殆無寧日加之

以廣西廣南元江羅雄等處土官連年讐殺不聽撫化再加之以開辦銀課常取進貢等項地方搔擾人心失寧况臨安雖李指揮一員在彼守備名位不重難以節制衛所金薩雖有副總兵都督同知沐璘在彼止可鎮守金薩騰街二處控制外夷地方亦不能無制臨安又照得迤東曲靖六京等處迤西洱海大理等處在前俱有守備都指揮事一提督操練禁防盜賊其後一向欽官操守及照都司止有都指揮僉事方明堂管印信撫理馬政周佐協同管事無管操練提備近又爲事間發落係差保王倫奉勅提督屯種亦已病故俱各缺人替補然署機之殷盜賊

李朝雲南地方

三五

之多兵力之寡財用之乏征科之繁軍民之困職守之缺如此又况臣才識庸庸年力衰憊恪守憲綱固所當勉經畧邊務實非所長萬一交人跳梁寇兵北向雖稱爲手足之疾未免貽宵旰之憂除行都布按三司分巡守官禁約接連交趾等處地方官吏軍民不許私通商旅交易銅鐵等物及提督各處官軍時常操練固封守嚴加提備及將前項都指揮員缺令同鎮守巡按等官推舉相應人員另行奏請定奪外伏望 聖明憐憫地方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雲南都司所轄衛所除金薩騰街二邊衛官不動外其餘二十二衛所見操官軍於內量調四千員

璘公同各官計較停當郎中姬聖所奏奉有聖諭令行照舊令該府行移沐璘將龍川宣慰司舊設開其冠帶金牌片符撫綏一事不必施行仍照原令事理整肅兵威鞏固邊境緬甸送到賊子思機發必須外示撫納密切防閑一則使之畏威感恩二則使其知我有備務處寬得宜而事體寧貼不許紛擾慮忽致有疎虞緣奉 欽依前時知道事理於泰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

駕帖奏

王杞

臣荷蒙 聖恩叨掌風紀材劣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衛百戶汪清來自京師齎捧駕帖與刑部郎中鍾養錦

金剛經卷之三

王杞

衣衛百戶朱鑑臣竊有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批給左官前去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據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 皇門各門俱打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偽也今聞齊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皆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覆本奉 聖旨是各差的當官云移要勘問明白于礙錢能奈奈處治欽此今原差郎中李官鍾養等齊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五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等到官鞫問

白百戶汪清又齎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養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為事體之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則非惟為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誤若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大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 上意而不死則違 君命而置命重若非 上意而死之未免令冤於地下由是臣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遠蹤跡恐泰多手可熱之權要不啻履虎狼之尾撥危蛇之首其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

金剛經卷之三

王杞

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方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父老老幼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等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縱無詰問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為 陛下言之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 准行臣與御史魏希賢會同提擣夷方之事本和等處即有緝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 聞其罪狀與否 朝廷自有 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為其開哉若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欺 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 縱使幸而免

之亦豈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爲乎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竊惟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在今日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爲可憂者彼刀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皆自負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況官轄之司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如中州可耕之地盡爲軍衛之地不毛之居尚供縣官之賦且吏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取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

金日從軍文卷三十一

四

指下年又弗堪矣而況土官視爲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派官馬係邊方歸計務盈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而各寨傳食一空捕陪之俗緊指賊踪而平民償贓數倍又不堪矣而況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概於總兵大管小管之吏索公家僅取手虛名豪軍豪民之冒附重差備歸於下戶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詞之求計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庄田爲世守也而太監亦有庄田受人投獻果何爲乎朝廷之歲上于公者

民也而太監乃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爲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之所有乎又況把持商稅包占漁戶私誦王官之短遺餉索官軍之答賀射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安迫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馬料習以爲常而無所忌此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弗堪矣夫吏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拉某村明日標某寨撫之旋叛勦之食歲前日安銓鳳朝文之變今日峭峨蒙自之賊患已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繩撻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失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社唐取回并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獲更生吏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云而餓虎來使行赤骨又將無遺斃矣矣民易惑又不勝驚懼臣切惟雲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弘治年間之權發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於斯也雲南雖係邊方然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爲朝廷腹心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備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無不盡歸于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

官多民浸在中國猶以爲病而況邊夷乎況近遭安風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擇者債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吏辦行事不察前弊然奔役之勞供役之費已不貲矣况未必然乎陛下法恒愛民之一念 皇天后土定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乞追復 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候數年安集之後再以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寬恤之恩豈勤尊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未安矣

爲病故官員事

照得雲南地方多係土官衙門有國初以來皆係國公父子相繼世守其地號令素行蠻夷信服今沐斌既已病故一旦改委他人大總兵官政切恐衆心不服難於統理况龍川等處賊子遺勢未曾殄除而附近貴州四川俱有盜賊生發須生殺得人然後地方安妥訪得沐斌應襲之子尚幼其姪沐璘見任雲南都司署都指揮軍事威望雖未素著實乃沐氏宗枝夷人頗知其名遠外皆屬望者是宜陞用事體實屬允當及照右都督方瑛見任雲南克恭將征進龍川驍勇善戰廉介不貪雲南之人素所畏服亦堪委主但本官見在貴州綏賊先因進撫貴州右平水王崗

奏保方瑛克總兵鎮守貴州本部爲照貴州等處已有總兵官保定 果莊方瑛見任右副總兵賊寇未曾平定安難便准令鎮守已經議擬奏 准令方瑛仍克總兵與梁班等督軍勦賊候事平之日就令方瑛克總兵官鎮守貴州去後今照貴州等處賊寇尚未肅絕正用能幹將官撫捕方瑛雖便那勒合侯貴州賊平另行定奪伏望 聖旨先將沐璘量陞都督同知或都督僉事請 勅克總兵官掛征前將軍印令其鎮守雲南撫按夷民操練軍馬禁葷奸詐保障地方凡百所行務在一體 聖心遠法 祖宗每貪遠暴虐以失人心母怠忽因循以誤邊事如遇邊境地方蠻寇生發會同叅佐并平土官員計議停當相機撫捕不許輕易畏縮因而失機誤事奉 聖旨是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一

貴州

貴州圖叙

桂寧

貴州古西南夷地施施國地里蠻夷並同漢境而山管峭深地瘠寒利寒性得詐殆有其焉故四州志其後忘伺竊外戶則守在水蠻主部繁據廣土踞伏北藩則易先卑節若思南石仡銅仁數郡界在鎮寧西播美嗣之四也
家突貽患遠深况地維東川萬衆諸部師旅繹駘軍車川胡同其受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侵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遠肘腋逞奸首禍患起一朝故知集復之資不忘格鬪而幸權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時權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戶口戶四萬五千三百五十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五錢糧夏秋二稅共米麥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七石洞蠻番布二百五十九條

懷柔遠人軍

千謀

吏部左侍郎何文淵題臣訪得地方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司衙門鎮其地太相高皇帝御鎮後繼成在被鎮守事關民安遠人畏服

永樂十一年湖廣布政司參政薛廷贊其奏於貴州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慰地方改設六府每管不過一二百戶官多民少難差引兵旦課門子庫子驛天等項應答不前官吏在彼廉潔者少貪墨者多又從取索民財去民受逼日漸困窮以致去歲苗賊反叛殺害軍民總兵官官聚又生事激變水西等處土官共起謀逆劫殺地方燒燬衙門驅擄人口官軍征討屢費錢糧殺人盈野自去春以來米糧難得人多疫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于斯今兵疲民困又遣將南征師旅之行糧餉爲先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饋運供給勞苦萬端恐生他變
貴州地方山嶺高峻林木深奧雖有雄兵猛將難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不常如蒙乞勅兵部會同官計議其被賊燒燬衙門弗復起蓋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地方止詔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衙門管屬土人設都司衙門都指揮等官以鈐束軍衛還大將一員前去鎮守仍降勅書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便於言語者前去招撫便宜行事宣布恩威賞斂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寧息另行計議從設衙門於今多事之秋且置此小寇於度外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因貴州等處苗賊生發攻圍畢節

平越等衛城池敵殺官軍劉原人畜已經節次具題 欽命總督總兵等官王驥等領兵勦殺去後續該巡撫貴州監察御史黃鑑題稱賊等過經城池圍困及稱王驥老病等因本部又經具題 欽命保定伯梁珪文總兵官督王驥領兵殺賊及差官量調江寧等官軍前去協助殺賊去後今侍郎何文淵奏要將貴州地方被賊燒燬衙門弗復起蓋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征官軍俱各取回止設宣慰司及都司衛所一節臣等切詳貴州地方華在一隅人多頑獷係我太祖高皇帝開創千前太宗文皇帝經營年後迄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年以來為因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久成民困于遠輸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一千聖慮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並被毀破圍困而各城官軍皆効能力死守及總督總兵亦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遺棄并征進官軍取回緣由具奏況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棄擲且事干邊務難以違制令行今總督軍府本部左侍郎便進總兵官梁珪等將本官所言收回各衙門官員等項原由一同勘明自務在斟酌停當具奏合宜上 不違 祖宗之成法下不違邊境之後患

通行具實回奏定奪其旨更出給賞賜 命大臣一員前去招撫一節緣此賊勢已猖獗惡已極盈四出紛擾種類不一倚山峒而為險効蜂蟻而屯聚既無所指定處又無常管頭目非得深曉夷情熟知道路之人卒難招撫訪得何文淵先已出差貴州備請本處山川險易民情向背合無將本官量與陞職請 勅并領關賞賜前去貴州與同侯進等相度賊勢便宜招撫惟役不必差官只差人馳驛齎文與侯進公同總兵官梁珪定伯梁珪等審度前項賊情量宜撫捕務在日下寧貼其合用賞銀布等件就彼官庫量為支給不必京師運送務保撫捕兩得其宜地方不致失陷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事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不必差官只行文與侯進梁珪整理

貴州宣慰使司

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天文生井分野本西南夷地宋開寶間置大萬谷蠻總兵管府嘉定間移府於今司治元改置順元等路軍民安撫司屬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司初隸四川行省後改隸湖廣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置貴州宣慰司隸四川布政司永樂十一年改隸貴州布政司舊領長官司十正統四年又有貴州衛所轄長官司十三隸焉今領長官司二十三宋普賢土人開寶間納工歸順

賜王爵以鎮一方宋景賜工人寧遠節度使都督總控制
邊方苗民歸順卒舉贈大尉諡忠成孫裕爲寧遠經畧安
撫使恩威並著夷民歸心元阿蓋華貴之後仕爲順元等
處軍民宣慰使以征伐功加龍虎大將軍封順元羅甸侯
卒追封齊國公宋阿重景陽之後仕爲貴竹長官以其叔
宋隆濟結諸蠻爲亂棄家朝京陳其事京大德中爲順元
同知宣撫事後加平章政事柱國順元侯克復叛逆威著
南甯及卒追封貴國公諡忠宣本朝雷聲阿重之後仕元
爲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兼順元等宣慰司本朝洪
武初歸附授懷遠將軍世襲宣慰司今安民其後也宋欽
阿重孫敬名家古及元時以平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加
鎮國上將軍兼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本朝洪
武初同雷聲歸附賜名欽授懷遠將軍世襲宣慰使

平蠻碑

皇明之有天下自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中原底平
夷蠻震服罔弗靡者百有三十餘年矣貴州天池西南之
二隅耳都清貴州東南之一郡耳洪武初天兵南下聞
風帖爾服王賦入王貢迄今無虞德宗皇帝之末其酋
乃復梗化輒敢弄兵於清池鎮之臣累請討之皇帝
猶體處僻好生之機弗即加誅使會諸臣論馴之重其來

格兩階之舞恩至渥也蠢爾苗裔佑終弗俊今上皇帝
嗣位之四載其酋也富架重惡龍十有二人縱其黨四出
劫掠峒寨烽報日急急巡按御史馮紀儼然以聞皇赫
斯怒若曰數爾小醜敢忘先帝好生之德自速其亡可
宥乎乃詔蒙宰司馬議會曰茲苗自作弗靖詎征不可緩
今共食俱足動惟厥時帝若曰我師直矣言在丈人卿等
其共圖之會曰副都御史鄭廷璠普撫其人諸山川要
宜提督太監江德宜監督鎮遠侯顧澤世食其宜總其
兵都督俞寧王通久鎮其地宜協同統軍紀功賞則御史
黃瑄堪其事願宜近取諸川廣雲貴勤遠上皆曰可乃
命廷璠以壬子夏四月駐輕兵都清象猶寨苗之或悔過
也大哉天地之量也而終迷不服又明年於丑秋八月監
督情總兵與協同或來會軍如雷震震于上九月楊子郊
誓于衆若曰噫爾衆聽無譁茲苗敢逆天惡厥職其後
弗供天所弗與命予以爾衆恭行其罰今爾衆來矣戊
朔其精無弗善否則有常伍其嚴無弗律否則有常刑於
是萬人一心越翌日子子師分道以進協同與兵倭副使
吳偉領軍由楊安客千來中進都指揮劉英俱馬參將趙
歲兵備副使俞俊督軍油清平索驪撤毛進都指揮王楷
預焉兩路並進屢城境草冬上旬至我師一鼓遂縛其酋

也富洛道陣歿重靈輅斬首級若干仲又中旬師再敗又
續長脚重奪夜拾斬首級若干至季冬下旬師三鼓又縛
阿利鷄還陣歿阿脚斬級若干三閱月三捷而苗敗竄天
厥其惡久雪威震草木皆冰餘苗奔山谷者絕凍餒而死
我師無復搜窟穴之樂聖方盛平二年甲寅春正月丁
未班師奏捷二月庚申倖獻 皇情降勅獎諭大賚
有功監督總兵加係米提督進右都御史視南京都察院
篆協同進右都督參將進都督兼掌兵備及都指揮以下
皆進秩土官軍兵皆受賞各有差其有辜茲行若總提督
劉方伯張廉參政劉應學參議韓鑑僉事羅斯古其然各
賜綵幣又以都勻置府屬山麻哈置州清平置縣以收懷
疑之民吁廟謨遠矣哉未幾鄧公以都御史總督兩廣暇
日書來示嘆曰貴在湖南川東廣西其人多羅鬼則係清
疑即地方之遺裔歟其叛服無恒今猶古蓋其風土然也
是方在商常叛為西南諸侯之望故高宗伐之在今都清
反叛為西南諸侯之阻故 皇上討之皆義之不得已也
以義與師故皆不勞而成功古人豈異哉

為捷音事

該巡撫貴州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文盛
題臣節該欽奉 勅已奉 諭旨總兵官楊英都御史蔡金

金甯縣志卷之三十一

七

前去鄰近清浪等處相應地方往創會同爾及貴州總兵
官李昂各提督參將中備三司等官整理兵糧相機撫勦
其貴州錢糧照依該部奏准事理隨宜督理軍餉勅內該
載未盡者亦聽爾等便宜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官
軍人等斬獲功次送巡按撫紀功御史處紀錄欽此欽遵
查得接貴卷內正德十一年二月初四等日節據清平衛
申稱本月初二等日被車枕等寨及賊阿傍阿皆阿華等
僭稱苗王糾拽苗衆攻燒本衛關廟屯堡驛站殺擄人財
等情該先任巡撫右副都御史曾祥等查照兵部題 准
事例會同鎮巡衙門議調本省土官義兵行委守備都指
揮周吉統領及委分守右叅議蔡潮調度會同清平衛住
係都指揮王言等相機捕剿該臣公同貴州鎮巡官督同
三司掌印等官查議得措置軍需糧有儲備久牛不免糜
費會委都司掌印等官都指揮潘觀親詣清平衛會同守
巡兵備守備等官參議蔡潮等再行撫處以決進止續據
各官呈稱前項苗賊自知罪大惡極恃險貧固不聽撫化
熟番畢勢決宜進剿及將善惡苗寨圍圍貼說呈報前來
會同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督調原擬派上
官軍及分枝差官起調貴州并四川播州西楊等衛土官
軍十二六刻期本年八月初三日進剿據參議蔡潮呈稱本

金甯縣志卷之三十一

八

年八月初八日本賊會同管糧右奉政胡瀾都指揮潛款
蒲綱將材指揮余大綸等設計伏兵砲木寨生擒奢爐山
稱王首賊一名阿革本月二十六日奉議禁胡仍會食官
督委百戶邵剛等伏兵羅漢寨計擒奢爐山稱王首賊一
名阿義偕稱調兵旗牌賊首一名何幫指揮蒲綱王言金
章等各率義兵士兵出城四處焚燒過截本月十一日已
時果有奢爐山及賊約計三百餘人各持標槍突出大城
坡截路我兵四面起壘奮勇對敵斃死五十餘賊各因相
持緊急難斬首級實有平越衛指揮兵漢義斬首級一顆
各賊奔回地名白蟻臣一面會行好備以便李麟分巡金
車唐源查勘失事緣由及會本題知一面催兵分哨刻期
進剿續准副總兵李璉統領湖廣官軍并永保二司土兵
及據貴州黃平程著安順四川播州酉陽等衛所府州司
官合目把各將提調官軍土兵統領前來又恐軍兵數少
會給告示召集一應官吏監生員役軍舍餘諸色人等
許令出力報効隨軍殺賊臣會同巡撫等官相度賊巢險
易將調兵漢土官軍配分五哨定奪恭摺恭摺忠都指揮劉
麟陶察王璉祝鎮業等協進許詔等統領仍差官備執旗
牌分哨督戰又奉副使李麟恭議剿食事許效唐源
監視右奉政胡瀾管糧及行布政使趙文奎總理復

運使齊非李兵部咨送將材指揮余大綸通歷各哨恭謀
討賊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璉統領官軍土兵住劄酌中
所節制分哨調度策應臣公同太監李鎮岩中調度區
區指示監察御史周文光糾察姦弊統帥功次監軍副使
李麟恭議剿食事許效唐源各奉臣等調度監督
各哨漢土官兵進抵奢爐山下立營五哨會合夾攻奈
何賊圍四圍高險懸崖則壁止有陡降路五處賊堅築
排柵開防敵牛連日攻戰奈放礮石弩衛軍兵難近雖將
軍火銃炮毒飛槍放打燃燒賊房隨即用水發成各賊會
同統軍參將洛忠將材指揮余大綸設法製造鐵鉤爬山
虎麻索長梯督同都指揮祝鎮王璉陶察劉麟業楊准
許詔領兵保靖宣慰彭九箴永順宣慰彭彭明輔等挑選精
兵於本年十月初三日寅時先令垂覺土兵乘賊不防去
處沿壁猿攀將鐵鉤掛拽兵士圍攻開頭盾排柵放火
燒燬賊房三十餘間殺死苗賊百十餘人苗賊恃險敵殺
收兵回還未遑剿除監軍副使李麟恭議剿食事許效
唐源各呈稱督兵連日攻山苗賊據險天石交下難以
取勝各職會同統軍參將洛忠將材指揮余大綸等計議
摘兵採打竹木架搭楊橋盤造戰棧接近賊寨排柵約可
攀登督同五哨統軍都指揮祝鎮王璉陶察劉麟業楊准

淮許詔領兵賞慰彭明輔彭九霄指揮密忠趙銘杜堅崔
鏞播州宣慰司土舍羅發湯景西陽宣撫司土舍冉翰凱
里土舍楊張報効知州游潛都指揮周吉伯張仁生員
李寶華於本月十四日丑時分路來宣明交作規賊不備
去處先令土兵沿嶮上圍殺死守路南賊欲開排柵聚聲
舉號當官各哨官兵義兵并親効人員後攀蟻附直揭巢
穴放火焚燒賊房米倉烟燭燭天四面夾攻首賊死戰我
兵奮勇敵至仰時賊衆擊敗本月二十二日各職會同統
軍參將都指揮等官洛忠等督同領兵宣慰宣撫等官會
密切伏兵嶮下先令都指揮王言常同都事陳良等上至
山頂半嶮與賊斷話令其聽順投降各賊友持標弩下山
迎敵隨即舉號伏兵四起與賊交戰餘賊本據山頂飛嶮
陡險拒守益堅連日雖已設計陸續擒斬數多未盡殄除
會同參將洛忠將材指糧余大給賞同統軍都指揮陶霖
劉麟祝鎮王夏業等楊淮許詔領密忠尉等官彭明輔彭
九霄等計議於山半嶮有樹土藤懸垂延至處各架雲梯
本月二十八日先令百戶邵副土官吳隆帶領鄉軍吳亮
等於山前誘賊打話誘為招撫出其不意當官土義兵
并親効人員俱於山後齊聲連用飛鎗礮弩放打苗賊男
婦各持兇器迎戰我軍奮不顧身與賊殺戰勢大敗一

鼓勒除苗賊殺入嶮洞死者不計其數本月二十九日搜
捕山等監軍統軍副使參將等官本縣等會同燈山揭撥
吳魁俱已得獲餘黨無遺欲行移兵挾撫黑苗進勦
為惡賊吳等因又經會行各官督率各都指揮等官楊仁
等前去黑嶮等處撫處及行參將洛忠兼督各哨移兵相
機撲勒龍頭寨蘭等寨節據監軍副使李麟奏報苗潮會
事許效應廣源開呈本月十六日參將洛忠督率官兵攻
克龍頭寨苗賊見我軍兵將到倚恃江水深險沿嶮迎敵
軍兵一面浮船擺渡一面躡水過江與賊對敵互衝賊寨
放火焚燒賊房米倉苗賊勢敗奔走我兵乘勝追殺斬首
十二月十七八等日統軍參將都指揮等官洛忠等連日
督兵進勦都蘭都達重拜密西大支尼捧白蠟阿二
昨馬羅果重等寨苗等寨圍參將洛忠督率官兵生擒苗
賊阿茲等行據委官署都指揮楊仁督同清平守衛指揮
同敷戴清楊義等司土官金洪吳隆四川播州宣慰司會
把楊果等并參議察湖各將撫追過天壩等處黑苗殺
舟溪等軍僅屯田半招安退老軍黎從楊保等寨田土戶
口數目開呈到臣查得各哨前後生擒首惡阿傍阿軍等
共二十名餘黨阿花等八十一名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
顆通計擒斬過首從賊級一千六百二十名顆俘獲賊屬

男婦女三百二十三名，牛馬猪羊等畜二百一十二隻，匹兒器一千七百三十九件，銅鼓八面，米把八十五百餘擔，苗衣千件，燒毀房米倉一萬四千七百二十餘間，陣亡軍兵七十三名，被傷三百八十名，擄過老軍黎從初保等三百七十五，寨格圍復業軍民三千八百二十七戶，男婦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名，口迫復也口九百六十餘，私前項功次俱該先令巡按監察御史李顯周文光紀驗明白，首級黎屬是樹生擒賊犯解貴州按察司監候會問，俘獲入口原係被擄者，給親完黎賊屬，照例收養，黎貴姓文目未把才貢土兵人等克器發按察司改造刑具，銅鼓苗

李發布取司貯庫被俘陣亡軍兵給與獎賞，恤本調理葬埋，夷寨屯堡，招安軍民，承領外應得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奏金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御史李顯周文光同奉命勦賊紀功會處有差，各回京不在會同鎮守貴州地方，內官監太監李鎮總兵官楊英會奉奉昂巡按監察御史周文光協守湖廣動地方副總兵李璣嚴照苗民逆命，自古為然而恃險肆惡於今，獨倡亂於阿傍，聞近日之桑苗蠢動於車，衙門接乏諸寨，動稱六十年氣數，咄然親以革同烈故，草藉口呼吸之間，變態也，猝然之際，鳴張承突自清平與險以及偏頭嶺，欲攻阻上京之路，由平

越新添以及龍巖諸鎮，欲據為已有之區，軍屯財畜，燒劫無遺，街堡城池攻圍不次，哨聚香爐寨六敵，殺應捕官軍若居民若行旅，殘傷無算，若村市若鎮店搶掠一空，稱呼苗王出入，僭乘騎馬，器鎗重藏於遠近，克聲運絡於驛，夷請兵討罪，湖廣交章得旨，會師撫征，並舉蓋叛逆久鎮於其頑，顧招安通實乎玩侮，大兵壓境，猶戢殺軍職，方面厥罪滔天，寔自絕生成，覆覆神人共憤，征討何疑乎？是預分王石明示恩威大會三省之兵，共圖萬全之計，合羽翼之群，塞先根本之香爐四面圍繞，五哨夾攻，官軍土軍輪番攻擊，軍器火器錯雜交施，厚賞激之於前，嚴訓備之於後，是以官兵各輸謀勇，共圖成功，或造梯接戰，或架梯攀登，我攻之無間，於晝夜彼禦之莫救，平東西視其無備之虞，遂為暗取之謀，一登而戮其梟，築銳鋒已挂，再登而斬其首，級巢穴盡燼，種蠱於三登根株不遺，一縷軍聲震地，煙燭燭天，數拾尋嶺嶺之山一朝失險，千百年遁避之寇一旦誅夷，香爐摧裂，夷寨震驚，舉此加彼，順若走徒，團易先難勢如破竹，故傳檄深堪，諸苗輸誠納款，歸我侵疆，加兵聚蘭等寨，悉飛殲以次，倭自必渠魁之是誅，縱脅從而不問，師雖無敵，兵不窮追，功幸有功，難歸破險，繼登賊巢，詭夷竄草名為香爐形如磨盤之下，壁立四圍，堅若金

城盤之隅平衍十頃總稱巢穴而盤之上則尖兀盤旋可望而不可登也賊據此以爲天險人望之以爲虎穴先年賊衆哨聚蓬崖王師以兵二十三萬連營數十餘里圍之數月竟至老師而費財得一首賊逃爾班師而奏捷是以賊未痛遭挫切心常但於反叛動因小忿弄兵每以前車藉口今兵不滿五萬未及三月破先年不能破之山賊先年不能滅之賊功高住昔威靈赫奕皆皇上聖武布昭乎遐邇英謀妙契乎神人而本兵大臣與帷幄元老又能運謀指示熟中機宜所謂屬於廟廊之上以誅其辜者故將士得以本義報之勇而臣等亦得以效大馬之勞以致有此克捷地方底寧軍民胥慶從事官僚如參將治忠都指揮葉雲楊准許詔陶霖劉麟祝鎮王聖專哨統軍料敵制勝而參將各忠與委官界都指揮楊仁分布撫廉尤盡心力副使李麟喬議奏潮食事許效廉廣源監軍紀驗章整籌畫而參議蔡潮先同錄事都指揮邵德防禦撫捕父著勞勩督糧有措置之方供軍無乏缺之患貴州參政胡應之勞可錄給軍餉於經過之時防援擾於必由之虞胡廣參政張天相參軍汪王之長可數貴州布政司見任布政使趙文奎陞任布政使陳雍綜理錢糧區畫惟謹都按二司見任接察使楊長髮都指揮王麟錄事都指揮

潘勳撥資戎務幹理亦勤至如將材宣慰與比領征百執事漢土官目或參詳逐殺或督責擊弁亦皆宣力効勞而不敢有怠焉者也臣等又恐大兵既掣漏殄殘賊及新撫夷寨或至乘虛反側議留本省并輪戍官軍行委參將等官統領於各該衛堡住劄防守會同兵備守巡官將殘破城池關隘逐漸修理以爲長久之圖遇有殘賊出沒相機追捕以靖地方初附夷民資劄安插使得生理候至明年三四月間苗夷歸農地方無事將前留官軍發回該衛所看伍差操其四川宣下天漂天坝等處里苗雖經挾撫退回巢穴但性類犬羊叛服不常乞勅該部轉行彼處巡撫巡按督行該道守巡官嚴督播州宣慰楊斌責令該管合目不許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占貽患地方除官軍入等獲到功次該巡按紀功御史查照造冊及將僭王首惡阿傍等會審明白各另具奏軍中用過錢糧等項行布政司造冊徑繳該部查照已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班師外緣係捷首事理具本專差將材指揮宗大綸奏正德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奉聖旨是這苗賊恃險聚衆攻城池敵殺官軍阻塞道路累次不服招撫鄒文盛等乃能督率將士搗平巢穴出師未久即能成功良可嘉尚寫勅獎勵差來人陞銀賞給綠衣服一套新鈔一千貫各該有

功等項官員人等該陞賞的兵部選看了來說欽此臣等
議得正德十一年先任巡撫貴州都御史曹祥等因未經
奏請上命授以成篆轉調土兵勦賊以致軍府辦事後
該本部前項查議條款具奏荷蒙 聖明洞見用兵機宜
變降 勅旨指示方畧各官方知警覺遵守致此克捷臣
等不過奉行文書備舉職責豈敢冒功無照各官奏稱四
川省不天漂天堤等處黑苗雖經挾撫還回巢穴但性類
大羊叛服不常乞行四川鎮巡官嚴督播州宣慰楊斌不
時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犯一節合無本部馬上咨文交
與四川鎮巡官計議作何方畧督委宣慰楊斌管束黑苗

不得侵犯貴州境內應施行者就便從宜施行仍星馳回

奏定奪若別有應為議處事宜亦須作急陳奏不許徒為

文具因循坐視以後黑苗侵犯貴州其四川鎮巡官貴必
難辭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

貴州宣慰司

田汝成

著香者貴州宣慰使為畢之事也竊擊之先火濟者蜀漢
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驛西國王唐阿彌
突普貢元阿書皆以歷代開國特納土襲爵若水西號大
鬼主為畢仕元四川行省左丞無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
與其同知宋欽題附 高皇帝嘉之以為畢為貴州宣慰

使欽為宣慰同知得各統所部而舊塞兵備強盛分四十
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燧鎮守貴州以殺戮
驅羅夷畢夷之號為聞王舊畢使奢香代立燧欲盡滅
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斬燧殺奢香保捷之欲
以激怒諸羅為兵衆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
劉氏多智謂奢香曰羅羅無譴吾為汝訴天子天子不聽
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感見 太祖白事 太祖
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
無故騷屑恐一旦蜂湧反謂奢香不敵敢昧死以 聞太
祖然之還官以語 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燧忠潔無他腸

奢香傳

十八

第何惜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 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
曰汝能為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即折簡奢香令速入見
奢香遂與其子婦翁助騰馳見 太祖自陳世家守土功
及馬燧罪狀 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為汝除
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 聖恩當令子孫世
世效死不敢生事 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
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為 陛下刊山開
驛傳以供往來 太祖許之乃召燧入朝議事燧初不知
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關王乃為二妮子坑
耶悔不根羅羅為血海也既入見 太祖數其罪狀燧一

無所答第曰臣自奉國父幾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者香曰吾為汝忍心除害矣香等叩頭謝乃封香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高后賜金身殿遊歸賞實甚厚命所過有司皆陳兵羅之香有既歸以威德言羅羅夷羅夷皆怙然羅服香香乃門赤水鳥撒還以通鳥巢立龍場九驛馬匹應鎮世世辦也論曰馬場功勳史不掩見貴州以獨能談之實築會城厚五寸許一不申程即殺作諸公諸美自築所建城所聯立而後遂終日無敢跋前應事以合抱木為之至今無傾宋樂香香考年貴州修燁故事諸羅曼之號曰老虎嶺嚴以靖難功眷任特厚不疑所行噫燁殆數奇不幸矣安貴樂者露罕之孫也香香宛露翠之弟安勾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微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羅亦僥倖取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且用水西徑杉邊塞垣貴樂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和貴州布政司公政猶快俠漢之乃委之滅龍場諸羅以償其功事下督府之役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者便吾幸熟思之責榮苑子萬鈞立滿醜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於外欠忽有賊以萬鈞頭去一城聞然督府家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為萬鈞金知玉目為掛所執也

香宛露翠之弟安勾立子孫遂以安為姓

十九

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主收其嫂為妻香肝置不能理而萬鈞恣橫尤甚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愁而應王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上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聽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儻儻自專無上彼何歎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被禁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州宣慰司

田汝成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叙出自關中蓋秦高帝從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於此今安州縣有齊地圖舊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上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為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在河發川以獻偽夏明王珍洪武五年明王珍敗茂安乃降立為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產產樹杭林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求舉初遣行人蔣廷賢往勘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環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邊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偽夏時何不徑取爾汝耶

宗士分譚是朝在事汝安得擅言之琛使討宗鼎諸不聽

事上曰過嘉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錄汝
失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師議如故十一年十一月
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五司謀琛宗師去城中聞無知者
頃之忽有官開寶校請琛曰首惡陳璘無所聞於是
諸夷帖然琛宗師基京師咸斬之乃論兵部書印全忠
等曰愚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成之以爲府治遂建
布政司貴州以廷璘爲左布政使時廷璘已爲行在工部
侍郎矣論曰二官慰之就擒也神謀應變亦已周矣發
單劉輝及杜八夷等乘虛未徙而縲其兩雄市不易肆何
其善哉更今節威章猶且耿小耳符校紛紜張皇漏洩豈
承平桎梏實罰不章上二不圖危而下不習武也

播州宣慰司

田汝成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鑑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納
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望之怙富貴陰代宗舉輝二子
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
宋輔良官刊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
公奈何素之以啓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變友之心終
不解俾者張淵日爲過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豈主何不
別爲益主地兼貴而朋至是使益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
爲之奈何淵曰天淵謂主公公部境也必尊隆遠惡而易

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益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
爲有名矣輝大喜乃跪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
命都御史張璠將兵討之諸苗被戮者千餘人糧通路於
璠璠乃盛陳武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辦七賊誠設安撫
可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
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燭土諸苗實
果等忿天壤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文安璠廣又誦諸築城
衛之費根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於淵淵臺謀殺愛
不克四川都御史御史官官鞠之淵以妖言坐死友愛皆
論死贈免之友則官實保單無何友黨暴友以歸與愛仇
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
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
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而相宣慰偏治四
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鬪離參商播凱論曰
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妄一夷酋上書誣
人以逞兵部不嚴實而遽許與師非何情何以有此張璠
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遠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
別省耳豈獨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清平衛

田汝成

何遂者貴州清平衛衛苗也築爲多者雄視諸苗有素子

曰阿刺骨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斬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前產而倍課其入族人經其境者詬謗它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清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從愾而挾之以爲塞主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調之監軍總帥皆爲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通始懷愾陳列棍杖鏞曰阿溪前任何人而能通略上官通曰彼獨錯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必先劫此兩人乃可舉耳鏞曰諸通謝去翌日將校廷衆鏞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官因陳溪剿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鏞曰汝自舉之官曰無如陳總旗也鏞曰可與偕來少選官偕瑞入見鏞訊之瑞亦言難狀鏞曰而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聞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聽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遂會重貨溪遂約瑞曰爾生瑞曰通見道中牛恢然臣象也未審汝公象牛何如溪曰是

是乎我官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使之入寨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象牛往聞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矣溪刺衝隊微會大呼伏兵起盡薄間擒溪刺刺牛擄傷者數十人竟繫勢之驍貴州見鏞磔於市一境始寧論曰溪刺雖奸雄不過草竊風子耳而上下張皇功歸督用當時方固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殆有深意焉慮邊華而無謀雖小亦敗矣

都勻所

田汝成

阿向者都勻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政爭由擄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國爲亂圍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自天地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充宅都督俞革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窩銓素驕抗不法幾革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國下相持三月仰視絕鮮無可爲計者令軍能爲偵探上絕壁者番徹下引至國者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銳炮大呼田夫兵上國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胡水西軍壙附上周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閩格而擄殺及黎胡後

壯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覓路走賊何向始共
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悉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
兵成團月餘阿阿復糾爛土黑苗數團盡殺官兵克宅欲
勒兵剿之遂成釁言曰賊口降壁後疎懈任藉料今日賊
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有一二員復負其意
穴草竊爲憂者皆因儲糧補外視爲隱憂包藏十有餘年迺
敢陸梁以延歲月乃今諸賊以亡命之餘多在邊警萬萬
死一生之計誰呼而起非有旁秦渠勾通謀結網羅率
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踞伏其中無異竄穴坐機升斗之
糧躡尺五之道求勝而登無異哺敵非紫有紅果朽貫積
之倉庫廣畜大家肥牛以資擊剽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
形而欲攝朽腹張空卷睥目而前以鷹隼是曰刀鋸之
塊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
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端旬不餒者無
乃有間道捷徑輟輟輟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
生也夫蠻賊夷落之地事異中原壁之遠懸於洞房委巷
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旣征夷之略皆等列伏候扼險而趣
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過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
強弱之勢已懸倍蓰足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辱食屠剪
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羽翼之塗而營密勿其間賊蹤

辟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遂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棄磔麾下矣若夫我軍銳固彼勢盈欲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廢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情刃斗失鳴則却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寔密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虜見宵人狂於說道欲出其不意以繳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冀其故智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固之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略必有成算而踞腐之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書猶煩夫訛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蔽箐磴迫迫脅兵不得橫鉅人不得並躡遮遣一二耿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言能持久往者爐山之变亦甚縱橫豪家前列刑木監署戕其險棘開屯設所經常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訛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主官王仲武始以綽號失其講場頃蒙主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招驅猶難報稱適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稱德化俾彼戠戈又不能奪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得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佑表而撥亂也竊論此人當據密刑簿籍其族屬編之

張伍開設縣治衛以軍也若以爲不行法姑稍假亦當
恭其罪過聲諸市開重加徵罰庶威振風軍快人心而伸
國法也克宅聞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宗祐曰是未
可以倖破也蓋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以爲常故果魁
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主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勉
也應今諸賊總于剽劫之餘憤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
車新罷負瘡未弛勞勛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
死之虜乘強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嘆曰君何性也吾欲
以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
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即萬人群易非一盜能偶
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
知機知已百戰不毀適令倖我不偶矣故曰是米可以倖
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適實擣虛未勝者馳
挫銳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力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
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贖汝將不
可驕而勝不可沮也潰驍之沒卒征其校足陶之賊免驕
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
可穿魯縞也克宅然曰李君一何實酬我也乃強檄宗
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死舉我軍我軍敗績賊退
擁系祐法克宅大懼以下金路賊宗祐出之事聞克宅

落職 初安爲銓勦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
武均其田而亂始息論曰軍旅之交披甲之將無紀律
貪功以逞縱其遠德則王石俱焚然若以攻城邑剽村
堡者言耳僭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此其中寧復有良民
哉首惡未擒而禁殺遠賊自貽伊戚憤憤然未懷謀與師
損威辱國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司命
存亡判於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顱爲白安得斯人而與
之談哉

諸天

田冰成

僮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僮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一切
隨僮參雜蠶毛雞不養爲衣機飲淘水而食居室茅簷而
不塗衛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養爲
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至炙肌骨立盡雖僮人亦重畏之
不敢忤視又毒爲蠱毒五月五日取百蟲于一器令自啖
食在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曰挑生一
曰金蠱皆鬼傷而毒人事之可以殺富害人者類于飲食
內之今人心腹絞痛面見青黃吐水而脉沉含黑短脈而
皮脫嚼之不腥易以自舉其甘若蟬治之以歸夏散雄雉
丸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聚而成村
者爲蠱推其首長自順官蠱官之家婚姻以蒙沐相親

始死被殺時雖無銀錢於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及獲屍屍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為不孝

佛人古稱天竺有僧徒跋達穿胸係犀角執旁奔謂之八寶其久而尤盛者則有飛頭鑿一鼻於面而自移赤視之屬今僧徒亦有及極者諸國在在有之而摩耳交趾遂以名都其俗各以其黨治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為活雜食鳥獸俗大與蠻僮同而好殺尤甚父子有降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得一狗以謝母然後致歸母得狗謝不後嫌恨報讐相擊必食其肉而取其皮所殺之人美其髮者刈其面而籠之竹木鼓噪而祭之以徵福利

條陳各部事宜疏

李承勛

川貴諸部之修進軍用兵再勝再敗必其置軍方有不能服地心者而又欲調湖廣永順等處進討所遇剿辦慘於盜賊且新修廣西於遠又調遠調得者不免今華夷未稍無用之地強置派兵而更擾良民陷於盜寇宜布我皇上不忍人之政於邊荒而無一意於用兵遠人安則邊安而黎黎之民樂安矣臣等本部議行各該鎮巡撫督撫總兵各事理應慎密訪探匪情務在酌量處分以服民心毋要於用兵廣徵師旅費力仍宜多方

謹察薩氏有無真正承襲之人薩勝是否薩壽生子有何親証中間假捏說計亦未可知先年撫按官曾稱止有過

房阿齊切小無知彼時惡何報說現前已改四長官司即今應該作何計處近設威清兵備官員遵照本部題奉欽依應否令其當在畢節住劄有無利益即今果用添撥何處兵馬防戍是否久安之計與凡一應改設流官或土流相兼及止存四長官司徑屬本布政司所轄等項及凡未備事宜逐一計料停當會議明白此外別有安定謀策星馳具奏以憑上請定奪務要賊首成擒地方有賴不許各衛已見拘泥浮言偏執誤事等因題奉 聖旨雲南地方已軍未盡事情著沐紹勛等從長區處貴州志情只行與四川貴州二處各該鎮巡等官查照先令擬奏訪勘明白酌量處分務要停當事宜重大者且奏定奪伍文定着回京欽此看得芒部諸夷無知犯順 朝廷命將征討法在不赦本院巡按一方念爾諸夷皆其赤子中間得亂為惡止於一二人今欲不分善惡玉石俱焚情甚可憫况爾等部先年上司處置過當近又通知府程光敷交情有可原但爵命非各官敢專亦非爾夷可能要挾必須輸情服罪獻出首惡則上司可以奏處 朝廷可以寬宥等因各備行前來各職遵奉題奉事理臣等同承宣撫等

差的首目把者烈者台等引領前去却佐地方省廳官目人等仍行冠帶舍人親實等帶帶兵前去鎮雄府地方協同阿濟等作急擒賊首惡去後嘉靖七年閏十月二十五日據懷德長官司阿濟等舍人親實等將殺獲首惡沙保全屍一軀從賊者把者昌骨冲首級三顆并生擒沙保妻少勒者奴要勒媽小男者諾阿岳皮甲二領長刀二把老把事少逸穩角者把與同鄉導劉洪等押解前來十一月初六日又據宜撫奢帶指探末師葉等將阿濟解到生擒普奴小男者韋小奴子者父差把事王大志等押解前來十二日又據阿濟親實等將殺獲首惡普奴全屍一軀

縣志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少保姪白答首級一顆生擒奴子一名者墨入差目把沙遮穩角阿覺上窩駐埔者用侯中者把者節日累阿黑者榜等押解前來本日又據奢帶等將阿濟殺獲從賊少保姪阿體普奴子曼珠首級二顆差目把沙樹者逢務中者古章志學與宋順葉等押解各陸續獻出及倍償原切費牛五十隻馬三足驗實呈報到臣除委官查拘執賊人等紀驗明白另行呈報外據各官勘得該府開設之初設立土知府一員流官通判一員經歷一員隨司辦事原立火頭一十六名總管二名里長三名分管表保認辦糧差無訛近年已故土官薩慰舉永西女中為妾所生長子

慶次子薩沙剌薩壽又娶烏撒女冲叔為妾薩慰故被姪薩福泰占冲叔生子薩政儒客女阿黑後薩慶故薩沙剌亦故遺下兒要舍即未曾婚配在於却佐種住阿濟收伊為妾後薩壽與薩政爭官警殺薩壽孤弱依憑先存今故沙保在於地方梧桐山住坐正德九年薩壽見得薩政勢大不能抵敵擬移却佐地方遠住日久與嫂奢即相通有孕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丑時生男乳名薩勝隨母在於舊芒部府沙保寨撫養八年至嘉靖三年內肯蒙上司將薩壽保送職仍蒙督與冠帶署府事復被薩政計令族叔阿相拜等除謀殺死仍欲謀滅薩勝彼時沙保知覺將薩勝并妻遺下金銀手鈴銅段牛馬等物偷路送往却佐地方伊叔阿濟處護養見年二十三歲番據各耆老把事火頭并大小吏苗俱稱係薩壽真正骨脉夷情信服應該保舉及查阿濟舊係長官白番一族原係芒部和尚一種不係薩氏枝派恐有隱諱不的又經差人前去却佐地方行取薩勝驗視親見該府年高耆把晚年追傍以禮迎接護送見各夷實有歸服之心供報一詞再無異說及查該府舊說耆老把事火頭村老見存名目額辦稅糧朝貢馬足額種地土與新近添設學校陰陽僧道守禦千戶所等衙門備細緣由呈來各職公同詳行本部自改

縣志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土為流亂無寧日既發委官取具發司官書目把寨保隨
勝供結前來相應俯為量授佐貳銜署本司印信候
三年之後果能給束夷民撫安地方奉復知府四長官司
相應照舊存留隨勝既擬復官則舊日自設辦稅糧朝
貢額種地土相應清復新設學校等門相應裁革其防
禦一節議得威清兵備先年因西堡兵司官下阿得獅
子孔二枝黃民聚眾為患謀殺土官奉命在安庄往制
控制諸表後因芒部不守暫於畢節撫康家巡撫貴州右
副都御史楊一漢題將貴州迤西原設兵備副使常在畢
節住劄所轄畢節烏撒赤水永寧四衛正與烏撒烏蒙東
川芒部永寧四府一司相對合令兼制已經題奉欽依
備行前來除遵依外但畢節東至安庄一十三站西至普
安一十二站每一出巡動經數月况原奉勅書所載地
方如安南普安衛州西連雲南賓羅雄南接廣西田州
泗城等處與程番安順永寧等府州諸夷聯絡叛服不常
現今安順州西堡阿得獅子孔恃險負固不納糧馬鎮草
州則有龐大奢姓之爭印普安州則有陸寧通勝之爭
又與田州惡目郎行販約響殺不已在官但該往來撫處
禁治欲專於畢節住劄兼制迤西地方不無顧此失彼委
不便又况光祿川貴鎮巡衛門題稱副使舒表原籍四

川銅梁縣人選法有礙要將本官改任另推蒙本部准議
另處外今照副使韓士英原籍亦係四川人欲遵照畢節
住劄兼制四府又與前議不合合無於貴州按察司督添
兵備一員請初專在畢節住劄兼轄永寧赤水烏撒畢
節四衛及鎮雄東川烏蒙烏撒永寧宣撫四府一司探練
軍馬禁止盜賊凡一應軍民詞訟官吏賢否俱聽管理其
層臺白礁摩泥普市黑張瓦甸等驛站鋪陳站馬錢糧通
行總理若有地方現情應呈四川者呈請四川應呈貴州
者呈請貴州各鎮巡衛門定奪仍兼管分巡貴州道候事
寧之日另議裁處其威清兵備仍照舊於安庄衛住劄及
防戍軍兵查得周泥七星黑張一帶係烏撒地方鐵鎖關
相近層臺白礁一帶係陸隆地方與母驛相近屢違前項
夷民乘虛抵隙出沒為患嫁禍亡部各該站堡惟防守之
軍數少難於控制相應添撥查得貴州原議調防守官軍
層臺二百名白礁二百名普市所一百名清水河二百名
除清水河官軍與舊外層臺今加二百名白礁今加一百
名普市所一百名共該官軍四百名俱於四川府州縣兵
快添撥周泥站七星關貴州原撥有官軍各二百名黑張
站一百名除黑張站照舊外其周泥今加二百名七星關
今加二百名共該官軍四百名俱於貴州永寧赤水烏撒

三衛添撥警時破軍軍之日聖去前項站所既添軍兵八百名畢節城池虛空議於貴州所屬威清龍里二衛每衛量撥官軍一百名分番前來畢節并貴州防守各處軍兵俱聽兵備操練簡閱操揚威武嚴照朝廷之威令以順逆為與奪令諸夷既協心效順當取其悔悟之新以為柔遠之策臣等得訪真情熟度軍理為處亡之計者其大約有七

一日因地方以定土庫芒部設在川貴極遠之邊道路之險習俗之殊固管於聽聞今臣等親由永寧赤水以至畢節重岡巨臂馬不成列間關已是百倍又由畢節以至

鐵鎖關而入備訪山峯登浮道途益塞部落有名巢穴非

三五

所人形獸跡據險為安其飲食男女性情好惡與中土之人天壤懸絕其地不同是為異域其性不同是為異類於此而強欲奪其故態比之馬湖易以流官非惟法不可行而勢亦自不能行况派官皇上之派官也土官皇上之土官也孰非臣妾孰非藩屏其可與否惟在宜於人情合於土俗以地方獲安為善計耳何擇於斯何利於斯而拘拘改派以病民哉

二曰恤夷情以續絕世薩氏之族止宜體勝當時議者欲於味遠過房與年少無知之說以故釀成改派之議云

部諸夷無小大衆寡合詞保衛的保薩壽存日與故凡沙別鬼妻奢郎所生夷人無綱常之理有骨肉之重例應從俗及備訪夷情阿齊為諸酋之強勝者而部落見之則立龍勝以三尺之童而部落見之則號可見犬羊之類執性最堅而其幾與勢有牢不可破者夫平時人皆知之能言之而不敢輕為議復者以事體重大疑而未決及查得副總兵何卿先年任參將守備永寧時常舉呈四川巡撫衙門比以改派之說勝而革遂中止矣其過房恩養之說誠無所據及近奉勒令該部等衙門尚書桂芳等會議得土官土舍或爭或殺或殺朝廷與臨問罪甫定之後建議

者即欲改說派官及派官再設而土夷隨叛殺人奪地比

三五

昔尤甚蓋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一二人之惡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本心違其約信所謂犯眾怒也是以屢勸屢亂而兵革卒無寧日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顯戮者通拘所部頭目令其舉保應立力足以制服夷衆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姪族人但為眾所推服者即立之則次序旁出之爭息矣等因備咨前來通行曉諭由是夷民之大分以明地方之群疑始解繼以罷兵息民之旨下而夷情輸服捷如影響昔唐裴度有曰韓洪患疾討賊承宗欲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

其心故耳與今日處亡部之事益有合于載而一致者矣
三曰尋威令以示懲戒查得該府舊日亡部新日鎮雄據
法論理官可還其故物府難復其舊名宜崇 新命仍曰
鎮雄使隴氏子孫世知先代事官警殺起兵攻討軍府還
官之故庶犬羊之住有所警戒而 朝廷之威令未末如
一日也

四曰存四司以專責任查得該府原無屬司近因改流於
却佐立懷德長官司見任阿濟毋響立威信長官司見任
祖保夷良立歸化長官司見任白壽洛角立安靜長官司
見任阿萬今規畫既定及查各該地方周圍數百餘里相
應照舊存留責令各守地方一應應納糧草應當站馬應
辦朝貢與大小事情悉聽該府約束如有抗違及部下夷
酋或不時竊發負險剽掠及結交鄰府幫助為惡各因地
方追問懲治

五曰明賞罰以定夷情隴氏之禍其始而煽惑爭官互相
讐殺率宜於處而當時誤於用兵事亦往矣既而改土為
流沙保赦於試知府程光之舉方遂糾集與兵縛官奪印
罪誠有之今族滅無遺類上足以昭 國法下足以懲橫
逆而阿濟等雖有微過亦可以將功贖罪若復逆其既往
究沙保昔日之偽以正其罪責夷狄於太過以絕其自新

之路況昔日之所以偽者若等盡選官印所欲未遂而心
有未服耳當時用事諸臣既於險阻亦難於辨別今日舉
果之獻寔 皇上之恩威有以是服其心而功出於異常
茲為善後之計宜頒布威令赦阿濟等之罪以賞其擒獻
之功聲沙保滅族之誅風示夷虜以為覆轍之監如此則
桀驁者知所戒而效順者知所勉賞罰明而夷情定矣

六曰嚴守備以塞禍源亡部諸地與烏家烏撒水西鹽倉
東川等夷互相聯絡尋常因事舉殺與小醜出沒乘機竊
掠乃其常事而畢節實諸夷出沒之所川貴藩籬之區必
武備修舉而後外患潛消及查威清地方如果南踰廣西
之田泗西接雲南之潯益利管所關亦不為緩合無 俯

從詳議整飭威清兵備是任韓士英駐劄安莊衛專制安
南普安一帶地方仍於貴州按察司添設僉事一員請
勅駐劄迤西地方兼管該道分巡專制畢節烏家烏撒鎮
雄東川赤水永寧四府四衛一司合用軍士即於四衛中

取用仍於新添馬步官軍三千數內存留一千於畢節應
更番者更番應操練者操練并錢糧站馬通屬管理其地
方事體亦聽四川巡撫巡按節制如此則官有專責而藩
屏無空隙之衆人有忌憚而犬羊絕窺伺之念一司之費
有限而地方之賴甚多矣

七曰下重令以戒聯絡查得諸夷互相聯絡世結婚姻往往轍因相感以生憂怨如已故土官陳慰要水西女中生子曰慶與新繼妻為撒女冲叔生養子陳政既而雙殺水西則為龍壽之助為敵則為龍政之黨近日以保度犯畢節實由水西之誘引而沙保乃水西原日陪嫁之故車出有因稍實套擒降沙保族誅以正其罪外乞 俯降綸旨番戒諸夷令其各守封疆保身守職開目前新之路以消聯絡之患於未萌之日也以上事理臣等一一備訪夷情廣咨聚論而又驗之已往揆之將來方敢集議上 請如 奉乞 勅兵部會議 廷臣如是事理相應合無上稽地

王賜城之典近倣國朝安南故事將降賊量授佐貳或同知或通判職銜尋蒙印信懷三存之後果能幹束夷人撫安地方倘復知府派官通判照舊選用及於縣節添設兵備以戒戎兵存留四署官以其外理戡戡內治修而外思德大其誠府原設目提節總稅糧舊管田地相應清復舊籍設學校降舊俗遊子錫而用氣衙門相應裁革者均乞議處候 命下之日行且等遵奉施行何濟等夷仍乞頒布威令以不飛怨如是則法之密有反以爲惠而威之重益益以爲重而夷情之服永末如 陛下如不以臣等之言爲然或旁觀竊視者幸其成而耗以他詞

臣又有至當不易之理焉 陛下究竟而極言之且如夷狄之性互相讎殺乃其常事時或有之付之以犬羊待之以自定於理無不可者故諺語曰夷狄相傷中國之利言雖鄙偏至道攸存焉一於流官有所損傷干係 朝廷臣子行止之間遲難輕議由是觀之夷之不可以爲夏也之不可以爲流也斷然矣故自古帝王不治夷狄豈有所憚而不為哉蓋欲以不治治之乃所以爲治也後此漢葉珠哩人以爲美虐處延陀人以爲戒往事有足徵者又鄒賢孟軻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民吾同胞所愛之赤子也夷吾異類所不愛之犬羊也仰惟 陛下仁同聖戴德並帝王願無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天下幸甚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二

九邊

九邊通考

一我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至酒泉延袤萬里中間瀉防上谷雲中朔代以至郡北地靈武草薊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太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邊吏官府大同延綏四鎮總領軍務中前勳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糧文職大臣又深山西鎮巡統驍備兩關陝西鎮巡統驍固原亦都二鎮並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驍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關驍屬山西諸鎮鎮城之設未有過于今日矣

一鎮鎮一方者曰鎮守備守一路者曰分守備守一城一堡者曰守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備守又有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名其官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曰副總兵日參將曰遊擊將軍舊制俱于公侯伯都督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宋崇禎始命內臣鎮守遼東固原及山西等處自後各邊以次添設至嘉靖十八年五月爲星變事奉持直裁革

臣按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龍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蓋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之要害人聚之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塞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塞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修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果彼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塞不可減乞勿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堡塞之設若非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少緩者而併歸於最要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長城

丘濬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龍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據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秦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之雖漢晉之繼魏世世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

賴之阻隔華夷使中原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
何後之人德秦人起關左是矣虞家估地地脈之楊而廢
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
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以抗虜人
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商若就用其守
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
於不爲也

論邊牆

魏煥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亡而秦趙燕趙于夷狄諸戎亦各
分散自有君長其能相一其後漢書今郭州積築城郭
以自守而秦漢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今郭州積築長城以拒
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衙關爲塞而
置塞中應門代郡燕然樓煩郭郭地于里亦築長城自遼陽
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北平遼東郡郡始置三十二年巡北
邊置塞恬將兵至遼陽伐匈奴收河南地今郭州積爲四十四
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居上郡龍石之
崖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具奏厥以河爲境時熱噴悉
聚西擊突騎馳朔方總督張仁愿請棄虛奉取漠南地築
三受降城中城南宜州方西域南宜靈武東城南宜榆林
皆據津要置烽燧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窺山南牧城

鎮兵數萬人我 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
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
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衛石大寧開元西
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爲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
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牆今按河套邊牆自 國初
耿秉文守關中因糧運艱遂已棄不守城堡兵馬燔燬全
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于俊奏修榆林東中西
三路邊牆嵯巖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
廷章奏築河東邊牆黃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
七里即先年所築河套外邊牆也弘治十五年總制
尚書秦繼奏築固原邊牆自徐城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
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已上即今
固原以北內邊牆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
所築東邊牆高厚各二丈牆上修蓋燒鋪九日間牆外添
舊堡亦添闢各二丈于是外邊之險備失嘉靖九年總制
王瓊修築秦宏所築內邊牆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
饒陽界開塹新塹築牆各因所定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
州東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
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二邊之中清水與武花馬定邊各營
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黃河

而處賊若攻賊不分有軍無軍賊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
城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敵則雖被木石
擊傷相繼來者見我各城煙火各舉即其淵藪為無卒而
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
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選擇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開道而往
復千要害誘而取之乃為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
一舉鳴鼓遂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
凡調操按伏反為邊防弊故不得不痛筆者況帝王之
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一方今沿邊之軍有常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

備禦以分其任有糧餉以總其權其遊擊以備調發有總
領以司機權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有
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庸之風相襲也文法太密而
巧避之術太多也斥堠不立而勇敢之氣未備也功賞不
明而激勵之道未盡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草儲
峙先自治者皆為其不可勝也形人而後敵無可勝
之兵今之將領安若而巡警無方精銳實闕而疲病未除
不為不可勝之算而勤於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
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仍自衛且莫之能

而况驅之使戰也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于近邊
要害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法
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空者烽火之緩急也今
之遠斥堠時巡邊嚴哨操本以防範也即不幸有卒然之
虜過而掠之驅而戕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
其罪降黃戍還而刑辱之若不以與焉人見以此追罪也則
舉墩空之人巡探之卒聚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壑之間出
入若閤關知即虜抄掠襲其老弱以遠喪失損傷墜不以
聞虛文巧飾扶捏勒報則終焉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
諒之情何乃自苦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逮下可相循

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勘委是聽人且求
避之之術矣曾賢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明與決亦徒焉
耳兵法曰軍實不踰月經曰賞延于世功懋懋賞下至末
世猶知愛敵將也乃今冒功有法實功實功有法其他條
格亦甚簡矣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成功者時盼焉無所
控訴而陸職世襲勢豪統緒之徒固已失志矣萬一
紀錄焉而又苦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而
日益不足已是故愚每滋於平人而感恒加於下卒此之
謂慶賞而失刑文法不弛則巧避之徒益增不明明
情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氣益衰上玩之也余

謂絕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由來也

一茶法蓋西虜畜牧爲生所利者中國之茶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克厥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實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初創金牌其牌額上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齎捧前去調聚番夷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敢少後既納馬而貯以茶我

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

然矣蓋以外夷肉食非茶則病故以茶餌之使之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一或背叛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制服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無出此矣獨曰易馬而已哉但煎茶俱出四川保寧等府輸撥川陝軍夫歲運一百萬斤赴西

寧等處茶馬司收貯後因邊方有事軍夫不克止將漢中府歲辦茶二萬六千二百斤兼以巡復私茶不過四五萬斤易馬其于遠地一切停止至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與復茶法彼稱茶奉金牌不敢辦納此蓋商販無賴彼得坐收權利恃此以爲詞耳方今西番侵掠邊

民當急拯救制服之術孰有過於茶馬乎爲今之計惟嚴禁商販仍復軍夫斯爲久利伏讀洪武三十年榜例內一款本地茶園人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其餘盡數官爲收買私賣者茶園入官今宜申明此例仍令前項軍夫分地轉運以免宜達之苦收買園戶之價或以太僕折色或以牧廐地租運到茶馬司仍請金牌招番辦納如此非惟戎馬有備亦得駕馭西番而不敢擾我邊境矣

一古者寓兵于農無軍則耕不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而養軍之費不以煩官齊民管子作內外政而兵農始分後來者遂不能復我國家酌古準今立爲屯政洪武永樂間每軍給屯田一分歲收糧米二十四石內正糧十二石

本軍按月關支餘糧十二石納充本管官旗月俸洪熙元年正糧如舊欽此餘糧一半宣德十年詔書內開正糧與軍自贍止納餘糧六石遂以爲例觀此則國初軍皆有田養軍之費盡出于田誠得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而非後之竭天下之財以養軍也其田科則之重人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故其田日消矣今之言軍伍者不過曰清勾曰解補曰存恤而已此固不可無而太意則未有處也言屯田者不過曰妄冒清查曰歲造冊曰盜買盜賣者有法而已此固不可無不知法立則弊生也蓋戶有與

廢人有消長其貧富與家十年之內亦各不同而况千久乎試以一方觀之其初均一編戶也喪者或至數百口少者不過五七口甚至丁盡戶絕者亦多矣人貧田以養田亦資人以耕丁多而富者必須買田丁少而貧者不免賣田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故律有典賣之條今之清軍有曰漏報戶口者有法其意豈不欲盡一家數百丁皆為軍也清田者曰一人止許種屯田一分一戶不得過二分違者有法丁少可免數百口之家亦止于二分可乎王者緣人情以立法彼此皆聽于人情何是以國初屯田每軍二分今之屯田十無一存夫田非捲館之物也豈古有而今無哉不過因貧而自相典賣戶絕而親管典賣或親管田鄰之強者占種其田自在但不能如昔之每戶一二分也至于屯糧就田徵收亦安得有不納者第近年立法太重今觀見行條例云凡屯田人等將屯田轉賣與典者與賣主與買主俱比照用強占種屯田事例官調遣衛帶俸差操旗軍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如管屯指揮等官知情不舉受財容隱一體參問此為後來者戒誠是也又曰每年歲造青苗屯冊一次此為新增者設則得夫不知隱種者畏法之重棄其造冊百計開除或以積荒或以水堆沙隱濫開其報者或扣除原軍重糧而報以開荒

輕科者或報民科者新者日增舊者日減親管知因染手于交易之時亦畏法而不敢言歲月既久則并其糧而亡之矣此屯田之所以十無一存也至于軍伍戶有數百丁者雖役百丁不為勞丁少者雖一丁不役不為逸今之清軍止論人戶丁少者核提之章入冊丁多者雖報數十丁彼亦拂然曰糧不及于新增田亦拘于重例而促吾役吾何以為生是以強者計免弱者逃亡而族大者亦小矣至于鮮補徒為虛文乍到者利其歸親管者利其糧况得財賣放之徒不少也是徒重里甲之擾虐增月糧之數而終為無益矣此軍伍之所以不充歟為今之計軍伍屯田不當分為二事有丁之家三丁抽一許種屯田一分雖戶過數十分亦不禁有田無丁田多丁少者始以前例責退雖官戶民戶見種屯田者俱以此法處之許自首正而不究其私相和買之罪凡此操丁既無月粮止令屯守更不差調以養其樂從之心至于造冊將原額者監司清查一次類造手冊後湖部院司府衛所各存一本名為舊冊永不更易其後歲造止造該年新增之數仍以編年為例名為新冊歲報監司積至十年同有司黃冊類造一冊將新冊收入舊冊而釐其原額新增之數監司按臨執舊冊以查額糧執新冊以防開除密訪下情稽其隱欺如此則有丁

者樂于從役巧詐者無所售計而屯田軍伍不日增平至
于存恤侵奪之例又當廢之于受役受田之後使之守而
不失可也

一各邊肥茂之地最多但地廣人稀無處迴避故不敢種
遂為荒蕪之場有識者咸謂不論在邊在內多築城堡并
凡軍民人戶于近城堡地土儘力開墾使之自贖永不
起科有警則入城堡無事則耕且種且守不惟糧食足而邊
塞亦實此為至計

一成化間陝西側將在各營管屯操守官軍餘丁盡數查
出于青草長茂之時督令前去採打有馬者每名採草一

三十三

十三

百八十束各勾自己馬匹六箇月支用無馬者每名照例
採打塔中草一百二十束運倉上納以備客兵之用如所
採草束延至十月終不完者將把總官員俸糧住支銀
採草完日獲有實收方許支俸

一總制楊一清題查得山陝各鎮自來處置邊儲不過曰
吃運曰召商曰糴買三者而已弘治十三年間大虜在套
勤調京軍差大臣督理軍儲吃運贖粟州縣糧草累民陪
補至于破產鬻兒今日斷不可行况腰裏空虛亦自無糧
可吃惟有召商糴買二事可行銀買雖省簡易緣地方道
里遠近不同商賈程多致未踰其本若分派州縣等報

人戶糴買未免累民暗賠陰補而官吏里書富商拘貧侵
耗抵換之弊又不能無省費于官欽怨於民亦非至計揆
今事勢不得不然惟有召商報中似為得策客商射利雖
小必趨官府儲糧小費何吝故在客商增一分之價則官
司有一分之益但須筆費稅費當之弊豈可廢從古飛挽
之法又聞之道路近年官司召商多至失信或所召價多
所給則少或召納已完又復追價致令虧欠資本起釐載
道以此各邊開申糧草多不肯報納率德已往倘有重大
賊情路途阻塞車脚不通召商糴買兩無所措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

三十三

十四

一弘治丁巳邊倉糧草告乏簡命侍郎劉大夏巡邊經畫
公至召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
某倉缺糧幾千石給銀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
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
貴子翁不禁也不兩月倉場催督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
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勢要子弟各爭
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
糧之家自往告報勢要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
一地其重於邊儲利算過于盜課故我朝立法于盜課
尤致意蓋盡利者商之所趨必有以利之而後樂從非專

爲利商計也誠以邊海遠遼轉運爲艱故開鹽課以利之
使之見利則趨而後餉易集其爲計誠崇且速矣奈何近
來更張未當商人憚于上納邊備以之不望夫豈鹽課利
於昔而不利于今哉蓋徒計利而無長久之計故耳於武
初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間納銀五十五升成化間納
銀肆錢則已重矣猶之亦也今每引納銀七錢伍分權禁
鹽窩復取銀二錢矣每斤又勒借米一斗矣是鹽兩
淮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况長鹽
鹽引賤值最輕人若不顧所利者惟鹽兩淮耳每引實
用銀三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道價賤耳其所也
夫正鹽課實則私鹽盛行私鹽盛行則正鹽愈薄亦有其
故也何也 國初置一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銀二貫
五百文時欽一貫值銀千文故灶丁得實利今欽一貫不
易粟數升况無銀乎乃禁灶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而死
也正統二年令曰貧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
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米二石蓋當時此令
雖出米實無措官司徒挾此令以征餘鹽不能必行此令
給民米麥食灶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
稱貸然後知息償鹽灶丁之貧此之由也餘鹽既歸富室
多積水穴以便私賣故鹽民挾海負險見利而不見法禁

愈嚴而化愈多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
爲今之計莫若額鹽餘鹽皆令商人開中于邊額鹽一引
許中餘鹽二引其權俱照先年二百零五斤額鹽折衷以
成化之例納米而文灶丁歲課其餘鹽減半開中半價令
商與灶丁收買凡一切奸弊皆嚴令禁止如此則商人樂
從邊商充實食灶之餘鹽有利而私販不行應捕可免矣
或者乃曰今之鹽課每引七錢五分而尤不足如之何其
減半也不知鹽利因天時人力之所共成皆有常數今兩
淮歲課七十四萬有零引兩浙四十四萬有零引山東二
十七萬有零引利干官者僅有此耳私鹽船隻千百其群
何所無之此利豈爲豪徒所有官何利焉苟使餘鹽之利
盡歸于官雖薄收尤多于舊額况商人灶丁彼此樂從不
招而集豈復有憚于上納者哉
一成化二十年總制余子俊題稱自古命將出師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遑遑之間非軍不可故後世有以武副車之
走匈奴備廟車之平突厥皆有成效今各邊地平車戰爲
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
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以鹿角
柵捕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賊
合衆對壘欲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

百步威勢如雷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據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通其驍騎或尾蹙其惰歸前項軍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策策不餉之馬亦備邊至計

一軍中以火器爲重故神鎗火砲佛朗機旋風砲之類號爲無敵與余謂較之鐵軍巡撫李度甫之富可贖境總制劉松石之防守水來自世不能易焉

番夷總考

魏煥

唐武強子遂金元之時而其弱于我 朝始盛于今日

太皇我太祖高皇帝以擒之使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沈

漢者無幾 太宗成皇帝入後唐北伐之威三裂其展于

是猶是餘雖僅存數身是以九邊盛平所屬不過四十萬

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也成七十萬蓋倍徙矣故日虜其

弱于我 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防禦之

畧不可一日不講也其類有二曰北胡曰西番

北胡種類不一歷代異名夏曰獯鬻周曰獯鬻秦漢曰匈奴

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匈奴盛其弱也烏桓與塞末

鮮卑滅烏桓後魏諸獯鬻其弱也突厥與唐貞觀李靖滅

突厥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其弱部小者曰蒙古曰奉赤烏

曰塔塔兒即克烈後蒙古盛兼併入寇中國伐宋稱元國

曰十四傳保衛疆域國朝元海運古朝漢

洪武七年元安定王遣使來朝 詔其酋長立爲四部賜以印誥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于迤西是年丞相苦木子塔力尾等率所部男女五百來歸 詔建赤斤蒙古于迤

西萬戶把丹據平涼至是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平等縣編爲民仍號土達其壯者選爲平涼衛軍二

十五年王師追討北虜遠遁不敢近邊住牧者十年永樂

二年因其奉貢封進北順寧王義安縣三王宣德脫脫不

花爲王居沙漠之北順寧王馬哈木之子脫懽懽之子也

先居沙漠之西北

正統四年也先入寇獨石至秋勢益猖獗八月三日

上從太監王振計親率六師討之十五日師至狼山土木

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僅渴着促不備俄而虜騎

奄至王師敗績死者盈壑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

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而去弘治十三年虜首火篩大

舉始入套住牧

正德初北虜小王子第阿爾禿廝與丞相亦不剌殺小

王子小王子怒二酋俱四年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京

州乞空地安住京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

左堡公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誥諸番散亡

掠其地住牧九年總制楊一清令總兵官徐讓帥兵征之

唐開南渡河... 二萬俱歸順小王子... 住牧嘉靖八年八月... 入莊浪往牧九年三月... 亦不刺文先許嫁小王子... 二十六日阿爾禿厮子領眾二萬... 軍夏入套

今訪小王子居沙漠之地... 阿爾禿厮居套東有清惠王... 海其餘散達皆數百部... 既南向東自章海西至... 唐者走回矣口傳說胡... 即華所謂大將也有紀律... 領之部類即華所謂... 免差遣是以諸部落... 也凡立吉在塔即華... 故今之部落多領于... 胡遊其常其愛也不知... 首多附其東孕婦其西亦不刺皆與之和親所不

與有備矣且其世可聚以台吉諭乎

西番為關中患自古然矣從申侯而逼遷西周附隕首而... 旅拒東漢唐連吐番且入長安宋失熙河併于西夏為禍... 大矣本朝于附近諸番互市茶馬驛傳得法今茶馬已... 廢雖未大肆而時入侵擾居人苦之嘉靖己丑西番數至... 擊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總制... 王瓊撫剿並用破若尔龍板尔二族撫定不舍等七十族... 其後始定欲求久安之計而茶馬不可不復也

西番由哈密入貢者其國不一惟吐魯番強梗弗順自襲... 取哈密之後一時瓜沙赤斤苦峪等番衛或為彼附或徒... 居甘肅而進西番屏已夫況今自肅州之西越四川直抵... 雲南麗江皆西番而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况今北... 境尤利住牧甘肅北山外亦不刺徙居西海委食諸番漸... 有併吞之勢識者恐其勾連深入如前代吐谷渾之患誠... 可慮也

北胡

大明一統志南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 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 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 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

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塔塔兒各處分地
既而蒙古衆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通子汝漢傳子
愛猷識理達臘傳子忽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
屬皆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等討其罪追至
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蓋十餘年未舉間有本雅
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魯等率其部屬來朝願
順軍王阿魯魯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
車駕親征之諸胡怨平本雅失理等率其部屬來朝願
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魯欲領部落人心不
服乃或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汝漢之北馬哈木子脫脫子
也先居汝漢之西北瓦剌地

北虜盛衰

臣按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
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於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
四十萬則北虜之驍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至千
我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而北狄之興
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而至於胡元極矣說者以謂
北狄之盛也固莫盛於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於今日何
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返盛極而衰亦必然之
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

于

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遂水草以
爲君捕野獸以爲食而衣其皮耐飢寒習勞苦而不畏死
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不勞不能忍飢而受寒而不惜
身愛命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於胡元入中國奄南北
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宮居而
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驕奢者又學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
寬衣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
爲驕況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爲長之非
獨畿甸間爲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爲
皆達花亦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群隨在而有其言
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亦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饑
寒甘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
行者惟官禁宿衛京營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
卒圍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
夫中國之法制而併與其本來之部落迷失之游魂殘魄
苟延喘息於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信
猜然見骨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地方且自相魚肉自相
攘奪救死扶生之不暇以故不能爲我邊防之害雖有小
警不過鼠竊狗盜非有深謀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
突厥之斯爲者我太祖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

千里之外窮其巢穴彼皆雄寬見伏無有一虜敢張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傳受一也先王千降州而還是百年之間夷伏攝伏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垂規千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夫里馬哈木阿魯台朵而只伯之輩皆驚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鷙尚結縢之狡僞雖或侵軼隨即破滅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已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月彼自去也若大統慕之還分爲數管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代之長計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糧發傳二矢外嚮數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賜兀良哈海西諸部來者大衆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臣故曰北虜之衰真有於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剌則所殺哈剌爲牢來所殺牢來之後毛里孩能加思蘭之徒皆自相屠戮繁生干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固天厭夷惡而助我 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雖然虜害有毒古人善諭昔者阿骨打之起於遼末鐵木其之起於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防微杜漸鎮恐禍生於所忽譬則近山之居

慮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牆深其四壁寒其蹊隧而迂其往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爲吾畜產之害矣我 國家都燕切近遼東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一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惟 宗社無疆之休

豐財用材

李承勛

防禦遼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鎮經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料草師出無常此每鎮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私治以前每邊在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蓋非一日之積矣後遭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各鎮倉廩皆空宣大遼東延綏寧夏爲甚而甘肅爲尤甚姑指一事最易見者言之如米每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而火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石值三兩軍多饑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各邊聚口嗷嗷皆咎巡撫不於有收之際預買以省銀巡撫非不知出此其如無見銀何人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蓋以數年之深弊非歲月之可以驟舉其弊然

也理財者自古爲難而今爲尤難也臣嘗備員各邊領議其俗請舉一言以贊采議之萬一日預而已假如各邊於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大收或倍之比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便三倍之利矣歎歲得一百米值銀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蓋各邊穀粟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尚可正月以後則日貴一日商賈與販之術亦無他巧只是米賤則買於民米貴則賣與官若官府銀有餘米賤時買於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貴時俱按本色官軍咸利而商賈亦不得以牟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邊任之才與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地異邊將之選與大臣異副參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於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爲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諱遠嫌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列薄之徒不可用之必壞邊事大將爲貴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於勇副參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參以下從公開註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聽候仍於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生名保舉擢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

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黜然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軍內輕外而於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在邊有聲望者不久得改內地欣然以爲陞格或稍遷則人必懷易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在邊而臣又以爲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身歷陝西查得各邊倉糧被官攬通同姦徒虛出通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官糧兵備重臣多考察才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爲之者豈惟是哉甚則身爲巡撫亦復放尤邊備棄之何其不太壞也自皇上中興以來宿弊一清斷無此事然臣猶以爲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者弊俗軍內職而輕邊任猶未盡變而各邊官糧兵餉之選猶輕也至如州縣之職尤爲親民陝西重實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糧差徭皆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勤輟半年或一年缺員銓司間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甫及數月又以朝親離任年餘不肯復往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爲革邊方愚弱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爲主故我皇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十年尚未得蒙至治之澤也伏望 聖明留意

賦稅

孫世芳

賦以足兵稅以足食馬遷必並言之軍之須于餉者重也
宣鎮帶甲數萬供億莫煩月二弗支固已快快歟今本地
外省歲納難完天庫太倉時發尚窘入浮于財出浮于入
脫巾之呼可虞已於戲司食者知兵之苦益思所以豫其
需司兵者知財之難益思所以作其銳慎勿使積虛積弱
之勢竟在今日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三

遼東

遼東總論

許論

遼東舊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關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地比之慮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巡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子不墮俾思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停斯論功則第二義也聞元廣寧並據襟吭全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私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且數百里遼陽舊城在馬市不遠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通達遂據腹心限隔東西守禦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爲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壓作屢變竟不可行報亦有議者爲營邊方之慮乎他如

革馬市之奏欺紿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擾增臺量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軍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遼東鎮

魏煥

遼東古幽營二州舜分冀北暨無間之地爲幽州即今廣寧之地分青東北爲營州即今遼陽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元季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爲遼東都司十年章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于開元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自湯站抵開元隣建州毛隣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爲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爲最自寧前遼東抵開元隣元良哈三衛而朵顏爲最

遼東保障

魏煥

比隣朔漠而遼海三萬濬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其壘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遼之保障固於地之迂遠今三分河南北

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隔遼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勢糧可省十之三四

遼東遼夷

魏煥

東夷即九夷之地所謂獻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是也後爲朝鮮高句麗女直檀婁新羅百濟伏餘東胡烏桓鮮卑渤海沃沮三韓濊貉曰靉靺鞨浪言浪言直番臨屯帶方肅慎縣勿吉高麗比紇契丹孤竹等國歷代兼併不常今所存者惟東有朝鮮東北有女直諸部落西有不長哈三衛今之遼患三衛爲緊太且次之朝鮮無患

朝鮮國在遼陽之東以鴨綠江爲界即周箕子封國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漢末爲公孫度所據曹末不置不入高麗五代唐時王建伐高麗闢地至廣世遣使朝貢于宋宋洪武二年其主王顯表貢即位以金印詔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主淫昏暴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詔從自爲聲教更名曰遣使請改國號詔更朝鮮世相傳襲至弘治初朝鮮七年其叔孫以讓位請遂封爲王自是以來歲時貢獻不絕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蓋禮義之邦每貢獻先期報遼東都司奏請待報方獲兵

送來使于遼兵回候歸期復舉兵來接其人多仁柔懼女直等夷故防之也不爲患

女直初號女真後臣屬于遼遼與金諸改曰女直即古肅慎地在混同江之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北海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破遼都渤海金亡歸元永樂元年野人頭目來朝悉境歸附自開元以北因其部族所居制奴兒于都司一建州毛隣等衛一百八十有四元者隱勉赤等所一十有四其酋長爲都督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之以印俾以舊俗統厥屬每年一朝貢每貢都督許帶一十五人共一千五百人建州毛隣則渤海大氏遺孽樂住種善鎮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之後金之道也俗尚耕稼婦女以金珠爲飾倚山作寨聚其所親居之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畧同山寨數與山寨爭殺百十戰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餘里一種曰女直野人又一種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爲生諸夷皆善馳射雖過職貢時加搶掠居民苦之但較之三衛則少差耳

兀良哈三衛見朝鮮遼鎮下自寧前抵喜峯口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慶唐寧至遼河曰太寧由黃泥凹逾潘陽鐵

嶺至開原曰伏餘其俗甚偷盜六共盜盜馬匹三人聖數百十匹著剿掠即殺人寇抄掠其髮以目割性貪黠邊人以酒若膏唱之競而殺之茲故報復抄掠無寧時一遭剽劫數十年不入其地遠遼東夷惟此最無賴也

一國初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元良哈三衛各置都督二屬摩撫取最上策也分其部落則其勇勇以制別其種類則其間易以授使之入自爲雄各結爲戰所謂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而又爲之虛級自都督以及所鎮撫在女直一歲一貢在三衛一歲二貢使之歡戴中國外禦北虜也

朝貢夷人賞賜都督賚絹六表裏都指揮至鎮撫五表裏舍人四表裏散達二表裏所貢馬收于本鎮行時工部給價每匹六兩女直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三衛一年二貢每貢三百人二項夷人每年來貢者一千六百其空貢之費轉運之擾可知矣

遼東經畧

魏煥

一成化初牛臣以建州來騎貪功貪請兵征勦時都御史陳鉞說太監汪直立功固寵虛張邊警妄奏請師汪直主于內以撫寧侯朱勇爲印總兵鉞提督軍務直以便宜生殺陞賞與師致討壯者逃匿懦者弱或殺或虜旋凱

獻俘不次陞賞未幾虜以報讐爲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地驟然

嘉靖十五年巡撫都御史呂經清查屯糧承委者不善處分衆拂怨遂犯經塞等百至邊境洶洶巡按御史曹統極定之招集將領申以大義擒首惡數十人皆坐以死而協從問治事聞于朝經請成統陞大理丞起總兵馬永鎮守末歷按各營簡其精銳爲募倡者取赴軍門聽用而結以恩故法行而不致擾二邊境始安

嘉靖十八年軍士以糧賞不及爲怨者鼓噪保城次日黎明時馬永先伏壯丁于城左右乃單騎至城下招呼叛軍數十人下城諭以國恩及軍法一叛軍提兵向永振伏兵起遂殺叛軍殆盡事平旌賞有加

一遼之邊陲莫先寧前蓋自紅螺失守與中淪沒退而濱海一錢之地耳說者欲拓一片石抵撥木衝以廣屯種茲其小者也夫開元東隣建州海西北隣山蕞江夷西隣楮餘太寧自清陽迤西抵鐵嶺營堡六十有三而墩空數百自鎮北迤西抵勝姑營堡一十有八而墩空亦數百蓋其建置之初計小遼大遼東迂北崇河汎河有警則鐵嶺不南鎗路不北開元四戰之地也自廣寧師行十餘日吉行五七日遼河渾河三岔新橋之渾渾不計焉若不復兩行

如制其應隆之功邊臣扶上撫按擬按以其狀上之朝廷使司譯者無所與而其貨多結貿易之通如先朝之厚且信馬則庶幾服其心矣若因循撫諭而苟且將就是何異於養蠶待斃也哉

一遠之諸胡古山戎也昔者中行說之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壞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醢之便美也是故匈奴日強不能制焉今之東胡則不然得尺綺文帛則賣愛之其富者華服錦繡金珠雜飭以靡麗相高貧者垂涎睨睨專事偷盜以赴市故馬市交關互以名馬易錦綺數十尺復餅散鹽酒之類其甘若飴此修其心以棄其所長實我中國之利也往者遠長矣之死數十百人徒手就戮去而復來如魚之思餌鳥之思食雖問之使去未能也故蓋驅之者諱互市之交易可不嚴而驅之此實生三表五餌之餘技耳今欲得人而理之取捨朋輩以市馬歲可傳萬餘匹即軍人無馬發給而入其值餘以充太僕等養騎採不數年馬可充足矣乃率以紙連短小之物詬之欺其不見而襲取之威之以勢而攫奪之失其心者數矣而又利歸貪猾禍隱疆場善惡變者觀之於未萌是豈可易而忽之哉

一維遼之東南常山大海海有島流徙之民聚其間者曰鳬民聚於萬山之間者曰流民是皆四方亡命流徙自食其方而周知官府之法者豈而不問則無以與天下之群而有意外之虞繩之以法則是激以賈禍也故為之清查為之保甲為之解發為之類編差銀皆求以治之而卒無底於成其勢有所不能而處之無其方也夫茲地也其在明代至繁庶也其半為朝鮮比界及夫遼金為郡邑者幾二十餘今以流移之人散處其中而無所統屬之是能保其恒晏然哉是故設憲臣以撫治立州縣以分治隨其居止俾之保伍聯什曠以三數年治其役與有司等則其人安土而樂生安土樂生而後刑罰教化加焉即不得已而籍兵供役數十萬眾可集矣

一朝鮮在我朝為不侵不叛之臣自湯站抵遼陽六百餘里官運管野宿故東胡時出劫掠乃設鳳凰城以防衛之或乃港通互市相誘盜竊者又為需索抑勒得無損威重耶沿江流民耕牧壓境時有移文置之不省又非樂天字小之義矣嗚呼吳楚之爭起於採桑女子天下之事未有不始於纖微者也
遼有死馬寺統監團以畜牧有行太僕寺司簡閱以畜馬立法之意未始不善也積習漸久鷹犬益滋兩寺之卿并

除陞轉動以年計其政多委之他司縱使當其任者日日而治之事而度之所謂擊收之多寡印烙之肥瘠察多陳述故事轉相虛應存乎其名為耳矣固有豪傑之士則沈而振作之類網斷隨隨于剽盜而又優官生事之謬與此無他上下相習而窮不能變也若少識其法以原官量蕪蕪職死焉駐蓋州蕪理東南流移之民太僕駐開原蕪領東夷十應機移九朝貢五市攻守蕪粟也政皆責成之而與其便宜是謂不易局而勝不變市而理斯固安危之機也

一先王聯萬民以比其情于是有井田之政敦其死徙出入守望疾病焉於是平安土重遷而公私戮力管子之以內政制兵也使之夜戰登相聞畫戰目相及夫然後可以威敵可以利民可以使之不崩不流不渙不戕夫然後可以教今之為將領焉都指揮子孫輩他衛故遺比無世族而遼陽多大家夫是之故多亂政土官復其戶故奸人得影射而衛所多逃匿夫是之故多亂民亂政則上欺龍民則下欺居常有傳而况德深廣哉若檢勘改移外移之家勒歸原衛若他則可以驅其情而厚積其群不樂而情同聖人樂以使民之道也土官復其家若干而以其若干役重藏匿安枕之罪歸政無煩解而輕重適均其後

而愛同先王素三撫私以治天下也嗟夫是豈獨遼為然哉

篇廣集同化求計陞職事

王瓊

者得遼東鎮巡等官都御史張貴等題稱會得都指揮滿變番文內稱節次將賊達子擒的漢人袖鎗奪下送來在邊出力報事循兒年夫落了都指揮勅書意欲討陞又稱本處授職以來本枝部落沿邊一帶並無犯邊患信向化恪守信義合無俯念歸向之誠量其恪守之節不為常例別換勅書賜與以勉其勤勞或量與陞錄以勵其餘一節臣等謹得夷人受職不過驅磨之法以堅其向化之念非如中國官職有祿俸之費也今泰寧衛都指揮金事滿變先該遼東鎮巡官郭瑋等具奏陞職今遼東鎮巡官張貴等又奏換給勅書或量與陞祿皆以並無犯邊患順向化為詞且如朵顏衛都督花當并其弟失林字羅鎮巡官奏與都督職事近年以來不時犯邊及至朝貢過期朝廷念係夷狄姑准入貢不問其罪今泰寧衛都指揮滿變自來不曾犯邊該心內附加授官職似不為過合無於滿變原職都指揮銜上量加陞職請給勅書并鎮巡官處差人給付滿變收執今其管束部落堅守臣節正德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是滿

變准陸都指揮同知欽此

陳言邊務事

王崇之

一足食以養官軍洪惟 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又有折俸鈔貫冬衣布花恩至應矣竊東阻山隔遼官軍俸鈔布花皆由此給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便然河西常設給散河東拖欠數多者蓋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造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得飽煖近年以來船隻壞壞者無人修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化十三年全無一隻到來海運不通官軍絕望 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到軍自養廢職有壞信乎其然也如驛遞鹽鐵所軍俱無月糧止養實賜士官連官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軍糧係給又無半糧巡哨晝夜在邊尤為寒苦近因各處災傷荷蒙 皇上憫念元元遣使募食賑濟所以固邦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預備少積糶無賑濟官軍合得糧實尚不可得不無有孤 恩與查得自成化十二年以前共拖欠官軍俸實鈔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斤先該巡撫巡按官具 奏乞令本

布政司起情車輛運送及暫量價直折銀補還戶部詳得陸運艱難行本司查勘定奉造用價運補解去後但彼處官員視絲毫常畧不留意夫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日有缺今雖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彼處積無用之地陸路既難來海運見今無船則窮邊之官軍何所顧賴哉臣聞遼東舊時收成糧食頗 商賈販賣易換有無尚不免於饑寒今兵荒相仿而賈少通無物易換使軍士啼饑號寒祥生嗟怨以此饑寒之人不鮮難驅於鋒鏑之下亦恐生意外之虞如蒙伏望 皇上念邊方重地憐憫軍士饑寒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奏 請定奪合無不竊常例將前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將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筆解送或令布按二司分遞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為變易銀兩委官解送前來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今歲布花鈔貫另為處置或暫折收輕齎銀兩運來支給候造有船隻之日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實為便益

一措糧儲以資急用臣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為先子貢問政孔子足食為首民生最重邊方尤急所以戰勝攻取守固皆賴於此 聖朝言急邊

諸因遼東屯糧不足發銀購買。而上納。欽命巡撫官以總督之布按二司官以分管之宜倉庫實儲急足用也。奈在前官員職任大者多奸過惡官職卑者惟是勢貪利其有通同作弊營私者自來奉委之案案獲逐利撤放糧耗穀豆糧買腐爛倉糧官銀多歸於官家錢糧多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辦驗發弊欺倉官為民充軍巡撫管糧等官有提問罪一清積弊邊軍糧快但刑罰難加而軍勢無及腐廢腐關於倉軍未嘗實惠折追拖欠於倉面不肯還官閣地腐爛相積邊境急缺糧儲如前屯等處倉糧不及半年之用海錦等衛有十年之積糧倉堡全無一月之支今遼陽城中每銀一兩止糴米二石五斗前項堡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上納近因賊情緊急該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恐缺軍餉會議於定邊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一萬餘人往週二千里每米一石雇脚盤費多者要銀七八錢少者亦不下五六錢河東之地遠近縣然倉官用心催督但由間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馬蹶負力疲財殫卒難集集勢至此在前管理官員允為可恨減米數糧買是虧損官銀欲增脚錢與人恐庫藏缺之即今又傳報聲息不絕於六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通

追緊急使軍餘逃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抑且大誤邊儲以後河開震與尤難為用伏望。皇上聖念邊儲重惜民困乞。勅該部從長計議措置急用之方奏請定奪行移巡撫總理糧儲官員相度賊情緩急斟酌酌途遠近聽其隨宜增減米數脚錢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難其各倉拖欠折罰虧折糧數行令布按二司官糧官躬詣各處上緊核追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折價折納銀布入官另為處置以便目前支給俱先定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務要斟酌地方險易緩急查覓見在有無多寡隨宜召納轉運遲不臨期有誤仍令布按二司管糧官員不時往來督察若有奸弊就便參拏不許在家久住若有似前延住三月之上及已季接管畏避不來未曾得代先期回去者照例住俸二年其分巡分守滿目亦照例追問其糧儲盛有腐廢虧折等項重加參問則邊儲自今不致缺乏重餘免于流亡巡歷既勤奸弊多甚實為便宜

一禁採取以杜邊患臣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梅松圍獵野獸為生數年以來多被本管上司及衛所官員指擄進貢人參等項或散放布疋或給與銀兩使令部屬官員到于各寨百般逼勒誘擄土人不

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投附近軍餘出境採取販賣以規厚利常被賊人擄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土人不畏法度將糧米包裏刀箭甲葉黑夜于墻下空野去處與美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漏軍情者甚多由于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探打影木買辦皮張爲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通同委官人等將般賣之人受錢賈放累及貧窮兒孫取亦難查得每年進用影木不止該十箱人參三百斤狐狸皮獐暫特買辦不多衛所官員却多科擾自今前項出產地方被賊搶擄殘破室廬空廢田畝荒涼見在人口驚疑走入腹裏不能存活正宜厚恤伏望 皇上憫念邊方多事人不聊生將前項供應人參影木及買辦皮張暫且寬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後賊情少寧之日行令照舊採辦仍乞 勅該部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出產處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墩堡守巡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人參榛果等物及將刀箭甲葉與美人交易致生邊警者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巡撫巡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軍旗人等合無量需枷號滿日與空臺巡哨甲軍俱照依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拿參竊問該官軍知所警懼下

人免得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

遼東勦撫

王瓊

遼東以燕齊地廣始分冀州東西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 國朝自山海關以東置遼東鎮周迴數千里蓋燕古幽營之地而有之設都司一衛二十有五州所各二以控制之其外諸夷各因其類設衛三百二十八所二十四各授以官職令每歲來朝以羈縻之每衛不過五人至於朝鮮遼東奉正朔歲入朝貢視前代獨爲恭謹內安外順固無足慮然以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往往桀驁難馴成化以來議當勦者恒以姑息從賊爲言論當撫者又以貪功啓釁爲非然其機繫於本兵必欲視順逆之勢得勦撫之宜而處之不差斯亦難矣嗚呼金起女直據中國遼東邊備其可忽哉

義州營堡記

義州古曰義州在醫巫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山時卽爲中國之地矣秦漢以來或得或失我 太祖高皇帝掃蕩腥膻混一四海爰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業公旺由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東都司馬義州之境廣環餘百里東翔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鄙與虜隣耳求樂聞 朝廷以朵顏三

衛達于牧順遠徙大寧諸城之人於北直隸而以其地與之義州遂兩面受敵之緣邊凡百六十里最為要害地焉正統初提督軍務都憲鹽山王公九臯乃創立馬營堡每堡守以餘丁五十人小官一員城中官軍輪番設伏內則保庇耕牧居民外則救援臺空戍卒小寇入則粘踪斷其歸路大舉至則協力以爲聲援在彼有腹背之虞而在我有肘腋之勢又凡在城官軍每一至邊有所止宿而無暴露奔馳之苦垣新臺空一有壞缺營之軍丁即時補治無久壞大壞以致調夫勞瘁死亡之患此實保邊衛民安長治之要術也自後以北虜入寇聲撤官軍以避其鋒遂因循而廢棄焉弘治六年恭茂金臺王公銘修建天清一堡垣實官軍五百餘尚在丘墟榛莽間有識者嘆嗟而已弘治戊午以來邊備益弛虜患大作始而邊卒攻臺空以疲敵我并馬繼而掠耕牧竊屯堡以戕害我人民已而誰衆深入掩獲官軍以踐踐我土壤雖盡行官道夜宿圍居者猶不免馬蹙平虜寇之勢幾官軍之氣沮膏腴之田在農桑之業危死上流徙何斯民之不幸也皇天厭亂省極而傾弘治庚申恭茂薨平韓公良弼守吾州公才蕪武志在安撫甬下車而梟雄逆虜者數夫且慨然以起而已任請之鎮巡重臣極其心力然皆未采乃怒文獻

巡撫督理軍務山東張公珩和巡按開寶兵備侍郎江右余公宗周相踵惠臨俱汲汲以修建營堡爲休邊首務躬親行邊觸冒險阻相度其宜區處其費凡犒勞而賞勸之者無所不用其至而韓公之志於是始伸自大清堡西南堡同大寧大康大安定開齡年而皆以次就緒每堡垣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俱軍舍餘從馬於是校以附堡田土使之耕且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以守之其官軍之多寡亦時勢之使然也自是聲勢聯絡內外衛仗邊境無虞歡聲滿野積年之禍一旦掃除而利溥宏遠矣六堡舊名清河義堡鎮虜青榆林大安綏遠今五堡新名則張公之所易也

論遼東省不必展

賀欽

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李三岔河之北老虎林謂其地沃饒耳自廣寧至關原甚遠雖聲明重臣亦往往惑之冀曰今日視祖宗時強弱如何民不聊生倉庫空乏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功之事以致吾遼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耳非患地狹也或者勞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况時諱舉廢尤古人之所深忌者也

邊務事

于謙

鎮守遼東總兵官左都督曹義題該欽奉 勅爾等務在晝夜用心從長計議設法區畫戰守保策設若虜寇深入率衆來侵何人領兵當先何法可以出奇取勝何地可以設伏截殺何處可以屯兵固守如何可使賊衆不致於深入如何可使邊民不被其搶掠凡軍士有無精壯糧儲有無克實務各臻效欽此臣會同鎮守遼東太監宋文毅提督遼東軍務右副都御史寇深巡撫都御史李純副總兵左都督焦禮施聚右參將都督僉事劉東計議得遼東地方極臨邊境西自山海關外起東北直抵開原沿邊衝要平坦處多海州遼陽遼東雖隔遼河亦有難可通人馬廣寧義錦州寧遠前屯一帶曠野別無阻隘俱難設伏西北大寧舊遼陽河上哨兀良哈三衛遼東北腦溫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龍江海西各種野人安宜東南遼海江河遼等處遼州三衛女直接連巢穴往來在邊住劄近年以來前項夷人有挈家投順脫脫不花又被收捕聽其約束指引來邊爲患今又被也先收併出沒不常賊情難測緣遼東所屬惟廣寧開原二處最高最要原有鎮守太監總兵參將等官在彼團兵其餘各城人馬俱在本處隨操每年春夏重數分布邊堡防護屯種秋冬拘收人畜歸併回城操官軍當川巡歷上年天雨連綿衝墾甚衆舊有督修

登完日照舊隄防今奉 勅旨從長計議臣等公同衆議副總兵焦禮施聚各不妨守備遼東義州地方但聞廣寧府衆寇邊聲息星馳前來會議同右參將劉端內使單瑋領兵當先臣同大監宋文毅左副都御史寇深調度殺賊內焦禮劉端就分巡遼河迤西直抵前屯衛地方遼陽瀋陽海州地方有警左副都御史李純同掌都司事都督僉事王樺等領兵出戰王樺仍不妨掌管事就分巡遼河迤東至瀋陽地方開原鉄嶺有警左參將都督同知胡深同左監丞苑英內使韋明領兵出戰胡深仍分巡開原起至蒲河池界各量領人馬時加往來巡督修理城池邊堡臺墩墩臺整點軍馬器械務在堅利完固又督各城戰守都督都指揮梁宣宋政魯金孫環周英節鐸等如法操練軍馬固守城池謹慎隄備若遇有警星馳傳報臣同宋文毅寇深相度遠近事勢會調隣境軍馬隨機應變及查得各處合用糧料止是本處屯軍糧納子粒并銀糧米豆支應別無有司供給見在糧儲止發本處人馬一二年支用以後陸續收積等因恭照所奉係于備邊地方方畧既已總兵官曹義等會同各官議處傳宣具奏俱合准擬仍行曹義逐一依擬施行臣等又議得遼東地方相離京師不遠又有野人女直各種夷人周迴難處而夷虜之性變詐不

常戰我邊備虛實以爲從違向背往來屢定叛服不時或
陰附強寇而掩襲我邊或潛於機因而搶掠明道通逐緊
急則逃遁防閑少緩則復來即日各邊俱報有烟火聲息
而遼東一帶墩臺上年因雨水連綿多有水浸坍塌即今
雖稱修理完固誠恐總兵等官不啻差委的當人員着實
點看止憑哨守官軍回報因而有名無實邊警不能接報
以致失誤事機合今曹義寇深等務在前項議到備邊方
畧倘有緊急賊情毋托諸空言必要見諸行事以副 朝
廷付托之重以銷殘賊又側之患以爲邊方保障之計以
爲經久利便之圖如或言之有餘行之不足以致疎虞邊務
責有所歸景泰三年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

遼東振處殘破邊城疏畧

李承勛

臣因明春開原將有事於修邊今冬先須親詣依處相度
事勢規畫糧料過潘陽赤龍河經路路沿河沿邊城處
倒塌墩臺僅存頗垣是邊防之復損不獨開原一處爲然
也又行至鐵嶺訪諸營界今已盡棄約七八十里之廣西
則三衛連賊直至遼河東則海西連賊直至背陰山中
間止存一路不及里餘行旅尚被搶殺田地曷敢耕種若
背陰之路不通開原之咽喉絕絕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
矣是開原之危急不啻三衛遼海二衛爲然也及抵二衛

地方殘破之狀官軍愁苦之聲有不忍正目者臣自任事
以來見得三衛軍多逃移極力招撫未有應者近蒙 聖
旨大發 內帑之金又有 欽賞之頒然使逃亡來者頗
多昔日開原殘兵不滿一千今四千有餘矣鐵嶺兵不滿
數百今一千餘矣臣每見復回之人處處駐馬詢其生事
皆以手加額曰目前感戴 聖恩粗可度日但恐日後衛
所料差遣迫出辦不前難以存活蓋殘破之餘招來固難
撫處尤難招來之後不繼之以撫處則招來之人又將散
而之四方矣譬之久病疴羸之人必須一切屏絕外事專
心調理庶有可生之望若少擾之則其死必矣爰議劉琨
長於招懷短於撫御臣以爲不然理人臣耳撫御之策非
遇 明主將安所施故有周宣中興之聖而後能成勞來
還定安集之功今臣身處邊方幸賴 聖明在上謹具撫
處事宜陰營免屯糧已經會 題外今將查訪過地方應
令施行者三事仰 聖 睿覽倘蒙採擇施行邊方臣民不
勝感幸

一曰停馬價以撫貧軍照得本鎮官軍該出搭朋馬價銀
兩每年春秋二季收放買補馬匹給軍幹操係是舊例但
前三衛逃亡軍士今初招撫耕種若又追徵馬價已難出
辦况見在軍士不及原額十之三四若又賠包逃亡軍士

馬價一人之身誦償數人之負人情益覺不堪合無將三衛拖欠正德十六年馬價銀兩免追待後年歲豐熟另行議處庶貧軍不受逼迫

二日停造作以恤邊衛照得撫屬每衛一年額造盔甲腰刀各一百六十件弓張軍器各八十副張長箭四千八十枝圓牌四十四面該料銀七十二兩該役匠作數多臣至三萬途海鐵嶺三衛稽軍器詢其匠役則以被擄逃亡為詞查其物料則以年荒拖欠為辭欲將管局官員重加責治見其身寒體羸不勝鞭撻廣詢博訪皆稱衛所委的無人無料難以造作查得各衛是在造完軍器處處有餘足敷數年之用若將三衛軍器免造二年未至缺乏

三日省繁文以杜冒濫查得所屬二十五衛每年造冊繳報起數至多繳支部三件一件缺官事一件民情事一件清理文職貼黃事繳戶部十五件一件申明舊制及分發管領不便事一件一件預備倉廩事一件馬革事一件歲報錢糧事一件餘丁田政事一件欽奉事一件清理屯糧事一件樣田事一件冬衣布花事一件屯種事一件陳言典章利弊以弭災異事一件陳言地方事一件版限大造賦役黃冊事一件修省等事一件禁革收支倉糧作弊事繳禮部五件一件以言機密風紀裨益治道事一件授例

納糧度僧以救荒歉事繳兵部九件一件歲報軍職官員貼黃事一件清理軍職貼黃事一件歲報官軍馬驛戶口文冊事一件清理軍伍事一件公移事一件旗役併給文冊事一件舉行馬政事一件乞恩存留馬價銀兩以便急用事一件稽考夷人造貢馬匹事繳工部四件一件軍務事一件歲報牛隻事一件申明舊制以復職掌事一件行移勘合事每造文冊一本輒用六七本一立案一繳衛一繳都司或守巡苑馬行太僕寺一繳該部一繳該府一奏繳雖是舊規其實無益邊方紙張難得能書者少遠路買紙高價雇人都司等衙門差人催迫驛遞被馬驛口糧

之擾衛所被供送打點之擾解冊又有盤費解扛之擾科欽紛然貧軍受害若文冊足以華好弊存之可也足以備查考存之可也臣昔歷任戶刑工三部屬官親見解冊既到置之高閣不為蠹鼠之所毀傷則為姦吏之所費用並不曾見於繳到冊內查出何項錢糧以充國用但以其舊規而姑存之已為過矣况又有不係舊規者乞一勅各部將前項大冊查照緩急何項止造一本何項止頒總數何項通行減免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一方一起計之若費財不多若通天下計之則其益幾矣

陳言邊務疏

李承勛

一曰豐糧餉以招逃散照得開原并各城堡逃軍凡九月內月糧賞賜數年缺支內外各官科歛財物逼買貂鼠馬匹夷器等物以贖其財搶奪首級濫占婦女以失其心此等軍役一身在逃家產盡棄妻子田地屬之他人今聞此輩多在金復等衛及海島等處潛住若錢糧充足之時出給告示許其自首還伍若十日之內自首者將在前欠伊月糧一併通給二十日首者准給一半一月首者給三分之一違者許諸人首告捉拿并窩家兩隣照例問罪解發在罰拖欠月糧通不補放俟其到衛追還妻子以繫其心給與原產以安其業則人心固而軍伍實矣所可憂者倉庫空

卷之三

三十一

題事

置人無固志目下地方十分危急已檢臣先次會理速發官銀以濟邊餉地方幸甚

二曰處夷情以消後患照得正德十四年開原官軍新殺賊首速長加等一節是非功罪廟堂自有公論但日久未奉處分外則夷狄積怨愈深內則遺軍疑懼不鮮乞勅該部速行議處臣又訪得中間被殺之人有係都督指揮等官而其原領勅諭亦多毀失此等夷人皆其酋長父兄弟既已被殺朝貢交易又各絕望其糾合黨類報怨犯邊勢所必至前任巡撫都御史張倫亦慮及此曾遣都指揮薛澄通事修城等前去撫慰

尚德報到番文內稱衆人外邊過不得速長加一起欲反的都殺了不虧他我們商議殺了老子兒子在殺了哥哥兄弟在鹽不得喫布草不得穿段子樓子我們地方不出衆人怎麼過今着個克來苦告有竹孔革字羅失保哈搭搭革等就來鹽頭赴罪帶我照舊開原行走據此情節則交易之利彼不能忘朝貢之望亦何敢絕但父兄被殺子弟不得贖替以此不敢欺塞耳臣愚以為宜遣熟夷招致被殺者子弟諭以朝廷威德罰弗及嗣許其照舊襲替朝貢其有失落勅書者驗實有據亦與更換則遠夷心服後患可消矣

卷之三

三十一

三曰復邊防以嚴保障查得開原舊額有堡八所墩臺一百六十餘座當時將領得人邊防嚴固雖有達賊勢無能為近年以來選將不問勇怯惟金多者得之邊牆任其倒塌而不修臺堡任其克去而不報但遇地方有事即便厚款彌縫年復一年其弊滋甚八堡已克其五墩臺俱各失守烽火無從傳報按伏全是虛名屯田之人殺擄殆盡達賊直至開原城下人尚不知以此城中軍士有田不敢種有山不敢樵坐食空城張頤待時餓死之人無日無之可謂至危至急之秋矣臣嘗詢訪邊方年高知事之人衆說紛紜各有所見樂因循者曰軍士饑疲不可有為此言似

矣不知也僅不復饑饉終無已時喜事功者曰不一勞者
不求逸此言似矣不知十餘年之廢堡固非一日所能舉
夫事功不可驟爲而時日不可玩愒期以三年事當就緒
照舊規調取金復海等衛修邊夫丁一萬六千餘名每
年以三月爲期動工兩月而罷調本鎮精壯軍馬一萬二
千人督率前去劉爲四營外爲禦虜之計內施巷築之功
兩月工畢即便散還將原先千堡千臺兵馬除去填塞傳
報烽火自近而遠以次開關關一尺則守一尺比之警來
警去有名無實者異矣然動工固難而積糧尤難以兩月
通籌丁夫一萬六千餘名約用口糧一萬餘石軍士一萬
二千約共行糧一萬八百餘石馬料約用豆二萬一千六
百餘石草七十二萬餘束必須逐年趁收成時經買募年
以十月備糧兩月與作所費人不久勞而事可漸舉查得
本鎮舊有郎中一員專管糧儲但開原僻居一隅事難兼
濟乞 勅戶部另委員外郎或主事一員前來專一整理
開原糧餉候工程完日回京

臣曰得機宜以便戰守蓋開用兵之要能謀而後能戰能
戰而後能守開原邊塞固當以守爲主尤當以謀爲先訪
探河西等衛夷人其部落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不過三
五十人每入爲寇必借人借馬相期數月而後能聚其

酋長凶惡者固多而向善者亦有又有一種土人俗號爲
土高麗者住近開原人素驍勇舊日亦曾效用若開誠心
以招之懸厚賞以誘之上則可使以夷攻夷中則可使黨
與離二塞爾小夷若猶檢惡不悛仍來犯我邊陲擾我工
作者則其數亦不能甚多當督率三軍運謀戮力或據險
以遏其入或設伏以邀其歸乘虛以搆之用間以疑之多
方以誤之又乞假以威奉使傳震布有功者賞不踰時干
法者立斬以徇可攻可守惟機會之宜或退或進無掣肘
之患則銳今齊一賞罰嚴明如此而士氣不振敵人畏
未之聞也臣訪得舊日邊方失事多因探報不明號令
素倉卒遇賊首尾不救強者敢於深入而陷入伏中弱者
見賊即走而搖動陣勢昔人謂用兵如兒戲臣以爲此兒
戲之不如若此弊不革臣恐無以善其後也

遼東防禦疏

于謙

伏觀遼東地方自春以來遼賊犯邊墩堡被其空柵人畜
被其殺擄如入無人之境全無忌憚之心詳其所由蓋由
遼東總兵等官互相矛盾彼此猜忌既無安邊禦侮之謀
亦無折衝奮發之勇在上者既不能同心協力在下者亦
莫不解體阻氣以致寇賊縱橫恣意搶殺而曹義等視之
漠然不動似此怠忽若不嚴加譴責即日秋高馬肥正係

遼賊肆志之日又况遼東切近京師止隔山海一關便係腹裏慮恐賊寇盜肆猖獗結連諸部大舉入寇臨期倉卒愈難措置不無貽患遠方有誤大計伏乞賜 勅切責宋文毅曹義寇深等致其節次玩寇失機之罪今其嚴謹固守地方謹慎哨瞭一乃心力用濟邊移毋相矛盾以誤大計仍俟胡源回日動靜若何務要相同計處要見前項賊寇是何部落實有若干其某公有無定止從宜設策選調大軍出奇動投以剿賊人深入之謀以安邊人固守之志有功照例陞賞失誤取罪匪輕若縱賊寇縱橫而不意視邊人被害而不恤及輕率無謀匪賊奸計以致蹂躪壞事者罪有所歸再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多 朝廷推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往往定議就於遼東自在州井東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難以測度即今使處化邊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結連內應其貽後患非細故矧近日遼東安插遼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動至一二十年此正其驗不可不防今寇深公同宋文毅曹義等通行計議原書將已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無鈐鈐東以銷意外之虞以爲經久之便及後來降者俱歸

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今回原處住種何者爲宜或別有長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毋奸今寇深等具由馳奏及勘原議不當因而處置乖方重爲邊患者仍令該府通行求平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項賊情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

撫按東夷大畧

馬文昇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設陝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於喜峯口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并寧夏威遠鎮鎮焉時則封肅王于甘州慶王于寧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府寧王于大寧遼王于廣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命王子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時各府未之國即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之南昌遷遼府於湖廣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遼東白雲山立泰寧衛自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

既又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金芝野人女直分
爲二百七十餘衛所其賜印置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
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
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當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
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
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
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
貢資賜殊厚以故凡進北征討皆聽調遣世故遠越未樂
末招降之舉漸弛而遼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
相攻殺宣德間朝廷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逮請以
遼州老舊地居之是時遼東朝廷威取人家松平地也
名爲遼東州初止衛後增之左右衛而更人不過數
年終爲畿道使各百人竟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舊山
海關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
遼東守臣姓則遼州女直諸部通海西而西過梁額等三
衛望海西遼州馬家能戰而梁額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
自此虜也先猖獗之後三種遠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
犯遼師脫脫不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
而遼東被殺擄尤甚以故梁額三衛并海西遼州夷人處
處蜂起遼東爲之弗寧者數年至景泰初始克寧謐而海

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錫重
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
雖歲遣使人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
不得預上席嘗觀音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
而時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
桀雄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守臣以聞朝廷
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東往討之
輔等既降董山則遠赴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
等以爲山若復歸貽患必大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
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
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虜
酋乜加斯蘭爲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乃
以兵部右侍郎奉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
二年八月也九月即抵遼東遼歷險要繕城堡練兵士選
精壯凡所以爲防虜計者罔不殫心竭力虜人覘知我有
備遂不復發遼山東左布政陳公弢以右副都御史來巡
撫遼東後子而至凡備禦都指揮軍官輒逮于理既當法
則止罰馬罰草而復俾蒞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諸軍士
不復顧忌予既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事上陳而禁巡撫
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陞先是海西元者前

衛都指揮散亦哈上書言調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共部移文遼東中臣勒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係散赤哈姪入貢歸爾來產容言官實無所受散赤哈品之深怨產察整言之衆犯邊邊將以情報生臣牛臣乃譯番等招散赤哈來慶雲商拆散赤哈速率所部數十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午開原外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及遣使馳報廣寧中臣說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然如此這答他日患中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復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傷其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真亦欲報誅董山之怨而金鑄解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井來犯邊勢漸昌職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啓之邊患爲之息矣中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聲皆顧總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西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上著慮人也僧格罕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催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誅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楚意在撲勦人以掩罪皆收繫備陽防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

所掠人畜而精壯者聞亦脫去暨回遂撞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勢焰方熾感於通事王英謂住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單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于比至會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弭變或言宜以大官酬之子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公傳旨建州夷人被太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海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謁于於私居喻汪太監意欲請與俱于遂謝絕之即行汪深以爲恨衆皆爲子懼予以事聞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二人歸諭其衆使知朝廷寬宥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軍書由是衆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人貢無化邊狀而冒冒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証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子遂求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通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覈爲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

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探於渠魁下刺答所果有薄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賊數千而馬悉臆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邊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聞於朝且言夷人維新聽服觀其言說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遣使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鐵嶺精卒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予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十數人及賊馬盡伏無遺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陳擒爲已功予因并前所論及側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既昭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瑞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爲虜人既入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查聲率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之遼東中臣捷報十數日方至以故當皆不行陳以是遼東益甚畏既降予慮其猶懷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之失襲者皆令來見請覲實請兵部於內閣驗授官璽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敷汪以夷既招安局又入寇復主王莽言請帶領頭目百

餘人給金牌令旗往勘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千原所招出元者前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馬欵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擒之既又以騰諸實書付各寨招安何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示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金牌令旗彼懼天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予上予至京師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筆逮訊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兵科給事中李謙者奏遣斌乃上疏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時與林曲意奉承無不至陳由是遂得大造謠言汪怒益不可解陳請既行乃擬予賞猶夷人接其軍將既授汪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成於四川成化祭第乃蒙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嗟乎圖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爲國之心雖一時艱危何恤然而事久不定不惟少俾於邊防國事抑且不愧不作納明有之扶持者

爲傳報緊急賊情事

看得巡撫遼東都御史張貴等奏稱本鎮轄轄千里夷虜環繞三面未及一月傳報數十餘次及稱滿營報說花當與大達子見結一處要搶廣寧各城兵馬自正德六年以來徵調頻頻逃亡相繼見在雖有五萬有餘其實今不如昔近調薊州兵馬俱各零分管寨設伏是以遼東緊用之兵而守關西少幾之賊何日可回更將兵馬三千行令整回本鎮防守以後不許請調一節查得遼東官軍自來不曾徵調自正德六年調取以後遂襲爲例誠有如張貴等所論者近日宜府巡撫都御史王純先奏要調遼東官軍口外殺賊薊州巡撫都御史王瓚隨奏調遼東官軍防千薊州邊關建議者又往往以團營人馬不堪調用爲言管昔者又切切以團營人馬不必揀選爲意本部慮恐一時虜寇侵犯深入只得依都御史王瓚所據又因左都督劉暉奏准徵遼東人馬三千在於薊州駐劄皆救濟一時不得已之計今若又依都御史張貴等所奏即便整回是往代調遣不出於朝廷而紛紜論列各施於藩鎮撥之政體甚非所宜合無將見調到遼東人馬三千仍依原處薊州駐劄聽候調用待候賊情稍緩具奏整回以後務遵舊規不許似前擅擬奏調其遼東賊情行令總兵官嚴

型年務在用心協力挑選精純官軍相機戰守保固地方不可推擢調兵懷忿誤事正德十一年題奉 聖旨是遼東官軍已調到薊州住劄的查原擬行事章具奏整回今後若有緊急賊情不許輒議調遼東軍防守欽此

爲計處賊情以靖地方事

王瓚

看得遼東巡撫都御史張貴鎮守太監郭厚總兵官韓寶奏舉會官計議行令彼等挑選各路兵馬分爲奇正哨按整調齊備今各該副參等官統領分枝一齊出境直至犯邊賊營若係長壯達賊盡行誅戮報官幼男婦女俘獲解京巡按御史與守巡官員隨營紀錄功次管糧郎中督運糧料軍前應用焚彼巢穴毀其禾積振旅而還等因臣等議得御吏之道撫勦二者不可偏廢撫勦之法順逆二者不可渾施有得成化十四年建州海西夷人犯邊都御史陳鉞主於勦侍郎馬文昇主於撫以勦爲是者病撫之不能息兵以撫爲說者忌勦之或啓邊釁卒之 命將出師掃集殺戮雖威振殊俗而至公藉口欲報讐言蓋由撫勦之勢有所偏執而不能審順逆之宜故也今歲州等賊叛服不常乘機寇掠節次侵犯開原清河鹹場驛陽等處殺死官軍殘害地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與師問罪未爲不宜且詳奏內建州左衛都督脫原保等說稱字史金奴奴

尚夏四等做了賊我們勸化他本從建州左衛都督尚哈說稱有都督牙委哈的兒子金奴尚夏四與左衛趙士四哈桑失哈四箇人商量做賊我們勸當他不住等情是中間亦有歸化效順之人若便擒果殺戮未免玉石不分成化十四年本部尚書余子俊等議以爲寧成功於門庭之間勿遠致於敵人之境來則擊之使無遺類去則置之不必窮追等語誠爲至論近日豐陽等處節報賊衆三千入境斬首五十三顆國威自振原自知畏何必擒果盡誅然後快心合無照依成化十四年例不必會議本部馬上齎文交與遼東鎮巡等官自今通事人等於各夷近邊答話及入市交易之時宣諭朝廷恩威本意謂爾等世受國恩每年進貢資費甚厚今遠長加等自作不靖犯我邊境朝廷欲照成化年間事例整肅人馬擒爾巢穴大加殺戮使爾衆類無遺事無難舉但念中間必有歸化效順之人如都督脫厚保等所說情事不忍一槩株戮今後務須堅守臣節效順朝廷不許聽信奸夷誘引一槩犯邊中間有能擒斬速長加等曾經犯邊達賊者鎮巡官審實具奏大加陞賞以酬其功決不失信將宣諭過緣由回奏查考其鎮巡等官務要審計諒料度廣情調用精兵預謀戰守夷人納款進貢交易照例施行倘來犯邊答

兵勦殺如近日豐陽舊古河之捷陸實自不吝惜若賊勢敗料無伏兵亦許乘勝出境勦殺但不許深搗窮追妄殺無辜或置賊奸計實有所歸本部仍通行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門但有處置遼東夷情長策本部討慮不及者悉聽明白陳奏採擇施行正德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具題奉聖旨是這宣諭等項事宜從每既議處停當着鎮巡等官都依擬行欽此

議處待建州事宜

王瓊

兵部題看得巡撫遼東都御史張貫等題稱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內有建州左衛都督脫原保等一百餘名到驛說稱賊首秦事九山等帶領三千人馬到宣城寨請要議話等因隨今指揮劉尚德等通事休城等出境分接前去建州等三衛地方曉諭各山谷谷都已說週陸續各帶方物前來朝京及稱建州等三衛等夷從後狼貪叛服靡定成化年間屢肆荼毒再煩王師財力大耗禍變方消正德八年海西加哈等賊謀作不靖勞撫安之使費府庫之財荷戈之卒暫得息肩今建州賊首敵殺官軍剽掠人畜仰惟皇上明見萬里採兵部建議之長假臣等撫勦之便是以威伸異域德化殊方皆我皇上聖神廟謨宏遠之所致也必須處置停當方得夷情畏服及稱招諭指

春要得增丁獻詣各不合刑通官旗并各官軍戶下合餘
妄報老幼人丁繁派納糧造冊嘉靖十四年二月二十六
日呂都御史巡撫遼陽開視城垣另行禁打圍墻分付尚
德總督令哨十總在官指揮魯欽廣雲指揮李景把總在
官指揮馬世營孫棟王百全潮王朝相白金王得用金勵
千戶胡孝臣各不合聽從督率該哨軍士共五千餘名包
督廣順門外土寨并禁打圍墻週迴二十餘里尚德又稱
合將各軍士責限過嚴如有違誤用刑搜打各要緊日罪
時上工至酉方散麥子送飯官馬錢糧呂都御史又令軍
士朋租牛俾耕種城壕谷田不得休息本年三月初十日
尚德要得逢迎又不合失於撫取軍士洪武年來原願隨
馬官田每軍五十畝撥出納糧具呈呂都御史都准行二
十五衛踏檢納糧軍軍恩係國初隨馬官田今被尚德
呈出又行前項包案上臺環堵署衛校將各軍帶丁柴
派銀兩將應有月糧馬料指勒不得依時開支本月十一
九日聚軍擁越都察院呂都御史處喊叫虧枉當有尚德
在傍又不合聲言你這該死的還不出去彼時呂都御史
將失記姓名告軍要行細打裝軍一時同谷散怒得見隸
探打就將尚德搬擡在院亂打門扇毀壞呂都御史荒懼
叫同鄉諸家人呂周將欽差關防初書符驗各

道收拿越牆住死馬寺衙門後房內躲避餘勅三道遣
稟本院後廳單上聚軍忿怒呂都御史投田築壘審編徑
仗章役不幫丁將本院堆放前項糧使冊丟去放火盆燒
燬至於後廳內見有遺下初書三道恐怕毀失就令尚
德身背一同交送都司聚軍慮恐生有別患就將肅清等
九門關閉彼有在官邊東都司掌印都指揮郭繼宗軍政
都指揮魯鍾各不合提調欠嚴在官守門指揮費崇等因
見人聚各不合不行攔阻定違五衛并東雲衛掌印捕盜
指揮李鏡等各不合失於關防彼時副總兵李鑑不合於
東欠嚴先被呂都御史差往遼東邊堡開視兵馬不在聚
軍懼有他變又無統率遂將司獄司寄監追贓原任遊擊
今章職都指揮高大鳳強拖出監聚稱與我們做箇主張
彼有在官司獄徐昂亦懼人聚不合不行阻當斷斷事李
堂不合提調欠嚴高大恩隨至都司跪於司廳哭說聚軍
既要我出來必須使我殺人不放火不劫倉庫我若你
聚人處分若不依從我用刀自刎使無後患聚軍旋趨跪
拜哭說我們只因激變別無異心聚軍復齊舉至死馬寺
後房呂都御史一時驚恐墜落在地聚軍圍遶高大恩聽
知跟至本寺向前攔護聚軍攙扶送都司住歇其原帶關
防并初書符驗遺下死馬寺衙門本年四月初一日都

司差千戶姚居實本赴京實同戶部御史處使用關防於
批本內掛號本官跪道在先馬寺隨使人查出彼有本手
卿楊最將關防舉傳交送都司收貯本日本有海州備禦指
揮徐鑣被未到公差令人許憲報說遼陽軍士被尚德激
變將都察院門扇打毀許憲不合將眾軍喊叫虧枉妄說
叫反三聲徐鑣亦不合不查的實且呈巡按曾御史牌行
徐鑣轉呈副總兵李鑑出給告示曉諭本城軍士人等各
安生業毋得驚疑有妨農務各官旗亦無得失操防隨
又差武舉韓承應督執榜文亦行副總兵李鑑出給告示
曉諭本月初二日都司掌印都指揮等官郭繼宗等亦將
嚴變情由呈請御史處本日副總兵李鑑進城先將徐鑣
牌內并榜諭事理曉諭各軍常有韓承應將都司榜文張
掛都司門首官諭御史又將呂都御史所行不便等情
事件刊示盡行革除眾軍聽信撫安照舊操守當將九門
開放通人行走高大恩仍投司獄司監有呂周將勅書
符驗送交副總兵李鑑轉送呂都御史見今收放都司具
結呈報分巡道等衙門會事沈松等將尚德等一千人犯
轉解曾御史復審無異奏報東寧衛都指揮劉尚德率軍
田以獻詣窮人力以笑堵及至臨期楊屈殊無撫馭返助
逆后雖巡撫之失職實本官之嚴變遠東等處地方副總

兵署都指揮俞華李鑑總辦兵部罪不容免緣劉尚德等
俱方面李統等俱軍職李鑑係管官俱未敢擅便率因奏
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查得激變良民律係凡
牧民之官失於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
失陷城池者斬由律議處之必致反叛之狀已形城池之
陷而後罪至處斬今據所奏事理論之眾軍擁赴都察院
喊叫虧枉不過欲巡按控免困苦而已使當時為呂經
者善於應變鎮靜不動不致越牆而走則亦軍民越訴之
常耳惟其先自逆匿以故眾軍恐有不測為累非小故拘
禁於都司遂至形迹可惡則眾軍之罪也原無殺人原無
放火原無劫奪姦淫等快安可謂之反叛在眾軍既無反
叛之迹而劉尚德却參以激變之罪異於情律法兩不相
合矣照此擬罪豈不冤枉但劉尚德據其撫馭垂方為罪
之首固不可逃又據所奏凡在遼陽總軍操守門等官并
皆參其失職至於軍士雖無反叛重情其拘制都御史細
打都指揮擅出獄中罪人擅收九門鎖鑰亦當求其為首
者十數人以正其罪族 朝廷紀綱不致因而廢壞各邊
軍士知警不致因而效尤為此正議此為遠謀今乃不此
之急於各官之參則大小不遺於軍士之罪則曲為回護
且各官之所以得罪者以軍士狂悖之故也今獨參其

而所以得罪者則含之不言者法理之正釋物之公平且如往年大同逆軍賊害王將罪在不宥無臣等無謀討放此蓋一時貪生惜命之計猶有說也今遼陽軍士既無反叛之惡以無至死之罪大之不過克軍小之不過徒杖若索其爲首之人使其自然服罪豈敢不受法理固於抗上以自取大同逆賊族之禍也哉若謂之論不足謀國苟且之見失軍會唐人姑息終成藩鎮之強宋事王和竟招夷狄之辱職此故也僊輅堅水不可不戒方今聖人在上天下全力賢智滿朝虎將無數東舉則東摧西指則西摧在虜蒙時方遼瀋鎮撫能勘吳元清之兇而制王承宗之命今不過十餘頭卒乃數僮而不明白以聲罪示懲豈不損國威而失典刑哉若止作目前捏合了事之圖必致有後日不及事之悔所據本官之奏難以依據臣等快乞皇上初下兵部再行從長議處或差大臣一人或差給事中或御史一人奉勅前去勸諭前項事情臣等劉向德何以行事以致遼陽之士之驚息其各軍士除隨從者不究外其爲首者有無拘創巡撫及細打劉尚德等前項違法情節提人吊卷審勘明白應奉奏者恭奏應提問者提問查照律例具奏上請定庶法令得以平均而朝廷紀綱亦爲之大振幸因奉

聖旨這所奏遠會同兵部議處從當一併來說欽此

題爲擒斬叛賊以安地方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喬佑據廣德衛衛軍都指揮王延鶴等揭帖前事開稱嘉靖十八年七月初一日二更時分先不知名今殺賊首及伏于虎子等謀合四五十人喊喊將各軍士門窗撞打逼令各軍俱各開門不從撞進巡夜百戶胡朝見被打傷甚重子戶胡斌被修伏等強拿上鼓樓樓打撞鐘聲震響發喊喊至三更時分伙伙下樓將備禦王延鶴衙門打逼要城門鎖鑰叱時王延鶴堅跪不從黑夜趕到鎮守馬總兵衙門首報本官隨至夜不收嚴叫化等傳諭解散間又家巡撫劉都御史白牌出示有能斬獲叛賊一名者賞銀一百兩從者賞銀五十兩當今千總都指揮王朝用分投差人傳示各賊糾眾混亂至五更時分馬總兵親詣樓下撫諭不從當有伙伙等肆惡口無道者不比那番各賊舉刀迎砍當有總兵督令家人馬秀等及部下跟隨官兵旗軍伴與賊迎敵應戰間此時鎮守王監丞并備禦王延鶴總領跟隨官軍到彼協力攻戰前賊一半樓上一半樓下拒敵有馬總兵申嚴號令官軍換牌攻戰官軍都指揮張雲指揮郭都劉等一十六員名千戶一員張斌當鋒迎敵已被斃死有前項官軍

各持刀向所用命慶戰共斬賊首四十顆官軍決御學堂
生擒首惡張鑑等二名等因恭照前項各賊固思朝廷
之厚恩乃敢聚眾而作孽欲開城鎖鑰逆知罪惡無窮
敢執兇兵拒敵大將既殺死進兵官員又研傷衆多官軍
原其所犯正以法戮誅律一身餘辜萬種再照鎮中遼東
地方總兵官右都督馬永撫安之仁宣布於勦作之初裁
定之武奮揚於交鋒之頃遂使滔天衆惡一鼓就擒重鎮
倉皇即日安妥仁武並用速可追於吉甫雖惡嚴勵近可
法於諸邊巡撫遼東地方副都御史劉璋一聞叛賊敢
謀即行告示顯實張鑑等之氣可以塞海賊之府還官
維持之力多有罪亡卒之虞以上二臣功重甄錄然馬永
撫兩施矢石親詣花當最先鎮守遼東地方近已奉
命取回左監丞王求痛憤竊見而刻期即至躬督思旅而
賊路載堵維無斬首之功難展戰敵之勇備禦都指揮王
延鶴聞變傳報於總兵官守城門之鎖鑰中哨都指揮張
運指揮姚鈺都指揮劉義等一時隨許效勞俱能衝鋒
破敵以上諸臣功亦可錄已死千戶張斌衝鋒挫賊勇猛
過人死於鋒鏑情實可憫所據從案學堂錄以勵敵戰
之功惟臣以朽材待罪巡歷地方既昧經遠遂欲以致邊
軍作孽及至惡逆已著駐劄地方官遂又無致枚寸功論

罪實所難逃幸賴皇上恩澤軍被於邊疆官軍感戴於
遠近逆賊散夥自夜達旦重鎮戢然卒無一應仰仗天
威遂震風行草偃全商投首邊疆肅清今誅兇克捷雖假
手於馬永寶田聖明洞察善任將於平時及照行邊使
程寶節宣一天恩浩蕩發帑賞贖古僅見以致各邊官
軍愈加感激惟圖報稱其督餉戶部山東司郎中今陞蘇
州府知府馬則驤料給發以時應受官軍有素若夫廟
堂大臣之經畫國事本兵之調度邊方揆厥克捷功俱
有自伏望皇上勅下該部詳議將馬永劉璋量功陞擢
主求量加優賞程寶節與程則驤張鑑等亦加賞賜其
逆惡張鑑等行臣會同鎮守巡撫等官依律問罪以彰
國典及照遼東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李濂名為堵截實
多觀望容臣查明另行糾劾其當夜敢戰官軍已經巡撫
右副都御史劉璋給賞但地方事出不測官軍人等即能
奮勇機滅邊疆安如家俯採臣言乞賜出格陞賞
庶各邊有所規效謹將永無虞矣及照前項獲功官軍在
名候命下之日會同鎮守巡撫等官逐一查明分別首
從造冊具奏題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嘉靖十八
年閏七月初二日題奉聖旨這軍士聚眾作亂敵殺官
軍好生背逆鎮巡等官若能即時擒斬兇渠銷詳詳記忠

男可嘉馬永陞左都督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劉璋陞
左都御史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勸英勵王延鶴張
運姚錢郭都劉其曹義各陞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
裏王求也陞一級并喬佑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馬別
銀十兩李泰著革職任職勒其餘依擬

劉都督江事述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甚數
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公敏南京類案乃曰公鎮守遼
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壩築
城建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烽火光分計寇將
至亟遣馬步軍赴壩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
馬雄島冠相屬登岸徑奔壩前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
下預遣一桿將領馬隊更其歸路桿將領步隊與之逆戰
公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
至酉擒獲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聖書
褒諭徵公至京面諭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
皆奉行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至臣不敢當上
嘉其謙抑欽而封公爲奉天靖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
公所統將士有功者陞賞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山焚民

居掠財貨殺擄生口北至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
無歲不報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
是寇害屏息倭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受封
之明年是爲永樂庚子四月辛丑薨于鎮享年六十有一
計至上深嗟悼輟視朝三日遣官諭祭追封廣寧侯諡
忠武考遼陽新誌則曰廣寧伯劉江有大抱負戰勝攻取
累拜中軍都督總兵官武政能明寬公嚴賞罰謹兵操練
甲兵未幾已亥間倭賊生爲遼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
賊三千餘以數十海船直進望海壩下登岸魚貫行一賊
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縣者飛報江遂下令
衛師抹馬累不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
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旌旗伏起炮
鳴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就而戰之壩下江拔髮繫
其鳴炮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
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迫環擊皆奮勇請入堡
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乃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
斬首千餘聞有漸脫而走顧者有爲陰等所縛岸無一人
得脫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意欲使倭聞惟飽士馬
又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
窮寇迫求必鬪且勞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力之道賊

使魚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僅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心致死未必無傷於我故縱其去路以滅之即圖師勿迫之意此固兵法韻語今未察耳按海倭之患比自海邊而山東而淮陽崇明太倉金山而浙而閩之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倭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使掠之患則銷息久矣雖本之國威聖德所在得人然藏倭大捷則固無如劉忠武之功大矣

朝鮮國始末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固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徵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等爲其番屬也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帝併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不樂行慧基末始爲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麗居平壤城樂浪郡也唐征高麗後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從在鴨綠水東約千餘里五代唐時主建代商氏闢地益廣併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使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書茲罪愆爲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顯美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 詩命封高麗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全成柱

主國事更名且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臣按高麗自晉大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姓易三姓在唐以來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己自入國朝已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天星羅布之國下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彼一國者依吾賜谷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不得志我朝開明堂而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日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與元主書

上聞元將納哈出雄兵據遼陽邊患乃遣使以書與元主曰朕聞自昔有冢國者必知天命去留之機審人事成敗之勢進可以有爲退足以自保此理之必然曷有尔之

祖宗起自北方，倉有土，兵強事舉，華夷咸服，及登嗣位之時，中外猶安，其甲非不舉，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鼎沸，處置華方，其能制制豪傑，分舉生民，金炭朕本在右，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向，遂伐我暴，兵鋒雖所挽之地，悉為我有，君亦知有天命所在，遜于沙，莫朕斷非不能盡力窮追，以君知時通變，於心有所不忍，近聞擇我邊陲民，惟鋒鏑豈君之故，特妄為生事，抑君失利而便然也，若果不知自修，而猶為此舉，則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君之福也，朕今為君熟計，富限地湖漢，修德順天，效宋世兩度之後，保中其方，弗絕其嗣，毋為輕動，自貽厥禍。

諭元將納哈

八月遣使齎詔往金山，諭元將納哈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之機，知時勢而不失者，乃為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為元臣，則忠矣。何若遺棄道昧人事而失德者？是耶昔爾被獲於江東，朕特縱爾歸，此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陷患難者，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若以此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示拘囚之爾，能以已之受意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矣。後爾矣，爾乃不能以已心推之，盡殺勿顧，如去年冬爾將

兵寇我遼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自黃備素朕命而往，豈不之所願哉？由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於爾，爾不思好生惡死之心，一旦殺之，傷之身為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監爾機將臨焉，今爾與朕爭邊，將士旌旗相望，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懼害者衆，然已往事之不咎，未來者不可不思。自今以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朕亦不數不然，必致生傳於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論至其審思之。

授諭朝鮮

朝鮮國權署國事李弘禧奏，嘉泰三年五月初三日，陪臣安元慶齎捧到。勅諭，即該前勅所言，拒絕野人女直，不許容留一節，尤須謹守。今後如有校擄去漢人在外國邊境者，仍須差人管送前來，尤見忠誠。欽此。臣先父珣未及回，素不至臺，遂臣切照所有野人女直本國內不得容留，今見降。勅諭，聖諭切至，臣尤當欽依謹守。在先教虜漢人逃至邊境，隨到隨解，不敢稽緩。今次又將被虜逃來男子王教化、婦女尚赤哥等共二十九名口解赴遼東都司交割。今後如有被虜漢人逃到邊境，臣安敢稽留，謹當欽遵。勅旨施行。具奏。該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恭照前事，既已將被虜男婦王教化等二

十九名已辭赴遼東交割別無定奪合無請 勅就今本國差來朝 貢使臣詹回朝鮮國奏說權者國事至弘瞻嘉其能繼先志保障藩籬效順 中國不肯容納外夷之人又能將我邊原先被虜去人口送去軍前具悉忠誠臣欽特加旌異自今以後宜益勵臣節恪遵 朝命凡外夷部落來未達不許侵擾 中國被搶來男婦多寡必須送還以各 朝廷禮遇之意以中先王臣順之道如此庶可以慰遠人之心而爲保邊之助景泰三年七月初十日奉聖旨是

賜高麗王勅書

高麗王王顯

元九

王居遼東特使斯奉書賜高麗國王王顯曰自有宋失御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自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自隕絕其金華夷援死十有餘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爲准右布衣暴兵忽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愛懼弗寧倚天地眷佑授以文武東度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 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 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 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爲生靈而已朕

雖不德不及我 中國古先哲王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聞知餘不多及

賜諭高麗

洪武二十五年高麗知家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以辛旽子攝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與帥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攝自負有罪懼遷位於其子昌國入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敵情其子東復攝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阻致令 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諸於王瑤謀事成桂及趙使鄭道傳南闕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群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爲慮請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還於私地擇於宗親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風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依惟 聖裁俯從民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民事 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開事有隱晦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知之從其自爲教養未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

之民不啓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洪武二十六年遼東指揮使司參謀知朝鮮國近遣其守邊千戶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上曰李且方來奉貢而復欲寇邊是其自生釁端遣使勸之曰昔在元季糾雄並起中原擾動民被兵災幾及二紀朕訓將親兵掃除群孽征不庭暨秋服化鋒刃歸爲農器諸將折珪擄將享有天年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數據臺端屢肆侵侮詎訪小民潛遁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遣人以金帛誘之王嗣被殺及朝廷使令方遣使入朝聽約束而適陰令邊將訪女直人潛渡鴨綠

江意將何爲昔在漢時高麗由是歟滅及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亦再加兵討晉以爾悖慢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再伐高麗之民死傷塗地唐兵討爾執逆平爾土地爲九都督府遼金至元爾國屢遣使請殺其信使由是屢加討伐宮室焚蕩民處爲所國滅君誅監戒甚邇爾猶蹈其覆轍之轍豈非愚之甚乎

六二

朕不之許及後以瑣任國事遂以其子遠國理已被廢爾乃廢絕王氏自取其國狀以所能安靖東夷之民聽爾自爲聲教前者請更圖號朕旣爲爾正名近者表至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遣王臺王所逾月方來謝恩何其不

中草里之分乎朕視高麗不啻一彈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壤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以征討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中國好土地而欲吞併也朕聞金世宗時高麗國進表啓惟小石數枚及賀正稱進王常齡之乃石世宗由是遣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圖數十韃於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遼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爲難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撥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

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船艦千里水彭濞樛陸

六三

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爾爾自新之路爾能以所誘千戶女直之人送京師盡改前過朕亦將容爾自爲聲教以安夷人若重違天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洪武十二年戊辰遣高麗使還以教諭之曰汝承好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辜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未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遼海不知遼海特與吾共之如不信朕命船艦千里精兵數十萬

楊帆東指特問使者安不盡為爾類豈不倖因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洪武十三年 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國詔至遼東朕觀其來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能必哉爾等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為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以遠約朕嘗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今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野還未聞有敬畏之心及復懷詐今詔作行人假相計事此非有謀而何爾元庚申君海索女子於其國詔有女入於元宮庚申不備毋使人窺中國也初至高麗詔至京別有以處之

洪武十六年高麗國王遣其臣張伯偉貢方物詔却之且命禮部答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奉願約約束其中多懷欺詐朕所以不納今其自為厚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為誠意致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後以慶禮來進入非其時而至其非悔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尊長與其臣之過及使者故為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奉臣妾未守事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仍與高麗王言誠然則約東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諭遼東中侍

是月諭遼東中侍唐勝宗等言高麗初曰傳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等遣指行侮慢彰明彰發於是稽于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侮慢中國而構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絕交不可絕交况深父平曩古師漢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差其所都管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一次城困得亡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八萬餘夷王穢等戮於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慶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胤統羅捕殺之元以純羅為牧馬之野今爾勝宗等出鎮邊左高麗必數有使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遣其行

諭故元遼王初

五月癸巳遣使齎初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心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如古至今無有脣差人若能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焉昔者五百年前華夷異統向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茲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

付於朕目即位以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里等知天命
有歸率衆歸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命悉加優
待况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太寧寺處立恭寧福餘
朵顏三衛以阿禮失里爲太寧衛指揮使塔實帖木兒爲
指揮同知海撒男奚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
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屋
居行則車馬居止則穹廬順水草便騎射爲業今一從
本俗俾遂其性爾其安之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三

臣等謹將

五十五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四

一 薊州

薊州鎮

魏煥

薊州一處拱衛 京師密邇 陵寢比之他處尤重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 太祖高皇帝聖祖胡元乃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管地等衛外山連絡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爲外邊 命魏國公徐達于內而百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一道爲內邊 神謀遠矣乘初因元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授大寧都司于保定置營中守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今止中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撒江環遶誠自然之險也比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此而中內邊失地險矣

薊州保障

魏煥

一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一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于參將五千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縣等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千山海永平遼北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一十三處以總轄關設于外所以防守營五于內所以應援之也

字營但肆爲觀望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後該本部復仍如舊制更相防守

薊州邊夷

魏煥

朵顏三衛在外邊之內內邊之外元元良哈之地即古會州也東西千里南北倍之洪武二十一年元裔東夷遂王命寧王朵顏元帥府元帥各差人來 朝來崇 詔以其地置奉寧朵顏福餘三衛每衛建都督二朵顏衛左都督花當今製者曰董蘭台右都督榮兒于今製者曰拾林字羅恭寧都督二公止一人曰把班福寧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一曰打都二衛惟朵顏日展朵顏惟花當日展把班打都拾林字羅恭爲彼制馭今考董蘭台子孫爲都指揮者二曰脫力曰哈哈亦爲正千戶者四曰華字來曰幹惟曰把兒都曰伯華爲舍人者曰打哈華最多每歲朝貢二次共六百人惟幹兒古道兒撒只兒他魯渾脫桶阿土魯寧脫桶阿克庫把禿刺大同脫脫平等諸夷俱在陷子蒙古北口白馬關以西至黃花鎮境外住牧專肆搶掠目不朝貢邊人謂董蘭台把班董字來打哈脫可謂首狡諸而打哈之子倘字來尤佯悍同類畏之生齒日繁衣食不給作臣作叛爲我邊患恐與比虜連合勢難阻禦防于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荊州經畧

魏策

一百來論荊州者皆謂外邊山河並險內邊城堡疎夷外邊直而近內邊曲而遠從國初長久之計惟在軍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難為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修塹堡增墩軍益邊疆以嚴防守其度為矣一內邊東自龍井關起西至黑谷關止邊城營折計六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弘治間張都御史左指揮薛亮常夜不收出邊將外橫山路勘圖本甚詳若從其計修築外口橫山一帶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又據致仕參將周楫稟議橫山一帶舊為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真自然之險

一內邊山雖斷續險處亦多但山外坂緣易上山空水道虞所每年雖修築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崩通即平其何以守近年都御史戴金出邊巡視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墾置前壁山頂以內嚴令禁長林木營仍燒磚砌砌山口水道便連宜如城險不可踰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一查東邊墩軍每堡多者不過數十人少者僅得二三人

軍士單弱莫此為甚欲撥稍加增李得各衛官軍除過派武清等衛額有京班差操其餘衛分各已選衛邊堡在衛守門者多係老幼操守者止存餘丁所留正軍不過百數人而已況宣大各邊狂墩軍之糧倍于在衛惟此邊墩軍之糧與守衛者無異安土者人情之常既無鼓舞之利誰肯棄父母妻子而樂為守邊哉

一足邊糧弘治間坐派本處邊倉支放官軍甚便今各倉廢壞俱赴荊州密雲昌平等處支糧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守候往返動經數日每遇支糧募堡一空偶有邊警其何以禦況荊州倉每歲所入僅足終歲之用而密雲昌平

平二倉尤為空乏各軍有至三四月不得支糧者至于官俸百戶上半年每月止折銀四錢二分下半年每月止折銀三錢二分遞加至指揮使上半年每月一兩三錢分下半年每月八錢八分按月支給猶為不足必待半年之後加利揭借所得幾何欲其不削軍士固守邊關胡可得哉

一未樂置立三衛今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每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未為薄難邊東宣府自此隔涉聲勢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今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發利無多月後土木之變頗聞三

衛爲也先總導方 命都御史鄭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
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事情亦變許不同於尚未敢驟言
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璉因燒荒掩殺無辜逮繫遂
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及煩獨盛陰險逆系肆侵望花
當則腦求添育把兒孫深入虜掠動輒結親連比恐嚇遂
方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
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知黃花鎮擁
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兵多處下止給二日河間等衛之
戍空名無實軍務陸吳議者謂更宜增戍而關外田可恭
爲兵此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無要害而潮河川殘元
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筏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
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難孤守今須每川大建石
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
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累軍丁近聞取諸馬沙千
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干燕河營乃
復添設遊擊其爲紕繆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兩回馳
望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知東去燕河營將止五十
里西去太平寨將止六十里不爲營其且掣肘乎總管
謂劄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地撫駐
遊擊駐三屯營有燕河馬蘭密雲三寨塔則仍舊而以

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
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
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管營但驛馬觀望耳假令營之提
調即司所宜之關實有收歸其後將誰謀又本鎮額兵原
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
是故存留京操之士五萬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修遠謀
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一國家設六邊以馭胡唯關元歷與中大事也紅螺驛猶
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
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滌江之役元良哈
勃順遂以與中大寧與之擊大寧都司子保定于是紅螺
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邊守銷美寧前喜奎二屯密雲白羊
以達居庸有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後背倥傯遼之嚇尤
傾覆諸諸陵亦時擊嚴烽接矣夫不復與中大寧則寧前
一扼地耳自潮河川喜峯口以窺龍關則灤平驟然矣自
黃花白羊則 諸陵鹿驚矣宣府之外藩圍之日析也言
而至此未嘗不嘆其失之之易而惜其復之之難也當是
鎮者其尚念哉

薊州鎮

許論

薊京師左輔也我太祖既逐元君題即古會州之地設

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軍志云：大寧東宣府東西並建以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冷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朵顏、大寧、楊餘三衛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其邊口密察等處鎮守，驗放刑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朝遼乃命都御史鄭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暴，冠也。弘治中，牛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遼東遂起正德以來，都後既著朵顏獨盛，陽陰逆累，肆使噬花當則賜求赤貢犯兒孫深入虜掠，動輒擒親進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亮親往偵以重兵前後哨及他可知矣。故三衛畏情難於往日例論禍爲所伏，不待知者而知其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遂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車騎極矣。謂軍當增戍而關外闊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要害，據則澤沙難立爲，則深水易攻，都御史洪

鑑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達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落勝義，可以久平。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麥子粒以充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以爲後添設遊擊其爲紕繆矣。遼寧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編在東陽其謂之何？別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擊肘矣。愚嘗謂鎮在平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劄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營三參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度平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管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督但隸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宜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議？又本鎮領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罕訪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退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謹也。

薊州

王瓊

京師東至薊州又東至山海關，其地北面山川險阨綿亘千餘里，即古營平之地。國家於薊北設鎮以控制外夷，又於境外建朵顏、太寧、福餘三衛以示羈縻焉。中國藩

三衛夷人每歲入貢處皆有常規不可因其來貢
除常格而啓輕侮之心若入境寇掠備禦亦有常法不可
輕議增兵而使百姓困於輸餉此牛鎮之道也

邊務事

于謙

右監丞林春節該欽奉 太上皇帝勅諭令元良哈太宰
朵顏福餘三衛達子頭目請許多端住往指以進貢爲
由頻數差人往來打聽消息或者來帶瓦剌脫歡差人來
在內亦未可知茲者 勅遣住諭三衛掌衛事大頭目知
之今後掌衛事大頭目欲差人進貢差的當頭目三五
員來或有緊急直會聲息不拘待月許差二三人 奏報
其餘部屬小頭目人等遇有時節欲來進馬下必他自己
來聽其附搭頭目所差來人帶進賞賜一般給與若非時
節進貢及無端聲息俱免其頻數差人來往今今通
曉番字序班徐亮則來爾處職事驗其番字表文如果大
頭目遇時節差人來進貢或不拘待月差人來 奏報
聲息許放人關今人伴送來京若非時節進貢及 奏
報聲息並不係大頭目差來人員與其部屬差來頭目人
等悉皆當回庶免勞擾不許泄瀉欽此今景泰二年五月
二十六日該太宰等三衛都指揮隔干帖木兒等差使臣
指揮散母奴等九十六員并也先處回指揮迭里必等二

員名前來進貢臣會同提調軍務都察院右會都御史
鄒來學鎮守總兵官都督會事宗勝議得近來虜寇當背
義肆惡之餘有去惡效順之舉欲得人馬當回恐阻夷人
向化之心棄朝廷柔遠之意無以傳說境外事情已驗
放入關差人伴送及具 奏外臣等切詳朵顏等三衛餘
孽先年勢孤鼠伏一隅不足爲慮自正統十四年也先倡
獗犯邊已結成一黨要機搶掠今既隨同也先遠遁而復
來本處居住關係也先部落之數假以進貢爲名包藏
禍心有未可測或自起不忠之舉而探我道路之險易或
糾合也先之徒而窺我兵馬之虛實即日遼東屢被其患
歷觀之計稍遠大禾之態益驕臣等所鎮永平山海一帶
相去賊巢不遠履霜堅冰之戒正在今日乞 勅該部計
議今後遇有外夷來者除歸順及有專報警急聲息等項
當即具 奏許今人關其餘年非時節及無真實境外事
情合無照依 太上皇帝 勅旨就便阻回候 聖節及
冬節前來進貢 貢船例置賞驗放伴送赴京仍多方密切
差人哨瞭如何此賊勢豪邊離寫遠必須指實具 奏定
奪倘若近邊屯聚意在接援我自有可伐之勢即便調領所
部軍馬出口相機設法勦捕以弭後日之患奉 聖旨本
部知道欽此謹得前項夷人自 祖宗以來世受官員具

蔽我邊往來通便不絕後因在邊出沒大出官軍征勦以此聖彼黨與之心速懷叛意之意乃者也先大衆犯邊皆以此賊爲前鋒嚮導自也先革心向化遣使朝貢請和遁去而兀良哈三衛達子亦各回還本處雖時有人馬在邊出入陰有窺伺之心未曾明白寇擾節次遣使臣赴京進馬朝廷禮待如初今若無故一旦阻絕彼心以爲有異謀因懷疑二或奔投也先或自相糾聚侵擾邊方自貽後患燕之此輩部落正在南北二道之間凡我被擄之人自逃北逃回者必從此處經過平居無事之時尚且被其戕虜今若拒而不納則是愈激其變萬一大羊致慮阻絕道路使我人不得回還非惟失陷之人自是永無歸期抑且虜中消息從此無由知會有此窒礙理難拒絕况朝廷之取夷狄本之以大公待之以寬恕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斯乃防奸禦侮保邊導惠長策即日京師內外百戰茂盛人民安和守有城池操有軍馬彼雖欲來探其虛實則我示以至誠無偽或者因此知我有備益堅向化之誠若果遽然斷絕慮恐自開邊釁且虜寇奸詐固不可測而大計所關亦不在於兀良哈三衛數人往來之間便邊滿消息且也先之遣使來朝中國陰謀不測比之此輩尤甚探之事體亦可以拒絕乎燕惜寬邊務撫柔外夷有

當守經有實行權者斯特虜寇也先等本併諸種部落正在縱橫之際而兀良哈三衛名雖遣使朝貢實在暗受也先約束所宜行惟以盡懷柔之道庶使馴服無詞不敢輕動臣等又惟大羊之性無常所利者貨物飲食其受制於也先未必必悅誠服不過威賜勢迫而已朝廷待以恩信加以賞勞既得彼之歡心安知不爲我邊屏蔽也哉奉 聖旨是

邊情事

禮科譯出太宰衛都指揮僉事章于帖木兒等當字奏文十三道內一道 皇帝洪福前太宰衛都督僉事章于帖木兒 奏比先有也先者我每回本地方時留住一千人如今也放他每回來了也每說道也先的人馬因見脫脫不花王的親屬有幾箇人反出去了恐怕來得上打擾聽的說他每的營盤住近邊了章于帖木兒王同母并衆頭目想 朝廷恩賜盡心出氣力又一道 皇帝洪福前太宰衛奴婢朵羅子奏每順天道敬 朝廷同四散住坐不曾我今正要差人來朝貢聽得脫脫不花王等事無了有帖肯思太子脫赤知院納哈帖不兒左丞等兩起前後反出走了說也先太師在阿剌忽馬乞可蘭海子下魚兒海子等處地面住劄等因 奏報又一道 皇帝洪福前

朵顏衛奴輝等跪叩頭 奏有奴輝祖父原受了達魯花
職事後故了又有父討均也故了達魯花職事若奴輝做
了今差管千戶事的火兒虎台等五人進馬去了怎生憐
憫的該禮部官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余照太寧
等衛章子帖木兒等世受 國恩錫以官爵開統衛分其
來已久但夷虜之類反覆多端視強弱為叛服乃其故態
近見也先梗化邊方遂乃捨順從逆陰相趨附今因也先
發遣回來近我住種乃以朝 貢為名因來 奏報聲息
告討職事名雖草率 朝廷實在好許難測其言也先人
馬多出去恐我邊上打擾及那營盤在近邊又言也先在
阿剌忽馬乞可蘭海子等處住劄等因未委虛的難以憑
信尤恐各人陰受也先約束欲來虛報此事緣我邊備况
近日各邊節報煙火聲息并賊窺伺若不預為降備誠恐
倉卒無措致誤軍機未便合無行移該府差人馳驛詢問文
呈各邊各該總兵鎮守等官令其整飭人馬提揚軍威謹
將墩以備不測仍嚴督沿邊一帶各該守瞭官軍人等務
要晝夜用心一體防備遇警相機守戰或家切差人違為
哨探遇有賊寇出沒必先馳報隨近守備官員移驛會同
夾攻互相救援以圖成功不許自分彼此因而慢事及照
朵顏衛字羅 奏討職事一節會同通事都督僉事等官

昌英等會據差來人火兒虎台等說稱字羅有祖孫孫承
崇年間朵顏衛都指揮同知故他的父討功不曾赴京襲
職在本處曾受達魯花職事亦故了今字羅在也先處亦
受了達魯花職事差我每來進 貢要襲他祖都指揮同
知職事據說切惟 中國之取夷狄同當示之以威尤當
結之以恩因其來而善撫之是亦懷柔之道今字羅既以
差人進 貢求襲職事及伊祖原受都指揮職事相同合
無准今襲伊祖都指揮同知職事以嘉其效順之誠以固
其來歸之念仍請給 勅諭令差來人火兒虎台等齎回
諭以 朝廷 恩威俾其感激圖報固守臣節保障邊方
倘有外寇來擾必須盡力捍禦勤殺若有功勞 朝廷陞
賞不恤不許心懷疑貳叛服不常捨順從逆自速罪戾景
泰三年九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
邊儲事
彭韶一
臣聞平邊在於足食而足食在於有備苟不存積以備緩
急則一時地方無事焉可支給倘或聲息不寧客兵屯聚
便無為計如近年大同有警糧運勞費大為公私之苦可
以見矣臣查得朔州鎮朔州右屯與州左屯與州前屯
關平中屯東勝右東勝左忠義中丞平應龍遵化撫寧山
海梁城寬河一十七衛所收過糧等項官軍歲支約計一

十四萬五千石有零見在薊州倉米四十四萬二千六百石有零遵化縣米寧倉三千四百石有零喜峯口倉米一萬五百石有零豐潤縣豐盈倉米三萬六百石有零玉田縣濟留倉米五百石有零永平府米豐倉米二萬四千一百石有零劉家口并建昌營新倉米共六千四百石有零界嶺口倉米一萬三百石有零沿邊關營倉米四千五百石有零山海倉米一萬七千七百石有零遼寧縣倉米二百石有零撫寧縣倉米一萬一千五百石有零共計米五十六萬三千八百石有零遵化山海永平等衛所并喜峯口等處官軍月糧俱因本倉米少坐撥薊州倉關支往廻遠者七八百里官軍無力自運多就薊州賒買價銀回還另買食用先年閒該巡撫都御史江霖奏要每年量撥官銀二萬兩送發永平府倉收貯糧糧上倉戶部已經題准運送外後於成化十七年戶部又該管糧署郎中事員外郎官廩呈取官銀二萬兩運用永平府收買糧米上倉彼時米賤每銀一兩糴米二石八斗撥永平山海等倉收用訖今經五年未曾撥有銀兩以致倉無儲蓄但發銀糧買糧米未免分派民間一散一歛亦爲勞擾况每兩只買二石八斗不曾買有三石還官若將此銀每兩准米三石折銀三錢候米賤時月支與山海永平等遠軍衛官

下薊州倉糧每兩折支外多一錢亦發本州該倉收貯候運是山海永平等倉口等倉發給其薊州倉原省下糧米照數查驗若附餘多者每一尖平支與委官運納少者量加二三升以備折耗庶幾糧儲有積矣

高關

臣按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關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也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者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峯俱峻峯若城關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廣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擊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祗有待乎我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自古建都於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正哉王氣之隆正有在平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憂唐所可匹哉而以爲然者祇戒生於不足臣嘗觀元人進今吏之表曰勤卒櫛屠庸關

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據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構屋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擅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屋庸即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邊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策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爲料賊情酌軍馬糧餉餉事

王瓊

看得征進薊州等處副總兵桂勇奏稱義院口等處驛創官軍糧草全無人馬缺食節差夜不收并參隨人役出境哨探並無賊踪在當悔過遣人來邊打聽要於十月初間前來進貢若不計處不惟老師坐費抑且糧餉不克又稱京營并調來官軍原常駐馬山險道依相應餐回以省供給若將本鎮見操領馬官軍二千員名遠兵二千員名及原選接伏三千七百員名并分守等官部下人馬相兼分布足數捍禦乞要議處十月初間夷人果來進貢就令京營并保定等處官軍防送赴京惟復行令提督鎮巡等官將遼東并本鎮軍馬分布防中先將所領官軍五千員名掣回一節除遼東爲舊統領官軍二千員名已回往陝西殺賊別無定奪外切照案頒衛夷人近因糧我邊

境我將臣勢甚任倖皇上赫然震怒特命副總兵桂勇統率京營官軍前去征勦臣威壓境虜潛踪不敢近邊駐紮者兩月有餘花當自知悔過遣人來邊打聽要來進貢是雖無型屋掃穴之功亦可以發舒華夏之氣臣等切惟夷狄爲患自古有之若彼既畏威遠避我却窮兵追討不惟犯貪功之戒亦且非御夷之體況本部亦曾議及若畏威遠避不可窮追聽且由開奏速行班師不可老師坐費以致食盡難繼或貪功速出致有疎虞已經題奉欽依通行副總兵桂勇酌處去後今桂勇既稱夷人要於十月初間進貢又稱冬月將至水冷草枯縱欲侵犯亦難大舉欲將所領官軍暫且掣回操候以省糧餉所言有理但查無彼處鎮巡官并提督侍郎陳王奏到難便定奪合無本部行文提督侍郎陳王會同鎮巡官并副總兵桂勇查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從長議處俾當如果各夷照舊入貢依擬整飭兵容沿途擺列一同班師若不進貢畏罪遠遁亦就班師俱不必猶豫不決坐費過備仍行巡撫都御史王倬會同總兵官戴欽鎮守太監王忻嚴督各該關營分守牛備把總等官務要整飭士馬振揚軍威遠近聯絡加謹瞭望如遇夷人犯邊拆牆搶掠設法運謀相機勦殺毋致失事一面星馳具奏果係賊

勢衆大膽期再調京昇遷東官軍前去征勦亦未爲晚
其中邊官軍亦不許明誘至殺致放雲端倘若計慮不周
失機誤事 國典具存難以輕貸及照從前邊務本部左
侍郎陳玉修邊圖冊久已遺失今廣信亦願舉息班師
之日合就回京正德十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
這事宜還著提督鎮巡等官陳玉等會同議處休管具奏
班師欽此

預防邊患事

袁簡

竊照紫荊倒馬龍泉三關內連塞外障邊塞俱屬重地
而紫荊關逼近大同宣府尤爲重要臣初到本關之時出
城閱視形勝得本關北門外大河一道闊二十七八餘
丈名曰拒馬自山西廣靈而來經浮圖峪城西北及本關
北門出乾河口入腹裏易州涑水縣地方北河北岸地名
石嶺直抵北山三里有餘內有大路數條可通河套東
峪官庄等口亦至易州涑水縣地方夫水陸之道俱不經
由本關徑由腹裏雖有北關其如無有何異又况此地平
漫高亢賊若據此俯視本關城內虛實馳藉一覽無遺萬
兵家所忌訪得正統十四年虜賊犯順彼時本關守臣阮
太監孫都御史韓指揮等官俱被虜見有嗣室在於前地
及宣定等處地方蹂躪剽掠甚慘尤覺其所以皆由此

入至今人官無不寒慄臣遵 勅內事理嚴督中備等
官設法整理間嘗得弘治十二年該巡撫保定六府無提
督紫荊等關右副都御史高銓勘得本關河北岸前項地
方相應添設堡城一座堡城後至北山添稍增一道已經
具題該兵部題奉 欽依行令撥勘部該巡撫經界官及
內外守備把總千百戶年老有識軍人各詣前地相勘相
應添設等因回奏又經該部覆題 欽准修築今已四五
餘年未曾整理巨寇常有不測難以防禦應委本關守備
官杜雄督併官軍合餘照依先年原計丈尺已於八月十
二日興工修築外但河流處所空缺數多人馬尤可通行
晝夜思維計無所出又行督同守備等官具議得新堡舊城
近河又添接城垣一道臨岸擡取水不能促處所各立敵
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兩面對峙每臺并樓上可容百餘
人滾木礮石等項器具堆積於內中派處所又添連環大
木柵二層兩頭俱用木柵砌入石牆中間止露鐵環木柵
木柵牽連一處水泛之時卽於高處去處水小之時仍舊
布列於內萬一賊虜僥倖我軍據此敵臺天石並下兩相
夾擊中有連環木柵水不得以衝突馬不得以馳驟庶幾
可保無虞及照本關逼近七十里浮圖峪口又爲北關喉
咽之地其城西北亦彼此河界破其險無可截截胡馬先

年巡撫官高舉數萬銀兩河橫砌石橋一座上起橋接

三間儘可保障但山水暴發奔湧洶湧推石拔木俱擁於

此以故朝烏告成恭即蕩然伏又有經署官亦用大松栢

等木乃於中流橫立木柱十層每層四五十根每根要鐵

釘數十餘條亦可保障不久乃被此水衝去至今突缺無

法可處數年以來仰仗 天威過處不起所以無虞萬一

此輩現知突然而來不知何以禦之臣等固守慎且王京

委官知縣是堂再四相視今次若再照前立橋三橋徒費

工力終不能久亦照前開規規模仍於東河岸擇取石處亦

設敵臺一座上起樓臺三間臺後設築城垣一道兩面俱

用垛口接連舊城河西逼近西山就將山麓鑿平亦立敵

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下半截削石為梯先是亦各堆積

疊石滾木等物在上中流亦列連壕木柵二層一遇有警

分今表軍該東岸者自本城內入新城而登東坡該西岸

者先登樓內抽梯於上各用矢石滾木等物以高臨下互

相夾擊廣賊雖自何而入本處官軍人等無不以爲經

久有益以此各處隘口但係連年水衝城不可恃去處亦

多類此仍於城垣兩頭擇取我軍可登彼不能到路必經

由其下高處地方添築敵臺等項今臣自龍果關續閱至

此項工程十有七八可完行完日另具丈尺數目

備細造冊奏報

罷關稅

鄧開

茲者竊見山海東西一帶地方災傷重大揆之事體前稅

一事尤爲未便嗣日款款蓋有不察察者夫山海一關內

糧都邑外控諸夷貨爲關邊要害重地 祖宗朝特設

設五蓋以議祭非常盤詰奸細初無抽分之設豈其有不

及此哉蓋諸夷出入實爲關邊要害重地人良非細事故重

爲 國體計耳況細民與販復思幾何堂堂 天朝夫豈

少此而忍奪之 帝王天下之政似不如此且遂微跡跡

艱苦備卑比之良其行商其勞尤當數倍和而商客乃若

甘心焉者豈得已哉凡以爲父母妻子餬口之計耳及又

重其稅以困之彼將轉運遠轉而他圖矣故嘗聞之山

海之人咸曰商賈之行大抵於往日詢之邊人則曰物貨

之價大賤於前時是則關稅一興則商賈減商賈減則貨

物少而價賤貴亦其勢也然則該稅之設不獨商賈重困

而邊人且受害矣又況今歲災傷撫寧山海前屯寧遠爲

重正商賈經行之路乃時有剽掠之虞正當務寬大之時

乃因循瑣屑之政且山海關抽分固也關之外不七八里

又有廣寧太監之抽分爲此不知何所始至今相襲以爲

當然矣八里鋪抽分固也近日遼東巡撫因地方災傷又

幸官於前屯衛地方抽分焉此雖權處之計然委官澄夏
苛刻為地方之害又甚矣夫自山海至前屯不過六七
里之遠商稅九三抽焉節節而引之寸寸而取之人情其
何以堪此蓋作俑匪人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特奏請
實斷絕開市蕭條非獨邊人日用之資無所仰賴於沿途
沽酒賣漿車頭驢脚平日資客商以給衣食者皆將至於
失業而生以待斃矣再臨山海地方阻山瀕海中通一線
之路斥鹵居多可耕之地無幾往年豐收或其仰給於遠
東者猶十戶而九也今則兩地災傷復何仰賴故近日米
價騰湧民心驚惶富者或可自給而貧者借貸無門今冬
且難支持則來春流亡不免查得本年秋李抽分共銀九
百八十兩零尚未起解冬李抽分數雖未可逆料然要之
兩李大約不過千有餘兩而已如蒙准呈伏乞題 前將
前項抽分遠賜停止其冬李抽分銀兩即舊日住抽并秋
季銀兩共查明白給發該衛軍印官逐一查審該衛營
軍餘分別等第計口給散聊以甦小民待盡之命抑以銷
地方意外之慮其營壘關堡如有坍塌而災傷地方可保
於無虞矣兵部題奉 聖旨是山海關并廣寧等處抽分
原非舊例委的商人重困邊民受害都革了敢有仍前巧
端添設侵奪民利者各該撫按官指名說來

太寧考

太寧本秦郡唐初其屬地營州貞觀中奚酋可度內附乃
置樂都為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為北京路總管府
領京中府乃義瑞興高錦利惠州建和十州中統三年割
興州及松山屬上都路至元五年併和州入利州為永
和七年興中府附屬州仍隸北京改北京為太寧二十五
年改為武平路後復為太寧戶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口四
十四萬八千一百九十三領司一縣七州九我 國初割
錦義建利諸州屬遼東設太寧都司於惠州之地領營州
左屯營州右屯營州中屯營州前屯營州後屯興州左屯
興州中屯興州前屯興州後屯太寧前太寧中會州廬龍
等二十餘衛封建寧王府而於近水之處建北降虜軍衆
頗太寧福餘三衛授以都指揮等官 太宗朝每簡其精
銳使從征伐得其死力遂以虜兀良哈常以義從空其地
以與之於是徙太寧都司於保定營州左右二衛於薊州
中衛於平谷前衛於香河後衛於三河興州左衛於玉田
右衛於遷安前衛於豐潤後衛於三河中衛於良鄉太寧
前中二衛會州衛於京師廬龍衛於永平而寧府移付江
西山後諸州半為虜有矣

太寧三衛

屈伸

近該太寧等三衛已故都督脫脫孛羅男猛可帖木兒等
差頭目把禿等赴京進賀 萬壽聖節效順之意固可嘉
矣切見今年春夏以來該處東鎮巡等官不次傳報緊急
賊情俱是三衛達賊糾合虜衆要來報也聲息又於易州
地方搶掠人畜且出邊不遠親使住劄又該錦衣衛等傳
指揮使等官楊銘等管得虜人中止回男子雷草等說稱
三衛差百人到進北虜營頭目脫羅千等處謀和今又詳
審出把禿等和好緣由雖係為此不得已之說終難掩其
結構之迹也臣思得三衛達子與進北不同伏覲 大明
一統志曰洪武二十二年征款北胡來降者衆 詔以兀
良哈之地置大寧朵顏偏番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
令其爲指揮使指揮同知所領其部至永樂初又置太寧
地與之仰惟 祖宗之意蓋欲使受 國恩永爲外藩共
享太平之盛也奈何近年以來倖爲效順陰蓄奸謀 朝
廷不計其過惟事涵容彼乃頑然不知悔無忌憚豈不有
負 祖宗之恩有虧書屏之義哉然飽而忘恩固禽獸之
常性 恩威並用實 朝廷之大權若但今日來 朝姑
待之如常於前日罪逆則置而不問誠恐彼將以禮待爲
等閑以搶掠爲得計受恩不感無威可懲又况三衛使使
自入關來宣府 奏報虜營遣去遼東傳報聲息漸少安

知非此虜因與結構爲進退上冀 朝廷之賞賜下畏有
司之拘留而又因以窺伺 中國之虛實也爲今之計須
干來朝使使發露其奸使歸諭部差革心向化合無今通
事及伴送人員暫令三衛差來頭目把禿等前赴兵部聽
尚書馬文升稱 詔諭諭具奏我 祖宗賜土設位建官
之恩及彼今日數爲邊患之罪與結構進北虜酋之情臣
下奏 請典師問罪 朝廷曲爲寬宥 宥不忍加許之意
當感 恩思報毋蹈前非仍請 勅令其撤回歸諭三衛
堂衛事大頭目各悉此意務要追念 祖宗敬順 朝廷
鈐束部落益堅藩屏之義如能感 恩悔過許令叩關來
謝 朝廷遣大臣并大通事一員前來會同彼處鎮巡官
有諭犒勞以嘉其納款之誠若執迷不悛仍作前友 朝
廷動輒大軍動殺不必輕身區區小臣豈敢好爲此多言
哉蓋以先王之制荒服有不供職者則有威讓之令與文
生之辭今日之事正欲 恩威播於薛今中使彼夷虜之
受 恩當感而有威可懲也乞將臣章下內閣大臣議行
止之宜恭候 聖斷

謹謹

些者舊與和難平其曲直以馬牛半段足詣夷皆善馳獲女
直達州多喜治生三衛則最無賴也江夷之外曰阿哈曼

得諸種自相雄長矣國設六邊以取胡唯開原歷
興中大寧抱紅螺蹲石以達諸官府宜大進西直抵
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無之險而創造之艱也夫樂
初有渡江之役元良哈攻順遠損之以興中大寧軍大寧
都司治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中鎮義寧
前善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連廣
龍後背偏傳遠之襟吭傾頤諸陵亦時警嚴烽火矣夫不
復興中大寧則盡前一扼地耳自朔河川各口以窺廣
龍則藥平搖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侯驚蹙矣宣府之外
藩因之曰拆沙言而至此未嘗不致嘆其失之之易而惜
其復之之難也後之君子其尚念吾言哉

元良哈

大明一統志曰元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邊西都北
境漢為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墮松漠間後魏之先復
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本朝
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元良哈之地
置太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長為指
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臣役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
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美契丹等種不一
今則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美種歟今衛有以招名

者古之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是言邊疆不可駐也示樂
初棄太寧北與之今其地密近京師歲朝貢不絕用為
藩屏夫彼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為向
背朝廷羈縻之固已臣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
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制羈縻是奉初三衛為虜所
驅策各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此其常例加優數
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強而憐弱遂懷從彼之心噫此乃陳
平用草具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建州
蓋山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叛語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
比諸夷優加禮待仍詔之通有違誤其來不古遣使驅
郵之其頭目中有子幼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養如
此則彼感我深恩永為捍蔽矣臣按右翼所轄美丹十六
州地幽薊易漠渚檀順七州在山前新編儒武雲應震朔
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
土有八州也自是古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
失之晉人自損其險隘與人既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
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夷狄
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歸契丹北地為虜所得者
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略出二二而復得之天
國直拔之於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略之而復得之天

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地
百萬觀難於北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
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鐵甸之地太行西
來連崗疊嶂環而繞之東極平晉至閭之境以爲內之藩
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至雲代之境重關列成
以爲外之藩籬有委任得人半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
惟昌平以東迂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
等衛在山之衝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地內以此之故京
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患未必不出於此夫天
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
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泯於無跡也請下大臣議居庸
以東應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蕪無人
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
其後而使之未爲外患必有遠謀宏舉出於其間必不得
已而臣有一見請將塞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京永
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
害相爲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三四十里置其地
勢因其形便築爲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境託
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半備以爲元良哈入
貢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慮

也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萬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
洪武中山後歸附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
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
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伏惟聖明當以太平無
事之時思慮預防有以爲國家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爲
書生過慮而忽之

正德十年朵顏夷人始末

王瓊

兵部題照得朵顏糧餉奉寧三衛夷人自我太宗大皇
帝安插在被授官降印者爲滿羅百餘年來堅守臣節未
聞悖逆自去歲以來茲夷等爲小王子結親之說敢爲要
求之計守臣輕信張大其事遂致本夷肆志先要我以添
貢朝廷俯念夷情難難難從其請曾今大通事諭以揭
福令其效爾祖父恪守臣節毋起反心若倚北虜和親要
求無厭必調大兵痛加征剿掃除巢穴不許住牧又曾候
其來朝今禮兵二部堂上官員同大通事於禮部明白
宣諭後該朵顏糧餉都督花當奏要將本衛所鎮撫失林李
羅不必赴京就彼承襲祖職事守官又曲爲奏請准爲
勅命一道交與薊州鎮巡官親付失林李羅收領今年二
月禮部手本開釋譯出朵顏衛都督頭目花當奏稱巡
北達子伊並不知東西二處達子已省了並不作反子

巡撫都御史至傳義稱射死參將陳乾等係花當男把兒孫等誘盜賊拆牆入境係是花當等外示效順中懷悖逆以要求爲得計以犯邊爲長策參將陳乾之死輕率寡謀雖其自取奉勅將官殞命於臣服小夷所損甚大凡事當謹微備不可長若復因循姑息置之不問誠恐祖宗御夷法度自此陵替且以後三衛夷人難以處待合無請勅薊州鎮總官從長計議邊差通事并有智識官員前去近邊地方拘繫花當等責問朝廷既節次施恩撫待汝夷因何固是背非陰從爾子把兒孫領入對馬關谷搶掠射死參將陳乾如果花當不知就令花當將把兒孫捉拿解京或令自行處治償命姑赦其罪如或通同枉縱不問再來犯邊朝廷必要與師問罪將京營并薊州天津保定衛精捷步軍選調三萬各執短兵火器分路進入犁庭掃穴再調邊東精兵二萬攻其左宜府精兵二萬攻其右汝失故巢連退無門追悔無及通將貴問取過口詞會本具奏再行議處臣等愚見如此伏乞聖明裁處等因正德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部尚書王璠等具題六月初五日節該奉聖旨是其犯邊違誤是否花當部落鎮總官便還差的當通事去貴問明白奏來處治欽此兵部題臣等據傳參順衛頭目花當恃其詐力敢肆侵

陵外示效順中懷悖逆陰與通事程理等交結私通薊州一鎮將官情勢違傳廢弛遂敢捏造結親比虜之言以這要求無厭之計一面進貢一面犯邊自去年以來侵犯邊境殺擄人民數十餘次因朝廷寬容不問以致黠虜之奸伏家不露勢日猖獗議者不思比虜小王子瓦剌等部落世爲中國邊患去年深入垣塞今年屢犯延寧固不假采類爭衛夷人和親而後敢犯中國亦不必自薊州一帶遠隔進入而後可以內侵也薊州一帶東西二路見有金殺管軍四萬二千員若本處將官若能嚴加督率撫恤簡練紀律嚴明將接邊餉拒舉隨宜運籌畫策或設險拒守或會合策應雖不能大挫賊人之鋒亦豈至喪失我軍之氣乃計不出此方議添兵增戍臨渴掘井卒難施行今花當男把兒孫等殺死參將陳乾罪惡既已類著今據衆分路侵犯飛報邊關臣等先議待後發兵征勦荷蒙聖明特命都指揮桂勇統兵人馬操候提督侍郎陳圭并銀字等官俱奉要調兵防禦兵科都給事中曾官安全等亦奉要本部速爲議處發兵巡御御史張嵩山極言夷虜侵侮之患當以攻討爲急臣等竊聞自古禦夷狄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邊衅亦不可怯懦以喪和况今花當欺惑糾合大率士之衆分路內侵而本鎮將官

非人軍不用命萬一逢賊失守乘勝突入禍機之發旦夕難測臣等採集群言度其勢當此之時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勢不容已但兵戎重設臣等未敢擅便今將合行事宜逐一開陳 聖明裁處正德十年六月十四日日本部尚書玉璽等具 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桂勇陸軍都督會事着元副總兵官初與他紀功不必差官就着巡關御史陸軍紀驗糧軍戶部便查出預備毋致缺乏軍前合用銀兩准支與三千兩其餘一應事宜都依楊行欽此一桂勇欽奉 上命領軍前往蘭州邊關征勦叛夷其蘭州邊關官軍并各處調來軍馬須聽桂勇調度節制若不重其事權止左恭將前去不惟無以威示外夷抑恐難以駕馭請將查得桂勇先於正德八年曾充副總兵官鎮守江西合無將桂勇改充副總兵官並陞五府堂上署職照例請 勅并開給 符驗一道旗牌五面副前去統領京營并各處官軍征勦犯邊賊凡用兵一應事宜悉聽桂勇運謀設策隨機應變軍制而行遇有期會請發事件本邊總兵等官即須火急依從應接如有怠玩不理或無故抗拒執拗因而失機軍機聽桂勇指發 聞區處都預揮以下官敢有不遵命者斬其首以軍法處治俱照舊例施行其各處無違違官并提督楊行欽應有本

邊防警軍宜與桂勇事無相礙照舊徑自施行不許推托慢事今次出征軍間朵顏衛夷人殺死參將陳乳并屢次犯邊之罪凡進兵機會有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若能擒斬廣賊明正其罪或雖無擒斬之功能使廣眾畏服將把兒孫等獻出爵賞情願照舊入貢不為邊患或畏威遠遁不可窮追並聽開具事由明白奉 聞速行班師不可老師坐費以致人盡難繼或貪功遠出致有疎虞咎有所歸 一桂勇統領京營官軍三千餘名并督調本鎮官軍到彼殺賊誠恐軍少賊多調用不敷查得保定等處官軍合保定都指揮盧錢見領一千有餘定州指揮安欽見領五百有餘河間指揮孔章見領四百有餘合無於保定軍內挑選五百定州三百河間二百共軍一千名開與盧甲監撤各令盧錢等統領各軍除領有官馬外原無馬者每營軍一名給與正馬一匹每二名共給鞍馬一匹或驢一頭保定河間就於各府定州於保定府所屬州縣等處馬驛內兌換劉寶原領河間衛官軍未領馬匹就於劉州等州縣等處馬驛內照前例給領每官軍一名名照例賞賜銀二兩今調保定等處達官軍合入一千員名與先調河間提督將軍劉寶所領官軍一千員名共該賞賜銀四千兩

本部查照正德八年調保定官軍事例於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內動支四千兩差官運送前去朔州牧庫聽桂勇會同巡關御史數鑒秤驗唱名給散務當實惠前項官軍該用行糧草料勒合行移戶部出給

一見今京官出征官軍馬匹內有老病損瘦不堪騎坐并將官該給馬匹及每二人該用馱馬一匹俱於太僕寺揀選應壯好馬或驢頭給領應用

一行兵之際合行開謀賞賜及官軍藥餌馬匹藥餌并旗鼓什物等項損壞置皆不可缺訪得先年出征因無處置將官軍賞賜銀兩扣除應用以致軍士嗟怨不肯効力

合無不為常例於太僕寺收貯事例銀內動支一千兩差官解送朔州牧庫聽桂勇文取給等項應用此功御史知數查考軍備備細造冊繳部查考

一舊例出征計議差官察御史一員隨 勅前赴邊同總兵官紀功凡將帥臨戰親臨閱視有功者從實開報以憑陞賞今桂勇出征合無就差巡關御史張紫山紀功惟復行令都察院另差一員前去伏乞 聖裁

一軍馬未出先須預報草不得即今出征官軍不過五千八每軍二名日支口糧一升五合一箇月不遇用行糧二千四百五十石除給正駝馬不過七千五百匹是

馬一匹日支料二升草一束重十五斤一箇月該支料六千七百五十石草二十二萬五千束始以三箇月計之其費頗多况草係粗重之物極邊地方原無積有草束去處難於搬運合無行移戶部計算彼處糧草如不發用作急計處添運銀兩差官解買預備供給果係極邊原無積有草束去處聽差去副總兵官計議定奪量支草價折銀聽各軍隨處採取青草喂養或暫時取便牧放俱從宜施行但係近要城堡住劄仍要逐日支給本色草束或間日放與折色亦聽軍便

一今次出兵征討為因朵顏衛夷人花當等世受 國恩

賞賜通賞為我藩籬一旦背 恩設計作詐要求屢次犯邊不已近又深入殺死將擊罪致討義不容已但訪得三衛夷人往來遼東前屯衛等處地方本為密邇見今遼東鎮總兵節次 奏報海西遼東州等處邊子在彼犯邊誠恐三衛夷人往來在彼勾引為患合無請 勅一道齎付遼東鎮總兵官作急計議挑選將官精銳官軍三五千就聽總兵官轉報統領調度瓜探三衛夷人如果退往前屯等處等處往來擒捕為患相機勦殺毋致侵化應與桂勇會合剿捕等約會截殺彼此夾攻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令遼東鎮總兵官會同各營官員常領通事於相應地

方曉諭各糧部落夷人今次朵顏衛頭目花當等設詐殺
犯參將屢次犯邊以此朝廷遣將征討止問花當等罪
過其別衛夷人各安生理照舊進貢不許聽信花當說
言一乘驚恐右各夷有能拿住殺死本將原札花當男把
兒孫的押送前來賞銀銀金給絲十疋絹一千疋以副其
勞逐一曉諭明白取各夷知會文書回奏查考其從東
調動官兵該用糧草行移戶部查照添運銀兩預備
本部再行宣府鎮巡官嚴督分守東路參將守備守官查
勘本邊與薊州一帶邊外接連地方嚴謹提防相機戰守
若本處兵少量撥附近驍勇官軍前去協同守禦事等即
便聖回

為傳報夷情事

看得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戴鳳等奏稱邊事主簿許
鳳等審得朵顏衛都督花當男把哈等說稱我父花當同
先犯兒孫等我們來報有都督失林字羅說稱屢次差人
告討六百人進貢不准要收人馬住兩邊候候有父花
當同先犯兒孫等商量他下不知他如何又說我們家
子幾時來進貢好收拾馬匹來關曉候等語許鳳等當
時省諭照常於閏十二月初前來貴給酒肉鹽米布疋等
物無賞回還等因具本題知臣等以詳朵顏衛子犯兒孫

世欲要求添貢造為交通北虜之說挾制中國今年
萬壽聖節乃敢不與奉觴稱餘二衛齊來進貢意欲聲
動朝廷俯從所請及本部聖報大義素准不許因見
所謀不遂思欲來貢又恐朝廷罪責不容放入以此
假以報事為名歸罪於失林字羅地探廣事雖違飭終
有悔罪效順之意係是夷狄以不足較許鳳等諭令其照
常閏十二月初前來深律撫待夷狄之體合無本部行文
薊州鎮巡官將主簿許鳳序班孟昇并魏宗綽等以禮獎
勵督令用心等候如遇朵顏夷人前來進貢即便設法
省諭以為既失林字羅不順爾朵顏父子效順准爾照
常年事例人數驗放入貢其以前失候進貢奏請
寬宥姑免爾罪一面嚴督各該參將守備把總等官督令
哨守人役此常十分加謹嚴備倘或設詐侵犯就便相機
勒殺毋失軍機聲息重大本處官軍不能懲敵是馳具
奏定奪不可因其來貢爾地邊備致有疎虞必必有歸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具題奉聖旨是這夷人既
能悔過效順准照舊補貢還行文與鎮巡官着通事許鳳
等省諭他其餘事宜各依條行欽此

為夷人求貢事

看得右少卿舍賊等審取夷情除李已只餘鮮昆吉要襲

伊父職事情由另行查議具奏外其朵顏衛頭目說稱本衛都督花當父身舍人把兒孫差來因進貢外進送被擄漢人男婦張合等二名又說牛兒年又進送被擄男婦二名通共進送男婦四名口都交與總兵官都堂收丁計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出力節獲得把兒孫為酋先充滿貢後次不添屢來犯邊殺死將陳軍等節次議奏把兒孫罪不赦中來共知去年把兒孫又來犯邊挾求入貢本部執奏不可准從以答驕瑞蒙特旨准他今把兒孫因見挾求得計又令其頭目脫桶阿便以進送男婦四名口為由計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若再輕准將來復家無厭之求有何紀極况朵顏衛部落人民自有伊父都督花當管束把兒孫所請實有無父之心尤為可惡合無本部行令會議等明白曉諭脫桶阿回去說與把兒孫爾前罪惡既已寬宥今要討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置爾父於何地如爾肯著實改過輔佐爾父花當管束所部三五年再不犯邊爾父來奏朝廷方有恩典如你不聽父教再來犯邊決不寬恕其進送人口行與薊州鎮巡官查勘是實照依彼中事例量加給賞以慰其心仍諭鎮巡官以後務事體下成規不許徇情輕率類外奏來本部示聞開卷處案如再故違各必有歸正

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為明大義以服邊夷以弭虜患事

查得朵顏等三衛自來進貢驗放夷人三百名係是舊例正德九年准添六百人後復不准添修殺死恭將陳見之奏正德十一年於朵顏等衛常例三百人外又准朵顏頭目花當等把兒孫三十人進貢以後守臣不能禁止將以為常今正德十三年九月驗放夷人都御史張潤等為能遵守舊規開明大義阻止把兒孫非禮之貢誠可嘉獎其本部於各夷回還之日戒飭及諭初彼處鎮巡官諭一節見今來貢夷人將回未奉有旨難便戒飭合無本部行大都御史張潤會同鎮守官員依奏召集各該施行但撫順夷情固在曉諭明白尤在防禦有迫況大羊夷性惟知貪利畏威非口舌所能馴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潤等務要遵議設策修舉邊備通達烽堠用嚴紀律一遇侵犯務使痛懲到鈞不敢近邊斯為得策不可倚信夷人玩忽邊備倘致失事咎必有歸其有諭各夷之時雖以禮義為主必須示以兵威庶後知畏仍將官諭緣由及修舉邊情方畧具奏查考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女直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黑水河固即挹婁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韓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羅羅號勃海黑水皆從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靺鞨女直後避遼與宗諱改曰女真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達國曰金滅遼設都於勃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闊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地遼曰桃溫曰故理改曰幹朵憐曰孛吉江分統混同江水遼遼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迄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千酋其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 貢臣接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移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禮元者元者左右後赤不罕也河安河八年三年又置毛憐虎兒後失里綿奴兒于聖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黃河及兀者前至創置等三十九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滿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木河至薛

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于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於是年置屬木興河至于葛裡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皆罕河及建州左至於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幹朵倫衛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清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難河等三衛十五年又置阿真同真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右衛城山至此又置左衛與夫阿塔赤河城討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自爲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落萬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一百八十四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算銷患於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自是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適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子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搆欺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諸擇人以爲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以非常之極不徇其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

表忠祠記

彭時濟

夫忠道之經也祀國之典也胡運開國則祀萬葉格天則祀著謀定策則祀戮力事等以保邦求命則祀居庸時被京畿要害地也正統之季居庸過保平保官都御史羅公通也祀之祀功也民之壽也而與之秩也歲歷百禩地丁西御史彭君時濟接而吊焉曰是風之紀也修之戊戌歲部珉舉煥煥若受先靈而尸祝之爾如英廟舊留沙漠虜騎橫遼鎮驛潰居庸界宣大獨石廷議以分守公特在請起職方員外郎尋擢郎中拜副都御史公協將裨調士馬砌扼塞澤澤固墩堡欽糧機動哨暗簡器械執獨臺警倖邊備甫定虜衆至攻圍關內外公矢曰此身與城共存亡也守將陰通虜關門爲內應公覺收斬之虜駭退明日攻圍益急城礮石乾裂不可守天寒又莫之指公計灌水石礮城水堅乃選精銳棄城應敵老弱婦人運水溜城下凍滑不得近又明日忽開門衝圍大譟三倖斬甚衆虜懼轉寇紫荆擁駕直攻京城公聞報以五千騎夜馳京城至則遇賊紫荆戰敗而又戰于薊城羊山五郎河連敗之明年今督兵二萬往鎮懷來追逐虜出長安嶺外中外悉定史經曰者番哉公也臣危奮起而思見相繼制變而籌定髮身皆難而裂服擢美受褒而功立金城活衆而澤沅何也時天地晦冥忠義挺然獨立內禦外戰惟于公

謙及公二人也二人氣不相下而實相濟猶之腰臂強而腹心無虞也故人謂公宜力四方類光弼而起難長安則空晟也効死孤城等雖陽而長城之壯其晉陽乎然嘗聞之杜稷重也君父尊也重重而尊尊義之全也天眷我明世當全盛犬豕之塗特偶然爾有功如韓岳長驅擊戎驕頭獻其犬分也竟不付公以問罪之師何哉則是公遺忠也嗚呼公往矣整師靖邊時則及矣安得忠勇與之長大鷹哉御史彭君澤表之樹風振紀可以觀矣

張侍御開關三疏圖記

王瓊

開關三疏者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欲開關不納疏凡三上也上疏非難而閉關爲難閉關非難而回鑾爲難蓋御史巡關而敢爲門以拒人主之出人主臨關而能從諫以回旣出之鑾事盛且美不可不記也其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風聞人言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甘肅有土番番之患江右迫寇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爲沴陛下不是之愛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爲陛下危之其第一疏曰上自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

言諫 陛下不可出關未蒙 俞旨臣愚以爲不可出者
有三人 心搖動供億勞一不可也 遠涉險阻 兩宮掛
慮二不可也 比肩強梁輕身提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 夫
凡事慎于初則易悔于終則難我 英宗決於過關而竟
以比待者以不聽人言者也 後雖悔無及于事臣竊在
言路奉 勅巡關分當效死即加斧鉞之誅亦不能避其
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 聖駕已到昌平府即
欲過關臣聞 天子舉動所繫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
有 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 詔中外群臣皆從而
後行今傳言 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
不敢放過是日會分中居庸備指揮孫實開關南口門分
守太監李嵩欲赴昌平候 命 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
而已可觀難所中乎儻有千戶關岳等至南口傳 旨宣
內外分守官孫德龍王御史在此不敢離欵據 軍書并監
察御史印至門固守之收其扇鑰手自持兩臂曰有奪門
者御史當自殺關門不得入回報 武宗即回 聖不出
遠近聞之以爲 聖駕能直言誓死開關不放 衆輿出
塞其忠節即滿漢使人氣觀古之忠臣引指開門者何愧
而我 武宗安肯納忠不以中道返復爲難而即日回
鑾非盛美事哉欽心誠必義不以利害動其心其後攻擊

權臣外補邊郡亦無如韓古有骨鯁之臣張君其人歟
總兵官都督李公遷政記 彭韶
嘗都督食事郭平卒公自新劉州之八年當 聖天子龍
飛之初以年陳乞歸老堂衛諸戎率下迨卒旅聞之懼相
率詣子陵留止之子不能違公固不可衆相與寢息請還
碑記續以番將來蓋不待去而後思也予亦不能逼東人
若曰惟劉州之鎮起至古檀以極榆關內渡 京師外控
夷虜大口三十八小口七十四列營三十二戎衛十六自
太博徐公以來城關口築亭障人有所恃然又或玩愒自
公之爲總戎無閒祁寒酷暑短衣輕騎涉險相度分督參
謀歲益加修塞處剽掠漫處危石壁絕無山顛逾數千
里屹然一巨防也喜峯之口尤稱易及顏三橋道是入
貢往時既通墳山關猶俾露宿殊失未遠之義公乃既關
內造大屋十有八間緣以周垣至則居之墳山之上內險
外夷奸黠易以舉發竊伺公截立墩臺且砌石墻五百餘
丈夷人感悚益堅內備并邊耕田俱民業戎兵獨資饋運
而生聚日繁家口或不給咸困於食公乃傍鑿餘地以自
賦毋歲夏秋之交預檄老稚畚挾山菜樵樵之屬計口收
積官收守之以備荒凶人免流移其貧病無倚婚娶失時
與死喪不葬者文皆有措備之倚以爲助羅久谷關外四

十三日三門有龍潭元世祖立廟人傳其神異驗甚公過
歲早報遣官詣驛迎水以歸兩隨大窪內地頌德功焉
年以來虎出爲暴公曰是爲虎氣不早除之居人勿安乃
行邊橋於山柢於是不數月二虎斃于狼群虎比踰關去
還東西路精卒萬人供侍優厚躬親圍練武藝開會一人
買其勇皆可以當十其德蘇成中屯校役作者不下二萬
更署授事人勿其學小大無怨言此故有成規酒澤之公
耳更恩開立置存焉其建都督陳公景先都憲郭公來
學敦先著大武三碑於三城中等城用無忘其勛績惟公
勤整肅勤老而不衰復步兵書行軍以謀爲先遇敵堅營
陣務以不可敗爲本結髮從軍有志勤王壯歲中年櫛勞
烈於川陝在行伍久曉暢軍事故起小將列都府守重鎮
宜乎要虜知而吾軍畏愛也茲將去不可留其何以酬德
願假辭執事以識之既而卒章上 聖旨方以邊寄重
於公不允辭連學懼作而公不欲變道子赴召特行衆折
終事又請乃述其言爲之記云

李文忠克開平大學錄

黃倫

戊申春正月 上即 皇帝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年閏
冠既平餘孽復合乃 詔王討平之二年春以王爲偏將
副開平王常遇春征遼北由遵化度鹿兒嶺救江文清

於錦州次金寧元時也速逆戰一敗之追至樂河斬其
宗王慶生遂進攻大興度其必走乃令兵千餘伏其歸路
屏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昌住進尤上都秋七月開
平王薨于軍中八月 詔王領其衆接度陽師至太原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平之王隨大同受敵甚急因
衆曰吾與若等受 命而來聞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
可也若候進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馬
門次馬邑元邊騎數十倍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進次
白陽門又擒驍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爲營王至
還今還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是夜虜果來銳來攻王
至壁不動李二營以待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
乃分軍爲左右翼出擊大破之棄虜遂北擒其將脫列伯
降衆萬餘遂進兵至恭奇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按
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孤嶺降其守將進
師察罕驍兒擒其平章稅其夏五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
里八刺及后妃宮女金寶王丹以歸元太子僅脫身走遁
之不及而還適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繼
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 朝廷諭功行賞加大都督府
左都督曹國公 賜鐵券四年西蜀平 詔王師兵鎮撫
五年春 詔王同中山王復征北王總東道兵五月取和

林師進可溫至哈刺莽來虜連遁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東平侯韓政駐輜重於麓車河今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仕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然起營渡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戰虜卻追至驪海虜來益眾至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還失故道之水渴死者衆王患之志哥兒麻思出野尋求麻思所棄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大刑牲以祭六年冬十月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詔總兵北伐王三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其平章陳平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斬其將珍珠璫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都魯帖木兒秋七月攻大寧平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禮擒上百家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

捕魚海之捷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卯大將軍木昌侯藍玉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受朝廷厚恩奉聖威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累無所得遽言班師恐軍聲一動難可復止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王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覺毋令虜望烟火遂師進內辰黎明三軍出南飲馬偵知虜三

方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王弼爲前鋒直薄其害虜始謂我軍之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軍馬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敵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吉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太保奴知院程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王率精騎追之十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第奴保妃子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宮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百七十四人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十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五

宣府

宣府鎮

魏煥

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常遇武王破虜于漠北，郡元之上都設關平衛宇之置八驛，東則宣平沈河，東峰黃崖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隔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關平與和萬全出入，嘗曰：「歲此殘虜，惟守關平與和泰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既以與虜與和亦廢，而關平失援，難守。宣德中，迺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今邊人謂獨石不如關平險隘，可守。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皆稱衝衝，至為東路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衝，寬何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關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但特異勢殊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洋園峪，補新鎮。」

防守留茂山衝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衆將都數出境，旋旋遇房二十斬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諒也。若滿水崖，那泰之叛，及諸軍古糧而謀此，則斷不可長。况伊爾大同耳，言衆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善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以邊備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募兵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且倉廩僅存瓦礫，場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敵壕，乃至此極賴，固威靈倏倏，無事使遇也。先火師之變，將何以待之？』」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不得已之事，則它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六月，本色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之，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米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若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禾之月，粟價稍平，乃深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斗，或四五升，是一月折

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蔽且至死也欲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一十餘萬兩遇太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其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勞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議求云

宣大鎮

王瓊

宣府南至居庸關不及二日之程北去虜地近者僅百里許故宣府守臣奏報境外虜衆住牧則京師亦當爲之備正統己巳虜騎直犯京師由內無備也正德八九年間虜營移住威寧海子在宣府大同之間離邊不遠嘗由大白陽口入寇宣府遊擊將軍倪鎮張助禦之敗死又由順聖川入寇蔚州等處又過鴈門寇太原本處官軍皆不能禦遣威寧侯仇鈺都督白玉溫恭相繼出征所統皆京營蒞兵調遣分布不得機宜今右都御史兼蘭總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宣務率制太甚三子之間糜費鉅萬未得機合與虜一戰正德十年虜衆西移住牧河套爲患陝西十

一年春復過河東住威寧海子瓊得報即奏請於團營選將練兵陰爲屯兵細柳之計是年秋虜賊又由大白陽口入寇逼近居庸時都督劉輝克總兵官桂勇賈鑑克左右參將俱在團營操練聽征已半年素已有備又遼東精兵見調在薊州近京至是報到三日之內劉輝等即統兵出關遼東兵外京營官軍出者不過六千亦皆精銳可用馬亦應壯既出與宣府兵合黨大振虜營西移住大同境外劉輝等亦襲而西駐兵大同虜忽起營北去近邊哨無煙火方議班師虜乃由大同西關道入偏頭關寇鎮西是時延綏勁兵驍將先已調山西三關內外按伏遂得合兵一戰虜賊大遭剽劫遁去雖曰天意謂無人謀不可也況自初出至班師首尾纔三月費亦不多虜賊自鎮西一敗五六年來不復敢近山西三關豈非有所懲哉正德十二年虜營仍住威寧海子本部項奏設備視正德十一年尤爲周密大同鎮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通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遼東兵已在陽和待奏方發稽遲大同總兵官亦在陽和回還抗雄等雖遇戰不獲大捷惜哉

宣府

葉盛

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至西陽河

南土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百七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墩臺隘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守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右參將將所統屬全都指揮使司爲衛所者十有九爲城爲宿兵城堡者共三十二蓋中軍宣府前左右一衛與和字堡河城一趙州大小白陽爲峪常峪青邊口堡有龍門衛城有馬營雲州赤城鵬鴼堡又有守長安領懷來衛中所通爲城堡者八東路懷來永寧隆慶左右保安五衛美峪守堡所又有守隆慶州永寧州後所隆慶保安三州永寧一縣而總爲城者五西路萬全左右懷安回衛城三柴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二口堡五南路蔚州衛廣昌守堡所二城又有順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糧易亦屬宣府廣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發軍守城馬成化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堡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屯堡一百七十二新舊屯堡編以千文起天字屯堡止於 字屯堡通三百三座增補廩使邊堡往來孔道暖鋪通前後共六十九座編第用字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姻杜恤德樂射御書數文行忠信杜于美上常左相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駐雨恩賢佐丹青憶老臣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聖風俗盡還淳云各屬官額屯操戰官軍舍驛土堡等

六萬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逃亡外實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糧文武官吏軍兵五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員名騎操走馬驢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二頭匹邊儲細糧一百五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石二升三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兩六錢綿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二丈四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二兩三錢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束六分奉 勅管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百一頭作一千八百九十八頭零二頭墾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十畝牧糧七萬二千二百二十九升一合買馬一千五百一十九匹詳見王音碑文所遺則是歲飼牛所餘粟秸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二分每束一十七斤重易穀二千五百二十兩四錢七分俱充公用衛所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五畝得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二升四合驛站公務牛九十五頭地九千二百畝得糧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私百需站道以爲慰勞行役亦肇自是年繼是而有爲則月益而歲增矣

整飭邊衛事

李秉

臣聞制狄之方固莫先於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於據險以固守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若賊寨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切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常谷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典安尚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邊寨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洪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崧堡練比因青邊口張家口西陽河等處城堡係緊要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邊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青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况往宣府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石等營盤運糧米被迭賊搶擄者甚多此等之人深知鄉導是以破誘軍餘王春等入境打劫由此進入其原立城堡若不仍前復說調撥軍馬照舊守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啓賊意臣屢以此事與鎮守總兵等官栢王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栢王等會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說稱沿邊墩臺俱有守哨官軍便不守這也不妨臣切慮沿途

墩臺相離通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五里多者數十里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望瞭及照原守城堡即今見存其中備官軍俱在宣府等處團練前項城堡缺人守備倘有奸細投間抵隙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盡膺泰贊之任表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乞勅兵部行移鎮守等官將不係歸併團練守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匹仍前修守分委都指揮或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見在參將楊能量帶官軍於墩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羊等處還下城堡隘口仍分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崧崧堡都指揮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梁泰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出宵探以備不測不許怠忽以重賊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提防相機行事而邊境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別有禦寇長策今其明白奏請定奪具題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獨石邊務事

分守獨石營等處少監吉英題稱會同分守左叅將楊紳講得所守獨石馬營等處俱係極邊衝要重地達賊化邊速如風雨彼時鎮守內外叅將等官楊洪等遇有警息便

得徑自具 奏不敢誤事自成化十三年一例禁約不許
徑 奏臣等勘得獨石至長安驛路居廣關到京路道如
弓弦之直不過日半程期九報急最爲便當其獨石至
宣府往回將六百里若有警急急待鎮守等官會議然
後 奏報到京其遲誤軍情理勢必至若預陳下情貽害
非細乞 勅兵部計議如獨石遇有警急急待開報宣
府鎮守等官知會外仍令臣等本處徑自具 奏報庶
使邊務先得上 聞路道不致往復奏抄到部參照宣
府地方當 朝廷北關各路分守參將等官皆聽宣府鎮守
總兵巡撫等官總制凡有警急報到軍馬應手可即刻隨
具 奏 聞於分當然若論調發援兵亦非一蹴能到本部
比先計慮議 奏節省驛傳一以爲總制官員 朝廷取
信得以專制行事一以不使驛受節制官員關涉門捷徑
沮壞邊務今古英與楊紳議 奏前情合無行令宣府鎮
守總兵巡撫等官原官等轉行宣撫楊紳今後遇有本處
達賊入境聽其一面具差一人齎 奏施行一面馳報
亨等發兵應援其餘傳報炮火等項常事照舊馳報原
等即刻處置不計失候軍情

屢豐亭記

馬營城在口外八城中軍士爲之耕種地爲最寬闊然此

年耕地率於有力之豪非軍士所能有也 聖天子中興
修復城守以來以少保于謙言與口外買牛白金三千以
充食都御史李秉言與宣府買牛白金十千而馬營前後
得白金總一千三百焉於是而宣爲軍士得牛以用計者
一千二百有奇地以計畝者四千五百有奇牛足供耕駕
而多時其地有無窮地皆膏腴可穀墾于利數可倍他處
至若軟幹衝輓乘輶糧糧悉出於宣人講武之暇共力田
事秋成償直之外聽自便而軍裝百需亦用是不煩於私
又以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石右叅將都指揮僉事周賢
與其協副指揮同知吳良相繼視事合其同事者之議相
地之宜築忠堡以便作息備不虞其爲堡者四又環城之
三面界爲菜園人各一區給蔬如其爲地有一十四頃有
奇而適數歲連熟田是公私饒裕上下相安而比年之倭
革矣菜園在城南面者獨秀而大諸部將吏置治亭其間
以爲督府往來休息之所兼登望而樂之爲太書其楹曰
屢豐之亭蓋取詩所謂屢豐年以幸託往願方來且以爲
來者告庶爲耕地永久之記焉爾書已有歌而過於亭下
者曰我咬我田方我牛我犢我殺既升兮我菜亦熟我飽
而歌我無不足我士以寧兮修我 皇之福

宣大修邊事宜

臣以往年巡撫延緩修邊備事由去歲比類建議伏蒙
俞允過年肅荒歉未能舉行臣竊料廣賊肅清正宜乘時
經畧如會大同宣府山西鎮守總兵巡撫并監鎗遊擊三
司等官隨地方計議查勘大同偏頭關設有大道小邊兩
層宣府止設大邊蓋其瞻望廣賊去來傳報炮火使我官
軍不敢忘備報到即便發兵追剿小邊蓋其多方設備賊
必遲疑不輕進入我居人早能知覺不致倉卒受害宣府
因無小邊所以但有賊入便至門庭臣常領把總督下書
辦人等同各該守自閏四月二十日為始統率軍馬出至
小邊不敢畏避登高履險草行露宿用繩牽馬相度有該
剋產者有該用墻者有該挑壕者俱可擊刺臣臣臣廣賊務
圖經久可恃方許下手定規基址至本年六月初三日止
總計四十三日方見就緒回還賊堡東自四海治起西至
橫河止通長一千三百二十里除大邊事有定體及宣府
所備永寧四海治軍治民種種常秋仍難設立小邊就以
大邊為小邊外與其外小邊該用墩六百一十座就龍羅
各要隘見有墩一百七十座該修墩四百四十座以每墩
闊三丈高二丈計之不及修築七里一座墩垣之工宣府
二百六十九座該用石砌每座用人六百墩工六日可成
聚有萬人總計二十五日可以通完大同一百五十四座

偏頭關一十七座該用工築每座用人一千墩工十日可
成大同聚有萬人總計一箇月零八日偏頭關聚有六十
人總計二十八日可以通完中間約有陰雨連綿剋產打
墻挑壕蓋造廳樓等項大率今年四月八月明年四月八
月共四箇月可以畢工前項做工防護八萬六千六百三箇
月每人照上年奉到 勅書一月與行糧六斗又從便宜
量與銀三錢鹽二斤共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銀七
萬七千四百兩鹽五萬八千斤馬六萬三千匹係有青草
時日三箇月每馬一日與料升半共用料八萬五千五十
石大約比之延緩先年修邊所費止多前項銀數以延緩
已然之迹驗之此事實乃千里之箭橫不實焉以逸待勞
一字障勢上而 國威所以增重者在此下而軍民所以
省供者在此居人所以安養者在此守臣所以遠罪者在此
伏望 聖旨不惜目前小費終令豐收可必於前三處
每處降 勅一道通列前項守臣并大同新任恭將都指
揮李果姓名限命於前項所擬三箇月起倩軍官人等做
工糧銀兩鹽斤照數與之以責其成如有賄情阻滯臨期
奏 聞除號補月日工完之日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
前去閱實其工如果經久堪保障地方安堵者有見在空
閑給與手把銅鏡十把鐵砲二箇如無辦料令鎮守內臣

照依寧夏甘肅陝西大同先年近日事例於密雲去處施
鑄給用候閱實官回 奏之日各該守臣方許繳 勅本
部即與疏其勤勞量加旌擢若是破冒工料事不成用亦
部議奏上 請定奪懲罰人情惡勞奸逆邀榮推怨賞罰
不得不然除將牽量相足過基址等項畫圖及具揭帖進
呈以備 聖覽

為軍務事

王瓊

看得鎮守宣府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朱振等 奏稱前任
總兵等官止是分司分隊立為管分聽候出戰未曾精選
以致強弱相援今年連戰壓境搶殺官軍迎敵因而情事
要將團練前後管馬隊官軍揀選領事者三千一百三十
三員名立為前管聽其統領遇警當先出戰次等者二千
八十九員名及無馬步隊官軍八百餘員名并隨營兵車
俱立為後管探報聲息緩急總後策應仍每五人編為一
伍互相救援一人有功四人同賞一人有罪四人同罰果
有畏避當先艱苦黃錄請託更改等項究問重罪等因本
官鑒戒前失欲圖後功故會同巡撫將官軍挑選精弱分
別管伍定立賞罰具見用心軍務選練有方合無本部轉
行朱振悉依所議施行仍各巡撫都御史劉達并鎮守太
監劉祥務要與朱振協和計議依擬施行不可偏執已見

沮壞軍法以致朱振不得展布行事失誤軍機如違聽巡
按御史劾 奏究治臣等又議得宣府一鎮食糧官軍數
幾萬今主將所統不過三千近日虜賊擁眾入寇勢至七
八萬寨不敵眾遂至失事又近年廷議者不知邊情方欲
添設城砦以分兵力又欲召募新兵以固百姓若不早為
救正其弊不可勝言及主將所統兵少亦當早為議處合
無本部通行宣府大同鎮巡官計議今後不許添立砦堡
以分兵勢亦不許召募新兵以致糧草不敷舊軍餉食近
寬仍查各城堡是在食糧官軍內除已選本鎮團練及寄
遊兵外中間但係輕勇特銳軍人可以調用殺賊若挑選
見數編造文冊或臨時徵調策應或量數取赴鎮城輪操
務使總鎮城內常有精銳奇兵一萬以備征戰其餘城堡
官軍不必數多遇賊勢小則追逐截殺若遇勢大則堅守
固守以待援兵前項事宜各官計議停當從自施行應具
奏者奏 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
旨是都依候行欽此

出陳易新議

褚質

查得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該總督軍餉戶部右侍郎
張延超備奏為重於積貯理財尤貴於通流宣大之域
頗多斥鹵之鄉宜尚儲備三五載之需粟米僅可備一

二載之用久則腐者有焉蓋客兵之調法常不能以前知主兵之費出有經自可以成算膠柱則惡不調更化則治可善若將新收主兵之數抵作客兵之數如法收貯却將舊積客兵之數抵作主兵之數按陳放文但取必於原額之在不拘活法之行歲以爲常守而無失則錢糧無虧折之虞官儲有得代之限 奏案戶部通行已嘗會同都御史王儀議照近日軍門 奏買大同空運京倉糧米准作宣府客兵之數者蓋空運之日雖淺而積貯之日已深兼特值炎暑地氣薰蒸必多陳腐恐難久貯若非照例酌處何以善其將來是故以陳易新通融之法莫此爲良後之君子凡有積貯幸相與圖之勿泥於故常可也

新募議

岳魯

國朝九邊設文武將吏馬步軍卒所以外控強胡內安宗社也故芻糧委積竭天下之力以供之然土人豪狂健不殊往昔至驅之戰陣則固較馬兵亦委責耶大抵古人所養皆所用所用皆所養故能直搗橫衝腥膻奪魄今老弱相視徒費芻糧彙強冒名以充廩役是故今日之兵患在不精非在不足其他若川廣解補皆南產麻蕪不習水土迺散接連死亡相繼勾攝之難押送之苦豈有不可

勝言者上費 國家之芻糧下致土人之離怨無益軍政有損 神威明著甚矣蓋當時塞上人怖故不得已而爲抽元之策以實邊郡今百餘年來生齒寔繁而召募亦衆矣此輩乃尚循例遠戍痛楚莫堪 朝廷亦何利是乎矧軍增於舊糧減於昔司農告匱而均歸不足矣嗟乎此志士所以扼腕而素夫所以長淒也

議修邊要

岳魯

予覽新圖週知 祖宗立鎮之意遐哉邈矣嗟乎斯地自三代以還歷春秋戰國爲燕幽并之墟迄後唐而晉平始陷契丹晉石敬瑭起并州藉其兵勢割山後十六州以報之終宋之世歷還金皆爲虜據衣冠左袵者四百年我太祖高皇帝夷險空荒掃平群穢適於創會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諸衛以封寧王俾宜邊封寺爲外邊又 命魏國公徐達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爲內邊宜府自常忠武王遇春破虜於漠北設開平衛以守之東接大寧西連獨石其地處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後魏開遼河跨西北大虜之營宇在東勝河套今爲虜據之南又有榆林六鎮烽火相續如手指目視自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迺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老司并散置營州衛於內郡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

官設衛即今之采類恭寧橋餘三衛也宜逐厲絕從茲始矣夫大寧既以與虜形勢薄轉而開平夫援難平陽武侯薛祿上疏極言其狀 廷議難之祿負 勅詣京面陳其詳遂從衛於獨石棄地蓋四百里自後興和亦陷已上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時葉文莊公盛爲兵科都給事中力主收復之議且云獨石爲宣府左臂宣府爲 京師右臂獨石是塞宣府也無宣府是無 京師也遂 命文莊帶山西參政銜經略獨石當時復有楊昌平名洪者大破虜於伯顏山一時邊境號稱小康文莊分屯建戍選募勇百計經營極盡心力而獨石遂復于是 朝廷始得有宣天矣惜乎興和舊址尚存而邪墟如故古北口潮河川爲元人通關平傳露喜峰口燕尾河平漫特甚矧今材官健將環列九邊而內郡無兵其在畿輔者雖衆不足恃今欲修和之城新興伯譚欲鎮守興和嘗出機守備王漢郊近時被酒爲伏虜所縛掖之上馬即膺其驕從棄暮以入守者不之察也城遂陷從衆類諸吏於開平廢城而以大寧內屬立盧龍定易諸鎮以羽翼 神京綠張李張名璿李名琚俱河間永平知府民兵籍便八府盡隸之土以求保億萬年不拔之洪基實於今日 聖君賢相有

修望焉

鄉丘議

褚賈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今中堡之人誰無身家而防禦之策何漫不知謀也予聞生歲大虜深入至蔚羅散掠窮谷中有壯夫數十輩持其器械其歸路旁其亦失其故道適棄其所持輕身趨虜營襲驅之如群羊然比時各路兵亦會集其地虜竟無所奔一時俘斬甚衆常歲壯夫亦往往有報虜功者夫善方用武之地土人奮健敢鬪者不少顧在上者振舉之何如耳誠於此時將各堡壯丁編之牌甲立之夫長甲胃弓刀則令其自置而鎗砲火器則有司量給之嚴禁衛官不得科擾下今云虜衆則閉門城守少則相機擒殺俘斬者同於賊虜死亡者同於優恤所得牛馬輜輳一與之不問如李相其澤潞鄉兵故事歲終中巡出而大閱之行賞有差略示勸懲之意則有兵之用無兵之費既保其家又蒙其利矣今少參蘇君志畢有志於此小試蔚州輒有可觀嗚呼數十年積習之兵中丞王公一旦振奮如昔張忠水關之戰已足爲可若能如愚云云是又所以增闢志壯 神威固疆國之一端也

鐵腰門

褚賈

南路順望川西城連接本鎮西陽河及大同天城陽和

外乃廣賊大舉之坦途往年多由此入犯紫荊關許州順聖川等處近年西路添設李信屯中把隘口似矣但西有地名鐵裏門一溝直通西陽河邊外平漫無險可恃亦難防守識者猶有憂焉若于天城鎮安鎮寧二堡之比修復大邊築垣三十里募兵守之兩鎮皆有賴焉而紫荊關馬等關可無深入之患矣不然焉止於宣大已耶竊以此懼嘗告于都御史王公深然之已嘗會同總督尚書瞿公徽參議蘇君偕大同參議李君會勸議助彼功三之一焉彼固尚爾徐徐爲之何哉况二堡多膏腴之田土人利之雖經虜患歲嘗募人自衛而不忍舍去若復益之以垣則樂耕牧之利者雖無六而守自固也亦何憚而不爲耶此區區于順聖川懷安左等衛芻糧積之又不得不廣也

牧馬草場議

譚學

查得先年設有牧馬草場每處去城三十里或五十里各設若干頃以爲春秋牧放之所是知牧馬而不知所以牧馬也然場多有二三大驛馬不可不察也夫馬既出牧遠者五十里近者亦不下二三十里一時有警出兵則往返收取之間不能率至多誤機宜一也每遇大虜臨邊竊伏候其無備乘間直入常爲所掠正古人所謂藩寇兵而齊盜糧者二也邊方地土多國薄茂草亦少有牧之右無牧之

實有草之名無草之實三也爲今之計莫若招人佃種量地厚薄每畝納草若干通計若干歲得草若干計亦可足否則盡墾荒田悉爲召佃爲日加之計臣又查得邊方膏腴土田先年多爲僧人倚附熟賦任情占種謂之曰香火土田且多召致姦細胡僧農種日久訪知我地虛實每一入寇如履熟地即今虜勢猖獗丘墟並虛而國家以此有用之物盡指此輩者臣不知何謂也今誠能查革使悉歸公家亦何不可若爾則軍何以有餽養之難馬何以有倒死之患如今日之每一出戰多由馬弱以致陣亡之多如此哉臣聞宣府巡撫官亦曾以此爲廣多方酌處已有成議公私稱便後爲言者沮撓而竟不行豈不惜哉伏望皇上念兵馬重事行令巡撫官員再加詳議務協輿情奏聞臣度

宣大車戰

照得自古人君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擣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安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

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于西安曾辦車料至
 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臣今奉命以來熟
 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應地方一半相爭門庭冠至車
 戰爲便臣等議得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
 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行則輕以爲防止則穩以
 爲營營車空缺去處應肩作補鑿凡戰士器械不勞爲戰
 乾糧不煩自濟別應伏兵亦以應肩作如車臂自衛以候
 若使廣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表用鎗砲
 動有三四自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擒擒我則隨
 處起其伏兵或首遇其駑橫或尾擊其弱歸前項車營取
 便策應運無足之策策不窮之馬以臣所見前項車料相
 應成造大同以一千輛宣府以五百輛爲則計算每車用
 砲四箇每箇生銅或生鐵俱用荒數二十餘斤其車頭車
 兩鐵棒鐵箍等項用熟鐵一百餘斤除木料近家朝廷
 擬以京軍採打數多儘足選用其餘無款指置大同已行
 那僧修造營寨應樣官鐵成造戰車可輛應作一千三百
 餘輛在宣諸邑人匠俱各歇手所存軍器被敵劫掠者
 不計科役以捷其銳以速其近乞一物工部量支保官生
 銅生鐵熟鐵十萬斤送至大同宣府兩處三七分收領會
 成守臣於寧夏山西平定廣靈縣人匠隨其前料并各處

炸碎砲砲廢銅等項成造戰車并器具若干備用如果不
 敷陸續另行此係億萬年簡易于邊一策今將戰車應肩
 作椿繩式樣及畫下營樣圖本具聞

一戰車式樣二輛

一椿繩式樣一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者四條各長七尺
 短者六條各長三尺

一戰車五百輛每輛較長一丈二尺下營圖一本樣營圖
 一本可禦萬餘賊之用

一鹿角作五十副

一椿繩一百副每副五丈營圖一本可禦三百賊之用

一下兵軍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搜車者每輛十人鹿角
 作五十副肩作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
 上東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
 之上可禦萬餘賊之用

一樁兵軍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搜車者每輛十
 人裏層用鹿角作五百副肩作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
 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萬餘賊之用

一樁鹿角作營圖周圍用鹿角作五百副每副肩作者軍馬
 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十之人
 上可禦萬餘賊之用

一下椿繩營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一
十餘條長五丈闊一大椿繩外壕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
馬隊官軍二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
一擡椿繩營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
條長五丈闊五丈步軍二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
容馬隊官軍若干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五

上卷卷之三十五

字五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六

大同

大同論

許論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朔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蓋虜南化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況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後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憂爲王庭徵軍驛傳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成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爲正紀綱明法令今當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遠之死則是處文錦之軍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有隱憂矣然化潛卒不震不驚爲天下回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爲之吁可見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衛屏外固內地復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漸理三也文錦夫處而致繼後人奄噬而廢食可平高山聚落

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倚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備耳比虜貢路例在大同先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欽篆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邪夫比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通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權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槍兌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已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餉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致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士卒若此者乎生養殺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拮据恤調遣優疇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

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制又無以宣其威不特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思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取之哉由今之道取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為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大同保障

魏煥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為二邊又九十里為大邊各塔堡聯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堡是年復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可復校鎮守者當留意焉

大同邊夷

魏煥

北虜哈喇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哈喇真部下為營者一火酋把答罕率領之兵約三萬哈連部下為營者一火酋失喇台古領之兵約二萬入寇無常近來查虜出塞亦同此虜入寇

大同經畧

魏煥

國初驅逐胡虜塞內外二邊墻各屯軍牧可守膏腴可耕糧餉亦足後俱失守棄為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於內邊為耕守計誠是也委參將賈鑑從城內居人從事而却以威時重遷者效尤甘肅遂殺鑑鼓譟附虜文錦招徠之緊官旗千餘叛軍復殺文錦輔臣建議撫之每軍仍賞銀二兩始定議者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此所以開後日之隙也五堡遂已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尚書毛伯溫議復築五堡今本邊軍民欲徙者聽人皆樂後而五堡成堡外墻整一新虜不敢近但人稀無積糧耳苟能招徠克復使內邊固外邊以漸而成大同無憂矣

同無憂矣

嘉靖十年大同再變以軍驕不制效尤往昔故也調度方嚴遂殺主將總兵李瑾破復權泉犯黃旗為將招邊虜犯邊朝議推往員為總兵勇以計擒首惡七人擒死過半七人家眾驚入殺勇家口一十六人惟勇僅免叛軍開城不下時計有引威寧海子水灌城者差兵部主事榮書同工部郎中從事時戶部郎中詹榮在內知叛軍有求解意密示書入書畢騎入城誘把總指揮楊林馬昇擒叛首以獻時輔臣張子敬懲往年賞叛之失議必征推卻勇總兵直抵鎮城下總制劉源清兵亦至勇不受總制計殺南郊

市民殆盡城中洶洶書遣二將官至劉邵營語昇林計取
免死牌回城昇林擒送首惡數人大兵始還城中方定朝
議遷昇于湖廣林于福建撫其衆 命侍郎黃琯往按罪
狀琯劾劉邵繫獄久之後遇 詔免

一鎮兵累叛不靖雖往督釀成亦兵衆故也議者謂千五
堡東西空虛各設一鎮城以城中兵分鎮焉立則防無備
而調度易亦一策也

一說取叛兵須察各管撫悍爲衆倡者取赴軍門施不測
之恩結爲心腹則衆叛自定此總兵馬末行之于蘭州遼
東者也

一近年大同總兵無如梁震震收虜中逃回人口養爲家
丁者數百與之婚娶授以鞍馬器械使出境與虜同處見
虜勢弱即斬首以歸自是虜不敢近邊者數年而邊軍饑
服不敢驚驚此大同故事也

擒獲逆賊事

千譚

鎮守大同右少監馬慶 題該土山兒墩百戶蕭勝報本
年十二月十九日午時分軍入趙蘆牛腰見境外有步行
人腰帶弓箭前來隨今夜不收呂小良等下墩潛入馬欄
牆內因見向墩射箭認是逆賊其呂小良等奮勇擒獲因
帖木兒等將領人馬二百餘騎在邊背探接取進 貢使

臣因找省得漢語差來打聽聲息就便捉住等因行移知
會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鄭韶等
計議得逆賊出沒不肯轉離鞍馬今奄克帖木兒步行到
墩又止一人既稱打聽進 貢使臣其守墩官軍只合溫
言撫接却乃掩襲擊擒非惟有失 朝廷大信抑且引惹
事端又恐係來降及走回人口小人邀功駕禍無辜又該
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亦題前事通抄到部臣等切惟
中國之戢夷狄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
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也先節次遣人朝 貢其誘詐之
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
人探聽迎接其奄克帖木兒既不騎坐鞍馬又不潛入邊
城明說探接使臣刑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
擒擊只貪一時之近功不顧 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
又不斟酌事情輕信起解今訪得奄克帖木兒見行
監問切以爲此特一伴虜而殺之不足爲武而或有以啓
衆舍之不以爲怯而或有益於衆如蒙 聖恩乞 勅法
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刑無其餘事情請
勅令該府差人連奄克帖木兒齎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
襄伯郭登等處審今聽候邊上如有也先差來之人就彼
交與領回仍論也先以 朝廷恩德撫待之意使知感激

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之巡撫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
棚軍馬固守地方果有驕惰役使相機勤發者房中遣人
來邊打話止是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由及遠探隨
後再無跟隨人馬就便令同還不計貪圖小利邀功生
事以啓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計指此爲由縱賊入境剽掠
以誤邊務景泰二年正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大同停徵稅糧疏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 奏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
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爲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
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
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飢荒小民貧苦去冬今春斗
米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於先年奏報災傷欠
直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以爲大同有無
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
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
之用固未聞該部發錢糧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錢糧兩
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
欠而牽西隣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
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
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可寬徵臣愚不能遽舉古昔且

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大倉銀數
十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
豈皆在在贏餘邪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
未知當時各處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
實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旣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免
是大同之民旣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
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太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
甚腹裏每歲徵軍二束而大同乃每歲四束腹裏稅糧每
有輕折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 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
地寒霜早耕種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俱亡此其苦二
也軍儲缺乏每有勦調人馬輒搜民間名鍾和買其實
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
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
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有而立皆得供
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戶蕭條版籍
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
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旣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
以擇禦腹裏 朝廷 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
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虜南有磧
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生

盜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庫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大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民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陛下也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穰奸剗理宸庫錢江彬張銳之屬等當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筆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常將其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官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官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傳徵盡至作何處處可放收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者漢文帝嘗以黃金之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後今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殆年有年五十

乃二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廩日有溢書貴戚官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寺奉旨諸內臣之濫設寺之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要乃千靡有才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種該部今臣查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非奉明示敷政侵游固爲聖明寬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庶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即加罪謹明示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即施行

軍餉事

照得北虜小王子所部達賊去年侵犯大同號稱四五萬衆瓦剌所部平日傳聞尤多今去回人口報說小王子關元刺等殺起營前去收併言或是虛報當爲實即今大同每銀一錢糧米四升萬一被其近邊擁殺長住不來決戰臣等自難釋兵乞勅戶部會同廷臣從長計議日前須得糧二十五萬石料二十五萬石草一萬束以防賊情變詐免臨期倉卒食費財力緩不及事等因臣切惟陝西山西近年以來連遭荒旱致有前項人民流徙糧草缺乏近聞見如出一律凡臣救荒區畫近致者仰蒙聖明

從所在軍民更生自慶俱生財有限待哺甚多臣原議山西大同目前須得糧二十五萬石方可接濟軍餉今送銀十萬兩准米二十萬石甫及送到因是無有布花給散軍士只得又將三萬餘兩照依時價折支安彼逃亡兇官軍俸月等糧一向掙節隨收隨止得本色一半以此米價愈貴每銀一錢糴米不過四升街市尚無糴糴明年春夏互麥青黃不接之際若非官司賤糶米可必其不逮及陝西地方邊軍救死不暇今度歲既已有必去之勢其見行救荒納米等項事宜多係出於人情自願倘彼不願未可奈何臣平日曾見漕運官軍頻年勞累風波涉險錢債通傷往過來續無少休息今年河乾木淺所費比昔又加數倍所運糧米未盡到京回既過時人將益困根本所係何法可蘇即今京儲不為無積若將漕運量加存恤一二則其所運糧米糶糴各邊戍卒人情邊備兩無所欠乞 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行漕運總兵等官浙江等都可衙所官軍成化二十一年該運糧米四百萬石均平量免一百萬石連加耗令原兌官司照依時價糶賣花銀以十分為率一分送遼東一分送宣府二分送大同二分送甘肅二分送寧夏二分送延綏俱免加耗以備軍餉其漕運軍士糧其十分貧難者放其休息一年寧今還價餘無以俟下午

照舊運糧前項虧少京儲於五年內陸續令豐收去歲民運補還本部仍行陝西山西河南北直隸巡撫官將近時條行相關救荒諸事加意遵行務令見效正供糧草及早催納其隨臣幹辦郎中劉璣員外郎王問李釗主事戈孜原濬周并仍分投催督山東山西河南三布政司并順天府直隸真定宋平河間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原不成化二十年大同宣府稅糧馬草并改糶料草其司府州縣軍印管糧官也分巡分守官員勤怠不一如果曠職廢事府官以下應住條黨罪者批作施行三司官員據實參奏奉完之日方許回京本部再查未中當朕准鹽二十萬引於大同開中商人俱聽赴巡撫官并總理郎中張倫處報中其在部召納糧草商人少有到來仍出給告示召納接濟軍餉

復修邊防

竊見宣大二鎮邊長亘一千三百餘里宣府東起四海治西止西和陽山多峻嶺其通大舉不過大小白羊東西馬營數路若大同則矢城陽和弘賜左右衛威遠平廣井坪朔州諸邊皆平川廣野而又數十年以來壞墻堡廢僅存遺址大邊二邊雖設而不守近於二邊內近城數里復挑壕一道謂之三邊原非險隘與無邊何異是以大來則大

入小來則小入外無掣敵之固內無攻戰之利欲其不長驅得手近日蒙賊七十騎犯僕仁五十騎犯平虜殺八白晝大道之中而撤軍猶不知其邊活壓壞若此即皇上何由得聞耶夫外邊廢而爲太過太遠廢而爲二邊又廢而爲三邊三邊之外即不敢耕牧畜數百里之沃野寸土尺地受之祖宗豈忍遂委之耶況開平與和東勝至今人懷憤慨常有思復之志奈何以故地而棄之也任事者每憚而不謹以爲斯事體重大須用數十萬金役數萬人經數時月然不知智藏之費孰與困廬之空杵築之勞孰與殺掠之慘時月之近孰與頻年累歲之擾不此之務而顧欲俟其再入以徐議進止豈知虜騎騰躍勢若飛燕中國之疲馬不能當也虜不齋糧因我牛羊悉殺中國不有飽之軍不能當也昔人所謂長技皆在彼而不在我於此之時縱使孫吳岳韓復生亦豈能勝之乎雖如今日貴內帑調禁軍殺諸將亦無益於事矣伏望皇上念寸土不可割一夫不忍棄勅下兵部詳議可否令大同中臣及今開墾之時先將二邊修墻一道內外各挑壕一道每一里築墩一座十里築大堡一座計築銀若干具數上請早爲修治待土功既足定自六月以後即分佈各將官令各統所部人馬盡地以守俟十月燒荒之後

卷之三十三

十三

方欲回如此則據增以阻馳驟數臺以時望瞻係累以安屯種不惟大舉可絕蒙賊亦不敢入矣數年之後休息安養則典和等臺地豈不可漸圖哉臣所陳條邊不過大畧若使人忘其勞事得其宜則在巡撫斟酌之耳夫大同即古雲中昔李牧魏尚廉范嘗守茲土賊不敢窺邊我朝弘治中都御史劉守城大邊關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延亘九百八十里僅四閱月而成未嘗以爲難今地不改而事絕異豈古今不相逮耶良由諸臣不肯力任其事動以張文錦爲戒致使營幕廢食而又坐待其斃不思所以處此非人臣謀國之道也伏乞皇上稽廢弛之由將前此諸臣查無建白者仍追戮一人以爲快事者之戒則漢之魏尚等或廢幾可復見乎臣常有死邊關之志幸待罪行間周爰診諷以求一勞永逸之計莫要於此若他足糧檣馬治兵選將或諸臣已備論之其未論者仍容臣具悉條陳上座 康寬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事

史道

會同先鎮守少監楊建總兵官左都督梁震等爲照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章高山一百四十餘里俱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草直與虜境通連故我太祖高皇帝巡掃腥膻之後即以此爲胡馬奔衝之會特建此五堡

砥柱之在中流得使虜酋不敢背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荆等關然以一城孤懸天外漫無重山疊嶂之險容或我備少失其固一騎長驅直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遭殘蒙患特甚諸邊常年四月以至十月羣革賜發之餘秋高馬壯之日縱橫侵擾四沓奔劫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出則彼來必須動調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撲伏糜費額外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然而邊民罹殺擄之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置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真爲我國家億萬年未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爲無所顧忌英見遠慮

謀 國未爲不忠但其舉動之間罔識通變重拂群心事方草創之初輒構非常之禍自是之後有聞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搔手閉目未敢出聲以應殆色變於虎之談矣先巡撫都御史樊繼祖增築高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已若兩腋生羽之漸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於事會之遠不可遽遂本年二月間時方大脩

歷境該總督尚書毛伯溫奉 命總督三鎮軍務前來首倡是舉合衆爲謀籌度兩月乃於召募聽其自來夫役登其糧糈以至木料磚石等項一皆預爲計算分處停歇其募一加遠近響應三日之間報姓名以願從斯役不下

千餘人又爲指授總兵官梁震前去先年原擬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聳水草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明白開議以應施行震等依家遍歷險高下逐一審勘其處可以創立新堡其舊堡可以全棄不用某舊堡可以相應增制各議擬詳定臣與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梁震及管糧郎中詹宇尤分巡僉事郭時敘等親詣前境外各該處所公同重復審擇可否一併奏酌停當總督尚書毛伯溫隨會行邊使尚書翟鑒巡按御史皮東山議得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原設鎮胡縣堡四匝溝岔道路崎嶇如遇虜衆攻圍轉輸救援一時不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脉肥厚地勢高阜就此創立一堡與關頭北車房等處相距屬賊不敢似前且犯腹裏探掠安子等山及聚落等處地方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僻除非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崗之地則四望豁敞戰守得獲矣又紅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諸邊適中之處原額舊堡規模狹小氣榮不雄况經歲年之久風雨披塌遂成丘土合當開展擴充易舊成新中間多增軍馬於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直有一呼千應之概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係常年暗通賊虜便路不有所

歲則紅寺雖存未克於立年初三二十五里有護堡村正
當前溝通會之地於此立堡則東接紅寺北控諸溝一應
零星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又西三十里沙河堡設在
沙河北岸然而坐陷於泥之間甚非其所乃於河南好女
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諸村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
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五堡展築者一創修者四紅寺改
名弘賜堡南車房改名鎮遠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
改名鎮廣堡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恭將處所通
圍丈尺宜用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
馬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軍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二
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三百步軍三百
共軍八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邊等四堡各把總
一員每軍一隊應有管貼隊員旗舍二員名共該把總官
八員管貼隊員旗一百四十員名又議得五堡雖立若於
堡外不有隄防則賊之往來馳驟何以距阻不設眼目則
賊之動靜何以預知堡中之人不惟出入未便而守戰皆
宜亦何所憑應於西北一帶深挑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
臺各設旗軍哨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之勢而賊
焉不可遽入墩臺之密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
飛傳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

係往昔賊虜常川住牧之境今即於此地坐驅四五萬餘
衆營數月中間事變艱難億料其所關係有非輕細仍會
置夜不收通事家人役數百餘人分投晝夜伏住二邊
緊要墩臺及山崗高阜去處無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
空深關營盤以為官軍夫役棲守之所虜賊不時入犯各
該將領督令防護官軍控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每
每俟快山奔不得以送食壘而各該守備分投管領理料
得以從容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草料俱於管
糧郎中詹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口
糧俱於通判張烈收貯總督軍門原發銀內關支仍於本
年四月十八日為始齊力與工除總督尚書毛伯溫特奉
宣府坐營指揮劉環檣賞外臣復行令會書都指揮張勳
山西河南領班都指揮李承祖滕瑞不時齎領米麵酒肉
分投前去各該工所唱名給散以示存恤慰勞之意至五
月初五日鎮遠堡城完初八日鎮河堡城完十四日鎮川
堡城完二十八日鎮廣堡城完六月十九日弘賜堡城完
臣等又會行副總兵戴廉道擊主陞戴昇并續委恭將紀
振守備指揮開桂各將所部兵馬分投摘撥一半架梁一
半協同各路軍民夫役長挑壕塹一道遇土則空逢石則
鑿東自陽和西抵高山俱接從山一百六十餘里深一丈

三尺疊土爲墻一丈四尺上下二丈七尺寬一丈五尺沿
壕外面每二里餘築打墩臺一座共六十餘座每墩起蓋
房屋二間合爲一間其各墩應有鎗炮器皿旗幟號帶等
箭盔甲鎗刀火器俱各置辦完全逐一布設隨於每墩會
同各選撥官軍六員名令其常川輪流哨守一遇有警一
面酌量賊數多寡張掛青黃白三色號帶傳示諸路瞭望之
人依照傳報預爲戒嚴收斂一面摘撥一人下墩踰壕星
分馳報各該分定城堡以憑會報合兵又弘賜堡稍東南
十餘里五堡分中處所一山特起舊名平山絕頂之上曠
然平地膏腴之田連山幾於十頃并額撫首四壁五堡俱
在目中萬一各堡有事於此覘勝賊數多寡去來方向極
爲真的即可據之進兵援剿究平緩急之際標號昭傳合
散呼斥遠近可以畢見臣等會報總督尚書即於其上創
一小堡名爲會遠中設公館一所以爲會聚兵馬之處更
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哨中
五堡及鎮城之中朝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出入多寡
有無之統不可逃矣各堡公館及添守衙門并官員大小
營房至八月十五日以後俱已報完臣等又會同郎中盧
文光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七百石料三千
五百石草十萬束鎮遠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

萬束鎮廣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川堡三千
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河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
草五萬束以上五堡共糧二萬二千五百石料一萬一千五百
石草三十萬束行令陸續運送貢安都事王晉聚等收受堆
集縱或事出倉卒亦足爲備臣等先於四月內會打坐營都指
揮白欽推官王文道指揮黃銓斷事邊保盡將批入蒙整之
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除將餘地查照近奉 欽依內
事理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處參將五十項半備每員十項把
總每員五項管隊官每員二項每軍一名一項共該三千九
百四十五項臣隨後各照員名地畝分給牛糧種子行令參
將及守備等官督勸趁時耕種然而邊章荒沙一望無際之
地盡皆嘉穀秀實之境會逢比歲雨暘時若遂成大熟今即
登場入堡各該新募軍士作各持麥子安插在內從容坐
食亦若安土樂業率以生計無窮是期矢死邊陲爲終矣再
照五堡設於大同迤北一帶空闊之處屏翰一方足爲全鎮
巨防尤且添設通判一員住劄弘賜堡內專一管理各堡錢
糧詞訟并查革一應奸弊設有倉場則當有大使一員攢典
一名倉派千庫人役鑄給印信其召募新軍合將弘賜鎮邊
二堡附大同後衛鎮川鎮廣鎮河三堡附大同前衛各倉糧
五堡主兵官軍三千六百一十七員名馬一千八百匹臣等

臣等糧部中磨文元議照以一年計算本折銀月計冬衣
布花四季哨備行糧并馬匹料草共該用銀六萬八千三
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客兵官軍以三千員名馬三千三
百匹往還按伏截殺等二箇月行糧料草共該用銀一
萬九千六百二十九兩二錢通共用銀八萬九千九百五
十四兩二錢二分此係的不可少之數又弘賜堡應設神
機庫一所合用一應神鎗佛朗機銃砲各該新軍俱有隨
伍居住餘丁一遇賊家侵擾亦可併力戰守合用盔甲弓
箭鎗刀等項除臣自行設處贖罪抵價等項無礙銀兩動
支四千四百五兩三錢九分已經督令成造給軍外恐未
足用必須仍得一千五百餘兩方克有濟伏望 聖明無
念安邊重計早將前項有功人員 勅下該部詳議移行
巡按御史嚴勘明實分別等第上 請推 恩以酬厥勞
其設通判及倉場大使等官印記銅牌等項各該事宜以
致合用歲額錢糧神機佛朗機銃砲匾甲什物并借欠過
一應該補銀兩及原擬未給馬匹等 勅下各該衙門
查照酌議一併速為給散一俟以終善大計邊鎮不勝幸
甚臣等不勝幸甚等因是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預備邊務事

于謙

照得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
悍尤耐寒暑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遼南衛所充當軍役
其各該衛分有三千里有五七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
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途遙遠中途死者
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賊官吏受贖
害殺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
原籍有清勾之擾既愈長解又欲盤纏況今兵燹以來鄉
里凋零至極軍戶又不足數民戶因而靠損其本府州縣
官吏里老累次於臣等處告稱艱難若得就近於今大同
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餉養勇殺賊以
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 祖宗制度難於改
更但 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有急有緩今者北
虜之於西夷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
事機急緩之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后其所當
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知蒙准題乞 勅
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
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如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
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為常例俱冬於大同就
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餉於大同
前後二衛帶管收操俟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

原先衛所開鑿冊籍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背井之苦得遂安業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誨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召募其祖宗墳墓一則不召毀其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鬪此與河南山西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而兩得也參照大同府所屬州縣新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俱係隨侍等項緊要人數又無其數不多難以存留外所據新解各衛所旗軍合無准言不爲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候殺賊候地方事寧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數造冊繳部以憑查考奉 聖旨是

爲陳言邊務預防虜患事

王瓊

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會同巡按御史賈瑤所奏原情罪以責職守嚴事例以防推避體人情以省支費養閑謀以資探報明賞格以激人心添兵備以專經畧六事皆修舉邊備之意不爲無見今將所言開立前件查議明白伏乞 聖裁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胡瓚所陳邊務事宜從每既逐一查議明白都着依擬行欽此

一原情罪以責職守前件查得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計爲

賊所掩襲攻陷城寨或被賊入境搶掠人民俱有 太祖高皇帝 欽定律條體極難異議但中間有守備已設計本城堡原設軍馬數少止可固守城堡不可輕出禦敵以致地方被搶其情與守備該設計而故不設計者妄有不同開刑衙門不論有無計策可設一向俱引前律問擬兄軍又因事出不測或所搶擄人畜數少參釋律重情輕奏請俱免兄軍降級發落依律言之雖似減輕以情原之猶似過重所以都御史胡瓚等奏要將各城堡軍少守備官被賊入境搶擄人畜者止擬不應重罪照常發落不爲無見但賊勢衆大非守備官軍所能支持者間擬不應猶似虧枉倘賊少勢輕可備而不備被其搶擄者止問不應發落不無以後守備官員益加玩忽廢弛邊備合無通行各邊巡撫巡按問刑衙門今後各城堡守備等官可以設計而故不設計致有失事俱依律問斷不許寬縱內有事出不測及失事數少情輕律重者仍照例奏 請定奪若本城堡人馬原有數少賊勢重大力不能支止可固守聯絡高哨及徵調隣境兵馬等項俱無失誤別無計策可設地方雖被搶掠力量不能支持係干律內該載不盡事理參詳明白引律比附具 奏從法司再行議擬奏 請定奪其調來各城堡接伏住劄將領往來不常違期畏縮失誤

軍機自有本律難問字備不設罪名

一嚴事例以防推避前件查得各邊守備員參多係彼處鎮巡官既名奏保中間亦有不曾奏到本部應恐缺人查照歷年賢否考語斟酌推用今都御史胡璣等奏稱各官到任之後因見地方多事往往推病辭任意圖日後別用要科推病官員改調南方子孫就彼襲替因是懲戒之意但律例已定輕難紛更罪人不孥恐失苛刻合無今後守備等官但有推病避難者聽本處巡撫巡按官指實奏奏提問查照律例問斷發落以後不許再行舉用

一體人情以省支費前件議得兵機最難過度用兵最忌

偏執若使兵常散而不聚各保境土豈不省費但料賊先知預先調集乃克有功若報至纔發難不失誘所費益多合無行文胡璣會同鎮守總兵等官料度實管去遠地方無事則散兵以自守若有擁聚入寇之謀非大集兵馬不能防禦則依律調遣會合策應或調或不調皆各官臨時從長計議便宜而行不可著為定例致有拘泥耽誤大

事

一養間諜以資探報前件虜中走回男子聽鎮巡官詳酌查取仍充夜不收名目委用不必另立通軍名目及一槩行屬查取致有驚疑妄生疑議

一明賞格以激人心前件查得先為邊務事該大學士梁儲等條陳內一款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土著軍民舍餘人等中間多有材力勇悍輕生善鬪之人若激之以利自能使之鼓舞用命勝於遠調客兵查得先年兵部題行宣大二鎮事例該本部議稱各邊土之人有能奮勇設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即賞銀三十兩願陞者給與冠帶名為義勇求免本身差徭若能糾集鄉丁敵殺賊衆斬首至五顆以上為首者加陞署所鎮撫牽獲被虜牛羊等項四分賞等因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便鋪馬齎文與各該巡撫官着好生省諭鄉村軍民人等果有設謀奮勇斬獲賊級的照例重加陞賞欽此欽遵通行外但原擬事寧停止不為常例今虜勢猖獗比前尤甚合無令兵部查照前例通行宣大偏頭等處三鎮揭示一應人等知會有功照例施行蓋虜賊初入勢合而強官軍既不敢輕與爭鋒及其分散搶掠軍馬猝難調集應援若此策一行人人踴躍庶幾隨地為兵虜人知懼不敢恣肆等因該本部依擬具題正德十一年八月初三日節奉 聖旨這各項事宜便行與監督提督文總兵官并各該鎮巡等官都着依擬行欽此欽遵外今都御史胡璣等又奏前因緣土人斬獲賊首一顆賞銀三十兩願陞者給與冠帶五顆以上為首者

陞署所鎮撫奪獲牛羊等項充賞已有前項題 准見行事例難以別議合行各邊巡撫都御史將前項畧節緣由備發告示於各城堡鄉村張貼曉諭務令悉知其要將轉賣首級之人暫寬懲例一節難准

一添兵備以專經界前件臣等議得各邊事務固當修葺廢堡亦不可生事別有更張臣等城堡最多止有二州一縣俱屬直隸先年原無設有按察司官成化年間江部尚書余子俊奏設副使毛松齡吹毛求疵詞訟蜂起邊境多事人心不安旋復裁革近年添設僉事一員管屯亦未見其有益至於大同地方城堡比宣府頗少州縣加多祖宗舊制定為其比道原設分巡僉事一員及布政司分守官一員又有管操備屯等官往來巡歷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葉淇為因大同邊方更替不常又奏 准許今守巡官葉家眷在於大同常川住劄二年更換識者猶以為政體紛更今若再添副使一員在於大同聽鎮巡官提督行事不無創立新例益見更張其宣府巡撫官必求比例添設將何阻止合無行文胡璉等遇有應行事務行委守巡官往來督理各城堡事務仍令各城堡官就近分理違誤者依律究問自可責成再照各邊政務歷年俱有成規各年巡撫官員亦多效勞經畫若不遵舊約束守而勿失惟

務更張自立新法誠恐議論多而成功少難以保終合行巡撫都御史胡璉凡有邊務照舊修舉不必更張

許襄毅撫大同畧

公巡撫大同下車未久適北虜衆擁臨邊決欲入寇知我有備轉言諱和進 貢當時鎮守俱曰以數十年讐敵之寇一旦效順就可起本公曰賊情真偽不可遽度可行先差的當把總帶領通使出邊各說如果進 貢必有款書方可具 奏會同差把總指揮王鈺出大邊犒賞答語小王子果着部落瓦剌阿兒克思等率領一校人馬約有二萬餘共執款書都要入貢等語回報公會同鎮守一面招撫虜使進入大邊住劄每三日一次犒賞一面奏奉 孝宗皇帝聖旨准以三千人口入進既奏之後鎮守總兵官王璽瘡疾臥床不起凡一應機務俱公綜理副總兵劉寧同董鼎遊擊統領奇兵三營人馬出邊下營照依 欽准入貢使臣數目自野門口驗入當時在邊部落數多爭入自相喧嚷驗放不定每日報一次如此者三日劉總兵懼甚賊情反側變在頃刻稟寄到城公隨差及不收說與劉寧親出見小王子責以不能約束部下大義將三千奇兵軍士牌前而擲送與小王子看他分俵應入者胸懸牌面放入無牌者打回亦恐虜情反側又差老家兵馬同兵車

營步軍營前去二邊裏按伏如虜情有變果應截殺如虜使驗入各干路兩傍防護擺隊又分付把總每軍要紅黑項纏二枝遇虜行過轉徑轉向前途換標擺站週而復始自野門口直抵大同館務要齊整劉總兵依將軍牌情送小王子俵送無牌者自不敢來有牌者一日驗進虜使入邊又見路傍人馬聯絡齊整奇遊兵收後驚目駭視番語通使報說南朝好太師好人馬及入館後有盜虜使馬匹者虜使跪告公訪復董亮等七名連馬捉獲具奏准以決不待時虜使館前用刑放出虜人環視將犯人斬首梟令但見衆虜縮頭咬指番語通使說太師法度利害我們

雲中紀變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五堡軍作亂先是山東張文錦以巡撫至嚴峻其法不恤軍困又舉前項故事奏請欲將小邊水口一帶舊築五堡以城中若項軍士住牧其地人衆用然將賈鑑中之兼督工程李何軍士以爲父祖以來

俱家本城一旦驟請新造沙漠之地其心已不堪矣而又立法大嚴管工太迫遂藉此相聚作亂以是年月日賈遇害于邊移日招徠回城火燬大同府門次及都察院門張遇害殘毒尤甚遂欲發囚時曹總兵朱公振以事繫獄衆軍擁逼係馬上曰我輩作亂爾天請與衆作主奏請許赦耳朱公倡曰我犯罪人在獄汝等作亂挾我能依我則從不依我寧死不汝從衆曰惟命是從不敢方朱曰國主宗室母得輕犯倉庫毋得擅發良民富家毋得縱擾有犯者死衆曰曰諾城中獲安事聞皇上爲之震惜且恨事功垂成激成禍變命兵部侍郎李公昆捧

勅杖諭復

三十一

簡命太監武公忠鎮守廉訪使蔡公天祐陞會都御史巡撫都督桂公勇克總兵時都察院門堂被火未甚蔡至暫居帥府視事公乃圖新政治恩法並行軍民始悅乃會鎮中武公先總兵桂公今朱公與凡傳屬集亂卒而諭以朝廷恩威作養統御之重汝等自速禍亂以擾聖心今特令吾等安撫汝等當速悔過靖毋再弗率以干天誅皆稽首謝罪而去然向不懷虛疑恐喝適戶部進士李枝押餉銀至衆疑有密旨譴摘因夜擊其門率出所領批文示之弗信蔡公聞之亟遣人諭曰李公爲汝等押銀作違儲耳無他意衆始信散去未幾亂卒仍

訛言扇惑人心以爲 天兵早晚要來洗城遂放砲聚眾
乘機劫取鹽客并一二富家財物桂公率眾擒捕數十人
稍定 朝廷震怒 命戶部侍郎胡公瓚總督兵務討罪
至陽和胡公督率其嚴一日文移十數下眾皆大懼城中
人人自危不敢相保亂者奔蔡公墓下求救公諭兵來無
他惟殲取首惡脇從者弗治汝輩其自圖之眾相顧各自
保全首惡之勢轉沙難合矣桂公竊其機密令千戶張昱
等訪獲郭鑑等十一人謀於家衆即展後誅之衆以桂爲
賣已恐盡誅乃圖其官宅火其門桂至其家衆據屋上拒
敵矢盡殺其家數人被執捨其財物先給印信符驗蔡公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受賞也猶糾合市人肆言兵來壓境遂上城樓搶取匾甲
欲遂堅壁保城夜則令家家門前設炭火照城惟恐兵至
又請 代藩府第挾 王欽令奉 請討叛 國王父千
亦欲遂害遂昏夜殺服潛出抵宣府城避之胡公文移日
迫亂者終不自安皆涕泣請蔡公曰兵將及恐城皆不免
於死惟哀命活之求不敢犯矣公曰汝輩能自擒賊首惡
庶可止兵吾當爲汝輩轉達眾皆曰蔡翁推赤心於人腹
其言可信即去縛徐視兒等首惡之尤者四人以獻命斬
之凶首詣胡公有士夫韓綱等數十人詣胡公帳下沮兵
恐其一舉盡及無辜楊且不測公怒疑其受賄爲首惡作
說客遂繫縛欲置諸刑賴巡按御史王官兵部郎中趙錦
釋之王自變以來前後奏 聞章疏數十上亦嘗喫緊用心
於此者蔡公會武公上疏 請班師復遣使齎書詣胡公
極言軍士怕死之狀且謂首惡既誅黨猶釜中魚耳易處
也胡公始再四疑弗許中察員亦具疏以請 上許師旋
衆稍寧 上以 代王前日避害播遷乃優 詔慰還至
是 命光祿少卿蕭公准齋幣吊牲醴來慰相見皆感泣
留數日盡歡而去未幾餘孽度不自容復夜聚謀燒朱總
兵私宅火勢騰天衆兵屢奔蔡公處告 恩恐王石不辨生
罪難辭公即帥府僊門諭以明法自有處治若變將電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宗趙恭公求策比曉蔡公會武公等於都司復集軍士於堂下諭之曰 天兵旣旋 朝廷寬宥爾等幸爾等不悞復作孽何如哉眾曰亂首耳等知之請閉城門即日下蓋獲矣於是搜捕郭范子胡雄等四十人不終朝撲滅無遺城中人人稱快地方遂大定矣捷聞 朝廷優 詔答之
蔭武公姪進恭公右副都御史復朱公職充總兵官賜彩衣各一襲白金若干再 命鑄正西前將軍印頒之 命桂公還陞都督同知仍督令巡捕且令大司馬舉慶功之典檄至城中皆呼 萬歲歡聲動地嗚呼自兵變以來城中人民家家不敢相保至是平定相集以為不圖今日復見天日農工商賈各勤其業居者安常行者自如暇者始得貼席歲且大給方物畢主價錢倍常人民在在置酒相歡 宗室府第差差半設席宴會不絕誠再造之境也當是每亂一審恭公竟日開門坐儀門下處分政務凡亂卒有奔想者咸戒諭之嘉靖乙酉正月元日恭公同武公并總兵諸公相隨過歷衢巷觀燈至三鼓後方散凡此無非安定人心俾人民樂業無驚慮也是時雖在倭虜擾攘之中猶循循雅飭書史不廢時進學中弟子考其課業教以讀書作文之法勸學興禮不忘祖豆又嘗諸需嚴法度信賞罰人皆勉勵 宗室種米軍士食糧經年欠之者

至是充足有餘按期關領永寧缺乏今軍伍中各報貧甚者給以皮衣禦冬不費公帑凡有奏 請乞討邊餉馬匹等項 朝廷必先准給其厚待如此城中軍民父老且立廟欲塑諸公之像早晚瞻拜祝福公皆謙讓不有其功人益感戴不忘其豐功茂烈恐歲久漸泯故畧次第其大槩附錄於郡城之志以貽後世於悠久云

為獲功事

欽差巡撫大同地方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天祐為獲功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提督宣大等處軍務都察院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胡璫題該臣節奉 勅諭爾者大同軍士戮殺將官戍守無罪臣罪在不赦朕念邊方困苦又比年軍士糧餉不以時給重以興作督迫太嚴彼頑無知何其不憤激變為亂朕特原之今其悔過自贖近該大同鎮巡等官復奏稱前項軍士雖蒙 恩宥不行改悔益肆驕縱反覆無常每聞各邊征調輒行喧聚擾心既反側事多劫制以下犯上如此乃國之賊也朕不敢放已 勅大同鎮巡等官各宣布 朝廷恩威明白曉諭除遣意下手罪惡深重之人任在所必懲其餘一切不問今特命爾提督軍務以都督綱克總兵統領原操練聽征軍三千及調取朔州

欽宣軍三千員各前至宣府再行量調精銳官軍於大同近地住劄以罪若大同本鎮不問官民各色人等有能收復首惡及真正下手助惡之人舉正天誅其餘悉令解散復回原伍爾即日奏請班師其餘難剿餘犯弗悔爾即督率前項官軍協謀戮力顯行天討進兵勤授無間元惡助惡等官但係兇黨悉誅不宥其有功人員即令巡按御史隨軍紀驗照依欽定賞格陞賞戶部所運銀兩若干銀牌段絹若干亦聽爾隨宜支用事畢造冊奏繳宣天鎮巡官悉聽節制總兵官以下不拘見任及見今行取官員內量其才勇謀遣委用有臨陣不用命者自都指揮以下悉以軍法從事其有應處事情物內開載不盡者俱聽爾奏請施行爾爲提督大臣受茲重紀宜體朝廷禁暴止亂之意矢心竭力以彰天討以安宗室以靖地方無或弛備以失元惡亦無或濫殺以及無罪爾其敬之慎之欽此續奉勅提督宣天等處軍務戶部左侍郎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胡璠總兵官署都督會事曾綱近因大同軍士叛逆命爾等前去問罪擒捕首惡散悉脇從今鎮守太監王觀等聞報首惡姓名前來中間互有同異勅至之日爾等即督鎮巡等官照依後開名數而行擒捕尤須臨時審決毋使元惡漏網濫及無辜止

首惡罪止本身家屬及田產等項一切不問此外脇從之徒悉令解散仍照前旨賞賜無功還伍爾等其欽承之故物內開郭鑑柳忠等一十五名欽此續據總兵官署都督會事桂勇呈稱會事官軍擒斬首惡郭鑑等一十一名續據署總兵官署都指揮會事朱振呈稱督率官軍擒斬惡徐璽兒等五名各到臣及據山陰守禦千戶所署指揮會事郭鎮等呈稱獲助惡一名史祥卿行據分巡口北道僉事王福呈徵密得一名史祥卿供稱應充夜不收嘉靖三年七月內張郭堂在鎮城迤北九十里地方水口堡等處委官指揮關山等率官軍修築將完城堡五座定檢已斬首惡軍士郭鑑柳忠李昭即李皮兒李柔腿楊牢兒賈得名史欽陳浩徐璽兒未獲胡雄韓天祿張四并已斬首助惡獲欽錢銳劉鎮裴公義黃臣呂奎同各軍二千五百等家前去常川居住防範應郭鑑等尚說如今大同城外一十二里迤子不時出沒擒掠人畜無人行走却將我每送到小邊五六十里之外堡內又無井水怎麼過活若連子來呵圍了城堡誰來策應時常講說張都堂堅執不肯將將官賈鑑具本題准起作中路恭將郭鑑柳忠等謀說我每便死也去不成本月內賈恭將分付五堡巡邏

逼着眾人吶喊三聲賣參將聞知使令佐當打聽却捏說管隊總旗吳澄分付不肯去等情實參將去稟張都堂拘周祥等到院各責打二十棍又將吳澄拿送分巡官處問罪本月十九日賈參將統領原撥官軍到水口堡節向各軍勅要修備莊屯出辦牛糧等項不前時常拷打郭鑑柳忠等謀說道眾軍被賈參將苦逼不過將他殺了也只說聲吶喊倡說不作聲的就便殺了當將賈參將殺元郭鑑柳忠惱恨不過又將身尾零碎割了二十三日天明時分郭鑑柳忠主令眾人將委官關山并各隊把總周浩等俱用繩網綁到小邊外地方焦山兒住劊富有水口二墩夜不收走報鎮守王太監江總兵張都堂會差都指揮徐輔同知縣王文昌前去招撫各軍上揭帖令徐輔赴鎮城各衙門接應與計赦書方纔下來鎮巡官許兄又會差劊總兵時陳遊擊葉宗仍舊招撫郭鑑等依從本月二十六日入城本日夜張都堂分付關山要殺前將的頭兒三五人郭鑑柳忠等謀說頭兒就是咱哥若不下手怎得了事當放炮一箇將眾軍聚齊內有一人不從就砍訖一刀二十七日天明時分邊脇眾軍將大同府門燒燬却放監內已殺死強盜李劍等出又逼眾軍將都堂府大門燒了

張都堂見得聲勢不好跳過間壁傳野王府裁撥各軍撲入後堂宅內因搜尋不見將家財搶掠郭鑑柳忠等就說張都堂只在府內若不放出將府圍困府中人害怕將張都堂送出郭鑑柳忠喝令已殺死強盜方洪等亂刀劈砍身碎復去尋殺江總兵走躲各軍將伊馬匹財物搶訖又到太府大門關開眾軍去要放人郭鑑等罵稱這老狗骨頭也做得主嚴饒了他罷又逼眾軍往鎮城兩門樓上將舊貯盔甲弓箭刀盡行搶去復到大同後衛鎮撫監內將為事朱總兵綁出并縱致仕林總兵舉行殺害有朱總兵央說郭鑑我怎麼眾軍說你與我再作主朱總兵說依我三件事便好一不許擾害宗室二不許搶奪庫錢糧三不許放火眾軍不聽仍在各街巷搶奪酒食財物朱總兵出計哄誘各軍時常上城擺門瞭望官軍免得作害平人李劍等在鎮城內晝夜打劫朱總兵密會江總兵等差委指揮楊林等官軍鎮守三十七人俱各打死郭鑑等又逼令鎮巡官差人赴京奏計赦書蒙差兵部李侍郎前來安撫說本年十月內郭鑑主令方洪裴子彪等節次打劫南關外寺等處人財物發有新任桂總兵督率官軍張昱等拿獲會同鎮巡官審供方洪等五十四名俱各打死仍將郭鑑等貴族以安眾說本年十一月內失記的日

有參將李賢帶領官軍約有五十餘人前往陝西征勦回賊從同城南地方水頭村經過將居人牲口作踐居人真恠李參將部下人回說你且不要愛惜牲口見今大同城中軍士爲記我領軍都要殺了你每犯郭都忠等聞知就與城中衆軍傳說京營遼東宣府等處人馬俱水頭各村住剽乘便來勦大同你們倒不上緊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夜二更時分逼令各軍一齊放砲吶喊郭鑑柳忠等前去布政司門首用刀砍門問戶部李進士解來銀子是買糧的是實軍殺我每的李進士隔門遞出文書與郭鑑柳忠等看畢向衆軍言說王知縣日前拿賊曾稟蔡都堂就要拿我每堡軍虧蔡都堂不肯莫若將他殺死當今李秀李文愷郭洪通脇衆軍將王知縣殺死又將在城居民房屋放火延燒百十餘家初十等夜有脫逃未獲郭鑑柳忠惡郭都子謀同吳雄等傳寫帖子逼脇衆軍放砲吶喊前到代府門首郭鑑柳忠等說你本府如何計有人馬來征我每倘有着殿下阻回便罷若不人馬只到東塘坡上我與你一箇磨爛又說將府中錢糧多多送出此來明日留下也不中用代王惶懼令人使委曲答應回去又節回本府圍逼脇放砲以此代王畏懼陷害於本月三十日常領親弟王子假作實行人出府潛避三堂聞知

急急令人將郭鑑柳忠等送至都司分付我每差人爪探頭東人馬你也不信你自着五堡軍領帶火牌前去打聽有無方見的確郭鑑柳忠等當差五堡李小五等打聽得止是日前李賢參將帶的參隨五十員名經過往西去訖本月內鎮巡等官將各軍緣由奏行兵部題奉欽依着戶部胡侍郎提督軍務同營總兵統領京剽官軍前來擒勦初內有名首惡郭鑑柳忠等其餘脇從一切不問有桂總兵節奏胡提督密帖鈞帖聖旨榜文密切督率官軍苗煜等於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將郭鑑柳忠等一十一名先行擒斬初七日郭都子并伊不記名次另同李採腿不知名男婦同胡雄徐禮兒黃臣等主謀報復傳寫帖子又逼脇衆軍放砲吶喊一夜不息將桂總兵苗煜等家房屋人口冬有燒燬殺死又逼脇衆軍穿戴盔甲將四門守把初九日郭都子徐禮兒商說如今大軍來了我每再脇衆軍去三堂討止兵馬文書齊到武太監處逼請蔡都堂到了武太監宅內又逼請桂總兵因見各軍穿戴盔甲手拿兵器勢甚兇狠當引家人上房與衆軍對敵射箭郭都子胡雄徐禮兒喝令衆軍將伊家人桂全勝等八名俱各射死自午至申桂總兵困乏各軍擁入宅內將家財衣服并給賞有功官軍苗煜等本分銀兩擒記郭都子等

因見各惡身死尚在宅內當將前搶銀兩買令李成陳淮等將桂全勝麟身屍戮割掛在四牌樓上署衆陳淮又將肉一塊卸入口內審訖各軍將桂總兵獲扶出門遇舊任蒲總兵今任朱總兵并副總兵靳英遊擊葉宗等有朱總兵嘴散衆軍將桂總兵保送舊任葉總兵家寄住內有一人見靳英覆帽下帶着鐵盔用刀砍傷常有夜不收走報胡提督統領各營人馬到於天城陽和聚落等城堡駐劄飾行朱總兵督率官軍又將徐龍兒等五名擒斬郭泥子等懼怕大軍入城方纔棄夜壑家俱各逃躲朱總兵回稱一時緝拿未獲胡提督等是城中官軍俱令互相驚疑將各營人馬陸續擊回先是郭泥子慮恐陝西人馬從腰裏地方暗來密差史祥卿等二十人身帶弓箭騎馬前到懷仁城探聽間被都指揮和鎮等緝知拿獲郭泥子胡提督發口北道王僉事曹雷祥卿通將前項情由供出在官等因看堡五堡助惡兇黨行交郎中趙錦等押赴市曹照例處決梟首示衆及將脫逃未獲郭泥子并伊不記名父男及李棟腿不記名男及胡雄韓天棟張四李秀李文愷郭洪李成陳淮督令鎮巡等官朱振等通行各該城堡州縣緝拿獲功另行具奏外恭照首西郭鑑柳忠楊禹李登腿買得名李昭史欽陳浩徐得兒助惡錢銳劉鎮樊欽裴公

義黃臣呂崇史祥卿尤銘全等奉養同違犯謀殺守臣以快私情脇無辜而從叛逆既蒙 勅宥殊不感佩益肆猖狂再戕縣令 親王之困厄可憫得幸之 聖恩效尤誠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我 皇上敬天之罰特 勅內閣輔臣文武科道等官同議議勅 命臣與總兵官都督會事曹綱統領大軍往問其罪 陛辭之日面諭叮嚀臣等肅奉 天恩未遑馳處甫出關而先聲已臨未浹旬而渠魁授首總兵官桂勇督率官軍之功也詎料孽遠敢謀報復撫臣畏惡而無謀將領忌功而坐視大軍繼進漏網殲夷總兵官朱振督率官軍之功也其餘黨孽散者臣等仰承 德音一切不問所以存 朝廷大信於天下也除桂勇朱振等有功節經具 題及調用過宣府官軍副總兵時陳等并該鎮巡等官與被傷殺死官軍家人桂全勝等俱該巡按御史造冊徑自具 奏外再照郭鑑等所犯該惡逆既正刑誅人心之順逆始分明 朝廷之紀綱大振合備由板刊曉諭天下仍將各兇首級分送各邊傳示官軍及行大同鎮巡官劉屏萬殿庶可雪神人之所憤彰殺伐之威乞 勅廷臣早為議處天下生靈幸甚杜稔幸甚等因與同總兵官曹綱各具本奏奉 聖旨兵部看一來說欽此貴州道試御史蕭一中題為糾劾庸劣大

臣討叛無功輟擅班師欺罔不思事臣聞自古人臣受
國委托必矢心竭力以忠所事而於軍旅事務尤往往以
身徇者故司馬穰苴有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
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古人忠君愛國類如
此夫適者大同軍士叛逆 皇上特 勅侍郎胡璣假以
提督之權統兵擒勦而璣往逾月任儒黨謀未見有功僅
賴總兵桂勇奮不顧身擒斬郭鑑等十數人而逆首郭把
子等尚未得獲餘黨仍舊守把城門桀驁不悛以此廷臣
會議與師方奏 請施行而璣已班師而還矣夫以璣爲
國大臣受 朝廷重託而 勅諭詳詳必欲首登蓋絕人
心已安方議班師今首惡未盡人心未安而璣遽爲此舉
臣不知其何爲也不思彼尚有負 朝廷委託虛席 國
家糧餉而方且論功議賞曰某某俱宜量加 恩典臣與
魯綱宣布 恩威不足多錄臣不意璣之厚顏無恥欺罔
皇上 一至此也原璣之心不過了事耳未覺恤 國家之
大艱豈知人臣之大義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故前
此李昆樵安未定而輒還是以有今日之舉今日璣行廢
費無功而班師是以勞體勸之官二臣之不忠皆可罪也
璣前謂朱振足以了事臣竊料已有規避之心不知
廷遣彼此行謂何而乃欲以未了之事爲已矣

心跡其彰明較著也且璣行之日自謂各犯若仍舊執迷
必須擁兵前進各鎮軍民貪圖重賞連冠計日可以勦除
否乎及今又謂大同地方今幸安堵然而城門之守把猶
猶人心之洶湧如故可謂得之安堵乎故璣之欺罔不俟
查勘而可知矣况前有 旨諭璣等所統人馬雖有
古軍回宣府還行文與他者相標進止未便令其輟班師
也今璣爲此舉是與前 旨違背妄竊之罪其難追也頃
聞差官體勘知事有不妥遂陳乞休之說且自知粗以了
事及蓋爾餘孽尚反側未安恐言者有以諍其後故先爲
此說以沮之而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璣之奸邪又
可見於此矣伏乞將璣 賜罷黜待各官體勘至日與魯
綱等另行議處庶幾人知所警而忠於事足爲人臣欺罔
之戒再乞 簡命相應大臣一員仍從 廷議督兵前去
剿行 天計用彰 國威無任姑息以貽後悔又該戶科
給事中郭一鵬題本相同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又題
爲再乞 天恩以安地方以定人心事該鎮守大同本監
武志巡撫大同地方寶理軍務都御史蔡天祐征西前將
單鍾宇大同地方總兵官後軍都督府都督參朱振等
會本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欽奉 勅臣等前此大同
軍士殺害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好生不畏法度

朝廷論法即當參究造意下手之人置諸典刑以正國法但聞賈鑑督工苛刻張大錦撫駁失宜以致人心嗟怨激成禍變事亦有因特差兵部左侍郎李昆前往撫諭有罪人犯悉從寬宥朝廷恩可謂厚矣爲軍士者自當悔罪自新安生樂業却又不知感悟反覆無常愈肆騷擾無忌憚近聞調兵前往別處喧嚷殺斃地方朕特臣奏即一多官會議皆謂前次所處過於姑息堂堂天朝豈可容此叛逆之徒于紀犯順已命大臣統調官軍前去問罪猶念其中首惡不過數人其餘多從賊從情罪可恕若一槩誅戮恐傷好生之德且今大軍往討近地特降此勅諭等可宣布朝廷恩威曉諭軍士又爾等含有皇子各有身家宜可甘心從逆自取誅戮若溺從無罪的將首先造意真正下手的數人擒縛獻出明正國法其餘仍前悉從寬宥有所謂官軍即日具奏班師其能擒獻首先造意者賞銀五百兩陞授三級擒獻真正下手者賞銀二百兩陞授二級事畢之日夥內脇從無罪軍士亦各賞銀三兩以示寬恤之恩欽此本年十二月十九日欽奉勅近該提督軍務戶部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胡璠奏稱總兵官桂勇報稱本月初六日督率官軍將前次擒獲逆首史恭將官亞郭振等十一名俱已擒斬

城夜不收張雄報稱初七日餘黨復行圍聚守把城門燒燬桂勇入門殺死上宿夜不收及行餘餘丁朕惟大同軍士叛逆已屢有勅旨止將首惡擒斬及赦其軍士并餘罪輕者一切不問却乃不知悔悟復肆兇惡顯是爾等聽言欠明以致城中官軍不知信服朝廷號令況今次倡亂首惡不過三千餘人桂勇既被圍困急爾忠節天祐各有地方之責緣何不聞設策防護傷守副總兵靳英燧將軍葉宗鑑各統遊奇兵數千以人數計之百人擒斬一人勢如拉朽緣何亦坐視兵亂不行防勦其起用原任總兵朱振先蒙赦免鉅萬贖私與副總兵林寬都指揮閻山并特起用恩出異常正宜矢心圖報遇此事變緣何束手無策兵部參稱爾等既奉命安綏惡處亂有負重托不當究治但念緊急用人之際姑降勅切責令各戴罪自効爾忠爾天祐務要督同安宗鑑振寬山協謀併力將即今倡亂真正首惡逐一設法擒捕盡絕其餘脇從無罪之人仍從寬宥有如或仍前怠忽觀望致使賊黨播弄貽患地方國法具存決難輕貸爾等其慎之欽此

此今據山西行都司會同大同府呈聞得犯逆首桂勇等逆逆惡情由雄與郭振子韓天棟張四懼等呈今

勅書續拿一向不從

三堂出示會諭軍民人等將原搶軍器送出收官訖二月
內雄等見得地方已寧暗竊入城潛住有夜不收苗漢等
緝知稟報鎮巡官會同巡警率官軍於城內等處聞探拿
本月二十七日雄向郭德子張四請天機并先期巡捕網
焦亞雲董祥張驥兒紀大福王車良馬斌麻泰陳珠住大
分馬江郭洪張紀許福王弼于經陳聚薛安李仁王通全
宗高會各商說朱總兵父會二堂要提咱每不如今晚再
行放砲呐喊聚軍將朱總兵宅子燒得安生至二更時分
雄等放砲呐喊喊到朱總兵門首本官聽聞勢惡隨同家
眷躲避將伊住宅一所并家財等物盡行燒掠雄與張四
等并助惡見獲雄戶人胡寬胡深胡海及乘機軍餘賈天
爵張玘麻九住劉住子賈廷王申四兒張堂劉忠喬錄王
安張茂郝雄各不合又將李長史家財搶劫陳典傳官房
燒燬二十八日早蒙鎮巡等官督率副進等官斬英禁示
李鑑官軍周寬等將本城四門關閉分佈街市排門搜捉
將雄等并郭疤子張四焦亞雲胡深胡海賈天爵許張
驥兒張紀王車良馬斌麻泰麻九住陳琰劉住子賈廷王
申四兒崔大倉胡寬俱捉獲審問招出助惡放火兇犯馬
江等二十九日仍督令官軍將韓天祿并馬江郭洪張紀
許福王弼于經薛安王通全宗高會紀大福陳聚張驥劉

忠喬鐸王安李仁吳茂和雄俱捉獲於各家搜出原搶劫
朱總兵李長史等家財查給各主認領將雄等審明牌發
本都司會同大同府追問明白前來該臣節次會行擒獲
各首惡到官將先起劫財在逃等案發仰守巡道查問續
將真正下手叛軍郭鑾等一十五名擒獲俱各斬首解驗
訖其節次有功人員會同鎮總兵官提調中司府等官遵
照賞格從權支給官庫銀兩分別獎賞勞以安衆心
外今據前因會同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總兵官署都
督金華朱振左副總兵官都指揮金事斬英參將胡雄郭
疤子張四黨天祿累犯不俊兇頑成性逞一時之忿懷壞
百年之紀綱視主持如仇仇以焚劫為常事神人共怒罪
貫盈及照蘇海管安焦亞雲董祥張驥兒王車良馬斌麻
泰陳琰崔大倉馬江郭洪張紀許福王弼于經薛安王通
全宗高會胡寬胡深胡海賈天爵張紀麻九住劉住子賈
廷王申四兒紀大福陳聚張堂劉忠喬錄王安李仁張茂
郝雄愚蠢無知煽惑易動助惡而虐張聲勢行劫而計在
得財群兇俱已成擒原情實有餘辜如蒙乞 勅該衙門
查議奏 請定奪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是郭疤子等
二十名漏網未誅又恃兇悍倡亂貽禍罪惡深重着鎮巡
等官取招明白不必辭京即便押赴鎮城人烟曠處處

將首惡凌遲其餘處斬仍將開決過招罪情田刻榜圖形并首級發各邊張掛梟示家屬綠生依律行欽此又該巡撫大同御御史蔡天祐題爲擒獲有名首惡兇犯盡絕事該本部看得首惡韓天祿與郭厄子等係是一等助惡馬江等與焦亞雲等係是一等合無遵照前旨施行等因覆題節該奉 聖旨是韓天祿并馬江等著大同鎮巡等官一併問招將首惡凌遲其餘處斬還刻榜圖形梟示綠生欽此查得今問胡雄等招由與兵部先題奉 欽依不同呈乞議處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胡雄等四名結黨倡謀縱因助肅勝王將而要 赦劫武庫以稱兵逼犯親王擅圖府第罪大惡盈擢髮難數焦亞雲等三十六名蘇海等二名甘心從逆攔臂逞兇持刀披甲將帥莫敢誰何放火殺人良善輒遭荼毒雖與首惡稍異實比常犯不同已經節該兵部具題節奉 欽依將首惡凌遲家屬綠坐其餘處斬該部備行去後今大同各官止問首惡胡雄等謀殺人處斬其餘放火又加功斬殺罪名正犯既無盡法家屬又免綠坐非惟於罪不合抑於前 旨有違况招罪情由係該刻榜圖形給發各邊張掛軍民觀瞻所係似此輕縱無以警戒而頑梗難奉 聖旨是胡雄郭厄子張四韓天祿依擬各處凌遲處死家屬綠坐財產入官焦亞雲

等三十六名各斬蘇海等二名各絞家口免選發欽此

雪中紀變

孫允中

嘉靖甲申雪中樞臣建議添五堡禦虜處置事宜恭將賈鑑督工苛刻以營私犯衆怒殺鑑於工所分必死謀叛入虜九三日未決樞臣命大同知縣往諭曰吾弗汝究速入城是夕悉入樞臣捕把總指揮關山下獄究所由衆懼譴曰都堂給我輩洵洵昂昂因聯殺樞臣弗請鎮守總兵江桓避匿莫救也 帝命都御史石岡祭公天祐代撫事戶侍紫山胡公瓚帥師討之天祐單騎入城以安衆衆善且侯反側者定檢圖之無何變兵抵陽和衛距大同百里群兇恐腸良善登城爲死守計蔡以賊居中黨與糾結踰踰良善且憑堅兵難卒下上疏力陳其不可胡乃移檄索首惡者桂總兵劉謀誅以獻衆覺將不利於桂胡因表朱振爲鎮守以代桂桂遂班師論胡者紛紛大兵去群兇果弛備蔡乃從容展布縱金廣開羅網厚施破規削矩離解糾結從而掩捕顯戮由縛髮摘茹欲七八年間誅者近千人不動聲色奸黨漸消境上無虞有功於 國家多矣積勞拜陞兵部侍郎未幾言者不肯審時度勢以諒其權遂濟繼之誼乃至有浪費無紀之說嗟夫以孤危之迹寄於群兇鼎沸之間將欲明 王法示罰戮下祖邊方之患上紆

西顧之憂卒使 恩威并著善惡攸分區小賁恐不足
惜者竟以此媒孽其短罷廢以歿獨何心哉獨何心哉嗣
是都御史樊谷王大同鶴亭王相繼代未逾年去太華
何棟代未五月去三峽潘倣代居三月而難作再歲易撫
臣者四人矣始彭總兵鎮去大同也大司馬荆山王公寬
曰李瑾才將也遂舉以代值秋高虜渡河往牧撫臣以聞
荆山曰非添總制提督不可東園劉源清才巡撫也可拜
總制卻未才將也可拜提督 命既下劉即視事卻未待
報放行未自 請揚兵邊外事下兵部荆山公覆曰可哉
得報許焉李總兵倡議曰大虜近塞蓋凌漢以阻機上制
府曰可哉分鎮城馬步卒為兩番往修起天城迤左衛延
袤四十里聚苦之再旬值番上者歸乃下令曰明晨空城
往公限三日完矣夜六七卒李富子王寶等酒醉舉火倡
衆應者六七人李適害李性嚴急以恩到鎮未久軍法
外創為擯馬纏腰等刑失持士心疾視其死而莫之救也
藩公乃倉皇奏曰將法刻兵悉變請置之勿問制臣曰兵
悉變法不可廢請討時予先出巡唐州聞變蕪程回入城
覘其兵不悉變也廉得首惡名數乃謀諸潘都御史朱總
兵詹即中榮卓圖之得報前跪下兵部議吳荆山公曰兵
未必悉變願從同治星魁必獲乃榜善良以渠魁責撫臣

降 初以相機宜隨事 予是鎮撫及予等分布官兵
將倡惡者若干人并器械悉歸以獻且開諸 上時革出
倉皇奏內未列總制提督姓名制府復特諭曰五堡之變
朝廷姑從寬處乃後檢還不悛以戕殺主帥 天討所宜
加者榜出而五堡等孽款倡語不自安予乃帥甲士數四
徒詣軍門諫曰罪人既得兵可不血刃也東園卿其不與
有功也說曰甲申之役胡紫山以兵不聽城言者數十章
吾將擒我師以撫壓地方而巳予應之曰甲申之獻級也
非俘也往歲之變幾千人今不滿二百事勢易為也因一
語情可立見黨類未盡一獄定足矣且五堡辜 朝廷已
分矣愚民易惑而難悟况悍卒乎東園乃以囚什紀功
御史蘇祐訊果不滿百也未獲者誠僞未辨也東園乃遣
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騎往摘撫臣驗其姓名皆捕賊
有功者曰此仇攀未可盡信且駭人乃止捕其無功者比
晚群心驚惑拒巷不納復得八十餘人獻東園曰朱振謀
主也予曰試以書招之來否即心事著矣乃移書招振振
聞命即來身詣軍門東園復謂予曰汝先入城以諭安人
心使知首惡已得兵不濫及也明午令解甲棄兵以迎
王師予曰諾乃復入城如所諭比二鼓約三數人城中吶
喊倡為洗城詆言予同趙總兵領義軍擊賊代遊擊洛

殺九二十九人餘鮮散次日黎明我師西南二路集城下斬關而入殺傷者塞道財產劫掠一空城門未啓內五堡遺孽相疑恐喝悍橫難制之輩倉然一變卓午鄧永帥師東路整隊而進及開亂兵開兵迎戰殺我師輩職將一人予與潘馳往諭衆答予曰命事給我爲洗城計操戈躍刃者鱗集蟻附至與不得行予及笑曰 聖明不屠城也老母妻子咸在內何給汝爲有長者數輩曰此兵機也彼亦給食事矣無殺食事今我輩負屈予謂潘曰將士貪功激城中人變矣蓋爲 諸諸朝乃爲五六蹕分道間行得達者二蹕而已餘繫治沿遠獻二蹕大意云大同軍士卒起於殺將脇從固治已奉 欽依首惡既擒似難再討總制將士貪功戮其善長使洗城之說訛言成具貪生畏死之輩難以卒下兵連禍結患生意外非安 國家利社稷萬全之計總制時止聚落驛不進亦上蹕曰叛卒檢是拒 王師撫鎮師中令事皆宜惡撫臣關防在叛軍丁荆山公曰總制權宜輕重假之撫臣緩我師宜置之上有望風 旨効撫臣罷去少宗伯未齊額勇臣乃颺言曰干戈倥偬將士貪功嗜殺寧無憐懼鋒刃者乎宜申明紀律徐爲之處 帝嘉納之少宗伯久慕黃綰力言用兵之非忤當道太宰誠齋汪鏐望風旨以他事請黃至南泰政荆山

覆奏宜大發兵糧且云非再添總制提督不可江桓才將也可提督 命下令者曰甲申之役桓辱 命甚矣恐無以服人心壯 國威報罷久淹餐憤上疏指當道失 上大感悔復其官如故然大發兵糧之說如荆山 請矣予復出城詣東園言曰殺將者已悉得兵乃臨城安統遂至此 諸軍明紀律以安衆心東園曰汝毋爲賊說吾已請兵矣因羈留懷仁于時懷若樊繼祖以河南參政母喪服除詣闕 命下參江西政事參曰大同之行非公不可乃疏名上 請許之 上西顧爲之貯食不視 朝累日公即抗章首以 主憂臣勞爲言詞意懇惻卑卑之任抵陽和衛廉得其詳因悉心謀諸東園公大忤意因上疏曰乞假金牌車騎入諭以禍福可立下不即伏節以死無恨也未復云畏死者計出無聊謀且勾虜不早圖恐貽將來患既入議者趨之當道深非焉并米齊久淹威威擬閣不行總制下今居唐步判倒馬驛門等關設卒牛之邏者交錯於道大同諸臣章疏不能達 京師矣東園上疏曰宗室登城自謂曰首惡矣復上疏曰城中 宗室士夫悉從賊負 朝廷矣實天欲服此城矣重下兵部少司馬卷齊徐問議不合校劾去王職方郎中學益議不合謝病去王修撰汝孝代荆山爲稿覆 上得中 旨威云作急攻

打連城之日務分良善予乃移奪東園大畧以復正奉公
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國之福况統將者已得矣進兵
大驟人心驚駭餘賊雖在議同東園益怒謂山西一泉王
某劾予離毋出城去其某仍聽紀功御史劾已而東園復
上疏曰城可灌也軍下兵部荆山曰可哉時冬十二月也
乃命李師口丈之楚主事書其事又募敢死士百道
攻擊城中守者益堅部差千戶某某入城曰原報首應降
餘悉有衆曰給我輩屢矣弗敢信謂爲質乃各詣軍門
降求悟且恥功出本兵部曰汝等第回令官今出吾弗汝
欺官出號於衆曰吾奉兵部命不放欺可令人取信爲信
乎時陽躍爭隨者約三百人求分捕則之千戶乃快候去
衆益惠背城死戰凡三日守益嚴掠金帛勾比虜數萬大
舉入寇先以數騎誘我師永帥遂將士往復乃發邀擊之
我師失利死者相枕藉虜衆勢甚夜來攻城中亦鼓噪應
虜現我師喪氣乃留精騎相持餘分校潭應朝懷等州縣
鄉村抄掠凡七日夜損輜重器且男婦牛羊生畜累斃不
可勝計城中變卒利誘酋長數十入城中指代王府曰
兵退以此酬汝虜亦唯唯謝羽徽還京師九門悉分卒
守之中外洵洵廷議曰乃兵方弱也分遣科道詣九邊
募兵東園復上疏曰虜勢外連叛空內應弗能文請再

添總制禦虜而已專意攻城開擬三人者請帝降御劄
曰弗不可用也夫大同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
罪法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止是卻
求不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雖便有洗城詭傳密
城中致使逆軍劫囚勾虜抗拒朝廷既說事勦逆徒脇
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王石亦不可
得而分也朕惟大同爲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
臂倚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民皆祖宗所遺今源清必
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用將以專
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聽聽伊說卿等亦不可
不應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可罪去
二臣聖選諸路人馬別遣文武大臣果能曉事者使專意
備虜容令多方計擒逆賊之魁者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
能了事如何又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創出而中外始知
用兵非朝廷本意東園頗聞劄意又見兵馬殘傷甚多
虜雖得利去聲言復大舉入始諸城下盡首惡虜部中見
虜勢猖獗將復來我師城下暴露日久蹂躪之餘東西兩
關已不守南北倚草場關增自全糧道絕數日食且盡往
往謀潰散軍鎮危在旦夕乃私謀部指揮紀振遊擊將軍
戴鼎曰事急矣我軍無以報朝廷若聽制憲索首惡謀

將內應不成，雖圍門，登粉無恨也。對天出矢，言慷慨泣數行下。時指揮馬昇感震城中，詹即中移討激以太義昇委心焉。乃相與斷血盟，祭令王鎮撫寧諸將，若以情告，誓金若因曉以禍福，深加獎賞，令人伴送東園，伴許無誠心，寧入弗敢言。詹即中復出，以情告東園，陰令穴城，許給票。詹即中許動官募壯士，詹即中入謀，且成穴，城者將守，衆覺以水灌之穴者，悉死。馬昇悲恨，詹即中等責已，也將不利，人自危，盟乃改東園，自惟師老，財費兵馬，殘傷貪功嗜殺之計爲。聖明洞燭，無遺乃惶恐上疏曰：臣兩目昏花，雙足腫痛，請避位，疏入。帝大怒，罷斥之。廷議以東瀛張瑄代聞。命即抗章曰：大同之事，起於殺將，始禍者悉獲，且後來節報姓名，難保無冤。下令諸將曰：毋攻城，吾將有請。因遣騎星夜招予，詰軍門，使入城，開諭具慰。曰：東園從命，事言無以至今日也。悉馳諭，漢兵振曰：盼從同治渠魁必殲，事在相機。早處因，垂程趨鎮東園，退居陽和衛城。我師聞之，咸舉有加額曰：天王聖明，宗社效靈矣。次日，楚主事觀兵城下，城中者悉登陴曰：我輩非殺將者，怕死自全爾。請入楚，已得其詳，遂入。未恐弗利於已也，遮道以拒者十數輩，衆總兵振曉曰：鎮請與俱，乃先入。是廷議降者，給票免死，票悉具東園，禁不發，至是乃乘索入。

合城望 關平 萬威聲聞數里，詹即中語及敗盟，故楚主事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及屠城非。聖明意各感悟，是夜二鼓乃殺，原報自尋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卻求招兵居城外，百計沮撓，焚殺復變，疾入鎮城，以鎮撫人心。求果令人誣曰：樊鄒堂伏兵城中，爲內應，衆果疑夜警者數次，焚堅卧不起。乃安明日早奉東瀛公命，以入拒城，開諭詳疑，漸解。先是，非機無賴者多縱火，不發老弱饑餓死者相枕藉，軍士月糧多往支，變若乃檮諭城中明示。朝廷用兵，初意開倉賑濟，不法者輒擲殺人，益信。又明日東瀛公道出深井東園，變外路將以惑衆，志敗成功。東瀛公揣知，聞道疾走城下，先擊遼東陝西兵，退各二令中外將領以次參謁，公從容開，雅以安衆，志令洞開諸城門，撤巷口擁塞，約日張鼓吹，巨鯨御史出南門入老稱焚香羅拜者塞道乃置酒，會食，資發有司，必弟以開廣聞之，始遠去。公乃還上谷，遣制之。上悅，然三征勳老虜統者內不自安，諷言者劾論曰：樊某挫威城下，楚某不宜入城，東瀛因人成事，又曰樊腰袋而私恩非奉。命其我師還殺平民，悉以爲功，將士死亡多避匿不報，諸臣有功者多抑遏不紀，又從而媒孽其短，人心疑懼會。代王奏稱請官撫安，廉清事下禮部，大家伯桂洲夏言上疏云：大

同功罪未明實罰未當未免人心疑懼 請差忠諫大臣
前去撫安賑濟查勘功罪厥入得許推一人往就齊以二
人請乃 簡命少宗伯黃久菴 賜璽書便宜往由上
谷與東瀛公蘇御史遇會檄徵諸藩臬二壁郡首之賢者
共按之末使數人邀於路曰大同反側未定也請必毋入
以罹禍久菴公伴許之上疏以采排兵柄重往勸不便
請罷遣之公乃相繼入城驗治未誣奏曰黃米出京參詣
先具 請改委更勤之蓋責公孤忠自許不畏權勢故謀
國者內不自安交疾之跡入得之該部知道故事當報罷
曾給事中忤承風 旨參駁迹似抑承實促之行也久菴
到鎮首以 御劄及原奉 勅旨陳查案開讀訖 宗室
文武諸臣父老叩首謝曰 聖明天子明見萬里外臣等
死不恨矣公乃告示殺傷殘掠者許自陳 請貸陰令夏
斷事鴛多方研審諸被害得惡逆未盡者悉捕之衆心益
快關前居民乃報曰 王師臨城之始妄殺民首數多除
報功外尚餘二輩殘民家候城破冒功今城未破首亦未
發請驗之又曰比虜入寇我師失利傷殺藏野未命積而
焚之骨約三數車請驗之是露尸傷公乃肩輿出郭遙視
因泣下沾襟各陸續以聞然後多方撫濟詳奸功罪閱四
月而事竣實以聞其畧曰先任總制劉源清虛偽職名

監承總制遇因數卒戕害主將揮 闔城皆負 國恩欲
遂屠城之慘頃忘相機之謀事機屢失人心激變誣陷
宗室實封邀截扶同具 奏欺誑 朝廷堅城閉而一策
莫施大虜來而四境受害棄不建水攻之策平原與穴城
之王賊順交通行檢大站先提督領不以黨逆遺奸竊提
督重柄張大軍情算坐欺 天之罪潛藏詭計幸集圍城
之兵人心激發黨惡棄機紀律不明縱兵殺掠逆類長平
狀同流劫射撫臣幾殞城上執途人多斃微中盜開府糧
草而易軍餉之銀聽廝役撥置乃竊館人之首久頻堅城
全無一策後授首之罪則背戾之人長蛇布陣大損軍威
匹馬先逃卒墮屠計二臣皆貪功債事自行駐賄糜費錢
糧動逾百萬拾置元惡殺傷無辜不下千餘城中 宗室
良善皆欲置之於死此與賊同處倘或可設關廂村堡居
民却乃橫肆殺戮此與賊無干亦復何說重鎮幾危邊防
盡壞軍民有從虜之機兵將有朋黨之勢大事幾去致屢
宸憂及至事勢難行方繞物從無定律以春秋大義罪所
必誅擬之 國家典章法難輕重相應從重究治以爲文
武大臣誡 國殃民欺 君不忠之戒協守副總兵趙鎮
迎獎冀麻部指揮楊德中軍指揮趙春各肯享眾謀謀自
足紛紛排難乃坐視上將之事雖自夜半至次日辰時三

璫方繞過堂各無一言處置以爲應援蓋緣先年不職鎮撫諸臣皆從寬典遂致今日效尤以上四臣俱用從重究治以警將來被殺總兵官李璋雖用刑過酷以致殺身之禍然律已廉潔而多爲國家之勞豈論實不可謂卹典似不可廢大同之變始於亂軍之殺將成於總制之貪功而宗室良善四路官兵顧皆無非被害者也宗室良善已蒙朝廷賜卹而四路官軍皆遭悍將戕害朝廷之所倚用者而時值嚴寒地居絕塞屢被亂兵之挫殺遭胡虜之殘將官懼懷事之罰多賂報之數乞行各處巡按一體優卹總制侍郎張其先督糧餉而輸轉有方三軍遂宿飽之願總兵官而運籌遠戍數日散既老之師重鎮真安群疑消沮蔡某一承撫一命即奮忠貞單騎入城之奏雖不過行而膽畧可喜內應撫安之謀既夙斷於當時絕亞掃除之助又復見於今日重鎮真安而功不可泯者御史歐某發卻未劉源清之愆而風裁懲著辨王道曹林之枉而人心允孚決群謀於未定矣重鎮於將危王事楚某通變之才不泥於執中靖難之二道達乎機會赤手蹈虎豹之穴而衆心悅服倡言示利害之徒而群疑漸破潛消脇從之黨實開平定之基郎中盧某都指揮紀振鉅撫王寧與蔡慶曾共戈援撫之際人心疑懼之時倡大義

而審定內應之策用間謀而普通外合之機遂使執迷從惡之輩終爲悔罪效用之人卒之同惡援首餘黨歸心解數月不解之師救百萬無罪之命屠某一儒生也而建議獨先王寧一卑官也而冒險尤甚又出紀振鉅蔡慶之上諸臣內戴廉有不救李璋之罪宜另行議處其餘皆有功可錄者也似宜分別大小量行陞職以旌其賢能員外李某聞撫安之議相從入城領決河之命指機而止亦應重加賞資以酬其驅馳之勞指揮馬昇千戶楊驊受亂軍之推戴而據城防守罪固難辭諸臣之議護而斬惡效勞功亦可錄連照欽依賞格相應陞職但二人原在本城爲衆所脇今雖悔過自新若使仍在本城不惟其心終有未安而讐家報復之禍亦或不測終非所以保全之道似宜量移腹裏地方相應職事以全其功先巡撫都僉吳濬某到任未久事變即臨甚使倉皇致失勅書行驗數月間關屢擒惡黨兇徒腹臚討赦原非迫屬懇切止兵深達機宜固請蔡某入城密與濬某定議備歷艱險之危機卒成撫定之初志先分巡食部孫允中入城於殺將之餘已占慷慨入城於救變之日當懷撫定因避黨惡助逆之嫌遠來避難羣母之議以上三臣皆被參劾並職似應議處量加敘用也東瀛諸公筆後上疏題稱侍郎黃翰奉

命華程到鎮廣布郵下之仁獨持國法後裔清綱之惡
再安人心數年之積疑以除一方之隱憂以解曾給事中
忤私具稿乃冒同科公議上疏白源清之罪實議楚書察
崇之功不當錄張璠之功爲冒昧濫倣兄中之官不可復
事下兵部久卷乃盡舉東園賊私願考者及婚姻賄賂等
語各有指實荆山公乃覆議曰邵永保官報據銷來密備
再財物紀律不明縱軍殺掠論其功過似當重處劉源清
糾枉過正舉措乖遠屢失機宜師久無功誠爲有罪但彼
時賊勢方張地方危急惟知奮勵討賊不顧國家大體
察其情罪實有可原况源清先任進賢有功誠如該科所
論應否曲全國體待以不死楚書當大兵攻伐之久值
群兇窮蹙之機仗義入城推誠服叛漸做倉卒遭變屢擒
無惡備歷險艱密圖撫定孫兄中雖毋出城實懷撫定迹
無黨逆遂被羈留二臣原擬敘用但做先事不能忘變賊
起不即勦平降志厲身伏誅報卒與兄中俱有失事地方
之罪黃綰奉命大同查勘功罪弱推蓋請擬恐不遺固
人臣守法之常但哀憐太激少權事體輕重議擬之間容
或有過給事中曾忤等職司封駁歷閱原看奏章及復
計論權重輕之宜不偏不黨實天下士論之公等因題奉
聖旨這大同地方各官功罪既勘明白劉源清邵永并趙

鎮等事干刑名情罪深重都右三法司從公依律會擬具
奏恭增先旨軍餉效勞後能撫定地方賞銀四十兩彩段
三表裏獎繼祖蘇祐銀十兩彩段二表裏楚書晉榮紀振
王寧各陞俸一級李芝陞俸一級戴應准以功贖罪馬
昇楊蔭著調別衛備做孫允中且著各復原職致仕葉宗
冠堂李彬劉江張鎮張忠梁鎮各賞銀彩段一表裏餘准
王鎮夏果李鳳鳴胡德各罰俸半年黃綰奉命撫鎮查
勘周悉勤勞可嘉陞俸一級還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
其餘依擬曾忤不俟復奏輒先論擬言詞欺誑且壞國
是着錦衣衛都金送鎮撫司打着究問了來說欽此曾忤
連及同科二人前擬各以輕重被罰諸臣先行賞罰訖徵
東園諫獄乃聲言屠城之說有所指授法司諸公相視莫
敢發無何荆山公以老乞誠齋公被劾去曾給事中以誠
齋故坐纖然不効去王修撰外補提學去聶司徒引年致
仕宰臣亦謝病歸久卷公以母憂去漁石唐公爲司寇代
聶公時總制全陝未回始終凡三年間潘三奎酌放詹頭
中以外艱去楚主事南齊公卿間封藩府一時共盡諸
臣立朝者無幾矣漁石公上議奉聖旨劉源清邵永
奉命討亂不能隨定區處乃敢執攻城以致師老財費
傷殘衆多損威負任當官處死你門說說邊防遠慮請

從末減且肅權本出總制劉源清者為民不許朕馳起用
邵永降三級着在宣府沿邊殺賊以贖前罪戴廉檢准已
有旨了其餘依擬未幾變若公入副中臺拜少司馬詹郎
中起復擢光祿少卿又以內舉去而朝廷大慶皇嗣
繁衍九廟禮成加上兩宮尊號曠蕩之恩層見疊出
從戎者放回創籍者冠服四五年間如變易跡靡常而
允中母子妻妾幸保丘隴仰荷聖恩優以致仕潦倒林
泉祝頌聖壽歌咏太平追憶往昔向非皇天悔過
杜殺效靈主上明聖洞燭奸欺御劄一出中外曉然
知用兵屠城非朝廷本意而一時杜殺諸臣如桂州

公議言正論獨定

主上

公議言正論獨定國是久菴公身住安危屢折不撓東
瀛公達權變轉危為安變若公委身致命卒安反側謀
總兵楚高提謀勇兼資磨角山紀都司戴遊擊王鎮撫之
忘身殉國少遲旬日不知胡虜復來何以支持士卒費散
何以收拾宗室良善之眾不免於魚肉屠割禁刑以外
或論於左袒各邊召募之兵恐難卒集都城守門之卒亦
奚足恃主上西顧之憂或未可以即紓而一時謀圖
阿附諸臣其肉可復食乎如未齊公之先見徒付之空言
而已是役也頻年彗星三見及期星殞如雨既而果狂死
軍民動以萬計靡寧公私不可勝紀其非國家之大

幸也尤中自始事以至卒業險阻艱難備盡之矣東華之
餘追推往事端緒叢雜於數版文牒散見於諸書其一時
身親經歷諸臣升沉褒落有如晨星不識曾有紀載其詳
肯否也然上而國是攸繫遠而紀載所關大而聖朝
戎務之詳細而一方安危之變以至諸臣經夏之纖悉
廟堂刑賞之太端日引歲移變遷於勢利愛憎混於公
私是非真履豈能一一昭明乎哉姑記之以備異日之定
國是者取衷焉

擬上明罰安邊疏

臣竊惟大同之事往年之失則在於併直惡而赦之廢

主上

法莫此為甚後宜棄不備有以虞之不難一向置之度外
所以復有今日之事今日之失則在於徼往太過圍養不
思輒倡征勦之說殊不知叛卒居於城中非此賊巢夷虜
夫城池者朝廷之藩籬宗室者朝廷之骨肉文武
官僚者朝廷之心膂軍民良善者朝廷之赤子其初
口數十叛卒并膺從不上三十餘人劉源清邵永先受關
外之青荷知方鎮為大生靈靈為重早能因其未備闖入城
中擒之特易失此不為既及受命率兵只宜遠頌外方
愈候寬綏移文查訪以求首惡姓名則眾心皆安洗城之
說自無以惑彼或切掠城中城中之人必深惡之棄其深

惡因今整兵預備人情所願候其有備只假一敵而罪人可得失此不思內閣倡爲征勦於上劉源清徐永和爲征勦於下領兵爲城先攻東西二關如戰敵國如攻賊巢殺其無辜使益驚駭奔入城中反爲叛卒守城洗城之說益信無疑而又不知兵法深戒犯其五難夫弱死莫追今則迫其窮死是犯一難大同堅城利器所在是犯二難百萬生靈皆置之必死以助其守城是犯三難文武官寮亦先置之必死使其無措是犯四難圍城將者無罪兵爲無名是犯五難猶欲攻城城可下乎況使功不如使過清倣倣受方面之寄正宜使之立功贖罪輕信浮言輒以潛倣筆皆

東漢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安危攸繫勢最爲可憂況古占夷虜不在多人如王行見石勒之嘯而知有中國之覆王融明趙德明之言而知其西夏之憂今此虜之有人無人我皆不得而知惟觀其舉措可知舉措未當事猶可爲舉措當人心必歸歸之不返則事勢可憂又不止如今日而已又況國家兵力悉在諸邊精銳悉圖大同泰之水雪經冬涉春死亡繁衆昨不潰散從逆亦倖矣今屢遭挫衄殺傷不可勝數但匿而不聞似若不覺由此言之則國家兵力之困莫甚今日而欲當方張之勢豈不甚難爲今之計更無他策惟安內足以禦外安內之至亦無他道惟處其情罪允協人心天理之公則無人不信無人不厭無事不濟矣況謀殺主帥謀殺本管長官律有明條雖犯人妻子亦在所原況一城生靈之無辜哉此謂國法此謂天討執此而行雖使北虜聞之亦將自服况我大同之人哉大同既安則北虜之異望已塞然後驅之必去而無還心亦猶良醫治病先固其本源而後驅其外邪斯爲善也今不知務此而猶知征勦之說以廢縫上下昨日內閣雖因陛下神明之見不得已而罷劉源清然卻未猶存爲主帥則大同人心之疑終不可解萬一小王子果來入城何以慰其心則我之計以窮彼乃據大同徐驅其象南下其勢誠有

不可支者故不可不早慮而深圖也夫閫外之事將軍治之不得與況居臺閣之內欲執一己之見以度閫外之機可乎惟擇用得人使之相機而處則無不為全矣伏望陛下大發乾斷遠去卻永并正劉源清妄殺失機之罪別簡忠智以代之明然詔勅以諭之使大同之人曉然知覺翻然知悔知陛下至仁至明之心誅討止于有罪無辜一人不得濫及則大同之變不待旬日而定矣臣實不勝激切願報爲國之至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七

三關

三關鎮

魏煥

偏頭寧武馬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蓋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臺臺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令多安置直隸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三關保障

魏煥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馬門三關八隘口千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衝衝時無住牧之虞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卒平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佳家坪娘娘灘羊園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今三關要隘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住劉馬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劉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廣

元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近代之間談重臣一員總督宜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

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寧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險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放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糈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嚴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三關邊夷

魏煥

比虜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邊兵約五萬為營者五日好城察罕兒曰克失且曰卜爾報東等曰阿兒西營曰杞郎阿兒入寇無常近年虜在套中以互為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搶掠嘉靖十九年於虜酋吉囊擁眾數萬由偏頭寧關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塞賊亦為鄉兵所殲嘉靖二十年秋虜復由本關入直抵平定州參將某甲被害居民被虜者毋數山西自來被達虜之慘未有過于此矣

三關經畧

魏煥

嘉靖二十年五月該兵部題該巡按御史譚學題訪得虜酋俺答阿不孩等無據河東日以掠馬磧鋒為事往往問

訊聞中去來諸路殆無時忘情侵寇去年七月分投肆犯
諸邊金帛子女滿載歸途狼貪虎噬噬難窮十二月復
由原路前至朔州等處仍要犯山西及保定等地方以陰
冬冰滑不能拔緣而去今春二月又在沿邊任牧方由大
同右衛平虜衛二邊折口而入撫鎮等官即行堵截屢犯
屢挫不得驅擾伏機隱禍宜先預防其要在於添設大臣
一員竊惟政在得人權貴專一宜大偏關勢猶屢義關
休戚然一遇有警因地方兵馬單弱而各分彼此不肯應
援縱肯應援亦多觀望未有聞志往往坐失機宜要如陝
西例添設大臣一員居中調度若臂使指則威權既專廢
陝自舉查得先年固實屢設事寧旋即收回是以人無固
志政罕責成伏乞憫念三鎮各通京師勅下廷臣會議
推選諳練邊事大臣一員前來三鎮通中夫處開府事一
總督宜大偏保一應軍務

一成化二十一年總督余子俊同鎮守等官親詣小邊地
方為築坡極高頂上東西遠望多係懸絕高山當議得西
自偏頭關起歷大同抵宣府俱係億萬年拱護京師切
近藩籬照依延綏事體修創墩臺礮臺等項庶幾邊方得
有保障所在軍民耕田鑿井各遂安養從地名曳毛河沿
小邊直抵偏頭關相度山勢從宜定擬應修墩臺修墩應

削山處削山有水口處修口務期他日興工不再費相度
之力直欲收從省之功後親自踏勘得偏頭關小邊東西
長七十里該用墩四十二座擬合要營見有墩二十五座
該修墩一十七座每墩神鎗手五人神砲手四人夜不收
一人各執戴盔甲腰刀弓箭先將墩自東而西編成字號
每號置牌一面開列人名器具于上每墩精選步隊管隊
官一員管領每二十墩用指揮一員一月一換瞭望哨探
如是小寇相機截殺若係大舉堅壁善野加謹提防仍要
星飛馳報

一凡通賊要害路口每東西相去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
里之處計量賊衆可以擺陣馳驟者即挑可容三千人馬
營盤一處若是止可單騎或並騎經行者却挑可容二千
人馬營盤一處周圍俱要築開一大深一丈藉彼為蔽
以逸待勞之所此等營盤築成後有賊過未免侵襲多見
遠避地土既不妨人春種緩急又可用恃以為固

邊務事

于謙

鎮守山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通題准本院奉准兵部
咨兵科抄出欽差刑部右侍郎江淵題節該欽奉勅
命爾往山西鴈門關等處巡視凡彼處整頓關隘一應事
務悉聽爾便宜處置欽此除欽遵外今將便宜奉行事件

開坐具題奉 聖旨該衙門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逐一依擬開坐具題本部官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將開泰事件抄咨該院頒行鎮守山西右副都御史羅通并鎮守鴈門關右副都御史朱鑑等俱照依本部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備由移咨到職臣除會同鎮守山西西署都督僉事王良鎮守鴈門關右副都御史朱鑑守備偏頭關都督同知杜忠等巡按御史涂謙并都布按三司官計議外今將議過事件開坐具題本部官欽奉 聖旨該衙門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查先該右侍郎江淵題前事已行議奏行移勘議去後今奏前因合行開坐謹題請 旨

一守備代州偏頭關等處各衙門縣官軍民快人等先因聲息緊急該鎮守鴈門關都指揮同知翁信奏 准作長班操守不許更替即今天時漸寒軍士離家月久衣鞋不給受苦不堪陸續在逃十六七及致官府催促言軍則潛避不出民壯則合家在逃欲悉照例究治恐有激變別生他故欲姑息不問則往往做效愈肆奸頑以致邊關空虛失守誤事未便即今聲息寧息合無將前項軍壯分作兩班每班半年一替其替回者仍於原衛州縣操備就令量辦衣鞋軍器聽候班次行取則人皆知有更替一定之期必能固守不致逃竄而衣鞋軍器且得鮮明堅利該

兵部議得先該右副都御史朱鑑奏要將原召并續召軍民壯勇分作兩班半年一換等因行該署都督僉事王良等會同都布按三司并巡按御史回奏勘得前項民壯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二名內在逃未到數多見在者各守一隅分撥已定今朱鑑奏要半年一換雖是民情可使緣人數不勾事有室礙合照舊操備仍乞優免各人雜差等因已經議擬奏 准馬隊者每戶免其二丁步隊者免其一丁差役供給軍裝去後今奏前因合無再行鎮守山西右副都御史羅通署都督僉事王良并巡按御史三司等官公同勘議應否輪班操備惟復止是照舊其於人情事體何者相應利便何者室礙難行臣等議得先聲息緊急民壯數少不可分班今邊境已寧依侍郎江淵所言分作兩班互相更替如此則人不在逃傳其實用而衣鞋盛甲器械亦得鮮明鋒利

前件查得近該鎮守鴈門關都指揮同知翁信奏稱義勇未曾到官數多其到者又各在逃要行催勾點齊存山西有量去處操備等因本部為照山西聲息頗靖邊儲不敷因未少收人民艱難已經奏 准行移左副都御史羅通等通行前項義勇著各所司拘齊就存各府州縣兼同本處官軍人等操守去後今羅通等又奏議要分作兩班操

備難便定奉合無再行羅通三三示繼翁信從長計議如
果應該分作兩班就便照代役奏舉理分班依期赴操若
是各就本處操備便宜從本處操守聽調移在處置得
宜人無失所

一偏頭關見有操備官軍九千餘員名欲要屏障河曲保
德等州縣及太原左等衛屯堡今賊往來不經本關却從
應朔等州直入靜樂寧化保德境內校掠軍民窺伺太原
平陽其偏頭關僻在境外雖擁重兵無從策應省得鎮西
衛當三岔衝要之處有路直抵平陽等府若不早為提備
深為未便合無將偏頭關原有官軍止留二千在彼哨守

其餘盡撥鎮西等衛分守要害則糧運近便控制有方而
平陽等處可保無虞該兵部議得偏頭關官軍係比先撥
定之數若便一舉那動恐黃河結凍之時達賊過河侵擾
合無行移山西左副都御史羅通署都督僉事王良公同
都督同知杜忠左參議葉清從長計議本處地方應否止
用官軍二千員名守備相度本關與鎮西衛地形險易賊
情緩急或可照依侍郎江淵所奏施行或將鎮西一衛調
去偏頭關官軍發回或依舊不動三策之中孰為可行跪
為難行務在彼此兩無妨誤明白折裏臣會同王良杜忠
葉清計議得鎮西衛至偏頭關二百八十里內有奇嵐州

保德州河曲縣三處人民及太原左右前三衛鎮西衛共
四衛屯田之所俱在偏頭關之內鎮西衛之外其鎮西衛
三岔路口有八柳樹堡子舊城一座見有太原右衛屯軍
在內居住路當衝要一路通朔州一路通偏頭關一路通
鎮西衛乃扼塞之處今將此堡作哨馬營撥偏頭關官軍
二千員名駐劄哨守仍屬都督杜忠提調遇警則步軍可
以守城馬軍可以出戰朔州偏頭關鎮西衛三處出軍策
應皆可一日而到如此則賊無入寇之路而保德寧嵐河
曲與太原等四衛屯所可保無虞而平陽之路賊不敢窺
矣其偏頭關仍舊不動

前件既已各官會勘得八柳樹堡路當衝要合准所擬行
移王良羅通杜忠等將本堡修設堅完照數差撥官軍二
千員名差委敢勇頭目管領前去屯駐聽杜忠提調遇警
則相機守戰無事則起時耕牧務在有備無患

邊關設軍防守事

項忠

查得成化十一年正月內該鄧亨奏稱本關官軍數少
要將腹裏指揮馬鎮等官軍調取防禦兵部奏行鎮守
代州等處都督僉事劉寬等公同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
官勘酌賊情事勢十分緊急徑自調用後因地方稍寧前
項官軍一向在於山西操習聽用不曾調取又查得本年

五月內該欽差刑部左侍郎杜銘爲照廣賊在於迤北地方住牧偏頭老營等堡切近邊境從宜處置暫將代州馬步官軍選撥六百員名寧武關四百員名偏頭關馬步官軍五百員名前去與兄在官軍相兼防守候賊情寧息仍回原操處所依舊輪班操備成化十二年正月內臣照得黃河水解賊情寧息照依原行事理行移左侍郎杜銘會將前調土防守官軍取回照舊操守外臣等計議得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隣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先年達賊累曾在於本關地方出沒搶掠最爲極邊要害處所寧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猪溝抄達沐河等處俱在本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比肩聯絡正與暖會口要路相連先年達賊節從前項地方入境搶掠擄其城池似乎偏僻究其地方其實衝要代州鴈門關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荊關馬遠近朔州威遠寧武之衝轉作山西之屏障自正統景泰年間以來達賊節從鴈門關東和越羊口入寇直至忻州繁峙五臺寧州縣殺虜人畜考之郡志亦云外繞群山中開平壤自古戰爭之區論之目前則偏頭寧武地方之要害相爲甲乙圖之深遠則代州鴈門關隘之緊關尤當注意查得偏頭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土兵五

千六百七十三員名即今逃故等項八百三十員名見在止存四千八百四十三員名代州鴈門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餘舍餘民壯六千九百五十二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三千三百三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三千六百一十九員名寧武關原無常操官軍原有夏班輪操官軍民壯三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一千五百八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除分守各營堡各隘口墩臺哨瞭等項外三次見操官軍委實係各數少守戰不敷又查得先年巡撫都御史李侃奏調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舍餘三千名分撥三關與官軍併力防守近者又被山西都司都指揮會事江湧奏計俱各放回原衛所訖即目三關兵勢比之往年減去十之四五況今北虜部落日衆勢漸猖獗奸謀設計最爲難料若不添兵防禦倘若大舉侵犯各關兵力寡少未免候事臣等查訪得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屯田子粒辦納柴炭局料等項與空閑運年清解到新軍弁遠方不服水土願告附近衛所帶操旗軍數多又有各關原操軍士畏怕備邊親往住托故投作各衛所守備操練等項名色隱占徒費糧餉不得實用如蒙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員將前項旗軍盡數查出挑選殷

實精壯者一千二百名給與應甲子箭器械選委的當官員管領與指揮馬騮等官管三百員名定為冬夏兩班分撥偏頭關老營堡并寧武關土棚堡與舊有官軍併力防守將代州寧武等關先期調撥老營堡防守官軍照依刑部左侍郎杜銘原議仍回原操處所輪班操備今後各官遇有賊情仍照兵部先次議行事理彼此馳報互相發兵應援如此則旗軍不致隱射曠役邊方得以有備無患等因照得偏頭關門寧武三關地方原有額設常操論班官軍民壯防守偏頭關最為緊要寧武關比之雁門又次之但山川聯絡烽火接連一處有警彼此皆懼所以各該鎮守守備官員凡遇秋冬之際不問地方緩急事勢輕重一槩奏計添兵互相爭執地方緊要此實積年通患今照各官前項議擬要將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雜差與空閑及解到新軍帶操等項旗軍盡數查出調撥各關操守於備邊之計固為利益但腹裏城池十分空虚盜賊起於不測將何調度必須設法巡修庶幾事體允當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員從公勘議前項邊關地方事勢孰為緩急輕重各關原設常操官軍若干備禦官軍民壯輪班操守若干見在差操本官各該城堡墩臺若干守城操練若干無事之日

可否勾用有警之日作何定議及勘偏頭關先應緊急調取代州寧武官軍防禦即今有無見在應否公同回原鎮操守其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雜差守城等項官軍有無多餘空閑指揮馬騮等所領三百官軍原屬何處管束見在何處差操應否調去何處邊關守備逐一勘議處置停當作急回奏

為調撥官軍事

項忠

該鎮守代州等處都督僉事劉寬題該守備寧武關都指揮僉事鄧亨奏該兵部議擬備咨到臣會同協守偏頭關門等關副使蔡麒宇備偏頭關都指揮使義廣宇備寧武關都指揮僉事鄧亨查得成化十一年正月內該鄧亨奏稱本關官軍數少要將腹裏指揮馬騮等官軍調取防守等官勘酌如果賊情十分緊急徑自調用後因地方稍寧前項官軍一向在山西操習聽候調取又查得本年五月內該欽差刑部左侍郎杜銘為照廣賊在於迤北地方住牧偏頭老營等堡切臨邊境從宜處置暫將代州馬步官軍選撥六百員名武寧關四百員名偏頭關馬騮官軍五百員名前去與見在官軍相兼防守候賊情寧息仍回原操處所輪班操備成化十二年正月內取回照據操

守外今議得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隣延綏河奎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先年遼賊累曾於本關地方出沒極爲要害處所寧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窪達沐河等處俱在本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有接聯絡正與暖谷口要路相連先年達賊節從前項地方入境搶擄觀其賊似乎偏僻究其地方其實衝要代州鴈門關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荊倒馬逼近朔州威遠爲京畿藩籬山西屏垣自正統景泰年間達賊節從鴈門關東茹越等口入寇直至忻州繁峙五臺等州縣殺擄人畜考之郡誌亦云外達群山中開平環自古

十三

十三

征戰之區論之目前則偏頭寧武地方之要害相爲甲乙圖之深遠則代州鴈門關隘之緊關尤當注意今亦得偏頭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士兵五千六百七十三員名即今逃故等項八百三十員名見在止存四千八百十三員名代州鴈門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合餘民壯六千九百五十二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三千三百三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三千六百一十九員名寧武關原有常操官軍原有夏班輪操官軍民壯三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一千五百八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除分守各營堡各隘口墩臺等項三

處見操官軍委實俱各數少守戰不敷又查得先年巡撫都御史李侃奏調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舍餘三千名分撥三關與官軍併力防守近者又據山西都司都指揮俞事江湧奏討俱各放回原衛所去訖即目三關兵勢比之往年減去十之四五況今比虜部落勢漸猖獗應合添兵防禦訪得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屯田子粒辦納柴炭物料等項與空閑及過年清解到新軍并遠方不服水土願告附近衛所常操操旗軍數多又行各關原操軍士畏怕備邊艱辛往往托故投作各衛所守城操練等項名色隱占徒費糧餉如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員將前項旗軍盡數查出挑選殷實精壯者一千二百名關與廬甲守前器械選委酌當官員帶領與指揮馬麟等官軍三百員名定爲冬夏兩撥分撥偏頭關老營堡并寧武關土棚堡與舊有官軍併力防守將代州與寧武等關先將調撥老營堡防守官軍照依刑部左侍郎杜銘原議仍回原操處所輪班備操今後各關遇有賊情仍照兵部先次議行事理彼此馳報互相發兵應援等因爲照偏頭關寧武三關地方原有額設常操輪班官軍民壯防守偏頭關最爲緊要寧武關次之鴈門又次之但山川聯絡烽火接連一處有警被

此驚懼所以各該鎮守守備官員凡遇秋冬之際不開地方緩急一聚 奏討添兵互相爭執地方緊要此實積年通患今照各官議擬要將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屯田雜差與空閑及解到新軍帶操等項旗軍盡數查出調撥各關操守於邊備之計固為利益但腹裏城也十分空虚賊盜起於不測將何調度合行巡按御史公同山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員從公勘議前項邊關地方事務就為緩急輕重各關原設官操官軍若干備禦官軍民壯輪班操守若干見在差撥本關各該城堡墩臺若干守城操練若干無事之日可否勾用有警之日將何定擬及勤偏頭關先

為慎重邊疆以保安地方事

該提督鳳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副都御史韓邦奇題該武定侯郭勛 奏陳前事本部覆題奉 欽依准議案行山西布政使衛道會同按察使丁汝璈署都指揮僉事鄭東鴈門等關兵備副使呂祚謙得山西地方大同一帶

皆畿輔藩籬逼近北胡故當時經畧亦備三關稍近腹裏以大同為之屏蔽故當時經畧未詳職等查得鳳門關之東自大安口迤西至本關及寧武偏頭關向南至河曲縣等處地方延袤一千三百餘里代州守備所統官軍不過一千七百餘員名有馬者不過五百餘名寧武關及神池土棚陽方口王也兒梁等處及西八隘口及達賊出沒要路守備所統官軍不過二千餘員名有馬者不過一千餘員名至於偏頭關儘在西北尤為孤懸冰結之後華虎同地總兵守備兩管所統官軍不過二千三百餘員名有馬者亦止二千餘員名老營堡雖設有遊擊一員統領官軍三千餘員名此外雖有牛城步卒中半老弱不堪調用大擁不滿萬之兵守千餘里之地而當數十萬之強胡實衆寡不敵近年虜賊知我虛實每犯三關深入腹裏東奔則忻代受毒西下則興嵐被擾况各衛所兵逃亡數多營伍虛空沿邊備禦十數踈畧今照偏頭關去鳳門甚遠寧武關居三關之中合無將副總兵官移鎮寧武更適中之地令其往來調度隨機戡守地方有警易於策應偏頭關改設參將一員益兵三千於岢嵐州添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神池堡拓築一城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八角堡之東寧武關之西八角堡之西偏頭關之東適中之地亦築一

保各設守備一員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俱與三關連守相為犄角彼此應援其所益之兵或召募土著強勇或食於民壯中大戶廬甲弓箭取於本省所屬衛所廣造馬匹請給大僕寺寄養馬七千匹或馬價銀二三萬兩於本處收買撥付騎征各部應用把管隊等官於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內熟於邊務者選擇准用召募新軍近寧武如神池八用之東者附隸寧武所八角之西者附隸偏頭所各收籍食糧終身開除子孫願從者仍照近日兵部題 准召募土軍事例每軍各賞銀三兩以資置辦重裝什物又查得大同備禦山西平陽路汾等衛所官軍七千餘員名原非舊規祇以正統土木之變暫留城守遂成定例每年輪班遣戍是鎮月糧猶在山西支給且訪各軍到彼不過買閑私門徒充廝役而已前該御史楊宜王獻自擊其弊先後建白皆謂大同云此無損三關得此有益欲改置此軍以爲三關戍守徒以該鎮意見不同 奏竟終寢又皆先巡撫都御史王德明遵 聖明例召募新軍欲添遊擊分地戍守 奏報亦止方今磨寇猖獗住邊未退合無將前備禦大同官軍七千員名掣回撥給三關仍照舊規分爲春秋兩班更番戍守如有不足召募新軍以充其數掣回官軍添石衛應有月糧外

在邊仍每軍日支行糧一升五合新募軍人止支月米如徵調遠出亦各照例支給行糧爲糧如有不足行布政司照數派徵支用再照三關地方止設副總兵一員每於都指揮同知僉事內推用委的貴重任職無以鎮壓人心懾服夷虜似宜更陞總兵官職銜推選謀勇都督克之改換制勒重其威權或大同有警亦可克期調用矣至乞照詳蒙批議處詳的但事體重大及原額歲入歲支錢糧總數及應增之數尚未入議仰再僉議回報批該布政司署印右叅政趙錦僉同按察司署印副使章儒都司署都指揮參事茂鎮鴈門等關兵備副使呂臣等議偏頭關地懸西北逼障黃河河凍之後賊可出沒以故先年議設副總兵於彼住劄調度遏勦邇來虜寇奸猾知偏關險隘難禦又以陝西榆林立鎮以來河西多成每乘虛侵犯奇嵐前議副總兵改設總兵官推選謀勇都督克之移住雲武道理適中揆以時勢似爲相應但本關原係副總兵所治仍須添設參將一員益兵三千名馬二千匹與守備協謀戰守及查得奇嵐州及古來泰漢華夷之界充戎馬出沒之衝長城基址猶存城中雖設有鎮西一衛而官軍俱在偏寧二關常備甚有空虛又查神池邊接懷遠鎮爲平虜之衝亦胡馬侵犯要地先議於奇嵐州及神池等堡各不

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抑恐兵微將募終不能以防遏廣
惠合無奇嵐州添設參將一員置軍官軍三千員名馬二
千五百匹神池相地拓築一城設守備一員益兵八百員
名馬五百匹八角所之東寧武關之西八角所之西偏頭
關之東適中之地各立堡各設守備一員或於五寨前後
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八百員名馬五百匹則奇
鼠恭將與神池等守備合為腹背老營偏寧恭遊中備五
為犄角移俾聲勢聯絡連相應援共所益兵馬并合用監
甲弓矢官為之給新募軍人仍照近日兵部題 准募軍
事例各賞銀三兩募軍附隸鎮西衛并偏寧二所收籍食
糧通計所益召募土兵八千四百名為率每名月支米一
石每歲共計該糧一十萬八百石掣回平陽等衛官軍仍
舊分為春秋兩班更番戍守每班以三千員名為率兩班
六千員名月支行糧四十五升每歲共計該糧三萬二千
四石二項共該糧一十三萬三千二百石每石折支銀六
錢共該銀七萬九千九百二十兩馬六千匹為率每匹月
支草三十束料九斗每歲止支六箇月計草一百八萬束
每束折支銀一分五厘共該銀一萬六千二百兩料三萬
二千四百石每石折支銀五錢共計該銀一萬六千二百
兩通前共計該銀二十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兩

司會計內坐派三關夏秋稅糧馬草起存本折全拋共銀
三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二兩有零屯田子粒大約微銀一萬
二十餘兩三關實在兵馬大約每歲支用銀二十八萬九
兩計數雖若有餘然中間遇災蠲免拖欠等項勢亦難免
每年合於河東淮浙等鹽內 請發八九萬兩庶足開項
兵馬支用其修建城池公館工料及召募新軍給賞該部
量發銀數萬兩應用理合會呈照詳施行等因到臣等議
照山西三關比之他邊原額軍馬寡弱錢糧數少所據添
設將官增益軍馬建築城堡處置錢糧相機防禦乘時經
畧正在今日此武定侯郭勛所以有前項論列而叅政等
官趙錦等所以因有此議呈也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
與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蘇祐各具本題俱奉 聖旨該
部知道欽此為照山西撫按等官都御史韓邦奇所題本
部因總督都御史周叙所見各有異同遽難施行行山西
宣大各巡按御史勘議去後今據都御史韓邦奇巡按御
史蘇祐會題前因等項勘議尚未 奏報擬合再行會同
前去項為查照先令事理即便會同都按二司各堂印官
及守巡兼比代州兵備各道作速從長計處詳議停當隨
會同巡按山西御史蘇祐巡按直隸御史閻鄰看得都
等官趙錦等題門兵備副使郭宗皋分守帶管分巡

冀北道右參議盧耿獻會請呈稱山西三關地方接連雲
一屏敵寇畿比之官大均爲重地本設將官增益軍馬建
拓城堡處置錢糧前撫按之所會題三司等官之所會議
委使防守再將大同地方與虜爲隣無以兵變虞之餘
前項備禦平撥等衛所官軍一旦盡數掣回未免缺兵護
守合無於內量發一半改戍三關與召募土軍相無戰守
等情一節臣等議照各官所呈別無窒礙乞 勅該部再
加議處奏 請定奪等因與同巡按山西御史蘇祐巡按
三韓御史閻鄰各具本會 題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
此到部看得宣大撫按等官郭登等將前項重軍重糧
會議於嘉靖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方具 奏前來臣等以
覆恭詳各官所 奏要將神池堡拓築一城添設守備一
員撥兵八百員名馬五百匹此係接連大同平虜衝要
地方似應添設於五寨前後設二守備據守更番以便截
殺其兵馬數目與神池堡軍體相同亦應添設其要將偏
頭關副總兵改設總兵官移住軍武關地方於偏頭關添
設參將一員益兵三千員名馬二千五百匹可嵐州添設
參將一員益兵三千員名馬二千五百匹但偏頭關孤懸
西北副總兵在彼駐劄已久正爲設備捍禦以便戰守遠
邇遷移其軍武關兵馬募少亦多老弱合於太原等衛

撥官軍一千員名分爲春秋兩班前去防守副總兵名目
節制三關已爲定體都御史提督兼理巡撫亦係舊規據
難別議計嵐州近在腹裏近被虜賊深入又欲添設參將
一員益兵三千員名常川在彼亦是一策恐創建之勞費
糧餉之艱難若於秋高之時亦將太原等衛官軍量撥七
八百員名巡撫會行巡按選募謀勇指揮一員統領前去
該州亦足備禦候冬間聲息小緩掣回其大同備禦官軍
大同山西巡撫衙門欲留欲製各照地方甲可乙否事無
歸一難以定擬所據前項事宜通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
部移咨山西巡撫都御史轉行副總兵及各都察院轉行
巡按御史會同將神池并五寨前後拓築二堡各召募軍
人八百名本部照例於大僕寺馬價銀內動支四千八百
兩差官詳送前去交與巡撫都御史以爲召募軍人給賞
待修築召募將有次第作速具 奏本部推選差有謀勇
官二員前去守備地方查發寄資馬一千匹每堡五百匹
給軍騎操務要處置停當以求久保障地方不許苟且
了事若修建城池公館工料支用係該戶部掌行應用錢
糧若干撫按官徑目 請討施行仍將太原等衛撥軍於
寧武關及可嵐州備禦事宜務要親歷詳審再行會同大
同撫按官將大同備禦官軍應留應掣俱各從長計議停

當徑目具 奏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依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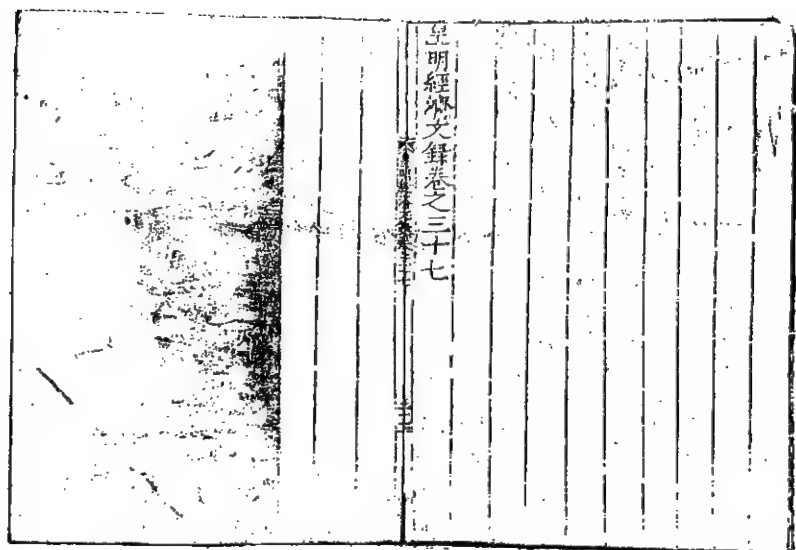
爲添築城堡遷人屯兵事 張璣

該提督鳳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右副都御史韓邦奇題查得嘉靖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欽奉 勅巡撫山西都御史韓邦奇副總兵傅鐸近該監察御史徐九皋奏稱各邊武備廢弛請 命大臣行邊經畧修纂等因朕以爾等久膺邊方重寄特茲 勅爾爾等親歷各處嚴督所屬逐一檢視何處軍馬缺乏所當選補何處兵甲損壞所當修葺垣壕堅否有無高深墩臺城堡有無完固器械有無齊備糧草有無充足或修或補督令有司着實用工或增或減不許虛應故事其軍職官員如有貪懦無爲侵占軍士以致操守不嚴備禦無法者爾等恭 奏軍間九利有可興弊有可革者聽爾便宜處置應奏 請者具實奏聞爾等須悉心整理務使邊備修舉地方寧謐庶副委任如或照前因循廢弛以致臨期誤事責有所歸年終通將整理修舉過事蹟造冊 奏繳以憑查考爾等勉之慎之故勅欽此臣遵奉 勅諭沿途逐一經畧修舉間本年九月十八日三分地方總通四路廣賊在彼下營臣會同鎮守山西副總兵周尚文議照偏頭至於滇西南北二百三十餘里八角至於河曲東西二百餘里今三分地方地勢

平漫相離鎮西偏頭八角河曲等處正爲通中之處通行大路並無一城一兵有缺防範常年屢賊大舉深入就水住割分掠居人實爲民害所據前項地方相應添築一城拘攷居人屯聚兵馬一遇有警聚兵邊備兩得其便已經會案備行偏頭寧武八角守備等官程九疇等前去三分近水寬平處所添築一城行委把總指揮丘陞等管領并行守備萬山總管修築至本年十月內據委官指揮丘陞呈稱見得天寒地凍將原修三分城工程停止外看得該築城垣界城樓門公廳衙門倉廩營房等項令用木指遮今宜餘閑便樹木乘時撥軍差官前赴神武鎮口相兼守堡官軍就近雇木山場併力採打合用匠役就於賊常經祀鎮西寧化岢嵐保德河曲興嵐等處衛所州縣分派調用等情備行鎮守山西副總兵周尚文就便採打間嘉靖十七年二月初六日又准副總兵周尚文手本今春氣漸和項項工程宜當舉行已將秋班防守指揮竹勳常備指揮尹翰委用周尚文陞任鎮守延綏又經案行三關遊擊將軍杭雄即便督令原委官員趙今春和衆隨作急修理及行帶管鳳門兵備命事黃卷嚴督各該委官務使工程早完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據命事黃卷呈據指揮竹勳呈稱工程浩大委的人力不敷該本道議將上三班團操民壯

內撥六百名仍於內揀選會木工匠一百名俱發竹勦
等管領仍令通判劉慶提調修等緣由此仰本道依擬
并查本院先行施行又經行委兵備副使郭宗鼎嚴督修
理本年五月二十六日節據委官指揮楊璽字備備頭關
地方指揮使張世業原委指揮竹勦各呈開將修完三分
城垣壕塹等項工程丈尺數目呈報前來臣又案行布政
司會同都司推委指揮楚冕及行兵備副使郭宗鼎疊撥
團練民壯三百名暫行操守去後今會同鎮守山西副總
兵祝雄看得三分地方漫然平曠水草利便一通河曲保
德等處一通鎮西與風等處一通寧化靜樂等處以此名
爲三分廣賊大舉至此大營住割分賊三路搶掠屢爲地
方之患所以議建修築城垣起蓋官廳營房定置倉場地
基今前項工程既以修築完固必須添設守備一員並兵
五百統領操練倘廣賊深入以此兵及三寨之兵遇於前
偏關老營堡晉遊兵馬隨於後相爲犄角互爲應援則虜
賊皆受敵縱使衆寡不敵亦不得如前肆然而入矣其所
益之兵上年臣等先已預召新軍二千餘名聽撥用近該
臣等會題該部議擬奏設守備二員內止用新軍一
千六百名外仍有五百餘名合無就令隨帶家口分營營
房住劉收入附近所分食糧常備或別行召募與同鎮守

山西副總兵祝雄各具本題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
此看得山西撫鎮等官都御史韓邦奇等題稱一節爲
照三關地方因在大同之內先年視爲腹裏經累未備城
堡稀疎兵馬寡少近年虜賊深知無備每越過大同深入
搶掠即經本部行令該鎮撫鎮官議擬經理節該都御史
韓邦奇建議本部議擬題奉欽依將該鎮老營神池
五寨地方各修城池添設官員召募兵馬今本官又將三
分地方修築城垣起蓋官廳營房乞要添設守備一員並
兵五百臣等謹得三分地方路通河曲保德鎮西與風寧
化靜樂等處委的地勢平漫廣賊每大舉深入就於三分
住割分兵搶掠前項添置兵事且相應議擬合候命
下將前項新築城垣添設守備官一員本部移咨巡撫山
西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將所屬官員內推舉素有謀勇
二員具奏前來請旨簡用照例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守備前項地方將前議新軍五百名就令隨帶家口前
去該城分撥營房住劉操守編入附近所分食糧仍將每
年糧額從長議處合用盔甲什物徑於歲造軍器內查撥
合用馬匹本部於太僕寺動支馬價銀三千兩解送該鎮
交與巡撫官收買馬二百匹給軍騎操等因具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八

榆林

榆林鎮

魏煥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葉光脂魚河等處千外幾三百里廣輕騎入掠鎮兵出禦無不及而返故虜得乘隙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牆屬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衝劇

榆林保障

魏煥

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戰不貫冒虜辟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垣九百二十餘里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有零座墩堡勾連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分爲一邊名曰夾道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額上千戶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守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劄榆林城東設分守左參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參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千不毛宜士待哺于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

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

榆林邊塞

魏煥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克斯滿官軍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日阿速曰喇眞曰舍奴郎曰李末曰當喇兒罕曰失保眞曰松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眞曰塔不乃麻舊屬大師亦不刺後分散各部惟哈麻眞一部全阿兒克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刺今則大酋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曰特合斯曰偶甚曰叭咱思納曰打耶滿官軍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篩今則大酋俺答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綏寧甘肅宣大等邊

榆林經畧

魏煥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南直榆林西城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燧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藏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及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

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登食千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
北皆爲左袵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
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青腰
之地今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
河之役爲哨探然猶打水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
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
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斷寧夏
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加以清屯田章兼併勢家散
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水入套
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
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之舊守三降城又謂于東勝則
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爲西路最稱要害
而安邊定邊迤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密
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蒞以異等今
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國初虜不過河軍士得
于套內耕牧益以撫採圍獵之利地方豐裕稱雄鎮焉自
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鎮城四
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剪糧惟仰給腹裏
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東鎮之稅爲地荒

折色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漸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
色自是軍用茹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語況節募新軍而糧
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遇色凋敝災傷所及及拖欠者復
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于今日之急也嘉靖七年鎮城
餓卒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思法死無怨言
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脫有
點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
虜軍駐魚河之地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
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恃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于
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陣雖與金如山不可食也今

鹽法已壞飛挽之計失在官糧買一費數倍戍子之歲東
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是知榆林所急在芻糧他非
所慮也議者謂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于募軍之
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備自是當然何今邊臣乞哀之不
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
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下至統德近境春初時皆
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連而上則榆林
其少蘇乎再千延寧甘肅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
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與鹽銀十餘萬兩今有司權買儲
蓄軍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移指

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

一榆林各衛所官軍月糧例該月初關支守備官軍行糧馬匹草料例該驗日關支本鎮行糧俱於月初關支遇有征調又起關隨處關文是一官一軍一月三次關文成化八年總制余子俊奏革行糧每月二次關文亦節省之意宜各遵通行

一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入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人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約日聚衆而後進既聚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十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瞻望先知我兵可設備矣

一虜衆臨塹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塹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與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無井泉又多大小沙凹或產蒿深沒馬腹賊數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多則不能故設備之處有限

一定邊營塹外二十里地名鍋底湖者一名舊花馬池所產鹽視內大鹽池鹽尤美嘉靖九年虜一枝設營帳於彼住牧諸虜來取鹽者皆依之其賊每于高處望見內大鹽池商販牛車行走則哭塹地入則驚是以大鹽池積謀二

十餘萬商人不取支總兵袁震提兵至定廣營次日賊入震督兵出擊追至鍋底湖大破之斬首三十級奪獲逆馬一十三匹自是不敢近湖住牧

一延安府府谷安定安塞保安四縣并綏德衛屯種柳樹會拜堂兒麻葉河俱在近邊地方止是人民屯軍士兵人等居住若定委千百戶所管屯官一員會同各縣編成行伍給領軍器常川操練就千本縣防守可代邊軍

一成化十年巡撫余子俊議達賊潛住河套離邊不遠凡遇沿邊軍民耕作時月人畜在野計今分守東路左叅將領軍于神木堡遊擊將軍領軍于高家堡俱係要害營去處

住劉防禦東西二路分守叅將并把總都指揮等官每堡三路擺塘哨探沿邊墩空數塘本堡東西相向數塘迤南

腹裏東西相向數塘遇警放砲使耕作人畜運糧人等取便迴避及今各官整兵隄備遇有小寇隨即追殺若是大舉星馳通報發兵策應

一成化十年兵部議將榆林原立界石以外空閑地土逐一清出丈量明白先儘僱作本衛屯田其餘撥與各堡軍人或附近人戶承種三年之後照例上納籽粒

榆林鎮

許論

榆林舊治綏德而葉米脂烏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經

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授陳馬成化九年
部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扼據內地遂安邊
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十二百餘里連墩勾
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澗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
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圖優之計
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塞漸嚴我軍不敢擅
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
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
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馬
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
往之語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有鎮內支給邊邑涸
敵災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
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饑卒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
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迺今年年枵
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
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大將軍駐魚河之地即糧道
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
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東
手臨時雖千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
失在官糧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東草價至二錢有餘他

可知矣愚故以爲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愚又以
爲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
免戶部處積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
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
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寧德近境秦初時皆可舟行若計
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
於延寧甘肅通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
每鎮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權買儲蓄軍備客兵之用
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
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
事而後徵兵請糧及內帑至則糧價正踊鎔爲銖用所
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
方地方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
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邊虜於河外其置烽燧千八百所所
須萬人而史云城戍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
唐舊又謂當復宇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
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
池更爲衝劇築塔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
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徠庶幾可以
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貴買鹽呼爲

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平不毛軍聚待哺於腹真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大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意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三邊四鎮圖序

夫陝西遙邇三邊而建列鎮以丁之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是以鎮東由黃甫川以至於定邊營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寧夏花馬池由花馬池以至於橫城三百二十里橫城亦寧夏之堡而詳諸黃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牆外悉爲河套矣套長幾二千里橫自牆距河遠者八九百里及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餘惟黃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舍後泮及狼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水涸故胡虜亦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舉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馳而蹂躪焉苦斯延矣又每年遺家騎三四十或六七千伏林逐草住牧不絕也是以套中之虜無歲無之由橫城渡河而西是爲鎮城由鎮城之鎮連關二百四十里中逾四百里是在黃河之外賀蘭山紆餘而達之山之後塢時住牧警嚴至焉又由鎮城渡河而東則入靈州以至於黃州二百四十里黃州南接固原預望城以至於固原城三百里由固原

出靖虜蘭之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是又皆在黃河之內往往套中之虜秋由花馬池潰牆而入山後之虜冬由靖虜衛路水而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縣皆釋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以至於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又至於肅州嘉峪關六里共一千八百里又皆在黃河之外西海刺刺山江零口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回夷西寧莊浪革哩章喀等族有酋落然則酒泉浩疊之間環而居者孰非犬羊之穴乎兗山後之虜由橫城松山而入者又數數然也是故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里甘肅鎮一千八百里共五千六百里遡乎遼矣古之言兵者曰地利曰地機又曰知敵之地者可千里而會戰先是四鎮有圖可閱也但緣邊地勢本長亘而括之以方相聯而乃析之是以觀者或病爾比因軍督戰出入塞域即其所至而按堵之所未至者則詢於將官什五乃總衍爲圖疆場比火延袤不絕九營堡疎密斤墩遠近城塹高深山谷險易道路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間不具載庶幾籌邊君子揆叙形勢申固封守有所考焉且俾元戎甲士於是平揣山川沮澤之形計險阨遠近之利執通掛交隘之機或畫地而屯守或處高而待敵或塞隘而遏突或衝隙而破圍或倍道而

戰或馳間而掩擊或迂途而至誘或夾阜而張奇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據險設防患審勢計勝以扼彼虜之吭者其皆斷其右臂而制其命者皆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圖辨物周其利害况邊服利害而可不知乎此圖之不可已也

一分布策應事宜

王瓊

巡撫寧夏都御史王時中總兵官安國等奏稱大略紀境月無虛日累經移文徵調延綏騎遊官軍前來交界地方住劄以便截殺延綏巡撫官回谷文彼處亦有犬虜不肯督發乞要將宣大兵馬調赴延綏延綏官軍移於寧夏再

札飭延綏巡撫官

十一

將固原遊兵那於肅州靖城等處及將甘肅騎遊兵馬統至交界城堡住劄遇賊深入內外夾攻等因臣等查議得今年宜大邊外雖有邊賊其擁眾深入為寇多在延寧二鎮交界地方定邊花馬池肅州靖城等處所以本部節次議奏禦廣常謹分布事宜惟欲致謹於鎮交界廣賊必由之處自春以來王時中安國等盡忠謀議遵依本部原議分布副總兵路璠等於前項要害之處果遇賊入頗能拒遏隱然已有長城之倚而延綏鎮巡官乃敢自分彼此故違欽依事理不即督發又不火速奏聞違止自由若以爲本處總兵官副總兵所領人馬將何所司蓋是延綏

總兵官戴欽等尚不知本鎮與寧夏交界地方係屬賊常年出沒之處宜當會合而乃任情自便畧無忌憚相應究治但查未有失事况緊關用人合無本部行文切責戴欽等務要先心除慮恪遵成命將本鎮遊騎兵馬即日督發前去花馬池定邊營寧夏延綏交界地方隨宜住劄與寧夏所部將官同心合志哨探賊情互相傳報會合策應如仍故違已承調遣而逾期不至或臨敵退縮故意逗遛因而失候軍機依律參問斬罪悔難追及其延綏本鎮地方連賊亦不深入聽總兵道謀設備相機戰守除宣府人馬聽候大同有事策應外本部馬上差人與大同鎮巡官即將本鎮遊騎兵馬上緊督發過河聽延綏鎮巡官分布住劄以爲延綏本鎮之援及照甘肅土營番事尚未寧息本部已有議奏存留甘肅備禦官軍前來固原聽總兵官趙文分布策應合再馬上差人行文催取務要齊到固原不許遲誤甘肅遊騎兵不必徵調預備肅州有事防禦及查得安國等奏內要將固靖遊兵那於肅州靖城等處一節尤爲有理若寧夏地方嚴謹賊不得過其固原一帶自可保其無事但恐都御史鄒陽總兵官趙文等不知延綏鎮巡官自分彼此不如約督發深爲誤事合無本部馬上齎文交與鄒陽等即便照依安國等所擬督發固靖人馬

前去常州萌城等處住劄候賊一入內外夾攻以取合勝如常州等處積有草料并將取來甘涼等處備禦官軍一同督發前去庶得併力殺賊再照即目已交七月初旬田禾成熟虜賊若謀深入必在七月內外倘各鎮官員不知兵機最重仍復遲疑奏請必致債事乞降勅旨叮囑戒諭本部通行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陝甘肅八鎮各要遵守成算同心協力共圖禦賊不許偏執自用致悞事機如有故違聽本部該科并巡按御史訪察劾奏從重究治若以後事有變動該隨時制宜各聽從宜施行亦不可固執原擬致有乖違但能保固邊疆從違又當別議正德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奉聖旨是這分布策應等項事宜便行與各該鎮巡撫官都着依擬行不許遲誤欽此

歷年諸捷

靈武口之捷洪武初穀沮脫火赤襲聚山後爲患西平侯沐英出兵靈武口擒之以歸伍井之捷洪武初元故將論下聚兵山後都督馬鑑率兵至五井與戰敗之花果園之捷宣德間有胡酋已款塞而復叛者寧陽侯陳懋勦捕之

也先脫午之捷宣德間胡酋也脫午爲患都督史劉出奇兵擒之餘黨悉歸歟三保奴之捷正統間胡酋三保奴爲患都督陳友出奇兵擒之以歸

大霸之捷壩吞黃河府來渠口也勢奔下俯瞰城邑天順間胡酋索來將萬賊寇入欲毀壩縱水灌陷境內時精騎調援延綏都督張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以疲弱挽兵車付其子胡總攝以行至壩所與賊遇背河而營堅壁不戰賊銳頗沮比晚胡諭衆曰吾面受家君命謂今夜賊必襲突陣中有崩然而來者即馳也切勿疑布宜奮拒衆遵約從事至夜半賊果來遂敗之厥明又詭設牛馬於河之南訐以善水者往河中戲罵水皆不及腰賊誤爲淺乃大驅逸吾壁而下胡今車徒蔽其羊前驅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殘賊出賀蘭山外而還事聞陞貴其軍

莊宣德之捷弘治十一年總制都御史王越率兵出賀蘭山後至蒲草溝虜衆斬首四十餘級獲牛馬羊器仗甚衆平叛之捷正德五年四月寧夏指揮何錦周昂下廣寧謀爲不軌扶立古化王真鑄爲僞主賊害鎮巡重臣號召各路兵馬將欲統領渡河鼓行而東時游擊將軍仇鉞領遊兵三千在外按伏伺歸等傳僞令調取入城收其兵而

鐵鍊欲募死士刺之以外無援兵恐難濟事不果會副總兵楊英守備都指揮史鏞等領兵駐靈州用計殺其守船一軍奪其船隻升器械就陸與之約集義旅以爲內應時諸路參協同等各引兵於附近城堡駐劄以圖征勦其諸邑乃議令何錦等領兵赴大壩拒守留周昂在城防守公因是乘虛密令都指揮鄭卿指揮楊淮等在外圍之越乃稱病不出分布左右腹心潛復于家協心謀議間通周昂來問疾鐵自內躍出手刃殺之領屍擒其鐵并其同謀族屬拘繫之斬其黨逆者數人尋遣卒諭鄭卿楊淮等擒何錦丁廣於大壩鎬廣遁至口外獲之械繫軍門餘黨悉平地方爲之寧靜事 聞朝廷論功行賞有差進封鐵爲威寧伯給以誥券子孫世襲當世業之

屯禦疏

王起

臣按綏德在秦時爲上郡歷漢唐皆爲邊鎮宋初受于西夏元平章孔興據守 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孔興北通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綏德衛千戶劉龍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後鎮於從成化七年置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爲郡縣宋趙元昊據之河西夏與延慶熙和分

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夏等五衛後合將鎮守嘗考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耗不可復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爲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而不犯也值唐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 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爲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西至寧夏定邊營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爲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寧夏處入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不見其爲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黃河洋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

沙漠無山豁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爲今之計宜置糧兵卒之半復遠紮德使守險拒敵防其深入庶可減有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李謀勇將官鏡之寧夏亦宜置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克其饋餉如虜將有入寇之機即令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黜罰而無濫縱縱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勝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財有所不能非今日之可行也

邊情事

臣等議得勇酋索羅加思蘭等虜比先出沒或在鎮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久景泰

初年緣犯延慶不敢深入搶掠天順年間阿羅出進入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近人家成化初年以來毛里孩料深深入腹裏搶掠攻圍墩臺推原其故因是年先年搶去漢人數多被賊日以殺戮恐嚇引領鄉道相繼爲患至難除滅今將增兵守險久安長治事件開坐于後

一延綏沿邊地方自正統初年起陸續創築榆林等城二十三營堡俱設前項鎮守等官設法往北二三十里之外築墩臺墩臺往南二三十里之外埋軍民種田界石其墩臺去處俱係沙漠平地不堪築牆挑壕界石去處多係硬土山溝凡遇虜寇必至界內搶掠又因地方無知官員招引逃民於界口外種田營利致引賊來成化七年臣等議

奏要係界石一帶隨其山勢彎曲創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去處兩傍俱築大墩樞軍防守以爲警勢永遠之計該兵部擬議奏准創削但不曾議奏准今其倚民夫做工緣各城堡中備俱係客兵並無土著況每處多不過千名八人有馬歲歲圍操一遇疾病陰雨馬匹無人喂養又可望其做工乞勅該部計議再行申嚴地方鎮守總兵巡按等官務須加意嚴切禁約今後頭目人等敢仍前於界石外私役官軍招引逃民種田引賊者究問是實官爲降調逃民就發本處充軍仍乞聖明不以河套視陝

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計軍民連年冒險轉輸與一時做工
孰爲勞計邊方以逸待勞以守則固與頻年累歲兵連禍
結孰爲利合無辜起豐收去處人夫山西一萬名陝西二
萬名於聲息稍寧之時聽延綏會官行文二布政司各選
委官於每年三月八月各做工一次二三年必致就緒守
邊禦寇無出於此

一延綏西路舊守土門火免鶴等堡并未守鐵鞭鋪圪塔
五穀黑城子銀州關等城俱係宋時防邊夏人所築山勢
最險河水泉水其便近年以來將前項土門等堡拋棄却
守懷遠威武等堡即無險可據又取水大遠緣虜情詭詐
日甚一日合無將今守懷遠等堡官軍即舊仍守土門等
堡及將鐵鞭等城從延綏商修及於銀州關隔河總要去
處添築一堡積貯銀草量撥守邊額內官軍於鐵邊等城
操守若遇虜寇以爲官軍截殺往創之所及腹裏魚河堡
官軍那守前項添築新堡及將米脂以北直抵榆林係順
川大路糧米往來商旅必經之地以合量其遠近役添築
小堡有警人畜得以權時投止况工程不多地方軍衛有
司自行陸續整理庶使糧運有賴人心自安我軍在在有
聲虜賊自然知懼一榆林一帶守邊軍少奏蒙開設榆林
等衛一年之上收軍不過百名該臣等議 奏乞將成化

六年七年兩年清勾雲南兩廣福建浙江衛所不服水土
不肯前去軍人照依先年附近收操事例俱清解榆林等
衛編伍其餘年分不在此例該部議 奏以爲別處軍伍
空缺亦多未蒙 命允緣此處邊方委的軍士數少即今
遠處調來戡守合無不拘常例將前項兩年清解軍人收
發榆林等衛編伍以實邊備則是一處得用勝於兩處避
役

一成化二十年延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因地方廣闊營
堡四散見操官軍數少過整不敷調用備由具 奏該兵
部請 勅監察御史李綱前來延綏會同鎮守總兵巡撫
等官分議沿邊營堡與軍一體關文口糧馬匹料草常川
操守變調有功一體陞賞兩處通選五十餘名成化三年
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奏稱前項土兵微頭目科害兵部
議擬奏 准每年九月初一日起各於延安綏德慶陽三
處次年三月初一日放回生理有警不拘時月聽鎮守總
兵巡撫等官調用成化七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昇奏
要將慶陽土兵量回推選都指揮二員管領防禦該總兵
參將鎮守等官撫軍侯宋王越等三次議 奏前項土
兵專爲延綏邊軍數少上煩 聖聽准令選取以爲防邊
一 照今照大同土兵事例當年九月初一日俱赴榆林城

與官軍一處操練次年三月初一日放回生理兵部行令
朱永等勘議明白處置停當各另具奏施行後因營息用
兵一向不暇勘議所據前項土兵仍查照原行條大同一
土兵事例常年以時俱在榆林城操練聽調其腹裏如果
必欲防禦另行徑自倉選庶合增兵初意情邊無虞

召募軍伍議

余子俊

照得先該 勅差監察御史李綱前去陝西延慶二府會
同巡撫等官招募土兵每名量免戶內稅糧六石常存二
丁幫貼稅糧五石以下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幫貼
已經選過二兵四十八百六十六名編成排甲差委有司

陝西巡撫等官

三

佐貳官員管領聽調發賦續該延綏鎮守總兵巡撫秦副
等官奏要添設榆林等衛即目將及三年所收軍人不遇
五六百名況連年賊情未寧冬處調來客兵征戍煩勞終
非經久之計若將土兵存留榆林邊衛則邊方既得實用
而亦減少征調之勞但恐人請不雅合無行移左副都御
史余子俊公同鎮守總兵等官將前土兵逐一審勘有願
入伍當軍者將本戶稅糧二十石以下者并差役盡行蠲
免二十石以上者免二十石其餘照舊徵納存留本處并
附近去處不許遠起邊糧收發榆林入伍倉糧等操聽總
兵等官調用殺賊其陝西腹裏土兵及民人之中若有願

收本衛軍役者一體照例施行不願者不許逼追候軍伍
充足之日即便停止仍將收過軍人花名數目造冊繳部
以備查考本部仍行巡撫陝西左副都御史馬文昇并陝
西布政司將各軍糧差蠲免如有過違治以重罪等因該
兵部題 准送司查該延慶二府所屬州縣選過土兵四
千八百六十餘名該免稅糧二萬六千三百餘石看得要
將前項土兵及民人之中有願入伍當軍者將本戶稅糧
二十石以下者并差役盡行蠲免二十石以上者止免二
十石其餘照舊徵納存留本處并附近去處不許遠起邊
糧一節因是添兵守邊良策但陝西三邊軍馬浩繁稅糧
有數本部連年運送銀兩開中鹽糧以補不敷況今榆林
等處遠賊未退糧草缺乏無可措置非特陝西人民供給
困苦而河南山西軍民亦被負累疲弊若再將陝而該徵
稅糧減免招軍誠恐糧額減免數多雖有軍馬將何供給
拮之事體誠為未宜合無行移馬文昇余子俊及布按二
司正官公同計議今日榆林各邊軍馬錢糧孰為最急今
欲收選土兵人等入伍充軍免其稅糧二十石有無相應
違礙且以一萬軍計之該免糧二十萬石草亦隨之以後
邊方鈔糧有無缺乏若有缺乏之再於何處取給逐一計議
停當務在足食足兵通行具奏定奪題 准備咨前來臣

會同馬文升并布按二司掌印等官議得圖存稅糧以備軍餉固爲今日之要務招集軍伍以資邊備亦係經久之良圖但編集土兵以充正軍若非免糧必生嗟怨况榆林一帶北連河套便於住牧兩有居民易於搶掠比之各處誠爲重地近雖大遭挫衄渡河而遁但狼子野心難保不復爲患既已設立衛分必須編集軍伍今彼處總兵巡撫等官勘得原抽土兵情願入伍當軍合當照數免其本戶稅糧其於人情庶不有失通查延慶二府土兵四千八百六十餘名中間有及二十石者有不及二十石者裁長補短該免稅糧六萬三千五百餘石馬草原擬不在該免之數若開除前項稅糧連年合於河南山西附近去處派撥五六萬石前來延緩邊倉上納或將江南折糧銀兩比照年例分送以補免過前項之數再令布按二司管糧等官官員查照節行事理督同延慶二府季督將本邊原立界石以外空閑地上逐一清出丈量明白先儘優作本衛屯田其餘撥與各堡軍人或附近人戶承種三年之後照例上納子粒以後別項增兵不許再免稅糧委的經久別無違礙

榆林緊關二事

一照例論功以示勸照得榆林等二十九營堡各設把總

守備官一員所領軍馬多則一千少則五百內榆林城係把總兵官常住去處把總守備官以下又有一等把總官一十餘員每員分官一司軍馬五百前項兩等把總官不尙都指揮千戶但才堪委託者任之遇有邊賊入寇出兵截殺前把總守備官除守教字門等項可領軍馬與前項各司把總官軍馬相等近該兵部紀功郎中張謹建言把總守備官殺賊論功止據部下官軍所獲擒斬達賊數目多寡以爲厚賞把總守備官縱能親自擒獲恐有貪功生事不許紀錄爲功著爲定例切中時弊但榆林城前項各司把總官不曾該載未免人猶持疑貪功之心再照夜不收旌軍人等凡出境外爪探邊情及飛報軍情等項猝然遇賊死於非命近該監督總兵參將都御史等會奏比依陣亡者陞授其合人情經久可行但被傷者不曾該載未免人猶顧惜敢死之心未決且如榆林城夜不收已併拾小旗陳再立成化九年五月十三日與同一般夜不收程克成等九名前去燧臺山放爪探被賊射斃二十七箭內頭槍頭下七箭左肋膊七箭左脚四箭右肋膊二箭右脇一箭右腿六箭砍斃九刀內腰後腰項五刀右肩甲一刀頭前頂門二刀各長三四寸不等左手一刀無名指砍前此乃死中得命比之陣前被傷者情尤可憫其親若欲

等六名亦被傷重當即身死彼時俱已素報親克成等三
名已蒙照例陞授如蒙乞 勅兵部詳議今後如延慶邊
防復有軍功合無料榆林城各司把總官與東西二路各
營堡把總守備官照依郎中張謹建言事理一例論功陞
賞其榆林城把總守備官既是以下又有各司把總官十
餘員未免成功較易合當量加檢新數目以論陞賞之例
及將傷重夜不收小旗陳再立照依被傷事例施行如此
則人人自勸成功不難矣

一分別信地以示懲照得榆林等二十九營堡各該把總
守備官一員副之間有守為盡心設備以防賊寇者固多
倭掠急事苟延歲月者不少或有達賊從本堡地方入境
搶至別堡地方遁去其賊入地方把總坐堡官論罪至死
不足往往將但係經搶地方把總坐堡官一例論罪既不
從彼邊墩空內進入砲火聲息無由得知及至被搶知覺
方纔追殺事已不及貴人可違方無從言乞 勅兵部詳
議今後或有此等合無止將賊入地方把總坐堡官問擬
失機之罪其經搶地方把總坐堡官賊若數多隨去姑勿
論賊果數少久住不行截殺量為寬治如此則人人自嚴
固守信地矣

延緩救荒事宜疏

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寇天叙 奏為 安府申
准知府果登開稱嘉靖九年二月初二日 奉 安撫縣
巡捕典史胡聰稟稱本年二月初一日寅時強賊五十四
名到地名翁家峪楊慶家內攻圍放火殺死男子一名賀
四斤斬傷男婦六名口搶去家財見在純仁里地方搶掠
十分勢眾本月二十二日高清都地方忽有強賊約有六
十餘名由西而來各縣鎗刀矛箭趕喝騎坐馬驟行率來
住隨行歌唱笑談悠悠自得在本地方楊樹原姚家原劫
財殺人燒燬房屋住倒不散隨差巡捕官兵高榮等前去
追襲彼眾我寡不能對敵本縣該鎮通無膽力武職籍仕
人役實難勸捕本府地方接連遭鎮連歲災傷去歲尤重
所屬糧草催徵不前以致邊倉告乏軍無固志民多流移
目今如各邊堡軍士并經募率州米脂等縣貧民自北往
南逃走赴食者盈滿道途偶爾相聚糾合大肆劫掠無所
忌憚官司雖儘力緝捕然旋撲旋生有如破屋禦寇東逮
西來驅逐不暇延至三四月青黃不接之時又不知何如
本職切詳往來河南四川山東盜賊蜂起彼時三省夏秋
有收地方又無邊患民食既足兵威又振而微賊又寬所
以賊勢雖眾人心有倚仗豈第撲滅今本府盜賊雖不
似三省之多但二年無收大舉之虞雖過河而殘實俱回

在雲日逐搶掠邊方倉廩諸條宣民逃躲腹裏百姓饑餓死亡數多加以官司朝賑濟而某催徵搶奪難而稿西案若不通行申呈目今如錢糧不完賑濟不周上司責怪本職不肯盡心屬官歸怨本職不肯轉達若催徵急迫激成地方之變上下亦歸咎於本職不肯預先安撫等因轉呈到臣會同巡按御史王儀批行布政司作急查議呈報該司議得合無備行該道通將所屬各項無礙錢糧查出仍將被災重處應賑大小丁口備查明白細分某處該賑幾月該用錢糧若干先儘本處倉庫次撥附近州縣如或兩有不敷本司另議無碍官銀解送備賑等因呈詳前來批

欽此

主

名轉行河西道恭議鄭光琬呈報查過前項肅施等八州縣并延安綏德二衛應賑極貧軍民丁口共弄大口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口小口二千六百五十三口每口每月賑給是銀三錢穀三斗米二斗小口是銀二錢穀二斗米一斗五升俱至嘉靖九年正月起到四月止共賑四箇月大小通融計算是銀該用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錢是穀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石四斗是米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三石三斗該府預備倉見在糴糧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五石七斗鄜州八千六百三十五石宜州縣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二斗五升其餘州縣糧共四百五石通共三萬九千一百

欽此

主

七十二石本府官庫上年賑剩銀一千二百七十九兩二錢莊罰銀五百四十五兩四釐鄜州二千六百四十四兩九錢六分四釐其餘州縣銀共一千五百一十三兩九錢三分二釐通共銀五千九百八十三兩一錢及稱屬施濟二縣并延安衛俱在府給賑亦當存留不敢盡放其紮德米脂吳堡葭州神木府谷六州縣并綏德衛離府甚遠若在本府并鄜州等倉賑給所得米穀不敷途費又兄道路崎嶇不通輸運欲止前項州縣倉庫銀糧賑給但查各數不多且綏德七州縣衛應賑大小丁口共七千二百一十口共該銀八千二百八十一兩六錢除前上年賑剩銀一千二百七十九兩二錢外合無仍於布政司查發官銀七千餘兩差入押解與前賑剩銀兩分發賑給緣由到臣會批布政司查議先將上年賑剩銀二千一百六十兩七錢祭去與該府收貯前項賑剩銀兩委官分發各該州縣衛并本處倉庫收貯銀糧公同各掌印官相兼賑濟據綏德州申稱佛千里故民馬鬣要閭氏因男馬倉逃走男婦餓死遺下不知名四歲幼男致死哀食城市鄉村饑民持已死他人身屍偷割食用乞再發銀兩賑濟緣由前來該照得延安地方密邇邊方土瘠民貧一年之收猶不足以供一年之用加以頻年凶荒租仍去歲五六月間止畝收成

以解倒懸詎意大旱延至八月又復淫雨連綿田間禾稼枯死腐爛十不存一如膚施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止收一分甘泉安塞保安安定延川等縣止收二分以大荒之後止有一二分之收間闢小民何以堪命且如綏德州馬營妻閻氏彼雖至愚亦知有母子之親至於養食其子豈其得已地方凋敝可謂極矣兄今盜賊生發肆行剽掠於此之時極力賑濟百方招撫猶恐不能安業若將各項錢糧再加徵追將來事變未可逆料萬一木食無聊之徒不肯甘心游擊相與協從翕然蜂起臣等恐捕之不盡誅之不勝成地方之慮卒難平定不亦可

甘肅巡撫 奏

三

慮也再勘得膚施甘泉延川延長安塞保安清澗綏德安定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一十四州縣民多缺食目今饑卒盈野流移道路者絡繹不絕中間以蓬蒿草子救口者多半頭面浮腫漸漸死亡查照延安府所屬十分饑饉州縣并所在衛所節年拖欠該徵不免起運存留糧草俟暫停徵以甦民困候今秋豐收陸續徵納行委該道守巡等官查勘所在四外流聚饑民不拘常例就於所在預備分糧內動支驗口給賑或煮粥散食務在救活人命不許徒事虛文仍乞發太倉庫銀十萬兩著官作急運赴陝西鄜州史處內撥五萬兩分發葭州縣衛所遵委賑官

員親詣地方查照極貧人戶按月驗口給賑令各自便買米食用務使人等寬惠候麥熟之日停止餘銀五萬兩解送榆林官庫接濟俟起運本邊稅糧不足之用其盜賊生發追於饑寒責令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嚴督巡捕人員往來巡禁撫諭解散各安生業如或實聚聚眾本處官軍不能悉治聽巨量調官軍隨宜撫剿務使內地得安邊備不廢本月初三日卯時三山墩軍間延報連賊一萬五千餘騎往西北去並聚兒嶺墩軍越報連賊三千餘騎寧遠墩軍張保報連賊一萬餘騎各出口往北去偏頭等關守備薛昂等呈稱太虜俱過河東要來搶掠等情緣三關兵寡不能阻遏已經會行延綏鎮巡衛四請調督發副總兵劉王統領前兵三千員名前來偏關地方防剿並勦據榆林城坐堡指揮使張呈為地方十分饑饉餓死軍餉男婦事查得嘉靖八年四月起至嘉靖九年二月終止本城各地方餓死軍餉男婦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三名口俱送城外埋訖見今人吃肉僵屍遍野不忍正視理合具呈伏乞照詳議賑施行又據中東路高家等堡把總指揮古商聯等亦呈餓死軍餉男婦一千三十名口倒死戰馬并走站馬騾七百七十三匹頭又據中西路歸德等堡把總千戶彭剛等又呈餓死軍餉男婦二千七百三十一名口

倒死戰馬并走站馬驛一千六百二十一匹頭又據波羅堡把總指揮金事呈爲官軍饑餓每吃于肉地方荒亂餓乞鈞恩量給本色以安地方以全生命事案照先據旗軍蔡清等呈稱軍士缺乏乞將三月分糧支給本色急救生命已將緣由通行具呈未蒙明示今據各軍稟口敷數俱稱日無顆粒不能聊生及據老人侯雄稟稱婦人周氏因數日無有粒米下肚將十歲幼男抱引在街乞討與人度命無人收留引於西城擲於城下跌死又稱鄭氏將幼男亦領在街無人收留回家夜脫致死哀乞黎明陳人不見前去觀看母子雙亡鍋傍止有幼男骸骨堆放鍋

內尚有肉湯及稱近日餓死男婦一日多者十數餘人少

三十一

則不下五七名口等因稟告到職看得親母吃子甚是異事死者殆無虛日存者臉帶黃腫與鬼無異况舊歲收採草子用度盡絕今春樹葉未生蔬菜未出若不再行通呈但今正在困苦饑饉時候委的軍餘荒亂無所仰賴早職係于守堡官員豈敢緘默處恐有誤大事深爲未便如蒙准呈伏望上情可憐極邊重地人遭塗炭乞將本年三月四月分月糧於本堡倉收貯易買糧內量支本色且救目前度命再乞將八月九月分月糧預借亦乞將折色按月量爲加增棟榑木等堡把總指揮何堂等各呈鑒督地方

連年九旱五穀乏收米糧騰貴除人民餓死男婦一千二百八十名口并餓損五百三十一名朝不保暮外其見存者悉皆菜色懸口待哺相與人吃人肉雖則按月開給折色價銀綠家口衆多市無糧糴置之無用及查得備征走遙馬驛又除倒死一千四百三十二匹頭外其目下一皆疲瘦將死難計其數何以御敵委實閭里悲號延頸待斃父母妻子各不相顧若不早請轉達議處即今達賊住套不時侯犯值此兵馬狼狽何以支持據坐堡千戶徐洪呈切照本堡極臨胡虜要害地方四面沙漠不通川原鄉民饑餓奉到樹皮吞葉蒿子吃用度月不過俱各趁食對移

絕無糧賣在堡者不能征操守墩者有失瞭望走報馬驛

三十一

料草蕪又辜賣不出人抱馬首望槽泣淚以致倒死數多現在數少近於本年二月初十日有本堡軍人王二父子不能相顧將男王山兒餓死在街看令巡捕地方旗軍劉欽等拖出城門外沙理隨被軍人鄧里先等糾合男婦將屍拖出用力割到在彼燒吃當有地方老人楊甫等具稟到官非獨劇吃一人各堡軍士餓損妻子不能相顧實爲難忍又准延綏遊擊將軍署都指揮會事梁榮手本爲十分錢饑餓死逃鎮軍馬有妨戰守頂乞急處移餉馬匹以救困應以保軍地方事切惟邊鎮乃國家之重難兵馬

實安樓之根本必倉庫實而後兵馬強而後邊疆固延綏一鎮東接宣府大同偏關西征寧固甘肅稍值麥宇弗靖必先羽檄斯徵較之他邊關係尤重倉卒通臨沙漠素糧苦寒餉餉則資於州縣賦稅與販則藉於人畜負馱近年以來饑饉存臻公私匱乏征戰者苦於糧餉不足守禦者困於口食不敷病在瘡痍猶難勉力運動三四年間荒旱頻仍霜雹為虐地無耕獲糧無宿儲迨至去年災害尤甚赤地千里垂腹乞饑中間歲計錢糧衙家蠲免軍儲芻粟全無輸至雖幸山西頗收阻隔黃河地里遙險十米三錢之上貧無羅買貨盡房屋什物吃盡草根樹皮老弱成羣乞丐少壯展轉流移妻子捕標自費母子對泣分離甚至同類相食苦難盡言鎮城餓殍填滿湖坑遍野死屍相枕道路村莊塞堡十室九空剩軍餘丁百無一贍凡具耳目見聞知居官守宰無不恤閭閻鎮邊操士卒每月家給糧價銀一兩一錢論照時估止易粗米三斗九十軍身就無家口計日量食能度幾何軍士馬匹為服先年事宜夏秋下場牧放冬春食給草料數十年來達賊連年住套不能牧放馬無養養之害軍迫餒餉之累先家巡撫都御史周金見得戰馬倒死數多頻察下情議處長策具本題奉 欽依勒支額外銀兩每馬月給料草少蘇困苦

不為定例繼後因無額外再給銀兩米草等意今雖量給草料價銀六錢每錢買草三束糧豆五升四馬供需不敷十日飽費以致人多逃亡馬多餓死凡若此類十分之三遺有見在軍士腸胃虛弱形容瘦削被執役移時之力驅馳性十里之勞人疲馬仆扶植不遑以之臨衝赴敵胡能勇往直前試以本營言之原額軍馬三千有案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方由肅州散兵回鎮未幾三月軍逃故四百一十六名馬死一千三百七匹其餘見在又皆廢弱菜色日增督操練而手足同措承約束而離氣靡元明知饑困莫如之何見家巡撫都御史蕭淮查得倉場空虛恒處接濟節該奏 准議開鹽引納級空運延安府倉糧 廟堂議政經畧之謀巡撫邊備憂時之計極為周悉奈值年荒無人報納民窮路遠貢運艱辛張口燃眉卒難哺救近於嘉靖九年二月初七日准西路恭將袁聰手本家總制三邊軍務右都御史王瓊鈞帖為虜中走回男子供報夷情事行今本賊操練聽調續准山西撫鎮會行手本開稱虜賊一半已渡河西原調奇兵相應擊放竊謂兵馬強勁齊足為將領肯始能鼓舞戎行勉圖衛報今軍損馬受饑傷信步單程隨營不及一週有警豈能致遠長驅况既報到虜賊半渡住套為寇在所難免兼以狼心覬詐登東奏

西戰守堤防無時不備緩急無濟誤事匪輕仰惟 國家
練士一紀難成遭此因循何時能復本職思得士氣鋒
難免機事於無虞馬匹死多不無給價以重買且又隨領
隨倒信官錢撫處捫心奚容緘默若不預爲區處將來
三四月間倉無給文城無販糧兵馬益困臨時難鳴擬合
就行爲此合具手本前赴乞爲憫念地方重要 國體早
賜陳情懇差戶部大臣一員勳文一內帑銀兩或於鄰近
布政司它運粟米二十萬石親詣本鎮相時度支或每
軍月給本色或每馬日給料草惟復照依時估給散糧價
及查都御史周金 奏行事理量給草料待秋收後照舊
關支米粟馬匹查數給領庶久困邊軍猶得十存六七而
捍禦征進自不至於廢弛奉 聖旨這所奏地方饑荒朕
不忍聞戶部便有議處置下來說欽此該本部議擬一面
查將大倉庫銀六萬六百兩差官運送延綏都御史蕭淮
處交割俱作例外接濟及查去歲開鹽課一十八萬餘引
除報中四分之一尚有一十餘萬引原議收候今年秋成
之際開召開陝西巡撫官撥補災傷鹽二萬九千七百餘
引一面行移總督軍餉都御史劉天和將近日爲因廣鑾
駐紮差進士金清率朝列運到官銀一十萬兩除分派回
原寧夏外於內撥發三萬兩差官運送延綏巡撫官處交

收并令發去銀六萬六百兩通共該銀九萬六千六百兩完
禦屬不足之數以上銀鹽俱聽本官督令營糧兵備守巡
等官起時糧買糧料草束分撥緊要城堡以備緩急支用
該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題該本部議擬將兩淮兩浙山
東長蘆等運司本年分開總額並除存積外延綏七萬引
移咨巡撫延綏都御史督同管糧等官候秋成有收之日
查照原定引監斟酌時價定擬斗頭斤重各商上納本色
糧料草束收貯緊要城堡軍備勸諭官兵支用等因咨部
送司案呈到部看傳陝西總制鎮巡等官尚書王瓊等連
章具奏或稱安塞等縣強盜四五十名及六七十名騎生
馬悠悠自得劫財放火拒捕殺人或稱邊堡軍士州縣
貧民逃走滿路大肆劫掠擾害生或稱榆林城餓死軍
人一萬三千三百餘名東路一千三十餘名西中路五千
六百餘名或稱母食其子朝報濟而暮催殺恐激地方之
變乙要致仕等因臣等參詳前復論奏具見延綏一鎮十
分危急之其思之可爲寒心救荒之策雖非一端而除盜
一事在邊尤所當急但盜賊之起由于飢荒必須賑恤獨
租捕盜三事無舉行務求齊效不爲虛文庶有可濟近該
戶部題准運銀前去加添運價又許查支彼處官錢賑濟
但所發不多恐難足用又擬將八年以前拖欠該銀說

糧馬草查這解納蓋拖欠之弊不止一處災輕去處有報
作拖欠而徵收一半在官行之亦可也若延宕幸處災重
民流地方一槩施行不惟奉待盡之命重刑無所施實
忍困之激成他變爲患非細知府梁公有朝厭暮微之說
亦爲此也深可慮者延緩軍士最號稱強東西赴援歲無
寧月習尚忠順奉 命甚謹素爲諸鎮所服比虜所畏不
幸遭此大變死者十已六七未死者又多逃聚爲盜情既
可憫事尤可憂去歲長星先變近日甘鎮炮火之異人多
以爲西陲兵荒之兆臣等職司本兵若不及早盡言萬一
禍機既發方爲之圖事雖萬全其計可勝既設伏望 皇
上大沛 天恩大破常格於戶部常例之外特發官銀十
萬兩差官星馳解去交與巡撫都御史胡忠將災重軍民
薄加賑濟拖欠該鎮糧草仍行布政司查勘災輕府縣作
急徵解災重府縣有開稱拖欠而見徵在官者不分多少
都數先行解納其拖欠在民俱各停徵候秋成之後逐年
帶徵此特可以少救目前之急仍下戶部查議續發以爲
善後之圖本部通行彼處鎮巡各官嚴禁下官用心緝
軍士前項盜賊務即日擒拿盡絕無遺地方之患若果本
色糧料十分難爲區畫應否將各街上班官軍於近地駐
住就糧具聽總制官不爲常例徑自斟酌施行仍奏 聖
旨

查考百凡有益安邊恤軍實事悉從王瓊查照便宜事理
徑自區處施行十分重大者具 奏定奉

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疏 楊一清

臣惟難禦者虜患難知者邊事臣先任陝西提學副使五
年有餘聞諸邊人皆云禦虜先要修邊及見經畧之臣亦
多以修邊務竊疑至計或不在此焉而今謀司邊務四年
有餘每見無堅好邊牆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
稼不興畜牧不蕃居人蕭條行路者輒被撲捉之若至於
有堅好邊牆去處虜之人也既懼我兵退其衝而出也又
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觀輕犯即有犯時兵馬驅逐亦隨
散矣故其地稼穡布馬牛羊羣焉居人頗可度日行路者
亦鮮遭擄此不修邊垣修邊之明驗也正如花馬池至定
邊營八十餘里乃邊年虜入掠掠涼固渾靜要路每至秋高
則百騎千騎往來飄忽人莫寧居近該前總制尚書王瓊
與臣先後將一帶邊牆修築完固敵之犯時遂少聲息之
區漸爲樂土嘉靖十三年七月內虜十萬突至花馬池墻
下官軍倚墻難用軍器軍火擊射虜衆被傷遂不能入乃
由定邊營馬碗泉墻盡去處地方名乾溝無墻入安會搶
掠蓋花馬池有墻故入之難乾溝無墻故入之易爾又有
乾溝迤東舊安邊及舊安邊迤南新安邊宋濟石灣新興

三山等營堡俱在新牆之外雖沿邊界有舊牆既低且薄可踰而入爾以故賊往往到於舊安邊近地住牧據爲巢穴不惟新安邊等堡可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勝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無墻去處築高厚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則會安及京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燕寧朔墩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倚舊牆村寨高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勝新與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善於此者矣如其此墻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保乾溝不塞則安會京固涇靜等處患固未歇也舊安邊固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勝新與三山等處堡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槐安一帶亦所蹂躪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於此夫修邊雖勞費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一而已修邊雖費於一時迨既修完過虜大舉則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參將守備人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縮休養亦有在焉若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各調兵防守矣其所勞費不既多乎正如今春虜二千移營舊安邊近地住牧以窺乾溝先調副總立梁援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擊吳瑛下遊兵三千前來

防守已經數餘月每人一馬一匹每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二束積六千人馬則每日費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五石草六千束總其勞費殆勾築墻三之一矣一勞者永遠勿遠慮則貽近憂臣豈敢不言乎如蒙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如果臣言有至邊防即行延緩巡撫都御史總兵官督同管糧僉事分守參將守備等官俱親詣前項地方按度地形經畫封守合用錢糧具數 請給官銀合用人夫查照副使張大用修定邊管邊墻舊規酌加食派先將自乾溝定南八墩起至寧朔墩一十七里加築新墻次及寧朔墩至昌平墩一帶俱倚舊墻村寨築高厚以立兩路之防以峻四夷之守則腹裏人民邊境營堡俱可免於虞患矣

大虜住奎乞 請處補正數糧草以濟緊急支用
疏 唐龍

臣准巡撫延綏等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于桂章前事竊惟邊備以兵爲衛屯兵以食爲先食足則士馬精健而兵足矣兵足則緩急有賴而邦寧矣但榆林地方節遭凶荒公私俱匱官軍月糧月給本色三斗折色七斗折銀四錢九分以今時值買米二斗九升四合通前本色一月止得銀米五斗九升四合數口之家豈能養贍職未到任之

時先該總制軍移兵部尚書唐龍總督官餉戶部右侍郎張瓚憫恤軍士艱難米價騰貴議行當糧副使張大用會事張邦教將六月分官軍月糧半折中半熟支本色五十鎮城實米三千二百兩本城時估折銀各營堡實米二千三百兩彼中時估折銀折色五千兩舊折銀三錢五分七月糧仍舊六月折放八月以後聽職酌處見今五穀未熟米價未減又况秋高馬肥虜賊侵犯正在此時官軍八月九月月糧仍該查照七月則例支給職自六月任事以來日夜憂惶恒以贍職為懼寤寐詳情乃得施行之機蓋群情之所欲惟在一飽而本鎮之可慮者正坐無糧無糧故無以慰群情而得其惟心也為今日計惟在於多積糧

金甯縣志卷之十八

三

餉以養主兵計耳若以常受饑餓之士兵破常格月給食米一石則養生有藉內顧無憂數萬之衆誰不同心同志奮勇爭先出死力以報朝廷乎臣以本鎮糧儲缺之故言之臣查得成化年間本鎮額設官軍二萬八千七百六十七員名騎征馬一萬五千五百四匹歲派瓜分西夏秋民屯糧共三十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七石五升馬料三萬八千六百八十八斗馬草五十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六束先年俱是熟鮮本色河南布政司夏稅糧料豆三萬石准小麥抵斗每石折銀七錢該銀二萬一千兩開布四萬疋折銀三

金甯縣志卷之十八

三

錢該銀一萬二千兩共銀三萬三千兩每年徵鮮價銀本鎮糧實料豆支軍餉馬一歲支用弘治十四年比廣撫衆入奉本鎮官軍不敷防禦請發京營人馬及差寺丞劉憲前來召募軍士一萬三百七十六名除逃亡事故見在二千一百三十三名共增食糧軍九千七百四名月支糧九千七百四十石以歲計之該糧一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石每石折銀一兩該銀一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兩此項糧銀皆在歲派內支給軍有額外之增糧止原額之數有軍無糧此糧草所以缺之也弘治十六年陝西布政司布政使文貴又將西延慶陽三府所屬額徵本鎮稅糧七萬四千二百一十五石六斗馬草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二束奏准拋荒每糧一石折銀三錢五分共銀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四錢六分以今折銀價銀計之每石正價內少銀六錢五分共少銀四萬八千三百五兩一錢四分該糧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五石一斗四升每草一束折銀二分共銀一千九百七十二兩二錢以今折糧價銀計之每束正價內少銀二分共少銀一千九百七十二兩二錢該草四萬九千三百五十五束額徵雖存原價短少有名無實此糧草所以缺之也正德九年巡撫陝西薛督糧儲戶部右侍郎馮清偶因年歲豐收木草料豆容易糴買題准將西安慶陽

二府所屬原派本鎮本色糧一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石五斗七升內少麥五萬六千三百二十六石三升每石折銀九錢該銀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三兩四錢二分七釐粟米五萬九千五百四十四石五斗四升每石折銀一兩該銀五萬九千五百四十四兩五錢四分通共折銀十萬九千七百四十七兩二錢六分七釐料豆一萬三百四十四石九斗六升一合全石折銀八錢該銀八千二百七十五兩九錢六分八釐早三十八萬六千四百六十七石束每束折銀四分該銀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八兩六錢八分先年地方豐收家給人足一倍米豆草價可買二倍三倍米豆草束所以入願折價奈何近年以來歲凶物貴折色一十一萬餘糧價止買料五萬四千八百七十三石九斗八升三合五勺原額內實少糧六萬五百六十五斗八升六合五勺料豆一萬三百餘石之價止買料六千六百二十石七斗七升五合四抄原額內實少料三千七百二十四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六抄馬草三十八萬六千餘束之價止買草一十萬三千五十八束原額內實少二十八萬三千四百九束束得折價之利今受折價之虧此糧草所以缺乏也

額辦需折價與此項折價易買共少原額糧十萬八千一百一十一石七斗二升六合五勺實糧止有二十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二石二升三合五勺共少原額草三十六萬八千七百一十一束實草止有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一十五束

內少原額料三千七百二十四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六抄實料止有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二石六斗二升四合四抄及查本鎮官軍除逃亡外見在常備班操官軍陰陽營庫并召募勇敢人等共三萬七千四百員名并墩軍夜不收月糧外每石加糧三斗每月共支糧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一石七斗前項實糧止勾主兵六箇月支用仍少六箇月日糧米見在馬騾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八匹頭一歲例支料六箇月每匹頭月支九斗共約月支料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八石二斗前項實料并河南布政司解到價銀纔買止發五箇月支用仍少七箇月日料豆草束除東西二路營堡馬騾倒不關支鎮城馬騾四千六百一十八匹頭每匹頭月支草一十五束共約月支草六萬九千二百七十束前草僅發四箇月支用仍少八箇月馬草夫儲積缺乏之故臣既畧言之矣就中論之微解本色以實邊儲充為今日第一急務臣見榆林地西望黃沙不生五穀日用飲食仰給腹裏又况道路險阻舟車不通止是有挑擔負驢騾馱運一遇缺乏委難為謀臣查得先年刑科給事中陳傑題稱延綏一鎮為西北要害關係甚重如民運派本

邑有益也多方津貼於民而行之又該山東道監察御史
徐錦條陳成化年間榆林倉廩在在克需時十九年全陝
大歉未聞邊人死亡今如此之多此皆不收本色之弊二
臣者或得於耳聞或感於目擊字字句句切中時弊使當
昨能行其言各州縣後縱有災無災之處尚有輸納雖不
能盡滿額數亦得實米十分之五計今糧買可省一倍之
價斷不損俱至於如此之甚臣愚以為本色決不可不復
也臣於任事之初若苟且自便畏忌不言將來誤事臣之
一身固不足恤其如國家之大計何伏望 聖上軫念
榆林廣賊之衝糧草匱乏之苦乞 勅戶
部從長計議將原領拋荒正數內虧少糧草價五萬二百
七十七兩三錢四分增軍米曾會計糧一十一萬六千四
百四十八石該價一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兩每年
請發太倉銀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兩三錢四分以
備正數今年該補銀兩及今差官解運前來聽臣分發東
中西二路管糧官酌量時價從便召商起今秋收糧買以
濟目前之急其陝西布政司原坐本鎮歲用糧料草束近
該司送到會計夏秋文冊慶陽一府俱派本色延慶府
州中節宜官洛川宜五州縣與西安府所屬俱派折色
紛紛更其秋糧馬草應該全徵本色以實邊儲但今全

陝地方夏旱秋災軍民困瘁合無查照本部原議或分地
畝之遠近或計腳價之多寡或本折各半或六分本色四
分折色或七分本色三分折色災傷優免無徵之數行令
該司或將事例銀兩或鈐官柴薪馬驚磨夫并各府州縣
貯庫紙米價及贓罰等項官銀查補務足歲派額數待後
歲全徵本色仍照本部題 准事例陝西布按二司官
每年定委一員前來本鎮催督錢糧事完方許回任庶糧
草不致缺乏緩急亦有備而無患矣除具 題外為此今
將前項緣由合行移咨前去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到臣為
照榆林一鎮額設官軍二萬八千七百六十七員名騎征
馬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匹歲派陝西夏秋民屯糧共三十二
萬六千八百三十七石五升馬料三萬八千六百八十八斗馬
草五十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六束此歲額之常也弘治十
四年間又於數外召募軍士今見在七千五百七十一名
抽選除丁作軍見在二千一百三十三名共計九千七百
四名歲該糧一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石該銀一十一
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兩俱未派補每年俱於前歲額糧內
牽扯支給實銀歲少銀一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兩弘
治十六年又將西安延安慶陽三府前數額糧內七萬
千三百一十五石六斗奏 准拋荒每石折銀三錢五分

以一石一兩計支每石少銀六錢五分則歲額內又少銀四萬八千三百五兩一錢四分并算價一千九百七十二兩二錢連前未派糧數共少銀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兩三錢四分兼以榆林鎮城百餘里之內一望沙漠不生五穀先年軍人俱出邊外耕種又遇天年豐收故米粟之多每銀一兩可糴二石自弘治十四年大虜占套民廢耕種粟米草料等項俱仰給腹裏搬運銀一錢過熟糴米八九升不熟僅糴五六升熟時實少不熟時實多且本處既不產本色西安等府原額糧數徵本色者中又改作折色是以軍士月支糧一石止支本色三十斗或二十折色七斗八斗本色一斗值銀一錢五分六分折色一斗止銀七分兩斗不發一斗欲軍之不窮不可得已即今諸邊惟是延緩軍士忠勇敢聞而邊疆之所恃與虜寇之所畏其亦在此爾臣因征勦北虜駐劄本鎮日久每驗各軍真有一當十十當百之勇但貧困無極之軍衣無完褐室無完堵每日止食粥湯三四碗若得一飯以宿飽者則矜以爲難夫平日有生之樂則臨敵豈可以責其有死之心况饑餓甚則氣體羸瘠損多則行伍缺此不可不加之念者也故該巡撫都御史于桂乞請太倉發銀一十二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兩三錢四分以補足前未派及抵徵之數

蓋身當其責自擊其難誠爲邊防至計也臣又爲補給前項銀兩固貴如額尤在及時必及秋收之時與之則銀一兩計可糴粟米一石上下一兩可充一兩之用若一遇時則一兩僅糴五六斗而已一兩不發六七錢之用此尤不可不加之念者也伏望皇上特勅戶部將巡撫都御史于桂所奏前項事宜速爲查議奏請勅太倉銀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兩三錢四分及今秋收時月差官解赴都御史于桂處交割分發東中西三路管糧副使會事等官查照時估收買乾紫粟米上倉以備軍士下月糧糴搭折色中半支其本官所奏陝西歲額夏秋二糧量徵本色與奉布按二司官一員督理事理俱係戶部題准事例亦乞申明施行則軍士不致窮乏邊備不至廢弛矣

供億艱苦乞早議處容兵疏 唐龍

臣據陝西布按二司守巡河河道副使陸杰恭議輪榆林東西二路管糧副使張大用會事張邦教呈稱切照延綏地方二月以來套虜擁衆求貢已而擱擱水等堡墩臺殺擄字墩軍士節家兵部題奉欽依議請京管宣大鞏固陝西等處官軍一萬八千員名本鎮寄遊二兵六千員名正駐馬共一萬八千二百匹陸續到鎮蒙總制

軍務兵部尚書唐龍親臨本鎮分發中東西三路膚紙出
沒營學按伏截殺日支行糧三百六十石料豆八百四十
六石草二萬八千二百束俱在本鎮營堡主兵二萬七千
員各班操官軍六千員名正額月糧係給之外以一月計
支該米一萬八千石該料二萬五千三百八十石該草八
十四萬六千束今三路草場本色糧米僅發十分之三
料草及十分之二蓋以榆林四望沙漠五穀不生飼餉仰
給於腹裏薪芻採取於附近通年全陝災傷獨縣相繼陞
鎮綏政米清等州縣逃亡尤甚彌望荒山耕種有限遠至
邊鎮糧草日漸不足加之去冬虜衆入套沿途樵採之利

延慶縣志卷之二

四九

繼望已及半年先該榆靖管糧二道計算糧草節次召商
易賣附近州縣農家之儲搜括殆盡然日前米豆之價雖
苦騰貴可多方輪易惟獨糧之較草百倍艱難近蒙總督
軍餉戶部侍郎張璠督發賑銀分委各糧守巡等道查酌
時市銀一錢五分給支數日無一報草者延慶西鳳寺府
春雨愆期夏麥無望山中告災傷見今奏勸況榆林抵慶
陽西鳳地方計糧各不下二十四五百里災難責其買運
又蒙督餉衙門案仰於延慶府清肅甘延等縣買草切細
打勾運送蓋亦從權變誠非得已中間肅甘二縣相距
鎮城八百里近者亦不下五百里上嶺下坂陡峻崎嶇不

延慶縣志卷之二

五

通車輛但可驢馱此其艱苦一也一驢之力止能馱草六
束一夫之力止能負草四束遠者十八日近者十二日始
可抵鎮沿途盤費十倍草本縱給厚價得不償失此其艱
苦二也總計日之數穀草用驢則四千七百頭用夫則七
千五百名夫脚所至不能無後先地方收產不能無盤縮
安可必其時刻無誤此其艱苦三也此時四月已盡舊草
漸無新禾未長孤運之數民間買辦不出必至賠償遠縣
及膏血遠之赴匭此其艱苦四也該府僅可役者十州
縣爾役以數百之夫却亦既窮一州縣之力矣况何止於
數百耶臺廣使迫無常兵馬項用無算豈能日遣數千之
驢數千之夫以繼米可盡期之日月此其艱苦五也邇者
禁旅西征援兵四集及蒙總制軍門鼓舞將士指授方畧
旬日之間總兵官張鳳遊擊將梁震各部下斬獲首級
一十五顆奪獲達馬一十九匹夷語六百餘件賊鋒少挫
威少振揚探賊大營漸退北向但部落頗多河套廣遠將
來聲勢雖未敢必其重輕而目前供億之艱似宜從長議
處及照客兵到鎮以來老家管正兵糧餉之關折色所給
不能供其所需秋高馬肥萬一虜復侵肆首冒鋒鏑未有
令本鎮官軍而先遣援兵者也今使朝夕不繼妻子無聊
何以作其義氣收其死力客兵一日之費糧草計銀五千

九百四十二兩又蒙總制軍門招集勇敢三千名亦有行
程之費雖家分發京運銀二十五萬兩准鹽二十八萬引
正穀三箇餘月支放方今賊勢綽綽破費先已不貲廣賊
巨則若或緊急欲用倉卒 奏計不前何以善後是使廣
處其逸我處其勞夫再照設兵將以衛民安內斯可據外
茲欲竭力遠輸竊恐點廣之膽未必盡破而內郡先已騷
然瘡痍之民良心易變意外之慮難以逆觀合無俯念供
應艱苦暫將寧固陝西宣大八馬分布隣境遇有警報聽
調格行會兵截殺京營人馬早賜掣回軍責本鎮奇遊正
兵與近日招集勇敢遵照分定控伏要害地方相機戰守
務出萬全漸次區畫本色存恤王戍庶免師老財訕之患
而土地之兵或可堪騰思奮矣職等與有地方之責擬合
員昧通呈定奪等因到臣查訪同知照廣商確聚聚到於
榆林等堡地方攻燒教堂殺擄生擒官軍勢稱猖獗境用
經堅持屢 禁旅阻征大張捕之武援兵會集井成擒
角之師所以爲邊方計者至三三三六軍馬所集皆糧廩
之榆林地本沙漠多係不毛煮炭以荒連連大款前項獨
糧本處雜買貯蓄委境運亦竭以草言之一束重一十
六斤估銀一錢五分榆林鎮城止有草二萬餘束僅敷京
軍六七日支用六七日之外則何如也該督餉侍郎張

行季貢外郎袁准主事楊銳及該管糧副使張大用倉事
張邦教分巡副使陸杰分守崇議魏綸等分下招易之令
尚無報費之家督催之入道路絡繹運之費聞間數數
以前客兵多是那信主兵糧料草束支給主兵權開折色
銀兩誠不得已而然也夫計敵殺賊至時主兵若將本色
糧料那給客兵今日東主買糧明日西去買草是以有倍
累之苦矣安望其出死力奮戰功耶近該遊擊將軍梁震
等仰望 天威斬獲首級十五顆奪獲達馬美器不等彼
廣騎鋒少挫挫氣衰有然賊騎雖離境上而營帳猶在奎
中是固有巨剽之勢矣但深入宜在秋高遠遁必視河東
若將各處客兵停勒在鎮宜待冬月彼虜過河方行班師
自此猶有五六月之期地方官堪百數萬之費竊恐疲衆
靡財賊未勦而我先坐困矣再照京營官軍與諸邊軍不
同但當遠布 威靈不可輕犯鋒鏑即令中堅既取先聲
已揚是亦足矣若復曠日持久淹留荒僻雖爲擾外安內
之謀將失居重馭輕之體況今邊地水土不習人馬氣
蒸疾病易生尤有可慮者及照查宣府頗聞有警其地且
遠調部下赴兵亦宜量移得候徵調大同原屬相接其地
且近趙綱部下遊兵則應仍留協同防守臣查度應宜酌
量裁撤當如此爾故該地方守巡官備調使等官

張大用魏綸張邦教等呈乞將宣大寧固陝西八馬分布
隣境京營人馬早賜掣回實爲餉之需難繼地方之虞
易生故爾各官又稱專責鎮正奇遊兵與招集勇敢相繼
戰守務出萬全漸次區畫本色軍恤主戍此又知本之論
防禦之至計也伏望 皇上特 勅兵部仍會同各衙門
將副使等官陸杰張大用魏綸等會呈緣由及臣詳處事
理本於事機察以 廷議通行奏 請早賜施行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八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八

五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九

寧夏

寧夏鎮

魏煥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旣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

寧夏保障

魏煥

一北虜住牧套內非昔住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牆爲主本邊內外大小邊牆及花馬池一帶壕塼疊增俱見總考下中間詳悉該載不盡者復見于此
一達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甜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歸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于鐵柱泉築城梁

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塼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一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傍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堦耕草牧適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難邊塼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少峴八十八餘里俱走沙礫石隨風剝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

一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建橫塼二道以圍

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礫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整產築塼一百八里五分築塼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

一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舊邊牆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璉于內復築邊牆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田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修復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塼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止邊長一十五里

舊每口各有圍牆三道今盡圯廢不修以致大虞時入搶掠

一寧夏南自大壩起至山嘴止長八十四里總制王璉修營壘一一道

寧夏邊夷

魏煥

東北即套其詳見榆林西南即套其詳見甘肅天順四年北虜字來毛里孩將萬騎寇固原回至黃河大壩對岸下營欲渡河掘大壩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接延綏鎮守都督張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壩與虜夾河而營夜半渡河敗之翊日使善水者浮水罵之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翊令軍從後其半前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退出賀蘭山外而還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套虜六千騎自寧夏東北鎮遠關南踏水過黃河循賀蘭山南行總兵抗雄等領兵擊之兵少敗績官軍死者九十二人雄等結營固守得免賊遂由賀蘭山南赤木口出境套虜過河由寧夏境內自賀蘭過莊涼者始此

嘉靖八年八月阿爾朮斷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三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刺和親五月二十六日阿爾朮斬子領兵二萬并所聚亦不刺女復由寧

夏入套

寧夏鎮

許論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遼唐舊渠灌麻田上上入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靈州平度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增蓋宇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市蓋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寧夏要害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

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寧夏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往來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東時決其出入則戒嚴出即解嚴蓋水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步爲巢穴通遼教訪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覽舊書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千清水武興等營今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賊往來等處

水草大路盡建墩峯此不惟得扼先制之計更援榆林西接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肅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賴英周尙文德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墩臺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通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牛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曾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小事弘治中太平湛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時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

金明志卷三

一五一

爲邊民痛哭我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開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一是乎若山南作壘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竊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昔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京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經理要書邊防保固疆場事

楊一清

切見陝西各邊延綏鞏德除靈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難侵犯止在本境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

寬漫城堡布疎兵力單弱三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其利害不任寧夏而在腹裏必將寇我環慶最我國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州縣其間漢土離處倘兵運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志肆出入後該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等奏修公邊牆二百餘里開藩溝整一道延綏地方邊牆壞整又該延綏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藩完固北虜知不能犯遂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疎既且薄薄久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入犯內郡我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

金明志卷三

一五一

虜人得志蔑視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折入我軍動輒失利先該寧夏鎮巡等官太監張備總兵官郭勦都御史王珣等節經議奏要將舊邊牆討築厚邊整挑濬深開又節該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言要於花馬池常州設立管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遠至環慶地方挑挖邊牆二道七百餘里自謂可以阻遏保障工完回奏說弘治十七年十八年二年冬間虜役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傍牆深入搶掠前項邊整營堡不能禦禦阻遏及又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

上厯宵旰之憂以特命愚臣整飭經理臣雖關方厯有
陝西有年虜情違事頗當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
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輒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
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接則緩不及事縱
使大兵既集務遂則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
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
莫安於守前入經畫具在已經選委西安左衛指揮僉事
楊宏平涼府同知岳思忠前去各該地方約令分守花馬
池恭將間網協同分守與武營都指揮保勛守備靈州都
指揮焦洪查勘計處續據各官將勘處過該幫築邊牆添
設衛分等處令呈前來為照事體重大未經鎮巡三司官
員詳議難便定奪久經行委布按二司參政安性學等會
同守巡該管官覆勘再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恐生誤不如
親見本年五月間自慶陽環縣歷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
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逐一躬親閱
視及將原勘議事情會同巡撫陝西都御史張恭泰巡撫延
綏都御史文貴總兵官張安巡撫寧夏都御史劉寬總兵
官李祥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邢纓面議所見所處大抵思
同臣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如有定論其大要有
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兵威經理靈夏以

安內附整飭靈州以遏外侮籌務之急莫先于此但修邊
一節陝西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則
害有重輕繫有大小水土之害較之搶殺為小動搖之患
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
勞不足恤此臣區區大馬方寸之思也且今河套即古所
謂朔方之地唐張仁愿據御史大夫伐朔方總管築三受
降城置烽墩千百餘所自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
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
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供其類如此受降城三面之險當千
里之固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撤
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
壤棄為虜巢深入大沙勢傾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河此
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大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寧東
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
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縣輸餉斯為上策顧今之
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或如近年入而過
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狂奔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
虛日八節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矣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修整以來有以待
之雖不得為上計猶愈於無策從邊防既固雖衆人可守

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饋餉可省休養生息於十數年之後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天祐 皇明其將有得於他日乎世之論邊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安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軍馬器械儲糧糧明斥埃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 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將恭行 天伐雪恥除兇臣之志也以身殉 國臣之分也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為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為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 恩深重自當為 國遠圖今年全內無賊腹裏有秋居民稍安正可以有為之日失此不為縱令目前無事後患有所不免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於他人哉所有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具于後伏 聖明俯垂省鑒題奉 聖旨是這邊防軍事你每便會議停當來說欽此

一查得應築邊牆自延綏安邊營迤東石灣溝界起至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牆高一丈連築牆三尺共一丈三尺底闊一丈收頭三尺五寸內除垛牆根占一尺五寸止剩三尺官軍難以擺列拒敵牆外墩臺一道深八尺口闊一丈收頭三尺五寸內除垛牆根底闊四尺中間多有填塞平漫止存形跡牆裡除與武營清水營毛卜刺紅山兒四堡切近邊牆易於護

卒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地遠聲勢隔越切緣前項邊防委的墩臺窄淺牆垣低薄墩臺稀疎節被大勢連賊入套近邊窺伺墳墓既無大兵阻遏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填溝而進掘空邊牆一日可開三四十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勒墩臺懼其攻空往往棄墩而逃烽火不接縱使徵調客兵前來應援牆內城外俱平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險賊衆動稱教萬我軍策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來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地方無復邀阻連連失利職此之由為今之計合無查照寧夏先今鎮巡等官都御史王珣劉憲等擬 奏量為斟酌損益將舊牆內外幫築高厚二丈收頂一丈二尺兩面俱築垛牆五尺連牆共高二丈五尺除垛牆根占兩面共四尺尚餘八尺之地每牆一丈開垛口一丈安置轉關遮板牆外每里添築敵臺三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底闊圓四丈五尺收頭圓二丈二尺上蓋暖舖一間傍牆於空闊要害有水頭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牆相等墩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牆外墩臺挑濬深二丈口闊二丈二尺底闊一丈五尺前項墩臺九百座暖舖九百間每間用五人守共該用軍四千五百名無事之時只守舊墩每久月河凍不拘達賊曾否入套即便調撥領軍上牆防護仍添撥

軍人於新墩守哨河開無事疎放回營牆上設置旂牌柙鈴晝夜往來巡警廣張旗幟修相應分委的當官員各分輔分護守然將協同守備官照所管地方提調屬賊若果入套必以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緩士兵及守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靈州等處駐劄仍各分兵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應分令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近境若是仍前墮壞近境攻它官軍出列牆上敵臺兩邊鎗炮矢石攻擊賊徒愈衆則所傷愈多步兵擊之於牆上騎兵待之於牆內其鋒必且其膽必喪廢賊遠來利於速戰入境既無策勢必遁縱使大振不肯悔禍結聚攻圍邊境受敵不支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傳接環慶固原一帶八畜既斂兵備既嚴可保無失事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斂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深入速將拆牆以補塞壘留官軍堅壁固守冬挑精兵襲踪而入陝西官軍捷之於內候其將遠蹙蹙而出延寧精兵邀之於中沿邊官軍拒之於外賊雖集雖豈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邊境我軍仍於牆上裏面環口用鎗炮矢石擊之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還前亦必大遭挫斃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冬之計實無

出此但與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行旅處三司府衛大小官員恭政安撫學軍各沿邊守臣恭將閭閻等各將邊境城堡墩臺事天量估計折算定擬除延緩一鎮延安一府軍民人夫修理延緩邊境外計得寧夏五衛東西二路應起人夫一萬五千名固靖環慶西安漢中寧老鳳翔秦鞏臨平洮岷河蘭等所并各護衛量起軍夫二萬五千名其有馬頭撥次撥軍人俱免起用各令蓄銳待敵西安鳳翔平涼慶陽臨洮鞏昌等府共起民夫五萬名漢中府在棧道之外道遠遠阻服役不便令令量徵夫價解送工所以備勞人夫鹽菜之用俱聽陝西寧夏二處巡撫衙門督令該道守巡該守衛掌印官酌量撥發應役每天一名日支口糧米一升五合計算做工四箇月該用口糧一十六萬餘石欲於各該邊倉開支查得現在倉糧所積不多恐誤主客官兵之用必須趁今年或有收時日另為招商上納天糧為便但脚價高貴每糧一石須用價銀一兩有餘方肯上納計糧一十六萬有餘石該銀一十六萬餘兩陝西司府庫藏空虛列無相應官銀支用查得生為急處救荒事該戶部奏送賑濟官銀二十萬兩緣各該被災州縣地方該徵稅糧既已蠲免二麥皆成入心已安流移復業不須賑濟近准該部明文暫收陝西布政司官庫

以備各邊緊急糴買糧草合無於內動支十萬兩專聽修邊項下招商糴糧支用外十萬兩仍收布政司官庫緊急糴買糧草不敷之數行營糧政量將各處起運存留糧米通融改撥及行陝西巡撫官再查別項無礙官銀支用前件合文錢糧須在今年處置料價停當明年春正二月哨探套內無賊三四月內興工務在八月以裏完備合用防護官軍并提調工程大小官員驛支應給口糧馬匹料銀於該邊官倉內支給其餘一應事情應該自處若徑自從宜施行

一行准巡撫延綏都御史文貴咨稱臣等前奉會同鎮守

太監劉保總兵官都督僉事張安議查得本鎮自黃甫川

十三

堡至西定邊營接連寧夏東路花馬池地界止東西百去共有一千三百餘里俱係緊關衝要地方內營寨營連東一千餘里俱有二十五堡各境界聯絡平漫之處各有築打邊牆下崖溝之處各有創創石崖堆砌壘壘頗堪保障惟是寧塞營連西至定邊營止中空闊一百八十里俱未築打邊牆止是挑有窄淺壕塹一道訪得往來遠賊常由化馬池一帶深入寇掠者一則以甘營堡稀疎與臺無備兵馬餒弱一則道務十旦與腹裏固靖等處直捷易於往來故耳今若止將彼處經營增固厚墩營稱密營堡

連給軍馬充缺達賊必然有所畏憚不敢侵犯若要安邊營一帶如故不修賊入從此突在花馬池南畔長驅亦何撓阻則腹裏地方不無又如往年受害近來本鎮在於陝西彼處添新改舊造城中空外方置有箭空說服可以伏兵制虜墩臺共有六十四座奈緣人力不敷不能多造但地廣墩臺止堪平賊難以遏阻為今之計合無將寧塞營自歇茄梁墩起往西直抵定邊營延綏地界墩止與花馬池地方一樣整理平漫去處築打邊牆山地險阻之處創創懸崖挑挖深闊壕塹再如見在墩臺臺中每三百餘步各添造前項式樣小樣墩臺一座安在邊牆居中各中間

再設工築護牆墩臺一座如此則邊牆高厚而有備墩臺

十四

稠密而有機烽火易知警急易援與花馬池同一金城湯池之固沿邊腹裏均堪保障而無虞矣等因備咨到臣案照先因勘處寧夏花馬池等處地方邊備臣切慮虜情重大變詐難測若西路寧夏邊牆修築完固虜賊或從迤東延綏地方進入搶掠則延慶固原不免仍前受害未審彼處邊牆溝塹有無高深嚴密足堪保障已經移咨延綏巡撫官勘議去後今查前因着將延綏地方寧塞營之東石處可險賊難馳突寧塞營連西三萬安營營舊安邊營連西至定邊營各九十里川原之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

無邊牆雖有溝塹二道俱無沙土壅塞平漫萬騎馳驟不能阻遏前此達賊每從花馬池清水管地方折潛深入取其捷徑今若將花馬池一帶邊防整飭完固萬一賊自平定邊之間擁衆而入向花馬池邊牆以裏地方自西而南不遇稍遠百餘里則修邊工程歸於無用誠如巡撫都御史文貴所言行據三司委官參政文惟學會事胡經等勘量得安邊營迤西石灣池地界起至寧塞營迤西地界止共長一百六十三里三百四十八步內平漫相應築牆挑壕者一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山崖險峻堪以割割者二十二里三百五十六步合無責成巡撫都御史文

貴照依所擬應築牆者築牆應割者割創但前項地方

主一

已該文貴新築碑墩制度精巧便於瞭望所患墩空隔越稀疎合准本官所擬於中空量爲添築小墩臺安在邊牆居中墩依於牆亦便防守其餘溝塹敵臺瞭望俱照寧夏邊防一體整飭修理但邊牆高厚大尺比之寧夏地方稍省合用人夫除本鎮外聽於延安一府所屬州縣量數起用務令沿邊有備腹裏無虞

一行據委官西安左衛指揮楊宏平涼府同知岳思恩呈稱親詣花馬池與武寧州等處會同將協同守備辛官閱綱等議得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更有溝塹之阻

西路設立寧夏中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所似爲偏重况虜賊大舉必從東路折衝而入非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尖時後期迄無成功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一衛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其與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孤懸遠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守不足合無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綏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牛新設衛所合用官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補調撥軍於寧夏并靈州及東西二路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稍撥有警之時專以守城牛牆守墩無事之際邊裏閑田

主一

王二

聽其開墾以近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邊牆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等因各呈到臣恭詳所擬花馬池一帶地方委的無險難守花馬池止是新設守禦千戶所軍數尚未補足一千之額其餘俱是各處分班備禦軍人典武營止是備禦官軍七百員名緣備禦各兵往來更代不一絕無同志今若比寧夏中衛事例花馬池改立一衛增添四所與武營設守禦千戶所各添撥旗軍與備禦官軍相兼防守兵力強盛足堪保障且衛所常備之兵計日歸者不同各用旗軍五千名要於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查得寧夏一鎮招募甲軍三千名弘治十五年

間該大理寺左寺丞劉憲招募土兵一萬一千名近已挑選三千員名給與官軍兼委都指揮韓斌管理於清水管按伏及中間或有事故紀錄之數大約見在新舊招募土兵尚有一萬餘名中間多係精壯勇健之人堪以挑選撥用所據前議添設衛所摘撥招募土軍防守事體委據相應續行欵布按三司委官參政安惟學僉事胡經都指揮劉瑞等勘處相同行准巡撫寧夏本院右倉都御史劉憲咨報亦無異議近該臣巡邊到於靈州各招募軍士高海等自行投狀情願起調改撥河東所據行河整飭環慶兵備副使燕忠親詣寧夏查選丁力相應情願調撥旗軍共四千名造冊案候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寧夏後衛與武營添設守禦千戶所將新舊招募選定土兵起調前去入伍食糧永遠操備撥與地基蓋造營房居住附近閑田任其開墾耕種不收子粒有寧則犒之以戰無事則執耒而耕守墻守墩分番撥用待安押已定擇其驍銳量給馬匹領養騎征五年之外方將所耕田地照輕則起科量收子粒以助邊儲今用衛所指揮千百戶鎮撫先登寧夏招軍相應官員及行陝西延寧甘肅四鎮查新陞空閑官員各具奏改調診註管事經歷知事吏目等項文職行吏部詮選印信銅牌照例請給伍旗軍合用五十名

今止挑選得四千名尚欠一千名及查得花馬池守禦千戶所額設軍人舊欠三百六十四名俱應撥補合無照依榆林靖虜等衛所并陝西死傷寺事例將陝西西安等八府正德元年以前清出該衛所方衛所軍人免其發解各改編前項新設衛所應當軍役待軍伍數足俱奏停止議者以為改編事例未盡損此益彼緣北人應當衛軍畏其烟瘴執旨終事應俟隨到隨遷州縣清解雖對衛所空虛如故徒為本官漁獵之資今若編本省者方使人心樂從官得實用

一靈州千戶所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原額土漢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員名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百五十一員名所管地方東至朔城北至興武營方數百餘里大小城堡二十餘座誠為遠賊出沒要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慶勢孤無援無環慶則無陝西矣內有土民四里并達軍餘六百戶俱係供武年間山後節次歸附人數我祖宗嘉其誠款收而羈縻之給與田地草場使其任意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出力報效累有斬獲北虜之近年以前所司不知行恤草場被人侵奪甚為伸斷馬一槩走站死則追陪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耗彫死徙居半垣者巡邊閱視得

彼處地方城池壞墜一切兵政因匪人悉皆廢弛節據
土民士達馬俊郭斌等連名具狀稱差科重繁生理蕭
索乞為分豁情詞十分激切臣親歷該地方如此邊務如
此人情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為之所將來
懼有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元機誠外
見已非一日之故耶又據漢土各營軍民劉登等各呈狀
告稱靈州相離寧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糧環
糧草軍務等項俱係寧夏衛提督或營息河渡有阻該役
官吏經月不回公務有失又燕本衛不時差人來所驗糧
不過告之復役守禦千戶所衙門便益等情查得靈州洪
武年間原設守禦所係屬陝西都司管轄後因并進 寧
表官員數多不敷差用 奏革守禦名目隸寧夏衛管
原遺廣字號巡夜銅牌六面尚存土民亦屬寧夏衛經歷
司管轄路阻黃河科差拘擾多不便先該巡撫衙門
奏設州治建學立師訓士官土人子弟用夏變夷似亦
有見但寧夏其餘改投編氓未免極此益彼近又革去兩
州仍隸寧夏衛管轄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非不足
官亦刻員復守禦之體當無不可且今之管軍官員一層
則受一層之害靈州軍民甚以為害而寧夏之人則因以
為利愈急愈肆上下交征黎黎強凌無所控訴必須復設

守禦千戶所專設憲臣一員分駐常川住劄庶幾風弊可
革土人獲安但陝西按察司添設兵備副使已多若再添
除又滋官多人擾之議及查寧夏兵備副使止管慶陽一
等事務頗簡况又兼理靈州回安慶陽相離大小鹽池各
數日之程實難遙制靈州相離鹽池不遠易於提調合無
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千戶所換鑄印信用使巡緝陝
西都司所轄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營將環慶兵備改作整
理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迤西寧夏花馬池興武營
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地方但聽提調約束常川在於靈
州駐劄操練軍馬問理詞訟撫恤土人甚幸革好弊無理靈
州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仍聽陝西寧夏巡撫官員節制
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民有趨
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錢糧有所稽考不為無
益
一行據平涼衛把總指揮趙文圭蒙臣委會同寧夏都指
揮巡緝路勘過肅州四面城垣敵臺更鋪坍塌損壞較多
城上各通人行走道路門無鐵葉不堪保障及查得本城
附近千戶所官廳應平寧高火器事不堪等因具呈到
臣查肅州地方廣行平遠津通八達乃虜寇出入經由
要衝所正宜高城深池嚴嚴武備著將舊寇窺伺之

今乃坍塌廢弛至此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倘虜寇知風擁衆攻圍則城內生靈憑何保障腹裏人民必致驚擾況密邇螺山慶府墳塋所在弘治十四年十七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駐宿近日被入將慶恭王墳掘開棺看守人員通不知覺慶王父子之情豈不痛心所據青州二里地若不將城垣壕塹上駁修理添設常備之兵日後貽患恐不止此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數多不足實難以託寧夏一鎮城堡臺通賊要路甚多官軍數少亦難摘撥行據寧夏鎮軍陝西都司都指揮使劉瑞查得寧夏中護衛旗軍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會餘五千三百二十二名儀衛司旗校會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在本府別無差占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同若將前項軍校餘丁摘撥常州設官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墳塋最為長便且秦肅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起邊備警今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託體之地慶王體園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決難他避除修理城垣壕塹另行外爰無請勅勅寧夏鎮巡等官太監寫全都御史劉憲總兵官李祥等咨王知會督委應幹官員將寧夏中衛儀衛司軍校會餘照開清查明白挑選家道殷實丁力有餘者一千名選擇本衛能幹千戶等官管領前去青州常川駐劄給糧空閑地

土耕種 王府差役盡行蠲免軍令在彼學習武藝驛牧千百戶等官軍相兼防禦仍於寧夏等中衛選委有謀勇有行止指揮一員提督操守振揚威武保障城池護衛王墳遇警相機戰守遇賊則奮騎徑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動搖

一行據委有陝西布按二司參政安惟學僉事胡經各呈稱靈州橫城以北西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夏通賊緊要關路虜賊見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而入踏水過河東西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數多亦不能阻遏合無將橫城以北直抵鎮遠關邊境增墩塹一體幫築挑濬及稱黑水管先年屯有人馬後日路遠難援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於黑山營仍屯兵按伏等因案查先該臣看得原擬寧夏邊境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見我河東邊境高厚不能窺空冬深河凍於牆盡頭處踏水過山崖自西而東仍謀入寇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擇緊已行勸議去後今據各官具呈前因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一百八十五步里墩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臣恐

文希疎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

營內地方又設石甯暖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師黑山管鎮遠關相對每年於黑山管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爲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士馬惰弱河東墩軍被套賊撲捉既將石甯暖泉二墩廢棄將新舊三十六墩俱廢而不守謂之備夏不備冬却止於河西築立墩臺一十五座守瞭由是套賊多寡遠近消息通不知覺又因黑山管營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那入平虜城採備由是平虜城爲極邊要害居人往往不得藉收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耳吾能住此彼亦可住矣這一尺

平虜城志卷三

十三

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東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掏空乎黑山管有備則平虜爲腹裏今廢黑山管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牆旣欲幫築高厚又於盡頭橫城之南添築一堡量兵馬防禦河門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爲患但恐又深河深踏水而西乃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所據河東三十六墩邊牆墩臺斬城宜幫築修濠河西黑山管城宜屯宿重兵但明年旣修延綏花馬池一帶邊牆工程浩大力所不及合無行令寧夏守臣明年將河東新舊三十六墩坍塌損壞者量爲修補照依舊規整頓守瞭與

河西墩臺烽火相接不三年寧夏應援稍俟二三年仍將前項牆城以北三十六墩邊牆暨花馬池一帶邊牆幫築高厚挑濬深闊敵臺淺濶護守官軍一體處置整理仍挑選精銳人馬於黑山管埋伏以爲平虜城聲援如此則封守慎固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爲邊務事

千謙

平虜城志卷三

十四

照得寧夏地方切近虜境近該彼處總兵參將等官節奏有達賊侵犯地方殺掠人畜等因除通行曉備截殺外臣等竊聞邊方者京師之藩籬將帥者士卒之司命必得將帥謀勇兼全然後邊方保無疎失今訪得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張泰雖稱頗知軍旅殊少勇敢守則有餘戰則不足及節次虜中走回人口俱稱達賊每言進馬使臣若賞賜的少徑先去搶了陝西等語若不早爲處置萬一虜酋也先等渝盟逞奸糾衆侵擾陝西地方寧夏實當其衝誠恐總兵官畏怯不肯領兵出戰縱令深入腹裏則關陝一帶俱不得寧寧則寧不爲不重詢訪得陝西都司都指揮使馬謙驍勇便捷堪爲戰將合無將本官量陞都督會事請勅兄副總兵官去寧夏協同總兵官都督同知張泰鎮守地方遇有賊寇侵犯務要設法調度身先士卒相機截殺有功陞賞不悞不許畏縮怠忽互相推調候

延為害仍各另請 初張泰太監來福恭督軍務石會都御史韓福佐理軍務都指揮使能察各要彼此協心與馬公同體量賊情共濟戎務以為邊方保障毋得互相矛盾忌效功能彼此忿爭原廢機務自取重罪緣係選用違將及請 勅事理具 題景泰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

為官多軍少酌量裁革事

李承勛

該總制三邊兵部尚書王瓊 題會議得寧夏一鎮地方偏小東西僅六百里南北纔及其半并隸七衛二所原額官軍四萬三千四百一十三員名今不及十之四五原額戰馬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匹今不及十之五六查得見在本鎮將官自總兵以下共一十七員不惟兵分勢弱不利於戰守抑且十羊九牧徒擾於地方內除總兵官副總兵遊擊東路馬池參將西路中衛參將五員照舊不動外查得見任興武營協同署都指揮僉事霍璽止管有馬官軍三百員名見任廣武營協同都指揮僉事史經止管有馬官軍三百五十員名以協同分守為名位在守備官之上而所管人馬止於三百五十不及榆林一堡之重况興武營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見任協同相應裁革委令把總坐堡歸併花馬池參將管轄廣武營離中衛尤近見

任協同亦應裁革委官把總坐堡歸併中衛巡撫又查寧夏鎮城北平廣城南都綱堡俱離鎮城百來鎮巡官撥軍防守原無設有守備正德六年巡撫都御史馬柄然 奏設守備二員兵少無用該為冗濫相應裁革又查得小鹽池堡原無設有將官正德十二年巡撫都御史王時中 奏設參將分守其地見在參將李永定所管有馬官軍五百餘員名小鹽池離邊二百餘里以狹小之堡調集輪戍之兵零賊既不收入大舉又不能禦徒設無用尤宜裁革又查得靈州守備所管橫城堡清水營極險邊牆與花馬池參將所管廣武營毛卜刺堡相接而官止守備與參將職任輕重不同相應革去守備改用分守中路參將於靈州擊劄與分守東路參將領頭行事庶為相應乞 勅兵部查議事理相同將與武廣武三營協同將官裁革歸併東西二路參將管轄及將正德年間添設平虜邵綱二堡守備裁革照舊聽鎮巡官本官撥軍輪守小鹽池參將并靈州守備但裁革見任小鹽池參將李永定換初公其分守靈州橫城清水營一帶邊界小鹽池營調來官軍各照舊規還原營伍差缺等因奉聖旨重鎮守大監張鎮巡撫右會都御史程鵬總兵官趙瑛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王儀各具本 奉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看得總

制陝西三邊軍務尚書王璠會同寧夏鎮巡等官都御史
程鵬等題稱寧夏地方官多軍少乞量裁革一節爲照典
武管止有人馬三百又與花馬池相近廣武管止有人馬
三百五十又與中衛相近各該協同分年季屬冗濫合候
命下俱各裁革與武管歸併花馬池將廣武管歸併中
衛將各就近管轄仍各另選委把總指揮一員坐堡操
練小鹽池離邊既遠寧州又當要衝合將小鹽池將李
未定移往靈州住劄換給 勅書以便行事靈州既設參
將守備安世亦合裁革小鹽池地方亦係通賊要路與興
武廣武戌兵恐難盡撤宜聽總制酌量存留仍令該管
參將往來提調不許顧此失彼其卻網堡平虜城俱與鎮
城密邇各官所 奏裁革守備固爲有見但往年黑山等
營虜賊突入因無兵馬遂致不守兩處守備存之似爲冗
員去之恐遺後患形勢在彼難以適度合仍各官再勘具
奏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依提行

飭邊務事

李承勛

該大學士楊一清題近該工科給事中陸繁題爲邊務事
內稱寧夏地方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曠城堡稀疎
邊牆低薄墩臺狹淺虜毋擁衆從此而入乞要查照元年
題覆事理相度整理等因題奉 欽依兵部看了來說欽

此該兵部覆題前項修築邊牆事宜先該總制鎮巡等官
議處詳明節經本部參議覆題奉有 明旨還着總制作
郎公同各該鎮巡等官審時量力斟酌舉行去後迄今已
踰四年未據 奏報已經移咨提督尚書王憲督同各該
鎮巡等官親詣彼中地方查勘應該修築增垣墩臺數量
數目若干合用人夫錢糧若干相度停當會計明白會本
回 奏合無專文武大臣一員前去會同提督審處相時
集議 奏報等因題奉 聖旨這修邊牆整既有邊防
還查先年各官論 奏始末緣由及議處事宜備細開具
奏 請定奪不必往覆勘議候事准文欽此欽遵兵部覆
題備查先年議行其後停止并節年各官議 奏舉行緣
由欲仍行提督尚書王憲督同各鎮巡撫都御史親詣彼
中地方查照處議惟復仍 欽命文武大臣一員前去會
同逐一經畧相應從宜舉行等因奉 聖旨這是要害地
方邊方全陝休戚安危所係先年 孝宗皇帝命總制大
臣經理事已就緒沮撓中止其後鎮巡及言官屢奏舉行
節經勘議俱徒應故事以致陝西腹裏地方屢被邊賊深
入殘害軍馬錢糧所費不知幾何後患 未可測卿等既
查該明白但提督尚書王憲職專戎務近有命去甘肅地
方經理邊務若止令各巡撫官議處未免見有異同事不

歸一你每還會同府部等衙門及科道官推舉經國如家
實心幹事的文武大臣各二員朕簡命一員領勅前
去會同各鎮巡官查照先年議奉事理計算該修邊牆
若干合用錢糧工力若干物料委用官員召募防護一切
事宜俱照正德初年規畫行仍聽各官便宜處置務在相
時變對新久整理以爲一勞永佚之計但錢糧爲急戶部議
擬先年給發若干送去陝西布政司收貯聽用如有不敷
待後各官具奏定奪欽此仰惟皇上矜念邊方大計
采納言官之奏下之該部體固該部覆題即賜允行
誠陝西地方軍民之福也但此議發自愚臣此後亦愚臣
身親經理功垂成而見阻其後臣下屢以爲言未得舉行
今二十有餘矣舊臣凋謝奏奉聖威言官雖舉其端而
未究其顛末兵部雖覆其奏而未悉其事宜臣恐承委大
臣聞見未直志向不定故再爲皇上陳之弘治末年我
孝宗皇帝命臣巡撫陝西地方經界邊務武宗皇帝
又命臣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邊務此時陝西固原
平涼腹裏一帶地方節級套賊深入損兵折將不止一次
臣思寧夏延綏二鎮乃陝西腹裏之藩籬也城堡相望兵
馬羅列何以縱賊深入爲害至此用是親歷該邊逐一閱
視乃知寧夏花馬池夏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通

橫城堡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彌望無
高山巨壑爲之阻阨虜賊欲侵犯內郡必從此地而入雖
有邊牆低薄狹隘不堪保障虜賊擁衆拆牆一日可開數
十處寧夏結陣聯絡而行雖有鐵騎千群不能當其初來
之鋒長驅二日可至固原烽火傳警騎已集節該奉
欽依是花馬池係要害地方累年整修邊備緣何仍前疎
畧動輒失利着楊一清好生用心整理務要停當欽此臣
督同延綏寧夏全副將官巡撫三司等官議得必須將前
項一帶邊牆整築高厚壕塹挑濬深闊賊來易於防禦
夏軍民庶得保全方條列具奏事下兵部會同九卿科
道官議處皆以爲然乃請勅臣督同三鎮鎮巡等官協
心整理臣將修邊一應錢糧器具處置停當委三司軍衛
有司官員以正德二年間興工自寧夏橫城起築過靖壘
約四十里不意權姦劉瑾竊柄與臣有隙將欲加害臣乃
奏稱有疾家准馳驛還鄉去訖兵部議奏乞差大臣
相繼整理務期成功而劉瑾竊權詔官不必差修築者也
且罷事遂中止議者每以爲恨厥後套賊頻年入寇見新
築邊牆高大俱不從此拆入仍從未修邊牆空處任意出
入正德十年大舉深入固原平涼殺掠甚多正德十三年
又復擁衆侵犯直至鞏昌秦州地方嘉靖元年又復大舉

以抵西安邠州鳳翔之隴州攻虜寨堡西入耕作之外以
自牧爲業歲歲防賊田不得耕草不得牧閭井蕭條戶口
爲耗卒如臣先年所奏給爲甚馬使正德二年劉理不
任臣志得終所費不過二三十萬兩之銀而人民有耕牧
之利錢糧易足官軍省征戍之苦糧輸亦減而朝廷
內帑之財不至頻年給發其爲利益大小輕重較然可知
且九民不可與鷹始而可與樂成人臣不難於論事而難
於任事今欲動支太倉三四十萬之銀戶部見惜士大夫亦
議其費談論正德二年以來二十年間給發過太倉官銀
若干給與太僕寺馬價若干向使前功若成可省其半而
民有常役官無遺指墻內可開屯田數百萬頃官司坐享
其利大小鹽池鹽課日增供軍馬價之費所得多矣然此
事近年屢有建議之臣要圖修復不止兵部所查者而已
然卒不果於行一則套內有賊版築難興一則應募無役
丁夫難役而其大要則在於不特任事之臣也今之爲巡
撫者計日數月恒望內遷以此邊方重務誰肯以身任之
雖奉明旨勸諭不過互相推諉耳虛文其心以爲延
一二年自有他人承任至於南京總佐大臣則又惟圖內
地之逸孰肯任邊疆之勞聞以此任加之必憾然而受
三下近詔各邊巡撫官不許輟動久任責成真大聖

人之見也顧此役事手寧夏延綏二鎮地方而總理則在
陝西若行三鎮巡撫甲可乙否論不歸一決難齊若臣先
年蓋以總制任此事易於成但今總制向書王憲奉命
經理甘肅邊備事畢回還年深望重難久滿邊隅兵部既
以題有一成命會推文武大臣各一員前去總理臣愚
以爲必經國如家實心幹事者方可倚賴然須年力精
壯乃可任跋跡之勞需度宏裕乃能存悠久之念資淺而
稍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冗而重其事權使難爲
之勢到彼督同鎮巡守兵備等官親詣沿邊一帶相度
事勢修理墻壘若干先將合用錢糧器具機木等項措置
完備有探套內無賊擇日盡令接應臣有修墻壘以漸而東
勿急近功務圖久遠勿併工於朔月必陸續以修舉二月
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如大賊在套不可舉
邊方亢旱亦不能舉順時與勢從容爲之一年修完一百
里則三年可完若能修一百五十里則二年可完約以五
年爲期大工必然就緒墻壘高深廣闊丈尺俱如臣所定
擬方足保障空壕以築墻壘口界沙地約二十里取土稍
遠餘皆取諸墻外之土用力不難套中舊有伏藏零賊之
約不過千人不可以此借口靈州與武營花馬池定遠營
各有守將築寨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有參將一員鎮

城有遊擊將軍一員待與工之期調取就近隨處防守仍
量取寧夏兵車數百輛於興工處所布列成營以爲丁夫
住宿之所緩急亦可在比飲避寒賊知我有備決不敢來
此在提督者之調度何如耳至於合用錢糧臣時止擬動
支發到官銀十萬兩并起騰裏人夫每名各帶工食銀不
得過二兩然夫銀尚未曾起官銀雖實夫糧止用過一萬
四千兩餘皆劉瑾取還回京今應募人民變遭殺掠又兼
天時薄收疲敝已甚似非前比民夫恐難再役必須雇募
邊人價供版築之役習聞虜賊之害俾銀賸聚於苦不恤
況其中有耕牧鹽課之利又庶乎以供道而使民省也又
照延綏定邊營石灣池迤東至寧塞營寧夏橫城迤北至
黑山營各地方俱有邊牆難保無賴敵之患提督官待大
邊完日以其餘力興廢補塹諒不爲難且念陝西三邊爲
中原之門戶鎮鎮三鎮安則陝西安而中原安矣謹將先
年兵部所覆臣初建議及後停止緣由 奏疏各一通隨
本上 進乞下該部檢查議擬通行新推提督大臣并陝
西延綏寧夏三鎮守臣知之庶乎事機之利官議論之本
末可一覽而知矣等因具本題奉 聖旨卿所奏朕即覽
之足見經國至意保邊之道實不啻此兵部者了來訖欽
此又該本官覆稱自弘治四年任陝西按察司分事副

使七八年間通歷八都三邊之遊使時邊備猶有可觀腹
裏州縣未甚凋敝弘治十六年御史曹元收取修邊銀兩
赴京比經再起征真鑄事定方欲有所論奏 請奉
初取回不果嘉靖四年伏蒙起用復往提督陝西邊務正
值實數數萬伏藏金中惟練兵實糧調度諸將爲防禦計
不暇及於所謂邊墻者虜見我備極嚴密士馬聯絡雖在
套中不敢侵犯我境間有竊入隨後斬獲遂爲過河出套
之謀而臣亦 奏奉 初行取回京矣比年鎮巡言官屢
以修復此舉爲 請該部止行勘議無人肯任其實今給
事中陸粲舉 奏備駁 采納華因具本題奉 聖旨卿
竭盡忠誠爲國遠慮朕具知悉已覽之今兵部勘議施行
欽此看得大學士楊一清題稱前項修邊事宜一節該本
部議覆 奏有前項 欽依已經會官推舉文武大臣前
去經理節奉 欽依是王廷相提督整理陝西延綏寧夏
一帶邊防欽遵外今大學士楊一清又 奏並將先年所
覆建議及停止 奏疏緣由通行各官知會緣本官巡歷
邊防有年檢知全陝邊防故深憂慮欲一勞永佚之計
且恐老誠忠愛議擬明白別無定奪欲候 命下即各抄
恭備行新差提督本部右侍郎王廷相及陝西延寧三鎮
鎮巡等官查照先奉 奏事理逐一從長會同計議

當務要審修舉不許徒費文移虛應故事果有見處
置上緊具奏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這節火條奏
邊防事宜委曲詳盡你部裏便抄粘備行新差提督侍郎
王廷相及陝西延寧三鎮守臣逐一從長會同計議停當
着實舉行不許偏執已見故爲沮撓亦勿得虛文搪調徒
應故事若應差武職大臣督理及合用錢糧不敷上緊具
奏定奪

爲邊務事

楊一清

前月傳聞寧夏官軍失利損折數多臣料必是寧夏河東
地方套內大賊擁衆入境寧夏遊奇等兵截殺與寡不敵
以致失事近見鎮守官奏報本乃知是黃河之西賀蘭
山下徑逼之賊且彼地方一面阻山一面阻河管堡相連
溝渠參錯自來止是套賊割掠並無大警所以百十年來
無大失事今聞是套賊一技倖過寧夏地方將越賀蘭山
下往莊浪西寧搶殺總兵官抗疏等輕率出兵無有節制
卒遇大賊去鎮城不遠又不多發官軍東應以致置士被
其蹂躪落崖而死者甚多對陣死亡不知若干的數馬匹
盔甲盡被搶奪沿途人畜擄遺殘害飽其所欲而去緣總
兵官抗疏正兵副總兵趙鏞奇兵遊擊李勳遊兵各有三
千以上之數又有止所按伏之兵全無一級斬獲大獲要

敗却又不行具奏朝廷設事兵以保邊境今若此馬
用將官爲哉已該總制尚書王瓊參劾爾來兵部題奉
明旨將抗疏罷職趙鏞等調用外事雖在於一方而關係
全陝利害今套內數萬之賊奸謀同測河西莊涼等處大
虞壓境若使各鎮將官俱似此輕率怯懦將來地方之患
殆有不可言者雖有旨行巡按查勘恐其似往年動報
邊情動經年歲久無警策合無差中一員領勅前去
會同新差巡按御史親詣寧夏地方廣詢博訪從實勘
務將應參官員指實奏請從重究治仍乞勅兵部將
該鎮總兵副總兵李將等官就近務選謀勇膽戰者更替
臣又切見寧夏一鎮孤懸河外密邇賊巢夷漢雜處最難
控制日明鑄叛之後元氣未甦重以慶慶人台涉之患
地方多事兵民困苦極爲守臣者正宜緩刑薄斂有事
惜費近聞營糧令事張學德嚴刑以減官軍科罰以助工
作指揮千百等官小有過失非法榜來置之通衢有即
時審死者有死於牢獄者寧夏鎮城自有按察分司總官
所居未嘗撤漏却將真鑄權府地改建分司役使軍夫於
蘭山採打木植燒造碑瓦一月有餘動撥官軍防護營費
不貲失官軍本以應敵今其供防護之役以成修理衙門
之事可乎且背蘭山乃天設險險在山樹木正彼密以

追賊騎奔衝近年官家軍民任意砍伐以致空疎賊馬易爲出入官司正當嚴禁本官乃公行撥夫砍伐以致官屬下人乘機伐取不啻數倍自撤其險何以爲守又聞是造生祠望貌其中以若所爲似不復知有禮法者矣合無行令差去給事中一體查勘奏交吏部急選公廉老成官員過去更替出納錢糧稽查奸弊以收邊軍之心以養官軍之氣及照巡撫都御史程鵬固亦風力任事但其到任未及十日即將本官奏保旌異蓋限於不知也其後訪知其惡聞甚追悔以薦舉在前不敢復加參劾夫始聞其有才而薦之後知其有過而劾之正大臣體國之義而乃避嫌以養患底惡以殃民亦安能辭其責哉臣於彼處地方事情知之甚真視官軍疾苦如切已身故懇言之欲亦防地方之患於將來也等因題奉聖旨覽卿奏足見籌邊至意主副將官不可久缺兵部便於附近推舉堪任的各兩員來看奏報內事情隱匿不具差差給事中一員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查明具奏處治爲 勅與他張崇德爲罪多端若待勘問必百計營爲掩過求免錦衣衛選差或千百戶一員齎寢貼去先將他拿獲送回原等處牢固監禁候差去給事中到日一併會問明白奏聞重治都着上駁去該衙門知道欽此

爲調集各路軍馬防禦事宜
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王 題本年正月內臣在甘州因寧夏失利議得北虜數萬深入河套蹂躪寧夏搶掠靖虜侵犯莊浪聲勢傳聞連數千里寧夏雖已失利靖虜擊斬得捷其虜賊守無失即今草枯時月堅壁清野彼無所獲自當困走但恐夏秋草茂今南遍野此賊數萬分道併入難以支持必須及早設備庶不臨期倉卒失措已行延緩寧夏固原三鎮總兵等官各議每鎮選定精兵一萬大約三萬之數待草長之月屯聚賊入要害地方設置火器預備糧草會同裁發候各官會議停當回報至日另行具 題外據據鎮守陝西都督同知曾繼呈要將正兵三千在固原城奇兵三千分佈海刺都西安州環慶等備官軍分佈山城紅德城遊兵三千分佈鎮戎所黑水口調甘涼遊兵來安會及調備各官軍民壯召募人等一萬餘名分佈平涼涇州等處防守及調派派參將人馬分佈臨鞏三府防禦俱限本年四月初十日以前會到指定地方又據鎮守寧夏總兵官曾繼督同知杭雄呈要將正兵二千分佈靈州奇兵二千分佈鹽池遊兵二千分佈常州擇月前去按伏又據鎮守延綏總兵官張鳳呈稱前總兵劉王兵三千分駐花馬池遊擊下營兵三千分駐定邊營

遊擊梁震兵三千分駐花馬池或在定邊營各呈到臣等
考史冊記載北虜爲中國患無代無之漢文帝時匈奴
十四萬騎入朝那首開殺北地都尉即今固原平涼之地
唐太宗時突厥合兵十萬餘騎寇涇州渭水便橋之北
本朝弘治十四年北虜任套保國公朱聰率統京營兵二
千駐榆林分布參將神英防守靈州是年虜賊由花馬池
深入固原涇州官軍敗死者七百餘衆十八年復入靜寧
隆德會寧地方正德十年右都御史鄧璋總制廣賊西入
固原止隴州東入米脂至綏德黃河岸嘉靖元年右侍郎
李斌總制廣賊深入固原至涇州即今住本虜賊號稱十
萬而腹裏地方正德歲荒前項三鎮守臣議來分布軍馬
并所在住兵共約有三萬之數所在城堡見在糧草多者
不設萬人一月之用或有糧無料或有料無草如花馬池
糧約穀萬人兩箇月料穀萬馬一箇月草止較半箇月之
用固原糧頗發支用草止三萬東較萬馬三日之用此舉
其最多者而言其餘城堡處缺少甚至僅有千數石者百
十餘石者雖發京運銀兩前來運方連年荒旱無處糴買
及開中鹽課召商報納本色俱無應者臣調取近年各處
走回人口楊王等審問虜情此日云賊來必聚集四五萬
衆方敢深入嘉靖六年套賊入境不及三千因少遭剽劫

靖元年達賊搶至涇州之畔聚有五萬虜衆官軍分散不
敢迎敵今取來走回男子王廷通虜賊親見又有新走回
男子一人王歪頭係寧夏人說稱小王子大營見住在套
此時天氣馬瘦到七月八月秋涼時定要大舉入搶臣畫
夜憂慮求謀禦虜萬全之策查正德元年總制陝西各路
邊務左副都御史楊一清疏一奏分兵禦虜防畧最爲得
策其法以定邊營花馬池與武營一帶爲藩籬分布延綏
前兵駐定邊營選兵駐花馬池管寧夏奇兵駐興武營與
延綏西路參將并花馬池參將兵聯絡駐劄以壯藩籬以
石溝鹽池肅州蘭城山城一帶爲門戶分布寧夏正兵於
靈州石溝鹽池西路參將兵於鳴沙州陝西遊兵於肅州
環慶守備兵於山城各駐劄以嚴門戶以固厚東西一帶
爲屏蔽除各鎮守陝西都督駐兵鎮我所調度固原環慶兵馬
以保庭除以安定會平涼一帶爲寧夏調甘肅遊兵來安
會以保寧寧時虜賊向往往相機截殺正德九年十二月
內該兵部覆題奉武宗皇帝聖旨體傍旁患一依楊
一清奏請度欽此後因設備嚴謹套賊未嘗入境今臣
反覆審度寧夏各處無過於此但查即今寧夏夏官在正首
遊兵僅有六千延綏比舊又添遊兵一營共計遊兵三營
實有九千先年固原止有正兵三千以此計固原遊兵調

在肅州今固原亦有恭將李佐奇兵三千挑派又添一參將王幾兵馬一千比前兵馬增多相應酌量分布延綏總兵官張鳳整棚正兵馬并督東路恭將王効及調山西大同遊兵拒遏廣賊東寇葭州府穀米脂綏德之路延綏副總兵劉王奇兵三千駐舊安邊營擊擊一雲兵三千駐定邊營遊擊梁震兵三千與恭將雲昌兵二千同住花馬池營寧夏副總兵江恒奇兵二千與中路李永定兵八百同駐小鹽池寧夏遊擊李勳兵二千與協同霍靈兵三百同駐興武營或駐清水營寧夏總兵趙瑛正兵二千與守備安世兵五百同駐靈州寧夏西路恭將楊和兵五百廣武營協同史經兵三百五十俱駐鳴沙州或移赴肅州固原遊兵三千舊駐環縣山前城阻截廣賊東入之路固原奇兵三千駐鎮戎平廣或移赴肅州固原正兵三千仍更固原駐劄相機進止靖廣年備趙景兵七百駐乾鹽池西安州等處恭將王幾兵餘留兆岷守外摘撥一千五百駐靜寧隆德再調甘州上班指揮楊信下班都指揮張備挑選備禦官軍三千赴安會防守截殺再選土兵五百共一千名隨臣親詣花馬池居中調度各路兵馬相機戰守前項兵馬各就右糧臺城堡分布臨時調度城堡移近邊境勢將深入延綏三營兵共九千寧夏正兵遊兵與雲昌兵共

六千總計一萬六千來自延邊營地方起西至榆林止聯絡擺列隨賊所出臨境拒敵敗路口數多達賊寅夜乘空突入各營擺邊兵馬即便會合一營整陣追襲出奇攻擊前調肅州接伏各路官軍與靈州鹽池接伏兵馬共及一萬之數賊集一處結一大營賊向往往後營敵殺延寧擺邊兵馬隨後賊勢勢攻擊若賊到邊境前項擺邊兵馬拒遏不得入境飛報靈州等處接伏兵馬齊至邊境擺列輪流拒敵大振軍威賊果退遁遵照軍政律條乘機出境攻取務在詳審持重不敢阻賊奸計委延綏西路恭將袁聰寧夏總兵班指揮劉桂藩領官軍修補邊境挑挖壕塹專以慎固封守為上策不以多斬為奇功及照賊聚我寨全仗火炮鎗鏡方能禦敵又須堅固營壘方可自保臣已令延綏寧夏固原各營兵馬兵選鎗鏡手三千名逐一操演精熟并拒馬鎗挨牌等項妥營器具俱整備停當隨時應用又慮糧草缺乏寧夏先令遊兵一營前來與武華處駐劄延綏先令來震遊兵一營前來定邊等處駐劄其餘俱待六月前後各赴指定地方接伏陝西奇遊等兵俱在固原操候臨時調發該用口糧草料行令聞又折色存省本色糧料以待緊急支用馬匹量支草料各就附近草地牧放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督令兵備糧糈等巡等官待

夏田收穫之日多方設法召買縣中備運供給及各勸支
官錢買辦烘炒每軍量給七八升軍糧野戰拒敵之用又
計得各邊官軍遇敵畏懼退縮失利臣選委驍勇都
指揮指揮等官不拘見任開任各分投勸諭今旗
令牌督陣遵照欽奉 勅旨軍機處指揮以下有違繡不
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斬首徇衆官軍斬獲首級與拒敵
不得入境者一體論功具奏除前項調兵事宜俱照
欽奉 勅旨便宜處置事理施行外但恐臣職見短淺備
慮不能周悉處置未盡得宜乞 勅兵部會官計議別有
御薦長策及制取紛官處給軍餉事宜開具上 請行臣
遵依施行等因具本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臣
等切惟用將者 聖主之明當委任責成而不可違授方
畧用兵者總帥之任當有備無患而亦難預設權權今總
制尚書王 因見虜賊在秦采鎮巡聚論之同用前人已
試之策分布兵馬等書已詳猶不敢自是請議於 朝尤
見老臣慮事之周合候 命下仍行本官督照原擬通行
各鎮巡官嚴督各該將領整兵聽調一面差人哨探嚴
緩急徑自相機從宜施行本官 奏內又稱花馬池糧殺
萬人兩月料穀萬馬一月草止穀半月之用固原草止穀
萬馬三日之用此舉糧料草之多者其餘城堡處置缺乏

止有千餘石或軍十餘石者關然連歲凶荒軍餉告乏其
關二麥不收窮困尤甚軍更難有春熟雨澤不降切恐秋
成無望度廩空虛主客兵馬將何支應近者戶部雖經奏
聞引鹽發銀兩通行督餉都御史劉天和處置糧草及
巡撫等官催查民先稅糧未知即目有無成收更乞特
勅戶部仍行督餉并巡撫延緩督辦各都御史作急審處
糧草以備主客兵馬之用若無接濟不敷別有議處長策
即便具由 奏報不然則將士折免罪之不能何心於立
功軍士救死之不暇何力以支敵此則本官含羞未敢盡
發之意伏乞 皇上留意主張幸因具 題奏 聖旨是
着戶部便行各該巡撫官作急查處從長議 奏定奪
欽此

報捷疏
王越

臣會同鎮守太監張開總兵官李俊巡撫都御史張慎叔
等議得賀蘭山後虜寇久成巢穴若不親統官軍出境追
剿邊患何時可息且賀蘭山路險峻官兵三路與寧夏
延綏兵相參升進南路朱謨領兵從赤木口出中路張個
李俊領兵從黃峽口出北路副總兵張安監丞郝善領兵
從宿鬼口出臣居其中出境親督各路官軍聲勢聯絡互
相傳報往來調度又分差旗牌等官各督前鋒自本月二

十八日於寧夏城緣兵乘夜行至山下約十餘里各就下營張相叔并金事李端登隨軍供給糧草二十九日晝伏于低窪去處至日落時入山其路單馬賁貴而進且高處如登天深處若探淵陟崖亂石寸步難行約五更時分始出山口地方寬漫兵分音正疾驅長橋通歷有水草虜可居止之處朱謙抵長流水配井至谷堡泉泉水井歇涼亭等處張個李俊直抵南杏園北杏園南柳溝北柳溝夜間窺雙樹兒等處俱各止有銅腔鹿角等物并擄人馬踪跡臣即令旗牌調兵徑往東北會應張安其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哨至花果園瞭見賊之牛羊官軍爭先馳進賊忽見我兵驚慌各顧馬匹一時不得齊聚先上馬者約有三百騎前來迎敵張安李俊來擊轉戰至辰時官軍奮勇齊入賊陣斬首一十三顆奪獲戰馬一十五匹并弓箭什物餘賊逃走南哨將至蒲柳溝其賊望見塵起馳馬牛畜遍野不得收顧各賊止帶家小先從沙窩捷路徑往西北內一賊率領六人捉馬不獲各賊皆棄馬房一齊射箭被官軍圍遶用刀砍斫斬首七顆隨分撥官軍邀趕前項頭畜馬驚四散奔馳追逐不及止邀收十分之一先行送回小口見得前賊帳房寬大整齊衣甲什物比眾不同必是賊首又帳後石臺低牆栽有山果樹林并野菓根苗顯是久

住巢穴當令夜不收將帳房箭輪車輛盡行燒毀數內軍人胡孟臣於窩鋪內斬獲幼小首級一顆又合兵追至大把都期前賊集聚聚散漫廣衆不知其數分爲三面并力馳馬前來衝突我兵見賊勢猛下馬齊用鎗鎗拒打煙塵漲天賊稍退却馬上官軍奮不顧身乘其風順塵暗持刀衝入賊陣斬獲首級十顆奪獲戰馬十二匹弓箭什物賊遂潰亂奔走又追至白髮寺日色將晚張安兵方回有夜不收報稱迤西塵起料是賊來跟蹤當官軍持槍趕追等三百餘人伏於道傍溝內餘兵徐往東行賊果循溝岸而來伏兵突起賊馬驚亂郝善領兵阻截其路官軍分枝追斬首級八顆張個李俊朱謙等獲兵亦至又追至柳溝兒斬獲首級三顆共斬首一十一顆奪獲戰馬十三匹並將吳江追賊天晚回兵各賊號哭放火而去臣差旗牌調各路人馬於初二日晚初三日早俱回至寧夏城軍馬休息查得斬獲達賊首級共四十二顆奪獲戰馬一十九隻達馬一百二十二匹毛牛四隻黃牛五十四隻羊八百六十隻獲號藍甲弓箭腰刀鞍仗皮襖等物共一千八百三件臣看得寧夏寶蘭山後地勢曠遠水草便利六七十年之間兵所不到三四百里之外廣得自由生養蓄息安樂土是以知識我路道接至我邊陲任意往來毫無虞

上勞 聖慮特 命追勦臣竭盡忠義可伐之機深
冒不測之險長驅虎旅直抵巢穴誅其黨類奪其頭首收
其兵器焚其廬帳氣喪膽落號呼奔逃縱使復來豈能安
寢且遠播威果比與近邊截殺不同事體關係重大自古
爲難今臣與守臣同心協謀將士効力成此微功適人慶
幸是皆仰仗 天威修遵廟筭之所致也

朔方天塹東關門記

齊之驚

今寧夏河東寨不毛千里皆古朔方地周漢以來徽猷何
奴率由是內侵以其瀟漫夷行虜悍騎迅長驅莫制蓋痛
秦雍舊矣在詩有之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則是地之爲要
害也匪始自今我 國朝成化間始即其處築長城三百
餘里捍衛以資顧虜自點校抄掠中土因鐵於銷器得工
於解縛疑堅腹高智有具濟而城復卑薄文足爲南牧障
乎嘉靖己丑大寇虜入總制軍務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太原王公瓖奉 天子命以夏六月伏錢提
重師宿基上破走之乃從石口瀉城極自奎壤慨然興嘆
曰險以守峙平以險固也今城去軍營遠賊至不即知設
險于國不如是也賊夷入城信懸飛制無復舊離之限重
門禦暴不如是也亟欲沿革畫畫懸懸外內輔車倚角之勢
姑試之花馬池定邊間便離道四達則資之竟厥功以救

三秦生齒之糜爛可乎乃疏論之以之驚與會事張大用
領其事庚寅秋就緒及冬虜入果不能越大小城增贖利
千緡公因復疏 請自紅山堡之黑水溝至定邊之南山
口皆大爲深溝高壘設華夷出入之防會巡按御史朱公
觀泰亦上一詔大發 內帑佐之且進之營張大用俱接
察副使分督築濬之費督書署總公所部分圖說自黑
水東五十里至將史經以所部兵二千作之又自毛刺堡
東二十四里都指揮吳吉鄭時以夏防秋兵三千作之又
自興武營東四十八里征西將軍周公尙文併諸將士他
工之先說者萬二千有奇作之又自安定堡東十七里參
將王幾以所部兵千二百作之又自紅石崖東至鹽場堡
四十七里遊擊將軍彭斌指揮穆希周以陝遊兵三千延
綏防秋兵二千作之始事辛卯春三月越秋九月告竣
深廣皆二丈陞壘高一丈廣三丈沙土易圯處則爲墩高
者二丈餘有差而壘視以深淺爲關門四清水與武安
定以營堡名在花馬池營東者爲墩標總要則題曰長城
關高臺層樓驍軍虎視凭欄遠眺朔方形勢畢呈於下可
以折衝櫛頭毛卜刺堡設墩門以視夷險三里五里置周
廬敵臺若干所皆設戍二十人乘城哨守擊刺射敵之器
咸具方役之未就也公隨所駐步履意匠經營煙山整頓

必得其勝勳至矣我巡撫右僉都御史胡公東臯復提
辦綜理孜孜贊贊之驚飢傷受事甚茲有成公偕胡公巡
閱至登樓舉落成酒醉曰天險不是過矣復榜以朔方天
塹四字命之驛僭記歲月如左若夫公百世保障之勲三
秦樂利之澤天下所必公頌而特書者門墻奔走吏宜關
以俟之嘉靖十年辛卯秋九月之望記

朔方天塹西關門記

齊之管

總制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晉溪王公瓊初與之管經
畧斯土其言曰歲在戊子正月賊自五岔河踏水渡沿野
鷄臺西登干岸反出鎮遠關內假道以爲西侵之徑前鎮

陝西有唐之鎮遠關

卷五

帥杭雄中其餌價軍賀蘭士馬物故無算今庚寅五月賊
從西海來乃傍靈武高東入以歸巢穴後鎮帥趙瑛俾其
衆堅壁平羌虜殺掠人若畜各千餘宿留數日以去此元
兵入夏之道也夏其危哉茲議北塹沙湖以中據河山之
險足以禦一固矣而鍾之坤陽獨缺非萬全計也子其圖
之之驚乃親往相度南從唐來壩口備前巡撫都御史王
珣所鑿靖虜故渠以北通出嘴墩凡百三十七里可以濬
築爲險以復于公公既其說於朝詔以爲可既而之警
自意宜必有徑近可省費而易成乃大山被蒙茸陸嶮巖
下地坑形勝求水泉往來三日則得赤木山口距大壩

堡城之西北址僅八十餘里山口有石數里亦可累以城
焉因建議戰士方皆就北東二役此宜繕屯丁爲之更復
于公并告我巡撫右僉都御史胡公東臯皆曰甚善其言
或者不察駁以多石而士人扭于久安多和之者公爲之
停役辛卯歲秋八月公從高沙渡河自來營度約胡公暨
鎮守左衛叅劉公王齊往商以成者之見公曰古稱
匈奴皆居此邦之西猘武牧於處與虜所失祁連馬支諸
山舊常安在朔西海廣如未燃之火已星星積薪下矣此
不足備也且設險責於要害耳夷冬之間安得盡爲黃曰
壞以便吾役哉二公咸以爲然乃君從之警所相起自赤
木亘延王泉之三塔墩止五十里議集屯丁六千人厚其
犒餼令都指揮陳爵統而作之於是築缺補成削堅立
鑿深塹繚繞難未及沙湖城之壯備亦足以割斷腰纏躍馬
之路矣關門三日赤木曰靈武曰王泉可方軌並騎出以
便我之撫蘇哨警凡三十五日而工告成號召黔愚經紀
缺焦勞級輯之寓胡公之料理詳矣之警但受成監督耳
武謂之警曰北東二役晉溪公王璽子必王城追城成而
晉溪公喜動顏色也胡公擊之不復爭乎餘應之曰夏人
禁矣役不可久復霜而土將凝矣無衣之嘆與矣公整靖
定極塹而鎮軍已存何城之敢復望也然前說竟不可易

數年之復且必見之何也賊以北東二城厚完而不可入將東幸之榆林閣榆林戒嚴而亦諸城阻矣將西幸之賀蘭之後今茲整所未壞之堡必有受其害者是地安得不城而大霸之險可不終續乎哉此後君子之責也書以記之嘉靖十年辛卯十月朔日記

朔方天擊北關門記

齊之變

夏鎮北境自河東黃沙之長城百里燧臺十八墩歷不能守於是河西鎮遠關爲長物黑山營遂棄而威鎮堡還矣北虜取徑於賀蘭伸古脇於莊浪西海勢有所必至也或言於朝曰不早圖之將延入心腹夏其能久宜復河東

金瓶梅詞話卷五十九

五十二

城燧河西營堡固守之耳事下總制軍務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瓊議以閩公乃簡軍徒盛軍實自靈武渡河入夏宿留平虜威鎮之間鼓履駐望召宿宦老卒兼詢之既得其故乃進副使牛君天麟與之覽詔之曰所謂河東西之燧燧營堡遺墟故在也何名爲復但未必守之策耳夫內勢有所不及則外馳孤懸彼重方有餘而甘蹈蹙國之罪哉如可復也可失也因上議請於唐朔方軍故址北數里爲深溝高臺東屬之黃河西屬之賀蘭徙邊堡之無屯種者近以助守望則虜自不能入矣虜不我窺然後奮力修治其外招才則至之

十招尺則至之尺也有詔鎮巡官舉行時嘉靖庚寅十二月也會鎮巡官俱以事去任公屬之營料理役事越辛卯春正月新任巡撫右金都御史胡東皋自劾至總兵征西將軍周公尙文自酒泉至倉然事事惟謹三月之望之營以巡按御史朱公觀薦陟按察副使夏之邊工專責成焉因偕前副總兵江桓遊公所部分圖說率夏正奇兵并陝防秋兵合六千五百有奇就侯胡公周公復命幸以來協相度以弦徑近前水泉以便坎沃鳩工集材百用威備而周公因留督諸軍役草食露宿與丁夫共甘苦者五次月至秋七月工告成由沙湖西至賀蘭之東兒溝凡三十里皆內築牆高厚各二丈外濬塹深廣各一丈五尺有奇牆有堞可蔽有空可下視以擊設爲關門二東曰平虜中曰鎮北其上皆爲堂若干楹其下各增城三面爲二堡周連里百二十餘步徙營威鎮并元鎮堡牛黃之穴從內出軍之無屯種者於西偏腰爲臨山堡城平虜鎮北相繼而營舍人工費皆給於官爲敵臺四皆置寶臺三間連臺八各設戍二十人給以弓矢鎗砲矛盾之器沙湖東至黃河凡五里水漲則澤竭則塹房可掘出皆爲高牆高厚一丈五尺塹深廣一丈以旁室其間道於是寧夏河山如故而陝塞之險一新矣公來閱視會鎮守左監丞劉公玉公副

總兵苗君鑾駐守東塔成爲公謂之營宜紀歲月乃僭作
朔方天塹元關門記嘉靖十年辛卯秋八月朔日識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九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十

甘肅

甘肅鎮

魏煥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即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免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又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漢燉煌郡與前四郡地方俱隸甘肅至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隄遂棄燉煌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右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藏此又河西地形之大畧也

甘肅保障

魏煥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遶胡虜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千張掖設肅州衛千酒泉設西寧衛千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也兵拒守警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焉充國奏曰蘭州兵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為要莫不

交聯不絕便兵戍飭關具謹烽火通勢併力以遠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為法斯得矣

甘肅邊夷

魏煥

甘肅之邊北虜止或種亦不刺然據西海瓦剌環遶北山其餘皆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為業而已其餘遠番止令通貢土達元萬戶把丹之後安置平涼今為亦不刺所據哈密諸番衛本中國藩屏今為吐魯番所破

一土達元萬戶把丹據平涼洪武初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編為民仍號土達其壯者選為平涼衛軍正統十四年北虜阿渠寇陝西平涼土達被掠成化二年北虜大舉入寇固原土達李俊迎獻羊酒有北從意四年平涼衛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一近番黃河南有洮河二州北有西寧皆漢郡唐末陷于吐番宋為夏元昊所據俱為蕃族洪武初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收貯官茶二年一次差京官齎捧金牌信符往前三處附近番族招番對驗納馬洮州火把藏思暴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等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西納馬三

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互市茶馬舊得法彼各向順後茶馬不行時入侵擾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等族反侵內地巡撫都御史馬文昇調兵征剿斬首八十三級嘉靖元年西番反侵內地鎮守都督鄒卿領兵討之不能克以後每歲入境殺擄人畜嘉靖八年西番數至聲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靡右之民深被荼毒總制尚書王瓊撫勦並用攻若龍板爾二族撫定木合等七十族西番始寧

一亦不剌正德四年比房小王子怒頭目河你充斯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二首僥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里至京州城下乞空閑地安住分守京州將官開門不敢應九十餘日始大掠庄堡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詰印諸番散亡據其地居之

哈密即唐伊州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卒其弟安克帖木兒立永樂四年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賜金印西有哈烈北有赤刀把刀畏吾兒罕東北有赤斤蒙古南有阿端罕東先千闐等番俱授官賜印為哈密應接哈密能立則通西藩屏固矣成化九年土魯番遣使阿力彌哈密莫農掠赤斤蒙古諸夷時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為頭目者林所統王母努溫答力牢國不從阿力彌王母金印以歸

二十年甘肅守臣奏令王母外孫哈密都督罕慎襲忠順王爵貪殘不仁阻勒貢使弘治元年土魯番連境阿黑麻詐言結親誘罕慎殺之乞天便往和兵部尚書馬文昇請勅諭阿黑麻遣使獻還哈密城并金印五年守臣因先安定王亦板丹與先忠順王脫脫同族奏差官詣西寧求安定王族孫陝巴者襲封忠順王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人潛住土魯番地方盜馬殺人阿黑麻領衆入哈密殺阿木郎支解以陝巴與彼皆蒙古人元之後裔不殺執歸六年命侍郎張海經署哈密遣使捧詔詣土魯番貢諭被留七年阿黑麻復入哈密拒之

掠罕東諸衛番夷聲言欲奪占甘州八年巡撫都御史許進至甘州時阿黑麻已退留其頭目牙蘭據守哈密進諸兵同總兵劉寧往征十一月攻圍哈密破之牙蘭遁走斬首六十級宥脅從者八百餘人九年阿黑麻復襲哈密破之留其頭目撒他兒并哈密頭目奄克宰刺等住守刺木城奄克宰刺等密會瓦剌頭目小列克調兵五百襲斬撒他兒并餘人奄克宰刺回守哈密阿黑麻復遣人圍哈密小列克領兵來逐退十年阿黑麻差人送陝巴回哈密十七年陝巴嗜酒招寇屠夷怨之頭目者力克等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聚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

真帖木兒乃罕慎女所生時年十三歲采哈密近地刺木
其居住中臣差都指揮朱璫領軍送陝已至哈密中圍撫
其帖木兒回還本土伊因父阿黑麻死衆兄鬪殺不肯
回朱璫勢來甘州居住正德陝已卒其子拜牙即襲封三
年土魯番遠望滿速兒遣使進貢乞放真帖木兒回本土
不允至六年始送回本土八年拜牙即貪寵屬美差之走
入土魯番滿速兒遣人來守哈密要求賞賜都御史彭澤
李昆相繼與段絹等物甚重彼索取無厭肅州兵備副使
陳九疇將美使倒刺火者等俱繫獄死滿速兒牙木蘭兵
九萬餘騎十一月十五日入嘉峪關十六日遊擊苗軍來
將將存禮領兵禦之俱敗續官軍死者甚多至十二月十
七日方退起總制王瓊經畧自是哈密衛都督札吉孛刺
部夷在肅州東關亦斤茂古衛都督鎮南東在肅山北山
金塔寺罕東左衛都督只克在肅州南黃廟山罕東衛都
指揮板丹在甘州南山皆避土魯番各失其故土哈密遂
不復立矣

甘肅經畧考

魏煥

一說今之議哈密者曰復城置衛弗能衛而守也約好與
師祇賂賂而置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
不可驟以外夷視之也爲今之計其若得人而先其所易

緩其期效以徐圖之耳始必責彼寇徒昔犯順之符糾彼
寇今日通貢之使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周羈縻之術以
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
補其缺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徠多方俾卒旅悉復
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做趙克國興屯田荒地則效
魏武今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根餉秀復國初之積宇
備既固攻戰時發或要前踵後出其不意之援後旁我退
日增歸附之酋將見瓦剌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
我則結以恩齊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旅依我安
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援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

順王嫡裔擇其智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
復讐之器于赤斤等最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
督諭以翊贊協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
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從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
宰御倘彼不悛再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
斤等衛之兵衝霄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徐取元寇而
戮之以示天恩吾見在彼勢窮必通種款必堅然後隨
機應變而更爲哈密未逮之圖使勢之在哈密者有如常
山之蛇擊其甘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
應雖十土魯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此則一勞永逸帝王

全勝之策也

一議者謂聯屬西番須復茶馬彼得茶而常保向順我得馬而益壯邊戎番族歸心則西海寬居之虜可併力而驅之矣

一說虜在西海可無備乎曰惟視虜勢之強弱何如耳弱則不必備強則備之而為計甚難前代固有屯兵青海以斷羌虜連和內侵者矣而徵輪調發大困民力不可為法也正德十年曾調朔方勁兵逐勦之虜避走松藩款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即其驗也為今之計惟於洮岷河蘭之地繕城堡遠斥堠廣儲蓄令諸守帥嚴謹備禦伺海賊強盛連和西番有內侵之勢則請諸總鎮發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以拒之

一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盜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易聯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資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之道也

一河西屯田敵兵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牛不設耕種難也果遇殘破生聚難也股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且差

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得人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新不廢舊祭祀之類勦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也蓋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糧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車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糧千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

一提督尚書金獻民題亦不刺一節要照依祖宗朝嘉峪關外設立赤斤罕東哈密三衛事例於該鎮撫塞官內選差前去近邊諭以朝廷恩威軍民殺伐利害令其各安生理如果革心向化聽我招致就便安插該為衛所許其以時通貢量加賞資以結其心仍擇其雄傑一人授以職事立為頭目使令鈐束部落遇有緊急聲息量調人馬為我策應有功一體犒賞

一總制尚書楊一清題今二種殘賊將番族戍守已甚不

能生存遂與之糾合為寇西寧最被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脅合夥為之招引道路番達合勢我之邊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議者動以不可輕舉為言雖兵凶戰危誠宜慎重而玩寇養患亦非所宜嘗竊嘗之套賊勢雖猛烈如風寒暑濕之病來則疾如風雨治之不善即能殺人然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七而安西海之寇如瘡結胸腹間目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瘳元氣日漸消耗後將難圖與言及此豈得不思所以處之而徒玩時愒日以俟俟于無事哉且阿爾達爾已遁止是亦不剩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羸弱番人勢非得已

然地上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毀草畜被其搶擄欲報怨讐而復其故產人豈無是心哉此間諜之用亦不可也

一嘉靖初李龍總兵守甘肅以都御史許明提督龍與明同里人龍嘗謂明以嚴御之遂不協時明欲節邊費減銀價三分之一軍有怨言龍激之使叛遂鼓譟而入明被害事 閩龍問極刑指揮以下死于獄者亦多邊軍內叛之隙自此開矣

甘肅鎮

評論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為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

處英降者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領守肅州漢初為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通路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元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哈密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未樂間封西夷酋長為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屬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為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 命侍郎張海往經界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

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人據哈密遣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未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先等賞幣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於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克國吾未可見矣

哈密分壤

郭紳

白肅州城西七十里至嘉峪關嘉峪關西七十里至大草灘番達千戶哈喇那孩等住牧自此分一路由此而西西有大鉢和寺都指揮倉阿他兒等族又有柴城兒帖木兒等族住牧大草灘西七十里至回回基指揮哈六等族住牧十里至一騎馬城指揮總失加等族住牧騎馬城西二十里至三顆樹也先克等族住牧三顆樹西五十里至赤斤城上東兒加等族住牧今赤斤蒙古衛即此地赤斤西一百七十里至嘉峪都督卜刺召等族住牧今爲嘉峪衛即此地自此路分爲三一路從南而西至阿丹城八十里阿丹城西一百一十里至瓜州地總上克等族住牧瓜州城西七十里至阿丹榜何脫太赤等族住牧途過敵刺城之北又有察班城阿丹六十里至鞏的兒帖木兒等族住牧鞏的兒西五十里至牙卜刺牙卜刺西七十里刺陳刺陳西三十里至哈卜兒哈卜兒哈西六十里至他失卜刺阿他兒等族牧他失卜刺西一百里至沙州城都督卜克等族住牧即今之沙州衛是也沙州北八十里至亂失牙蘭海子卜木兒古等族住牧亂失牙蘭西一百八十里至阿罕其南又有虎木奇城阿答罕西一百七十里至哈喇哈刺及其西南尚有也克古墩哈刺及西一百七十里至哈六卜刺西一百二十里至牙卜刺牙卜刺西八十里至也

力帖木兒也力帖木兒西北一百四十里至哈密城皇明立哈密衛封其酋長爲忠順天順成化間鄰封土魯番構逆殺其王奪其印行又掠其子女守臣建議求其族曰陝巴者嗣之逆虜遠壇阿黑麻復虜而去又以其黨牙蘭據其城弘治中朝廷命都督侯謙兵部侍郎張海遣肅州衛千戶楊嘉深入其固撫諭往返三次雖已獻還金印而陝巴仍留弗遣據地如故張海等上言絕其貢賦不容與中國通既而總兵劉寧與太監陸間都御史許進等合謀駐軍王子庄爲後援遣副總兵彭清督偏師直至哈密城破其衆斬首六十餘級乃班師彼方震驚且以朝廷絕其貢路則凡資於中國者皆不可得乃復求通貢歸前虜掠還復侵疆是固劉寧等征討之功而張海之策亦不可誣也朝廷錄其功陞賞有差一路分自苦峪從中而西四十里至王子庄弘治八年太監陸間都御史許進總兵劉寧少監沈讓率大軍駐扎於此王子庄西北一百六十里至禡禿六塔來西一百三十里至體乾卜刺體乾卜刺西一百三十里至察提兒卜刺察提兒卜刺西一百三十里至額失也額失也西一百一十里至利六溫羽六溫西一百二十里至哈喇哈刺及哈喇哈刺西一百三十里至召文虎都召文虎都西一百七十里亂失虎都亂

失虎都一百三十里至呵赤呵赤西一百五十里至引只克自此過也力帖木兒至哈密三百五十里矣一路分自苦峪從此而西至羽寂滅綽見吉等族住牧羽寂滅正此一百二十里至麟來麟來西一百四十里至垣力垣力西一百五十里至哈刺哈刺灰哈刺哈刺灰西一百二十里至哈至哈至西一百一里至坡見那坡見那西一百四十里至六溫羽六溫羽西一百二十里至俄倫俄倫俄倫俄倫西九十里至俄例海牙俄例海牙西一百四十里至阿赤阿赤西一百七十里至克力把赤其東北又有他失把力哈遜城克力把赤西一百三十里至撒力哈密失撒力哈密失西五十里至哈刺木提哈刺木提西四十里至哈密刺頭墩其哈密城南有畏兀兒把力城畏兀兒即古高昌國按元奎章閣待書學士虞集撰高昌王世勲碑云高昌王家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可驗矣其城之南又有鉢和寺城西南有哈密刺帖記城西北有刺木城西北有阿思他納城東木哈刺灰城上骨兒城北有脫大赤城大抵皆西域諸國之地但世代遷徙名稱不一無可考證今姑存之以備參考

西域設置興復

馬文昇

幅員之內以中嶽為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

繁及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徽煌三郡西里王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開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土蕃所據終唐之世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昊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為宋室患元太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者九十余年我太祖高皇帝應天眷命掃出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簡脫脫故其子宇羅帖木兒襲封宇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峪肅州亦有因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議以聞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遠駐若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朝廷雖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

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葉開奏以王母
外甥長元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王成化二十年遣使
送入哈密鎮守太監韓禮總兵周王都御史王繼皆賞賜
金帛綵段而效勞之人亦各陞賞矣弘治元年阿黑麻以
罕慎非貴族乃假結親而殺之尋遣使入貢且乞大通
事往和番因求為王以爲主哈密國事十時兵部尚書以
爲近日連北虜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麻自有分地亦
難封彼爲王以主哈密彼若入貢亦所不拒乃具上聞
請降璽書付甘州守臣遵遣哈密夷人留居甘州者賞賜
阿黑麻切加貢諭時王母已故弘治四年本酋遂以金印
城池來歸守臣具聞事下兵部本年八月予以爲哈密國
回回以畏兀兒哈喇灰三種番夷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彼
此頗類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累種強虜時至
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肆侵凌至爲難守必須得元之遺
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攝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雖十年
未得安耳先是曲先安定王遣使人貢即忠順王裔派也
子因命通事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姪有可以主哈密國
事者貢使舉王姪陝巴可任狀子遂奏令甘肅守臣取陝
巴審可與否守臣尋以陝巴堪舉及據哈密三種大頭目
奄克罕刺等亦皆合詞告保陝巴年少量宏足以服衆

乞早襲王爵管理國事狀聞弘治五年二月于集議議以
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然尚未給冠服守臣急欲成功
倉卒遣使送之于哈密未幾諸酋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
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妬其賞賜又嘗擄其部
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擄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
也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
人入貢在京師內閣禮部尚書大學士丘公濬謂子曰哈
密軍重煩煩公一行子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
域賈胡惟圖獲利不善騎射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
者徐當靜之丘曰有讒言不可不應予因集議請自往奏
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往邊四方多故公往甘肅四方
遣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督僉事侯
謙領勅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略之既抵甘州謙令寫
亦滿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已勅諭阿黑麻順天
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錄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
遣哈密夷人以勅往迨久未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修嘉
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
黑麻點詐回回二十餘人聚成廣西諸夷頗知畏懼予以
爲此擄既遣使人貢復復陝巴金印迨勅使往又久不報
其輕中國之心者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

安置兩廣福建并開嘉峪關示西域入貢諸番夷俱毋令
入使阿黑麻結怨於蒙夷以孤其勢張侯等弘治七年三
月未前開即歸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下徵張降
外任侯住俸開住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
教之也益以成化年間彼貢獅子甘州守臣奏至 憲宗
皇帝預命內臣接至河南入京賞宴甚厚今 上即位初
彼復貢獅子泛海內廣東來奏至上不責遠物諫官交章
請却之而回其餘貢至者亦不及昔年厚賞利乃教誘阿
黑麻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歸甘州報至
朝野頗驚予以爲彼張虛聲以挾我耳且去土魯番至哈
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又數程亦
無水草入貢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候謹烽火明
斥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馬匹
不返矣夷使人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彼邪謀至此
再不敢復言來攻肅州矣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
番夷二百餘據哈密予以爲此虜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
以威彼終不知畏必須用陳湯故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
楊翁者雅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爲各種番夷所信服
乃請命守臣遣翁奏事京師詢以獲殺牙蘭之策其即陳
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甚悉予曰若用漢兵三千爲後援

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
如翁曰如此取之必矣予乃於弘治八年請 勅甘州守
臣揀選精銳漢兵知前數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
由崑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
牙蘭而中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侯
罕東兵不至即命彭清由無水草常道往牙蘭預知之皆
遁去泊兵至哈密搜城追剿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
於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冊聞予以兵遠至哈密雖未得牙
蘭而擒斬亦多且軍士重勞悉加犒賞至千鎮守太監陸
蘭總兵官右都督劉章巡撫左食都御史許公進有功陞
賞請 上裁之乃加陸蘭俸米二十石劉章陞左都督加
俸米一百石許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食事
實足酬功人心允愜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
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還見等時弘治
九年也予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俟命然後
取寫亦滿還見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宴及阿
黑麻勒諭并賞賜表裏等皆附入今降勅內俱交與後貢
番使同寫亦滿還見賜之其先未給賜陝巴蟒衣綵段冠
服道值總制三邊經畧哈密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公越
來請即勒就彼賜陝巴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

欽以指揮倪端百戶王希恭充軍開住指揮使馬俊嘗主
哈密又三人皆迎合彼意希陸官職每誣謗彼以謾送
陝巴爲名可至上奏審取實以彰功彼好異物不度其詐
因令俊等進本求復職予以俊義守寧州貪叨特甚既充
軍開住官無名可復俄有旨復指揮同知及子請以應賜
陝巴冠服綵段等物令總制王公所遣千戶張仁實往彼
堅意欲遣俊等遂延月久子方得請以陝巴冠服仍委
張仁往至則王公適以其日卒于位至弘治十一年二月
守臣始以冠服并勅諭就甘州給陝巴其三種大頭目都
督馬亦虎仙係回回裔克字羅條長元兒并迭力迷失
係哈刺灰種類皆異佐陝巴者予又應哈刺灰以射獵爲
生各番頗俱多不樂居哈密城遂請量留其家室之半居
肅州許其往來以繫其心并將張侯等查出前居甘州及
後哈密離散夷人大大小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具種子布
疋衣糧遣撫夷千戶數人於弘治十一年二月護入哈密
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周季麟以往來有功者
上聞予論功上請鎮守太監陸閏總兵官彭肅都御史周
季麟皆賜綵段白金餘亦陞賞有差自是阿黑麻感畏朝
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遣使入貢諸番無警邊防底
寧而九重亦紓西顧之憂矣噫懽懽服懽懽之醜虜與復

九歲之番國仰仗 聖天子明鑒且經畧者十有餘年而
功始就中間任事者亦豈一人也哉是何成事之不易邪
昔狄仁傑所論推亡固存之義國家繼絕之美識者是之
茲舉有所本也因記興復歲月及我朝設置之由俾後之
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云

西域夷事跡

王瓊

論曰舜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及禹班師帝誕敷文德
七旬有苗來格是古昔帝王制服西夷之道在德而在不
威也禹平水土三苗不一叙厥貢球璣琅玕是西夷自古
時已通貢中國漢武帝圖西域制軍師置城都護三十六

國當歲以萬計遂致海內虛耗末年有輪臺之悔唐太宗

三十一

感尚昌以地爲西州置立都縣發兵戍守觀徵房杜遂諫
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變衆死亡者衆張掖酒泉
有憂慮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當發龍右諸州兵食
以赴之耳太宗不聽後已悔之今之哈密即唐兩伊州之
地元封其族裔爲威武王唐之國初改封爲忠順王賜以
金印并置哈密諸夷校官降印一示羣屬而已後忠順王
數世無道不能自立又與土魯番有隙吐魯番屢侵滅之
其物之吐魯番虜陝巴欲遣使後往彼和番且欲送回忠
順王陝巴復立馬公文升以爲我朝比虜雖勝未嘗遣一

使趙若自送回陝巴峯去王封居于甘州所謂一言而可以與邦者吐魯番之衆何自而香自其帖木兒之來不當留而留之去也其不當貴而貴之及其稱兵近郊嘗求賞賜富出兵擊之而乃不奉王命遣使納幣處是必欲得無道之牙印而復立而吐魯番之志由此遂驕肆矣其後守臣方欲矯誦好之弊最以拒絕之托為奸細以殺戮之遂以禹貢所謂珠璣琅玕為頑石而欲棄絕西域貢路使西河生靈橫遭塗炭所謂一言足以喪邦者豈欺我哉雖然前之守臣鹵莽任情固可罪以至於懷仇私怨矯誦殺降引用邪黨布列中外大開邊釁河西之地幾至失守者其心何忍乎愚嘗謂昔日撫夷難者宜安分而今驕恣也自非開誠心明大意宣布朝廷之恩威豈能使彼信服如昔日哉或曰然則哈密可棄乎可守乎曰漢武帝唐太宗營子之矣不可為法也今吐魯番之強區據諸番羣失其故土獨哈密回回存者以與吐魯番同類故也我豈能棄之所棄而不能立者忠順王一人而吐魯番肆志營恩內侮劫殺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使今日盡端不負唐吐番宋元吳掾河西以叛中國之事未可保其必無矣觀者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

議處表憤以固邊防疏

臣切照甘肅一鎮事以防禦回虜而番諸夷之中惟吐魯番回夷性極狂狡而夷酋連璋蒲達見尤如見域之不可測也距肅州一千二百餘里曰哈密本元人脫脫之國洪武年間以其國來降乃改為哈密衛封脫脫為忠順王俾守世哈密以掌西夷入貢之戎又於沙州等處設蒙古軍東由先赤斤苦峪等衛分處番屬以衛我甘肅地方相繼相保廢藩置縣之固焉成化年間吐魯番連璋阿力併其子阿黑麻生事邊境值忠順王索羅帖木故其母理事遠擅阿力乃因而虜之既罕慎襲封又缺罕慎陝巴繼襲阿黑麻又執陝巴及拘誘陝巴子并牙郎自茲哈密夷氛散亡矣其時彼回尚止與哈密為讎未敢侵及沙州之區也正德七年連璋蒲達見聽信最夷人者他日丁牙木蘭虎力孛翁等擡置及有烏亦虎仙滿刺哈參陰謀其間乃敢竊據哈密而有之漸侵沙州以東而蒙古罕東由先赤斤苦峪城池俱被殘破番屬俱被殺逐于是甘肅藩籬蕩焉而撤甚至勾引瓦剌諸夷正德十一年直化肅州我殺將領嘉靖三年深入甘州圍困城使地方荼毒不可勝言該提督尚書金獻民撫按等官陳九瞻盧閣之俱議開關絕甘肅路又該提督鎮巡等官都御史寇天叙等議令速復蒲達見將所占哈密城池退出搶去人口送還仍許通貢

不總蓋因彼回求甚堅而我亦無終絕之理特以困之使知許之之難將來不敢輕發以堅其歸同之心而竊該提督尚書楊一清立經權之論特酌予理又該總制尚書王瓊執曲直之辨姑假以辭大抵倡言能阻彼回入貢之路而終不遏其入寇之路也隨該尚書王瓊親詣甘肅同銀巡等官都御史唐澤等會議具奏開闢容彼回照舊通貢仍令退回哈密城池處置已俱得旨嘉靖十一年內還僧蒲達見差虎力孀翁天方國等處覓便食齋方物進貢但番文內俱挾討牙木蘭及新哈密城池仍前占據走回人口趙月等又供彼回要待孀翁回還收什人馬來侵犯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肅州等語無難之氣固未除焉幸而孀翁在途病故彼回又方與瓦剌達子讎殺未逞他圖近據逃來夷人哈陸刺等供執彼回要將哈密城池交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母管理似漸有感恩悔禍去逆效順之意是固中國之利亦彼回之福也但彼回誘許之性豈不可測人口供執之詞亦未足憑取之之道亦難有順則撫之以恩逆則震之以威二端而已況今又當違貢之期防虞事宜尤宜預計以後彼回果能輸情納款別無叛心則固許其通貢不輕絕之仍務令遵照三年或五年一次例不許提期覓便難多每十人中止起送二人不許過數在地方務要曉諭鎮巡

官約束不許生事鎮巡官尤各要嚴立防範之規兼查該案之意凡所買賣令其兩平交易嚴禁通事一切人等弗得抑勒騙賴以失遠夷之心在途聽所在官司催督日行一程不許暫延騷擾遲延仍預行沿途大小王所毋輒與買賣致聚國體及到京該管衙門嚴加關防及禁私相往來之人一應合用通事俱務擇小心畏法人員其中敢有透漏事情哄賺財物教誘為非者必責於法若彼回仍討要牙木蘭則明諭以牙木蘭乃我眷屬非彼回種既已安置日久斷不可發以絕其希望之心尤要諭令將哈密城池作急還還庶幾法制不壞而他處可杜也臣又竊料彼回若猛獸然饑則求食飽則噬人且其垂涎甘肅固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有年矣雖稱孀翁已故牙木蘭已安置安知夷衆之中不復有滋置之者乎彼回昔嘗料瓦剌以犯甘肅矣而今雖與之離散終同夷類易於相親又安知不合達衆為我邊患乎豈不可不深慮者也仍令行該鎮巡各官區畫糧餉務要寬寬訓練兵馬務要精強修理城堡務要堅固增置烽火墩臺嚴謹如或彼回蠢蠢不懷故來侵犯即便併力院防隨機截殺與從軍罪政計之師中明關嚴貢之議使其進而遭剿退而失利深堪緩急有備戰守無虞得先王制夷之策而使國之安寧消我之邊防常固矣

預防虜患事

馬文昇

切照甘涼地方古胡虜之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故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虜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相和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漢唐以來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待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大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安然事屬千城復正統初年虜酋朵兒只伯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青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李來毛里孩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勦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康則去截殺兵追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虜賊入於河套復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靖迨日自成化二十年以來北虜知彼將不得入生業蕃息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已入則必得厚利而去所在生計搶掠殆盡而人口擄出者不可勝計官軍失事故降調者亦難悉數况先因進貢等項從此進入習見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所以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未嘗已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

不能追拔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
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
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達賊入境或五六十
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
路遠天晚恐墮賊計襲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
俱被鈎拖去訖未嘗見其奏有挫斬賊鋒斬獲首級數多
者止是陝西靖虜衛官軍斬獲達賊首級三十七顆而入
民被是虜掠者亦不知其幾何邊將畏罪俱責往往惟務
隱蔽誠恐此賊窺知我邊糧缺兵寡即目天氣炎熱遂遁
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
擁衆入寇我邊無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二年使賊益爲
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憂思慮預防不可不慮如蒙乞
初兵部計議甘涼各城見有馬步官軍若干若達賊擁衆
犯邊有無足數調用如或兵數不足預調何處客兵前去
截殺雖曰延緩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住則虛費糧草頻
回則徒勞士馬遇賊入寇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
總兵官計議賊若擁衆侵犯有何方略挫其猝來之鋒設
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賊若據守河橋接兵從何而進糧
運從何而通方畧早定人馬預濟務使北虜大遭挫衄不
敢犯我邊方用紆朝廷西顧之憂策絕邊陲侵掠之患

明白具奏期於必行仍乞 勅戶部查察 城見在糧草若干可發後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 無缺乏如或不足措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缺乏之虞若再令康裏人民信達千五鎰糧土有飢色極盡後幾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陝西之民瘡痍未復尤非所宜也

遵 祖法以處外夷厥

胡世寧

昔我 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古今徵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魯台為和寧王馬哈木為順寧王西封脫脫為忠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郡司衛所二百餘處皆以撫綏為務藩屏中國至于南討黎李黎復古中國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尤為偉績 宣宗以來黎賊屢據交趾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為馬哈木所併其東北各衛所亦皆兼併不常存亡豈考 先朝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永固其業尤得古聖王推亡固存之道也乃惟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其主國王母以來三被吐魯番殺擄占奪城池 廷臣無敢直言請以 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強求其親黨曰罕慎曰陝巴而立之旋被占奪令其民回回一種久附吐魯番傾奉國哈刺灰長元兒生達二種

已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并牙即自願投附吐魯番反欲導彼入寇矣正德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經畧仍請 勅一道賈諭番酋速檀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欲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并牙即送回本城居守夫并牙即自願歸彼雖令便守本城亦其臣屬也于我何益又勅一道令奄克字刺回還哈密與寫亦虎仙同守城池夫寫亦虎仙為彼占據哈密而奄克字刺避難來歸今使之還是驅入虎口也一時 廷臣失處如此彭澤素懷忠勇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執奏而苟且行事不終而還書以大臣體國之義不為無罪也使今吐魯番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 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數萬到彼為王誰與之守蓋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奈彼富強辱我 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以為後日措勒求索之計耳于我中國何益也夫吐魯番變詐多端善為反間其欲間我附城屬達使之激變則稱哈刺灰長元兒稍書教他來其欲間我謀臣使之受罪則稱壞事都是陳都堂汝的納咱兒前說著來這裏把巴歹起發了鎖作飯米賞賜又言射死火者他只丁惱了人馬住甘州城殺了一日其欲使彼番使得通內間再無阻害則稱王子因見漢人殺了火者撒者兒并寫亦虎仙父子故來氣讎夫

自嘉靖二年十月進獅子夷人已逝審文閣稽奮使彼也
克力搶了馬又過達子殺了人速檀滿速兒要動人馬一
定來肅州甘州三年五月初三日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里
麻等在甘州臨刑口稱八月裏王子人馬如麻的來聞彼
四月已收人馬八月果至則其違意通謀已久豈為殺彼
三人報讎亦豈為限郭室及哈刺灰要兀兒便之來也其
恐我後結瓦刺為之後患則言七八月裏領着瓦刺達子
還要往漢人地方上去而竟不來其變詐何可信也其自
正德六年得送回伊弟其帖木兒因在甘州住久深知風
土好過即起逆心要來侵犯正德九年即要抽旌甘州城
門上十年六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二年彼自以原許段
子不會與足及拘留番使為名興兵入寇豈因陳九疇也
其先三取哈密城池皆以哈密為回為之內應其漸置
回寫亦虎仙等親黨買屋久住肅州城內而又節差番使
倒刺火者斬巴思等來探消息為通書問一旦擁兵徑至
城下各回營置兵甲圖為內應使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
患即將各回家監故打死而又近道屬夷知其營帳遠交
瓦刺搶其城池使彼聞變內顧而還則肅州城池難保無
虞臣以為文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為國無如九疇而彼
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惜其後信僚屬之公移輕聽文

回之捏報而妄奏速檀滿速兒牙木蘭之殺則其罪有不
免耳王邦奇奏其執殺夷使激落邊臺各言二次甘肅之
亂由殺寫亦虎仙等之誤蓋彼武夫輕信惑於流言為彼
內間耳至于通貢一節則其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
年因其擄去忠順王陵巴六年欲犯肅州不服撫處奏
准絕貢將其貢使一百八十一名盡殺兩廣安置十一年
因見器用缺乏諸夷歸怨方幾特過送遠陝巴嗣後通貢
不絕地方騷擾亦不絕而反聞內應絡繹子京甘肅之間
馴至十一年暨嘉靖三年二次大舉入寇公奏准絕貢
久三年矣祇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其力有餘而心不欲
也蓋亦懲前二次火者他日丁之被殺瓦刺諸夷為之後
患而長慮却顧也今廷臣議者以有備為長策以通貢
為權宜其言誠是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議今後
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寧文批拾置不問而唯責彼番
酋恭守臣節再無侵犯一二年後方許入貢或止通互市
仍約其貢其市皆不許多帶人衆淹留歲月則我之邊城
驛途供費可省而得專事邊儲我之謀臣勇將反而不虞
而得盡心邊事矣

吐魯番夷情

桂亭

一回夷疆土東至哈密界六百里西至曲先有七百三十里

北相去約有百里北山後爲瓦剌達于南山後爲番子太
小城堡共有十五六座每堡一頭目掌之速糧滿速見番
一土城週圍約有二百里南北土門二座城北塔有高土
臺一箇濶數丈名曰土刺速糧王于居於其上臺上有吊
橋夜則懸之城廓內外俱有居人烟火林木宛如中國
一回夷部落其部下男女約有一萬餘人除老弱其餘可
以上馬挽弓者止有六七千人秋冬俱居城堡春夏隨水
草畜牧或各山川種田或打圍射獵速糧亦不時出獵其
妻皆隨之 一回夷兵馬其將侵犯中國預先糾集人馬
差頭目數人分投於各族抽取如父子兄弟有十餘人者
抽取四五丁有六七人者抽取三四丁有三五人者抽取
一二丁各夷亦有生理戀妻子不肯隨之強逼然後肯行
每一興兵必得四五箇月然後入馬得齊雖催促至緊亦
得兩三箇月速糧王子賞以布帛粟米殺牛羊犒勞然後
齊心而來 一回夷謀畧其將欲發兵之時先聚集各頭
目到於速糧王子宅上有小房一座上席鋪紅氍毹傍鋪
白氍王子坐於上諸頭目傍坐凡小回子有識見者亦許
下坐互相辯難王子曰假如漢人這等擺陣這等行兵却
如何禦他衆論紛紛取其長者用之凡事皆有成算然後
行謀定之後而然行之至死亦不改易 一回夷戰陣凡

回夷將戰之時有金鼓旗幟行列部伍其陣森嚴整齊穿
長甲至膝左手懸鐵牌一面下馬步戰能用弓刀自朝至
夕直戰一日不退非如北虜三兩衝即退也 一回夷羽
翼其山北爲瓦剌達子部落約有十萬其性比宜大達子
稍和緩自來與中國不通貢亦不犯邊近來貧困亦稍有
入侵意而吐魯欲犯順輒便糾合以助聲勢瓦剌之貧窮
無賴多隨之搶掠人口財物瓦剌得者屠瓦剌回子得首
畜回子及驅沙爪州屬番爲前鋒是以一舉動便有萬人
其賞皆爲令之衆 一回夷情狀夷性最淫最貪凡入貢
或作買賣專爲得利行動必帶妻子其入貢妻子俱奇故
肅州其言多變詐十句無一二句可信者其需於中國者
曰茶曰大黃曰麝香此三物吐魯常用之不甚急但以西
番諸國非得無以醫毒蛇非大黃則人馬大便不通非茶
則鬱悶不解吐魯番得此欲轉賣各國以取重利諸國欲
通貢其所需亦在此也吐魯番諸夷之要衝諸夷欲入
貢作買賣者必假道於此別無道路而諸國亦畏吐魯之
強 一回夷風俗有爲盜一次賞令陪償二次割手一隻
三次打死有打死人者如苦主強盜則將兇犯拿獲
打死抵命如力不能勝則告王子處差頭目拿來打死其
爭鬪及犯者各滿刺處治凡婚姻父母令女出外自

擇其所欲者納之夫婦不相得女得以休男男不得以休妻亦有五穀蔬菜果品但味不如中國耳凡女子十一二歲者皆從滿刺讀書寫夷字只禮拜天地不信佛教一回夷戚屬遠檀王子有三妻置之三處每妻有二使女爲妾每妻處在三日周而後始如在此處則飲食衣服俱住此處管待有兄弟五人同母弟名巴巴又異母弟一名真帖木兒一名忍帖木兒二人俱不得所僅能度日惟巴巴又強盛君又力失城在吐魯城之西約有四五百里其部下約有一二千人與遠檀王子不和時常領人馬來接害王子無奈曲意忍之往往厚贈而去王子有子尚幼如王子故則巴巴又必圖爲王

皇明通志卷七

十三

食其狼狽至此一哈密羽翼輔佐忠順王有三種夷人一種回回元係吐魯番族類名爲佐忠順王其實與吐魯同心一種畏兀一種哈刺灰俱係番達前時部落繁盛有一二千八百人自擺牙郎爲國之後回回遂與吐魯合謀鐵揀哈密城畏兀哈刺灰二種俱逃來肅州見在東關廟及各山散住部落十散七八止有五六百人且貧弱不勇罕東赤斤等衛番達各住居沙州瓜州苦峪扇馬城回回等地方前時甚富庶頗爲中國藩籬近因吐魯劫殺掠掠部落亦各散亡貧困不能自存每吐魯人犯驅之爲先鋒被其害不忍負中國也近日吐魯消息亦多類其傳報一

皇明通志卷七

十四

年之事可鑒也。蓋由我邊備不修，開闢彼不以爲威，而關役亦不以爲慮。故今日之事不在於關門之閉與不閉，惟在於內治之修與不修也。一哈密之取舍緩急，今哈密之地必欲興復，其勢有五不可：城池頽壞，地土荒蕪，農器子種不備，葺難修理，一不可也；志願安定二王之後，俱無可立之人，欲立他族，則衆心不服，罕慎之事可鑒，二不可也；三種夷人回回不與我同心，畏兀哈刺及又微弱，不可恃，況住居肅州日久，有戀土之意，必欲驅之復入哈密，是置之必死之地，且失其心，三不可也；甘肅之地已爲窮蹙，近來又荒歉，在官倉廩空虛，在民十室九空，甘肅西路雖新設遊擊三千人，馬號爲三千，其實不滿二千，俱各衛新選之人，其勢不足以懾吐魯而護庇哈密，四不可也；縱使強勉興復，隨復隨敗，徒勞中國，且傷國威，益資吐魯之利，五不可也。勢雖不可興復，亦不可廢棄。一則祖宗所立之疆土不常棄，一則指以恢復爲名，以爲撫夷，心彼以爲漢人必不舍此地，常以爲奇貨，誘我如棄而不講，彼以爲我不以哈密爲輕重，必於其侵謀肅州之心大爲不可，故哈密之地不可恢復而亦不可棄也。

甘肅邊事

桂萼

一地方疲敝，甘肅之地比之他處不同，極爲孤懸，自蘭州

過河至肅州有一千四百五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達子南爲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棄之，恐達子卒至搶奪。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不能濟事。其地專靠水利，近來水利甚微，不能灌溉，說者以爲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於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旸不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饑色，又加以西夷北虜，劫掠次客，兵主兵不時駐劄此地，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一糧儲空虛，邊軍全賴屯田子粒，近因地土無收，拖欠甚多，又陝西民運之糧改爲輕賁銀兩，而主客官軍不時費用，以致倉廩空虛，各衛官軍每一年之間名爲月米十二石，止得實米五六石，其餘每月支銀柴錢，且如肅州一錢白銀止買米三升，支銀柴錢纔買米二斗一升，且軍士烏得而食？一兵馬寡弱，各衛人馬以貧困之故，身無完衣，腹無飽食，馬匹瘦損，不堪馳逐，器械朽鈍，不堪擊刺。近年以來被夷虜劫殺及逃亡事故，名爲一萬者不滿三五千名，爲三千者不滿一二千，其各墩臺哨守之人有經年不得更換者，有一身應二三役者，有二三歲小兒報名納糧者，軍士烏得而不寡弱？一興修先務，臣竊考之昔漢趙充國論備邊首稱屯田積穀，誠萬世之至言也，故爲

甘肅邊事

三五

今日計惟在安靜以養兵民，藉以緩他變，則興復之道耳。若閉關絕之，則急遽無漸，其勢必合力以爲害。出兵加之，則輕率損威，彼必驅我瓜沙之民以爲前鋒，使我自殺。其歸附之夷以報捷是求之，蒼慈而自傷，益多竭國以奉軍餉，中以資外，乃不識時宜，書生無深謀遠慮者之談也。故近日霍爾所論惟言邊境當復舊法一節，則是實事。臣嘗考之，宣德正統間，天下鹽商盡在三邊輪納本色草料，米粟其價甚輕，而戶部並無收銀轉解之法，此所以邊要益多邊農益增，而天下鹽價亦賤，中外咸受其利。所以三邊安固，而居民充實，自弘治初徐溥在內閣，葉淇爲戶部尚書，因與楊州鹽商至親，遂改此法，以致中國鹽貴，而年例之銀盡歸邊官。其三邊屯農糧料爲之大耗，臣嘗建言於災異本中而韜之所訪，則與臣合，爲得其實。今日所欲議擬與修莫有大於此者，而復之亦有漸，則在戶部得人計處而已。

議吐魯番入貢事

李承勛

甘肅之憂在糧食不足，恐日後不能自守，而吐魯番之患其次也。方木蘭既降，彼之謀主已喪，雖誠偽不可知，竊往甘州在我掌握，但須量其疎緩以堅其歸心，保其妻子以制其遠志，謹其防閑以消其他虞可也。帶來瓜沙諸夷就

食於我者，聞已太平，各還舊俗，若其果然，又邊境一幸也。如有未去者，速宜濟以行糧，勸令早歸本土，趁時耕種，在彼爲長久之便。在我無肘腋之患矣。其入貢諸夷於吐魯番宜諭以瓜沙諸夷皆我良民，防爾傳言遠來附我，今已遣還爾等，宜各守封疆，毋相侵害，則進貢之路長久可保。若仍前侵擾，彼來赴朝，則當拘爾貢使，絕爾賞賜，依前閉關不復容爾往來矣。於天方諸國使臣宜諭往歲開關止，因吐魯番犯順，爾等自來忠順，不在所絕。今後宜珍玩以貢。聖主義在柔遠，不貴異物，毋得常格外別貢珍玩以邀厚賞。又聞諸夷入關各官頗有求索沿途又多稽難，宴

痛之類，亦甚。非惡宜通行戒諭，毋致生怨。至於哈密一軍固未敢遽議興復，以勞人費財，亦未可輕議棄置。以塞瓜沙諸夷仰望之心，姑聽之而已。其吐魯番國勢昔有人自其國逃來，言彼國都東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里，人以種植田獵爲業，帳族散處，每帳能戰者三分之一。通國一起可五六千人，必數月而後合。合則其主延首領及散卒素有謀者並入一密室謀之，室中上鋪紅毯，其主南向而坐，東西相向各鋪白氍毹，首領以下依次就坐。主乃策其下曰：我等出兵若中國布如此，陳何以破之用如此。詰何以禦之？首領以次各陳其見擇一善者乃殺牛設

誓期以必死故每戰雖不退最能文久自彼國至哈密
六百餘里經黑風川三百餘里無水草荒刺多於此避而
覆之自哈密至嘉峪關一千二百里亦有無水草去處成
化時劉寧出軍四十八日而後到路雖近而行難故也王
子速檀滑速兒有同母弟曰巴巴又最強素欺其兄異日
必奪其固異母弟貳人曰真帖木僅能自存彼將入寇必
驅瓜沙諸夷以爲前驅又約瓦剌以助其聲勢使我鎮巡
有謀宜結瓦剌以伐其交厚瓜沙諸夷以爲間謀俟其兵
至肅州我但堅守不出小堡難守者悉併入大堡而堅守
之數日之後彼之銳氣無施自然挫矣我乃出兵二三千
立牢固營盤而守之每出游軼以擾其牧放彼追則走彼
去復來不過數日彼將計窮而遁歸俟彼返跡我以精兵
隨其後彼若來攻固守而不與交鋒我無亡矢遺鏃而彼
之進退狼狽則瓦剌瓜沙皆將作難於彼而我收全功至
於所以挑瓦剌瓜沙者又在將官用機用智難預圖也

會議事件

李承勛

今日士大夫忠於謀國者多以甘肅孤懸吐蕃內侮爲慮
究其爲說不過兩科或曰必復哈密以固藩屏是謀非吾
所能及也或曰但宜填實肅州此不易之論然理天下之
事者必須自易以及難不可舍近而圖遠經理甘肅請自

金剛經

四十一

金剛經

四十一

蘭州始將規畫次第開列於後 一復官糧部官甘肅糧
儲舊有戶部郎中一員駐劄蘭州專理其事惟督民運區
處巡糧召商權買之類奉憲書而行責任頗重今總制衙
門奏革而以職任付之分巡巡糧重計廢專官而令帶管
督催不能如何之密規畫不能如何之詳稽考出入不能
如向之周備其勢然也又分巡專坐蘭州則有妨巡歷公
務不廢巡歷則糧納沿途跟隨一不便也蘭州守使二不
便也平居無事尚可支吾萬一羽檄交馳巡歷督餉二事
俱急顧此失彼可不慮乎今欲經畧甘肅必復此官而欲
選其人此首務也 一河西二線之路山多地少必須仰
給河東之粟成化弘治年間西鳳茶府起運巡糧多是納
戶自運往往至於破家後遂改爲折色每銀一兩折米一
石彼處供事軍衛官糧等官將銀給散軍餘人等令其趁
熟買糧上倉領銀則有侵扣抵換之弊輸納便有守候加
耗之陪又銀一入食軍之手未免妄費催催不完遂多逃
避本爲養軍實以累軍此舊日和買之爲害也目前餉軍
全仰此舉難以一旦遽革必預圖之以漸自嘉靖八年爲
始每歲戶部於歲計外發銀二十萬兩行令管糧郎中於
蘭州召商權買每銀一兩權米一石時價縱賤官價不減
但因時高下其耗以取常平每石亦不得過四升蘭商買

壹輻輳聞價既高糧必雲集蘭州之積既多招商以漸而
及莊浪京甘二三年後將見蘭州之商亦有可招而強軍
領買之獎政可除矣此後米價每石值銀一兩一二錢以
下則放折銀每石值銀一兩四五錢以上則放本色若再
如近日斗米值銀三四錢地方荒歉之甚乃立二法一則
令軍士挨次東行二三日程就有糧倉分文本色是移軍
以次而就食於東也一則轉運蘭州之積以救甘肅之荒
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轉輸之法或借備運之開
軍而官給之車牛或雇甘肅之車牛而酬其腳價是又於
運糧之中寓賑濟之策也此其大畧也提綱於上而因時
通變督餉中丞其人也專任而分理於下則郎中之責任
也蓋蘭州之積既實則甘京之氣自充甘京之積既實則
肅州之氣自壯譬如人之一身元氣充足手足自然強健
故詩稱公劉遷邠始則力於農事終則歸附日衆有夫皇
淵即南顧而居者也釋此不圖而散實力以事遠夷外強
中乾何以支乎此勛所以斷然以治蘭爲甘肅之先務也
諸鎮土俗不同各行經畧事宜開列於後總而論之大要
在於得人得人爲巡撫則調度中機宜得公爲總帥則號
令整肅遣軍氣壯而夷虜不敢犯此二官既得其人又假
以事權而久任之則偏裨之屬自然皆得其人而大小處

政無不舉矣宣大二鎮地方事體大畧相同歲收則米賤
難賣而病農歲歉則米價湧貴無買而病官又有勢力之
家刁索之客乘貴不接之時低價撤放於農而秋成倍
收五穀低價預買俸俸而臨倉預名冒文此實官軍窮困
之根若官庫有銀趁熟而糴買則小民無求於彼而撤放
之弊自消官倉有米而按月放支則官軍無賴於彼而預
買之端可絕此不禁之禁也遠東土廣人稀最宜施營田
之法副恭遊擊守備等官軍馬不必長聚城中今各自擇
肥美之地據形勢立軍營就將所領兵馬常川駐劄而分
地以耕有警則聽調截殺無警則就近耕牧所分地畝永
不起科不知兵者必以守城爲首譬之人家鎮城是其寢
室形勢扼塞之地乃其門戶與衝要之路也門戶有守要
衝有守主人可高枕而臥矣若門戶不守而惟寢室之謹
不亦愚乎勛初至遠東率遠前屯達賊每入則徑奔官路
擄掠人畜後巡邏擇要害三道溝等處設立三營令官軍
將久荒畝土儘力開耕許其永不起科一年之後三營之
軍遂有餘糧達賊無敢犯官道者又潘陽拾方寺去處
地上極美但臨邊有山賊常登之以望內地以是久棄不
耕遂築牆包山於內而於山頂立一大臺以瞭望虜寇遂
絕潘陽至今米價爲之獨賤善營田之法且耕且守大行

則大利小試則小利比之屯田尤爲便利宜大地方恐亦可行也榆林自米脂以西地狹深沙而行車不可前驢驛馱負三日而後至鎮城東西邊遠者又須十餘日驢驛自備料草已重所載正糧不能數十故轉運最難延慶二府差近而甚難已如此况西鳳各府乎延慶若熟不可不多買預積以備轉搬也寧夏地宜五穀兼有蒲魚之利人言黃河在天下皆爲害獨寧夏爲利偏關仰給本省二處區處本色頗易但不可缺多年例折銀耳

議處哈密事宜疏

臣等謹將哈密事宜

三

議得御戎之道揣敵者煩而難自治者簡而要土魯番在西戎中本非強大自正德十一年以來敢犯甘肅我邊往往失利非彼之害乃我之自治未善耳今雖稱款還哈密城池不過以空言相誑前後放回彼地羈留使臣共二百十九名彼送回原虜人口止三十二名不及百千之十一但中國厚往薄來似富略其隱情蓋其善意不爲常例量賞絳絲數十足以答之又恐彼以索討牙木蘭爲詞再啓邊隙此事當熟慮於未納之前不可二三於既納之後查得牙木蘭先該彼處各官稱係西先衛熟夷自小被彼虜去今始得還受之不爲無詞已奉 成命安插斷無可違之理若彼不自度量再來侵犯將入貢使臣依各官所擬

斬首示衆誠不爲過然使臣之中或有原不與逆謀者時鞫問明白分別輕重犯該奸細重情聽總制軍令斬首其餘監候奏 請發落庶寬嚴得中合使 命下轉行總制陝西三邊尚書王某撰爲鈞帖省讀吐魯番使臣大畧言吐魯番自古以來未爲中國西番不侵不叛之臣所以我 前朝 列聖嘉其忠順許令通賈賈凡爾服食器悉仰給於中國後因邊臣撫取夫宜致爾怨叛今邊疆遠兒能自悔過還哈密城池人口似有改悛之意 朝廷之於哈密非利其土地人民以哈密乃哈密之哈密爲爾侵奪 皇上爲中外華夷之主不得不爲之治亂持危速撞滿速兒既能獻還哈密城池自今以後再不可與兵擾害哈密并瓜沙各處熟夷方見忠順之實 朝廷不念舊惡容爾照依舊規通賈若再騷擾哈密瓜沙一帶熟夷使彼不得安生熟夷再來赴愬於邊臣定將入貢使臣或斬首或遷發煙瘴地方不容爾通賈大小關隘嚴切把截私商官販俱各禁止中國一物一布不容放出與爾來絕豈不有傷爾前人之善意豈不有損我 列聖之深恩乎朝廷念爾遠人嘉爾向善特於例外寬爾良疋爾宜益加忠順永保無虞其米見馬黑不見在哈密住守亦合量加恤賞但其故父失拜煙答故兄米見馬黑俱以叛逆伏

罪本矣向皆甚爲難測伺彼稍能存立真心藉附効有勞
績鎮巡官具奏另行議處再照前項議處事宜不過因彼
之情而答之耳總而論之甘肅之安危在自治之得失而
不在吐魯番之強弱蓋嘗以足食固邊爲久計通番納貢
爲艱宜若我將士輯睦軍餉充足斥埃精明彼若再來入
寇堅壁清野勿與交鋒前不得弑野無可略不過數日彼
將自挫候彼欲退我則尾之若彼求關我侵入壁或用熟
火以撓於傍或誘瓦剌以截其後利則戰不利則守何長
於彼而汲汲與之和乎入寇則固守以挫之而不貪殺獲
之功求貢則不拒以柔之而不貴既往之咎彼雖驕詐萬

金明集卷之十

四二

端而我待之惟一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之惟一理庶
幾控制有道體統自尊然兵有深機事難遂度是以關外
之事不從中制今臣僚中練達老成如瓊才猷宏達如瓊
亦一時未易得也而又脩總制之重任極便宜之大推事
當應機立決大者畫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作廷諸
議切恐鋒鏑交於原野謀猷夾於廟堂萬一不合彼中
時宜反致牽制誤事臣等中外雖殊義當共濟本官務要
展布四體知無不爲申長子即帥之義釋聖主西顧之
憂則關陝求賴遠夷自伏矣

夷情疏

霍楷

切照永樂年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
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逆順內以藩屏甘肅而衛
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吐魯番攻陷
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月未見底定是以都御
史陳九疇建議欲制使獻還城池須開關納貢蓋謂西番
仰命中國惟通貢貿易而已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奉
不得發腫病死矣欲壽者不得蛇虺爲毒麥禾無收矣是
故開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致其危命也惟彼也
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女獲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
人民造臣苦於文獻之不給也復有開通之議奉有旨

金明集卷之十

四二

若吐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還哈密城池人口即許通貢
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
體也今西番來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稱夷小
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吐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
也彼未悔罪而遽許通貢恐我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
愈滋此其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
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吐魯
番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
我罕東誘我亦斤掠我瓜分外連北夷內擾甘肅而邊患
遂熾矣可虞者二也牙不爾者吐魯番腹心也擁護三千

稱降於我然在牙不蘭則曰來降也在吐魯番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護三千遠來款塞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重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可虞者三也牙不蘭之降虜雖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猶曰蠲免之策不得已也若魯番擁衆扣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不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也以牧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吐魯番擁兵於外牙不蘭爲學於內甘肅危矣

金瓶梅詞話卷四十五

四十五

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銳虎甘肅孤危尙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并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隣退尺寸則失事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矧聖明在上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也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殊厓交趾吾欲棄之豈之化外而已彼不吾害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則中國大患無窮矣宋人

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運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自秦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有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諸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欲廢版圖十郡之地棄而不顧若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降于吐魯番今雖還城池無人與守臣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吐魯番會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

金瓶梅詞話卷四十六

四十六

所以保中國也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彼借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夫之所廢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哉我諸夷修我貢賦力能自立之即可因立之也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六年吐魯番直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吐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逐霸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爲兩國而控制之庶幾可也今這問

謀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開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吐魯番不道滅我哈密我疆場將與爾罪之師焉故先開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吐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彈心共滅吐魯番即討爾為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及牙木蘭之米降也因諭之曰爾舊吐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只我中國之藩胡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三年之後爾能和朕哈密即授爾金印為忠順王長為中國屏衛則主哈密者雖非爾胡之裔亦不失我中國之體矣權以通變變以趨時是故邊之任也關外之責也朝廷勿與和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

下朝漢書卷五

五

葉哈密豈得已也甘肅聯歲凶荒軍士枵腹救死不暇在甘肅且凜然何有於哈密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塩利其制塩利也塩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懇遷地自藝蔬菜自築墩臺自立堡垣歲時厚益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塩悉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方困弊千里沃壤奔然禁墟稻米一石值銀伍兩省塩運更弊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太宗皇帝之塩法矣伏惟勅問兵部吐魯

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真與偽有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為目下拯救之方若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詳畫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中國真安萬世永賴區區商賈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十

固原

固原鎮

魏煥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十四年火歸入掠之後遂為虜衝固原所轄則有黑水鎮茂平虜紅古板井彭陽等城西安州海刺都等營環慶則有走馬川青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鹽池打刺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難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十五年本部議秦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戶部尚書秦紘兼左副都御史後總制皆生割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

固原保障

魏煥

固原在車夏之南暨番胡要衝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鏡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係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亦各修築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理一次屹然為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額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住割于此

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關一帶為門戶門庭有故總制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無憂矣

固原鎮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歸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櫛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冠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陣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犄角調兵防守候在水凍而西風臨雅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驚擾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驛在固原近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璵移置下馬房其尤為

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馬耳

固原邊夷

魏煥

邊夷爲此鎮之患者即套虜與西番也其詳見榆林甘肅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住河套十四年總兵官保國公朱永太監苗達都御史史琳帥京營官軍肅榆林調各路軍馬號稱十萬分布肅州等處禦之侍郎李鑑總督軍餉運入府之粟隨軍供給虜衆數萬由花馬池深入固原安會等處大掠而出官軍戰死者甚衆十八年虜五萬餘騎由花馬池北楊柳墩西空塋深入固原平涼安會等處大掠而出正德十年正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鎮邊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拆塋深入固原等處搶掠而出本年七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楊柳墩起至青羊井墩止拆塋深入平涼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出嘉靖元年六月虜二萬餘騎由井兒等堡拆塋深入固原平涼直抵涇州大掠而去嘉靖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套虜鎮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于花馬池西北石臼兒墩拆開邊塋口二十九處入境經過鐵柱泉小鹽池肅州下馬房平虜所鎮戎所提督尚書王憲調延綏寧夏固原官軍

二萬七百人分路探伏至是賊至八營攻門固原鎮參將劉文等督兵擊之近至地名細溝墩斬首九十三級餘賊奔潰至地名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等邀擊斬首三十二級二十九日賊至平虜所地名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邀擊斬首九十五級賊回過寧夏地方總兵官杭雄等邀擊斬首九十五級前後共斬首三百三級得獲達馬五百二十三匹餘賊由原路石臼兒墩塋口退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自來北虜入寇官軍禦敵未有若此克捷者也嘉靖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總制劉天和親詣花馬池調度防禦委營管糧茶參政張邦教屯田僉事李良八月二十一日虜酋吉囊領大勢達賊五六萬從定邊營掏塋而入是日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陷馬腹不能馳逐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參遊守備官軍四路分布隘口城堡暗伏夾攻九月初一日虜至磧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初五日陝西總兵魏時兵遇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之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陽陳毅等之兵聯絡以擊其背邊兵四集營壘等所統莊浪西寧涼永援兵接踵渡河軍聲大振三鎮共斬獲首級四百四十顆內一顆係吉囊第二子號小十三一顆吉囊妻弟大酋爲軍人張奴兒野五斤所斬盡擄牛馬不可勝計捷聞

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竊 勅獎勵劉天和加太子太保
廢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楊平據陞兵部尚書趙廷瑞
尹嗣忠陞兵部右侍郎任傑魏時周尚文俱陞都督同知
鄭東張鵬各陞二級張邦敘李良各陞一級張奴兒與倣
指揮僉事野五斤與倣副千戶其餘俱陞實有差自來防
禦北虜斬首數多未有若此者也十一日北虜言聚等見
兵威大振自懷疑懼俱出套分作二枝一枝住東勝城地
方大同兵邀擊之斬首九十顆一枝住賀蘭山外莊浪兵
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顆寧夏兵邀擊之斬首四十九顆
一時套中俱無虜矣

固原經畧

魏煥

設固原總制元獨為套虜設西番亦賴控馭嘉靖八年固
原兵馬悉至花馬池防禦西番棄虛深入臨鞏殺掠太多
巡按御史胡明善劾 奏方起王瓊總制况花馬池漫延
三百餘里總制調操兵馬不過數千顧東失西豈能周匝
總制劉天和方移鎮花馬池虜自鎮邊營拆牆而入直抵
固原事可知矣不若仍鎮固原使窺然有虎豹在山之威
而套虜西番俱不敢深入尤為長計

一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勞煎
晒不煩人力為利甚博取之無窮弘治以來大鹽池增一

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近年止是召商中納馬匹分
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
領之例又因中馬之人勢囑賄通濫收不堪馬匹故有收
價之例畢竟為馬而設未嘗別用今查每引納銀二錢五
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放至固原慶
原慶陽二鹽廠即每引收取引銀一錢通共每引得銀三
錢五分每年該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鹽馬舊例上馬一
匹給鹽一百引中馬一匹八十引大約納銀解邊易馬則
事省人便官商兩為有益若納馬解邊則秣飼屬之何人
運解不勝其擾

一總制楊一清題自弘治十四年以來套賊擁眾深入延

六

寧地方不能捍禦馳驟長驅兩日夜可至固原分散醜類
靖寧隆德會寧安定一帶州縣俱被剽掠直抵鞏昌秦州
地方近年又侵過平涼踐踐我涇邠等州縣得利而歸不
曾遣控將來鳳翔西安內郡安保不遭毒害見今鎮兵寡
弱要依弘治十五年太僕寺少卿王質題 准事例召募
軍丁及先年本部題 准事理臨邊各路土著軍民合餘
人等有能奮勇設謀斬獲賊級一顆隨即賞銀三十兩生
擒一名賞銀五十兩若能得集鄉丁敵殺賊眾斬首至五
顆以上者為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又一件今後各該官軍

有能斬獲賊級一顆爲首者賞銀牌十兩生擒一人者賞
二十兩各爲從者量爲給賞以激勵人心鼓舞士卒

一總制楊一清設備全套內既稱有賊雖不露形跡恐其
竊伏深藏待後青草長茂馬匹騰壯之日難保其不大舉
深入防禦之計不可不謹但沿邊一帶地里寬廣賊便
于馳驟各守臣兵馬寡少豈能過其初來之鋒必須徵調
隣境精兵會合截殺乃克有濟行令遊擊將軍張鳳統領
遊兵於花馬池營住劄遊擊將軍劉淵統領遊兵於定邊
營住劄副總兵趙英統領奇兵暫於寧塞營住劄若哨探
前賊有西行之勢遊兵二枝俱於花馬池副總兵趙英移
于定邊營各住劄量分人馬於安定柳楊等附近城堡
夏副總兵劉王統領奇兵于興武營遊擊將軍周倫亦將
冉鑒于紅寺堡肅州鹽池石溝等處住劄總兵官神助
待有的確警報統領正兵于靈州駐劄與各該守備等官
各按兵秣馬鋒利器械以逸待勞仍更嚴謹斥堠多差夜
不收遠爲接哨沿途多設塘馬但有烟塵消息即便傳塘
走報隣境官兵提備賊果近邊各分據要害占水頭從宜
阻遏寇小至則取便擊之如賊大至即便會合各枝人馬
相機截殺不許逗遛具輸失候事機亦不得輕率竄謀望
賊奸計如果大舉深入陝西鎮巡徵調即便刻期赴援不

許觀望推托陝西遊擊及主將兵馬待巡歷固原審勢分
布另行

一總制劉天和會兵禦塞廣興花馬池興武營伏寧塞兵
六千或伏榆林遊兵三千小鹽池伏寧塞兵三千定邊營
舊安邊營伏榆林兵九千或分三千遊兵在花馬池校伏
舊州伏中衛各將五百堵廣固原二千五百共三千兩城
等處伏固原遊兵三千固原鎮戎平廣伏固原正奇兵四
千靜寧等處伏洮岷兵一千五百花馬池東至定邊營六
十里至舊安邊營一百五十里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
至清水營一百九十里至靈州二百六十里西南至小鹽
池一百八十里至舊州二百四十里至平虜所三百六十
里至鎮戎所四百五十里至固原六百里以上共集兵三
萬一千五百之數恐無糧草或城小難容許於隣近城堡
分住如中衛兵在鳴沙州靖虜兵在西安州海刺都之類
臨時仍會合一處此來賊勢必衆須專用鎗砲爲前鋒及
用挨牌拒馬鎗等項安營嚴不被賊衝亂管陣初伏兵時
依此圖若臨時賊情變動護賊向往聯絡會合不拘一定
務在各領官軍齊心協謀互相傳報併力前進不許逗遛
退縮自取重罪

創建州治

弘治十五年總制軍務戶部尚書秦紱駐節固原 秦改
開城縣爲固原州初開城縣設在固原之南四十里洪武
初固原止設巡檢司正統十四年比虜阿榮寇陝西平涼
景泰元年始築固原城謂北峽臨鞏華衛官軍於固原操
守今都指揮榮福往來提督三年調平涼衛右千戶所全
伍官軍於固原立爲守禦千戶所調靖虜衛署指揮僉事
張正掌所事榮福仍統理之天順五年以平涼衛指揮使
哈昭宇備固原成化三年比虜內侵攻破開城縣知縣于
達欽諭湯敏死之因徙縣治於固原成化四年土達滿四
反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遂會巡撫都御史馬文升
奏改固原守禦千戶所爲固原衛立左右中三千戶所六
年馬文升又 奏添陝西按察司僉事一員務勉整飭固
原兵備又 奏設西安州守禦千戶所成化十九年巡撫
陝西都御史余子俊 奏設鎮戎守禦千戶所又 奏設
平虜守禦千戶所皆建固原衛

洪武初設立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西安等八府并所
屬州縣其在北邊者自西至東亘千餘里有曰蘭州曰金
縣則屬鞏昌府曰靜寧州曰隆德縣曰開城縣今改固原
州則屬平涼府曰環縣則屬慶陽府固原環縣北至鞏夏
靈州花馬池大約六百餘里中間多山麓草莽居民鮮少

其地自古及今無郡縣之建比虜住牧黃河套離花馬池
營僅二十里每大舉深入必先犯固原而後至平涼鳳翔
臨鞏黃河套即古河南朔方之地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于涇陽命尹吉甫將兵伐之至于太原原之名始見于此
乃雍州涇河北之太原非冀州汾水所出之太原也後魏
於此置原州廢唐武德初復置原州皆因太原之舊名宋
改爲鎮戎軍金爲鎮戎州而涇原之名不廢綱目書唐貞
元三年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故原之名始此今
名固原音同而字不同也

固原境界

四面相矩各五百里土曠人稀四通八達難以拒守不可
以形勝言舊志以李繼和秦中華樞帶爲固原形勝過矣
唐置原州後漢于吐蕃皆藉宋韓琦會兵數萬超鎮戎軍拒
趙元昊爲其所敗 我朝自弘治十五年設總制于固原
增兵添戌勞費無算而勢分力弱虜每大舉深入卒不能
禦以此觀之固原之形勝安在哉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
子常城郢沈尹戌曰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
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
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
又無外懼國通用城今不是懼而城于郢守戶小矣至哉

斯言也楚以平野爲小我國家大一統全陝之北盡朔方靈夏之境皆歸統御而議者拘拘以固原一州爲守不尤小乎昔周宣王命尹吉甫城朔方以除猘狁之患正守在四夷之義惜後人弗之考也今奉 聖天子明命於平夏花馬池東西三百里皆爲深溝高壘屯兵拒守又於近裏地名下馬房東西三百里塹山塹谷設立重門以待非常正得守在四夷之上策而固原其莽之區衛所之增置兵馬之調集供輸之困弊皆可裁省矣蓋守近守遠利不利懸絕如此謀國者可不慎之于初哉

環縣

楊經

論曰環縣固原北至平夏花馬池靈州六百餘里土曠人稀自古無郡縣之設志內地里者曰環曰原而已殊不知環原之北三百里東西山勢連絡自榆林黃河至蘭州黃河凡二千餘里中間深溝懸崖逶迤相接可以阻隔胡騎者十之六七平漫可通行者十之三四耳以在環原境上者言之自環縣融水堡關至靖虜衛凡五百餘里中間平漫可以挑戰鏖崖者七十里餘皆略加錐削用力不多而險成矣宋趙元昊據靈夏命范仲淹守鄜延韓琦出兵鎮戎軍以禦之欺誦益不知守環原北面形勝既塞之地而欲以攻戰先之是以終宋之世不能免夏人之侵也 本

朝於靈夏之地建衛屯兵 命將拒守而設險之策未遑議究既添設固原衛倚以爲重又增置西安平虜鎮戎三千戶所紅古城白馬城二堡鎗兵募軍以備北虜之入所守已小而益小爲費已多而益多無怪乎虜之不能禦也今 天子明堂屈盡群策於花馬池東西三百里皆爲深溝高壘據而守之所謂 天子守在四夷者是已又於下馬房東西三百里塹山塹谷設立重險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非是之謂乎其視於固原曠漫之野增兵添戍勞費無益者得矣豈不較然明矣乎

平虜凱旋詩序

馬文升

平虜凱旋諸詩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項公蓋臣克平逆虜滿四而作也陝右士大夫既爲是詩將勒石紀功用圖不朽以予與公同事兵間不可無言惟昔元季有滿氏把丹者雄長西陲國初輸誠款附我太祖高皇帝薄天地涵弘之德斥平涼固原當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垂百餘年于今生聚日蕃號稱家營有衆數千人皆驍雄善射歲以縱獵山野逐復禽獸爲利而滿四其酋豪本名僕人以滿四呼成化改元四撰固原中將營御失德虜潛具其鳩聚開城陰德靜寧生定內附諸胡種及迫脇降土雜居軍民而撫其馬驛驢牛羊財帛不旬月聚至數萬據五

城之險僭署名號且密接外虜應城距故營數十里遂
徙爲家伐不結柵城上蒙生牛革以爲固四面陡崖深溝
爲東西門入道仰濟試車騎不可城列近城尤峻絕曰砲
架山其次曰照壁山參錯瞰道側削立千仞石礮藥緣由
胡虜凹以登蓋城是爲要害處虜卒之引置木石其上俟攻
至下拋飛擊中人必得其死虜嘗自語天設金湯雖強敵
數十萬無敢近先是虜徙城掘得前代行元帥府事銅印
每以是部署帳下群虜火四火能爲股心馬嶺南斗爲股
肱咬哥保哥爲爪牙滿能滿玉爲羽翼選兇徒之徒制中
命之器指麾擊發其倡徽是年六月初巡撫陝西右副
都御史陳玠鎮中陝西寧遠伯任壽征西將軍廣義伯吳
琮參將劉清發兵三萬薄城屢戰皆大失利都指揮蔣太
中澄死之遠近騷然事聞皇上渙起雄師特勅公爲
總督都知監太監劉祥爲監督平虜將軍都督同知劉玉
爲督統副以伏羌伯毛忠都督德林威恭將夏正劉清
胡愷都指揮周璽黃濟將王良榮張英姜盛丁鐸黃瑞鄭
英雲雲神英陳成由玠孫璽楊威羅敬皆爲偏裨率京
師及三邊馬步精兵八萬分道進攻環石城山谷爲
營陣監軍則太監秦剛巡撫則右副都御史王鏡暨子鎮
宇則都督白玉泰謀則御史鄧本端巡按則御史任佐江

孟綸督餉則戶部員外郎張艮紀功則兵部員外郎劉洪
至若分給諸營則右布政使余子俊參政于璠朱瑛龐勝
參議嚴震崔忠按察副使宋有文鄭安會事胡欽胡德盛
皆盡力協心佐襄厥勛度攻取悉惟總督公成算爲進
止公昔自鎮關中素有令望奇謀偉略其出無窮持重周
悉必求萬全自環營凡三閱月大小數百戰伏羌伯毛忠
都指揮周璽黃濟戰死公與子輩親冒矢石虜屢衝突不
能動嘗呼虜酋布宣朝廷曠恩以昭保之終持險反復
靡常我師每以久暴露爲憂公議曰彼烏合之衆利在速
關不能持久吾將堅陣以待其蹙旣而購募得敢死士數
千密間謀出奇計斷其水道燭其積聚城中食盡人馬多
渴死虜窮蹙挑戰尤數由是麾七路兵開力殲戰首獲蒲
四至中軍降其悔禍者數千餘黨猶乘城跳梁或群出山
谷延喘爲暴衆兵敢傷屠城太索山間斬首萬餘級橫尸
遍野生獲者萬餘婦女重稚率百不可勝計洒掃巢穴造
境用享十有二月班師將獻俘于朝厥功可謂盛矣此
平虜凱旋詩信不可無作也詩凡若干首衆體咸備掄揚
國家威靈克集大勳實重師得人所致焉嗚呼克敵制勝
莫難於用兵紀功述德必由于詠歌昔周王選從出狩則
南仲仲山甫南征北伐則尹吉甫方叔召虎史氏書之詩

人誅之豐功盛烈萬世罔墜今公文武兼資功在社稷推校周臣殆不多讓播之歌詠施諸後世其猶今之誦周詩歟是宜歷叙梗槩以并其端也已

重建靖虜衛打刺赤城記

楊勉

打刺赤古城按舊誌不載鼎廢之田或者以爲宋遼夏人之患所繁歟是城東距西安八十里西去靖虜衛八十里北臨虜寇衝突之地南控居民耕牧之場先是城之北有堡曰迭烈遜蓋通雪山黃河國朝於是堡分布屯軍置巡檢司衙門每歲增以戍兵蓋防河東虜出之患也自正統成化以來酋虜數輕是堡入寇中原軍民累遭荼毒本堡警懼甚焉成化八年前鎮守靖虜衛將軍周海暨衛指揮使路照等以其事計於子曰迭烈遜地僻城孤人寡難守不若打刺赤古城外則可禦賊衝內則可屯兵戍且又爲地理四達之處右以巡司并屯軍俱移於此不爲軍民兩便乎予遂以其事白于巡撫陝西都臺大夫馬公文升鎮守陝西太監劉公祥總戎白公玉璽藩臬諸大臣曰然乃旣其實以聞詔允其請命下馬公以厥事屬諸勅遂往相厥地計其徒庸而以是爲指揮同知朱重舊廨工成化九年春恭將趙公永和來鎮是地遂得戮力一心襄成厥事成則因舊而築廢者補之缺者增之城完起公院

名其門東曰定遠西曰得勝與凡公第倉庫市井營舍次第皆作自經始至茲事閱九月而就其技以工計者二千五百其城以步計者七百八十有奇其屋以間計者百五十有餘仍繕其附城空閑地畝分爲屯田於鎬鑰有警鐘鼓有時士馬精強都在整肅屯田耕牧可保無虞胡虜聞風莫敢延頸西望而地方以寧矣趙公謂予兵備是地宜有言以述建置之由焉予嘗稽諸載籍自古禦戎之道固以攻戰爲先尤以守備爲本况虜虜逞彼大羊之性憑陵我民庶蹂躪我邊疆其勢熾矣若非固城宿兵以守備彼賊衝突無時遽將何以遏之乎故昔南仲城朔方而猷猷之難自除范仲淹平清澗而契丹之暴自沮者良由是也然則是一建巡鎮諸公愛海安民之功治非小小繼自今來守是地者尤能行相體時甚屬倉俾無歲久易墜之失則不負巡鎮諸公愛利之惠而趙公之惠亦久而不泯矣是爲記

爲訪輯東以俾邊務事

該提督陝西三邊等處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題案查先據整飭固原等處兵備副使成文呈前事內一件添築城堡以絕虜患行據固原衛指揮符某死馬寺清平苑園長張子儀會呈勘得固原東路撤都城即白馬城委係緊要

隘口雖與清平苑草場交界然地處孤懸久不在彼牧放相應修築城堡斷絕賊路且本地東至萬安苑草場桃林坡南至清平苑草場三岔山西至群牧所天城山北至阿思監要峴四至以內地頗肥饒可作安軍之業以外仍作草場合用修築人夫應支口糧應用器具稍把俱於附近衛所起支措辦防守軍役查照先年事例召募懸賞仍撥給近堡地一頃令其開種十年之後量收子粒仍將白馬井墩改築近水處所展築寬大目城有警撥軍在彼占據水頭使賊馬不得飲水賊路自可斷絕每歲仍量撥糧料草束於本城收貯以備截殺軍馬支用等因會呈前來乞

臣等謹將該部議

十七

該臣及陝西巡撫節行各官勘處去後今照得巡撫陝西都御史王蓋見在鞏昌岷岷地方防禦廣急除行徑自具奏外臣惟固原為防胡重鎮乃陝西根本之地地里寬漫通賊隘口數多分兵而守則無所不募賊至募兵則有所及數十年來大虜竊伏河套寧夏邊境不能禦禦必從固原深入平鳳臨鞏地方搶掠生畜蓄聚戶口凋耗實由於此且防邊之要據險為先設險之策以資城宇成化年間都御史余子俊建議於預望城胡虜心口二處添設鎮我平虜二所其為得策後止設鎮我其所其平虜所因循未塞弘治十四年大虜侵犯固原總制向曹燕統兵奏舉行

施行即去臣按原管總制始奏餘官降印召募軍人設倉積又於舊紅古城修蓋營是募軍積糧官操宇於是西城遂為扼虜要地虜賊畏避不敢因此而入卻從東路肅子川毛居士井一帶在於白馬井起水草割營分設於原固原平涼村寨城堡直抵涇州地方所以固原兵備副使成文宇備都指揮劉文俱聚於舊徽都城即白馬城地方修築城堡添設官軍并展築白馬墩堡占據水頭斷賊出入之路似為有見臣與巡撫都御史王 依擬今勘處各官呈報臣又親詣閱視及行委布按二司官恭政韓士奇等照例召募願投本城軍人及委令將應給軍人耕種地土丈量四至分撥外但有城有軍必須得官督兵固原衛見任官員數少委的不敷差用及照召募軍人止可尋常備禦若大虜入寇必須分調官軍在此按伏供應糧草亦當預備再照前項地方係在靈武沿河平苑草場之內與萬安苑草場相隣因地上荒蕪自來無有官馬在此牧放蓋以虜賊出沒之衝官軍亦不敢來此牧放及又查得靈武沿河平苑原額實有草場地共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四頃二十六畝二厘養馬軍人止是二百八十三名見養馬并駒四百三十七匹萬安苑原額實有草場地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二頃三十八畝養馬軍人三百三十三名見養

馬并駒一千四百八十八匹地土甚廣牧馬不多不致顧此失彼但恐牧軍因見築有城池足堪保障事定之後或起爭端况則項城堡之設不止保障地方亦欲防護官馬之 勅該部計議合行延緩軍裏二鎮查取新陞空閑官每鎮各五員改調填註固原衛所分分撥白馬城紅古城二處每城五員管束領軍并行陝西布政司將原坐附近城堡該徵民糧量撥新築白馬城修蓋倉廩收貯以備兵馬支用再乞行陝西死馬手禁約該死牧軍草場地土在今分撥給軍耕種界至之內者向後不許混爭告擾及行總兵參將兵備操牛等官禁約本城軍人不許於界至之外侵越耕種如違各依法究治特要安插既定軍糧食足之日與紅古城應該設立所分俱聽後不總制提督巡撫等官奏 請定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看得提督尚書楊一清所奏副事各各延緩軍裏巡撫都御史各於本鎮查有新任空閑官員照依前擬員數開具職名咨報前來以憑具 奏交調填註於固原衛所帶俸食糧分撥白馬紅古二城應用其前給軍地土既該參官吏丈量四至分撥明白仍行陝西死馬寺及該鎮總兵參將兵備操牛等官各嚴加禁約草場牧草并本城軍人今後務要遵照界至耕種不得彼此侵越互相爭擾如違聽

各衙門徑自依法究治等因具奏奉 聖旨是 爲議處更調備禦官軍事 何鑑 該固原兵備副使邊完 奏據蘭州衛經歷司申該州衛軍民生員人等趙成等告稱蘭州地方東接靖虜西至河州北近莊浪內守浮橋以通甘涼之糧道外控北虜以爲援兵之進路比先年間達賊在於河西甘涼爲患致將蘭州衛官軍選調一千三百六十員名前去甘州備禦成化四年洮岷地方西番出沒將伊甘涼備禦官軍掣回却將中二衛城操正軍一千二百名撥替洮岷官軍京州備禦成化七年又將中護衛城操餘丁六百五十二名撥補潼衛軍數甘涼備禦遂爲年例近自成化二十年以來達賊節從莊浪等處入至蘭州搶掠因無本衛精兵戰守累次被賊將成等戶內餘丁趙運等人竄偷去本城雖有備冬西安等衛官軍因是隔衛既不依期到邊又不深知地里浪費糧草無益於事切思蘭中二衛官軍遠戍甘涼自己家下人畜被賊殺掠無從救援若春暖河開賊知西安等衛備冬人馬放回侵佔河橋復入腹裏乞爲轉達將前蘭中見在甘涼備禦官軍掣回本城防守河橋關隘以通援兵糧道及將洮岷原係京州備邊并今調來臨鞏河州等處見在蘭州備冬官軍人等照數撥補前去甘涼備禦

因備告臣惟 我朝建置陝西都司衛所各以牛諫本處地方保障軍民立法之善然因邊方多事將附近蘭中等衛所官軍調去甘涼備禦應援乃因時制宜之道但蘭州河迤北相接寧夏迤西直抵莊涼東西數百餘里分守營堡一十二處隘口三十五處墩臺三十七處及金城二關浮橋一座甘肅糧餉各處援兵皆由此進最為緊關咽喉之處又肅府分封重鎮然甘肅莊涼為蘭州藩籬藩籬固則蘭州可保無虞今賊往往俱從莊涼進入蘭州地方為患莊涼却不能為蘭州保障又將蘭中官軍占在甘涼處費邊儲生視原衛失事彼此俱不得調遣實用深為不便且如洮岷西番部落離散苗家 聖朝鑾輿法逾往古設使渝盟難成大患況今洮岷官軍暫且調來安會防禦惟蘭州官軍未計處停當即今本處城池空虛缺軍防守盜賊擁眾拒河橋糧道不通援兵難退大肆搶掠難與為敵乞 勅廷臣計議通將蘭中二衛見在甘涼備禦兩班官軍三千二百一十二員名剜回原衛防守河橋邊隘惟復將近年代替洮岷前去涼州備禦官軍一千二百員名取回分布本處沿邊城堡操守殺賊仍將今在蘭州安會備冬臨章秦河洮岷府衛官軍士兵義勇民壯內酌數補甘涼備禦若以後甘涼賊情緊急又將蘭中官軍調去

策應庶得緩急適宜等因具 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案查先該年備蘭州太監等官監軍等 奏稱蘭州實衛要重地自 國初以來百年無寇以此節選精兵輪班於甘涼備禦人沿邊一帶有關河開之時邊賊亦曾於淺處過河搶掠若遇冬深河凍道路漫散官軍數少恐誤大事要將蘭州衛甘州中護衛節調甘涼備禦官軍存留本處防禦仍將甘州左衛等五衛冬操餘丁選填精兵就近操守以補蘭州兩班之數等因本部為照前項官軍調撥年久必須陝西甘肅鎮巡等官會勘方無損彼益此之議已經通行勘處續該巡撫等官會同甘肅鎮巡各衛甘涼二處西北重鎮孤懸廣境聲援不時比之蘭州尤難控扼先年議增諸鎮之兵以為寧邊長策前項調撥甘涼二衛官軍宜當照舊備禦難據摘動及甘州左等五衛并涼州衛餘丁一萬餘名又係見在本處冬操之數若又選補亦是本處數內之兵有減無增況甘涼猶有甘肅州猶手足同不可顧手足而遺有背其蘭州果有警急動調附近官軍應援又係常例此外別無處宜除外字備蘭州都指揮張雄將原撥甘涼官軍連守照舊備禦外咨報前來本部為照既已勘處應當行令照舊守禦別無施行已經 奏備照今蘭州兵備副使邊亮等奏仍要將前項備禦官軍剜

回或將近年代替洮岷前去蘭州備禦軍取回一節錄
蘭州地方近年連遭失利固是可慮但有黃河限隔每年
水東繞有達賊過河窺視不比甘涼等處四通八達雖至
春夏時月猶有達騎出沒地方緩急已可槩見况前項官
軍調撥年久豈可自分彼此輕易更易擬合通行照舊

為整理邊務以備庸惠事

楊一清

先該提督軍務兵部尚書金獻民題前奉聖旨該
部知道欽此該兵部議得固原地方平坦可以馳驅廣賊
搶掠多由此入陝西腹裏州縣連歲被擄實由本處兵糧
不足難以防守合無係其所擬將各城堡各衛禦各防守

官軍內選摘精壯二千三百員名連見在七百員名共轄

三十三

三千員名聽總兵官統領其守備官部下除見在并各城
堡挑選官軍二千員名外許於各項軍名下多內召募
一千名共轄三千之數召募銀兩於官庫動支但各相應
但係地方軍務仍各行提督尚書楊一清再加議處具
奏施行等因具題節該奉欽依其餘准擬欽此到臣
為照固原陝西喉襟要害之地地里平漫無險可據通賊
去處甚多自弘治十四年以來秦賊擁眾深入延寧地方
不能捍禦驍馳長驅兩日夜可至固原分散醜類靜寧隆
德寧安定一帶州縣俱被剽掠直抵豐昌秦州地方近年

又侵逼平涼踐踐我延邠等州縣得利而歸不曾遭到將
來鳳翔西平內郡安保不遭毒害臣先年巡撫之時奏

將陝西鎮中總兵移在固原京州駐劄意正在此但所統
官軍與守備官部下官軍俱不及千數委的數少難以出
戰只得嬰城坐守甘受畏縮之罪今提督尚書金獻民要
將總兵官部下除見在七百員名外再於各城堡各衛禦
各防守官軍內選摘精壯二千三百員名共轄三千員名
總兵官統領守備官部下除見在外今據增糧并各城堡
挑選共二千員名未及之數照例懸賞於有丁人戶內召
募一千名亦轄三千之數統領殺賊召募銀兩於司府官

庫查有無碍銀兩動支除依擬行令嚴加挑選聽各官領

統以助兵勢外至於懸賞召募一節尤為得策及照臨邊

軍民勇悍善關者在在之及查先年召募每名有給銀
五兩者有三兩者是為常守之兵比之腹裏抽選召募者
大段不同比年延綏寧夏二鎮召募土兵至今與邊奇正
兵一體調遣截殺所尚有功各該衛所行伍空虛懸利
召募相應舉行但陝西布政司在庫銀兩不多各有頭項
難以一槩收用已經具題乞勅兵部議處合無以太
僕寺馬價銀兩動支五萬兩差官運送前來聽臣督率都
布按三司實心幹理官員設法召募不拘衛所軍餘各除

村野士民係年力精壯騎射閑熟者籍名在官願領馬者給銀五兩步軍給銀三兩今其望辦軍裝弓矢器具團成隊伍聽總兵守備等官統領調練不敢妄用貪利官員用強通勒以失人心亦不敢濫收不堪之人徒費官銀無益於事若京通銀兩召募支用不盡收貯聽候各邊收買戰馬不許別項動支事完通將支用過召募馬銀兩及數目造冊奏繳等因題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護擬覆題奉聖旨馬價准動支五萬兩運送前去募軍買馬不許浪費欽此欽遵緣原江備副使陳文呈稱固原東路散都城即白馬城地係緊要隘口難以清平花草場交界然地處孤懸久不在彼牧放相應修築城堡斷絕賊路且彼地頗肥饒可作安軍之業防守軍役然先年事例召募懸賞及撥給近堡地一項今其開種待十年之後重徵子粒仍將白馬非墩改築近去處展築寬大月城有警撥軍在彼占據水頭使賊馬不得飲水則賊路自可斷絕等因到臣依擬勘處施行完備除另行具題外為照陝西各邊衛所軍人逃故數多行伍空虛丁力寡弱過警應敵多無成功茲欲覓實軍伍不過清勾抽選召募三者而已但各該衛所多無空閑人丁每正軍一名例該二丁幫貼尚且不足抽選一節似難舉行清勾固是要務已

經出榜召諭外軍令其自首免罪及督委都布按清軍巡守等官各督屬挨查清備但地方廣遠州縣數多一時豈能承用惟有召募一策目前之急可行看得提督尚書楊一清所奏要將前項召募土兵官員比照弘治十四年太僕寺少卿王質奏行事例百戶召一百名陞正千戶正千戶召二百五十名陞指揮僉事指揮僉事二百名陞指揮同知指揮同知二百名陞指揮使而止俱月給俸糧一石其總小旗召軍一百名者照例陞舍人舍人召軍一百名者與做冠帶小旗後有軍功俱照級陞授其召軍不及原擬之數照臣原擬扣數給與銀兩所召軍人待查發給所收伍之後不拘馬步每名給與銀三兩買備什物於太僕寺馬價支用若有不敷於陝西庫內取給合用盔甲軍器於固原平涼附近官庫內查給編籍已定擇其稍有丁力者給領馬匹固原衛紅古城等處就應關支糧餉白馬城軍人既已給撥地土耕種合照屯田軍餘則例優獎又有警收操與支口糧無事疎放屯種等因為照召募陞級雖有前例緣弘治十四年虜賊擁衆深入腹裏十分猖獗少卿王質見得事勢急迫一時召募恐人不肯樂從所以奏有前例蓋取一時權便非謂可以久行近因都御史陳援引奏請本部但行總制巡按官酌量而行至今亦

未有陞級官員及查得前項召募官員人等中開列召至三百名之上者所召軍士每名領銀三兩并給月錢等項據事探理人自樂從召軍之際似非勞力況今邊事孔殷軍儲告乏前擬賞格不無過濫合無本部移咨提督同書王憲及巡撫陝西都御史王蓋將召募軍士有功官員人等分別等第查為犒賞以酬其勞其所召軍人收伍之後不拘馬步給銀三兩并馬匹盔甲軍器糧食等項俱照原擬施行仍通將召過軍數用過銀兩給過馬匹盔甲軍器并召募有功官員人等量賞銀數一併造冊奏繳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召募軍士有功人員着提督巡撫官分別等第量為犒賞以酬其勞 王蓋

為添設邊備事

余子俊

該巡按陝西御史薛綱奏稱得陝西固原地方東由魏王城抵常州通花馬池北由清水河抵鳴沙州通寧夏中衛川原寬漫地土肥饒內為土達居處之巢穴外為胡虜出入之咽喉三邊要路莫要於此查得永樂年間於葫蘆峽口設死馬寺長樂監開城等處及五六七八等營所屬軍餘在彼牧馬後因景泰年間達賊出沒軍民連遭擄殺又因成化四年蒲四反叛地土多致拋荒成化五年添設固原一衛三所并西安州前千戶所又將八營小堡展修

為開設所分事

大城一座將本營各營軍餘及開城縣固原里土達俱并入本城居住名雖一衛四所官軍不滿四千成化十年又於本城峽口修築舊時細腰城一座堪以截賊歸路甚良策也但有城無軍亦為虛器況今邊事頗盛固原一帶畜牧日漸蕃息轄屬必有窺伺之心不可以無事而忘有事也乞 勅兵部訂議於寧夏青州添設一衛仍屬盛京新收八營并細腰城添設二所屬固原衛將陝西見清迷失衛所及本處該解送衛久不着收軍丁照依正統三年奏 准事例存留本處轄捕前項添設衛所軍伍餘選官員來彼操守如軍數不足或調潼關等衛空開所分或將西鳳平涼三府原招募民壯分作兩班輪流操守仍行踏勘空閑無礙木草便利地土給與屯種俾之且耕且守三年之後照例起科以充邊用等因具 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到部參照御史薛綱所奏一節緣係添設衛所必須用軍填實今陝西邊衛所軍數不多并收發該解送衛軍丁已有停革事例難以存留本處又照潼關等衛所俱係緊要之處難以掣動西鳳平涼三府民壯亦有詔書事例放免所據前項衛所難以添設擬合立案

該守備固原地方署 伯輝拿事甘澤布按二司分守左

參政梁璟分巡金事楊德會議得固原衛地北魏王城胡
薩峽口俱路通寧夏肅州花馬池等處賊窟次出沒本係
緊關要害重地已蒙巡撫右都御史金子俊題 准將魏
王城開設平虜守禦千戶所胡薩峽口開設鎮戎守禦千
戶所及將陝西該解南方便橋等四處不服水土軍人頂
兌清解二所編伍俱整固原衛管轄今魏王城池衙門未
修軍士尚未解到其胡薩峽口城池衙門倉場等項已修
完備解到前項頂兌新軍已有七百一十九名其餘陸續
解到止是編立隊伍總小甲約束暫委固原衛指揮千戶
各一員管領操守終非經久之計欲候軍數解完具 奏
銓官鑄印緣所軍安插未定若無印信衙門官員鈐東稍
失存恤未免復迭况新設邊方衙門事務頗多掌印管屯
管操巡墩巡哨等項官員俱不可缺合無將胡薩峽口新
設鎮戎守禦千戶所不必候解新軍完足早為奏 請銓
註官員鑄降印信銅牌前來本所守禦或就將固原等衛
見在空閑千戶所鎮撫內照員銓註軍士照例以十分為
率三分撥與屯田候安插已定照例上納子粒等因查得
先該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金子俊題前事該戶部會同各
部都察院吏部尚書尹旻等詳欽奉 聖旨是開設新議
千戶所軍人准頂兌欽此參照鎮千陝西太監等官欽此

等 奏稱胡薩峽口原先擬 奏開設鎮戎千戶所城堡
衙門等項俱各修完軍士已發七百餘名并設新豐倉一
所要乞先行改調千百戶所鎮撫及除授吏目倉大使鑄
降印記前去管理一節緣前項新設所分既該各官議處
停當合准所奏改將原擬固原并西安後等衛千戶實添
等三員百戶仇剛等八員及所鎮撫袁清俱各改調新設
鎮戎千戶所給與文憑令其前去管事理刑仍行吏部除
授吏目一員新豐倉大使一員禮部鑄給合用印記及夜
巡銅牌俱付順便人員帶送陝西都司給與本所各官收
掌應用布政司檢吏司辦辦仍行巡撫等官督令兵備守備
及分巡分守官員將前項新設衙門軍士務要詳加撫恤
及將魏王城原擬開設平虜千戶所未了事件上緊催完
奏報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

車戰議

言車戰之不善者曰利於守而不利於攻利於平原而不
利於險阻進難退亦不得大捷退難回轉必至大敗此其
弊也然古言兵車為陣中一可治力二則前拒三東部
伍行以載兵不勞擔負止則為營免掘溝壑乘便出奇歸
有所依與人長驅而華天下者過險難行固不必用此若
今營所處者我軍怯懦而彼騎衝突外無遮拒士卒

堡古無火絕不暇施發而輒奔潰今欲致人而不致於人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意如車不可廢也顧在教
之熟而用之當耳昔古馳驅之善今不可復欲得一軍萬
二千五百人而教之爲車三百乘用卒三十五人五人
在車一人御二人射二人助或兼勾擊步騎各十五人分
爲三五二五隨車步一爲樵汲騎一爲遊兵不長在營餘
卒二千人以備間謀巡警守衛大將等項雜役車制比今
驛車而小駕以三馬或四馬人被重鎧馬施捍衛車有廂
廂有穴前後銳後截戈矛中時換糧九車所宜百物皆
備樵汲另用小車一乘或引以驢上施二桶式箱或櫃可
以汲水可以載糧可以藏人或細載牲畜藥或欄塞隘
口險要遊兵護送常與往來營中另置果車三二乘以備
偵望戰車三百乘分爲六陣陣五十乘內名二十五乘爲
一偏六陣之布地挾則前一後一左右各一爲直陣地廣
則前二後二左右各一爲橫陣左一右一前後二陣各轉
一偏勾曲斜連是之謂圓引而直之即爲方陣爲銳爲曲
隨意消息亦無不可凡車相去各容一車出路有餘屯營
結陣車皆內向行則反之壓虜而屯遊兵時出以嘗寇或
擾其畜牧或截其寇抄敗則歸管敵來則前車皆射後車
出代步士夾出刀斧雜施銳弩交發鎗牌接聞更不休不倦

疊出無窮相持少頃則騎分兩翼而出或擣其肋或達其
背急則歸營下馬助戰有死無退欲少休或彼圖則下鹿
角或推小車塞其空隙車發銳弩更番迭上以次續食使
無困弊勝則騎士追奔車方輒而進遇險則止另調遊兵
或伏強弩截其歸路失利欲還則步騎力戰以待車轉成
列步騎復入車內然後徐行則車治刀整兵後車當敵背
戰後或前進則或後代送爲前後番上更休敵懈則車止
仍出步士以突其兩退則車旋先還騎士以躡其後勝獲
則同車共賞喪敗不救則連罰奇材異功方擬陞職或爭
首級而縱虜不追及傷同類者必誅無赦如此教習既閑
約束已定而後試之得是三軍與敵周旋相爲掎角彼將
退無所獲退難善歸我軍縱無大勝亦無大敗矣待後幾
年我軍慣戰彼仍寇擾還我精銳乘其利便合軍用騎長
追凌襲直擣虜巢亦無不可輒以已見竊以古法作車戰
議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一）

〔明〕焦竑輯

〔清〕胡任興增輯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歷科狀元策序

狀元策者我

國家

列聖策士之

雄謨諸先達自獻之羔雉也歷

科以來

清問昭垂如綸如綍條荅具在

臚列絲分累牘遠篇千端舊

緒若籍籍乎靡一總之諸先

達披摭

闕廷符券

明旨鉅可黼黻乎

廟謨細可芥藻乎幾務者也普

天薄海望而知其爲經世石

畫矣吾輩可須臾去此帙哉

曩金陵唐氏演次成帙付之

剞氏傳布域中已非一日余

五復卒業領其舊條亦非

日然猶嚙近科二三策之未

脩頃陪對公車謬次弱侯甫

後間嘗偕弱侯甫取舊本一

緝訂之復取近科二三策而

補葺之洋又纒又庶幾稱一

代完策云蓋無令後之業是

編者復如吳生羈抱遺珠之
憾也是爲序

崇陰曙谷吳道南譔

開明廷試儀制 每科會試年出榜後

禮部具題請

四月初二日早請貢士赴

太和殿前

殿試

上上賜殿內

四月初五日早

請卷等官并諸王以下公以上文武百官各具朝服赴

太和殿前侍立禮部官排

黃榜置於

丹陛正中黃案上鴻臚寺官傳

禮部官排

黃榜置於

禮部官排

龍亭內鼓樂前導出

長安左門外張掛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

四月初七日

賜宴於禮部

四月十二日

賜狀元頂帽披領帶等物及新進士折鈔銀兩

四月十五日狀元率諸進士上

表謝

禮部

四月十八日狀元率諸進士詣

先師孔子廟行禮

附載

殿試策試式字格以便照式演習

策卷通卷而卷尾共九頁每頁一兩每兩六行二句共十二

行計十六兩總九十六行每行一十四格留提頭二格只

寫二十二格

臣對臣問字下不可寫自己姓名自臣對臣問起至欽惟

共十四行計三百零八字欽惟二字在十四行之末不得

空一格

皇帝陛下兩禮頭在第十五行陽頁居中 額聖約四五聯俱

連頭第一聯四字二三四五聯不拘長短 伏讀

臣對臣問字下兩禮頭在對額依所問先後延遲對答

顛倒遺失後須總發一段大約以領聖體作結 結末云

草茅新進何堪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懼越之至 臣謹對干冒問字到底不得留空一字

宸嚴二字兩禮頭 卷末留十四行列讀卷官銜試卷自臣對

問起至臣謹對止不可有一字錯落倘有錯落漏之不得

注塗抹每頁盡處得成句斷斷轉次而尤好幾其數倍八

一二行之數後留空十四五行

明朝廷試儀制

三月初十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某等跪

皇極門奏為利舉事會試天下舉人取中 臣等本年五月

十五日

殿試合擬讀卷官及執事等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禮部尚書及左右侍郎三員	提調官	大理寺官員共一十七員	三閣下 六部尚書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 奉府詹事及少詹事 翰林院侍讀及侍讀學士 及大理寺官員共一十七員	監察御史二員	受卷官 翰林侍讀侍讀及都給事共四員	翰林光祿鴻臚都科部屬中書舍人共十四員	掌卷官 翰林修撰編修檢討及二都科共六員	巡撫官 都督至指揮武職共八員	印卷官 禮部郎中及主事共四員	供給官
-------------	-----	------------	--	--------	----------------------	--------------------	------------------------	-------------------	-------------------	-----

光祿少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光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	----------------	----------------	----------------	----------------	----------------	----------------	----------------	----------------	----------------	----------------

三月二十三日狀元車前禮士詣

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

禮部奉請

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

歷科狀元總考

狀元會登解元及貢元者一人

商賈

狀元會登解元者八人

吳伯宗 陳 循 李 騏 商 裕 彭 致 淵 趙 孟 昱 楊 維 聰

狀元會登貢元者八人

許 觀 吳 寬 錢 福 倫 文 叔 楊 守 勤 韓 震 廷 儒 莊 際 昌

狀元入相者十二人

廣 陳 循 馬 倫 曹 榮 黃 福 彭 希 賢

狀元官至尚書未及入僕者十人

陸 榮 黎 淳 王 葵 張 昇 吳 寬 王 季 子

狀元年少者十六人

黃 宏 二十 林 大 欽 二十 施 榮 二十 楊 懷 二十 朱 希 周 二

狀元用卿二十

羅 洪 先 六 十 彭 敬 六 十 謝 遷 七 十 蔡 鳴 雷 七

康 海 仁 十 陳 謹 九 十 徐 時 行 八 十 孫 繼 皋 六 十 朱 國 祚 五

周 廷 儒 五 十 五

狀元承年者二十八

朱 希 周 六 十 謝 遷 八 十 王 華 七 十 商 裕 七 十 楊 懷 七

吳 寬 七 十 黎 淳 七 十 彭 時 七 十 費 宏 六 十 顧 應 臣 六

劉 儼 六 十 呂 粹 六 十 毛 澄 六 十 羅 洪 先 六 十 曾 榮 六

順元兄弟八男者一
 影時以太常寺少卿入仕嗣爵從弟華山史評尉府人轉
 順元兄弟翰林官至一品者一
 張宏諱師直從弟宋正德孝美達士出庶吉
 兩家元同胞者一
 馬輝李驥長家馬某妻生子輝久次妻姁不食孕而
 足誕使母而生兩孩元可開府矣
 狀元祖孫舉甲者可開府矣
 曾樹齡孫進成化戊戌
 狀元父子合三元者一
 倫文叙由儒士中子諒南儒士正德以訓導儒士王
 倫文叙由儒士中子諒南儒士正德以訓導儒士王
 順元父子銜後者一
 王華大宋海千守仁大司考
 狀元父子兩中元魁官主卿貳者一
 謝遷成化甲午解元乙未子玉弘治辛酉解元己丑
 顯元兄弟鄉貢者一
 彭時與郭華附錄魏工部侍
 狀元以儒士中者三人
 王華倫文叙林大猷
 狀元由卑官者二人
 羅泰典史翁正春由監獄
 世元何榜得五相者一
 正統及辰科安福縣翰林第三名貴州萬安第一

張元作	父天復	子天復	伯天衡	子天衡	弟元慶
南正	狀元二十四人				
許	那寬	施榮	吳寬	錢禮	毛澄
朱希周	顧景臣	唐舉	沈坤	李春芳	丁士美
申序行	承繼	沈懋學	唐文獻	焦炫	朱之善
劉以誠	周廷儒	文震孟	劉若字	陳子泰	楊廷鑑
浙江	狀元二十人				
吳信	周旋	商裕	耐繼	王華	李曼
張	聯應龍	茅贊	章鳴鶴	唐牧樵	蕭大猷

范應期	湯萬化	張元作	朱國祚	楊守勳	韓敬
吳士升	余謙				
江西	狀元十七人				
劉儼	彭時	王一夔	彭教	羅倫	張昇
甘肅	費宏	舒芬	羅洪先	劉同升	
福建	狀元十一人				
丁顯	陳郊	林環	馬鏐	李嶽	林冀
河南	真用典	陳謐	翁正春	莊際昌	
湖廣	狀元三人				
在	張修				
廣東	狀元四人				
馬倫	趙秉忠	魏應龍			
廣東	狀元三人				
倫文叙	林大狀	黃士俊			
河南	狀元二人				
孫貴	劉理順				
陝西	狀元二人				
崧	海呂	栢			
四川	狀元一人				
穆	俊				

同朝直隸狀元一人

原籍華

江南狀元二十三人

呂 宮 鄒忠倚 孫承恩 徐元文 馬世倬 繆 彤

韓 茂 彭定求 鍾允肅 陸肯堂 戴有祺 胡任與

李 燦 汪 輝 王式丹 王雲錦 趙熊祥 王世琛

王敬銘 徐陶璋 汪應銓 于 振 彭修盤

浙江狀元六人 蔡修傳 蔡升元 沈廷文 周 傳

史大成 嚴我斯 蔡修傳 蔡升元 沈廷文 周 傳

湖廣狀元一人

鄧鍾岳

鄧鍾岳

明朝歷科狀元姓氏籍貫歷

太祖 李渡

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 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

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 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

洪武十八年乙丑丁顯 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

洪武十八年乙丑丁顯 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任事泰 湖廣漢陽府襄陽縣人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許 觀 直隸池州府貴池縣人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許 觀 直隸池州府貴池縣人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張 信 浙江寧波府定海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 鉅 福建福州府同安縣人

<p>永樂十三年乙未陳 甯</p> <p>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p>	<p>永樂十年壬辰馬 輝</p> <p>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p>	<p>永樂九年辛卯蕭時中</p> <p>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p>	<p>永樂四年丙戌林 環</p> <p>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p>	<p>永樂二年甲申曾 榮</p> <p>江西吉安府未盡縣人</p>	<p>洪武二十三年辰辰胡 殿</p> <p>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p>	<p>成祖 長陵</p>
------------------------------------	-----------------------------------	-----------------------------------	-----------------------------------	-----------------------------------	-------------------------------------	--------------

<p>宣德二年丁未馬 倫</p> <p>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人</p>	<p>宣德五年庚戌林 震</p> <p>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p>	<p>宣德八年癸丑曾 輝</p> <p>直隸保定府寧晉縣人</p>	<p>宣德十年丙辰周 旋</p> <p>浙江温州府永嘉縣人</p>	<p>永樂十六年戊戌李 駟</p> <p>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p>	<p>永樂十九年辛丑曾 衡</p> <p>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p>	<p>永樂二十二年甲辰邢 寬</p> <p>直隸盛州府無為縣人</p>
-----------------------------------	-----------------------------------	-----------------------------------	-----------------------------------	------------------------------------	------------------------------------	-------------------------------------

<p>天順八年甲申彭教</p> <p>順八年甲申彭教</p>	<p>天順四年丁丑徐淳</p> <p>順四年丁丑徐淳</p>	<p>景泰五年甲戌孫賢</p> <p>順五年甲戌孫賢</p>	<p>景泰二年辛未柯潛</p> <p>順二年辛未柯潛</p>	<p>正統十年乙丑商麟</p> <p>順十年乙丑商麟</p>	<p>正統七年戊戌劉儼</p> <p>順七年戊戌劉儼</p>	<p>正統四年己未施繁</p> <p>順四年己未施繁</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p>	<p>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p>	<p>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p>	<p>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p>	<p>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p>	<p>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p>	<p>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p>

<p>成化二十年甲辰李受</p> <p>順二十年甲辰李受</p>	<p>成化十七年辛丑王華</p> <p>順十七年辛丑王華</p>	<p>成化十四年戊戌曾彥</p> <p>順十四年戊戌曾彥</p>	<p>成化十一年乙未謝還</p> <p>順十一年乙未謝還</p>	<p>成化八年壬辰吳寬</p> <p>順八年壬辰吳寬</p>	<p>成化五年己丑張昇</p> <p>順五年己丑張昇</p>	<p>成化二年丙戌羅倫</p> <p>順二年丙戌羅倫</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字數五歲...</p>
<p>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p>	<p>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p>	<p>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p>	<p>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p>	<p>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p>	<p>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p>	<p>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p>

弘治三年庚戌歲 福

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

弘治六年癸丑毛 登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九年丙辰朱 希周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十二年己未倫 文叔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

弘治十五年壬戌 康 慶

廣西西安府武功縣人

弘治十八年己丑顧 鼎臣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二十年辛卯 太 保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二十三年甲 辰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二十六年丁 未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二十九年庚 申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三十二年癸 酉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三十五年甲 子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三十八年丁 丑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四十一年庚 寅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四十四年癸 卯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四十七年甲 辰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五十年丁 未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五十三年庚 申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五十六年癸 酉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五十九年甲 子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六十二年丁 丑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六十五年庚 寅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六十八年癸 卯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七十年丙 午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七十二年己 未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七十五年壬 申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七十八年乙 酉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八十年戊 戌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八十三年辛 亥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弘治八十六年甲 子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illegible]

懷宗

崇禎元年戊辰劉君

字德平號實沙

崇禎四年辛未陳子泰

字大來號謙瑞

崇禎七年甲戌劉理順

崇禎十年丁丑劉同升

崇禎十三年庚辰魏華德

崇禎十六年癸未楊廷鑑

國朝歷科狀元姓氏籍貫履歷

崇禎三年丙戌傅以寧

順治四年丁亥呂官

順治六年己丑劉子壯

順治九年壬辰鄭忠倚

順治十二年乙未史大成

順治十五年戊戌孫承恩

順治十六年己亥徐元文

順治十八年辛丑馬世俊

康熙三年甲辰嚴我斯

康熙六年丁未繆彤

康熙九年庚戌蔡啓傳

康熙十二年癸丑韓斌

直隸安慶府懷寧縣

直隸常州府五興縣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直隸常州府黃岡縣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直隸常州府常熟縣

直隸常州府長洲縣

直隸常州府江陰縣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康熙十五年丙辰彭定求

康熙十八年己未歸允肅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蔣升元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陸肯堂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沈廷文

康熙三十年辛未黃有祺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胡任典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李燾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汪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式丹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王雲第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趙鼎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王世藻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徐南亭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汪應銓

康熙六十年辛丑鄭興所

雍正元年癸卯干

雍正二年甲辰陳應華

雍正五年丁未彭啓華

雍正八年庚戌周

雍正十一年癸丑陳俊

江南蘇州府長洲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浙江湖州府德清縣

江南蘇州府長洲縣

浙江嘉興府秀水縣

江南蘇州府金山縣

江南江寧府上元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儒科廷試就元策卷之二

已丑狀元 濟國 儲 欽

已丑榜眼 謝谷 吳道南 汪 欽

戊戌科 戊戌十四年

自秦帝制曰朕聞昔者三代聖王之化成天下各有其術夏商周

而固文也秦國既久其法可指言乎生民以來猶至治必曰

唐虞三代今止言三代而不及唐虞者蓋則唐虞無所

手史謂三王之遺若循珠終而復始春秋變周之文從周

特豈時弊乎後法大文法地果無百年不變而用之不用

忠有所獲乎唐宋二代歷年亦久有定而平我

天地大夫

太宗文皇帝纂紹大統中端家邦

列聖相承益隆治教百餘年來海內新靡仁義之澤厚矣其所

可名乎若名曰忠民情猶變詐而多詐非忠也若名曰賢民

用德者廉而輸分非賢也若名曰之民俗猶粗鄙而鮮禮非

文也名既不可然則今之世其知唐虞之無所尚乎朕故務

風易俗去其所謂忠賢文之弊悉開斯人於皇極之中行之

自何始予諸生明經待問久矣茲咸造於廷辭者以獻底

觀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政治同一道帝王之行道同一心舜禹

一道千聖一心也堯謂帝主之政治有不同道而共行

不同心者乎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全體具於吾心也

於事物乎聖由之而無外萬古行之而無弊但其全體

龍而道不能無變同繼治世者道固不容於不同而

者可變不受以考無而求歸於同者哉若舜禹之神受

無所變更固曰道同此心也湯武之革命而有新猶本

同此道同此心也當周宋之既亂而治終不古若若庸非此

道此心有所未善而不能守弊而不能救者豈然則有

天下者正之以當天下之不行道以濟天下之用則治可以

興弊可以救俗可以變而開斯世於

聖德之中追唐虞三代之遺風唐虞宋於不忠端在此矣仰惟

聖帝陛下聖明廣智之實備中正仁義之德運乾剛而獨斷

神而聖德宏遠示帝王之道遠乎

祖宗之法通已至而猶以爲未至治已臻而猶以爲未臻乃

臣等

拜降

明部百問唐虞三代聖德唐宋之俗尚次及方今民修不淳之

故且責臣等陳其所行之始臣等有以知

陛下之心思臣休於二帝三王而隆

祖宗大業於無窮也臣敢不拜手稽首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竊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

聖人聖人也禹湯文武亦聖人也堯舜相繼而爲唐虞聖

相承同守一道斯時也在官設九德之俊又在野皆時雍之

黎民但見萬邦協和而已豈無可救之弊但見四方風動而

已俗無可更之化政治之迹雖多而家流行軍海無異

莫測後世雖欲強言其功而得耶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萬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有其舜也誠正此明也亦
乎禹繼舜而爲夏亦聖相承同守一道斯時也雖有舜
之遠風而無可放之弊政然當地平天成之後事爲漸繁
之候政治之典自不得不漸思慮者然然確之謂不有形實
之可指如勞民至於極變位因至於下車任土作貢使國
出以貢上錫土錫姓使國所居而別族凡其典則之昭著
出於忠誠也其後歷年四百不幸有桀廢棄五紀滅德作
夏之政於是大壞矣湯不得已起而伐桀欲濟民難而
正湯誼制度不得不漸趨於詳而漸實則已具文之體
猶有淳樸之意如三風十愆皆有常條八家九區田有定
宗廟有頌而祠廟猶也夫其漸而漸而漸而漸而漸而
傳事多出於質樸也其後是視六百不率有射雉五行
而酒色商之政於是大壞矣武王乃不得已起而伐紂欲
商繼政而漸新汚染制度不得不益增以詳而尚文文則
事皆有文采之榮然一如是官倍夏商之數取民營助
法進王加益以示民教通夷猶所以示民威而國都鄙之
有禁比閭族黨之時有禁錫太常以紀功坐嘉石以耀
其車服官室器用之制莫不各有上下貴賤等威之詳
極乎其文也其後歷世既久不幸一壞於幽厲而弱於平
而成周大業掃地矣夫三王之法始無有不善及其久也
弊生焉聖王者作欲起偏而救弊必因時而制宜則未嘗
於衆口共欲尚文尚質尚忠也後人見其不同者有如此
因循名補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禮所損益可知也所謂損益者亦以難將其因者而
夫豈有異通哉史遷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良以
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道之常
也惟聖人爲能察其道之所在而變以救弊若周之衰文
而樊正簡救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使救之孔子有德無
乃徵魯史修春秋以備一王之法如商之自三等說者謂
天之三光天運本下親親而漸者也周之爲五等說者謂
地之五行地道教上尊卑而文者也周之爲五等說者謂
辭無所從皆從于四夷進爵皆極于四夷而政文從質之
孔子不云夫道之行與三代之莫丘宋之墟也而有志焉
日若願淵爲郭之則曰行夏之跡乘殷之軌服周之冕集
以夏索之遺灰破境先王之法東焚燒孔子之六無而秦亦
焚亂代處以更有功於生民故天下歸心焉魯詩謂君不知
正道之冠惟就荷備之政百孔千瘡歸諸幽厲又學有定
事蓋仲舒曰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亦斯理之說也漢高
帝寬仁大度而務爲簡易文帝恭儉節用而示民敦樸似
忠也然猶思君術之多端其治未免於雅馴忠果安在哉唐
太宗勉行仁義而容詛諫玄宗銳志勤儉而教友愛歷延寶
也然骨節開門之多慚其治未免於雅馴忠果安在哉宋太
宗用儒臣而罷強諫仁宗任文士而重學校君臣之閒恩
綽綽朝廷之上議論淳復禮樂之推賢進學之倡明庶乎其
尚文也然漢唐多而成功少伯樂張而道學無文夫古其

文乎程伊川有言人君不為後世聚斂之政所牽滯則

而治成區區漢唐之叔難多矣臣不欲為

陛下之心不在此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天命命筆

鴻業永膺口口之祖俗大興

聖代之文明立人紀於論戰之後復衣冠左衽之弊此與

之伐易武王之伐商其教異一也而功實倍之蓋我

太宗文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平滿有清庫府風波驚斯世斯民同官其相不遠此矣然

陛下猶慮其幾許多訟之非惡者庸論分之非齊相耶即之

文此固

陛下不白滿腹望道未見之盛心也蓋民心有欲萬一不齊

日久趨向兩平臣亦不能保其無如

聖慮若茲欲移風易俗去其弊而還其淳天豈有他道哉正

民必自正百官始欲正百官必自正

朝廷始而欲朝廷之正其本在

陛下之心耳

陛下之心一於忠誠而智術之不用使朝廷之上舉平

字又擇忠誠之士以陳民而蒙詐者必顯則

見民皆誠乎於斯誠於斯誠於斯誠於斯誠於斯誠於斯

向何多訟之足應乎

陛下之心務敦實而苛巧之不肯使朝廷之上舉平

微又擇實之士以養民而貪者必罪則表正而影端

見民皆勤本節用而人為世縱有奸偽者亦無其心矣

何僭踰之足應乎

陛下之心忠孝禮義而苟簡之不形使朝廷之上執法

按又擇有禮而文者以教民而鄙陋者必去則身教者從

見民皆典於禮而進退揖讓之行無違婦妾祭之有儀所

非禮無為也則何僭踰之足應乎忠也慎也文也以及相

而不偏廢以之相濟則不偏重上行而下效世守而不失

可以斯斯世於

皇極之中矣而豈特

乎

聖心中來耶蓋有此心則有此道有此道則有此治自此而明
此辨理之外然也故臣之愚斷以為教治推行之始實不
乎

聖心也雖然人之有是形莫不有是心一心之微衆欲或之不能
全其體以養其用者多矣所以持是心使不為物欲所昏
其要又在於敬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先之
恭齊之恭已齊之祇懼易之理微文王之後止武王之肅
凡聖人之持心必曰敬始易所謂乾乾所訓精一誠所謂
思無邪厥所謂毋不敬凡聖經之垂訓未始不一至於此也
伏望

陛下靜而敬以存養此心之體動而敬以察此心之用不三以
不參以三不東以三不西以三不南以三不北以三

大更如是深宮如是大政大事如是微言細行如是使人欲日
淨天理日明則心無不正而道從此出由是應事而事無不
當由是處物而物無不宜民生由是而益厚風俗由是而益
醇華夷變俗由是而益率俾四時五行由是而益順序五畜
四海由是而益登靈瑞世之禱諸福之物由是而無不臻是
此則日之所學矣深望於

陛下者

陛下策目等而於篇終有曰子端生明經待問久矣蓋威遠矣疑
詳著以象朕親覽焉其所以期待臣等可謂至矣口受
國家生成之德荷

國家教習之恩平時所講者青衿為湯文武之道所明者易經
詩禮樂春秋之新忠

君愛國憂怨之心素所著微然也今日幸奉

大對不取曲引受說謹述二帝三王六經心法之事為終篇

伏惟

陛下不厭為迂褊之常談而

垂意焉則天下幸甚臣千冒

犬威不勝戰懼之至臣謹對

皇帝制曰朕奉不圖克維化運欲追三代以底雍熙不可不
 論焉夫三代之王天下必有紀綱法度然後可以言治
 者乃謂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豈法無所用乎聖王立法
 有名以表實然後可以得遠而遠者乃謂三代之法實
 有名實名非所先乎治不在法則雖以仁政之說假法
 其名則必也正名之說假仁二者將何所從也嗣是稱治
 莫過于漢唐宋漢大綱正于父子君臣之道蓋得夫面其
 信以不能離夫周七制之君知事道者雖位乎唐爵目事
 田賦兵刑之法近實矣而其治何以不追遠于漢三季之
 亂乎然者我賢子至孫則其治亦自未遠于漢三季之
 亂又謂漢宋法有可法者則其治亦自未遠于漢三季之
 亂之賢其說又何所據也夫法不能行自不有立古之人
 有處乎民者而後世獲效之不同于彼何也蓋漢于遠矣
 探其精微之蘊于法必欲委其制作之詳于所謂名實
 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類而後漢唐之所以不相類
 治不古若者庶幾取舍明而跡雖難期也商生學古
 今出庸庸用必審知之矣其名雖必以對毋使毋易其
 而行焉

臣 王華

臣對 臣聞人君之治天下有體焉有用焉體者何道是也
 者何法是也道原于天而不可易所以根據者法者也法
 平時而制其宜所以品節于道者也道立而法未備則
 未遑民愚未除未足以言治法具而道有未立則綱

風俗頹廢又奚足以爲治哉故善爲法者不徒恃乎法以
 天下之人要必本乎道而善爲法者不徒徇乎名以誣乎
 之人要必求其實爲夏商周之所以致天下于大治者以
 有得乎此也漢唐宋之所以治不古若者以其習失乎此
 然則

今日欲究化運而求定論亦惟遵三王之道行三王之法
 全體大用之畢舉而兩漢唐宋于不爲可也豈必此外而
 求哉書曰聖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此之謂也欽惟

皇帝陛下睿智聰明根于天性寬仁莊敬見于躬行五承
 一祖四宗之鴻圖默契二帝三王之心學涵養深而天理昭
 久而世教維是以十有八年之間

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然猶不自滿假退于
 萬幾之暇

廷集諸生草咨治道且欲求一定之論以進三代之區
 知

如

陛下是心其即古帝王好問好察謀及士庶之心也臣以
 微獲其請生之列仰承

明詔敢不俯竭愚忠伏明

大對以少裨萬分之一乎竊惟治之體本于道治之用係
 法法之行必有其名而名之立必有其實人君所以持一
 之論而致雍熙之治者權在于斯矣且道莫大于綱常法
 大于田賦兵刑三綱不正不足以言道四事不舉不足以
 法臣請先以家喻之今有範室焉父慈而子孝夫義

其家道正矣然而耕種失其時收斂無其術仰不足而
母餉不足以養妻子或門庭之寇不能擊或奴隸之肆無
懲如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其或家給人足令行禁止而
子夫婦之間或有所歡如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又或事
而為之名以齊人之觀聽而求其實則茫然無歸之可事
此而謂之家齊可乎家之與天下勢不同而理同道也法
實也名也誠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昔者三代之王天下
有法以輔其治非專恃乎法也蓋有名以表其實非徒稱
名也至諸略舉其舉如咸則三壤以制井田差為九等以
貢賦六師以征不序三千而有贈條此有重治天下之法
八家各授一區以為私田八家同養公田以給賦稅歲六
之制制風俗之利此有善治天下之法也
而田有所分疆之為九府圖法而賦有所統司馬掌九虎
法以正邦國司寇掌五刑之制以糾萬民非成周治天下
法乎其制田賦也實足以裕民而足國其制兵刑也實足以
禦亂而禁奸豈徒為虛名而已哉矧禹之治本于砥柱德
而舜典典常則其法有道以為之體故能文命誕敷以蕃
敷四被之治湯之治本于克克克仁而修德人犯則其法有
道以為之體故能表正萬邦以成兆民允假之治文王純
不已而益進教文王建其有極而重民五教則用之法
有通以為之體此所以致有夏修和四海永清之治也宋
羅從義謂三代之治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不貴名
言法之不可以離道名之不可以失實耳夫豈謂法無所用
而名非所先乎三代而後稱善治者莫過于漢唐宋若

五季之流皆無足齒矣漢高祖用三老之言而善治帝之
教李布之罪而戮丁公之賊則君臣之義以明因家令之
而尊禮太公高四皓之名而劉愛莊席則父子之倫無失
大綱正而道得其聚矣荀子規板雖宏遠而多變亂秦之
詩書之不事而未幾馬上之智故其時去成周雖未甚遠
田賦兵刑之類多缺其果能如三代之制道法兼資者
漢有天下歷年四百高祖而下若文帝之躬修立獄武帝
雖計大略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沉毅先物明帝之運
成憲章帝之寬厚長者亦皆一世之賢君王通取之為七
宜矣然以重道言之則聖賢大學之道果乎其未之有聞
未敢必其為善後此漢之治所以止于漢也唐太宗創日
遊獵之風祖繼之於依德德宗因之而敗之於元和中
府兵之制五刑之制依循乎先王兵刑之舊規是
目擊而法近乎實矣惜乎制度雖益詳而不能自身推之
家紀綱雖益密而不能自家達之于國故其法視而漢雖
遇之而父子君臣之間多漸德矣果能如三代之法名實
須若乎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太宗而後若玄宗之創平內
屬精政事幾致太平憲宗之剛明果斷能用忠謀克除積
亦皆繼世之令主史臣取之為三宗實矣然以守法言之則
二帝三王之法適乎其未之能及臣未敢必其為就賢此
之治所以止于唐也逮宋至之興太祖開基事周后如母
少帝如子鞭朴不施于殿陛為屬不及于宗廟慈罔一言
在金匱舍子立弟付托得人其大綱可謂正矣但兵刑
三衙四廂之制而不足以及禦奸弼剛雖有折杖常刑之典

不足以禁針吏天下之田羅二十稅一面未能令乎計故

治之制役民之法雖因乎唐制而未若祖唐調法之詳其

日則未盡舉也夫大綱雖正萬目未舉似于唐不及也而

家法之善則有過于漢唐者焉呂大防嘗言前代人主朝

母后有時祖宗以來朝夕皆見此事觀之法也而代大長

主以臣妾之過見仁宗以難事姑此事長之法也而代宣

多不肅木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而代外或多損政

本朝不許與事此待外戚之法也而代宮室多尚華侈本

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而代人主在宮禁出與人

祖宗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而代人主在禁

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而代

子用刑惟本朝臣下有舉止于無禮者必治之法也而

事信乎家法之過于漢唐矣大槩而下加太宗之深儉好

貞宗之寬仁憲宗之力行恭儉英宗之優禮大臣處

其賢者數措其仁厚有餘而剛斷不足此宋之治亦止于

而已夫法非自行必本于道如後行名非自立必有其實

後立古之人皆有以處乎此而後世獲效之千古若豈非

其或有懷而無用或有有用而無體歟法惟表

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用夏變夷大誥申明五帝之義律令詳著

萬法之傳普民有田足國有賦徭暴有兵禁奸有刑大綱

正兩目具舉其

弘讓不能誠足以起越三王垂示萬世矣

列聖相承意光繼顯至于

陛下祖述高皇帝前烈大孝尊

親上隆權子

慈極憂倫收教下疏愛子

天滴分田賦民惟

祖宗之成意是遵練兵用刑惟

祖宗之舊典是式總萬善于一身先百王于千載其于道法兼

之要名實相須之義固已洞燭于

淵衷矣然于道欲探其精微之蘊于法欲參其制作之詳于所

名與實者欲求三代之所以相須而治後世之所以不

須而治不古者且以為此無他在

陛下之心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斯心一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象理者在

意誠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使意有不誠則無以正心而推子治矣臣顧

陛下窮理以致其知存誠以立其本而凡一念將發之頃必察天理人欲之幾天理耶必循之而達其極人欲耶必遏之紀其根

大廷廣衆之中固此誠也深宮燕闥之地亦此誠也念念無少間斷則一理渾融

萬幾密勿將見体用兼全本末日舉

陛下今日之治道與三王同一道心之精微

陛下今日之治法與三王同一時中之妙用而盛治之效亦將

二張其隆矣區區漢唐之治何足道哉昔宋徽宗朱熹

字貴政隱然以欺吾君臣嘗誦此以自警今本

明紹故于篇終直舉所得于學者以為獻亦何敢自負所學

后父耶臣不勝惶悚之至伏惟

陛下留神察焉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謹對

庚戌科 第三年

聖帝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為之子凡天下之民皆曰

氣脈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父母

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遺教之有方舉天下之民無

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于唐虞宋夏

商湯周武皆克盡宗子之責故稱至治其後若漢唐宋夏

英君詭譎宗子之責或盡或否而治亦有稱其貽其貽在

可考而論之雖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當

制度之立政今之行又無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

能同者此國世運之漸衰矣考其實亦尚有可言宗子

論備者之道每以位天地位尊尊天地位尊尊者為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宗子之責須知宗子之責

實焉之爲教民華悉而終非躬行心得之推欲天下民
各得其所亦難矣天下之有一不得其所則天之所以
者不能盡是天地自天地民物自民物而吾身自吾身
爲天地之宗乎哉天如此其高也如此其厚而吾之治
近其小尚得爲配天之治乎哉當日天祐下民作之君
師惟其克相上帝監綏四方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
道備五典之宜以左右民皆言人君受天與之全任天責之重
當盡是責以成是治也然要其所以爲之者豈出于一
外哉卽是而觀則唐虞夏商周則武之底于盛治
唐宋之僅爲小康與今日之稱此豈前古者盡必有
推

子鋪天地之祥泉果天地之全統以推有言天

臨御以來屬精圖治凡可以當天心慰人望者無所不用其
誠可謂大有爲之

君可謂善繼述之

宗子矣然乃不自滿足首進臣等干

廷諫之以父母宗子之責且謂儒者之遺以位天地育萬物

天地贊化育爲極主而求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真知儒道之主重深固君責之難艱直欲無一念之

手天無一事之愧乎古無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

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

後已願臣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乾坤之間得與應典之

願各爲億久荷

教育編有志乎聖賢之學其于孝養之功夫家相之事雖不
而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爲心之所關有者則不容
知矣敢不援經講史爲

序下陳之臣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云者此漢儒班固之
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宋儒張載之言也蓋天下
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則君
天子之子對民物而言則君又爲天地之宗子獨不觀諸家
一家之中凡繼其祖者均得稱爲宗凡繼其宗者均得稱爲
子爲宗子則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獨得謂之宗子故冠婚
必告之而莫敢專祭祀必主之而莫敢擅當對必保之而
敢加言以是而爲宗子誠誠以父母所遺之體續宗
義父母所遺之業續宗子以敬宗子之所在即父母之

自不得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衆凡屬氣乎天者均得
稱乎天凡屬形乎地者均得稱乎地惟大君則繼承天
統理民物而獨得爲天地之宗子故謂其所居之位曰天
謂其所享之祿曰天祿謂其所都之邑曰天邑亦豈故以
而尊大君哉誠以天地所與之形類大君以養天地所與
性類大君以敬大君之所在即天地之所在自不得不以天
地尊之也向使爲家之宗子者不能敬養乎家而家之人
不得其所則一家得以尤之而宗子亦何以逃其責於父
哉爲天地之宗子者不能敬養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
其所則天下得以望之而宗子亦何以辭其責于天地哉
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教授人時播時
教六府孔修綱舉邦家大賡四海也其教民則協和萬邦

據五典文命四敷克經猷猷重民五教也其爲治效則言其如天或美其風動或稱其天通或以爲格于皇天或以配天其澤也其于代天之工皆能大有所爲而宗子之責不盡也以漢唐宋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有籍田代之語有口分世業之法民籍以定經界以均其教民則石白虎之講說弘文廣文之招延博學宏詞之有試看詳舉之有議其爲治效則或雖伯或雖夷或偏安不振不盡民力者不能免閭里之怨嘆尊師重傅而從事乎草句訓誥之者大召名儒而無以樂風雲月露之態崇尚理學而無以革賦浮靡之習其于代天之功雖或有所爲而宗子之責不能以告盡也夫其爲宗子之責本固爲品之制度政令同而治效所至乃若是懸絕者豈世道之降趨使然哉求其故矣曰欽明文思曰庸哲文明曰克勤克儉曰克寬仁曰執競維烈此其心純乎天天地民物皆其度內所以制度行政令而教養乎天下者皆心之所爲用也或恭儉而學宗黃老或經術是尚而性多偏私欲行仁義者大或已虧仁厚有餘者則斷而不足則其心爲私欲所蔽而不

則化育之大吾得而贊之天地之高學吾得而參之諸君道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爲人尤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爲君子以爲宗子也唐虞三代能道宗子之責者此也漢唐宋有子之責而未盡者則未極于此也然此豈可以竊爲爲本可以且夕致哉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自慎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過不勝有以致吾心之一而萬物之所由以育也張載亦曰存心性爲匪懈戒懼之事也曰不愧屋漏爲無妄即慎獨之義也此欲盡宗子之責者所當知而今日行之之斥所自始焉者也下筆茅瑛未嘗入侍惟願

所同欲乎則毅然行之惟恐其不力果由于人欲之故而
下民物所共愛乎則斷然去之惟恐其不至愛憎之動則
其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懼之發則
其所喜而樂為與所懼而不敢為者何事母曰九重之憂
念生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視聽于是而在焉母曰五
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無明之昭鑒于是乎存焉
可謂之戒懼懼獨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為無數矣由是推
以立制度則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則政令之
此心也推是心以養民自有以若保赤子之實推是心
教民自有以爲轉移感動之機至于一生之終與則曰吾
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變也一歲之出納則曰吾爲天推
非吾所得而妄費也一事之命則曰此天意也
吾不得而專也一刑之用則曰此天之所以討有罪者吾
得而私也凡吾
祖宗之所貽謀者期之于必行凡古帝王之所垂法者期之于
行斯可謂之善教善養而天之所以責我者爲無負矣如是
而稱爲天地之宗子真所謂踐形惟肖者矣與所謂聖其
德者矣代天之功焉有不盡配天之治焉有不成備者之
焉有不極其至哉然又聞之周公之告成王曰若生子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始之不可不謹也伊尹之告太
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終之不可不謹也凡此之所以
陛下謀始者旨
陛下之所賞自貽者也日新之功獨不當加之焉乎夫諸
舍苦心也難成而易弛者抑也

陛下于今日之所言試以質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異乎今日
所爲試以質諸他日之所爲者果有異乎保守于茲成
而敵于安之後持循于舊之餘而變致乎久大之
則所以代乎天下有自強不息之功所以配乎天者有補
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爲
大君所願以爲
宗子父寡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不愧矣諒以是爲終無厭
不勝懇切忠愛之至謹對

梁武帝 弘治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三代而下論守成之君必以漢文帝爲首史稱

時海內殷富典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朕嘗稽之不忘

文帝何修而能得此考之當時或賜民田租之半或蠲除

殿廩之效蓋出于此然貢助監之法兼三代亦所嘗行而

于漢手使除田租則當時宗廟之祭祀百官之俸給閭閻之

征伐皆不可已者將何以給用度乎仰惟

皇祖聖造區夏則不臣服百二十餘年以來生齒益繁疆域益廣

非前代所及今歲郡縣上版籍于戶部其數具存可謂庶矣

休養生息之餘宜其富而可教也然閭閻卷田野之閭不免

東顧無聊之嘆且頃因水旱河決之患尤多流移失業之人

安在其爲富也是以朕爲痛切而憫之者均亦教育雖

犯法者愈甚又安在其爲可教也夫衣食不足則禮義不

而民輕犯乎刑辟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將何以處之蓋古之

御天下者既庶必有富之之術既富必有教之之方特庶不

能行之耳朕承

祖宗鴻業區惟治道每有志于隆古帝王之盛不但文帝而已

萬生抱道而來將見于用其于庶富教三者先後本末凡本

人之成效今日之急務悉心以陳朕將親覽焉

臣毛澄

臣對臣聞有天下者思有以安天下必思所以安天下蓋天

下之民因人君之所富安而民之所以安非人君以一身

天下先不可也故必在我者無所厲乎民乃可以富民

庶之餘又必在我者有足法于民乃可以教民于既富

庶且富焉則道之著至而民則咸于法此古之帝王所

講一世于阜成作百王之模範而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

亦可謂庶幾乎此焉者矣欽惟

皇帝陛下撫盈成之運當鼎盛之年禮盛有隆得之天縱日月

聖德節服圖所謂能致之資必致之勢蓋兼而有之矣如

等一介草茅未諳治體迂疎之論豈足以仰神

德業之隆而

明命下歸天章煥爛詢及乎庶富教之事竊誠懇側會無一

貽六白蒲之心臣伏而讀之有以見

陛下克讓如唐堯好生若虞舜足以荷

天眷之休足以承

君師而無歉也三復敬敷之餘敢不竭其愚衷而對揚萬一乎

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曰富曰教而已

而不富則無以厚民生富而不教則無以正民德斯誠治

之不可缺者君人者于此有失得而治效之盛替隨之故曰

昔守成之君夏有啓商有高宗周有成康降是而下則微

漢文帝試如

聖賢之所云者然較諸古之帝王則其德之醇疵治之大小不

無所分辨而

聖心當慕之者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

之在文帝其可取者尤非止于一端也觀其席高祖新造

基啓西京近古之治家無不餘人無不足而殷富之效

安其官民樂其業而醇厚之風作兵革庶乎不試刑辟

不用所以然者蓋不惟其時爲守令于郡縣者尙寬乎而
德化亦以其修于身而後施諸天下凡治本之所存治具
所出咸繫得之故其宮室冠服車騎服御稍有不便輒弛
利民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閱百金之費則惜而不爲反
之梯也履則革屨也集樂爲雅也編蒲爲席也所幸夫人
不曳地也治新棧苦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也款厚
俗制止奢夫之斥除非誇之計欲使民隱則今年歲賦貸
年減出相詔舉賢民而求直言之士躬耕籍田以先務本
民時有以千里馬者轅下詔御而不受陳武述征伐之議
曰念不如此也賈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請則曰去
還也卽此類而推之則其時宗廟非無祭祀之禮也百官
無不備之節也四夷非無征伐之費也土有歸德之臣
保廉之習儲畜于公私者取之不窮應辦夫種業者度其
繼田租雖除用度自給無可憂者不然何貢助徵之法雖
代亦所常行而漢乃有獨賦之年哉我
太祖高皇帝備自古帝王之德唐
上天曆數之歸汎掃胡元轉寧中夏尺地莫非其一民莫非
臣

列聖相承

仁恩四洽百二十餘年生齒之繁疆域之廣益加于前漢唐

卓之際晉宋未遑之先莫盛于

今日古仰惟

陛下蒞祚之初廣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威福作于惟辟政事
以及時刑獄不愆而法吏無私名器不濫而士風以正

名之征敘停不繼之造作革者情之陋習最難除之類
無不與變無不去蓋于

聖祖之良法遵用之也無遺而于

聖祖之美意奉承之也無間是以萬方之大兆民之衆衣食足

懷然于仰事俯育之天禮義興而勃然于改過遷善之

序謂十上萬物和于下信賢惡戴戎夷習風此豈無自而

哉良由

陛下之所以當教斯民者不徒崇節儉之具而又端一身以爲

教之本故也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以獨治必有分其任者

通年以來爲

陛下分富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能科弗悉知應于民

之休戚者其入鮮矣爲夫

陛下分教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化導不愆克心于民

之淳漓者其入亦鮮矣夫爲

陛下富民者既非其人則雖無水旱河決之患而民之流殍失

者猶或有之况復罹此患耶然則何怪乎闕卷之聞不能

東轅田野之內未免于無聊哉夫爲

陛下教民者既非其人則雖無凍餒之困而民之作奸犯

者猶或有之况復值茲困耶然則何怪乎勸諭切而循理

少教有類而犯法者甚哉蓋饑寒切身則行甘食默判就

志則命同蟻蟻凡民之情大抵然也衣食不足則禮義之

興也因宜體義不興則其刑辟之輕犯也亦宜矣爲今之

處之不可不早而處之不可不善處之早則無以病方

處之善則有以補乎既往若不求其弊端所在而亟去之

納新民目前之患。恐與日以積也。日以深也。所以勢
沮喪之念于將來者。安知不有甚于今日者耶。然所以治天下
之患者。人也。而所以布天下之利者。亦人也。故不患民之不
富。而患在官者無富民之人。使天下之爲有司者。皆關土
耕之強。也。皆植桑訓織之范。純仁也。則子足衣食也。何病
衣食足而禮義不興者。未之有也。也不忠民之無教。而忠在
者。無教民以使之仇。香也。則于典。雖義也。何有禮義與。而刑
辟輕犯者。亦未之有也。雖然。民之不富。則有司之責也。而
司之不能富其民。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責歟。民之
無教。則有司之責也。而司之不能教其民。獨非擇有司
與。然則有司之責。無蓋有司之責。用其才與。其德與。其
操之而有司之。既用其才與。否司考。謀者得勸懲之。其
朝廷託之重。而有所恃者也。必一者得人而後可以望有司
賢。必有司皆賢而後可以求天下之治。茲固勢之必然者。
陛下以一入主天下民。物于上。則凡責之大臣責之有司者。又其
非

陛下之所宜自責耶。何者。表之端者。其彰直源之潔者。其流清
陛下念民之未盡富。而所以自奉者。誠能節財儉用以示朴于天
下。則內外遠近無不肅
聖心之崇。盡而一化于儉。害財者皆不爲。而民可富矣。元祚
臣有司者。能節用必能愛人。孰忍私
陛下富民之託哉

陛下念民之未盡教。而所以自治者。誠能克己儉勤以立於子

下則其患皆無不傳
聖德之同。愈而同。愈于正。雖分者皆不作。而民可教矣。况所謂
臣有司者。能成己自能成物。孰忍私
陛下教民之託。故曰。若仁莫不仁。若義莫不義。又曰。君子之
修其身。而天下平。此詩所以有君身始。蓋確乎不可易也。漢
董子之告君。亦曰。探其本必君身始。蓋確乎不可易也。漢
守成之善。今日區處之宜。見于
聖策之所先及者。臣既述其事。論其理。如此。病
聖策至終。見
陛下遠想古之帝王。當天下有術而教天下。有方思舉行之。以
其治功之盛。且于庶官教之三事。責臣等悉心以陳其詳
之所欲言者。上之所欲言者。上之所陳已露。而臣等
說于

陛下幸無厭焉。蓋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思所以富之。而制田
薄賦斂。則其富之之術也。既富必思所以教之。而設學校。明
禮義。則其教之之方也。富之之術。教之之方。布在方策。而
世之所以治。不古若。豈獨富之者無術。而教之者無方之
哉。顧爲治不能無法。而用法不可無人。苟非有文武之君
武之臣。決不能舉文武之政。臣故播言今日之患。凡于
陛下承富教之託者。宜任其答。而又不宜淺澤妄勸
陛下以其責。臣下者。反之。以自責也。至若庶矣。而富矣。而教
孔子所以告冉有者。見于論語。其說甚明。而孟軻勸齊景
君行王者之政。亦不過欲其兼地。舜民聚之勢。而後以

繼以序序初無異于孔氏之說然得道者多岐而刑政之
終不若德福之深德教之行必始乎巨室之舉亦孔孟之
論也故以先後言之則應先乎富富先乎教而若身尤其
先以本末言之則教本于富富本于德而若身爲本之大且
也者萬事之根本萬化之樞機古之聖賢出處與時窮達
地未嘗不慎重于斯而治之汲汲也故庶人微矣爲庶人者
且不可以不修身而况履帝位之君 家近矣正一家者
不可以不修身而况治天下之大務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則君子病之

陛下以至會學養德之基以至仁立修德之教動靜存誠皆夜
懷其于正身以爲天下倡者蓋不可以有加矣臣所以

陛下者于此尤詳焉此固臣子望

若無已之心也臣不敢隱諱而舉已然之跡微之專務請古教

帝王之用五人而有夏修和武王臣十人而禹姓悅
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待乎已而必委乎人蓋如此然光

教以惠教德則惠華之德帝禹絕百濟而拜日言湯斷
作后帝王之用五人而不獨資乎人而必本諸身又如此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久享天位所以立法貽謀爲億萬載
之休者其聖聖豈美不異哉帝王所以富教天下之道而

世通之

陛下願付臣子敢獻

皇民風切

陛下丁寧治之所勅必欲追隆古帝王之盛而不滿乎漢文
之爲大哉

臣子望

陛下必能廢斯言于無算聞此志于不遠而有以弘莫大之業也
然不致力于本之所當先而徒盡心于末之所可後亦何由

陛下之願哉故今日之務固多不可已者而在
陛下所安則自修身之外皆可擬議而徐圖之必也精擇善利

決取舍超然遠覽深惟至計恭遠瞻之爲恭思微亮之可
教範如堯舜如舜克業如禹待旦知用亦保如文

陛下不忘如武屏玩好而親職史述邪佞而通端直異天之命
陛下之情審時之宜定

國之是凡

聖祖之所以作于前而傳于後者講求其意之宏深推致其利之
廣大志焉思操事焉思遠率由舊章之詩不忘乎心鑒乎成

憲之書常在于手操持把握不一時而少縱不一事而少差
如

陛下若作之初而愈益勤勵愈益儉約愈益謙恭則一念慮無
正心一云爲無非善道將見推無不準動無不化公卿勵

職于

陛下之所欲于天下者不準而自治矣古人有言遵先王之遺

遲者未之有也。臣以古人之成效可以爲法，于後世者，陳子前又言其弱之知而不備，物急先務也。臣又以今日之急務在于

陛下之一身者，想陳子後倦倦愚衷不外乎此。惟在

陛下俯聽而用之耳。蓋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退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昔之愛君者，其言若此。臣

前之以自警，天幸遇其秋于求言之

朝而不獻其誠于聽言之

主是負所志于平日也。故雖言無可采，不敢不盡。然

膚覽之下，倘以其得千慮之一，而不忍棄焉，則豈特愚臣之

幸哉。臣干言

天威無任戰慄，聞越之至。臣謹對

奏

臣

丙辰科弘治九年

皇帝制曰朕惟君人者必有功德以被天下關其不一

于斯二者何先快非學則無以成德非政則無以

或謂帝王之學不在文義或謂天子之德德乃其末節政則

人主不親細事或謂聖王不勤遠客是宜有大於此矣然則

其所當務者何居二帝三王之德所學者何事二帝三王之

政所見者何功漢唐宋代有令若而功德鮮備躬行德化者

經制或不定民安史稱者德教或不純或四夷服從而大綱

不正或仁厚立國而武畧不競是學與政容有可議者其得

失何如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神功聖德冠絕古今

聖祖高皇帝

聖宗高皇帝

聖祖高皇帝

聖宗高皇帝

聖祖高皇帝

聖宗高皇帝

聖祖高皇帝

聖宗高皇帝

聖祖高皇帝

聖宗高皇帝

聖祖高皇帝

聖宗高皇帝

聖祖高皇帝

聖宗高皇帝

聖祖高皇帝

聖宗高皇帝

大德也帝王之功天下之大功也然則帝王之學與政亦

非天下之大而可以小觀乎哉故有志于功德者必以學

為務而從事于學與政者亦必有所當務苟不知務其大

專事其小則其學也支離偏曲而不足以成大德其政也

屑細碎而不足以著大功尚何天下之治之足云乎哉由是

論之則二帝三王之所以功德兼隆漢唐宋之所以功德

備及我

聖宗之所以上追帝王而下祖漢唐宋者樂可得而知矣

皇帝陛下有生知安行之資有特登亨成之道

深仁厚澤浹洽于人心

盛烈豐功覆育于天下而猶

體道謙冲惟日不足適于

萬幾之艱特進臣等

俯賜

清問謀求至理必欲追唐虞三代之盛治竊

聖宗

列聖之洪敷而含漢唐宋于不為其盛心也臣等

國家作育之恩預有司薦拔之列敢不勉竭愚衷以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臣備天降下民而作之君人君以一身為天下

民物之主其勢亦尊矣其實亦重矣其所以治天下者豈

然哉蓋必有帥天下之德以立治之體必有安天下之功以

建治之用有其功無其德則教化不成風俗不厚雖使教

養臣伏願本朝自而立也有其德無其功則紀綱

立威令不行雖使仁心洋溢仁聞遐邇無自而張也
者或謂其一雖欲言治者苟而已然究其緩急之序度其
重之宜德成而功著者有矣德不成而欲其功之著不可得也
也體立而用行者有矣德不立而欲其功之著不可得也
善為治者必由體以達用善言治者必先德而後功至于德
本而言則德不能以徒成其成也在乎學學則有講有習
之事有察克治之功所以培養乎其德者也功不能以苟著
其著也在乎政政則綱紀文章之事法度品式之施所以有
績乎其功者也顧帝王之學與章布之士不同帝王之政與
有司之職亦異試以古人之至理論之好文為事也而程頤則
謂帝王之學不在文蓋蓋經世大法備載方冊務得其要
之要斯其為大者耳章摘句何足向耶然其要也
程公雖則謂天子之會乃其末節蓋制人是不待物
明實而斯其為大者耳片長寸善何足多耶躬親庶政者
官以爲勳而杜黃裳乃有人主不親細事之說蓋其大者
選賢才以分其任而已若庶務之煩則幾發實內史備
廷尉何必事事而親之哉威靈及遠者人皆以爲武而胡寅
乃有聖王不勤造夢之議蓋其大者專務治內以固其本而
已若夷狄之性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何必其人而服之哉
夫知其大者之所當務則其小者有不足務矣試以古人之
事論之功德兼隆者莫若二帝三王其見于書則堯之欽明
文思舜之溫恭允塞禹之彝倫敘敘湯之入紀修文武
純亦不已建其有極德業有大焉者矣原其所以爲學則
不必學知利行而執中一之謂道也

願翼以至歡止之詩焉當之戒一皆身心性命之理而非
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非德之所自耶堯之敬天
舜之設官分職禹之修和府事湯之予惠罔窮文武之威
萬民大賁四海收莫有大焉者矣要其所以爲功則雖不
家賜人盛而黎民之於堯舜四方之風動萬民之永賴兆民
永懷以至萬邦之作乎萬姓之悅服一皆淵念費之舉
非功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非政之所致耶三代而下
稱盛治者以漢唐宋爲首其開創業之英君守成之令主代
不乏人然而有德者或闕于功有功者或闕于德漢之文
化民以躬率下以德然乎節之純矣而禮樂未興王期未
逮其所爲多失之因循而不能革漢之困宣帝史稱其
與安其重虛乎功之莫矣而專事刑名雖用王莽亦
一出乎苛察而卒以基元成之亂單于稱頌絕域率貢唐
宗之四夷服從功可嘉也惜乎人倫之間內多權衡唐父不
義而父子之道乖推刃同氣而兄弟之恩薄大綱已甚不正
矣事周后如母愛少帝如子宋太祖之仁厚立國德可尚
惜乎兵權既收緩急無備其始雖足以威羣雄之發其後
無以禦外敵之驟武暑已微不號矣徒知文帝太祖德優
功巨帝太宗功優于德求其功德兼隆者宋之問焉所以
者蓋以言乎學不通從事虛文而無修身之大義故功雖
著而不足以成其德用雖行而禮則缺矣以言乎政不
果歸而無經世之遠圖政德雖小成而不足以著其功
雖立而用則開其不能企及乎唐虞三代之治安矣
混惟我

太祖高皇帝恭

天成命肇造洪業用夏變夷復綱常于淪敷之後除積去積弊

垂于後世之鑑

太宗文皇帝定制兩京尤爾裕後振兵威于四夷而

聖武之布昭明理學于萬方而

王仁之事破其德之大也無異于二帝三王之優其功之大也

信于二帝三王之功自是以來

聖聖相承

仁宗昭皇帝屬意國治推誠任人

宣宗章皇帝律典綏威立法垂訓

英宗睿皇帝剛明獨斷奮發有為

憲宗純皇帝聖學彰彰至仁不殺皆善繼

聖宗之志而奉承之無間皆善述

廟宗之事而遵守之無遺所以致此有國非言語之所能形容

亦不出乎學與政而已蓋其爲學一帝王之大道而非章句

文義之間其爲政一帝王之大法而非制度文爲之末

聖學之一二言之疏尚書洪範于

座右書大學衍義于席間表章大經以發聖賢之蘊具探賈

言以明性理之淵微此

廟宗之學也

別聖繼之數節

經筵郎親著述備人稽于

五倫之書詳若道于

文華之訓何異而其學之大者哉

聖政之二一言之禮正百官樂成九奏用人有道而說說法之

行取我有法而強弱爲之遠近此

祖宗之政也

創聖繼之或詢民隱而急民事或減稅歛而輕刑罰或創謀

見之制或加宜聖樂舞之儀何異而非政之大者哉

功優之大

繼述之隆有由然矣今

陛下當思世祖之詳察隆古文明之治方有裨於近代之君

不爲獨有取於近代之臣而不棄豈不以言近指遠聲

早始舉其必可行之端以不其大有所爲之志乎昔宋司馬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之於仁宗嘗建五規一曰保塞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

微長于獨知之地不以暗昧而或欺有弊于方動之義不將細微而或忽則五規之所自守者是在是矣善與人同改過者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則知美之所自去者是在是矣體天心以爲心法天道以立道席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先治亂興衰之源運動靜云爲之緊則三策之所自行者在是矣如是而德不大者未之有也陛下之所以爲政亦惟舉三臣之言而措之致治于永弘保邦于未危務勤勞而戒驕惰畏天命而悲人處後本寒源以防源惠之萌循名責實以立政治之本則得于五規之遺意矣邪佞之人遷端直之士溫辭色以盡下情實諫爭以開言路言之善者采之而不棄言之未善者容之而不責則得乎美矣

臣等竊以夫大綱正而萬目張之法行而百處舉因萬難各遵其宜先後緩急各循其序不牽滯于後備駭難之概不墨守于流俗因循之端則得乎三策之大要矣如是而功不大者未之有也夫學之與政固不可以偏廢然不先之以學則然以考聖賢之成法議事理之當然凡天下之事不知何有爲是例者爲非而是非或至于混淆凡天下之人不知何者爲正何者爲邪而邪正或至于錯雜亦何以爲政于天下哉

臣等竊以夫古之善爲治者所以不徒恃乎政而必有學以爲之本也若夫爲學之事臣等前已言之矣而所以爲其事者亦有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者在是所以應萬事者在是放心不求則外有誇譽之名而內無自得之實雖曰從事于學而亦非真有發明耶

臣等

陛下堅持此心不爲外誘之所移蓋養此心不爲物欲之所累之以敬守之以勤亡者操之而使存出者約之而使入勿以二勿參以三勿一暴而十寒勿朝作而暮輟則志氣清義理昭著會之于心而默識心融體之于身而躬行實處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弊原之可議矣學既至則政無不體既立則用無不行由是功德之大遠可以追帝王近可以祖宗而凡近代之君小康之治有不足言矣臣道不足以明體不足以適用然今日之所陳者一皆聖賢之明訓先儒之言而非敢以私見臆說進也惟陛下採納而施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干冒大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已未科弘治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聖帝明王之致治其法非止一端而孔子顏淵問焉邦但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轡服周之冕樂則韶爲言說者謂之四代禮樂然則帝王致治之法禮樂二者以盡之乎宋儒歐陽氏有言三代則上治出一而禮樂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官將選舉大儒稱爲古今不易之至論今以其言考之上下數千餘年致治之迹具在可舉而論之乎夫三代而上無容議矣漢高帝命叔孫通定禮樂召魯兩生不至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厥後三國分裂其臣有請爲先者而世儒乃或以禮樂有損或以庶幾禮樂許之蓋通與亮之爲人固不能無優劣異于禮樂能與否亦尚有可議者乎

我國家自

太極圖皇帝以神武創業

聖聖相承百有餘年禮樂之制作以時以人宜無不備矣然而效之隆未盡復古豈世道之升降不能無異耶抑合一之猶有所未至耶朕承丕緒夙夜惓惓欲弘禮樂之化益先烈而未悉其道予諸生其援據經史參酌古今具陳之朕將親覽焉

臣倫文敘

臣對臣聞治天下者有政治之大法有出治之大本禮樂致治之大法也天德者出治之大本也大本具而後大法立大法行而後大本彰本末相資內外一道不可以差謬也然大法行于天下非智術所能爲大本存乎一心非誠

所能得必其性清天者渾然完其初無一毫之虧欠則其諸治者衆然明備可以四達而不悞矣苟法有未備則特以爲治而本之不純抑又何以立夫法哉傳曰有天道可語王道其以是歟欽惟

皇帝陛下秉聖神之資際盛成之運存心養性以培植天下之本者無一日之不謹化民成俗以恢弘天下之治道者無事之不周矣但差之可爲吉人自以爲不足世雖極治聖猶以爲未然是以

側席未賔

臨軒策士詢臣等以禮樂之治上稽唐虞三代之成美下逮

唐宋之得失暨

聖宗創業垂統之善

今日保邦致治之規誠有天下之運圖安天下之至慮也願學術廣淺何足以語此然有問而對者臣之職有儀必以之顧敢不罄一日之教言以答千載之奇遇哉惟天之遠至大也陰陽之理至妙也而造化發育固未嘗不著乎兩間觀其物各付物而不可以強同則天地所示者一然之序而爲禮也細細化醇而不容以獨異則天成所示者一自然之和而爲樂也惟古之聖帝明王與天地合德與萬物同運履中正而大本以立樂和平而大本以著于是以身之中而爲天下之中和一以一人之禮樂爲天下之禮樂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天下之紀綱一制度異尚明等威正稱號以定天下之名分用天時因地利窮天下立人紀以廣天下之政化以至親疎小大爲之體制會

爲之期官室器用爲之傳言曰京樂爲之節以備天下之
則使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序而人舉以持循夫是之謂
天下之物莫不各適其和而人舉以持循夫是之謂樂
備而天下之治莫矣故孔子曰禮樂爲邦之不可不備也
殷駘周冕部舞爲言尹焞因謂之曰代禮復則凡古今放
之法皆不出于禮樂二者而禮樂之外安復有所謂治法
哉暨及後世求治無本如提其文以用子郊廟朝廷之間
推其意以及于園闔里巷之下宋儒歐陽修謂三代而上
出于一而禮樂爲虛名大儒朱熹因謂萬世不易之至論
有以也臣請得而論之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精一執中官
夫調養之妙建中憲極皆統乎義理之天惟其爲德之純
政事之所修明治化之所旁達雖未嘗明言禮樂蓋而
其通變之宜永樂之垂璫衛之察玉帛之修典大欽吳不
授人時蓋井田而備封建昭典禮而嚴命討祿神祇而
川者率皆禮樂之用也雖宋齊魏唐樂于四方面其文會
數人紀之修成和之用由舊之政與夫關石和鈞具于王
正則服色易于革命九一世祿行于治岐五教三事重于
成者率皆禮樂之行也蓋不出乎經世宰物之典而得茲
作興之機不外乎民生日用之常而寓渾厚誘掖之道所
莫非教所教莫非治政治禮樂初無二途是以二千年間
制大備政教大同禮樂之化自家國以布漫乎天下自朝
以流及于萬國咸有以論人風膚漢人骨節致人有人
之行凡屋有可封之俗者合唐虞夏商而同一禮樂所
治出正一而禮樂達于天下者以其治之有本故也若夫

宋之君其寬大之德者不知秦繆之至仁抱英雄之略
非湯武之大勇惟其德之不純故雖制禮作樂之命後分
間羣儀著育之奉影響不絕然徐考其所務以爲治者則
率之法十五之稅南北之軍以爲開基之偉制習射殿
定律令減省吏員以爲貞觀之政要收藩鎮之權嚴兵
選定覆奉之獄亦視爲立國之規朝夕從事以爲治民之
至其制作所成謀議所定則雖就之儀率于太常大輿之
奏于原廟事文具則若自觀之儀蠟武功則崇七德之
溫更所定猶雜先朝之迹和輿所奏未嘗聲氣之元則其
目以爲禮樂之教是皆求治于抑勒撻切之餘而不知其
于俗吏之非止教于羣容暴戾之末而不知其流于文
是所治非所教所教非所治政皆禮樂之末而不知其
餘年經制荒忽政刑苛暴置先王之祖述以爲有司之
古法之濫是以儒斯須之用妖弊亂辭無補于時政之
虛飾美觀莫極夫世變之下移雖其享國亦彷彿乎帝王
歷年而其風俗則不逮帝王之季世者合漢唐宋而同一
焉所謂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者以其治之無本故也
高祖因羣臣肆拔劍擊柱之失孫叔通行其起朝儀之請
曰可試爲之又曰度吾所能者爲之則其所求者固已非
代之典而其所委者又復無九官之臣此積弊百年之弊
以來兩生之卻而總董野外之習姑以微小就之功則其
臣之所自許與其志願之所自足者從可知矣是時雖
可乘也而無可爲之人禮樂之所以不能興也論葛亮
主三顧之勤而爲兩漢中央之佐佐綱陳紀而不爲

德率義而不爲小惠政欲其精練萬事理其根本則其爲之規已得禮樂之遺意矣使天非漢祚之以年終見周布公之治雖未敢必其匹休前古而尤明俊偉之業當有決其度越後世矣王通謂其禮樂有典程顥謂其庶幾未嘗豈無見乎是其人雖若可爲也而無可乘之時禮樂之所以不復興也哉

陶家白

太廟高皇帝以聖人之德御聖人之位用夏變夷爲民立極酌古準今以建一王之法因時創制以定萬世之規誓于列聖率遵成業以爲永圖理我

皇上登隆樂進以期光大華夷一統百有餘年固非蜀漢之倫照世德作求下應萬民之不學是禮樂之述歟

禮起出于百代之求禮樂之化風行海流大被乎九國之然見露既醇之什尚未歌于審音之聲而鳴條循塊之變或紀于上事之臣堂陛深嚴而吁嘯之風未著教化流行華網之密未紆荏苒之機間見于黃池執箭之誓下成于

卷治效之隆未盡復古誠有知

聖諭所云也將謂舍道有升降之異耶向使漢唐宋之君有湯武之德而其臣有卓犖伊周之賢則王道者七制之齊必爲後世之循經而唐史贊文皇之辭亦遂爲不刊之實也今以

君明臣良之時當重熙累洽之盛所以持于世道者特在臣下決取舍之幾而所以維持世道者亦在大臣竭贊成之力復古之治一切望焉若謂台一之實有未至耶則我

祖宗爲治之道即禮樂之道

陛下保治之法即禮樂之法固無所謂出于二矣但其道至入非一人之所優爲其法至廣非一日之所能盡朴略于風氣未開之時不能不藻飾于人文漸著之世草創于文武更始之初不能不大備于成康繼體之後今求夫爲治之實其亦不能盡合于一者乎伏願

陛下上體

天心彬隆峻德涵養情性致備中和以端出治之本詳審條條明體要以成致治之法使天下之政皆出乎天聖之公而後世人欲之私有所不用天下之務皆出乎道義之正而後後法禁之術有所不行殆見君子闔門集于朝廷被于海濶

在規幾之中亦無一人不被禮樂之化所漸至道不謬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近可以匹休于

祖宗遠可以比隆于前古而漢唐宋之治不足言矣樂然出治之本固在于德而修德之本則豈外于學哉凡願

陛下下退期之服清燕之餘注意于聖經賢術之體留神于古時務之宜端本澄源以肅此心之敬防微慎惕以閑外至之邪僻

經筵不徒事講說之勤必求夫明義誠身之實閑言路不徒爲獻納之廣必體夫省躬克己之誠治亂興衰之源在所關

民情物態之變亦垂

聽覽則

聖學華初治效隨著禮樂之用達于天下而無間矣尚何合

實有未至而復古之治有不成哉由是觀之帝王所以建
治之猶千載之上者此道也

祖宗所以隆致治之業于百餘年之間者此道也然則

陛下所以元前振後而綿億萬載隆長之緒者亦豈出于此道之
外哉臣學不足以稽古而竊嘗懷復古之思智不足以知今
而不敢忘當世之務故酌治道之中爲探本之論以上敷
聖覽惟

陛下采擇而施行之匪惟愚臣之幸誠

宗社無疆之休也于言

宸殿不勝恐懼戰慄之至臣謹對

壬戌科夏五月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永

祖宗

列聖之統以臨天下于茲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秉法

古而不可勝嘗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備賢更聽于夏之

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次具在方

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爲之謂謂聖王以永任輔弼爲先又

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數君之政治也其亦有待于

是耶且輔相之實名君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茲欲簡

爲輔用君子不蔽于小人將安所擇耶天下之務固非一

以今觀之所急者南之若禮樂若教化若經術若政

法系刑之等皆藉南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爲務

而教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爲而得其道耶子諸生稽學

經通于古今之宜其具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來而行

臣康海

臣對曰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幾于人主有不放易

心者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

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修於身者必不能

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而遷于此或

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無張子毫一無所據竟何樂之

洪起而樂之雖有賢人君子立于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

曰罷去不爲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

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厲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
有難之于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事各有定則
不其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
無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
有不逮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逮于是其心終
易焉而能以無失者也然惟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
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

策士之詔乃猶修德焉以化之不弘治之不洽為念

陛下豈誠有未逮于是而猶待于問哉臣有以仰窺
聖心之于道固有不啻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

天授雖好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愚竊以為

豈有所逮而不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于久安極治而

括所不見者莫為之虞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于已不若資于人求

今莫若法乎古之君心純乎道未嘗敢以為易故其用

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焉之業守

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于禹者無幾不

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房胤傳說之屬而又本以嚴考

必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又豈無所據耶殷之頑民善

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于周公篤信
名實信有成康繼序不忘之思難別海恩之意而禮樂之
豈能如詩書所遺哉程頤曰聖人以未任輔相為先歐陽
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得其

自無偏戾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緒獨可舍此而他務耶亦惟有不

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主之心者況用人之際又

本原所自之地哉

聖制所謂簡賢為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憂

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蓋大君為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

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教化天子不可

一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為然聖祖授契之清雖堯舜之世亦

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于先而後可任之于後

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體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

匹夫之處面上與天子共事其所為操縱于焉者無一不

臣之所憂使心術或有不足焉則

慎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敗易之心

修之身者無往不實修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

而人之邪正自無所匿于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

臣于

今日豈以不得為憂符恐所以待之者不至耳臣在草野間

朝廷用一大臣必極整動以為諸謀親信將必有出于恒品之

陛下為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違敵大略不為羣議
訕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
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
極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發亦必驚之而
其為放利之來或遠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為所分且隨之

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決及莊生
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動而為之也
卒不可掩者已雖然于甘言悅色之間即此其小人
可復通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為他巧
中而猶未免于有惑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
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
各自無疑焉不肆之患矣臣請以

聖訓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
興也雖專重其實而亦未嘗遂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
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廢缺
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分乎有且
就之若固如是也苟學校吏教而以筆作詞與是則

為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廟庭
堂之際自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
將不俟于進退升降而節鐘鼓羽籥而矣禮樂有不興
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于人心而其應屬之天下
之廣幸英俊之士使之輩遊于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為之
而欲驅天下之愚民使悉歸于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

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于上不為榮色土木貨利玩好之
移易而後徐以示于天下天下方以目前之俗縱相安而
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慊然以思冷然以苟苟一
大家臣族頓悟而退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還讓之

臣于此有所深惜
祖宗之于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言詞其用也不為之制

課之也幽明最各為之等故人皆勉于其官而厚于其
比者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處部之簿矣詳存
德滿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餉毛已繁額額能供其用
者皆幾人哉況又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苟不才于
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與則彼無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
於外哉臣願嚴其條件規條之禁使冗儒不職之徒一一
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加察
所謂某人廉吏也有其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其事

知其能然後因其最者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
省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與
省非司會之不若勢不得地自京師言之食之仰于江浙
數百萬而猶稱所費無幾之虞環顧國家分計之在者

習于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借
取于江南之名臣聞土曰富則陷繼之江南之民食甚
北可晏然以不顧乎況今邊境之擾未甚安帖則日御林
同之役馬死食廣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生食
遼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父子流離移拆外
未除而內地已困苦不為可懼耶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

革樞門招集之笑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
之狼藉不用統制之屬帶挾使使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
用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國無不足者也兵則先于生養安
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于私門而得給其俯仰而後
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

右族河議奪去不敢視視將何所營以自營乎況夫

魔之兵方以官法置之復伍金縷之用供無可支又其
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其
計動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則去矣矣而
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皆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
別之縣別縣物情而不為所誣明者有足為之而法之輕重
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為之師使貴賤無異死生有
罰無異決則令之所出即無不從天下之奸胥必隳禁而
益天下皆天子之民刑期於必戮有期於必得不待命而後
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斷自
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

陛下之宜置念者也夫數者之務而之於古而行之於今宜
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

聖制所謂蔽其弊而救之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為
政在人器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為治
而況

陛下神聖天縱出於尋常萬萬者哉然臣於此竊有說焉蓋政舉
舉於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
得人而不先修其身是其心之所有輕忽身易不能不舉於
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

陛下為於修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修身者又非他張增補
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誼以至於勸諫語
事一為之際常加敬慎內省於中果當於理而不悖乎
其當然之則而狃於外勝乎使天理昭明私欲漸遠

有不解而道無有不盡雖非斟酌自不傳於天下之是非
用乎人其用必皆斟酌發於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能定
祖宗卓起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者矣彼漢唐宋臣區小
之治又足足論哉然又聞治不思於始之不得而難於
之有繼伏惟

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
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謹

乙丑科至嘉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政治其端固多而其大不過曰道

法而已是一者者名義之故在其有別乎行之之亦亦有

須而不可偏廢者乎夫帝之聖莫過于堯舜王之聖莫過于

禹湯文武政治之盛莫世如見其為道為法之述只茲諸

可考而證之乎自是而降若漢若唐若宋賢明之君所以創

業于前而守成于後是道是法亦未嘗有外焉何治效之終

不能古若乎我

聖且高皇帝定天下之初建極垂憲

列聖相承益歷繼述為道為法蓋與古帝王之聖先九操一操矣

自能非以來夙夜兢兢圖光

則祖可茲有年矣而治效未臻其極豈于是道有未行是法有

未行乎抑有年矣而治效未臻其極豈于是道有未行是法有

心當世之務必有定見其直是以對毋徒勞浮辭而不切

用朕將采而行之

臣顧鼎臣

臣對臣聞帝王有治天下之大體有治天下之大用體者

道是也用者何法是也道根于心法之所由立也法施于

道之所由行也法而非道則所以主張之者無其本道而非

法則所以經綸之者無其具皆非所以治天下也然有是

則其法可立未有善立是法而不本于道者也有是法則

道可行未有能行其道而不知守乎法者也道行而無善

立而能守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外無不懷內無不

遂無不主通無不服端拱于九重之上而操縱命張所自

意適用十四海之圖而渾融貫徹所在隨養而何治之

若幾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我

皇祖之所以創造

則德之所以繼述皆不外此彼漢唐宋有道非其道法非其法

何世乎治效之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也哉然惟

丁天啓

德大化神明治于遠邇至治尊香備于上下所謂學于古

而有獲監于成憲而無愆者蓋卓卓乎足以光

御大廷降

明詔猶謂其未臻其極而舉以行通時法焉同

一而不致其感動思慮恩惠以對揚

休命乎痛惟天生萬物不能自理而命之聖人被曰天祐下

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夫以一人之身加

于兆民之上而付之以君師治教之責亦大且難矣求盡是

責以無負乎天之所命舍道與法二者其責以哉是故修

齊寧治國平天下治之道也道者治之體也建立紀綱分

百職順天授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

道之所經緯于治之路也謂之路則可見其為人之所共由

謂之度則可見其為人之所當守是二者理與事有精粗之

異而本與末亦若二致焉豈可以無別乎

聖賢所謂名義之依在者蓋如此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

德業所謂名義之依在者蓋如此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不能以自行程顯曰必有調難議之慮然後可以付
官之法度初至又曰道德者法制之體法制者道德之顯
道德以結民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上無法制之顯
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誠是其本末雖有先後之殊
顯微則無彼此之間也豈可以偏論乎

聖策所謂序之相須者蓋如此古者聖人迭興皆天所命帝莫
于堯舜王莫過于禹湯文武其道與法垂之古今如日中天
而昭示無極如水行地而得潤不窮功化之美又孰有加乎

聖策首詢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湯武歸禹湯文武之治而能自得師矣臣 肅清經傳而
其大則垂之昭昭以王十和萬邦舜之教五典以至

教百接禹之教命率常虞之綴獻修紀文武之遺事故
循至若精一執中之授受典禮損益之因革此帝王之道

是道也大公而至正盡善而盡美不徇于功利之好不棄
許力之私小自于一身而冒于六合之大近自于日月而

平四海之遠遠端于夫婦之所能而極于天地化育之所
能盡是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堯之曆象授時垂衣制器

之封山濬川殛殛考績禹之任財賦貽典則湯之懲功賞
官刑文武之奠麗陳敘列爵分土至若封建井田之制學

刑伐之典此帝王之法也是法也詳為之慮而為之防本
身徵諸庶民法乎天時因乎地利合于人情宜于土俗

年守之而弗失者也道以立其體而法以著其用致治之
萬世如見有由然矣口足以降若漢唐朱賢明之君則

前守成于後其道與法固皆出于帝王然徒賴夫繼世之
而無其實得夫精始之地而失其真雖有事功不遇小節
孰能與于古哉

聖策繼及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聖漢府宋于下風而有所不為矣臣竊維稽古之體而陳其

可乎漢高祖締建大度孝文之清淨玄惠太宗之聰明英
立宗之好賢樂善宋神祖之嚴重孝友仁宗之溫恭節儉

道似有得矣然而難稽諸黃老大綱不正門戶嚴密仁
有餘而明不足非帝王之所謂道也漢之君律令定稅賦

之租庸調府衛兵宋之所著格嚴科禁其法似亦善矣然
不事詩書禮文多圖華誇大之心極奢侈之欲舉家盛而

備張羅多取成功少非帝王之所謂法也宋新道既
亦隨變治後之成終不古若何尼疑乎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聖曆
天命掃除胡元立帝王自立之中國繼帝王相傳之正統

建極垂範昭謀萬世臣沐浴清澤稽顙一二敢拜手稽首
陛下陳之教天勤民防非望懲身之修也官場無私愛左右無

恩家之責也
君臣同遵之盛朝野盡一之政國之治也武功以戡禍亂文

以興太平天下之平也我
聖宗之道非即帝王之道乎六卿分治庶僚承服百職舉矣

以糾正于內憲司以肅察于外紀綱肅矣車旗服色之有
官至將用之有等制度一矣學校選舉之有條兵刑刑

有制度事康矣

祖宗之法非即帝王之法乎自是以來
聖子神孫善繼善述不忘治化之成益建過于漢唐宋矣
聖策復以治致未臻其極夙夜兢兢圖光

先烈爲言者此

陛下聖不自聖務欲福壽皇極化協太和起千古而特出於百千

而獨盛也愚何足以知之臣竊以爲欲師帝王先師

祖宗能行祖宗之道則帝王之道在是矣能守
祖宗之法則帝王之法在是矣

陛下大幸格

大至仁育物謙恭遠下明智爲數日

上御經筵講求治理數

召大臣諮詢時政所以行

祖宗之道而中

祖宗之法蓋無可管議者但近歲以來災異迭見水旱相仍而

瘡風動之休未治黎民阻饑赤子弄兵而鼓腹擊壤之謠

聞考厥此果而軍政未可謂修府庫告竭而蓄積未可謂

內外臣工率多因循苟且取辦簿書廉稱之節日馳華競之

風日長而文武未可謂盡得其人則

聖策所謂行道守法未盡若古者臣不敢謂其不然也臣愚以爲

陛下之德如是乎如是

虛懷望治之誠如是以

陛下而處此宜無足爲者但恐不加之意耳夫道雖不一其要

千修身身有不修而意于庶等之爲則之德行道不

法雖至繁其要在乎紀綱紀綱有不振而政歸于不

謂之能守法不可也然修身不外于威儀言動而紀綱不
于舉措刑賞

陛下誠能左之右之周旋于規矩準繩之中一言一動從容乎

義禮樂之端則道成于上而身修矣身既修則家可齊國可

治而天下可平尚何

祖宗之道有不行乎舉直措枉必施乎天下之公論賞罰選不

徇乎親近之私情法行自近紀綱振矣紀綱既振則百職可

舉制度可一天下之事可與尚何

用足武備修而樂矣德服刑罰威而奸元銷亡災異息矣

華而百姓安寧萬物順遂治效之隆豈不足以垂美于唐

三代也哉雖然此就

陛下所以策

本原探源精微以爲終篇

獻焉蕪心之主宰一身無事不體而天之主宰萬物亦無往不

在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天之心與吾心之天一是以帝王

之道雖要千修身而欲修其身必先于正心帝王之法雖

要千紀綱而欲振紀綱惟在千順天而不正其心不順其天則

雖宵旰憂勤思以行道守法亦將焉而巳爾何謂正心致知

以明此心誠意以實此心靜心色貨利之欲此心之精專則

之車馬宮室之樂此心之斧斤則禁之詭譎邪佞足以移

心則斥之便嬖近幸足以挽此心則絕之凡吾威儀言動

皆莫非自然必使吾心泰而百體從令也吾心泰而萬物

備也是之謂正心何謂順天無私無黨曰正帝

有異曰鬼神在旁也匹夫匹婦勿謂可下曰此天民也

一秩勿謂可怒曰此天秩也創制立度惡其修天秩事

恐其違天凡吾舉措刑賞之施不敢自專曰天命有德而

討有罪也是之謂順天能順天則天與吾心為一而吾心

無不正能正心則吾心與天無間而于天自無不順以是行

廟宗之道則道焉無弊而足以主強乎法以是守

祖宗之法則法焉弗失而足以經緯乎道體無不立用無不行所

謂光

先利而後至治者惟

之命制裝而磐石之宗有承之業豈不可以永保千億萬

生咸作壽之德有年矣平居所學固不出乎道法之間每念

日幸望

大清光緒

大對期有所編列敘啓以盡責難之恭而令也實其時也顧

莽江祿不知忌避敢直述所見聞者如此伏願

陛下留神澄省果切于萬分有一之用倘賜采行不勝幸甚臣

天威無任頂越之至 臣謹對

戊辰科正德三年

皇帝制曰朕聞人君所當取法者惟天惟祖祖宗唐虞三代之盛

皆法天法祖以成盛治載諸經可考也其有曰代天曰皇帝

曰格天有曰率祖曰視祖曰念祖同乎皇乎抑所謂法祖

守成者言也彼創業者又將何所法乎漢唐宋以降法

天之遺殆有不易者乎何以能成其治乎抑亦有自法其祖

若夫創治之終不若百千族自嗣位以來兢兢焉惟

大命是度

祖訓是式繼續有不易者天之道廣矣大矣不知今日所當法

何者爲切傳有謂刑罰以類天震駭慈惠以效天生育者果

可用乎我

太祖高皇帝之創業

太宗文皇帝之垂統

列聖之治法以爲治者布在典冊播之天下不可悉舉不知今日

所當法何者爲先且急更有謂正身肅已導德循善者直與

典祖宗合德者果可行乎茲欲弘道行政以仰承

宗祏延億萬歲隆長之祥子大夫應期需用宜有以佐朕者其教

陳之毋忽

臣對臣聞人君之法天也不外乎盡其仁其沙祖宗也不外

乎盡其孝蓋人君之有天下其原則命於天其始也則傳於

祖宗祖宗不以天下徒傳於我必以創建之法而日進之天

亦不能與我以天下其聰明之開闢在我舉而行之以順天

下爲也故仁也有法天之本也者也若體祖宗之心而

法之之實也苟不以仁法乎天而惟任己意以肆行於萬
之上則民之蒙殃者多矣法天矣而又或合祖宗之實以
不足事焉則聰明之作適章之亂適足以動天下之紛紛
故曰惟仁人爲能法天惟孝子爲能法祖宗嗚呼此唐虞
代之聖主兼備仁孝之道而不累者之所能爲微漢唐宋諸
代者蒙天堯祖堯不知法且或法之而未盡然又并其祖宗
之法亦有不可法者是豈可以同日而語哉欽惟

皇帝陛下紹

列聖之鴻休撫諸夏之大業恭大有爲於天下而謂草野之下亦
或有明上天祖宗之矩矱仁孝之誠而知其官可以禪廟治
體者乎未可知也乃進臣等於

廷特以此策之錄非徒以托

嘉兒爲也臣敢不以所聞於師友者披瀝竭竭以仰副
聖心之萬一乎竊嘗讀詩書而知帝王法天法祖之實矣皋陶之

告舜曰代天傳說之告尚宗曰是天下萬宗亦以伊尹佐成
湯之格天者告諸傳說然代言者天不能有爲而假手於君

也慈言者惟天聰明君當效以致治也格言者不遺上帝之
則而能享天心也之二者言雖異均之爲法天也商之太甲

不明厥德而伊尹之所以告之者不曰乎祖祖行則曰視
烈祖周成王以幼冲之資而在位周公則以無念爾祖事

厥德之詩訓之德率云者以祖宗爲提依而持循之不致
也視之者因其已無之度取而鑒之也念之者不敢有所

忘常有於心而思見諸政事以爲的也之三者言雖不類
之爲法祖也然法祖之事不獨見於守成之王而亦行於

業垂統之君故禹之始有夏也則率帝之初湯之始有商
則繼高湯履武王之始有周也則乃反商政何嘗無亦法

自我作古乎夫帝王法天之事無不同者以此此心之仁
或異帝王法祖之事無或異者以此此心之孝無不同故

時黎民有時雍之美四方有風動之休聲教四訖于海外
姓悅服于域中治隆俗美其乎不可及矣自是而降漢唐宋

之君或黃躬以水旱或從事于封禪或信奉乎天書數君
自以爲法天也然水旱書躬者則可矣封禪天書何者

雖或致富庶之效成斗米三錢之政得安內攘外之功皆其
恭儉仁愛之一節所及固不敢直以法天許之也或謂某

有制度或欲效貞觀之初或履行紹述之政政君固自以爲
法祖也然微員觀之初者則可矣彼自有制度履行紹述

何爲者哉故不惟于伯則繼于堯且并其祖宗之法而履之
如是而曰法祖臣不知也是何也有法天之名而此心之仁

則不足無法祖之實而此心之孝有未至無怪乎其然也
又有由矣漢初制度繁泰唐初開門櫛德宋羅仁愛有餘而

詭詐亦未嘗不足貽謀不臧已如此矣而欲子孫有所法固
有不可得者然則能法天法祖者固在

今日矣今

陛下仁以爲心是以

天命自度矣孝以爲念是以

如訓爲式矣而猶有不易遺之嘆臣有以與知
陛下此心之仁仰不愧天心之孝而不愧乎
祖宗矣臣謹以

聖制所及度乎

天命式乎

聖訓者終陳之夫天之道雖至廣而無所不有雖至大面無所

包然切于所當法者其道不越乎一端而皆謂之仁也何者

天以春生萬物以夏長萬物以秋收萬物以冬終萬物生仁

也長亦仁也殺仁也終亦仁也然天有春夏王君則有慈惠

之政天有秋冬王君則有刑罰之施故春秋于桓公不道王

法不及則曰穀鄧之朝而不書春秋多之三時成公僑弱

陽氣不長而以無永書之也然則子太叔曰刑罰以類天

應慈惠以效天生有者豈無所據哉今願

陛下以慈惠為事則為慈者不知所慈而長奸究之風願以

刑為事則為刑者不知所刑而挫解良之志要慈惠

遇也刑罰不可遇也故天禧之春夏常以長養為事而秋

則殺于冬虛不用之過若長者可不知所以善養重于其

乎知所以養乎輕重則其以仁存心者當無不至矣我

太皇高皇帝之訓業

太宗文皇帝之垂統及于

列聖之所法以為治者布之方曆稽之天下義不可以悉舉然

大要不過修己用人而已茲與臨朝親臨選官便殿則開

座開殿則覽經史皆依則展補綴濟澤之示教庶則書洪

大學衍義之文其修己之勤類如此處遇選士也則未嘗

不聽則基未濂臣下也則以古君子吾子房稱之而不名

思頃之言則臨一虎一熊以賜羣臣納許好問之諫不

縣令之卑而為拒其樂于用人類如此然則

今日所法之當先且急者尚有過於斯者乎愛李絳謂唐

正身勵已導道德進忠直以與祖宗合慈者豈有不可行

哉以是為行則其所以永言孝思者無不至矣長則法

也法祖也

陛下果能身體而力行之則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

陛下之志即

祖宗之志好生之德可以薄海外而信滿

昆於無窮但恐寡念之間一有不至而於仁之意少乖則

罰之施或不能盡得其正慈惠之加或不能達當其可若

者未免與

天或相背也能達之數一有不至而於

少違則所以脩其身者或安於縱逸用平人者或墜乎

若是者未免與

祖宗之道或相背也然則仁孝之道

陛下可視為淺小之物而不加之虛乎然臣復有獻焉法

上天

祖宗之道固在盡仁孝之心然非有所學焉則罔無以有請已

夫學亦不可以易言也蓋心樂乎此則其學之也必專且

不然雖師保勉強之亦為徒然爾苟

深宮便殿之中從事於讀書窮理之間不為章句文辭之習

與大臣蕭陶漸染明切於則見

聖心之開明者愈益愈明如日中天新見夫義理之為學自食

好愛之不棄而玩好過遊之事不足以掩其中矣夫然則

天地合其德而仁之德以傳其

祖宗合其心而率之德益廣

皇圖鞏固於不叛人心荷戴于無二順

陛下永納焉臣于周

天威不勝戰慄履越之至臣謹對

辛未科正德六年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教文

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時兵民之判起于何

代書賈誼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子綽稱文明禹稱文命

而不及武子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黃烈各專其一且三

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制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

君今主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

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難安忘武則危

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耶異耶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職各有定制刻聖祖

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于此然承平既久

海禁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民大業漸廢之習漸平而

告饒流徙之餘化為盜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饒澤民

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

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銓選之制黜陟之典實罰之令

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撥之簡謹恬嬉之戒文治舉而

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于無事之天以保我國永久安

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乎大夫志于用世方策試之日不

以微辭隱義為問姑舉其切于時者其為朕陳之

臣楊慎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德

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下並

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

天凡所以昭瞻者胥天之德也于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

之治出于一面功爲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綱維
人之功也由是專屬天下以成其身綱維其所以遠于治
統相承而無偏隆不舉之患本末具備而治綱維可議之
故四海而皆率傳之萬世而無變帝王爲治之要孰有出
于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讀帝王之道始有志于當世之
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得雖今幸近咫尺之威立
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
愚以爲萬分之助乎伏祝

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
異乎臣惟三代而上同一道也勘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
三民也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
離而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戰而

極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鹹廣
之象也而澤之者曰伏至陰于大順萬不測于至靜蓋廣
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弛一弛

善道剛克柔克協于皇極周公宰齊兼東征畢公爲公
總司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內
木宵無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嘗無文武武固不分也自秦不
修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民勇
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難以拘陷于大羽箭之習至漢興
創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與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
而軍國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
田賦出兵一同一田出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一封之田
戎馬四疋兵車百乘總方千里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

兵車萬乘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率自五卒爲旅積而
師爲軍天子之六卿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一軍而降教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追功成餘停
歸于朝即守職之吏兵散于野即終畝之農兵農固未始
至營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壤周共于內政分圖中以四
使國中民爲兵鄰野之民爲農兵不暇耒耜之勤民不
千戈之具以至句吳之小犀秦昭之銳士成周之制變易
矣此兵農之判出于三代之衰也戴賢之詩書所稱古之
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
文四表之被即所謂文升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四
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之於事也術

聖武見于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歟文謨武
于君陳然整旅伐崇下車訪道二者正未始偏廢也三代
尚曰忠曰賢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賢文則武固在其
必以武言則是秦之厲尚而非三代之治周則四民曰士

工商而兵不與者即前所陳寓兵于農之說專以兵言
爲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先武之技
講藝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兼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
高之不事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寬仁大度暗合于道兄
善陸賈文武並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懸宗之平淮
西勇應機守成而養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字之臨西夏復
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固本本能用
范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安生當相則在承平時
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誦相爲職又曰將特大可司耳

相比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
傷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未然而
是知兵以衛民民以給兵治兵乃所以銷兵武則所以
武治兵之與治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
環衛王宮北軍主巡警京城有騎士有材官東大西北之
鳴東南之威昭昭焉之爲手制楚之制各皆加給予縣官
不編千齊民誠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止漢之治民異
治兵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所以
強禍亂之原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
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移甲出于民衣輻出于民
國無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者計其爲近古良有
也宋之制有三衙四廂諸司總管鈐鑄總辦終宋之世
威不振者殆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
者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土兵出于農而文武不得
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
所以同則所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獨創全智首出庶物撥開闢所未有之汚復帝王所
自立之地
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于用夏變夷之餘典又教于撥亂
反正之始
文德之隆又何如哉當時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學武舉官
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
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
乾剛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有

則共與機密之謀無事則各率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
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志
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孰若判而任則相維保治
法蓋與三代而符也至若
太宗皇帝經史而外清澗漢之盛
宣宗皇帝備臣而出平漢邸之變
則聖相繼益慈益教百五十年來固皆以文致治而
朝算無遺
神武不殺
偉烈宏功昭耀備冊壽
國祚千筭萬安
國勢于斯斯世斯民豪有由起而不知道泰難保而
皇帝陛下保富有之業思日新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洵養
持志定
垂衣拱手而天下寧風
動顏變色而海內震恐疆場之虞攘之千方幾蕭牆之變治
于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返魂以望太平而
皇心謙冲謂承平既久玩愒隨之伏誦至此有以知
陛下出德之生德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竊以爲
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事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之
首也程顥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使主學校者
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
德以明禮義尊經術以定習尚不荒于嬉而授于隨則淳
之風可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民者國本所係都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
朝廷而近民者莫切於守令使爲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
悉如黃鵠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遺教

詔修宣布

德意不以齒絲先條降不以撫字後機科則殷阜之俗可期
民之告饑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爲盜賊亦由救之無滋
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骨
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貨產也在上
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
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株求擾其田廬貨產則彼之
所愛者皆爲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所愛况捨所愛而
蹈必死之地哉冷黃池弄兵綠林稱賊者在在有此賊
遇春支秋糧饑饉之數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也運者
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矣愚以
爲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多今爲
者兵每務多而財餽每患其寡兵既多則財餽不得不多
餽既多則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養兵而亦不可反爲兵
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政尤所
急也過者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患可謂切
矣臣愚以爲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用六郡良
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
况京兵一出既有行棧店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之戒固
權其宜於一時而非可繼於旬月是兵以衛民而亦不可
爲民蔽也

聖明又謂或者官非其人愚以爲一代之才自是以周一代

用特慮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
使也況蘊德而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庸備
當事局歷濟而投散地者乎黜陟之典審矣寧無允會備
之第隱賢遺才之嘆乎嘗謂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
益而免罰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忘
之公事事有愛國之誠係系土於木除之時從積薪於木
之日一即有警則旁即切震隣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思
臍之懈故至不懼敵去不悔不困人成事而勞苦之師不
日持久而屈吾之財內脩外攘之實必曲盡於條教之外
文恬武嬉之樂必振起於玩習之餘則

文德之敷雲行雨施之功必振起於玩習之餘則
武功之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

社稷之謀烈
國家億萬年之曆可以配天地於無窮矣願
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怠無荒之心焉可久可大之選
萬幾之暇少留意焉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暇
多言爲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甲戌科正德九年

聖帝制曰朕惟大學一書有體有用聖賢之綱領治道之根柢也

宋儒真德秀嘗推衍其義以獻於朝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左右大書揭之殿壁朝夕觀覽每與侍臣形之

論說

列聖相承罔不崇信朕初嗣位經筵儒臣首以進講其書大綱有

二先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又以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學分爲四目序列於後以示學

者用力之地夫學說也治用也由體達用則先學而後治可

也顧以治先於學於義何居其爲治之序蓋前聖之規模後

賢之議論皆在焉比而論之無弗同者而帝王之所爲學則

有不同堯舜禹湯文武純乎無以議爲也高宗成王其幾

乎下此雖漢唐賢君亦或不能無少特矣又下則其幾也甚

不過從事於技藝文辭之聞耳無歎乎其治之不如若也凡

此皆後世之鑒可能磨礱而言之手抑衍義所蘊不及宋學

不知宋之諸君爲治爲學亦有可進於是者乎朕萬幾之暇

留意此書蓋欲庶幾古帝王之學以增光我

祖宗之治勵志雖勤績用未著家國仁讓之風用人理財之效

猶歉豈所以爲治者未得其本乎夫爲人臣而不知大學

無以盡正君之法子諸生講明是道久矣行且有爲臣之責

其爲朕悉心以對毋以毋朕將親覽焉

臣唐華

臣對臣聞帝王有先後相因之治有本末相須之學蓋治有

先後之相因用之衆於體也學有本末之相須體之盛於用

也帝王之治必親于學帝王之學必達于治治不學于學則

有苟且之治而非帝王之所謂治矣學不達于治則爲一

之學而非帝王之所謂學矣治之有體者帝王之治也其

後相因之序不容少紊學之有明者帝王之學也其本末相

須之功不可偏廢後世顧治之君務學之主誠所當法也且

古之帝王其治與學亦向從面求之求之大學一書則其見

矣人主欲圖帝王之治必推是書以資之則欲盡帝王之學

必明是書以爲之體誠必有帝王之學斯有帝王之治先

有是書不達是書門傳授之言未儒推衍之義聖學之

源治道之根抵而不可一日不之講求者也所謂人君而不

知此無以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此無以盡正君之臣者

豈非不易之定論哉然衍義之書登進于前代而無

聖朝而有微以實功而新

聖學以實學而資

聖治此我

祖宗列聖所以匹休古之帝王而不可及也恭惟

聖帝陛下英資天挺

聖學日新虛懷遠邇不自滿假乃于

萬幾之餘進臣等

延策以大學衍義之書以治術其序學得其本今臣等言之

有以仰蒙

陛下務學圖治之心必欲先我

祖宗法古帝王而隨漢唐賢君子不爲也臣敢不援拾舊聞以

擢萬一千大學之書體用兼備有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

綱領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目外有以極其規度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其存不可亂而其功不可缺皆古帝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治之體之身心而有益於事業而有徵本末相須可以由堂下達用先後相因可以因用而益體術之則治天下後世未有外此而可以言治與學者孔門師徒昭揭於傳藝學古帝王全體大用之學以示萬世君天下者之律令格物也自漢以來崇信者寡治不古若又何惑哉宋鳳西山其能秀氏當理宇之初推衍其義爲之說以獻今觀其書其編有二其目有四所謂綱者先之似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而聖之規模實具于此而後賢之講論亦不能外此焉各節詩書六經所述與漢唐宋諸儒所言可證而見之

卷十一

略陳之如明後德而致萬邦之歸和撫厥身而底義明之顯與立愛教而始千家刑寡妻而至于兄弟以有兄修身之說董仲舒正心之對揚雄小大遠邇之喻周敦頤端本善則之論是皆所謂爲治之序也惟精惟一而致其中之傳惟德惟廉以迓用休之命昭德建中之克桀宅心建極之相承以及伊尹一德常師之訓傳說終始典學之現向父母書之戒周頌教止之詩是皆所謂爲學之本也其綱之所涵者如此所謂目者明達術精人才審治體察民情格致之要也崇教聖成遠欲誠正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修身之要也肅紀嚴內治定國本教威屬齊家之要也其目之所列者如此其目之中又有細目焉首之以格物之訓與參之以古今之學增綴以諸法戒舉道一皆歸于身心而達于天下者也

序炳然本末之倫不紊帝王之學其體之所以立明之所以行誠有不待他求而得之矣蓋真德秀平生精力具在此其所以發揮聖經實傳之旨以爲修己治人之助者其功最不小補哉惜乎理宗雖有表章道學之名而無敦崇理學之實是以其書雖要而其說未行良可慨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有日新之功啓德焉上手不釋卷及天下底定尤留心經史

內殿告成不施藻繪

帝命左右以大學衍義書置殿壁出入覽觀用爲政治之資是真德秀之志至是始行而我太祖表章是書之心不徒達屏之粉飾矣臣嘗仰觀聖祖皇帝與侍臣論說損益錯切要之言薄漢武寬唐之大則我聖祖明是書之實又不徒石渠之故事矣求治而講學講學以資治入學之道至是復明此所以能正中夏文明之統復帝王綱常之治燕翼之謀有永無替有由然也

列聖相承罔不崇信重熙累洽之治資本諸此

皇上繼體守文典學弘理于此尤倦倦焉是即祖宗之心亦古帝王之心也荷蒙盛哉然

聖業又講學體也治用也由體達用則先學而後治可也獻以治先于學于義何居臣聞之真德秀之爲是書蓋爲人君之圖治者而設也由體而達用固必有是學而後有是治循末以探本則先治而後學亦不害其有倫矣夫大學序八條曰先之以明明德于天下而推本于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功意正如此則又何先後之足疑哉

聖賢又謂帝王之所為學則有下詞是誠然也蓋精一執中堯舜之學也建中建極成湯文武之學也純乎其道無可異者其能致唐虞三代之治也固宜乃若商宗紂紂沃以積德之舊成王賴佛肩以成基命之休雖若少異然本諸身心之功則無不同者其為中興之賢若字文之令主不亦宜哉及後世稱善新語者不脫馬上之習受蘇宣室者徒飾馬前之儀亦有臨雍拜老如漢明帝門下延士如唐文皇帝者亦無志于學然帝王治心修身之實幾乎未之有聞也學者所學則其治可知矣漢唐賢君且然先從事於藝文詞之訓如陳隋二君又烏足以流

聖賢哉下逮宋之諸君大抵天資雖美而學則弗篤故儀章可備而道有未盡當時名儒輩出可以講學可以輔治然論議

卷二

七

頻而信任不專召用未久而擯斥隨建宜乎治僅小康而卒無以大過于漢唐也由是觀之世之治忽由人主學與不學學之善否顧此書之明與不明何如耳何者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載于書人主欲圖帝王之治不可不志于學志帝王之學又必于是書盡心焉有不明乎是將將學有求得其本而治亦不得其序此臣所以謂必有帝王之學必有帝王之治而大學衍義之書人主不可一日不知講求者也陛下留意是書固已有志于治出治之源

經筵儒臣以足進講亦亦有事于聖正君之法

祖宗之治可以增光帝王之學可以追匹而且以家國仁讓之用人理財之效視占猶數焉處乎知

陛下將舉斯民于唐虞三代之隆而衍義萬載無疆之業

家仁而一國皆仁一家讓而一國皆讓俊傑在位而野無賢生所有退而國用恒足唐虞三代之治亦不過此然貴其學之本於身心者致之

陛下欲享其治可不自其所以學焉者求之乎臣願

陛下以帝王之心為務學之職以帝王之學為政治之道不妄於小成不狃於近利

臨御之暇延接儒臣日勤講說於是書之宏綱大旨微詞章句反復細繹究竟無遺則學之所造將與帝王之新猷光明者同待治之所成亦與堯推所為者無異矣又何患勵志雖勤而積用未著也哉始見道術以明人材以辨治體以審民情以整而格致之要得矣敬畏以崇遠欲以戒而誠正之要得矣言行以謹威儀以正而脩身之要得矣起匹以垂約治以

嚴國本以定威屬以教而君家之要亦無不得者均有闕理之正始有黜陟之機或有榮祿之和樂有行賞之故臣前一家之仁讓以興以言乎用人則九德成事百工惟併而用人之效著矣以言乎理財則享太平之餘德所無違之治功理理財之效成矣由是而功光

祖宗由是而匹休帝王特在

陛下下一加之意而已然此則

陛下之所已行而臣猶言之不置蓋臣于忠愛之誠自有不容已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懼聞越之至臣謹對



歷科廷試狀元策卷之三

己丑癸卯

國朝甲戌狀元

芝山

胡正典

辛巳科正德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人君臨御天下必慎厥德而為其臣者亦未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蓋國家之治忽君子小人之進退世道之否泰其機皆繫於此其不可以不慎也然觀之詩書所載則亦不能無幾焉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首祭壇衛以齊七政而黜陟幽明之典舉觀天象神庶政則在所先矣異時月正元日格於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惟恐或後且建十二牧而歷谷之尊職言用人又在所急歟太甲元祀視見厥祖伊尹明言繼祖之成德以訓於王是天下之政

大於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傳說告之元機德遠志時欽之詩典學亦尊養與成王即位周公作無逸舉三宗以勸之惟以畏天愛民為主勅落一詩乃又以盡下情守末法為說立政一書又以三至三復為不可忽終之無誤庶獄為重意固各有在歟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於神宗不旋踵會稽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偕天下人臣進戒首以敬皇六師為言他亦未遑顧以兵事先之何歟若乃禹祇承於帝有精一執中之傳湯黜夏命有克錄厥箴之任武王勝殷訪洪範於箕子踐跡授丹書於尚父且退而凡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有銘則又萬世道學淵源所自未可以尋常政事目之也然則人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於是歟漢唐宋以來其君臣之相益無足與於斯者然一代之治功而後亦不可不視夫

於天之策治審所向之疏尚德緩刑之書蕩滌煩苛之奏

夫先天要說之十事奉天罪已之一節元祐修德為治之

要澤熙謹始自新之十目皆於初政最著意焉其與十漸之

慮五始之義三卿序進投策之戒指歸所在其果無大相違

歟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設施固有先後端本

所以治本謹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以少後皆治體

所關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求說不能以一紙厭奉

天明命

祖宗大統臨御以來釐革弊政委任舊臣凡

大法

祖修德勸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惟日孜孜次

舉循良選中嘉靖嚴邦之仲爾健號祀元功將體元躬

以承優美詩書所稱帝王聖明之治特進爾多士於廷咨以

慎初之道爾多士其尚酌古準今稽經訂定明本末之要審

先後之序悉意敷陳用輔朕維新之意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對其因革制其

經念足以周天下之務立天下之綱是謂治法於躬行

於心得便其出之而有本運之而不窮是謂心法治法不善

則施為失措之間乖謬外錯必無以成治苟治法善矣心法

或末端焉則科條雖具品式雖詳亦彌文粉飾而未必微之

實事勉強一時而不能持於悠久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

法存乎內以為之本治法施于外以為之用本端而末治

立而用行期為治不易之常道也況人君臨御之初天命

願方新人心嚮望方切治忽否泰之機胥此焉繫所以慎之
初而固其終者可不加之意耶是故得心法而舉治法三
以上之所以善治也心法不純而治法亦有所未備三代
下之所以治不古若也然則

今日懷初之道奚有外于是二法哉欽惟

皇帝陛下

仁孝夙成昔清滿邸之時已繫元元之望一旦

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宵旰孜孜勵精罔治任舊舊之臣積

之獎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舉踵觀政聽恩見德化之成

以草茅首蒙

賜對雖至愚陋不足仰承

休德而喜慶之深敢不綴拾舊聞對揚

清問之萬一

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機焉識治勢者乘其機以

爲之則力不勞而功可成所謂機世初是也蓋臨御之初

惡未著雖有邪佞之臣卒然不敢售其奸唯左右親望一

隙焉即投以所好人君惟好之欲也於是邪其所可樂忘

所可惡而後彼得以肆天下之事將遂傾焉以至于不可

救自其初識之不墮于小人計小人亦洗心滌慮唯正之

趨矣是故識其機者慎其初不慎其初不識其機也識其機

則國家由之而治君子由之而進世道由之而泰不識其機

則治者忽進者退泰者否矣其關係豈小小哉太甲初嗣位

伊尹告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成王初嘗洛召公告王若

生于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自古人君臨御天下聖王若

初爲事臣之賢者亦未嘗不以懷初之說告之也臣詩稽經

訂史用

聖制所及者條陳之辭機位任瑋瑋王術以齊七政而觀天之

書賴上帝禮大宗望山川徧羣神而交神之禮舉及其即

蒞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務遠賢以夾漈蔽之愚且

十二教而歷以五事各之務用人以顯輔理之蓋伊尹作

訓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太甲蓋道知其欲敗度縱敗禮

覆湯之典刑故以法祖爲說高宗以交修命傳說說告之曰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則以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

其職也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舉殷中宗高宗訓甲戾天

民之事欲其知小人之佚以爲祈天永命之不成王嗣服

政思先人顧託之重乃作訪落一詩延羣臣以盡下情率

羣以宗家法立政一書用公承成王以佐賢才之道

宅後爲不可忽而終之以無誤庶獄爲重使王尤知刑獄之

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以己誤之也若夫禹受命

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征苗康王率膺天下召公建策首

張皇六師爲言似若忽內而重外者然聖人之治固不因

以廢內亦不因內而遺外有苗弗率民棄不保禹承命

得不征之然班師振旅誕敷文德平格于千羽兩階之化

至康王三葉矣乎平既久玩愒墮之老臣愛君得不以張

六師爲戒且彊皇云者亦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而陳法

於蒐編巡邊四征寓于巡狩會同徵軍實閱器械嚴觀機

已非君後世守文者以兵爲譁喜功者則又窮兵黷武之

也夫三代以上之君臨御之初莫不急于先務其治法可

舉矣至其心法之所存則尤致意焉是故人心惟危禮心

徵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之祇承于帝也惟皇上帝降衷
民若有恒性克終厥德後湯之自任于已也武王之始
商也訪洪範于箕子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
農用八政次四曰備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四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庸用五
威用六極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于太公曰敬勝意者吉
勝敬者威義勝者從從勝義者內退而九廟勝豆刀劍
勝莫不有銘夫武王之尊極敬勝即成湯之復敬即周
中心法之相傳精神之相契有以開萬世道學之源源立
非此無以爲立之之本幸事非此無以爲宰之之要慎初
道莫有先于此者可以尋常政事目之哉自是而後若漢
唐若宋不足莫于斯矣若馬之習者不事焉

德旨崇尚黃老投戈解纜思馬論道矣協心圖議之說交
三老兄事五更矣專爲章句之習以至執情還術而門
德禮延文儒而暨色荒心曰心無邪曲願任智術以成功曰
重道崇儒至指道學以爲黨心法之儒寡乎未有聞也故其
爲治法也或取焉而不純或行焉而有所不盡然當時弊
之論議則深有可取者董仲舒對策于武帝之初曰王者
端于天欲人君任德不任刑臣竊上疏于元帝之初曰治
天下者審所尚欲朝廷崇禮而敦讓宜布刑名而下路漢舒以
尚德緩刑勸之章帝永平後陳寔以湯陰獨計勸之漢之
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無能以行之也玄宗開
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說曰政先仁恕曰不倖邊功曰法行
近日寔監不與政曰罪賊外之征曰威屬不任盡責曰

接之以禮曰群臣得犯言曰絕營造曰推愛或德之舉
之舉陸贄勸下罪已之辭曰天譴于上而朕不辜人怨于
而朕不知是心視而罪實在于使狂將悍卒聞之無不
揮涕唐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行之而不盡
呂公著當哲宗之初嘗上十事于朝則畏天也愛民也修
也謙者也任賢也納諫也薄欲也省刑也去奢也無逸也
崇當光宗之初擬上十事于朝則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養
德使臣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私
傳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監統振綱紀以肅風俗節用
固邦本修政事以養民休宋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
元祐行之而不終淳熙繼之而宋上放當時之治卒莫
于善地始諸臣之是白懷之雖言人以錄其說

鄉序進授童之戒指歸所在亦無大精備者蓋鄉序十
處以太宗初募試而今市駿馬初隴民而今用民力初役
而今凝欲初親賢而今近奸初嚴異物而今獎得初求
而今任好惡初絕田視而今事馳騁初建群情而今多同
初求治而今特勢初無事而今勞獎所以慮不見終也五
之義則春秋之必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元者氣
始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
一國之始荀况所謂三鄉序進授童之戒而投二童子
息爲廟之戒而投一童子鄉序進授童之戒而投二童子
鄉序進授童之戒而投三童子所以欲人君于始也蓋
諸臣之所建諸始開緒者一安現考上下數千年間君
作之說既有所指心法又有所謂治法而其爲治法之說

或天或國或君或民或內或外或彼或此然其不能盡也天下之理固有大分而于其中又各自有界限必析之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故以心對治法言之心法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又于治法之中以事之大且急者對事之小且緩者言之大且急者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誠難以備其施之序心法固所當先而治法之大且急者亦奚容以或聖君賢臣唯有見於此故就中經緯洪範丹書與夫典學政事之說亦就治法之中因其時之所宜據其勢之所至其理之所在指其大且急者言之也又莫必其同之間後

大法

祖修德勵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同大第舉行矣

矣屬精之實發于

即位之一詔中興之志著于嘉靖之親元凡在覆載之間有氣之屬莫不以殷宗周宣為望乃猶不自滿假于

聖制之終日方將繼元居正以求優美詩書所稱帝王昭明之治而欲臣等悉意敷陳以輔維新之化即此觀之臣有以知

陛下必為殷宗周宣無疑矣臣之所以為獻者亦惟願不失此而已何則數年以來法度廢弛天下之事已極于弊

陛下一起而漸之百承承德者日書人心望治者方切此誠天

命之時可以有為之會也乘此機以觀之夫去則矣殆

者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近世人君孰無願治之心然或卒不逮也豈力之不足亦其初之不慎也

陛下欲求慎初之道則心法治法為不可不意哉是故特察一

以執中修德人紀以振奮進志特教以興學建皇極以序

時戒怠欲之勝教義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則心法得

矣克謹天戒以畏天監于成憲以法祖親賢遠佞以效治

朝安罷以勤政明揚側陋以永貞虛懷受言以納節節財

制國用愛民以昭邦本慎刑憲以恤人冤詰戎兵以防邊

則治法得之矣有治法以爲治法之本有治法以爲心法

則治法不失後有治法而治法不失

豈理也哉慎初之道如是而已雖然非初之舉而終之繼也

陛下言之易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行也一日一而

明日又一周未有一時之息健故也唯其健也故四時萬

皆得順其序遂其生使君子自強之健于天少不似焉則

成而復壞未久而已息何以成其治哉然所謂德治者非血

足慮哉伏惟

陛下深留聖意以無失今日之機以無負今日之望以無負

改元之意則生民幸甚

宗社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頓首之至臣謹對

登未科嘉靖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欲成天下之治必順時接事創制立法

以盡天下之務顧世有升降而政之因革隨之唐虞三代所

以致雍熙熙和之盛卓然可爲萬世法程者具載諸經茲舉

其大者論之如定禮樂明律曆理宇內設立庶官分田制

賦興學養士與夫選舉考課之法兵戎刑罰之制其建立有

本推行有序可立指其實而言之歟後之稱善治者曰漢曰

唐曰宋其創業守成亦多英君前辟而者其治功所就終不

及于古何歟豈政理之道固不專恃于法制歟先儒之論有

曰善爲治者必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化之

于下信斯言也則君臣之間轉移振舉宜莫急于此者三

而十無容觀已自漢以來綱紀之張弛風俗之淳澁

言者輒抑斯二者相因而成又豈無所自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統

列聖相承鑒于

成憲蓋隆不若百五十餘年道洽政治益庶幾古帝王之盛朕嗣

祖宗鴻業撫臨億兆風衣旒其圖新治理而積效未臻和氣未

其故果安在歟夫事必精簡古而後有以爲夫同革之宜治

必端其本而後可以不棄夫先後之序此固君天下者所

知也茲朕欲勵精有爲期于化行俗美紹復先

祖宗之舊以上追隆古之治如之何而可于簡生皆皆古遺今

于王道宜有以佐朕之不逮古其各殫心以辨明之毋

以庸庸而用之

臣對臣聞善治天下者固在乎立大法以爲致治之具尤乎端大本以爲出治之要何謂大法經綸政務之道康時物之方是也何謂大本人主一心所以宰政務而御民物者是也無是法則雖有順治之心而因革常患于失宜無是則雖有治之迹而先後常病于無序如是而欲網紀之正風俗之厚治功之善得乎放心所以宰制乎法而法所以推行其心法者治之具而心者治之要也得其要者固不可不求其具得其具者尤不可不先其要古之善治天下者無他焉亦惟循用此道而已矣後世之所以不古者豈非徒待乎法制以爲治具而未能先正其本原以爲治要歟欽惟皇帝陛下以剛健純粹之資高明天大之學

入紹大統光濟前休啓中興之令圖開大平之昌曆端天五以綱紀風俗爲應進臣等子

廷而賜之清問所謂知出天下而聽于至愚咸加四海而居于匹夫可與爲竟舜可與爲湯武者也顧以日之黜陟不足以資廟議禪國論然而一得之愚亦安敢不爲陛下效之子臣惟人君膺天眷之隆而爲民生之主固不能舍法以圖治亦不專恃法以爲治蓋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苟無法以爲持之則何以一其心志而使之各循其理何以息其驕奢而使之各安其分故自古帝王欲一天下之治必順時而事創制立法以盡天下之務而定爲一代之規如漢以五刑分樂以格神人律以和聲厝以授爵器理字內以乘運能

設立庶官以代天任事分田制賦以足國裕民興學獎士修禮善俗選舉以興賢能考議以計吏治兵戎以禦外侮勸以節義懲是皆治具之大所當修舉焉者雖世有升降而有百年未有舍此而能圖治者也然樂業教化由心而發文章文物由心而著宰濟國治天下平由心而推人君一心實建立法制之一而進行之序必自此始焉先儒家最嘗論焉爲治者必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又謂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蓋所謂綱紀者是辨是非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所謂風俗者是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是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君臣之

苟知轉移振舉之機要覽于此舉執棄持而不放失

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臨之則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雖見法制以綱紀之立而無類應屬望之虞風俗以法制之行而無倫薄頹廢之習本末兼舉上下相因而天下之治于是乎成矣顧其張弛醇醞皆本于君心之能正與否此則治王之大尤當致意焉者又豈專恃乎法制哉臣伏願聖訓蓋已深察乎此臣請以經之所載爲陛下陳之夫禮樂之爲用大矣在唐虞則悉特以修五禮典樂以肅八音在三代則大宗伯掌五禮以防民僞大司樂掌六樂以防民情蓋建諸天地而可節同和者也律曆之所紀重矣在唐虞則在樂衡以齊七政考時而以察治忽在三代對五紀用序而時以定五音始備而聲以和蓋治千餘勝而玉

望者也封山瀾川而五服之遠近規畫甚詳邊疆野
九州之險易界限不素此其通理字內載諸官職方者不
述也諸各岳牧而又分命九官以時亮天工訓迪今承而
分命六卿以率屬倡敎此其設立庶官各階與周官者
稽也威則三乘成賦中邦此唐虞之田賦也夏殷助周
又而用之太學上庠小學下庠此唐虞之學校也夏校殷序
周則崇而舉之其選舉也命受敷施九德成事在于唐虞者
如此而夏官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人莫
者亦三代之常制也其考課也三載考績黜陟用在于
虞者如此而天官所謂宰夫受日考小宰受月考大就受歲
考三歲則大計吏治而誅賞之若亦三代之盛典也以言其
法比閭族黨即伍兩軍旅之制屬苗獮疋者征伐擊刺之
茲非兵制之善者乎以言乎刑舉陶為士能體夫欽恤之仁
呂刑有詰猶存夫敬慎之意又非刑罰之善者乎斯蓋帝王
之治法真足以為萬世之法程者也然後數聖人者皆得去
建立之本而不惑于推行之序精一執中堯舜禹湯以心法
而相授是以任賢去邪罔惑于疑貳命德討罪允協于明成
其綱紀在上者無不張矣當是之時黎民於變而萬邦咸
臣庶協中而四方風動其致雍熙泰和之盛豈不宜哉建中
建極商湯周武蓋以心法而相傳是以懸官懸賞必論其功
德而私讎不得以苟容三宅三俊必任夫吉士而檢士不
以相間其綱紀在上者無不張矣當是之時而色周協而
方綱德時罔不變而尤升大猷其致雍熙泰和之盛豈不
欲三代而下雖有刑治之君而于為治之法或未能畢舉

有為治之法而于出治之本或未能深探其治之不去者
由然矣在漢則創業如高帝中興如光武恭儉如孝文
如孝武粹核如孝宣明察如明惠厚如章帝一代之賢君
用叔趙之淵源徵唐山之樂律考落下閭之算法參司馬
之律書建立郡國而統之以十三部官分中外而列之以
六等輕重薄賦而屬民田租歸雍拜老而諸儒問難典
孝明見于元朔之詔考試功能則總于丞相之謀郡國有材
官之政京師有南北之屯而內外足以相制大律令以示
一除肉刑以全民生而仁恩足以勝殘其法制亦云備矣
唐則文武兼資有如文皇初政勵精有如玄宗剛明果斷有
如憲宗皆一代之賢君也新禮修于房玄齡雅樂定于祖
孫清聲作于闕元將法備于大衍而山川之形便而分
州徵六卿之率屬而限官任才口分世業而井田之制尚存
大召名儒而弘文之館肇立選人之途有四而主以三檢之
法考功之典有四而差以九等之制建府立衛則假
師於刑慎獄則謹覆奏之令其法制亦云備矣在宋則仁
懿遠有如藝祖克萬前烈有如太宗忠厚惻恤有如仁宗
一代之賢君也有禮圖纂美諸書有平晉大安諸樂和規
鍾律而胡璣范鎮之說迭興與天修廢法而天統元之名
繼作建官始於乾德而元豐則又新之分路始於太宗而
宗則又增之履試制狹而限天下之田興學有材而崇
之教踵唐規以益試而益以律令釋義之條設磨勘以通
而主以審官考課之院設禁兵以備宿衛列而兵以練
而軍刑亦詳頒刑詔于天下置審刑院于禁中而制

蓋其法制亦云備矣夫法制雖備而世主無正心之學不
肯專事向黃老習于刑名惑于符籙而七制之心術已荒
復浮屠行演人倫耽于聲色溺于佛骨而三宗之心術已
陳播磨邪金風淪盟或矯誣不明或剛斷不足而宋世人
之心術亦未有能自正者是以當時之治賢者未必有功而
罰者未必有罪上者未必皆賢而下者未必皆不肖舉其大
者言之如蘇軾而親鄆通外汲黯而內平津王言謂病
恭顯用事韓歐被譴而子密受封漢之綱紀豈能盡正哉
不能保羅賈之直而許敬宗得以列于朝明不能燭林甫之
姦而張九齡無以安其位李林甫與比突承理而並難養度異
皇甫鎛而兼收唐之綱紀豈能盡正哉實儼以指斷受知而
盧多遜之恰邪則弗之亮柴禹錫以上變見明而王禹偁
抗言則弗之容歐陽修論朋黨而無益于去留范仲淹
倖而不勝其譴謫宋之綱紀又豈能盡正哉夫上下之分不
定而賞罰之施未公則法制何自而立風俗何自而厚乎故
西漢之風俗雖日以經術為尚然觀德邑薛昭之樂四方逆
賊之奏則所謂薄惡者亦有之矣東漢之風俗雖日以節義
為尚然觀朱穆草屨之說猶夫浮侈之篇則所謂流弊者亦
有之矣唐人尚詞章此風俗之近侈者也觀正俗之風與
行之焉而有以知唐世之多僻宋人尚理學此風俗之近古
者也觀明禁之文與圖俗之論而有以知宋俗之不淳上無
綱紀以待之下無風俗以舉之故漢之治效蓋積弊戶戶
蕃息禁網濶濶刑罰大省可以言治矣而不免有疊罰之弊
唐之治效斗米三錢牛馬被野民物阜繁四夷降附可以言

治矣而不見有謝夷之弊宋之治效刑以不殺為威財以
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可以言治
而不免有武畧不競之弊夫其本原而徒恃法制果可以
治哉抑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中略家邦兼述大統
列聖相承蓋隆不替進配帝王而治超近古豈無道以致之哉臣
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之聖訓矣如曰人主平心治化之本存乎中者無
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又曰法度經
施當在更張使綱紀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
風俗以為之本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而又持之以教
大愛民之誠屬之以求賢勤政之志究心于洪範之學盡情于禮
義之書故能鴻業損益百王如命牛諒制禮命簡凱定
樂而中和之用著正朔元之聲顯大統之曆而陰陽之候調
內設京畿外列藩省而疆理有方首明職掌次辨禮儀而官
規有敘差土田之高下以定賦稅而酌輕重之宜立府縣之
學校以明漢倫而廣經誦之化以經術取士而選舉精以年
資叙遷而考課實以五府治軍而總于本兵則兵政有統以
六律論刑而舉以
大略則吏治不苛俗所謂端其大本而立其大法矣則其復古
王之治而徵漢唐宋于下風書端有自哉是以綱紀正而

格厚法制舉而治化隆百五十餘年于茲然成者易毀

陛下應初而興通承其後此正

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

心去就離合之時臣謂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于

陛下之大有為也昔者

踐祚之初

改元一詔萬化俱新如欲者舊以表名德立才俊以興事功

直諫以開言路斥佞倖以敦士習誅姦逆以昭邦惡褒忠

以勵世風竊通貢以睦族舉洗煩苛以釋寬濬制黨獎以

實財清貢濫以惜名器濬源以優清涉以和政紀其政而

紀振于上申訓其人而風俗移于下由是海隅蒼生莫不

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觀至化正如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

久晦忽開則明雷震久蟄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

非臣民之一快哉以

陛下功烈之盛化理之隆雖商宗周宣何以遠過然邊陲嚴

盜賊竊發乾象失度而災異頻仍積效承祥和氣未應信

陛下所慮者雖修有之詔屢下而消弭之效未聞

陛下豈得晏然而已乎臣愚以為事必稽古所以立法也所謂

樂律曆之類皆法之所寓也

陛下誠能以稽古為今遠宗帝王近法

祖宗則典章經訓因革適宜大法可立而治具彰矣治必端

以正心也所謂綱紀風俗之施皆心之所推也

陛下誠能以端本為先委任大臣聽用臺諫則綱紀風俗先從

序太本既端而治要舉矣夫如是則大化神明而鴻恩博

獲效何患于弗臻日月貞明而兩陽時若和氣何患于弗

降求治之心不至是而有惑者乎抑臣猶有欲為益天下之治

統于主之心而人主之心天下之所共知者也心存于正

則事無不正而天下蒙其福心藏于邪則事無不邪而天下

與其憂

陛下之所以正心矣臣特慮夫操存之甚難而察賊之未至耳

者一心之微改之者衆大官備玉食之奉九御備紫庭之列

繁聲或足以悅耳采色或足以娛目嬖倖或希意以逢迎

私或乘間而浸潤賢王逸物或以開美諷之門玩以網羅

以鑒鑒遊之端一朝之蹏起或以貽晏安之漸一言之私信

或以乘機係之舉一事之乘快命令之所由輕一恩之濫施

悅辭之所由啓凡此數者皆足以害治者也倘少減焉臣恐

聖心虛明而都一有不得如前日者矣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深維前事之鑒永為克終之圖涵養善端培植

本固獨得昇之地而所以持之者必嚴紛華波瀾之中而所

以鎮之者必剛愛憎易制之情而所以矯之者必力甘美

悅之言而所以防之者必深以聖人之訓為當從以先王之

治為可法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而于親親無所蔽順天

之心以施號令而于取舍無所私朝夕夢寐有四海蒼生

宵旰憂勞存焉

宗社之風如此則本原之地日益豐厚是以帝王之道而謂帝

祖宗之功以

祖宗之法而守
祖宗之業綱紀常嚴而不弛風俗常傳而不墮大法無不修明
本無不端繼效無不臻而和氣不應天下仰之萬世歸之
陛下致此無難而實臣愚之所深願者也臣子男
犬威不勝感懼之至 謹對

大風不烈則樹之至 猶然

約丁楚此無難而實 愚之所深願者也臣子男

本無不端繼效無不臻而和氣不應天下仰之萬世歸之

陛下致此無難而實臣愚之所深願者也臣子男

犬威不勝感懼之至 謹對

宗社之風如此則本原之地日益豐厚是以帝王之道而謂帝

兩成野 嘉靖五年
皇帝制曰朕懷自昔言治道者有二曰王曰伯三代而上純王

治也卓乎不可尚矣論者乃謂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
功五伯以力又謂皇極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果若是
乎其所謂道德功力亦有可諸言者乎自是而後徒談唐虞
歷世最入就稱至治其間英君亂辟固有尋焉以繼化民
致刑指之效力行仁義而成貞觀之盛至誠泰餘而牧廢
之治蓋于王道皆各有攸義焉由今觀之其說之當時而見
諸政事者果道與德兼功力與亦有可述者歟議者又言
漢主而末足唐繼夫漢也然則宋固可知矣豈世遠愈降而
先王之遺卒不可復舉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

太宗文皇帝安內攘外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莫不以繼王之心行繼王之政百五十餘年

以來亦既成純王之化矣朕願承

大統夙夜兢兢亦惟帝王之道

祖宗之法是遵是守夫何承平日久人心宴安固嘗勸農桑矣而

其親遇也而流風相高顧傷于太激俗惡其奢靡也而守

之家不免于奢侈備畜之政何處不講一遇水旱至生視

子之流離備禦之才風俗皆王政之大而足食足兵又今日

之急務也信如輿滿而敝之不暇有克舉之又何擇于王

哉夫上有願治之君則下有輔治之臣是故道易矣而志

行也昔之人臣所以事其君固有以法天立道此對以禮
教化爲輪以誠心公道爲任治之具者夫豈不知尊王而
伯哉何卒混爲一塗而莫之能正也後之論治者有言蓋
道則可以行王道又謂有內聖之德則有外王之業又謂
有父母天下之心乃爲王道當以和者爲不易之論歟然
王者之民勞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聖者德而不如其功
相安相養而莫識其力士讓于朝民和于野萬物並育各
其所朕甚樂之甚慕之何意何爲而可以臻此于大光明
王道有素矣其詳著于篇朕將擇而行之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爲治之大用有出治之大本

爲治之大用在乎道出治之大本在乎德載存于心而爲

卷之三

三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爲治之大用有出治之大本

之所以立道達政而爲德之所以行何謂德必其誠心
思者一本於誠而無矯偽之雜何謂道必其軌跡政事者
出於公而非私小之則私有是德斯可以爲純王之心有是
道斯可以爲純王之政德以本之道以行之則身居於九重
之閒而化行于群海之外充塞溥通之功以就而於幾時
之效以著矣自夫王道不明於天下而世之言治者如爲
切便安之術其推之已也則無本而易窮其及于人也賤有
限而難久心其心而非王者主誠之心改其政而非王者
公之政則其治效之所最豈可以仰同于王者之道德哉
激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爲至而漢唐宋之君皆不足提
于斯也欽惟

皇帝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日新既已具

聖人之德躬膺寶曆運際昌期又已得
聖人之時自

臨御以來五年于茲民安物阜道治政可謂極其盛矣方
體道體神不以已治已安爲足也而于
萬幾之暇進退等子
廷歸勳

漸開德隆於王伯之閒且以統體紀綱人才風俗足兵足食
憂知

陛下有志于王道之大而願伯術于不居也實所謂
大有爲之君矣雖不操權所聞以對擇

休命之萬一于區聞天下之道二王與伯而已矣其心本
欲出於公無所爲而爲者王者之道也然其難于爲者

私有所爲而爲者伯者之道也王伯之辨不出乎誠偽公
之閒而已矣舜即是而求之歷皇而上玄風混然不可追
言治者莫過于唐虞三代言聖者莫過于堯舜禹湯文武是

故堯以俊德達於閭閻岳牧之政而後有萬邦協和之休
以立德達於閭閻岳牧之政而後有四方風靡之化禹以

台之德達於修和府事之政而後地天平天履之賴以成湯
以聰昭之德達於振寧邦家之政而後兆民允殖之治以臻文

王之所以格賢西土者以其新繁敷止而又有懷保惠鮮之
政也武王之所以永清四海者以其建極叙倫而又有其

陳敷之政也是皆本諸心者有大聖人之德而達於政者
大聖人之道推之而準勛之而化故可以謂之純王若夫

者則推之而不本于德而不能存王者之心行之不由於道

不能爲王者之政如聚丘之會假名于尊王首止之習
於定嫡寬田示禮而實非禮也存衛示仁而實非仁也存
因以爲功有所建而爲其親王道皆猶特權之於南
火之於日月其小大判然可知矣故曰誠心而王則王假
而伯則伯此之謂也然則欲求王道之大者豈可禮道德
爲言哉善考諸部雍之篇曰三皇何道而異化五帝何德而
異教三王同功而異勳五伯同力而異率蓋皇與帝之存
立政固與王同特因時而異其貴固非伯者以力假仁禮義
歸輸者所可同年而語夫然又謂皇帝而帝帝降而王王降
而伯蓋世變之趨其勢禮然也要之至于王則人事備極王
伯則世道衰下伯一等則夷也而已耳至桀紂移之機實存
乎人豈世道既降而終無可變之理哉經義而下稱善道
曰漢曰唐曰宋就其優者論之漢文帝躬修玄默以德化民
則賢君也其議張敖罷梁王則寵倖客直諫以几杖趙吳王
以金錢懷武庶幾于王則其致困窮空虛刑措不用之效
非徒然也唐太宗英明威武力行仁義固今主也其定田
修府兵節貢賦謹刑罰因弓矢而優治道精學舍而廣生
庶幾於王則其致外戶不開道不捨虛之效非苟然也宋仁
宗王儲恭儉始終如一亦仁厚之君也考其所設施者若利
以不殺爲威財以不商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爲
明爲賢引輔臣而條治道親君子而黜大臣亦庶幾于王
則其致慶曆之盛而臻四十餘年之治其固然歟寬而富
則文帝之心未嘗游於黃老太宗之德終有愧于閭門仁
之優柔卒不能制夷狄之橫蓋漢之治雖平伯不統乎

也唐之治雖平夷猶愧于伯者也至于宋雖曰以仁厚
家法最正然萬目未能盡舉是謂以弱政濟弱勢安可以
王桓之大哉宋而後至于元則以夷變夏益可悲矣
上天厭亂篤生
聖人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續百王之舊業
太宗文皇帝安內攘外立萬世之丕基其政之善心之純見於
民所傳者詳且悉矣其謂得善舉其樂而言之傳記不著則
內外有相維之勢統體有序而大小有相制之權庶民歸附
有裨桑之法有秘璽之惠重教典則有國監之規有學校之
詳樂理學而人才無不正抑浮貴而風俗無不淳軍政有條
宗廟道運優有定式也則純正之政不在是乎嘗莊簡表
太祖之訓有云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堯舜然禮其授受在
執厥中又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使存諸中者無毫髮之
欲施於外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
文皇之訓有云帝王之學實切已實用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
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于孫世守之不
忘也是皆所以爲運用推行之地則純王之心不在是乎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百五十餘年以來道隆化洽政善民安悅
之誠著于遠道尊親之念徧于華夷純王之化固無間矣
陛下嗣承
大統嘉靖中
登極一詔與民更始所以遵
祖宗之法而守帝王之道也然求其道不可不知其總綱

可不知其心臣伏讀

聖制猶慮夫王政之未能無弊王化之未能有成其若蓋已勸

而歸竊恐

陛下子德之修者或未盡純心之存者或未盡實則聖或豈能盡

除而化成之效豈能以遽致耶即請得而畢言之勸農桑雖

有官矣然阡陌不識勞來之人惰遊事多荒廢之業以兩絲

元保障而徵求極其細錄以撫字後催科而追促急于星火

求其御變運之勸民種植召信臣之修渠灌溉者果何人哉

是無怪乎衣食之益困也飭武權雖有條矣宗精銳者私設

于權門老嫗者偏數于行伍草場歲開恐辦房間之供應每

豆月粉威歸將領之筐篋未如李牧以市租養立神世衡以

獵狗教射者果何人哉是無怪乎營伍之不充也以士風

之尚數重則以忠厚為迂濶務浮誇則以率友為遲鈍孰知

新崇之行程子以為愧聖德之詩范公以為憂乎則流風相

高不免于太激者理所必然矣以風俗言之峻宇雕墉民避

信公侯之分華衣美食禮儀無上下之章孰能蔬食市衣

毛玠之儉減帛省樂異楊棺之清乎則雖守禮之家亦不免

于侈靡者勢所必有也儲蓄之政雖善講也然督理之使更

為之收欲飭武備則當選良將以為之帥欲正士風則當
德行之科欲厚風俗則當嚴勵制之禁欲廣儲蓄則常平
倉之法不可以不舉欲固邊防則屯田將墾之令不可以
修然又必君臣上下同心一德各任其責而後王道庶幾可
行也臣歷觀前代見上有願治之君而臣不能將順以成之
則悲其臣見下有輔治之臣而君不能推心以任之則悲其
君

聖策所謂明長相過道易交而志易行也斷斷乎不易斯言矣以
漢唐論之董仲舒之對武帝嘗以王者當法天立道為言
微之告太宗嘗以經亂之民愁苦易化如使易食湯易飲
言諸葛之佐昭烈又嘗以開誠心布公道為本蓋皆庶幾王
佐之才也然論治雖切莫如江鄉之行繼離離離事有
之憂毒雖難行而不能復漢祚于既衰果可以為明長相過
乎以宋論之程子謂盡天道則可行王道謝良佐謂帝王之
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張載謂君相以
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謂之王道可乎
蓋皆發明王道之旨也然洛黨之禍作而其道不用于帝
學者之某嚴而其言不聞于上又可以為明長相過乎是知王
者之政必以道為之用王者之心必以德為之本使宋之君
能用周程張朱而行其言則德修道立三代之治未必不可
復興而惜其不能然也臣伏讀
聖策之終又有美君子王者之民至德之化且曰何施何為而可
以臻此欲臣等詳著于屬而又寵之以
茲將採而行之之一言是導臣而使之高也臣敢不盡一陳

愚以爲

陛下告哉夫

陛下既發志于王道矣而又曰信如東海補鑿之不暇有克舉又何擇于王伯哉何其先後顛殊而若侑不一也臣愚以爲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其本惟在

陛下之一心誠與不誠之間而已心苟誠矣而不能行王道者未之有也心苟不誠矣而能行王道者亦未之有也臣願陛下力學以養此心持敬以存此心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不使

謀飭于會朝清明之日而必涵養于深宮閑燕之中不徒觀業干延按正士之府而必持子說近替御之項滿陸之聲奇巧之色不以雜此心便覺之言側媚之態不以勝此心神仙儒老之事不以荒此心圖書朝馬之

技不以蕩此心土木遊田之娛不以勝此心宮室侈靡之奉不以移此心而又遠邪佞遠慮重畧小利納遠聲響時宜以立政定

國是以保邦信違拂之爲恭恩微戒之可樂如堯之說鏡如舜之業業如禹之孜孜如湯之懷保如文之亦臨亦保如武之毋怠毋荒若然則心誠而德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可舉由是民富而邦本固矣財豐而國用充矣士習正而廉耻之節興矣民俗厚而朴柔之風還矣壽濟日多而天災無足患矣邊防日固而外侮無足虞矣凡天下之政有出于此端之外者皆不足以盛

聖心之愛將見天地位萬物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陛下之所至樂者于是可遂矣苟心焉不正而欲行王道以重

者之效是猶後危極而航大勝垂斂輪而走長途乘之愈望之愈遠豈不難哉臣學不足以稽古據不足以通今然則一之昔人入主聞求賢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懷此念而耿耿于中者久矣迂疎之見幸因

明開而發焉惟

陛下留神省覽倘以爲可採而施之于治則

祖宗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千冒

天威無任戰慄聞越之至臣謹封

已丑科舉人年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殫舉特以大者論之在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然堯舜尚于此猶難夫豈後所能及也朕本濡服仰承

天命人奉

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潦相繼災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狀甚恐慌此非朕官非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賊或勸懲之典而失其宜獄抑爲我選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歟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

天垂濛濛者如此何歟至于內有盜賊之擾外有夷狄之虞此

即朕安而得乎朕雖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實無一得能欲俾災沴消泯民生安堵盜賊息邊方時財充而食足不知如此何可以臻此特進爾多士于廷爾多士明于正道有以矣且目瞻時艱豈無真獻的見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所以于篇朕當勉爲親覽焉勿謂勿憚勿泛勿隱庶副朕意

臣羅洪先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獲天下之仁而以不費爲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勞爲用施之薄而後朕時鼓鑄之權行用不勞而後施天聰明之實著得契聰明者存乎誠誠無欺矣敏鼓舞者存乎變變無方矣無方而顯作用于步行仁之於施也以天下之才盡天下之故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

何費之有無疑而別賢否于不遺智之運也以天下之

一已之度靡一已之度定天下之情失何勞之有是故聖智智以廣仁仁以盡文化以格天天順而時化而理廣而通智廣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建後天而奉天時者孰能與于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疎陋而文磨智而不本其必穿裂而術文磨之要定而理來行理之要難而不天下之事靡有多矣是故帝王存之爲理要之爲術之善不以察爲明不以私爲應盡其所執者要其所爲審故也是以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氣化太和災沴不作其下一貫之理顯微無間之機乎是故仁智合德之謂聖志交感之謂通天入阿歸之謂治是故仁智合德之謂聖志之官曰臣有奸言之君則下必有盡言之臣又曰臣智

莫善于問乘事演道莫善于對臣愚恭進

臣下精明納言得其時矣觀時勢之故究微濟之本極理亂之廣德業之規非其人也而猶有志焉敢不敬述其要以惟天生民不能無欲欲之不制亂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行故夫德洽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兼乎三才而台倫盡制者謂之天子故夏禮明爲元后而佑下民作之君師子夏問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政必先知之而人而安四方者君也是故天子君之命者也若者立民之命者也義成之道輔相之宜所自成也典範之要命計之權必有歸也安民非君之責乎勢一而後定于義職分而後定于仁是故惟王建國體四經野設官分職以立民極也故王若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奉天道也此則其濟之義夫矣

制也官人非若之助乎然地遠則德未易備情異則政難行求萬姓之咸休難得也曩言則易于匿情盡實則難求客來九德之威事難得也然臣嘗求之矣四凶之惡未嘗不逆探其奸元凱之善未嘗不究不貴備其用是道也如人之要乎黎民敬德在臣下之克履赤力不知由官而論受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常將肩其難處世恐其豈非誠為之別而治忽亦因之歟仰惟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理敬慎夙夜不遑寧處求直言以廣聰明除冗役以止姦害選賢將以簡任使嚴章法以辨優劣其至官人可謂謹矣免雜租以重民命發餘幣以養將親選賢以節浮費明寬獄以示平反其于黎民可謂密矣是宜庶幾有矣臣竊思天下之禍亂才德相衡之弊也才德相衡之弊而保微畢集焉氣幸暢矣夫何近年災故迭興旱為凶千里相繼淫潦損而通時不止白虹示警坤象示災災變上現龜氣四昏夫天人之應自古不恆氣數之說匪難明則故曰聖王在上日月不薄食雷發不震雨雹不為災災之流行故也今也仰觀吾度俯及我曹豈惟陛下慮之在臣亦且疑之矣然延請博訪備察遠聞民之用也食猶無平歲之儲田里無口分之業耕耨未已而徭貨復行斯有收不以時如蘇賦之所慮者矣播種以施而勞費亦行亦有欲亟其死如陸贄之所憂者矣南則病于乾施之虛北則病于夫役之擾臣于災異之地猶失撫字之方案刑不免示哀憐桑野難飼夫家缺足以流離道載相吸嗷嗷初為生豈為集歟邇歷屢起積誠在野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相

以生而民之司牧乃期其轉死而不救知人之道可不重乎哉陛下既深恩而歷言其美矣臣也復何所言惟聖明有曰官非其人以虐民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祿計其厚薄祿不計其大小惟以盡分為心不以年貌為限也上無貴戚之心下有荷受之計善政未必行能聲未必聞是安得不以利為利也陛下有以處之乎聖明有曰賢與不肖進退倒置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選以賢德不以空言故靜言如堯不得長軒有能如無術請命今也任其論說無以考其素行取其才藝不復觀其通經是安得不以不肖為賢也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勸懲官之古之際類也日有日成月有月事歲有歲會故不素也今給田之制足以擬之否乎是實難可稍矣以選任言之古之舉用也官長舉其屬親德無所放以情也今資格之限亦有避嫌者乎是公平有所碍矣四患不除則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則群賢不登群賢不登則罪失宜而百姓無賴是放漢地多弄兵之警緣邊無固守之防以此立國則國運不泰以此制民則民紀弗寧是放天自我民臨天視自我民視信乎感應之道察乎機緘之明臣安得不來宵旰之憂而切多士之問也然臣以為知致美之由則必有美之方病化理之謂則必有更化之道毋亦于知人者而知之意乎臣亦不敢為近世苟且之見習熟之說以負

序下之誠意清其本而隨之使天聰明聖察之德也然
之聰明不可度也有德則備祥有惡則降殃大以成其德
成小各因其宜而米嘗有為也各適其用而米物有心也
澤之廣大好美之納藏而米嘗靡吝也藏于天道可知若
之皮矣舜之大智也在隱惡而揚善禹之大智也在平行
無事是故虛心以應之則得失自別下已以待之則校偽
誣聖賢改過不言結德必察其難中才豈免必滿其難而
自新不與其往不必徧物是故水平則妍媸必見也衡平
輕重自倫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可以盡人必以法制觀
則不可以服人而況在人之心實為至神上之好惡靡不
上之稱偽應不知示之以嫌猶恐其輸下之以詐矣若安
已家信兩教人之作已逐習弊是末之為若而實推其
亦不可得矣可不戒哉雖然此其本也與其末也欲端其
可以不善也還求不可以不善也考課不可不情也欲端其
育在于正道術之習嚴考校之賢欲正其習則
祖宗所謂一以記誦為能卒無實用者可戒也欲舉其師則
祖宗所謂必求端人正士以為模範者可行也故本而尚質先
而後藝如是而教有不成乎欲廣選舉在謹資格之與察
行之科謹資格也則當盡其光庭混濁之失崇德行也則
考提顯為進之儀而又正奔競之風重廉恥之節如是而
有不當乎欲精考課在久賢能之任明賞罰之權久任則
想所謂以親民長吏轉有弊守有績則建將加焉有惡
明權則傳報所請若志定國體崇而後實其成者若事
如是而課有不精乎然而數者之要非教職明之端不為

憲天之說無亦所當留意者乎既得如人之說則安民者
而權之耳然道有升降或由率俗法不變則道不勝制不
則化不顯兼以時久則窮事煩則變守其故則弊而不通
其原斯顯而可達是故新民之耳目不可無作幣之遺一
志之趨向不可無檢制之法正月之市聚和法以廣變者
刑罰世輕世重以世變者也時未至而不守常則三千奸
猾已至而不用權則至于原固故觀其機會反其理要以為
為官人之法固足以盡其才能以此為實效之規尤易于
積矣雖然此其本也舉其端則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
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法曠土墾田之未耕兒婦之
要也蓋源灌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因旱得雨而
皇祖無憂其後商乃免田租今則雖有善政視為彌文多矣
以實廉行之乎陝西合德請罪而
皇祖陪其資于且令速發今則雖有急請稽道歲月久矣無亦以
便宜處之乎出無定分富貧不均暴為防制可也稅有巧詐
虛實莫究加以清量可也崇侈靡之風而民自足黃霸之
政也取節蓄之備而歲不饑朱喜之良規也然而數者之
非達變易之宜不能行順時之說無亦所當致意者乎順時
以行則賢才無掣肘之虞任人以公則朋黨有切實之效達
變安逸之欲而無亂眾盜賊何從生乎益不但如農桑之
治務海也得權統政之備而無敗助夷狄何由至于益不
但如起充國之在渾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節德之有備取
之有制則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劉晏之取于而後善
也又何患于

天心之不格災患之不濟謂災患之留于終篇尤有與衆所見
 于王道之說以誘愚臣之言而且哉謂愚臣之笑臣有以笑
 陛下未治聖之切廣謀猷之陳上納下樂之至情矣臣復何言
 忌而不盡謂盡聞
 趙謂有日一民未安猶爲未仁一念未誠猶誠格天
 又曰人情遇祥則有顯心遇災則有懼心而俱心生者治之
 也嗚呼其始天之交始終之義安危倚仗之機乎今
 陛下遇災而俱因變而警歸過于己如念于民是心豈有二哉
 戰業萬幾者也實恭和衷者也知人安民之大原也萬古
 靈不昧之義也今之災變即潛消也心之敬戒無時可止
 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即知人之可以安民者也取人以身
 知人之本于意天也修身以進德進以仁仁也者即今日
 聖之心也是心也是理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主
 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無有內外無有遠近加以意必即主
 此心加以固我即非此心所謂混然與物同體者也其得其
 失不假外求匪思匪爲乃所自得靜而養之而末始有物
 漏探也動而慎之而末始不足實濶情也故一念之覺即
 誠一念之放即爲僞達于此爲大智決于此爲大勇而僞
 之說不足惑之矣順之而運用也乃爲周旋之妙失之而
 邪也乃爲執一之行而似是之說不足動之矣以此窮誠
 中有主而不雜于二三以此規賢則任不專而不疑于可不
 以此爲裁制宰物之柄則權讓而不窮以此爲事天治民
 本則恐懼而不弛此千聖之學也百世之經也亦是臣將
 學之而未能者也釋子言告君者曰夫進德之則武

之則哀係所感而人也聖子之言曰武官乃事君之
 可有欺目之微誠何足爲然亦不妄舉以陷于自欺
 之應有禮萬一亦
 大聖之所不棄也惟
 陛下致審擇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辛丑科 嘉靖二十年

皇帝制曰朕惟六經之遺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自昔
之治莫不由斯夫六經所陳固治天下之大經大義也
之則在禮樂然則政刑未務果不足以爲治歟抑各適其
而不能相通歟讀者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
下後世則不然歟否歟朕稽承

皇祖大統

列聖鴻緒踐阼以來不遠他務首以人倫典禮是究是圖蓋動
聆者十餘年於始而

郊社廟省之義始克協于成其在邦國鄉黨之制不暇悉指乃若
天子之事固不越此不知今日國家之體亦有合于三代而
止者歟我

奏

太祖高皇帝開天肇紀之初即以禮樂爲急蓋管輅贊分府以禮
究切廟今載諸大明集禮者可考也不知當時諸臣折奏擬
益果足以會其成而克副我

皇祖制作之意否歟抑猶有待于後歟夫復古違歟以應中和之

極朕之志也何二十年闡教化未盡乎風俗未盡興災荒

盡殄生養未盡遂其故何歟孔子曰言而履之體也行而

之樂也力此二者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然則斯言也

不足徵耶茲欲使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此陛下先王之

將何修而可爾諸士學道有聞久矣宜詳著于篇庶觀

欽哉

沈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世也有立治之大本有善治之大

者何天德在我所以制作之根根也法者何王道四達所

經緯之顯設也本之不立則法不能以自行法之不善則

亦有所未盡推究而言之本立而法行者有矣未有無本

善法者也體具而用周者有矣未有有體而無用者也本

法善體用備矣亦未有治功之不成者也知夫此則禮樂

務中和之極與夫古今之制作治道之汗隆皆可得而吉

矣自昔帝王立一經世者本之躬行心得之餘猶之端緒

之末是故修于身齊于家而用之于鄉黨邦國以大同于

天下而當時其至治而施諸後世猶足以後聖人考

其不然者則亂治無本取給于儀文符數之末本喪

而失之尚何足以與制作之列乎恭惟

皇帝陛下合天地陰陽之德總明聖運作之龍歌中和位育之功

撫皇成臨治之運制禮作樂盡善盡美信乎遠追古帝王之

道而無體近守我

祖宗之法而加隆者也猶且遠臣等子

廷海以禮樂之務欲何修以比于先王之皇此誠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草茅迂賤何足以識此象然言及之

不言則謂之隱况朕嚴帝臣臣萬子萬邦之羣而愚者千

或冀於一得之末哉臣敢不擬拾所聞以對當惟六經之

同歸而禮樂之用必必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

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行焉先王觀變之象以制禮是

有取于天澤之分而然不易者其體也觀象之象以作

是故有取于順動之義而象成無間者其情也蓋天地示

以和序聖人因造化以成能且聖人之所以自淑其身也
要亦不出于禮樂之外粵稽古唐虞三代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爲君既皆以精一統中之傳建極于上而一時純理
化之臣又皆表裏伊傳周召之流典司于下其在當時自
生日用之常以極于際天增地之盛蓋治外無道治外無
雖未嘗明言禮樂于天下而其治化之隆已四達而不悖
宋儒歐陽修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者
也斯時也以禮樂爲治卽所以爲政而刑則視爲輔治志
雖以是爲末務要非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逆者矣至於後世
享國之久者莫如漢唐宋衷考其時雖議禮作樂後先相聞
而要其制度之所就則如網罟之習房中之歡貞觀之儀七
德之舞聖夫道禮之名雅樂之定紛紛制作宋能悉棄太

國朝表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後滿清于論歌之後餘殘去暴拯生民
塗炭之中所謂以聖人之體在天子之位而又當興王之
三才既備則治之任自不容遺放于漢武初年天下事
雖日不暇給而必首以禮樂爲重徵貲分局講究切磨方
天聖紀之初其規模宏遠非後漢唐宋之草率矣蓋表

太廟以天統聖舜之責得治躬治心之遺凡觀中正而樂和平
實備獻于

聖政記諸書者可考而知也方是時明良契合天作之會英
濟殆不止于陶鈺牛諫蕭臣而已若今

大明集禮一書其旨則斷自

宸衷其成則出千億哲徐一變而表裏實清臣之手其禮之目

十有六以至千冠服事幣儀仗兩簿之制其樂之成有九

至于儀鍾太呂茲歌千羽之式禮樂明備凡以和神人而

上下者未必非我

太祖制作之意而在當時諸臣亦足以爲會其成矣然以

郊廟之丞當未分才特胎

大廟之禮未之見薄

明堂之禮莫有建明

列聖勵守鴻業以來率而行之亦以率之而莫敢廢廢之而莫

率也然而制與守之時不同文與質之尚未異况三五之不

同治襲而善繼善述惟聖者能之則

今日之禮樂所以因畧致詳隨時從違者豈能不有待於

皇上也哉蓋我

皇上極建中和功收位育同符

太祖建萬曆虞德與位之兼隆矣而又當世通百年之傳始功

成之日嗣就更讓之始倫理正名之初所謂聖人垂統之

天下攸觀易幾之時也臣在學校忝伏講

明倫大典而已知

陛下致鑑于綱常倫理之間矣夫禮非聖莫之有作既作而後

情則凡其心之所不安者皆不能以無易也嗣是而後每

大禮更定必

昭海內故

天地皆齊合祀矣今南北郊之建

國丘

方澤壇坎較分方位之各得其所也亦當並舉于上幸矣今冬

二至根陰根陽順以達其吉時日之必從其類也

國初百建

四聖廟既而南京

太廟之制乃同堂而異室矣

廟上始立

太廟奉享

太祖高皇帝以報開創之功建

成祖廟百世不遷以崇

又皇帝守成之德自

仁宣以下三昭三穆各專

一廟親盡而通遷此即主制天子七廟同加文武二世至之義

廟樂之章情舞之數聲容之質節奏之美率多出子

皇上之所裁定所謂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修實金聲而玉應之

信乎自隆古以至于今則我

國初創制作之盛由

祖宗創守以至于今則我

皇上又豈非集衆美之大成者哉然禮樂治通通一無二矣

皇上既以禮樂爲治二十年間

宵旰圖維亦云至矣顯于治化之隆方之古昔或有不禮故

之未盡乎風俗之未盡美災害之未盡殄生養之未盡禮

有如

聖制所云者此其故端必有在也臣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夫所履所樂

止于見端制作以爲經世之具而已言斯須不可以去身

禮有之曰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故斯須不莊不敬則

易之心入之矣今

陛下自起居食息之微以至于刑賞舉措之大自深宮獨處之時

以至于

大廷朝覲之際果能一一盡出于中正而和平否乎此

朕不禮忌謹願

陛下寬其斧鑕之深而自省焉使其中止而和平則治化少

未隆者不足待也便萬分之一有未合耶此固升降汚隆之

本矣况今內外大小臣工未能盡體

德意禮樂之教發端于

朝廷而更能宣布于天下故品節限制之不相踰越似亦可

序然獨亢者或至于欺凌誦求者不謂其緣已雅客爾遂不

不謂侵侮似亦可調和然利害多出于面從傾奪不下于

敵比若此者未必其盡去也夫以如是諸臣既不能以禮

之道自淑其身心又不能效禮樂之道以事乎

君上此亦教化風俗災害生養四者之所出致也

陛下誠能因臣之言赫然奮勵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其出之也既有本而不窮其行之
又有漸而不素則太平之效可以立致而孔子之言豈欺
我臣又竊有說焉今天下以禮樂爲治要之雖不能盡合而
亦不至于盡廢然作興感化之機實出于學校而禮樂二
廢缺已久昔人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有其數而不
能悉其義况數與義之俱失也先儒朱熹嘗欲以儀禮爲經
禮記爲傳而樂經則有取于蔡元定律呂新書與夫別求
音以爲譜牒之說今幸際

皇上操制作之權而三三大臣豈無可與寄制述之任者乎誠能
領之學校聯之師儒取之科第需之歲月練習既久必有
者出焉此亦禮樂之大務也乃若所以建極之本致治之
則惟在我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持守此心內外合一久暫同歸中正和樂之日新而制度文
爲之富有則天德備而王道行其聯理承化之功又一
今日家相之能事耳章子之見迂肆之談不切經實然求言之

道願

陛下

陛下

陛下采納而優容之則愚幸甚臣于日
大成無任戰慄頓越之至

臣

臣

臣

甲辰科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一道並用而不可缺與備者也傳曰朕皇
師又曰其克詰爾戎兵此非好干用兵者邪朕

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始信欲優武修文以德化
下至于

列聖相承德修文德傳字久安國家無事故以支末上承
天命入繼

實位茲越一旬載矣夫何遽歲以來北虜寇入我中國若
無人之境殘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問御基之立予者

是以教化莫克行於外者也然蓋又聞之曰帝王之政守中
四夷今朕欲求長治久安之術無出于守之一端欲得其守

之之爾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爾多士祖經世之學
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將采而行之毋怠毋廢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示也義微惟

皇帝陛下中和建極仁孝作乎

德化洽於民心而萬邦時寧

神武布於海宇而四夷來賓續

列祖之鴻圖貽百世之燕翼太平有邇之長端有任于

今日矣乃猶不自滿假特進臣等予

延續以聖表之邇且欲求夫長治久安之術是豈徒以修舉

事爲哉誠以草茅之下必有明得文武大猷可以禪治

者而臣非其人也然臣即是有以仰觀

陛下聖道未見求治若渴之盛心矣敢不參之經傳酌之時宜

懇愚見以對揚

明開於萬一乎臣嘗考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說字

也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假四友

則知天雖以生物爲心而理物之責不能不望于君君之成

膺天眷也非徒肆于民上責以君師之道存乎我而代之理

也則凡斯民之安危利病世道之否泰盛衰凡可以克盡其

道而奠天下于文熙武誼之域者自有不容于不諱矣今夫

立天之道曰陰立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帝王也者又所

以法天而商治者也故帝王以仁有天下非文無以昭休

明之治故凡崇獎儒彥懷保熟黎與夫體國經野明物章善

以成德義之德者皆文之屬也帝王以義正天下非武無以

示拔伐之威故凡選擇將帥振厲卒徒與夫誅暴禁亂防

嚴備以成安定之功者皆武之屬也文以敷德則海宇莫

不順治武以示威則疆圉靜而外威服此誠有國家者不

以備廢者也便有武而兼文以濟之則義舉而依于禮其

以敦澤厚之治體有文而無武以濟之則仁勝而流於懦

何以立精明之治功也故乃者召公之告康王曰既畢六

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于燕此其爲古者有所備者

不知亂者保其治者也危者保其安者也操武者乃所

觀文初非好于用兵也一或諱之無兼備之弗深則所以

防者必疎而其爲累也亦必不小是誠不容以或後者也

閭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君子之有小人不

能以必去焉者也是故先王建國刻之侯封采服之外所以

峻其防焉號令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所以別其疆焉

以懲無禮以懷來所以服其心焉奈之何恨于野心非我族

類重以消長之勢無常強弱之機與調值其制則藉藉而

臣當其強則犯順而干紀蓋自古則然矣故有化足以成風

勸而不免於有苗之征德足以臻時又而不免于鬼方之伐

治足以致中興而不免於獫狁之孔熾是又爲足爲盛世之

累故故曰帝王不履有夷狄之強而愚吾無禦之之具不貴

有禦夷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變而已矣強本以治內雖

兵以固國來則必敵去則不迫務使各安其所而不敢于

治者茲非計之良乎三代以隔此道則廢微矣蓋秦命將出

師築塞以禦強胡歷費巨萬夷患未祛而國帑已不可救矣

是故虛內以事外漢武以雄才大略之資爲窮遠計之

登南望于塞北絕王庭于塞南夷氣雖息而民生已不勝

矣是謂計末而忘本斯皆策之最下者也他如唐稱臣于

歌既病貽謀之不臧宋遼辱于遼金復思修攘之坐失是

幾于無策矣夫得而不渝實以致強乎幸而

天啓

聖明我

聖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奮起滄海迅掃腥羶聖之北歸絕正

冠冕自古所未有之專功復帝王所自立之中國

神護勇畧圖書以武功定天下矣至于

卽位之始千戈甫息乃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下者其故何

夫亦以天下初定扶傷持危羣天下休息道莫先於此非

果於忘戰耳也觀其思患預防

垂訓詩切所以莫不拔之基以貽則後昆者何深遠也非我

成祖六飛三駕再昭捷仗之威愛及

列聖養威戢防不忘制馭之實其所以稱

國祚之永而脩遠

成憲者又何明備也仰惟

皇上聖神明之德際

中興之期武以止戈爲威兵以全國爲上疆場之患戢之於

萌隱微之禍消之于未著南夷繫頸北虜貢琛唐虞三代之

盛何以加此

聖祖

所以仰賴

德意而自靖厥志者可將焉而巳乎臣請得而書之夫王

以京師爲室以中夏爲庭戶以四夷爲藩籬其內外遠近

分先後緩急之用蓋不待較而知也粵自先王駕兵于

意既壞而後世制禦之道不啻不分要之厚民所以足兵

兵所以衛民貴相資而非相病也然則端本自治之端夫

于二者而加之意乎以今日之民言之安其田里施之教

嚴最著于臺臣而守牧有考利病閑于蕭臬而興革以時

至水旱凶災之必開賑貸蠲免之屬下是

陛下所以厚民者無不盡也以今日之兵言之歲給之衣月給

糧額籍總子司馬而赴亡可稍節錢役于制帥而上下有

以至國祚教訓之有方實則數舞之聲德誕

陛下所以恤兵者無遺策也夫民安而本益以固兵精而氣益以

振是宜勢益以昌威益以遠文熙而武益以誠也然而北虜

之窺伺猶作邊境之烽火釋聞頃者人我中國各脩吾人之

境誠有如

聖祖所及者此其故何也臣愚以爲

聖心之憂民至矣而所以盡力于下者成非其良

聖政之養兵善矣而所以分關于外者或非其善是故以承奉

捷爲能而不勞心於厚下以期會傳書爲急而不加志于

思其若彼意佛科虛張飲散之能厚自封植因行過橫之

夫守令之職最爲近民修天下果若人焉又安能保斯民

皆得其所乎以執將而濫朝聘之寄方嚮有所未周庶

以張威福之權無殺有所未備甚若功書速化誠提權之

聲志切自肥仍僑師之故職夫三軍之命懸於一人使將
而威若是焉又安能保邊兵之皆樂於用乎夫民心不固
示敵以守是授之以可乘之隙守之未見其固也士氣未
而應敵以戰是先之以可敗之道戰之未見其利也然而
治久安之術抑何以他求為哉亦惟重守令之任而選之
必精以郡縣之布列皆選賢卓犖其人焉于是嚴黜陟之
申久任之規守令之增秩以示榮奉職無間必奪爵以
示失所之哀矣重將帥之任而簡之也必慎使閭外之分
皆賴教範范其人焉于是專委任之托昭勸懲之典有功必
賞寬之以歲月之餘有罪必誅署之以文法之細無以一人
之望而倚其賢無以盈僭之請而損其志如是則兵精而

起報效之恩矣由是而昭武勇以示威修戰備以利用謹關
隘以辨奸遠間諜以防詐服吾之守以候敵之戰將見授之
無難規之無隙虜知吾之有守矣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虜
吾之不戰矣茲固帝王萬全之策古今不易之道也何所
患之足憂耶否則玩寇輕敵其禍大遠功生事其計危背非
臣之所敢知也雖然禦夷之道固在于治內而治內之要莫
切于治心故心存于正則事無不正而天下蒙其福心散于
邪則事無不邪而天下與其憂

陛下聖心之代發道統之機

敬一有疑因循有註所以預養此心者固已能自得師矣臣
應操持之甚難緊蹙之不易耳夫主人主深居九重攻之者
伺于防微杜漸之戒省察克治之功一未至焉臣恐虛防

一之體有不備復如其初矣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明通公澤以植其本靜虛動直以培其基戒懼
不懼不周之時察識于內外鎮主之辨親賢遠佞俾一舉
皆十十舉慎終始使九仞勿虧于一簣清哇之聲奇巧之
色則曰吾心之賊也使僕之言倒錯之態則曰吾心之蠹也
土木遊田之機宮室侈靡之奉則曰吾心之所喪失而不自
覺者也荒蕪如莽萊業如夢寐保加湯亦保亦靡如文不運
下忘如武則心存而德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可舉
由是顯設于

朝廷而庶幾矣

願布於四海而萬民樂矣洋洋溢于蠻貊而四夷慕矣天地位焉

猶育諸藩之勃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非臣

願也伯益之戒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漢儒重符籙曰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宋儒朱熹亦謂其本不

在威莊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

而在紀綱此端本之道古今一致而實臣愚之所仰望于

今日者也惟

陛下不棄蜀亮

留神省覽見之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聞

天威嚴懷無地不勝惶惶仰望之至臣謹對

丁未科嘉靖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受

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師治教之責惟聰明賢足

迄今百王相承繼天立極經世牧人功德爲大是故道統

之有不得而辭焉者唐韓愈氏乃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子之傳至孟軻而止孟子則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事

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爲臣各有聞知見知之殊其

畧則與果何道歟其授受之微有可指歟宋儒周敦頤程

顥兄弟未幾四子爲得孔孟之傳之緒而直接夫自古帝王

之道統果若是班駁其譜求普迷之功果可與行道者並

抑門人尊尚師說通相稱謂而忘其指歟漢唐宋而下雖不

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間英君雄傑繼世卒無繼焉

四海功烈若諸天地者不可數少果豈不可以當大君道統

之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聖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人心處變之統而

操存弗二我

成祖文皇帝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

人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斯言也真其有以上繼三王遠

之正下開萬世太平之基迨我

列聖克萬而業所以開天常叙人紀者歷百八十餘年于茲朕

祖宗鴻業登殿實惟敬惟一叙典倫敦典禮新

天命拯民窮思弘化理以成參贊繼立之功有司明學不建

虞茲欲遠紹二帝三王大道之統近法我

三

則聖心學之傳合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堯舜禹文之後

以宋上下千數百年間道統之得歸諸臣下又盡出千

一時之論此朕所深疑也子大夫學先王之遺緒於名

歸宜悉心以對毋隱毋遺朕將注覽焉

臣李春芳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本於道道立而後化以之弘帝王之

本於心而後道以之會心也者統夫道者也心有先

則存諸中者無貞純精一之端其於道也爲小成道也者

夫治者也道有弗粹則發諸外者無壯大光明之業其於

也爲小成小成不足以語乎德小成不足以語王道斯

王之所以繼天立極者哉故必本之心也涵乎天理

於內聖之基而後敷之治也若乎天道而有以照外王之

天德王道其極一也然其本則係之學焉而已矣學以純

心以會道道以出治治以希天其在當時也則帝王之治

以立其在萬世也則帝王之心法以傳斯其道統之所由

乎獨之而唐虞三代是也得其似而理漢唐宋是也至于有

宋諸儒則亦講明斯學以異乎聖道而已矣馬可以異帝王

並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體天弘道固心出治以上繼三王道統

陛下則又

神聖縱于天光明斯乎學而治之所由得四遠不悖

融治焉遠二帝三王道統之傳遠紹而無間

祖宗

刻聖心學之遠近連而彌光粹乎無以倚矣乃猶于萬幾之

原等子

廷俯賜

清問且曰宵旰學華不遠寧處良有以仰冀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失章乎微處何所知處可以仰祈

聖子之高一乎謹然謹滿

聖化蓋亦有年其于我

聖道之益及我

陛下心學之精亦嘗佩服涵泳有以少獲其涯涘矣故不敢陳以

對揚

休命乎臣嘗聞之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判道在聖人

人者

人者道之宗也又嘗聞諸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元后者人之王也

則道在天下安得不屬之聖人又安得不屬之大君也義

放三代而上位稱其德達而在上者莫匪聖神而道統之

有自來矣請既

聖問而條陳之庶幾以往者與未立迄哉無以稽矣故陳食

之所稱率自堯舜而始愈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是立功立言

異以言千道統則均也朝謂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

禹舉而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武五

有餘歲若伊尹萊來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

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王則見而知之

孔子則聞而知之是見知聞知雖殊以言乎道統則一也

觀孔子有志三代之表而自傷其未達伊尹樂堯舜之道

歎歎而必以吾身親見為幸則托之空言者豈若見之行

哉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為獨盛而道統之傳非帝王

能當也何也夫所謂道者非徒以其道之心也以其本之

而宣之化也是故以之經天則陰陽宣節天地其清子以

維地則山川靜翕地道其平以之總民物之紀則百姓

和萬類咸若民物其熙乎道散章而道統濟濟實政又而

心昭焉體用一源者也微帝王其幾能與于此哉然求其

則心焉蓋之矣究其功則聖焉蓋之矣何也非道無以

下之治非心無以會天下之道而學也者所以純心以

疑道似出治者也夫漢學乎斯固帝王之所不可無者

故格于上下堯舜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為學者則曰

允恭其所以為學者則曰清恭焉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

然求其所以為學者則曰清恭焉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

其至也三代有道之長禹湯文武之道亦云盛矣然求其

以為學者則曰勤儉曰執中曰緝熙執敬其所以事其心

何如其至也則夫治之所成黎民於變也四方風動也文

誕敷也萬邦猶懷也燕及皇天會朝清明也唐虞三代之

統乎其不可及者謂不本于此哉德至此而後謂之天德

至此而後謂之王道若夫皇朝伊尹甫臣贊協之功固不可

長而宅中圖太以恢弘物理盡中建極以臣道道微者

諸臣所得而專之哉故易曰地道也要道也臣道也地道

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三代而降本圖長久者莫如

宋其間英君臨辟撫世宰領德澤加于四海功烈著諸天
者亦不可少誠有如

而日與風雷不得而有其功何也太和之充溢天實司之
日與風雷效其勤而已矣可與天道道乎知日與風雷不

成祖文皇帝為生於後不經鴻極其治化之隆真有以遠追
三代之盛而超轍漢唐宋之上矣然其所以致治者則莫
本于道其所以體道者則莫非本於心其所以有心以體
道以出治者則又孰非學以基之也哉

聖制所謂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人心虛靈之機

授有勿二哉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之
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帝王相傳之要端在是也然則書家

我

一祖聖學之精則存心一經與夫聖學心法尤其至要者豈有
錄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於災祥者備載以垂訓而子孫

之恕無敢戲豫者尤致意焉聖學心法凡有關於君臣父子

之道者評述以迪後而于教天法祖用人理財者尤申重焉

則我

一祖之所以為學者具見于一書而精義更一心即二帝三王之

心太和咸熙治即二帝三王之治天德王道巍然煥然又豈

以我

列聖之所以克萬世業開天常叙人紀歷百八十年而

聖學之精者有於是也恭惟

聖明聖智之真無精一統中之學心之所證者與天地合

其德治之所成者與皇王匹其休輝今大流衍百姓太和

德洽于中夏威行於蠻貊至治之盛達于上下而休徵畢

千古所未有也臣何幸躬逢其盛哉臣當編類

陛下之所以臻此者信本於學而學之精實與要則又莫過於

教一之一族而彙倫之教典禮之教所由出也臣請得而廣

之其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備而行之惟德是操蓋言道本

於心也其曰匪一弗純匪教弗聚異天動民弗違寧志盡

學以體道也其曰教思純駁應念雖殊微諸天人如微答

盡言治以徵學也其曰邪則恭於庭履孝禮肅于明廷懷

開居反躬以責躬也其曰天視民懷永廷厥慶光前垂後

衍壽盛考祥以祝嘏也諸其目則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其

旨則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其學即二帝三王之學心即二

帝三王之心而至治之成近有光于

二祖

列聖之傳道以臻于唐虞三代之盛天因體信而達聖合七而

測者也存之為天德而日新之盛德以彰達之為王道而

有之大業以昌帝王之道統罔不在茲于臣欲以謀其盛而

且未易以名言矣復何所稱述以為

聖學之序乎然臣聞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易曰日月得天而能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於

陛下之自就也亦曰終如其始又曰日新不已故學必漸底初

底於純治必承貞而後底于化

陛下之學亦既純矣天下之化亦既治矣然

端拱盛清之上一日二日事有萬幾有一之弗得其宜非純

此勅天之命惟義惟廉其辨所為觀戰也四海九州之遠

柔異性輕重異宜有一之弗得其所非治也此一夫不獲

千之事幾辨所為榮幸也學之說者不使其或間化之治

不使其或消夫然後常教常一而道久化成其在茲矣

陛下所當致力者乎其要則在求之心而已矣

太祖高皇帝嘗諭群臣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謂已能若防此心使不妄動則誰能也

成祖文皇帝嘗諭解縣曰心能靜慮者來則應事去知明斷止自然純是天理是

二聖之學誠不外于心而得之也

陛下發以道自任上法乎

三和反求諸一心養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以存其寂然不動之

察之於幾務既興之際以勉其感而遂通之用俾其進而

也神而明也與太虛同其空洞鴻日月同其中臨焉四時

其運行焉萬物同其祥和焉則一德既正萬化以行教

教而自爾其常教一不期一而自爾其常一天德蓋以立

道蓋以薄矣帝王道統之傳不其益光也哉至於用人必

而舉陶鑒之在列行政必允而禮樂刑政之厚教則又止

心之妙用而我

不使其或消夫然後常教常一而道久化成其在茲矣

陛下所當致力者乎其要則在求之心而已矣

太祖高皇帝嘗諭群臣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謂已能若防此心使不妄動則誰能也

成祖文皇帝嘗諭解縣曰心能靜慮者來則應事去知明斷止自然純是天理是

二聖之學誠不外于心而得之也

陛下發以道自任上法乎

三和反求諸一心養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以存其寂然不動之

察之於幾務既興之際以勉其感而遂通之用俾其進而

也神而明也與太虛同其空洞鴻日月同其中心臨焉四時

其運行焉萬物同其祥和焉則一德既正萬化以行教

教而自爾其常教一不期一而自爾其常一天德蓋以立

道蓋以薄矣帝王道統之傳不其益光也哉至於用人必

而舉陶鑒之在列行政必允而禮樂刑政之厚教則又止

心之妙用而我

誠而教天勤民以克盡其代天理物之責一已之明而責任能以率其成既成之功實民以奉天知人以奉權度精切而思惠廣大機之所以妙運而不測也庶民而帝力不知化之所以溥博而無疆也由是垂衣裳而車戢兵革而四夷服太和薰蒸豈有不作政治之盛然有于此義欽惟

皇帝陛下聖之資遠教之一學中和建極仁孝作乎至德凝于淵默而監臨昭辟

神功蓋于

吳宮而休戚協慶輝今至治馨香昭格于上下大化流衍備洽于華夷蓋千古所未有也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干

延策以教

天勤民之遺惠郵許安之豁然臣即是有以仰窺陛下聖道未見求道各渴之盛矣願臣愚學漸精古志切據忠敢

不披瀝發揚以對揚

休命千萬一乎臣惟古聖王之致治也莫不以教天勤民為其務蓋以帝者天之子也天子者父天母地而以養人為責者也以子事父可不敬乎代天養人可不勤乎然知所以教天則必求所以勤民惟勤民之政有繫於實用斯教天之心不徒空虛文矣此又天人合一而不二之理也書觀之詩曰

天之聰無敢怠敬天之論無敢馳驅何如其為教也書曰懷保小民惠鮮齔寡自廟至于日中長不遺暇食何如其

勤也故堯之觀齔舜之養齔禹之救齔之懷懷文王之保亦隆武王之義勝敵勝其責長望億千玄聖而殷泰

于猶微是以教之勤民之政則所關勞不民直利用厚生繼建經康阜惠養育進不至矣故當時治化之隆冠絕古而卓乎不可向矣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

成祖文皇帝親臨子國其後列鴻猷固不容以舉述而其立經憲之大者實不外乎教天勤民而已矣如精誠之淳

大祀之文皆所以崇

祀典而誠天也因早覓旬告饑賑粟皆所以恤民隱而勤民也垂簾萬年燕之謀以暨怡格人者猶歆盛哉

列聖相承授受一遵至我

陛下外契真傳敬承先緒益有以表揚而光大之

郊壇分祀辨正陰陽之位

欽天有祀煥發昭事之忱其教天也可謂至矣躬祈禱以重農事蠲雜租以濟民艱難內帑以蠲用將減員

以節冗費其勤民也可謂悉矣

臨御以來二十有九年于茲教惟夙夜不遑聖慈益昭詳如一日也方今文恬武熙內車外溢天下樂育于太和雍熙之域而迷溺于汪濊茂湖之澤者亦既久矣然民歡有年之頌而

水旱饑饉或時見焉人樂承平之休而如履絳錦或竊者其

毫末猶仍閭閻愁苦胡騎獨無邊陲釋職夫天人之應不

而安豫之功有自今止者豈惟陛下應之亦且疑之矣臣聞進德其說而修德之夫王者求

于天而察洪于地天確然示人焉也必五行四時宜其
後影保合太和之化地確然示人簡也必山岳河海運其
而後者含弘廣大之德然則人君之治天下亦至易至簡
而其致理圖化當必有共濟之義大公之制矣臣聞天生
物不能以自理而命之聖人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聖人以身兼天下之務不能以
理而命之庶幾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
以爲民極稽古稱盛治者不過于唐虞三代然發明遠哲之
德必效岳熙範寅亮天工而後協和時雍之治成焉堯仁
儉之德必百僚師師俊彥求而後文命軍敷兆民允殖之
治成焉至干文武亦必六卿率屬以總之於內九卿分治以
布之干外而後威和永濟之治成焉百姓用康在左君之

叙黎民叙德由臣陳之克難大抵然也且人君以一身處位
千中耳目一聞見也手足一運用也凡民之繁庶務之集非
惟勢不克一而身亦已勞矣臣未見身處其勞而能致人于
逸者也故人君于此亦惟執天下之大機而動之譬之托以
運舟楫以發矢功用神速無難致者固非物物而悉也而德
澤之流普徧而無方矣亦非事事而察之也而神明之用兼
舉而不遺矣蓋所謂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憂
而坐收百官眾職之成功者此爾臣伏讀

聖制曰水旱饑荒苗民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必有
未盡者臣愚以爲懷山襄陵之水不失爲治世焦山烈石之
旱不累于明王化足以成風動而不累于有雨之征德遠以
臻時久而不免于鬼方之伐是水旱夷狄之患而代無之

不足爲有道之累也故昔之言者曰天心人愛仁君猶
與以警動之又曰帝王不慮有夷狄之侵而慮無親之
不貴有衆之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窺而已然則

今日仰答仁愛之

天心曲盡備舉之至計是誠不可以不之講也臣又伏讀

聖制曰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都優厥勤恤之心也歟

乃玩愒食祿不念于民者厥大責

臣等所謂明見萬里之外獨復萬化之原者也臣請發

而矣而極論之夫變不慮生致寇有自天變之來人心之怨也人
心之怨吏治之非也今

陛下憫念黎元心固切矣而所事行于下者或不能精白以奉
休則責得屯而不究矣外夷之侵內侵之變也內備之疎

機之非也今

陛下惠養羣士政固善矣而所以分圖于外者額多苟且以塞
則威嚴絕而不振矣當關四海之制病倖于斯民之休戚斯

民之休戚係于守令之賢否乃今儒科賦歛以效職而無知
宣愚和之政簿書期會以呈能而無亮采靖共之惠慈者

上判民爲國欲悉意貪婪肆行巡獵者尤可畏也夫守令
之官最爲近民使天下皆若人焉則小民其有不困於憂

難日聖

陛下焦勞之思而斯民流離轉輸貼于危亡

陛下得而見之乎兵不能禦敵由於將非其人將不能將由於

刑非其道乃今世爵執將之要習難以責其折衝禦侮之

召募稅賦之粗才初不聞乎聖恩狼施之方甚者

和除常時殘虐多端脫解無厭者才可是也夫三軍之
於一人便將領者若人焉則邊任其有不圖者幾希也
陛下宵旰之憂而軍士扼腕疾視莫之控訴

陛下得而見之乎然則足國安民之道固災黎寇之方豈必
裁盡國官修補則夏后之山川以軍方叔壯猷則宣王
武功以觀今日民生之未遂乎今之責耳邊國之多微
之責耳

陛下知教獎之由思所以救之乎病化理之辭思所以更
乎史有之曰今之卿守民之師帥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
思之不流蓋言守今之任不可不重也任守今之道大約
三品共選其久其任而已矣必先安靜備備之求監
恩深清之失當嚴最極實之條導累資積考之說所謂

通也不移其地雖常厚也不移其官可也他若舉之以及
察之以六條叙之以三式法固亦有可行者也志有之曰
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強輔愼則國弱蓋言將領之任不
不重也在將領之道大約有二儀其簡重其實假其舊
矣必公取舍而不以愛憎加較勇畧而不以難貨進功
而不以賤遠罪必許而不以親貴無特細苛而長其投
起距之氣可也倘從寬假而開放其意擊虎搏之心可也
若先之以六市給之以五權察之以八微法固亦有可用
焉甄別黜陟之典行則賢者相而不賢者亦有所畏而
鼓舞振作之用和則能者勉而不能者亦知自奮以效
是稱強項者有砥礪名節之重宜持風教者有不畏
和德後進科者有勞心撫字之勞誠亦不實者有明

之術而守令得人矣守令得人躬民遠安全飽饒之
無咎嗟若之聲陰陽不至於終蓋氣真不至於支離
訴合而天休滋至何有乎水旱饑荒之患哉設或數有
災沴特作而吏稱民安本業以固所謂有道之國天下
地不能脫年穀不登而民無求色雖固自若矣由是司
者抱良平之器庸能敵者質韓白之才分圖授鉞者必
觀尚其人焉據險阻要者必張仁德王承訓其人焉
得人矣將領得人則有權堅制勝之具而無奔北敗軍之
先登以增其志持勝以懷其謀聞望精神可以潛消縱
有平焉安侵軼之患哉設或繁費未馴災難反覆而後
力劉備有素所謂來則懲而德之去則備而守之事我
可常坐而役敵矣故曰聖人在上日月不暮食雷
不為矣又曰中國有聖人海不待波重三譯而來朝
何幸而得躬逢其盛耶雖然日察其要者有言焉夫善
莫大乎學校而今之守令學校之所備也必謹庠序之教
師儒之職一道德以明履義而不以割裂裝綴為能專經
以正言尚而不以規程課式為藝如陽城之在國乎胡
在鄉學則著我樂育之教與死且好仇之才出矣發居則
端人君子出則為循吏良臣而何遽乎守令之不賢則
大千武舉而今之將領武舉之所拔也必身飭騎射之技
舉文學之科深於兵法明經者錄其事而庸妄不學
其勇而有謀者得以不次之位而重何不之取不學教者
得舉於鄉不有實學者不特舉於司馬則仁義忠信之道
亦正機權之界端矣故無事則為循吏實重之臣有事

廣心于法之將而何屬于無知之不與也
可官者海孔子曰為政在人言安民之本于知人也
身言知人之本于自治也知人之哲盡則安民之實行
之本端斯用賢之遺得此古今不易之定論也况乎
一人之聞見而欲盡天下之賢才力既不能日亦不若
廣道自己以守至正恭己南面建其有極夫然後明目
廣四方之視聽鑑空衡平定百官之妍媸孰有能道其
乎于是乎人必稱官官必稱職大小臣工罔不碎膽竭忠
明職守政治彰教化治而海內晏然矣蓋于所謂正心切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之謂也仰惟
臣下敬一於心無逸示訓敦樸存歷養之功懋將微日漸之事
以正其心者已無不盡矣則夫取以悅身之則

本臣復何言哉抑臣聞之書曰慎厥德惟其始蓋言君子
者未必種于終而勝于譽者或不持于久故四時常運不
其幾日月貞明不改其度王者法天以行復不輕其功雖一
而不已聖學之所以光明也風夜而不息革命之所以有
也今

臣下齊僕對越之心勿懈須臾則恒惡之念無少暇隙固矣
理欲危微之辨間不容髮操舍出入之防實則無時是欲
之以愛勸矣而或味一以因循出之以誠焉矣而取禍之
廣文防微杜漸之戒省察克治之功少有弗至福禍幾
體必將窒而不達表制之用亦有變而不常者矣臣願
陛下始終如一而不離于二三自強不息而無有子間廢
莫見其顯之際教誨于不言不動之轉端莊靜一操其

明達公澤植其本也慎密端嚴其用也長承貞固慎
也根抵于一心而顧較于庶務卷之于通載之術而窮
醇醇之神誠由此立智由此出化由此弘復由此執以此
天則恐懼不弛以此治民則曲成不遺以此任賢則有克知
之明以此立見則妙哉成經緯之用行于朝廷而辨工
矣布于邦國而百姓樂業矣洋洋于蠻貊而四夷來王矣
塞于宮闈而萬物蕃育矣三光耀七政齊路騰驅樂百
遂天德乎而王道終矣此端本澄源之道聖修功化之
臣恩所慙慙懇望于

今日者也
陛下不棄芻蕘留神省覽天下幸甚臣愚幸甚千
大盛不勝欣榮懷越之至臣謹對

兩辰利 嘉靖三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

天命立君以宰於率土必有分理協助之臣所謂鄰哉都吁其之克望不有高賢大良之助豈二聖獨勞乎夫以古元貞朕真是一體上下相資不若茲時之大不同者朕以心腹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讐焉安望為國恤民也朕固無知之哲能官人之智我欲聞是知能之方爾多士目覩朕真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對勿譏勿欺

臣 諸大親

臣對 臣聞帝王之制治於無疆也必君臣相平而後成德教之盛必仁義相濟而後得取臣之方何者君猶天也臣猶地時五行也天道有繫運之神而所以養生成之功者未始

由於四時五行之布人君是維皇之極而所以達政教之廣者未始不賴於公孤司府之承然而君之於臣也其心一其任專故每盡夫使下之道而臣之於君也其分屬其事職或未篤夫事上之誠於此而欲取之有方以致乎相平之美相之協助以臻夫至治之隆必也仁義之相濟乎仁也者運之以恩而啓其報禮之重者也義也者裁之以法而格其頹靡之私者也有恩以渥之則臣皆衆忠愛之忱而不忍欺有法以裁之則臣皆存寅畏之念而不敢欺愛畏之情交於中而靖泰之節著于外由是百官盡克廉之道庶政有維和之外猶之四時之各宜其氣也五行之各司其候也而天道之於上者自然高明而悠久不言而成化矣此唐虞之世所以明良喜起而道協於一心德業光昭而治隆於千古也

相佐美而不淫之以恩則情屬弗聯因非同心同德之義

任仁而不義之以法則意乖弗著世所以識其自導自

忠哉是故君臣相孚斯德業之本也仁義相濟斯取臣之

也所以比隆唐虞而致治無疆百端不外是也恭惟

皇帝陛下

言則明純粹之資

行則中正之德

宗然德道而上通

天職之神

推誠任人而亢升大猷之治

盡倫盡制振君師治教之權

嘉穀建於闕第王精微之學

宏命敷於四海

舉教達於八紘德已崇矣業已廣矣然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干

是

俯賜清問即臣等目觀之事聞臣等知能之方臣等草愚區區

記仰承

應意然人臣之道事君之義臣等之素矣敢不披瀝以對格

一耶臣聞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蓋言天為萬物之祖

不能盡左右之方故擇夫聰明之靈者而隆之以君師之

是代天之選者君也當以天之心為心者也禮曰設官分

以爲民星臺言君出應物之自然而不能兼百職之繁故

才之可任者而委之以輔理之責是代君之事者臣也

君之心爲心者也君以天之心爲心其道法天而不私以
心成化爲至故君道常主乎遠臣以君之心爲心其道微
而不二以夙夜匪懈爲至故臣道常主乎勞辱稱諸古帝
之德欽文思允恭克讓致至極而無以加矣然其所以
時臨於世之休者堯非獨爲之勞也舜禹若叢和授時業
百揆益山澤禹抑洪水稷非賢良之臣爲之惠濟若
分理爲助於下耶故稱堯之治者謂之則天言其同天
爲而禹湯平無能名也帝舜之德治於文明溫恭允塞亦
極而無以加矣然其所以致四方風動之治者舜亦非獨
之勞也當舜若禹禹明刑授發稼播伯夷典禮后夔作樂又
孰非賢良之臣爲之舊唐書而分理爲助於下耶故稱
之治者謂之無爲言其得人之甚速而盛德茂以加也

唐書

卷

抑治至於唐虞亦云極矣爲君至於堯舜亦可以無憾矣
其必任乎臣哉如此則夫君享其逸臣任其勞固天地之常
經而萬世之定論也但君之視天下也猶一身而人臣則
自私其身君之視天下也猶一家而人臣則或自利其家
自決虐而下遂於宋元風會日清浮靡設設其間也臣民相
歸不無可稱而求其百僚師師如古唐虞之盛殆不可多
矣洪治

太祖高皇帝建國基業天立而一時豪傑之士雲附景從
劉基之明顧宋金之行待遠之沉寢常遇春之勇魯陶
之威王禕之忠自多晉進之輕進列之後先同心協德
共成一代光明之業文敷濟美而永貽萬世無疆之休固
哉

太祖天錫膺聖而致臣有方實亦一時諸臣慶知遇之隆乘
之節忠愛而不忍欺實畏而不敢欺也今我

皇上

久道成化

終心用賢委任之專也諫諍不能揚其情資成之久也進退
以行其志一有微能則用而受之任不惜大猷猷之德
有微功則因功而加之賞不靳大猷之賜至於禮意之
渥益乎若陽春

訓諭之叮嚀然如文于

目下之所以待群臣者直可謂推心置腹而相待一體者矣三公
九卿百司庶府固體情之化而共荷天生成煥而裕之恩
感思沃潤亦更相洋屬勉勵周營嗚呼求不承於恩

聖

聖

聖

親於乃心然而人心不同智愚相遠則今觀之臣未敢爾
如唐虞諸臣之良也亦未敢爾盡如

國初諸臣之盛也伏

聖制有曰天以古之元首股肱重是一體上下相資不若茲時之

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視我此體焉安望爲

國恤民也臣因是仰

陛下之心任賢所以爲國使臣將以恤民是誠以天之心爲心者

也凡茲臣庶咸宜

陛下之心爲心而今有不盡然者將安所過於天地間耶然臣

聞之治世非無小人自親乎其意小人亂世非無君子自

乎其爲君子方

人道德太平世豈盛治而諸臣之中則有不率者是亦治

小人也不可以是舉脫諸臣也顧所以取之何如耳今欲
首服脫相為一體君上臣下道每相資非古之腐為然而
獨不然也長以古之人之心即今之人之心而今之士習非古
士習古之人臣其風君其猶元首也其事是君與諸股肱
衛元首也皆根於心之不可解而發於情之不可遏愛而
信不取有一毫之自私也敬而門意不取有一毫之自暴
而令之事君則有不盡然者生而論道非無求忠諫之臣
而求欺諂媚者亦有之矣起而作事非無效忠盡力之臣
而忌事苟諂者亦容有之矣藩屏四方固有旬宣而惠和者
而尸素養望亦未必其盡無也落座分間固有致力而失心
者而損成失重亦未必其盡無也此其心非始於一念之自
私則歸於一念之自慊惟自私則怨愛之權歸而不能還

真誠以服務平王事惟自肆則敬畏之心忘而不能備恭儉
恪以祗若乎明威以此為國安望其輔理之功以此為民安
望其勤恤之政此誠有如

陛下之所論也然而自負其心則亦自貽其威若萬物之自棄於
大達而奚處於天地之化乎若人子之自求乎順德而奚損
於父母之慈乎

聖制乃曰朕固無知人之哲庶官人之智而下詢臣等以知能也
方其為臣

陛下既無私明見萬里之外

既剛斷斷德我政之義辨邪正之達而凡臣庶之隱微咸得
其情一日月之照臨而萬物莫不被其光也盡委任之道
凡大臣之任使各因其才一四時之順布而萬物莫不討

所也然則知人之哲能官之智固已曠千古而兩得堯舜
臣愚一得之見則有仁義相須之說焉謂之仁者非姑息
謂也念一體之係而推容保之恩使之親而不相聞耳謂
義者非刻薄之謂也防慈愛之流而用威克之遣使之尊
不相玩耳斯二者在

陛下已預委而時出之而臣復以此為言者蓋以諸臣之中賢
殊逢固有鐵仁以圖報者矣而亦有見義而後為固有感焉
以作忠者矣而亦有畏法而後勤勉者矣不可以一例齊也今
陛下之於臣等之以辭秩榮之以聲名忠信以孚其心雖義以重
其任仁無不至矣意者一於慈惠則恩委而不以恩恩過於
寵榮則寵加而不以為德德兼忠竭誠者任之彌專可也其或
懷欺而徇黨則天討之彰可不行效效忠盡力者委之

可也其或怠事而苟諂則嚴懲之典可不立欺旬宣和惠者
進之榮階可也其或尸素而養望則三載之考可不嚴效
力矢心者託之閭外可也其或損威而失重則三錫之命可
不慎歟又或間行不測之虞以矯奸究之志屏中核實之
以稽文飾之奸某稱賢能也必審其賢能之實而名浮於實
者在所不庸某稱謀量也必核其謀量之詳而輕浮於功者
在所必黜某也任某事克勝其任之可也苟受重而怠事
則懲其慢之緣某也舉某人不負所舉賞之可也苟阿比
而徇私則治其欺罔之罪推而至於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由
大臣以督監司由監司以督守令漢池之弄兵未息則知其
保釐之才疎閭閻之貧困未蘇則知其催科之政急嚴明
賞罰而大起精明之功振振乎紀綱而痛痒因循之弊

下洗滌心志聚會精神如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皆於元氣從令於天若呼吸運動神應感從而莫有不曾焉斯則義之凡也而實所以濟乎仁也法之義也而實所以濟其思也凡此皆屬感乎仁而與忠愛之忱服乎義存實畏之念在內者務啓沃之忠而思所以盡其道爲國之同心輔政爲房杜之明斷相資而坐而論道者固不更爲汲黯之嶺重壯猷爲陸賈之竭忠贊襄而起而作事者固不動矣在外者效承宣之能而思所以供其取爲興隆之舉寇渤海爲文翁之興學成都而藩屏四方者固不勤矣爲度之前平淮蔡爲韓琦之生擒西羌而擁麾分關者固不矣元首則於上而股肱懷廟翼之誠腹心置於人而手足兢兢於之戰如此而善起廢歇之盛豈徒尋美於虛虞而過此非臣之私言也唐虞之時都俞呼咷而上下交孚太極若氣象固可想矣然而四凶之誅未嘗少貸焉是未始不義之以義也我

太祖之時群臣協心而共成大業情意之浹洽固云至矣然而奸之辨因而作傳焉則亦何嘗不義之以徒耶蓋仁者天地之和氣也義者天地之肅氣也人君權天而出乎治憲天而立夫極則法其和而爲仁法其肅而爲義其道固所以相濟而不可以相無也然臣又聞之先儒曰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故天地之道和風甘雨長養萬物其機未嘗或過而雷厲之震雪霜之凜則一時見焉是仁義之用雖天地固已酌而施之矣

陛下 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如和風之鼓舞甘雨之滋潤天下

彼之而聞一行義以通惡德奸固有斷不至於避者然天之心憲天之道準過於仁而無過於義此聖臣之所以瞻仰望於

陛下者也知事可罪也或原其過深之情言雖惡也或諫其惡之機包荒之度而罪宜從輕開還善之門而刑過無小天下皆知

陛下之用義也乎其所當用者也其裁之以法也哉乎其所不得不裁者也而凡人臣之沐浴於深仁者固已德一而心同其自權於罪惡者亦皆心悅而誠服如萬物之於天地然雖覆之而無憾如人子之於父母然雖勞之而無怨矣此之謂仁育義正相兼相濟固不以恩而廢法亦不以法而傷恩斯天地之陰陽而帝王之中道也乃若壞數彝之大機用增之大柄使天下士即未仕之初而預養夫忠貞之志當既仕之日而益堅夫黨禁之貞則學校之教焉謀之法殆亦不可獲焉蓋學校之設風俗之開也今仕初習可學而其心多疑衆身肥家爲國則及其筮仕也授以官秩而藉爲厚利之資委以任使而視爲隸走之地爲民養之無素而安望其忠盡然則豈敢必能忠哉如古三物之教六德之修使窮民之日已而天下之臣之長知范仲淹自秦才略遂以天下爲已任而後已其忠不啻其忠而忠者愛國自有其所不容已矣夫天之於萬物之別也今庶官四職爲奸而與忠或不得其情偽之實則雖亦聽夫考課也然賢者未必愛而爲善之心日弛不肖者未必斥而僥倖之心日甚黜陟幽明不失其度而安望其能勸懲耶是故必嚴考課如占八法之治

條之家使不才之流不得監夫名器之重如三代盛時
及私昵賄問及惡德則忠貞之臣庶幾益加激勸而
澤亦在所不敢辭矣此二者亦皆所以行仁義之道而
人臣以效忠者也若夫明哲以知人論官而詳使則昭
陛下能明忠貞之跡事耳而臣又何容贅耶抑又有
德原於天而根於心心焉既正則一念之慈愛即爲
之禁制即爲養時而出之並行而不悖兼而指之參
偏皆此心之妙用焉耳臣竊

陛下益純敬一之功慈養淵明之德腔心正極而應
之絕矣而務底於經邦有剛健之體矣而必期於不
明之中萬理咸備公溥之內至德維全存諸中可

達諸外可以發天機特焉以仁而用恩即天之和
也時焉以法而用義即天之嚴烈而不過也王道普
美庶官咸效願之風

至治保千無疆而

萬壽引于萬壽天下幸甚臣幸甚臣不勝恩連月費

宸嚴不勝戰慄悚越之至臣謹對

六歲科屬

聖制曰朕有君天下者興化致遠政固多端然務本

修備乃其大者嘗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達又曰

或兵以戢暴之徒夫成王初授大政而周公即掩卷以此告

之其意深矣朕仰荷

大眷獲嗣至基自昔寡昧未聞于理當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謚

成祖文皇帝謚不謂乃知王業所出與民生之不易及親

訓所居安忘備之戒又曰兢兢業業終年臣民耕藉于南郊

又歲時遶更衙固禮園博求制廟長家亦欲庶幾乎却輟諱

或以觀揚我

二祖之光烈聖業興隆而實政未嘗暫懈雖勤而武備猶弛

方浮情者衆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業歟自

也然之法壞而商賈俱困邊儲告乏今欲舉之其遺法尚可

復歟陳廢臣知書報哉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歟議者或

言宜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士卒計將安所決歟朕日夜聞

慮安梓之策莫急于期而行之朕效其故何歟抑其機要所

在未克振舉故入平實用功難對成歟諸士習于當世之

務久矣其如終我

皇朝聖訓昭示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期以告朕將來而行

臣對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撫兼舉而後可以成天下

之至治必明斷並行而後可以收天下之實功何也君猶天

也凡內而中國外而四夷皆覆育于天而爲君所統馭者

惟天好生而覆轡之用並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撫之

兼舉而不遺故務本重農以厚民之生而于以成順治之

治兵修備以固國之防而于以達威嚴之化是二者誠有

者之先務而不可以偏廢不可以緩圖者也然非明以燭之

于先而斷以行之于後則雖外恭乎安內之名而實效明

置從軍于撫外之文而成功則泰其何以合內外之治而用

舒夫宵旰之憂也哉故必君以實心主之而委任以責成者

恒出之以英明果斷之勇臣以實心效之而分猷以宣力者

每竭之以左右贊相之諫然後君臣道合而百度自上下志

同而萬化備中國可安四夷可懷內可順治外可威服而久

皇帝陛下以

聖神之德膺歷數之歸

至誠鑒者

恭已臨民天下臣庶孰不翹首而觀拭目而望以冀治維新之

化而

陛下方且望道未見求治愈殷過特進臣等于

廷俯

賜清問惟惟平安內攘外之策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

雖然

陛下此舉益將採而行之非虛飾故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

之臣以實應之則今

陛下以實求之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耶 竊聞之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之

民所以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責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
生養而安全之者其道實法乎天此人君所以與昊天同
道也夫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則凡曆象日月以經天之時
圖經野以相地之宜立綱陳紀以定民之係安養德而以
物之有皆所以興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
語其政之大者則惟曰務本以重農治兵以修備二者而已
何也蓋國以民爲本而農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心也農
有不重則衣食無所自生而啼饑號寒之民且將有轉死于
溝壑者矣君固代天以任養民之責者也而乃使民無以爲
生可乎兵有不治則備禦無所由固而寇賊剽之於其將
有驍首于鋒鏑者矣君固代天以當安民之責者也而乃使
民失其所衛可乎是故成王初親大政正天心而降之歷人
心觀仰之時也而周公所以倦倦於告戒者一則曰知稼穡
之艱難乃遂一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是豈無深
意而漫爲是言者哉蓋以知稼穡之艱難則農事修而民食
有資人君養民之責盡于此矣知戎兵之當詰則武備修而
民生有衛人君安民之責盡于此矣夫人君而誠使民之得
養也民之獲安也向何化之不可與而理之不可致哉故稼
穡成功而永清之治乎前而有光寺在四夷而重譯之朝食
遠而不替此古今之利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誦周公之功者
亦至今不衰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紹興有曰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祭鬼神之實
享其必由農乎大哉
王吉言詩手重農之意也

成祖文皇帝務本有訓首舉
太祖創業之難次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以昭鑒戒許
聖賢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
祖訓一書親教子孫將練兵之屬居安思危之憂則當時所以
民之命嚴民之衛者蓋周至而備盡矣故民皆樂業而太和
之治允洽夷貊貢琛而來王之休益昭內固無不順治而外
亦無不咸服所以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啓我
永隆事年無疆之休者端不在此哉惟我
前郊則一、兼之之意已切至而不虛而又
是勸遠吏使固守博求制虜之長策則一念防邊之心已
是爲而匪懈其于
一祖之所以垂訓已身體而實踐之矣宜農事修而民無不遂之
養武功振而國無不安之民也乃今華典雖舉而實政未子
啼饑號寒之民不惟見于窮微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
有不免焉督責雖勤而武備猶弛寇賊奸宄之發不惟見于
窮邊荒服之外而弄兵亦于亦有未靖焉則所以嚴民
皇上宵旰之憂而不遑殫述者良有以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
故矣試以農言之方今四方之游惰者多歸農者鮮此生之
所以不崇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
皇上欲驅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無他惟農殺粟而已矣
蓋農者民之所資以爲生也民終日不食則饑餓隨之遇人
挾末技而輕去其田里者豈民之皆不樂生哉殺賊放耳我
國家于常賦之外罪有折罰豈有乘機初非不恤故也獨以

用不變而見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說有解銀之額而
人之用日漸輕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願貴五穀
藏金玉而賤然使如百穀之重如鬼籍之所委焉則激勸
導之下豈無力本之農矣乎如是而農民之有失業者未
有也若夫屯政之修鹽法之理又厚農通商之最大者獨
可謂而行之乎臣以為法久而弊者勢也過變而通者權也
故屯種之出沒于山石而將休之卒服屯屯之政也
久矣然不曰湖山斥鹵之可墾關乎好農敦墾之可設人
手游手游食之人之可聚率乎昔韓重聚之田振武郭子儀
之耕河中使登等諸民者與不過假不耕之地而收無窮之
稅耳今宜通為之制田之見存者履畝而正界兵之廢農者
間歲而代耕而又時由召募之今各異以可耕之田則經界
定而優併之好不却屯聚聚而樹藝之功可勝昔人謂其實
民力之最大者正謂此也工本之鈔既難于補給而守支之
商又困于折兌鹽法之壞久矣然不曰錢鈔之用有當均者
乎輪納之粟有當復者乎私挾私販之令有當嚴者乎昔管
仲之煮山海制晏之幹淮鹽徒豈括諸其民者歟不遇其
權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為之制重鈔法以收實餘
鹽而使鹽有所償輕牛納以招廣商人而俾鹽無所滯則
得實利而法禁可施尚有餘費而正課自溢者人謂其飛輓
之最速者正謂此也不然而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法禁
愈嚴而鹽法愈不理辟之賢者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標亦猶
必斃而已矣欲農商之兩利也胡可得也以兵言之方今
疆之地曠虜匪茹臂報歲闕此備之所以不嚴而武之所

宋張也今
皇上誠欲奮天下之武而克壯其猷其道無他唯重將帥而已
蓋將者兵之所恃以為主也兵一日無將則喪亂從之近
食庫儲而輕難其卒伍者豈兵之不衛主哉將輕故耳今
國家于沿邊之地分撥以參將專制以總兵初非不重將也
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輕武於是有一絲一毫以給之有
而文法之非日加番矣果安其處敵而敵勝也故有
顧重其權專其任而蛇然使當一面之寄如趙充國之所
為則委任責成之體豈無敵愾之勇矣乎如是而沿邊之
竊發者未之有也若夫戡守之策訓練之宜又安邊保邪之
最急者獨不可議而行之乎臣以為一勞者永逸之策也
費者久寧之道也夫今之屬非昔之虞矣雖舉島嶼東
勢既殊而狼奔豕突險阻之地難憑此當事者所以苦于
守之難也然竊計之舉匈奴之衆曾未足以當中國之千
而卒未有能一創懲之者其故何歟無乃先登之謀未定而
積弱之氣有未振乎兵法曰寧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勢也
客之幾也故昔高麗之伐虜方也不憚於三年之久而孔
之全蜀也不辭夫六出之類彼豈好為足窮兵哉誠以不
之於前則後之憑陵者當未艾而不制之於我則彼之窺伺
者日未息耳今醜虜之猖獗既如此而猶因循委靡不思
以振作奮勵之術則何以成中興之治而保邊境於無虞
哉故臣即今之勢以權戡守之策必也其先失要于邊必
戰為守庶可以折方張之虜而夷不拔之基也今之兵又
昔之兵矣銳氣消阻怯懦懦已成風而勞費不貲可虞又

告廣此當事者所以病於訓練之難也然臣竊思之即
之士固素稱多慷慨之材而卒未有能一飭練之者其故
與無乃屯墮之政不舉而給餉之期有不時乎兵法曰子
倪穉士有饒色此飽饒勇怯之勢也故昔孔明之討漢賊
急於五丈之屯而唐宗之伐大難思仰於江淮之賊彼豈
爲提民戢賊以未暇而不具其令則不可以得其心將戰
不與其心則不可以用其命耳今邊兵之宗處既如此而
乃文君不思所以長處却顧之道則何以振雄揚之武
致殷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即今之時以究訓練之宜必也
先選財乎蓋必財以爲善庶可以作有勇之氣而威于
積也已不然則聞敵而破膽者既不能戰也而何足與
接屢以辭情者既不能盡也而何可以加訓練之責其
臣等之痛而不奮三年之艾亦終無得而已矣實中外之
歸也胡可得哉雖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難而行之難人君之
道非求言之貴而用言之貴知而弗行猶弗知也求而弗用
猶弗求也臣伏讀
聖訓有曰朕日夜圖謀安撫之策莫急於斯而行之廢效其故
臣等以爲
陛下特木實之行而臣下亦未能負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廢
則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
二歲所以重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虛語也而抑別有要機之義
爲振舉之術也哉臣以爲誠言貴廣也而察之尤不可以
明察言實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斷伏觀
聖訓之訓有曰內外大小皆具其言當聽即付所司施行諸衙

母得阻滯是言也其兼明與斷而出之者矣故臣願
陛下審精明之氣大明作之功較所以當貴也則斷然以貴之
不狃於近利之欲將所以當重也則斷然以貴之而不惑
一偏之見屯田監法以次而舉孰守訓練捐機而行其始
簡與賢以使之而不賢者弗庸其既也分眾職以任之而不
職者必黜賢否欲明其辨昭然如日月之行於天而光不可
掩也貴則欲必以信然如雷霆之發於天而威不可測也
然後聖主其權臣能其事上作其氣下放其能守令司民牧
有誠知重農而勞心於撫字則國無不闢之野而野無不耕
之民者可樂也而何游民不歸農之患哉將帥司兵柄者
知奮武而盡力于封疆則士無不振之氣而國無不保之
者可樂也而何憂狄不率服之患哉蓋惟明克允惟斷有
者既並用而不偏故內安中國外懷四夷者斯兼舉而不遺
周成王之治固不得專美於前而我
祖宗之業之盛又將斷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機之所在而所當
振舉者哉抑臣又有
獻焉心也者萬化之原而明與斷所從出者也使其心純乎天
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則明斷固渾然而在一以私意
蔽之則明有時而昏一以欲累之則斷有時而失其何以生
宰化機而役使變動哉宋儒范氏曰君心唯在所養故臣
陛下存養省察以體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采以大其
心親賢遠佞以純其心一念之萌則曰我其志疎惰之歟矣
乎一慮之興則曰我其志怠兵之詰矣乎然後心無不存而
可以全明斯之德可以保安康之功此臣之愚思惟懼而

已也伏惟

陛下少垂察焉則臣愚幸甚臣草莽下士不敢忘諫于百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對



甲戌科 萬曆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哲后膺乾展弼納誨未有不以興學勸政
務者乃嗣朕之初九斤焉若伊訓說命訪落無逸諸篇
哉其言之矣三代以還強學勵精之主代有作者然考德
治猶未可匹埒于姬劉別曰唐虞又行可疑者復分諸
周太平御覽晏日不廢講諸學非不講矣而興造諸書獨
于馬上行之不事詩書者何歟衛石程書鄧士傳贊汗迹
服日而忘倦政非不勤矣而致理之效猶獨稱明修玄
淨無爲者何歟朕以中年履祚未滿十理惟仰遺教
道命篇學親賢日勤觀覽細大之務悉咨諸臣以東厥中
夜孜孜罔敢暇逸亦欲庶幾千詩書所稱無疆我

一編

人宗之不絕然論者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蓋不在章句間也

不知舍章句之外又何學歟又或謂主好要則百事詳所謂
要者果安在歟往代陳謨有禪正始初賢良三策論言人
俗永光言恭尚及治性六戒勸學四儀初元節儉建初節
煩苛先天元祐十事治平三制熙寧稽古正學定志崇論總之
不越此二端矣可得而悉歟之歟亦有可行于今者歟爾多
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其爲朕折衷衆論充其指歸典
學何急立政何先或言今異宜創守殊親悉茂明之以副朕
願始焉初之意歟

臣孫繼皋

臣野閣帝王之繼天以立極也學必務乎其本而後天下
之化原以端政必需乎其要而後天下之化機以運何者

君之學非徒以治聞爲也。蓋神于有靈。靈達于穆清固。靈以乘之。道統所賴以衍之。子集薪者也。本之弗務。則不遇。口耳之學。而何以造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住智也。負君師之責。立政教之宗。固義皇以來之治統所賴以引之。不替者也。要之弗審。則不遇爲衍飾之政。而何以要示王道之極。惟求端于本。而不徒事乎口耳之粗。則愈退藏而愈顯。而不以浮而亦以利外也。所以同天而大化之。此于端矣。然博其要而不往乎衍飾之具。則愈。此于此乎。通矣。學以基政。政以顯學。道合一而不偏。務其本。政舉其要。事不勞而可據。自古帝王不出。黎勿之。而道積廣。躬允底于淵。繼神之。不假。之。其理通。于淳龐敦大之盛者。此道行也。况出震維新正。命。繼承之日。繼繼方始。尤人心屬望之初。可不循其所當。者。以爲典學之本。擇其所當先者。以爲立政之要也哉。欽惟皇帝陛下。

躬不世出之資。

具大有爲之略。

登極一詔。萬方同愛戴之心。

平臺一詢。百辟起欽承之念。

命。習問。故。六。爲。而。顧。說。不。忘。一。聲。與。堯。讓。之。式。

帝。鑑。圖。說。而。長。覽。不。忘。一。湯。盤。武。凡。之。銘。近。又。聆。

繼。廷。之。御。

嚴聖王之飭。蓋學已動矣。政已廢矣。然于唐虞三代之。者不自滿。假。延。等。于。

廷。俯。賜。

消。開。首。舉。商。周。之。訓。次。及。漢。唐。宋。君。臣。之。事。而。綱。象。等。以。典。立。政。之。要。領。始。篇。初。之。規。章。意。旨。等。習。先。聖。之。術。明。當。世。務。有。足。以。齊。萬。分。之。一。者。乎。而。非。其。人。也。雖。然。臣。愚。學。稽。古。志。切。竭。忠。數。不。按。歷。數。竭。以。對。臣。聞。之。君。者。天。之。子。所。民。之。主。也。其。理。爲。往。聖。繼。絕。學。也。其。責。爲。萬。世。開。太。平。者。教。美。玉。弗。琢。則。射。斗。之。光。不。生。寶。鼎。弗。試。則。映。宿。之。輝。不。發。人。聖。學。則。光。天。之。德。不。經。其。矣。哉。學。之。不。可。已。也。然。不。其。而。始。學。如。日。中。之。光。少。而。好。學。如。日。中。之。陽。嗣。服。之。始。學。其。不。克。要。乎。共。得。不。具。則。師。範。累。難。正。音。現。無。不。其。不。能。成。方。員。仁。政。不。立。則。義。濟。不。能。平。天。下。甚。矣。哉。政。之。不。可。已。也。然。不。日。能。慎。其。初。如。未。雨。之。集。不。慎。其。初。如。直。突。之。薪。嗣。服。之。始。政。其。不。尤。要。乎。是。故。臨。朝。願。學。臨。政。願。治。尤。爲。首。后。者。皆。然。而。始。尤。重。也。論。學。以。輔。德。論。政。以。輔。治。凡。爲。良。焉。者。皆。然。而。始。尤。切。也。粵。稽。商。太。甲。高。宗。聖。守。成。者。臣。考。其。初。則。有。伊。尹。傳。說。之。誨。矣。人。紀。肇。修。風。紀。致。嚴。非。我。之所。爲。訓。王。者。乎。遜。志。乃。來。聰。明。時。審。非。說。之。所。爲。詔。王。者。子。臣。言。焉。君。行。焉。此。所以。終。允。德。而。端。股。邦。也。故。終。商。之。世。訓。曰。中。興。之。令。主。者。必。推。太。甲。高。宗。也。載。稱。諸。周。成。王。亦。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周。公。之。誨。矣。紹。庭。上。下。旌。厥。不。非。而。落。之。詩。所。爲。作。乎。我。稽。難。治。民。厥。慎。非。無。遠。之。責。所。爲。戒。于。臣。言。焉。君。焉。焉。此。所以。觀。取。之。而。攝。大。綱。也。臣。終。終。

之世而曰繼述之賢君者必繼成王也然學動矣而所以其學者有本政動矣而所以立其政者有要三代以復此不明強學之主誠代有之而薄靡之風盛矣先武夜分而昧三公之體太宗咸周太平御覽而失兄弟之義仁宗日不廢讀而奉夷狄之禍乃為棄之速反出子不事詩書之漢高此其故何也詞章誦古帝王之所以為學者不在故學非不足務而務非所以務者固不如器遠之資之足以有為也屬精之主誠代有之而刻鵠之習興矣始皇衛石室而遺其秦亂文帝衛士傳授而盛述附亡蓋宗汗遠衛室日財忘倦而賈誼唐虞乃致理之效反出于清淨無為之漢文此其故何也讀書期會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不在焉故學非不足勤而勤非所勤者固不如玄默之修之足以有政矣

卷五

天啓休明生我

皇上

日親講幄而與易之際討論不輟

日君臨臣而細大之務委任不貳蓋法天行以勵學獨越于重句之外應天道以出政深探夫理道之原即商周之主不難通之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我

二風

八宗之不給與足以振揚于不墜矣顧臣伏讀

聖訓有曰論者謂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又謂主好學則百事興

有以見
陛下之心望遠未見之心也求治無已之心也夫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此程顥之言也所謂知學之本者也主好學則百事興

詳此有卿之言也所謂知政之要者也故在代之恒存其見以陳正始之議而往代之君亦各因其謀以陳正始治如仲舒賢良之策析天人也王吉變俗之論正風化也衡香向之疏與夫治性六戒勸學四儀之陳崇德政也賈誼節儉之勸先敦朴也陳寵滌滌煩苛之議尚寬厚也先天下則有姚崇之十事明時務也元祐間則有呂公著之十事治紀也在治平則司馬光以三制進董道也熙寧間則張頤以稽古正學定元祐也熈寧間則也此其言則人人家

柳堂書上四君復而人

主學以心下學以耳欲得其本觀沁之理不可不讀也要

在哉國之用人則裕自用則小欲得其任人之道不可不

謹也諸國

聖問之所及而極論之

陛下終篇策臣曰典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劍守殊執

茂明之以副朕懷始焉初之意臣愚以為人之一心操存全

亡其幾至可畏也况人君之心百欲伺之一念弗純欲且乘

之以人焉其係于學之進退非渺小也必也主敬于淵默

中研幾于獨知之地夜氣清明則有常惺之法平日好惡則

有允執之功大庭臨御則發于天鑒之在茲官闈秘密則

乎神明之若對至誠的主善為師不離不息允達為期

王為學之本或若其是在是敷敷則水滿澄之終日止見得

不過一幾方員其弊誠不可以不續也敷日日月久照不

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聖人久于其道不輟其功明也
爲學聖德之所以執也非博經繁緒總其工疏疏終然
此也臣故以爲學之本也人之一身應務側物其事尚
兼也况人君之身百責萃之忠賢弗任事且困之以繁
任于政之得失非小也必也精其選于未任人之先專
任于既得人之後雖曰在前則委心聽順山南任後則改
納適廷有顧政則授之斧鉞而不疑即縣有隸黃則
覆而而不惜不聽謬言不資近功惟一以考厥成帝
爲政之要或者其在此是歟譬之車馬輪轅使飾非人弗行
父爲御一日千里誠不可以不審也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大厦之才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明此以
立政聖治之所以擴也非形神獨屬身從事沾沾自好者
比也臣故以爲政之有要也然要而論之則執心以爲學而
任人之本以端是故有竊照之主則四友同心有教勝之君
則十人衆進傳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謂也任人以立
政而進學之資益廣是故有仲尼之詰則湯德丕顯有尚父
之戒則武德日休經曰朝夕納諫以輔台論此之謂也於乎
此天下之化原所以端也天下之化機所以運也乃臣之所
願者抑有進焉以

足師而求其所不必行者獨求其不必學則容之愈廣而
之愈遠將有務爲迂闊之談以欺
陛下如王安石之取神宗者出矣求其不必行則更之愈急而
之愈壞將有尚爲刻薄之政以罔
陛下如公孫鞅之取孝公者出矣此固臣之愚過計則然而亦
可以弗辨哉伏願我
皇上
上畏天命
下念民生以學則
皇祖之存心錄可鑑也而奉之以爲訓以政則
皇祖之聖政記可法也而事之以爲行無以天下之義理皆吾
也而厭其卑近無以天下之賢才皆吾下也而待之嚴重
以安居無事而從逸遊無以物力豐盛而典土木無以薄
昇平而事遠夷無以安處深宮而御近習則道德高厚功化
洋溢內格外熙祥瑞應南周不足俸矣而况漢唐宋也乎
哉草莽微臣不識恩澤下言
大威無任戰懼附隨之至謹對

丁丑科舉歷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權運國統一統字所以終職庶務
則莫盛于虞周夫其七政齊庶尹諸六府修三事治典夫
烈佑啓禮樂刑政煥然也朕其嘉之稽之未審果何道而
致然歟或謂兢兢業業久正自朝至日中故不遑食也
其精勤放化聖若是然者猶庶幾庶幾文王周兼而孔子
謂舜無爲而治何歟我

欽定

卷五

七

虞周姬盛矣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怠其勤
以畏天人而循昌祥者視舜又其道同歟朕則亦昧獲獲不
基極深夙夜圖所以順帝則建皇極以應養帝王之治者
且五年經費節矣而裕廣未充賦歛寬矣而民生暴連守
久任矣而吏治罔直伍籍加嚴矣而武備廢弛因循之積
習難驟變歟久弛之舊章難遽舉歟茲欲革文習儆拘學使
人得其情事循其理將何如而後可蓋盛帝願王人稱之必
曰大有爲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此其說安
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須也子大夫習先聖之
術其于古今治理之原講之據矣尚各極所蘊明若于精
將覽而擇之

臣沈德學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固有宰制天下之大體凡有運
天下之大機何謂體總去綱急先務任人以剛治而不自用
以勞天下者是也何謂機總志慮屬臣工及時以有成而不

自逸以忘天下者是也以大體宰制天下則休養于無事

帝則順矣以大機運量天下則功成于有爲而皇極建矣
其無爲也正以操有爲之權也而非逸也其有爲也正以
無爲之用也而非勞也使執有爲之說而紛然自勞其身則
萬民之繁萬民之衆由一人而盡瘁焉即或有刑名之淺
而無以堪憚大之休中韓之所謂有爲也固非帝王之所
使無爲之說而肆然自逸其身則萬民之繁萬民之衆由
一人而廢弛焉即或有清淨之小廉而無以建精明之治
老之所謂無爲也亦豈帝王之所尚哉是故善治天下者
不一于有爲而機常運于無爲之中又不一于無爲而體
率于有爲之際古帝王所以入得其情事循其理而萬世
之盛德大業者此道行也欽惟

皇帝陛下

卷五

六

聖明廣智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應五百載之昌期而隆唐

寶曆繼億萬年之正統而不振

瑞圖

威德布于華夷賢才列于中外四時順軌萬國承休人已安寧

治矣而尤

不自聖進臣等

廷臣

治問惟陛下有爲無爲之辨且欲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以圖

王之治臣固仰觀

陛下大有爲之心矣願臣伏處蓬蒿未知事君之道未始論治

懷愧無以對揚萬一雖然臣嘗聞之事君如事親親之盛
爲也子代之親之精神日進于上下內外之間而庶事則
嘗自羞也知所以事親而孝可移于忠矣又聞之治國如治
家家之不能無爲也主制之應備出納至未鹽庫府之務各
有司存而主之精神未嘗不贊也知所以治家而理可通于
國矣況今藉有司之舉得臣

文陸立

赤堇生華之所謂讀頌達于天下見于

則焉者此可以酬其志也故不裝一得之思備

人之擇哉竊惟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也于是立之君以主之

又應君不能以獨理也于是立之臣以佐之是君者代天以

理物而臣者代君以有終者也君惟代天以理物則天之

欲爲者君任之矣而安可以無爲也臣惟代君以有終則君

之所欲爲者臣任之矣而無庸于自爲也嘗觀之天矣於禮

之真玄機之宰旋然不動已耳而四時之更五行之佐順序

而成其化之成也四時五行之功而昊天一元之運固未

嘗一日息也使其成也則四時五行且無以自運而何有于

化哉夫自其然然不動而四時五行爲之宜其化也謂天有

爲不可也是天之體也自其四時五行之成化而天未嘗不

運也謂天無爲不可也是天之機也人君代天而爲之子位

曰天位曰天職曰天民德曰天德道曰天道心曰天心

而不忘天以弘化可乎是故觀于天之體也得乎制天下之

大體焉虛心應物而不以物累心虛已任人而不以人役

常處于閑靜之中以總宏綱以急先務固不放爾爾焉

勞觀于天之機也得運量天下之大機焉心當運物而不
心以造物已常體人而不適已以病人獨操夫補劬之傳
擬志慮以勵臣工亦不敢悠悠焉以自適惟其有是體也
代爲之矣安得而不謂之無爲而要之有爲者乃所以成其
無爲也百工之熙必率作而後興事博太之裕必明作而後
有功萬世帝王撫運樞圖統一寰宇所以綜綱庶務調劑羣
生者其道渾外于此乎是故七政齊庶尹六府修三事治
治效莫盛于虞矣舜固不自爲也任之禹益稷和皋陶諸臣
者得其體也而說讓萬幾舜實未嘗一日而忘精勤之慮焉
然則孔子稱其無爲而治者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說讓可
忘耶諒聖啓後咸下罔缺禮樂刑政燦然維新治效莫盛于
周矣文固不自爲也任之周公召散諸臣者得其體也而

太

廟至于日只不遑食文實未嘗一日而忘精勤之慮焉然則

書稱庶幾庶獄罔兼者正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屬格可已

耶洪惟我

巨細畢具載

合甲今不暇殫述而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息

其所以畏天人而行昌祥者真如舜之兢兢萬幾于之曰以

不食罔米嘗就無爲之說忘率作之權而君臣交儆以展德

厥成者正所以成無爲之化也願世下康康周禮雖有由

矣而誰謂其道之不同于舜文哉理我

良上講學勤政法天行而不怠講事考治日進而有功帝王之

大經大法治天下之宏規也大書而揭諸

敬廷自敬天至節用十二事治天下之切務也雖難而必欲
應右申飭有司而責之久任屬意遠將而要其久安獨遠慮以
厚民生節經費以裕國計孜孜焉精勤之念誠有不遑暇
者宜天下之人盡得其情事盡循其理也而乃有不察者宜
有以歷

聖心之為天夫因循之積習固難強更也而更之者未必有實心
久勞之者固難遽舉也而舉之者未必有實效欲充精實
而司農之用果實能一毫不妄乎節儉之躬行不可不思
也欲厚民生而司賦之史果實能一毫不妄取乎閭閻之疾
苦不可不察也守令久任矣而率多取辦于文具求其能解
紛典化解溺海之理也而何感乎吏治之未宣伍編加夏矣
而率多致飾于聲容求其能禦侮折衝鮮厲門之貢也而何

王

王

王

敬乎武備之廢振夫臣未盡賢而政未盡實則
臣下與諸大臣議政于文恐未可遽云舜之無為文之無憂也夫
古今之人心一也以區區漢官之絲裏即能回虛耗之邪氣
吏稱民安之效曾謂

今日聖王之世乃令之而不行仁之而不化耶

臣下誠率先而不化之不厭乎威格之難不循乎故常之述時
白見二三大臣及百司之可與議者修

國家之舊典舉當世之剛道必欲見之推行而夢之治效實觀
視上曰

臣聞先之而裕庠可漸矣矣實實賦筆自郊圻先之而民生可
漸厚矣任守令則

臣按監司情事舉劾毋徒拘于文具而吏治可漸宣矣長伍籍

嚴勅督撫糾察勤惰毋聽美于聲容而武備可漸振矣其委
擇人而其權歸于核實由是文官可革拘舉可破積習可
傳章可舉人不取欺而皆得其情事不敢居而皆循其理
本其機則惟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如舜文之精勤以率之夫然後庶幾庶幾不
素而無為之化成矣夫此之所謂精勤云者有為之讓也

因以致無為焉猶二之也又伏讀
聖制終篇有曰盛帝顯王人稱之必曰大有為乃

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
將名有主謂不相蒙便抑或其道相須也噫是可以觀帝王

之學矣夫中心無為矣而曰以守至正得非守之于為
吳天之道樂仁藏用曰雖曰藏而有為無為體用一原矣帝

王之大有為也以天運以時行而不已已為焉則雖鴻德有
富而非無也雖振騰發舒而非有也故曰至誠經綸而無所

倚也彼況空守寂以為無獨生幾象以為有均之畔道而已
愚足以治天下應天下之溺久矣諒有為者看曰不離乎倫

物也而假稱幻之其餘以文其無為之言卒使天下信空虛
而忘實用而精勤之說美不復聞矣

臣下循其名必責其實度其始必厚其終以至誠之經綸與
之妙用不將挽人心而離世道乎而得精務理之效又不

言矣此真大有為之略也若夫為知幾為謹獨固至誠人
之方而自營十二事所兼括也何敢為贅辭哉不識

臣言

臣不勝戰懼屏越之至臣謹對

庚辰科 嘉慶八年

皇帝初曰朕惟治古帝王大綱大義具在則需洪範其所以率

萬化統攝九職則建用皇極備矣而論者謂又用三德

從衡又謂皇極以體常以立本三德以立變以趨時則正

剛柔固與建極殊路歟抑亦異用而同體也三季以還英

代有若躬修玄默庶幾刑措力行仁義身致太平與刑名

一而表用則具不道理物而總攝綱者于三德亦有合

又有可通者故設嚴切事從寬厚異施也胡以各適于治

柔對偏剛威強則武宣與尚也胡以同喻于哀合若始思

謂養亂而仁柔有餘剛武不足者胡以稱嚴勝之降禍是刻

薄連致播遷而精于聽斷無復仁恩者胡以婉貞觀之矣至

于治亂更殷之盛所謂平康之世也乃窮教以家刑格而

于羽戩後會泣罪人敷政優優秉鉞烈烈其治亦兼用剛柔

何歟朕紹休鴻業精求上理思建皇極為天下先嘗深詔執

事熙熙比期遷平茲偽刻浮敦本責實八載于茲矣然而教

化未洽風俗未同吏治未遠還淳人心未盡歸厚豈展之不

敏不明無能端等以不之愆歟抑三德之用猶有未當歟

昔人論治以水火金土為法以陰陽配刑德以琴瑟調緩急與

夫芒刃斧斤之說梁肉菜石之譬是可采而行歟夫合剛柔

而求止直不其用三德而製云極建朕不知其解也故進

多士丁延發者爰度其尚爾悉錄標榜化風若何以明教

正俗取吏率人俾斯世會歸皇極用追古帝王之治慈心敷

對爾朕意焉毋有所諱

臣對曰 國帝王之道天道也故必有合天之心法以端化

之原亦必有應天之治法以妙化裁之用何謂心法全體

德以為範範庶民之本無偏無陂大公而順應者是已何

治法奉若天道以為變通宜民之政抑柔抑剛披瀝以盡

者是已心法立而純粹之精與於穆而遠運斯聖人之所以

合天也治法行而神應之妙與大造而同流斯聖人之所以

應天也合天者以立本而建極之體主持于三德之用應天

以起時而剛柔之用流行于正直之中體用合一窮微無

間古之帝王所以不降階序而化行若神納天下于王極指

斯世于平康者率由此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聖主矣

受錄不足以爲武定律令無強梗則家刑職運不足以爲
救災青獨出二則泣罪解網不足以爲德臣嘗伏讀
御註洪範以陰陽下民屬之天以相協厥居屬之君其佈而傾日

斯天再錫我

聖訓以洪範九疇也斯民錫極會極二百年矣我

陛下紹休聖緒精求上理虛已懸衡因物順應則行慕之私不
徒爲刻浮矣公責實則偏岐之習已消獨道從謙謙從夷
能行久任至恩也柔道也振村官勸學校休少申禁令至

咸也剛道也臣嘗伏讀

聖訓曰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

日用堯師神濟濟之風歸于遏濫乎十一城茲又知而口漸

天三想我

皇上以洪範九疇也紀綱振舉黎庶樂業四夷歸風日嘉勝述建

極之本三德之用

陛下蓋允蹈之而平康會歸之化蓋已同符

利祖追配哲王矣乃

聖訓備以爲教化永治風俗未同吏治未盡還淳人心未盡歸厚

自引以爲好惡未端三用未當而未所以明教正俗故吏率

人之化下愚何足以知之雖然臣聞古語君行意臣行事故

明其義者計也從其事者臣也今

朝之所以明教正俗故吏率人布之

陛下今若之章性者固已至精至備第令有同能其事而幸其職

陛下端拱受成事耳矣必更求他術哉惟是意之所在則臣敢

兩言獻焉其一曰明剛柔之實其二曰堅積久之志願兩

臣之所謂治天下之意也夫聖人之所謂剛非曰嚴刑峻法
以立威也法立而使民不敢犯今一而使民知所守貴當而
信罰行而必與事考成實事求是而偷情浮華者不得以
吾治是剛之實也聖人之所謂柔非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
矜不能教小過不侮諒寬不虐無告恤困窮使閭閻無愁嘆
之理理寬抑使奸從無沉溺之歎是柔之實也高教大於明
作行正直於忠厚以義爲威而不以怒爲威以德爲恩而不
以怒爲恩則

聖問所謂善用三德是也世之論治者不知乎此苟見

朝廷純一用法則以爲過剛而與嚴刑峻法者並議徒見姑息

柔則以爲用柔而與于惠保愛者並議非知變通化之士

也故剛柔之實臣願

陛下

陛下辨爲夫天道運而不已故能成悠久之化帝道運而不已乃

能深淪洽之仁故事美成在久而人之情始平勤常平乎怠

是以聖人治天下就兢業慎終如始譬之月月進聖德陽

代謝無日不運於太虛之中而不見其止息故氣化無極而

歲功成世之務近小者苟見人之不卒於教興世之不登於

理不忿煩而求偶節苦難而中止斯治之所以小康也故恒

久之道臣願

陛下禮焉充若茲以之明教而何患乎教化之未洽以之正俗而

何患乎風俗之未同以之馴吏而何患乎吏治之不淳以之

率民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厚哉若夫子產以水火喻寬猛

論以芒及斧斤擬德法惟是以梁肉藥石譬寬嚴其意則

主於用剛者也董仲舒以陰陽配刑德陳豎以琴瑟擬經

其意則一主於用柔者也。兼備德之孤談非我理之通。夫天不能以青陽獨隆育成萬物而人主之治獨可以獨用剛柔也。與哉。欲矯世主之偏而不知已自蹈於一偏不長。陛下論也。雖係有本焉。三德之用原於一心。心不可以一有蔽。蔽於愛憎則真心用而好惡作矣。政於私邪則用舍謬而當成矣。蔽於遠近則忠言替而奸佞彰矣。化原不端而德三德之用不亦難乎。

陛下建皇極必求之於心。恭以作肅。從以作又。明以作哲。聰以作。其所以作聖敬止之德。必務於緝熙剛健之精。必期於純粹。則一念之慈愛即為仁。一念之義制即為義。斯之謂合天之心法而行之為。為天之治法。民歸皇極。庶底平康而康疆達吉之慶。端有在於是。

今日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新進。固識愚庸。于何宸嚴不勝戰慄。願越之至。臣謹對。

癸未科 萬曆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聞治本于道。道本于德。古今論治者。必折衷于孔子。孔子告魯君。為政在九經。而歸本于三達德。至宋臣司馬。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果與孔子合。錄元歷事。朝三以其言。獻曰。請至精至要。突然張觀古記。可與焉。曰。其仁如其智。如神曰明。如拳倫曰仁。義行曰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皆未及武也。獨曰。論以下。有天子。司馬。說。謂。之。稱。豈至。後。王。伯。尚。武。敏。近。世。魯。略。者。其。一。主。或。意。仁。愛。人。知。人。善。任。或。明。明。廟。謀。討。寇。雄。斷。或。達。比。湯。武。治。於。成。康。或。仁。孝。友。愛。聰。明。豁。達。則。洵。美。矣。而。三。德。未。純。然。亦。足。以。學。達。洪。濟。何。也。其。奇。成。霸。業。者。似。又。非。如。或。以。仁。稱。如。漢。文。帝。宋。仁。宗。以。明。稱。如。漢。明。帝。唐。明。皇。以。武。稱。如。漢。武。帝。唐。武。宗。獨。具。一。德。而。亦。增。光。宗。社。何。也。彼。所。謂。兼。三。者。制。治。綱。一。則。表。二。則。危。母。亦。資。人。太。備。職。又。有。疏。六。戒。者。曰。戒。太。暴。戒。無。所。憐。九。弊。者。曰。聽。聰。明。屬。威。強。上。六。事。者。曰。不。喜。兵。刑。不。用。智。數。其。于。三。德。果。有。當。否。歟。朕。秉。乾。御。統。十。有。一。年。于。茲。夕。惕。無。與。禾。歲。至。理。然。紀。綱。飭。而。吏。治。玩。則。野。蠻。而。民。風。固。學。校。實。而。士。氣。偷。遠。淳。節。而。兵。滋。浮。竹。捕。鹿。而。盜。盜。起。風。俗。安。在。豈。朕。仁。未。薄。歟。則。或。該。該。富。饒。而。少。爾。誠。夫。一。切。施。天下。以。三。大。則。舍。仁。然。萬。務。尚。便。緩。刑。恐。非。仁。而。流。于。如。息。一。切。勤。汚。腐。矣。則。善。則。然。專。務。殺。奸。捕。伏。恐。非。明。而。傷。于。煩。苛。一。切。寬。柔。固。任。則。害。武。然。專。務。用。威。克。愛。恐。非。武。而。病。于。九。疊。是用。第。所。司。進。多。士。詳。延。于。廷。議。以。此。道。諸。士。得。不。勉。思。而。發。明。之。其。為。朕。關。興。漢。之。有。推。帝。王。之。意。惟。當。世。之。務。要。陳。腐。弊。朕。

齊政治開科裁覽而采行焉

臣朱國鼎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以凝命也必全君德以端天下之本

本而後可以弘經遠之猷必酌時宜以操天下之大機而得

可以致基隆之治何謂大本哉之淵微之內而達諸應感之

文意辭體情態然而可親精明全微炯然而無蔽剛毅果斷

神氣而不操疑端于端莊靜一之中而渾融無間者是已綱

目一祇審諸時勢之宜而推諸遠量之際未容作包不流于

姑息先見玄覽不失于苛察總持獨斷不偏于威權動于

動靜陰陽之變而化裁無遺者此已入在以為一王則雖昨

第幾錯綜萬變一精神性術之流動而不動于出治之無本

臨府以制其宜則上協天道下合人情乃轉機化事之微機

聖策

而不忠于致治之無機縱古帝王所以不下階序而化行若

神蹟一世于泰山之安而九國式命豈固非于苞桑之固而

萬國傾心用此道五籍令為治而不本之以德則雖有所說

施法層亦將墮于私智小術而推行無準何以端天下之治

本而路世于羣熙修德而不運之以機則雖有所謀謀智

慮亦將流于偏見寡識而泛應無繼何以弘天下之遠猷而

登斯世丁上理此就近世之應規非上聖之宏圖而極治之

要九也故推

臣下

臣剛健中正之質

備文武聖神之德

孜孜問學寒暑不替而維皇之極已滿

事求謀求鉅細不遺而望道之心甚切

博弘教之澤與河海而同深

廓羅周之威與風霆而並遠固已四三王六五者而超出千

帝範萬矣乃猶不自滿促進臣等千

延

俯賜

清問下臨臣等一上上下下建漢唐之令主始之以孔子元經之言

而繼之以司馬光三朝之語而于治道之所向特標極焉

有以仰宸

陛下之心即虞帝瞽瞍之心即周王訪道之心而漢唐宋諸君無

足數矣臣也猶伏應龍志切輸忠凡史治之污隆人心之淳

漓與夫養士興賢之法凡兵與藝之方其究于心久矣即不

聖問彰彰如是臣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古之聖王之御世也未嘗

以無本之治治之故紀綱法度禮樂刑政要皆一本于心未

嘗以執一之治治之故剛柔互用仁義並行要皆可適于治

此習仁習相濟以有成仁明武相須以並濟蓋聖所以上推

堯舜之統而司馬光所以仰承洙泗之傳者率是道也是故

歷代之世天下號稱治矣當其時黎民於變焉邦成寧和氣

盈于域中文而數于四海又安用夫武哉顧無武之名而有

神武之運精明果斷之意常寓于湛恩湛澤之中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矣之所以為萬難名也而若時之命不以異于唐

明之亂子又何暇手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之所以機變其

與也而四凶之罪不少假于象刑之惟明又何暇手其仁

觀其言可信焉之所以藏台德先也而防風之諫不少矣
 會稽之後至又何庸乎是堯舜禹非不用武也乃所以善
 其武也商周之世天下稱至治矣皆是歸天下大定邦家
 寧寧師于南巢觀兵于牧野豈非用武哉顧有武之迷而無
 向武之心寬厚博大之規常寓于肅清戡定之內天錫勇
 湯之所以奉若天命也而克竟克仁彰彰兆民則仲虺稱
 多士武王所以永清四海也而不遽于通不忘于遠
 則孟賁贊之矣夫湯武非用武也乃所以善其仁智也查
 吳而降創業之主肇造洪緒以開一代之治者雖其德未底
 于純全之域而亦足以致治故漢高帝寬仁愛人知人善任
 則五年而成帝業光武明明勵諫赴赴雄斷則數載而克中
 興述比湯武治幾成康者唐太宗也而貞觀之治卒顯唐氏
 之業仁孝友愛聰明豁達者宋太祖也而仁厚之澤卒貽數
 葉之安之數君者或以嚴明是太業或以忠厚垂德休徵三
 德之用夫固各有攸當也守成之主嗣守先業以維一代之
 統者雖其德未造于純粹之歸而亦足以成治故漢文帝宋
 仁宗世所號為仁主也而富庶之風深仁之治至今有遺愛
 焉漢明帝唐明皇世所稱為唐主也而長厚之休廟緒之治
 至今有深美焉漢武帝唐武宗世所號為英主也而雄遠之
 畧克敵之勳至今猶可想焉之數君者或以柔道理天下或
 以精勁致太平波三德之用夫亦各有攸當也藉今學教大
 之治于羣雄角逐之世則迂矣屬焉之烈于四方羣虞之
 時則擾矣在苛察之政于民風淳厚之俗則適矣征因循之
 習于起衰扶衰之際則廢矣又何以開五基而著鴻緒乎

業而致盛治也故放臣衛殖大飛而太極之果無所不
 趨陸贄懷九變而聰明之與威強皆在所期蘇軾上六事
 兵利之與智數皆在所舉數君子者其各有見乎
 陛下臨御以來十有一載于茲矣
 勵精圖治
 惟心任人固宜吏稱民安政修事理遠近無不得其
 治之治則也乃者邇年以來紀綱廢弛而吏無廉靜之風
 刑賞乖謬而民無康寧之化學校常荒而青衿之士鮮
 相維嚴矣而潢池之赤子屢縱逸而鉅威命誠有如
 大庭
 深慮夫百千萬世之遠而不忍于儆耶
 定計于兩德重望之臣而不忍于儆夫母以治平無事而能
 樂母以物力大盛而尚儉廉毋以財用充盛而興土木毋以
 甘言悅已而近譽停如是則
 陛下之心肅然一無所好而衆欲之攻泊然一無所投無謂仁明
 武之三德自然全備而不意財出而罔倖直追夫唐虞三代
 之盛矣漢宋之不足云下
 之盛矣漢宋之不足云下
 之盛矣漢宋之不足云下
 之盛矣漢宋之不足云下

丙戌科 順治十四年

皇帝制曰蓋聞上古無爲而治不貸而民勸不怒而威于衆

甚盛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蓋唐虞不

化天下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人

而兼用之則二帝三王所繫固與上古殊路耶何同歸于治

也又有言賞疑從子罰疑從父者有言寧僭無濫者有言

可過義不可過者以爲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

下然則先罰後賞者非歟抑賞罰者帝王政治之具而非其

所以治政我

聖祖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其用實踴務歸于中其攝諸

風訓首章及載諸

聖政記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陳其象敷朕以寡庶莊于臣民之止

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訓是式

成憲是道不愛爵祿賜予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繩

之明示好惡以異天下更始然德澤雖而不非法今泥而不

行任老成獎信進以教誨也而淳敦之風益甚草苞宜罪貪

墨以訓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人心

猶惑于紛華刑獄寬濫示之以嚴而吏議多工于銀錢鈔租

賑窮詔書數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令亦屢申矣

胡窮戶之防未密乃嚴盜之法關而未備欺坤所謂修廉

任者漏賞而欺慢避課者依罰欺給朕之不敏不明所親

風風之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實也茲欲實信罰必親

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士居則親先王訓

世之務其前規斯當今根極微要詳著于篇勿汎勿隱朕
親覽焉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臣對臣 聖唐文獻

有衣以圖政而鉅細必數

日新以同學而寒暑不輟

步趨

如斯立致甘霖之應

納諫則

躬御優閒不覺刻之殺斯固已固天下于春風和氣之中而

天下以雷厲風行之烈天下鳴唱然五帝可六三王可

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退等子

是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論亦人人務指放縱九官之命則知唐虞不能離有政之

而夏后氏承殷華繼業之後成周當文明大備之時則或

實後則或兼用夫實夫孰非彰善以示天下勸善耶考周

之諫則知唐虞不能離有政之則而有殷氏承夏契濟此

後成周氏當殷如未靖之時則或先則後當或兼用夫實夫

孰非諫惡以示天下勸善耶彰善以示天下勸而激厲諫

之恩固當當于魯朱紫之內諫惡以示天下勸而激厲諫

之意亦當當于劍艾諫惡之中故古帝王實則從其主

不與其失之情也是所謂仁可通者也豈敢則代曰其失

其失之端也是所謂義下可通者也豈敢則代曰其失

過之治則一言則人有可否而其宜于治則其失之端

神心術之端通之虞舜刑威之中而世底麗年人運濟

不越此矣然惟

皇祖天立極

垂憲萬世當風雨晦之秋通海宇清寧之日則則風威

用實則務焉丁中至今誦

應前章及載在

聖政說者大體要與實德並行而於全之意常勝厚與

垂憲而後蓋之戒常嚴是所

十一朝之憲則而勸善萬載之太平者信有自矣而我

皇上復承之風範兢兢日慎古訓之與

成憲是道是式故微長必錄片善必錄即雨澤之恩不溢于此

檢夫必熱衷當必諫即當處之感不庸于此也蓋十有四

以家而浮風既已知治和氣既已鬱矣然臣伏讀

聖制謂德澤溥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則以爲謀亦有之故任

老成幾活遂將使百官興議矣而脂韋伴進乃當若神浮之風果盡戢乎草苞耳果食豈將使羣辟興廉矣而羔鴈遂使佳節路澄渾之效果可冀乎習俗者後示之以變而假優劣飾端又器者所在如是紛華猶放耳刑試免監示之以刑而法秋秋甚修甚屠伯者隨處而有無錫猶故耳器者

張聘

今亦慶矣而朝幹未滿尺伍未實未敢謂腐尸之防已密也蓋廟堂之上所勸誘者如此而天下或有賞之而未必勸者起而奮之恩有結而不竭也所懲創者如此而天下或有懼之而未

卷之二

五

必懲者是雷震之威有尉而不備也茲欲一舉而肇之其

亦豈有加于賞罰二者而已哉蓋賞罰者人主所以飭治

苟爲具已也我未行一賞而天下已于我乎觀恩而或謂爲

飾喜之迹即疏茅土錫圭綬往往優于屢近而修職任事

有成效者乃或抑而不于則不情謂何而人于是莫知勸矣

我未行一罰天下已于我乎觀威而或謂爲飾怒之文即

意謂我之在往者于疎下而欺誣者謂具有實迹者乃云

天子法天法天之意先于核功罪之責而後之以斷是故

也褒貶京之舉擢而趨利若赴者損弗當澄渾之效何不可

必也者後未珍則必示等威之式嚴情等之詳而俗亦知

儉矣欲蘇閭閻之困則奉宣德惠者旣以顯秩而重開

者非之無益可也欲資腐尸之防則加志訓導者優以重而玩惕戒行若量之不屈可也如是則風厲之術舉之在提之在上而下式之如轉樞非式賞罰之文而式以實也又何德化之不可治昇平之不可致雍熙太和之理即唐虞非所尚美況三代哉抑臣猶有

獄焉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惟不好進迎之

書而號進者無所容惟不覺格藏之積而嗜利者有所憚惟

不後供御則奢者雖惟不峻刑戮則殘者或能於糊塗之視

而民困可懸惟切外弊之體而邊防可固故臣亦願

陛下實求之心而已勿以左右近習爲悅而盡此心勿以賢士

夫爲厭而遠此心勿以物力豐盛而或以土木荒此心勿以

運際承平而或以舉七蕞此心勿以邊境無虞而或以戰伐

顯此心惟益務

講學至勤

顯問則刻微

密勿之內皆清心寡欲之美而虛中恬適之中皆端本澄源之

計故辭員未須而意所嚮在即爲需澤刑罰未施而神所

注即爲靈爽自是而臣工日以式化讓字日以寧謐即以昭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又何難哉此正所謂風厲之有本而

有率之以實者惟

陛下垂神而採納焉天下幸甚臣草茅下士不勝

展展不勝戰戰懼懼之至臣謹對